

ORIENTAL
LITERATURE HISTORY

东方文学史

下

季羨林 / 主 编
刘安武 / 第一副主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ORIENTAL LITERATURE HISTORY

东方文学史

ISBN 7-5383-2734-7



9 787538 327342 >

ISBN 7-5383-2734-7

I·69 定价：98.00元(三卷本)

ORIENTAL
LITERATURE HISTORY

东方文学史

下

季羨林 / 主 编
刘安武 / 第一副主编

吉林教育出版社



东方文学史
下册
PDG

目 录

第一编 上古文学（一三四世纪）	（1）
第一章 上古文学概述	（1）
第一节 上古东方社会历史	（1）
第二节 上古东方文化	（9）
第三节 上古东方文学	（15）
第二章 埃及文学	（21）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21）
第二节 神话和故事	（26）
第三节 诗歌	（31）
第四节 《亡灵书》	（38）
第三章 巴比伦文学	（42）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42）
第二节 神话传说	（47）
第三节 《吉尔伽美什》	（51）
第四章 印度文学	（59）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59）
第二节 吠陀文学	（65）
第三节 《摩诃婆罗多》	（74）
第四节 《罗摩衍那》	（84）
第五节 佛教文学	（91）
第六节 早期古典梵语戏剧	（99）
第七节 南印度泰米尔语桑伽姆文学	（106）

第五章 波斯文学..... (112)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112)

 第二节 《阿维斯塔》..... (116)

第六章 希伯来文学..... (121)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121)

 第二节 《旧约》..... (127)

 第三节 《次经》和《伪经》..... (138)

第二编 中古文学（三四世纪—十三世纪前后）..... (144)

第一章 中古文学概述..... (144)

 第一节 中古东方社会历史..... (144)

 第二节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东方三大文化
 的发展和传播..... (150)

 第三节 中古东方文学..... (162)

第二章 印度和斯里兰卡文学..... (173)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173)

 第二节 往世书..... (179)

 第三节 迦梨陀娑..... (186)

 第四节 古典梵语诗歌..... (196)

 第五节 古典梵语戏剧..... (205)

 第六节 故事文学..... (213)

 第七节 古典梵语小说..... (220)

 第八节 梵语文学理论..... (227)

 第九节 《古拉尔箴言》和泰米尔语伦理文学..... (234)

 第十节 西格利亚诗和斯里兰卡文学..... (241)

第三章 阿拉伯文学..... (247)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247)

第二节	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文学·····	(253)
第三节	《古兰经》、《圣训》与伊斯兰初期的散文 ·····	(264)
第四节	伊斯兰初期的阿拉伯诗歌·····	(274)
第五节	阿拔斯朝前期的诗歌·····	(284)
第六节	阿拔斯朝前期的散文·····	(295)
第七节	阿拔斯朝后期的诗歌·····	(302)
第八节	阿拔斯朝后期散文与“玛卡梅”·····	(311)
第九节	安达卢西亚文学·····	(319)
第四章	波斯文学·····	(328)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328)
第二节	菲尔多西的《王书》·····	(335)
第三节	欧玛尔·海亚姆·····	(345)
第四节	内扎米·····	(355)
第五节	苏菲文学·····	(365)
第六节	散文·····	(375)
第五章	东北亚文学·····	(381)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381)
第二节	《万叶集》·····	(395)
第三节	《源氏物语》·····	(408)
第四节	《今昔物语集》与说话文学·····	(420)
第五节	朝鲜国语诗歌和汉文文学·····	(425)
第六章	东南亚文学·····	(437)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437)
第二节	神话与民间故事·····	(445)
第三节	早期诗歌——民歌民谣·····	(451)
第四节	越南汉语文学·····	(458)

第五节	古爪哇语文学和《阿周那的姻缘》	(462)
第六节	缅甸与柬埔寨的碑铭文学	(470)
第三编	近古文学（十三世纪前后—十九世纪中叶）	(477)
第一章	近古文学概述	(477)
第一节	近古东方社会历史	(477)
第二节	东方三大文化圈的文化交流与西方文化 的传播	(484)
第三节	近古东方文学	(489)
第二章	西亚北非文学	(498)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498)
第二节	阿拉伯诗歌	(506)
第三节	《安塔拉传奇》	(513)
第四节	《一千零一夜》	(519)
第五节	萨迪	(533)
第六节	哈菲兹	(543)
第七节	土耳其文学	(555)
第八节	阿富汗文学	(562)
第三章	南亚文学	(567)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567)
第二节	阿密尔·霍斯陆与早期印度波斯语文学	(576)
第三节	格比尔和修士诗人	(582)
第四节	加耶西和长篇爱情叙事诗	(590)
第五节	苏尔达斯和以黑天故事为题材的诗人	(597)
第六节	杜勒西达斯和以罗摩故事为题材的诗人	(607)
第七节	乌尔都语文学	(616)
第八节	斯里兰卡佛教文学	(624)

第四章	东南亚文学·····	(632)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632)
第二节	越南文学·····	(639)
第三节	《金云翘传》·····	(648)
第四节	老挝文学·····	(655)
第五节	柬埔寨文学·····	(659)
第六节	泰国文学·····	(665)
第七节	《昆昌与昆平》·····	(674)
第八节	缅甸文学·····	(680)
第九节	吴邦雅·····	(689)
第十节	菲律宾文学·····	(695)
第十一节	爪哇语文学和班基故事·····	(700)
第十二节	马来文学·····	(709)
第十三节	《马来由本纪》·····	(718)
第十四节	《杭·杜亚传》·····	(722)
第五章	东北亚文学·····	(728)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728)
第二节	《平家物语》·····	(739)
第三节	世阿弥与谣曲·····	(747)
第四节	近松门左卫门与“净琉璃”·····	(754)
第五节	松尾巴蕉与俳谐·····	(761)
第六节	井原西鹤与浮世草子·····	(768)
第七节	朝鲜汉文诗歌·····	(775)
第八节	朝鲜国语诗歌·····	(784)
第九节	文人创作的小说·····	(792)
第十节	说唱脚本小说·····	(803)

第四编 近代文学（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世纪初）	（809）
第一章 近代文学概述	（809）
第一节 近代东方社会历史	（809）
第二节 近代东方文化	（814）
第三节 近代东方文学	（818）
第二章 东北亚文学	（832）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832）
第二节 坪内逍遙与二叶亭四迷	（842）
第三节 自然主义文学	（850）
第四节 夏目漱石	（858）
第五节 森鸥外	（869）
第六节 白桦派	（878）
第七节 新思潮派	（887）
第八节 朝鲜的“新小说”	（897）
第三章 东南亚文学	（905）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905）
第二节 菲律宾文学	（909）
第三节 黎萨尔	（917）
第四节 马来文学和阿卜杜拉	（923）
第五节 印度尼西亚文学	（931）
第六节 越南文学	（939）
第七节 缅甸文学	（947）
第八节 泰国文学	（954）
第四章 南亚文学	（961）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961）
第二节 迦利布和乌尔都语文学	（968）
第三节 般吉姆和孟加拉语文学	（976）

第四节	泰戈尔.....	(984)
第五节	帕勒登杜和印地语文学.....	(999)
第六节	巴拉蒂和泰米尔语文学	(1007)
第五章	西亚北非文学	(1016)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1016)
第二节	伊朗文学	(1024)
第三节	土耳其文学	(1034)
第四节	黎巴嫩和叙利亚文学	(1041)
第五节	伊拉克文学	(1048)
第六节	埃及文学	(1054)
第七节	马格里布文学	(1064)
第五编	现当代文学（二十世纪初至今）	(1071)
第一章	现当代文学概述	(1071)
第一节	现当代东方社会历史	(1071)
第二节	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东方文化	(1078)
第三节	世界文学体系中的东方文学	(1083)
第二章	东北亚文学	(1093)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1093)
第二节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	(1104)
第三节	新感觉派	(1118)
第四节	艺术派文学与“文艺复兴”	(1125)
第五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学	(1133)
第六节	川端康成	(1145)
第七节	朝鲜的新倾向派和卡普文学	(1153)
第八节	李箕永和韩雪野	(1161)
第九节	韩国文学	(1171)

第十节	蒙古文学和达·纳楚克道尔基	(1176)
第三章	东南亚文学	(1184)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1184)
第二节	越南文学	(1189)
第三节	老挝文学	(1198)
第四节	柬埔寨文学	(1203)
第五节	泰国文学和西巫拉帕	(1209)
第六节	缅甸文学和德钦哥都迈	(1219)
第七节	印度尼西亚独立前的文学	(1230)
第八节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文学和普拉姆迪亚 ...	(1239)
第九节	菲律宾文学	(1248)
第十节	马来西亚文学	(1254)
第十一节	新加坡文学	(1259)
第四章	南亚文学	(1265)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1265)
第二节	萨拉特和孟加拉语文学	(1273)
第三节	普列姆昌德和印地语文学	(1282)
第四节	伊克巴尔	(1291)
第五节	克里山·钱达尔和乌尔都语文学	(1300)
第六节	泰米尔语文学	(1307)
第七节	印度英语文学	(1315)
第八节	巴基斯坦文学	(1323)
第九节	孟加拉国文学	(1331)
第十节	魏克拉玛辛诃和斯里兰卡文学	(1339)
第十一节	尼泊尔文学	(1345)
第五章	西亚文学	(1351)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1351)

第二节	阿富汗文学	(1359)
第三节	伊朗文学	(1367)
第四节	希克梅特和土耳其文学	(1377)
第五节	黎巴嫩文学	(1390)
第六节	纪伯伦和旅美派文学 ✓	(1397)
第七节	叙利亚文学	(1407)
第八节	伊拉克文学	(1415)
第九节	约旦、巴勒斯坦文学	(1422)
第十节	也门文学	(1432)
第十一节	阿拉伯海湾国家文学	(1439)
第十二节	希伯来语文学	(1449)
第六章	非洲文学（上）	(1456)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1456)
第二节	埃及文学	(1463)
第三节	塔哈·侯赛因	(1473)
第四节	陶菲格·哈基姆	(1479)
第五节	纳吉布·迈哈福兹	(1486)
第六节	苏丹文学	(1493)
第七节	摩洛哥阿拉伯语文学	(1501)
第八节	突尼斯阿拉伯语文学	(1508)
第九节	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文学	(1516)
第十节	利比亚文学	(1523)
第七章	非洲文学（下）	(1529)
第一节	马格里布法语文学	(1529)
第二节	黑非洲法语文学	(1538)
第三节	黑非洲英语文学	(1550)
第四节	索因卡	(1555)

第五节	纳丁·戈迪默	(1564)
第六节	黑非洲葡萄牙语文学	(1569)
第七节	斯瓦希里语文学	(1577)
第八节	豪萨语文学	(1583)
附录	作家作品索引	(1592)
后 记	(1686)

第五编 现当代文学

（二十世纪初至今）

第一章 现当代文学概述

第一节 现当代东方社会历史

我们所说现当代是指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至今，先后 70 余年。又可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1945 年划界分成两个阶段。下面概要地按这两段时间分述现当代东方社会历史的进程。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向外侵略扩张，瓜分势力范围，镇压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抗。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帝国主义之间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并日益尖锐。终于在 1914 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各帝国主义国家一方面加紧掠夺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资源，以支撑他们进行的战争；另一方面因忙于相互厮杀争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暂时放松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制，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相对有所减少，军事订货反而增加。这就使得亚非一些国家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间隙中有了一定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壮大了。譬如两个东方大国中国和印度的工人总数都超过了 200 万以上。亚非不少国家的无产阶级也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

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成立了自己的政党；一些国家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也纷纷出现。帝国主义各国还直接驱使这些国家数百万人民充当他们的炮灰，许多亚非国家的士兵与劳工被送上战场，他们除了本身蒙受了深重灾难外，也目睹了帝国主义的腐朽，提高了觉悟。广大亚非国家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力量因之大大加强。

大战使得沙皇俄国原有的国内矛盾更趋激化。战争教育了俄国人民，导致了十月革命的爆发。大战以德、奥帝国主义集团失败告终。美、英、法帝国主义虽然获胜，但他们的力量实际上也有所削弱下降。尤其是十月革命的成功，沙俄帝国主义崩溃，打破了统一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亚非各国人民直接感受到这场伟大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鼓舞了他们的斗志。在十月革命后便建立起一条从西方无产阶级到东方被压迫民族新的统一战线，为民族解放运动指明了一条光辉的道路，使世界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客观上处于一个极其有利的态势。

在亚非各国中只有日本是另一类型的国家。19 世纪下半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到了 20 世纪初日本已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参与了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争夺。1910 年日本首先并吞了朝鲜，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借其他帝国主义忙于交战无暇东顾之机尽力扩大其势力范围，尤其因军火贸易而发了横财，增强了国力。

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国内局势暂时相对稳定，对外则强化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压迫与控制，并且重新瓜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从而激化了亚非各国人民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引发了亚非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其特色是风暴迭起，高潮接踵而至。在中国，1919 年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1924 年开始中国发生第一次国内革命战

争；继而开展工农武装斗争，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又胜利地进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粉碎了反动派的围剿；日本1931年开始入侵中国，1937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奋起全面抗日。在印度，由于英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残酷压迫，1918年罢工活动已遍及全印；1919年至1922年出现了战后第一次反英运动高潮，仅在1921年一年之内就发生了近400次罢工，农民自发的斗争甚至采取了武装斗争的方式；1930年至1931年间又出现了第二次反英运动高潮，发生了白沙瓦、绍拉普尔起义。在亚洲其他国家中最引人瞩目的斗争还有：1919年3月朝鲜“三·一”反日人民起义；1919年土耳其基马尔发动的反帝的资产阶级革命；1920年4月伊朗北部阿塞拜疆省武装起义；1922年至1928年伊拉克罢工与武装起义；1925年至1927年叙利亚—黎巴嫩反法大起义；1926年底至1927年初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的武装起义；1930年缅甸塞耶山农民起义；1930年5月越南义静苏维埃运动等等。总之，民族解放运动席卷了亚洲大地。过去被认为是各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任他们宰割的亚洲，已经变成了反对他们的主战场。在非洲反帝斗争也不断出现，发生了1919年3月埃及反英武装起义；1922年至1925年摩洛哥人民反对西班牙、法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1928年至1929年刚果布拉柴维尔铁路工人反法武装起义；1929年至1930年安哥拉工农反对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武装起义；1935年至1936年埃塞俄比亚人民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侵略的斗争等。这些足以使各帝国主义震惊，证明非洲人民在斗争中日益觉醒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仅仅20年后，德、意、日法西斯国家为了同美、英、法等国争夺世界霸权又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先后有60多个国家，五分之四的人口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在1939年大战全面爆发前，德、意、日等已经对欧、亚、非国家发

动了一系列局部战争。如上所述日本早已并吞了朝鲜。1937 年全面侵华，至 1939 年初已占领包括海南等地在内的中国沿海一线。1940 年 8 月日本抛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同年 9 月至 1941 年 7 月近一年的时间，日军就已占领了印度支那三国。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太平洋战争对美、英宣战。随即一方面与德、意缔结新的军事协定，一方面对西太平洋和东南亚各国发动全面侵略攻势。仅仅用了半年时间至 1942 年 5 月日军已全面侵占了东南亚和太平洋一些岛屿。虽然日本法西斯由于长期筹划准备，又用了突然进攻的策略，利用各地人民希望摆脱西方殖民统治争得民族独立的迫切心情，鼓吹它是亚洲的“解放者”，使它一时得手，取得了暂时的优势，但是随着战线的延长便日益感到兵力不足而捉襟见肘。后来日本野蛮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又使这一地区广大人民认清它的狰狞面目，纷纷起来进行抗日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日本法西斯以最沉重的打击，极大消耗牵制了日帝力量。日本帝国主义本想在占领东南亚以后，继续挥兵向南亚扩张，但东南亚各国人民组成的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束缚了它的手脚，使其野心未能得逞。南亚、西亚以及亚洲其他地区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世界其他地区、国家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非常关注与同情，并在各方面进行声援。而这场战争本身也深深教育了他们，他们抓住了这一时机，为进一步求得自身的独立与解放而积极积蓄和准备了力量，终于促成了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法西斯的无条件投降。

在非洲，意大利 1936 年正式吞并埃塞俄比亚之后，就在非洲大陆逐步部署了两支军队，一支驻利比亚伺机进攻埃及，另一支驻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准备进攻英属索马里、苏丹和肯尼亚。1940 年夏秋之交，意乘德国在欧洲得手、法国败降、英军溃退之机，两路进军，从利比亚侵入埃及，妄图占领埃及亚历山大军港

和苏伊士运河，以切断英国和其殖民地的联系。此外意还占领了东非肯尼亚部分地区和英属索马里，入侵苏丹。1940年12月初英军反攻，埃塞俄比亚游击队也广泛出击。1941年4月6日埃塞俄比亚解放，1941年5月20日意属东非总督投降，意面临被赶出北非的困境。这又促使德军入侵北非，1941年初德军在利比亚登陆后占领利比亚部分地区，1942年6月大败英军。同年10月英军反攻，在埃及阿拉曼大捷，11月英美联军在北非三路登陆，经过多次战斗，在非洲人民密切配合下，终于打败了德意法西斯在北非的军队，北非战斗遂告结束。非洲其他地区的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则仍处于各帝国主义的严密控制之下，分别成为他们的属地或附庸，深深蒙受着被奴役的灾难。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期间，亚非各国人民经受了很大的锻炼，进一步觉醒。大战的胜利，为亚非各国人民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推翻帝国主义在他们国土上建立的殖民统治制度开辟了更加广阔的道路。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曾妄图在战后重新恢复他们在各自殖民地的原有统治地位，但亚非国家的人民已非昔日可比，殖民主义政权岌岌可危。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民族首先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越南人民经过八月革命也于1945年9月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1976年改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南亚次大陆，人民经过长期的斗争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终于在1947年成立了印度共和国和巴基斯坦共和国（1971年东巴基斯坦成为孟加拉国）。朝鲜人民在经过多年艰苦的斗争后，粉碎了日本的殖民统治，1948年8月15日在南方建立了大韩民国，1948年9月9日在北方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抗日战争中经过磨炼取得辉煌战绩的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进行了三年解放战争，终于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至此，其中有几个国家不仅摆脱了殖民地

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且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极大地鼓舞了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增强了他们的必胜信心和战斗意志。从 40 年代末期起至五六十年代其他亚洲各国也先后脱离了帝国主义羁绊，纷纷宣布独立；有的国家还出现了武装起义或革命运动，这些都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沉重打击。

非洲局势的发展虽然不如亚洲迅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也广泛地开展起来。譬如：1947 年马达加斯加人民武装起义；突尼斯从 1954 年起展开了武装斗争，到 1956 年 3 月取得独立；经过艰苦的武装斗争摩洛哥也于 1956 年 3 月独立等。到了 60 年代非洲的武装斗争更进入了高潮，有近 30 个国家又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直至 70 年代上半叶其他亚非一些国家也挣脱了桎梏先后独立。至今仍处于帝国主义直接控制下的殖民地已经所剩无几了。

但是，从 50 年代至今广大亚非地区又因国内国外种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原因，先后出现过不少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也有不少国家爆发过内战或动乱。其中不少是和帝国主义不甘心自身的失败，妄图恢复他们昔日的地位，进一步插手与干涉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世界局势的总趋向和上述那些战争、动乱的结局却与他们的希望相反，亚非地区局势日趋缓和平稳。为了进一步发展各自的经济，亚非各国内部也多进行了反对封建主义势力的斗争，推行了一些旨在进一步摆脱殖民主义控制与影响的、反对封建势力残余的改革措施。在国际政坛上，因为广大的亚非国家过去曾有过相似的不幸遭遇和共同的战斗历程，所以它们越来越注意到相互间的同情、支持与合作，意识到要注意团结和发挥亚非国家以至更多的被压迫民族与国家的群体力量。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等等都是这种群体意识的具体体现。现在在亚非各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南南合作、南南对话等主张已经深入人心并发挥出更

大的作用。

由于长期遭到殖民主义的掠夺，以及其他国际国内的种种原因，不少已经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仍处在贫困线上，它们的经济尚未能获得相应的发展。一方面按联合国统计数字，世界 10 大贫困国家皆处在这一地区。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令人瞩目的发展：海湾地区国家，由于石油资源的开发，人均收入已跃居世界前列；70 年代以来亚洲有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据预测到本世纪末人均收入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80 年代东盟一些国家也崭露头角，有跻身新兴工业化国家之列的趋势；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成绩突出也使人刮目相看。这些都为广大亚非国家的人民做出了榜样，坚定了他们加倍努力改变各自国家贫困面貌的信念。

亚非各国中，只有日本是另外一种情况。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1945 年 8 月投降后开始由美军单独占领，日本原来对外侵略的经济体系瓦解。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成为美国的后勤补给基地。1952 年至 1972 年 20 年间是日本在美全面扶植下经济恢复时期。到 70 年代初日本已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上中阶层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一般民众生活却相对滞后，差距加大。这期间工农运动、和平运动有所发展。在 70 年代，日本依赖其经济实力广泛参与世界事务，希望成为经济、军事、政治大国。到 1987 年在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方面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军费开支的绝对额已居世界第三。

简言之，进入 20 世纪以来现代东方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些国家经过曲折艰难的历程，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转而步入了社会主义。另一些国家也先后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建成了独立的国家。亚非各国在发展各自经济的同时，在各个方面还进行了一系列必要的变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比如：力图削弱或

改变原有落后的封建土地关系，依照各自国家体制及选择道路的不同，分别采取了或对地主土地强制没收，或赎买，或部分征用部分补偿的种种办法，力图改变在广大农村地区所存在的租佃剥削关系，以解放更多的生产力；改变国内各民族之间不平等关系，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文化教育，发展经济，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以求得国家内部均衡发展稳定；采取不同办法消除男女不平等现象，以解放广大妇女力量，调动她们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针对各自国家中存在的各种尖锐矛盾问题和贫富悬殊、权力不均等现象采取了某些改革措施或制定了某些政策，以求得国内矛盾因素的缓和；大力发展各自国家的民族教育，扫除文盲，推行国民义务教育，竭力摆脱殖民奴化教育的不良影响，培养自己国家未来的建设人材等。上述就是现当代东方文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概貌。

第二节 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东方文化

东方文化在近古时期以前一直处于先进地位。在长年的进步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中国、印度与阿拉伯—伊斯兰三大文化体系。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7世纪间贯通东西方的商道——丝绸之路就曾当年东方文化传往西方的一条重要通道。1095年至1291年十字军东征、13世纪初蒙古人西征等世界性重大事件以及东西方的著名航海家、旅行家郑和、马可·波罗、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的活动都大大促进了当时东方文化的西传。但是，进入近古时期东方文化发展缓慢，到了近代这种落后状态尤为明显。直到现当代东方各国纷纷觉醒并摆脱殖民主义枷锁而取得民族独立后，东方文化才有了复苏发展的可能与条件。东方文化虽仍落后于西方，但已充满着勃勃生机。

从历史进程上看，东方文化是从先进、活跃变为停滞不前，进而呈落后状态。而西方文化却相反，从落后、逐步活跃，到迅速发展，进而达到先进水平。究其原因，大约有如下几点：

一、东方各国封建社会持续的时间很长，封建制度发展充分，根深蒂固。大多以农业经济为基础，或闭关锁国，自给自足，抱残守缺，或夜郎自大，目空一切。工匠、技师和商贾地位低下，商品经济得不到较好的发展。所以虽然航海技术出现得比西方早，且有远航的记录，但对外贸易的发展却远不如西方。即使阿拉伯商人在世界上早有名气，并有武力护卫，但资本主义的萌发也晚于西方。这就使得西方反而率先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文化也随之得以迅速发展，很快超过了东方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直至今日东方一些国家的文化与经济仍非常落后，可以说也是与其封建的因循守旧和固步自封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东方各国某些传统观念、狭隘民族意识，宗教迷信思想的排他性也非常不利于文化的繁荣。凡是不同于这些观念、意识与思想的主张或观点，以至一些科学的论断都会被认为是谬误或邪说，遭到压抑或排斥，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这也极大地妨碍了他们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与借鉴。

三、在 19 世纪亚非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刚刚萌发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已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瓜分势力范围，使亚非各国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庸，从而扼杀了这些国家资本主义的萌芽，限制了他们各个方面包括文化的发展。

进入 20 世纪后，西方文化仍然很活跃并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仅从西方现代哲学、史学、科学技术以及教育学等文化领域等几个方面的发展概貌来看，也可以得出现代西方文化仍跃居世界前列的结论。

原有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到了 19 世纪下半叶至 20 世纪又有

了新的发展，派别林立，主要有：叔本华与尼采的唯意志论，狄尔泰和柏尔森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派、萨特的存在主义等等。总体上看它们在理论上都是唯心的，政治上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上是宣扬自我中心论的，历史观上是宣扬英雄史观、否认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但在局部问题上却有着某些合理因素，提出的一些新问题，比如：哲学应研究个人的情绪、感受、心理、意志等问题，哲学应该探讨各门科学的共同方法论，哲学应当吸取数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的成果，哲学应当研究后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的矛盾等等，都有一定意义。这些主张对今日亚非各国影响不小，应当以科学分析的态度批判吸收其有益部分。

20 世纪以来，西方史学在概念与研究方法方面都有了重大变化，称之为“新史学”。在概念上新史学不再像传统史学那样只重点研究政治事件与上层文化，认为还应研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心理与情感等方面的关系。因为所谓历史就是以往人类的全部活动。而且研究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描述过去，而是为了回答一些有关的问题。新史学认为不仅要利用史料，还要利用一些零星材料，个人日记、口述材料、报刊资料等等，采取历史追溯法、心理分析法、结构合成法等等来解决史料不足问题。在研究方法上新史学要求把历史科学与其他科学相结合进行研究；把史学从描述性学科转向实验性学科；把电子计算机数理统计等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但是新史学有忽视政治研究倾向是其不足。

进入 20 世纪后，现代科学技术也发生了一系列的革命性的发展与突破。发生了以电子计算机、核能和航天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而且发展神速，日新月异。不少学科从宏观或微观的角度在探索、认识世界的更深层的东西与实质。许多边缘的新学科异军突起发展神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在许多领域相

互渗透、借鉴与影响，取得了不少新成就。所以人称 20 世纪为科学技术革命的世纪。现代科学技术日益趋于高度的专业化，同时又趋向于综合整体化。重大技术发明皆源自系统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所以许多课题本身就要求更多学科的协作，规模趋向扩大，有的研究活动规模已发展到整个企业规模，甚至是国家规模，乃至国际规模。再有现代科学技术又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

西方各国的现代教育体制的基础是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为了适应工业化，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立起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都很重视教育的改革与教育理论的研究。共同特点是：重视幼儿教育、普及初等教育、强调中等教育的多样化、注意分流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增加高等教育的投入并发展短期高等教育、注意将各学科先进成果及时纳入教学内容、加强教育立法等。西方现代教育理论则大体分为两大派：一是包括实用主义教育、新教育和改良主义教育的现代教育派；另一是包括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教育的新传统教育派。60 年代起又出现一些新理论，如：结构主义教育与新行为主义教育等，多以心理学为基础，有使上述两派理论互相接近、补充的趋势。

我们再对比地看看发展至现代，东方文化中哲学、史学、科学技术与教育等几个领域方面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哲学 19 世纪 40 年代产生在西欧，到 20 世纪初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有了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亚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开展，一些国家挣脱了殖民枷锁步入社会主义，另一些国家则建成了新型民族民主主义的国家，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在东方又向前发展了一大步，这是划时代的变化。但是这一时期的东方哲学远不如西方活跃，也

没有出现那么多的派别和新理论。

史学与科学技术方面东方各国也不如古代，发展缓慢，缺乏新的突破。只有日本在科学技术方面紧追西方各国之后，有不少方面如电子学等其发展甚至超过了西方其他国家跃居世界前列。

在教育方面，因为亚非各国长期处于西方殖民统治之下，当地的民族文化与教育的发展受到抑制。造成了文盲大量存在、教师的数量严重不足、教学水平不高等恶果。亚非各国在取得独立后，已意识到这一问题，注意发展教育事业并取得一些成绩。但东方在教育理论方面却仍远远落后于西方。在亚非各国中日本的教育最引人瞩目。尤其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战后大力发展教育，直接推动了其经济的复苏与新的腾飞，成为这方面的一个突出典型。70年代一些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的崛起，如新加坡、韩国等也都直接受益于大力抓了发展教育问题。他们都是通过教育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吸收先进的文化，促使社会经济发展的实例。

面对东西方文化发展之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东方文化今日虽然已出现了重新振兴的契机，但仍远远落后于西方。这里有一个如何对待的问题。首先要对东方文化的过去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与反思，还要为东方文化未来的发展找出切实可行的方法与道路。当现代西方文化传入东方各国时，又引起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再一次撞击和融合，这也在亚非各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思想观念上的冲突。他们对自己的传统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看法与主张不外三种：一是盲目保守完全排斥西方文化；二是妄自尊大全盘接受西方文化；三是发扬东方传统文化之精华，摒弃它的糟粕，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部分，以发展新的东方文化。对于外来文化一概排斥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其中进步有用的部分，来发展本国新文化；盲目搬用的方法也是错误的，应

当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出发，批判地吸收它。一切国家、民族的发展都是在不断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的前提下获得的。否则就会裹足不前，就会停滞落后。在如何正确对待本国的传统文化和外来的文化问题上，不少东方国家都走过一些弯路。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在摸索着，或者摸索到适合本国、本民族特点的切合实际的政策与道路。

综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各大体系的出现、发展、影响、撞击、交流、融合的过程与今后趋势，我们可以预料，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也必将像千条江河归大海一样，随着人类世界历史的发展，东方与西方文化中一切落后的、腐朽的糟粕都会被淘汰、被摒弃、被改造，而一切先进的、优秀的精华都会被保留、被吸收、被发展，在保存各自传统文化特色的情况下交汇成一个多元的统一的世界文化体系。

以上所述就是现当代东方文学产生的文化背景。

第三节 世界文学体系中的东方文学

现当代东方文学发展甚速，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发展时期。综观之，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

一、由于亚非国家大都长期处于封建制度之下，又曾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多年，受尽残酷的剥削与压迫，经受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在他们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过程中百经磨难。丰富的生活为文学提供了无尽的源泉。所以总体上现当代东方文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与他们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现当代东方文学无论是无产阶级文学，还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文学，主流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它反映了现当代东方从

接受先进思想到觉醒，反对外来的剥削、压迫、奴役与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反对本国封建残余势力，进一步为建设和繁荣自己国家奋进的曲折历程。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战斗性、爱国性、大众性。在格调上是积极的、向上的、要求自由的、歌颂解放斗争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而那些消极的、颓废的、堕落的、低级趣味的、脱离现实生活的消闲性文学作品则越来越受到抵制，没有多少市场。

十月革命的成功促使马克思主义更广泛地传播。而亚非大多数国家由于长期苦难的经历和所处的被压抑的地位，使它们渴望寻求独立与解放的途径，所以表现为更加主动地接受先进思想的影响。这也表现在文学创作活动方面，早在20世纪初期，亚非许多国家出现的一些文学运动、团体与代表人物，就显示了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种影响。比如，1919年的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20年代末期至30年代出现在缅甸文坛上的实验文学运动等都或多或少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再有在不少国家产生了一些文学社团，开展了有组织的文学活动，促进了文学的革新与进步，比如：在中国，有明确提出“为人生的艺术”的由茅盾、郑振铎等发起组织、于1921年1月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有提出“有意识地”“把住时代”，“用强有力的方法表现出来”文艺主张的、由郭沫若、郁达夫等留学日本的青年们组织的、于1921年7月成立的“创造社”；以及更加明确提出“我们的艺术是反对封建阶级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我们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的、由鲁迅等多人共同发起于1930年3月组成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日本1921年10月《播种人》创刊，标志着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萌生。1925年年底各类进步文学组织汇流组成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早期组织——“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后又分裂。至1928年3月

“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成立，同年12月整顿改名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以上两者即“纳普”）。1931年“纳普”被迫解散，又成立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简称“克普”）。总之自1928年至1932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逐步进入全盛期，在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两方面都取得很大成就，其中藏原惟人、小林多喜二、德永直等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吸引了许多同路人，足以与当时的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相抗衡。但由于宗派主义，运动多次分裂，又因教条主义地照搬外国理论，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消极影响，最后遭到反动当局的镇压，失去了重新调整自己的文学理论和运动方针的机会，终于在1934年完全瓦解。但在文学史上留下了珍贵不朽的一页。在朝鲜有1922年由李虎、李赤晚、宋影等人组成的朝鲜早期无产阶级文艺团体——“焰群社”，1925年崔曙海、李箕永等人成立了“朝鲜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简称“卡普”），明确地提出：“我们以无产阶级艺术运动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彻底排斥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抗专制势力，力求提高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并促进他们的团结”。1930年2月越南劳动党宣告成立，之后出现了革命浪潮高峰——义静苏维埃运动（1930—1931），其间涌现了大量的革命诗歌，起到了号召群众鼓舞斗志的作用。1936年印度成立了以普列姆昌德为首的后来并得到泰戈尔热情支持的进步作家协会。此后，在全国各地还纷纷成立了分会。进步作家协会和各地分会积极团结了许多民主作家和开明作家，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活动，是印度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文化战线上的一支生力军。印度独立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进步作协的组织和活动却一直延续了下来。其他如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出现过类似的文学运动和文学团体。大部分亚非国家虽然没有出现过无产阶级文化社团或进步作家组织，但也或多或少受到十月革命思想的影响，看

到了曙光与希望，受苏俄文学的影响，出现了不少反映民族觉醒、独立斗争的革命文学作品。这时在亚非各国出现了不少伟大的卓有成就的作家，他们都是一些有着强烈民族情感的爱国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的伟大战士。其中的代表人物首推我国的鲁迅和印度的泰戈尔。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媚骨，代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泰戈尔的创作年代虽然横跨近代与现代两个历史时期，但是他的创作以进入 20 世纪以后的作品更具代表性、战斗性。他不仅关心印度的命运，而且把世界人民反帝斗争与印度人民的反抗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现代东方文学的发展与亚非国家的历史进程、人民的命运直接相联系，所以创作的作品反映了时代脉搏。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朝鲜与东南亚各国同遭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当时，为了反映抗日斗争的现实和鼓舞民众，好些国家的戏剧文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不少抗日革命人士被关入牢房，在铁窗中写了不少剧作，互相鼓舞。举越南为例，就出现了《风中青草》、《真正的人》等剧。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亚非各国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高涨，中国、朝鲜与东南亚许多国家的作家纷纷以抗日和本国历史为题材进行创作，其他亚非国家也以抗击奴役本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为主题写出不少优秀作品。日本虽然是侵略战争的发动者，但是在战败后的 20 年内，即 1945 年至 1965 年间，也有不少作家从日本人民的角度写出了不少揭露战争罪恶的作品。后来，亚非各国陆续取得独立，许多作家把注意力转到本国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和国家建设的问题上，创作出不少佳作。现当代的东方文学以此类作品所占分量最大。

二、进入 20 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东方的影响显著加强，西

方的种种文学思潮、流派和写作手法传至东方与固有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并取得了发展，结出了硕果，使现当代东方文学呈现出缤纷的色彩。

首先被亚非作家广泛接受、吸收的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或者是将本国本民族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西方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起来。比如：在我国现代文学中，鲁迅与“文学研究会”派的作家们大多以现实主义写作见长，而郭沫若与“创造社”派的作家们则以浪漫主义的笔法为主。又如：在第一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伯诗坛主要是浪漫派的天地。总之，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这两种手法被亚非作家们普遍应用，时至今日仍是文坛上的主流。

随着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完全对立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广泛传播并显示出其巨大影响。这在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明显。1943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发表了《越南文化提纲》，明确指出文艺应具有“大众性、科学性和民族性”，胡志明主席也身体力行，写出了《狱中日记》诗抄；40年代末50年代初缅甸文坛出现“新文学”运动；1950年印度尼西亚“人民文化协会”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针；1950年新加坡、马来亚作家组成的“50年代作家行列”提出了“为社会而艺术”的主张等都是受进步文艺思潮影响的结果。阿拉伯与非洲现当代的主要作家也有不少人明显地受到马克思主义与苏联文学的影响。

日本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就开始译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日本第一代现代主义文学——新感觉派，继而出现新兴艺术派、新心理主义等，拓展了日本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方法，它们与日本传统文学结合，推动日本艺术现代派文学的发展。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从运用西方现代主义形式开始，逐渐到运用传统的民族审美精神，并使两者结

合，创造出有着民族特色的日本现代文学。进入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现代主义各种流派与写作手法广泛地在亚非文坛传播开来。有些亚非国家也相应地出现了一些流派。不少亚非作家将西方现代主义与本国文化传统、社会实际相结合创作出不少反映现实生活、反映人民心态的成功作品。西方流行的无韵诗在五六十年代曾在亚非各国普遍兴起。另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非洲一些国家现代文学起步较晚，但是在其现代文学刚刚起步时，西方现代主义的各个流派就有所体现了。198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尼日利亚文学家索因卡成功地运用了荒诞派戏剧的手法，被人誉为具有广阔文化视野和富于诗意联想的戏剧家就是一例。

三、亚非各国的第一批现代知识分子是在接受西方教育后成长起来的，其中不少人是到西方国家学习过的。西方帝国主义本想通过西方式教育在东方各国培养出一批甘心为他们效力的代理人，以达到长期控制这些国家的目的。但事与愿违，经过他们教育培养出来的人中甘当奴仆的是极少数，而大多数人则成为新型的知识分子。他们开阔了眼界，不仅通晓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也了解西方文化。在文学领域里，这些人最有条件和能力将所了解到的西方文艺思潮、西方的文学形式、创作手法等介绍给本国人民，并且身体力行开始应用这些手法或形式开创本民族的新文学。所以东方许多国家的现代文学大多是从翻译西方著作起步的，有的通过改写、移植、模仿，最后进入独立创作的阶段。翻译文学对这些国家文学的发展都起到过很大的推动作用。

以中国文学为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的小说大量被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人士译成中文。据统计，晚清时期出现的小说在1500种以上，而翻译小说约占三分之二。这就增进了人们对西方社会的了解，也启发了人民的觉醒。再如：在现代菲律宾文学中，人们习惯将进入20世纪后至20年代前期这一段时间称之

为“模仿时期”；在越南，20年代时法国与中国不少有进步意义的作品被译成越文，开始了现代越南文学时期；1932年泰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民主革命”，泰国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这与泰国文坛当时大量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使人们开阔了视野也有着密切的联系；20世纪初以后俄国小说被译成阿拉伯文，这与现代阿拉伯文学开始受苏联文学影响有很大关系。

不少东方国家现代文学在其初期的一些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些西方作品的影子，这不是偶然的。作家构思时显然借鉴了西方的一些作品，把外来的东西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加以改造重新进行创作。我们不应忽视这类作品在现代东方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所起过的积极促进作用。

翻译文学在亚非各国取得独立后，又有进一步的发展。不仅世界名著被译成各种文字使各国人民都能对这些世界性的文学瑰宝直接欣赏，而且各国之间也在互相译介各自国家著名作家的作品。这就促使各个民族与国家之间相互了解，互相借鉴和共同进步。促使东方文学跨出国界，走向世界，丰富世界文学的宝库。

四、从发展不平衡到趋于平衡。大多数亚非国家虽然所处的国际环境、地位与历史遭遇极其相似，但因种种条件的制约，各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却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是很不平衡的。

东亚、东南亚与南亚发展较早，大多数国家在20年代现代文学就已有相当规模了。西亚北非地区则略晚，大约在30年代左右才起步。而黑非洲地区则更晚，40至50年代才拉开现代文学的序幕，个别国家与地区甚至还要晚。就是在同一地区不同国家现代文学发展的具体时间也有不同，比如亚洲的柬埔寨、老挝的现代文学就开始于30年代，甚至到40至50年代才有了显著发展。而在东方三大文化体系的中心地带，中国、日本、印度、埃及等国相对来说其现代文学的发展要比相邻各国各地区更早更丰富。这

与其固有的深厚的文化传统、丰富的古代文学有着直接关系。但进入当代文学之后却有着后者逐步赶上前者、发展步调逐步趋向平衡的趋势。我们在上文提到现代非洲文学在其刚刚起步时就已受到西方现代主义种种思潮的影响就是一例。再如：近几年东方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都是来自埃及、尼日利亚和南非的作家，这似乎也可从某个侧面说明现代非洲文学已全面迅速地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说明东方各国文学的发展已由不平衡逐步趋向平衡。

五、从文学体裁方面看日趋于同一性。亚非各国原有的各种古老文体如：故事、话本、诗剧、韵散结合的印度佛经故事体、中国的章回小说以及各国曾流行一时各种各样的律诗体等等逐步被源自西方的现代小说、新诗与现代戏剧等比较同一的体裁所代替。总之，今日东方各国文坛虽描写手法各异、语言运用技巧不同，但所用文体却日趋统一。运用原有传统体裁创作的人日益减少。

东亚、东南亚与南亚等亚洲大部分地区在 20 世纪初叶就出现了现代小说这种写作形式。在西亚北非一带则略晚，现代小说大约起步于 30 年代。而非洲其他地区则更晚，现代小说在 40 至 50 年代才出现，有的甚至在 60 年代才得到发展。现代诗歌的发展在亚洲略晚于小说，而且应用的广泛程度也远远不如小说。但在西亚北非一带，在非洲其他地区则与此相反，现代诗歌的发展早于小说。早在 20 世纪初期西亚北非的诗坛上就出现了自由体诗和无韵诗的萌芽，40 年代末蓬勃地发展起来，而这种诗体在亚非较普遍地获得发展却是 50 年代的事。70 至 80 年代西方现代主义手法，如朦胧诗等也在亚非各国诗坛出现。现代剧作在亚非各国发展得都比较缓慢，而且不充分。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现代戏剧发展较快，尤其是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时期。到了五六十年代荒诞派戏剧也影响到亚非文坛。现代散文以及文学评论等大都在亚非各国独立后才陆续获得发展，这与各个国家民族获得自由发

展以后发掘各自古老文学与传统文化以及广泛吸收世界现代文艺思潮有着密切关系。

六、进入现代时期，亚非各国的本民族语言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这以前处于帝国主义统治奴役时期，许多亚非国家的本民族语言受到歧视与压制，使本民族语文学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在民族获得解放、国家获得独立以后，情况改变了，本民族语言的文学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一些多民族的国家也发展了若干种不同民族语言的文学。一些长期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与地区还形成了原宗主国语言的文学，与当地民族语言的文学并存和共同发展。比如在菲律宾，除菲律宾语文学外，英语文学也占很重要的地位。印度是个语言非常复杂的国家，除各个民族有其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外，由于多年来受英国殖民统治，英语至今仍是官方用语之一，所以英语文学也占据一席之地。新加坡则更明确规定英、华、马来、泰米尔等四种语言在其国内都是官方语言，因此四种语言的文学同时发展。非洲部分地区也是当地民族语言与原宗主国语言同时并用，所以原宗主国语言文学在那些国家中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在 20 世纪的头 30 年中，黎巴嫩、叙利亚旅居美洲的侨民作家以纪伯伦（1883—1931）等人为代表的“旅美派”，虽身在异国他乡，但是对阿拉伯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的作品主要通过宗教、爱情、婚姻等问题表现了反封建的思想，同时也表达了阿拉伯人民对殖民主义反抗的心情，披露了作者们身居国外怀念祖国的情怀。这是现代东方文学中独特的一支。

另外，由于历史上华人的迁徙，在东南亚一些地区和国家形成了华人社会。那里的华人作家有的用华语进行文学创作，这就产生了东南亚的华语文学；另外也有用当地语言进行创作的，并

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就产生华人的当地民族语文学，以印度尼西亚华人马来语文学最为典型。华人华语文学也是现当代东方文学中的一支，应予适当的评价。

总之，多种语言文学的并存与繁荣也是现当代东方文学的特征之一。

以上所述可以说是处于世界文学体系中的现当代东方文学的几个特征。概括地说，由于种种内部与外部的因素，东方现当代文学与西方现当代文学相比仍相对不发达，出现的文学新思潮、新流派和代表人物都较之西方为少。但是东方文学已具备重新振兴的客观条件，呈现阔步发展的势头，出现一代文学巨匠，如中国的鲁迅、郭沫若、印度的泰戈尔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已有数人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是：1966年以色列的穆艾尔·约瑟夫·阿格农、1968年日本的川端康成、1986年尼日利亚的沃尔·索因卡、1988年埃及的纳吉布·迈哈福兹和1991年南非作家——反对种族歧视的文学勇士纳丁·戈迪默。这一点说明了亚非作家已在世界文坛崭露头角，为世界所公认。但是，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不是只有这几位作家才是达到世界文学现当代最高水平的作家，因为亚非各国文学相互翻译介绍得尚很不够，从亚非语译成西方文字发表的作品也很少，加上一些西方学者尚存在某些偏见，一些已经达到世界文学一流水平的亚非作家仍未能得到应有的评价。相信随着翻译文学在各国的进一步普遍发展，东西方文学的进一步交流，亚非必将出现更多文学大家与力作。有更多的作家、作品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得到其应有的地位，为世人所公认。东方文学将更好地走向世界，世界文学也将更多地介绍到亚非各国，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像争芳斗艳千姿百态的花朵开满世界文学这个大花坛。

第二章 东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进入现代，东北亚地区的社会、文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变化直接影响着这一地区文学的发展进程。外来文艺思潮的大量涌入、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巨大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社会的动荡不安、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等等有力地促使 1945 年以前的日本与朝鲜文学产生重大变化。在日本，由于外来文艺思潮的猛烈冲击，小说的文体、文学的创作手法、文学观念开始转变，现代派文学逐渐形成、由于俄国十月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的推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展和壮大，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文学主流，猛烈冲击着日本近代文学传统。在朝鲜，西方的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自由主义等文艺思潮开始产生影响而且影响慢慢扩大，出现了所谓“纯文学”的创作。以反对日本侵略为主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人政党的成立促使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开展、革命文学的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加剧了日本、朝鲜国内的紧张局势。在异常险恶的环境中，两国文学艰难地迈着步伐。在这一时期，蒙古的文学发展轨迹与日本、朝鲜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1924 年，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蒙古重心转移到社会的变革与政权的建设。一批歌颂新的生活、描写山河风光、暴露旧时代的黑暗和丑恶的作品相继问世，新的文学队伍逐渐形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古参

与并支持苏联的卫国战争，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入侵。这使大量的军事题材的作品出世。

纵观日本现代文学发展的大背景，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文化、经济、政治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日本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与西方文化的直接、全面的接触，并使西方的各种新的文化思潮涌入日本。至本世纪20年代，日本已基本摆脱了对西方文化的模仿、尾随的阶段，开始直接接受同时代的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与世界文化，特别是与西方文化同步前进。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广泛传播，推动了日本工人、农民的斗争，并促使日本共产党诞生。另外，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日本经济乘大战的空隙有所发展，但一般民众生活困苦。同时，反动当局加强了对人民的镇压，日本国内各种矛盾变得日益尖锐，从而构成了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走向高潮的社会基础。

另外，还应引起注意的是2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大众传播工具的发达、大众消费、大众文化的形成与成熟。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日本生存的条件与生活的方式，促使人们的意识与感觉的变化。

外来文化思潮冲击着日本，使知识阶层对以往的近代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产生怀疑和不满，从而对此进行反思。在这一影响下，不少文学青年开始对于本世纪第一个10年所形成的“私小说”的形式、近代文学愈发狭窄的表现内容、着重表现自我的近代写实主义感到强烈的不满。这不仅仅是因为新与旧的对立，更是因为原来的形式现已难以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精神，新的感觉。为此，一批文学青年从外来的文艺思潮中汲取适合日本文学发展的养分，形成与近代日本文学有着本质区别的文学流派，酝

酿着新的文学运动。新感觉派文学以及它的后继者新兴艺术派、新心理主义文学，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这两大文学潮流贯穿于 20 年代至 30 年代中期，代表着日本现代文学的前期。

新感觉派否定近写实主义，极力移植西方现代派文艺的形式，借新的形式表现对于现代社会的新的感觉。他们重视文体的革新，文学表层的变革，强调“文学的革命”。他们的文学注意表现大工业社会、机械化时期人的主体性丧失的现状。外界的物质力量左右人的行为，人在物质力量面前，往往显得软弱无力，这似乎正是以横光利一为代表的新感觉派作家们所着意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外来文化思潮的影响与对日本现状的重新认识是产生新感觉派的重要因素。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俄国文学以及其他西方进步文学无疑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巨大推动力。而日本国内风起云涌的革命运动、阶级压迫与阶级反抗的现实则是无产阶级文学作家认识、表现现实的社会基础。他们对近代日本文学的传统也持否定态度，但与新感觉派的作家相比，他们更注重文学内容、文学题材的变革。他们试图将阶级、社会、下层劳动者的形象等等引入文学作品之中，将文学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改变了日本近代纯文学的性质，丰富了文学创作的内容，使文学与无产阶级斗争密切相联，吸引了许多文学青年，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这一切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革命思想的影响、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蓬勃展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产阶级文学正因为有这些特点，所以被称作“革命的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长达 10 年，是日本近代以来持续最久的一次文学运动。这次运动的开始仅是以反战、拥护俄国革命的文学家为主的思想政治活动，后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下逐渐发展成为与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运动紧密相联的文学家的革命和政治斗争。无

产阶级文学表现了激烈的阶级斗争，描写了处于激烈阶级斗争中的下层劳动者、普通的民众、进步知识分子，展现了下层劳动者、普通的民众、进步知识分子对于反动势力、专制体制、黑暗现实的批判、认识以及他们的热情，塑造了一个个不同于近代文学人物的鲜明的人物形象，并向读者介绍了他们不熟悉的革命人物。对现实的深刻认识、鲜明的文学描写使无产阶级文学获得了成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

从一开始，新感觉派的作家们就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政治性、社会性优先于艺术性的变革持否定态度。新感觉派解体之后，它的后继者新兴艺术派又继续强化这种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对立。新感觉派、新兴艺术派以及以后出现的新心理主义文学等代表了无产阶级文学以外的所谓“艺术派”作家的创作。他们的文学创作在于对近代以来的日本文学的改造、革新，是在西方现代文艺思潮直接作用下的文学变革的实践。从一定意义上讲，明治维新以来的第二次文学上的欧化浪潮正是由此而形成。这与进入现代，日本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关，与由此而出现的大量的产业、服务业和城市化的社会生活，与大众社会的形成有关，也与关东大地震（1923）以后的美国化的城市生活、风俗有着紧密的关系。“摩登”的城市生活、享乐的社会风俗成为新兴艺术派作家着意表现、描写的内容与对象。他们的文学被认为是“与无产阶级文学相对抗的城市风俗文学”。

如果说新感觉派的文学革新还只是从诗歌、美术、戏剧等艺术形式中接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先锋艺术影响的话，那么以堀辰雄、伊藤整等人为代表的新心理主义文学则是在对新感觉派的批判继承上，直接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现代文学中汲取营养的。他们学习的对象是代表着当时世界文学主流的作家。他们的文学尝试虽然为日本文坛带来了新风，但并未获得较大的

成功。不过，他们介绍、引进、学习、尝试的西方意识流文学、心理主义文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文学中得到了继承与发展。

进入 30 年代，日本军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和扩张领土的步伐。在日本国内，反动当局也开始对革命运动和共产党以及其他进步组织进行残酷镇压，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行大规模的破坏。在这一严峻的政治形势中，1934 年 2 月，无产阶级作家同盟被迫宣布解散。随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宣告结束。当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走向低潮时，无产阶级文学作家的多数在外界的沉重压力下，相继“转向”。这些文学家的“转向”有其社会的、历史的原因，也有着文学家自身的原因。“转向”之后，他们相继拿起笔，对自己的“转向”进行反省，或表现“转向”前后的内心苦闷，或对革命运动进行重新认识，或探究“转向”的种种原因。“转向文学”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文学现象，其中蕴含着“政治、文学、精神、节操、人性剖析、思想转变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由此，一批原无产阶级文学作家在外界的重压之下开始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对近代文学传统的回归。

1933 年至 1937 年日本开始准备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这段时间内，由于日本已确定了对华侵略政策，革命运动已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因此对国内镇压相对放松，出现了短时的平静。在这短时的平静中，原有的老作家写下了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品；一批新人崭露头角，出现在文坛上；20 年代以来活跃于文坛的作家经过长时间的探索，变得更加成熟；原无产阶级文艺组织的成员、与左翼文艺运动有联系的文学家组成了“日本浪漫派”与“人民文库”派。日本浪漫派浪漫主义色彩浓重，人民文库派倾向于写实主义。日本浪漫派所主张的日本古典的、民族的精神与古代的秩序，迎合了右翼的天皇主义、民族主义情绪，逐渐走向了对日本军国主义支持的一面。人民文库派试图在“转向”后的苦恼与迷

茫中恢复革命的文学，但也未获得他们所期待的成果。

1937年，日本开始对华全面的侵略。1941年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战争为亚洲各国人民，同时也为日本人民带来了一场大灾难，这场战争同样也波及到日本现代文学，对日本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破坏作用。反动当局大肆鼓吹“国策文学”，试图使文学服务于他们的对外扩张政策。不少作家被编入所谓的“笔部队”，被拉入从军的行列，成为宣传军国主义战争政策的工具。一些御用文学组织相继成立，出现了一些屈从于军国主义的遵命文学、配合侵略政策的作品。但这只是日本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逆流。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朝鲜，把朝鲜变成了它的殖民地。1919年3月1日，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朝鲜爆发了“三·一”反日运动，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1925年4月，工人阶级的政党朝鲜共产党成立，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开始得以传播。在此期间，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在朝鲜兴起。“新倾向派”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早期代表。“新倾向派”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鲜明的阶级意识与初步的社会主义思想，但是他们仅仅是以宣言的形式表现了他们的理想世界，未能在作品中创造出同人民革命斗争密切结合的新型人物。1925年8月，“卡普”（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之简称）成立，使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逐渐走向高潮。“卡普”强调以文学创作活动教育人民，提高其觉悟，促进其团结，主张在马列主义的旗帜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涌现出了一批无产阶级的作家，产生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1931和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两次对“卡普”作家进行大镇压。在严峻的政治形势下，“卡普”于1935年被迫解散。尽管“卡普”的存在不过10年之久，但对朝鲜现代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它领导并推进了朝鲜无产阶级

文学运动，培育了一代文学新人。

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外来文艺思潮也冲击着朝鲜的文学界。1919年以后，“创造派”、“白潮派”、“废墟派”等文学流派将西方的唯美主义、颓废主义、自然主义文艺思潮引入朝鲜。他们主张“纯文学”，反对文学与政治发生联系，甚至反对文学表现民族独立斗争，宣扬颓废、感伤，世纪末的幻灭情绪。

进入30年代，尽管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了对朝鲜人民的镇压和对朝鲜文化的摧残，但是在抗日武装斗争促进了朝鲜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形势下，出现了以李箕永、宋曩为代表的一批革命作家，创作了不少表现工农革命斗争的新作品，同时抗日游击队文艺战士们创作了革命歌谣和戏剧等形式多样的文艺作品。

蒙古文学进入现代，与日本、朝鲜走着颇不相同的路程。这与它独特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21年，外蒙宣布独立，并在1924年成立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蒙古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拟定了一系列法律、政策，废除了牧奴制，取消了封建特权，逐步解除了在地方政府任职的封建主的职务，社会改革与政权建设成为当时的中心任务，并同时创办新的文化教育事业。二三十年代的蒙古文坛上，从旧社会过来的作家几乎没有，可以说都是革命以后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热情创作，写旧社会的愚昧、落后与苦难，写新的生活、新的气象，也写祖国的山河与草原的风光。蒙古在社会改革与政权建设中也走过曲折的道路，犯过左倾冒进，激进偏颇的错误。30年代开展的肃反运动，由于严重的扩大化、使不少新成长起来的作家遭受到极大的伤害，给刚刚起步的文学事业带来重大的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蒙古东部边界的安全受到日本侵略军的威胁。1939年，蒙苏联军与日军在喀尔喀河进行直接交火。此后，蒙古全力支持苏联的卫国战争。1945年8月蒙古同苏联一同对日宣战。这段时期内，出现了大量

的军事题材以及有关战争、和平的诗歌、小说、剧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一场给亚洲人民、东北亚地区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结束了。朝鲜挣脱了殖民主义的羁绊，蒙古从战争的硝烟中走出。日本本身也摆脱了战争的阴影，脱离了令人窒息的黑暗环境。和平的到来改变着东北亚地区文学的发展进程。

在日本，战争的结束既使人们感受到从长期痛苦的受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喜悦，也使不少的人感到惊讶与茫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解散旧军队，逮捕战犯，废除治安维持法与特高警察，释放政治犯；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解放妇女、组织工会，学校教育民主化、经济结构民主化，承认共产党为合法的政党等等。这对促进日本非军事化与民主化的进程，改变着人们的各类传统的观念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同时，人们也无法忽略战后现状的另一面。这就是遭受战火破坏的废墟一般的日本国土，以及四处可见的流浪者、孤儿、黑市，还有粮食的不足，人民的营养失调，普遍的生活困苦，和一个权威丧失，价值观混乱的乱世。当然，这一切为文学家们提供了一个蕴含各种可能、提供各种选择的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主化改革的潮流中，新闻界恢复了生气，各类杂志、刊物相继复刊、创刊，为文学的新生、复苏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外在条件。

此时，老作家们抓住了这个言论自由的时机，争先发表了自己蓄积很久的作品。部分战前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家以创造、普及民主主义文学为口号，建立了“新日本文学会”，获得了许多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文学家的赞助与支持，由此，组成一支民主主义文学的队伍。无赖派（又称新戏作派）的作家注意到战后的社会混乱，权威丧失、价值颠倒，于是在作品中表现出对权威的否定、反抗，对市民社会伪善的厌恶，对于自己的价值观的追求。还有

一批战前成名的作家，以他们出色的艺术表现力，用写实的手法，通俗地描写战后的现实，获得了不少的读者。而被称作战后派文学家的作家们则将战后作为他们创作的巨大实验场。他们提出了人与组织，政治与文学，生与死，人的现实存在，文学的主体性等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并试图在作品，在评论中表现、探究它们。他们重视对于战争的批判，重视纠正战前革命运动的偏向，重视对人的现实存在的剖析、认识，同时也强调文学本体的变革。他们有的试图写出从心理、生理、社会三方面立体表现人的“综合小说”；有的追求西方式的鸿篇巨制式的文学；有的强调小说中的心理分析；有的则竭力在寓意式的变形故事中以超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自己对现实的认识；有的则将小说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表现形式。战后派文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段特定环境的产物。随着社会生活的逐渐稳定，经济建设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战后派文学的特点也渐渐消失，战后派文学家也逐渐开始了各自个性化的创作。

进入 50 年代，日本逐渐走出战争结束时的那种混乱状态。1951 年，日本与美国等国签订了和约，同时又与美国缔结了安全保障条约。由此，日本的社会经济生活走向相对的稳定。此时，思想性、政治性、实验性较强的战后派文学整体力量减弱，不少文学家开始面对平凡的现实，注意表现现实的平凡、人的日常生活。“第三新人”的作家群体的出现代表着这一文学潮流。他们的文学创作很少表现刚刚结束不久的战争，平凡的家庭生活，家庭成员的关系，平庸的小人物成了他们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在他们的作品中很难再看到战后派文学的“观念”与“思想”，也很难发现战后派文学作家所乐道的实验性文学手法。他们重新操起传统的写实主义手法去写家庭生活中潜存的危机，写现实生活中感受到的不安，写现代普通人的各类复杂的关系，试图以此揭示出隐存

于生活稳定之后的现实生存的沉重与艰辛。“第三新人”的出现是日本战后经济生活趋于稳定的产物。

进入 50 年代，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工具迅速发展，文学的商业化气氛更为浓重。这一文化现象对于日本文学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石原慎太郎在新闻媒介的大肆宣传下，一举而成为文坛明星。这一轰动社会的文学事件不仅动摇了当时的文坛，改变了传统的文学家成名模式，而且成了日本现代文学发展新阶段开始的象征。由此，一些青年作家相继走上文坛，开始了他们富于个性的文学创作。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作家在作品中描写了失去生活目标的青年颓废的生活现状。开高健、大江健三郎等作家则通过他们的创作去表现战后社会组织对人的巨大约束，现实社会的无奈，现代青年精神的空虚以及集团盲动性的危险等等。

1960 年 6 月，修订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得以通过，这使日美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由此，战后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为阻止这一条约通过，日本全国各地展开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显示了进步运动的力量。这一运动促使一些作家投入现实斗争，在文学中表现社会、思想，成为战后派文学精神的延伸。小田实、高桥和巳、大江健三郎等可以说是这些作家的代表。

朝鲜北部于 1948 年 9 月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着手进行土地改革等各项民主改革，致力于医治日本殖民统治者遗留下的创伤，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此时，朝鲜文学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1946 年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成立，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任务，朝鲜劳动党为文艺工作者制定了方针和政策，朝鲜文学艺术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自 1945 年 9 月至 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开始，是朝鲜的和平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以反映民主改革、和平建设以及劳动人民新生活的作品，歌颂民族解放斗争的作品，表现朝苏人民友谊、维护世界持久和平的作品居多。在

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时期，许多文艺工作者投笔从戎，走上前线，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个时期表现朝鲜军民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佳作大量涌现。1953年至1958年是朝鲜战后恢复建设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朝鲜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反映恢复建设成为朝鲜文学的最为重要的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南部于1948年5月建立了大韩民国（简称韩国）。40年代末至50年代，韩国一方面面临殖民主义长期统治遗留下的严重创伤、百业凋蔽的经济、人民生活贫困的局面；另一方面1950年至1953年间的朝鲜战争，给人民心中投下了阴影，特别是在青年一代中，产生了痛恨战争、不满现实和悲观失望的情绪，于是50年代韩国文坛上出现了战后文学派。战后文学派主要是一批20来岁的青年作家，他们称自己是战争的体验者和受害者，怀疑人存在的价值，对人的道德伦理观念产生了动摇。战后文学派作家与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对现实不满，表现出一定的反抗意识，在创作方法上，他们竭力学习和模仿西方各种流派的表现手法，对西方“迷惘的一代”、卡夫卡、加缪和萨特等颇感兴趣。因而，他们所塑造的人物是一些绝望、失意、无气力、缺乏道德、孤独无援和倒霉的人。同时，由于战争的影响，一些老作家也写了不少有关战争和反映战后政治思想状况的小说。这样，战后派文学和战争文学就成了韩国50年代文学的主流。

60年代由于韩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有效措施，使得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但社会仍处于动荡不安之中。60年代韩国文坛上的大事就是新感觉派的出现。新感觉派作家强调文学的技巧，特别是语言的技巧，重视语言的感觉，印象的飞跃和心理分析。他们宣称艺术创作的源泉应到“无意识”中去寻找，要表现梦境、幻觉，竭力追求所谓“深奥的现实”。随着新感觉派的兴起，“参与文

学”与“纯文学”的论争也变得愈发激烈。“纯文学”的作家否认文学的社会功利性，认为其妨害文学的纯度，而“参与文学”的作家则认为文学应为更美好的社会做贡献，要参与美好社会的建设。“参与文学”的作家写下了不少反映现实、暴露黑暗的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蒙古也走上了和平建设的道路。但是由于蒙古长期以来使自己处于闭塞的状态，新的技术与知识不能及时传入。这使蒙古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也使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事业受到了束缚，减缓了其前进的速度。60年代以前的文学多以表现革命前草原上的艰难生活的作品，表现蒙古人民的和平劳动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的作品，表现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的作品居多。1949年问世的《在阿尔泰山》是蒙古第一部现代长篇小说，对60年代以后的长篇小说的繁荣起到促进作用。进入60年代，蒙古文学获得了新的发展，涌现出许多新作家，文学作品的体裁增多，长篇小说的繁荣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第二节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

《播种人》、《文艺战线》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蓬勃展开是在《文艺战线》创刊之后。但是它的萌生却从《播种人》的创刊开始。

正如进入近代以后的日本文学的各种流派都多多少少与西方文学的影响有关一样，无产阶级文学也与西方文艺思潮有关，并在共产主义运动、苏俄文学的影响下形成、发展。《播种人》于1921年10月由小牧近江（1894—1978）、金子洋文（1894—1985）创办发行。小牧近江曾留学法国，在那里参加了主张思想家和艺术家为反战、为和平而团结战斗的光明社运动，并受到第三国际的影响。归国之后不久，他便积极筹办政治色彩浓厚的杂志《播种

人》。《播种人》创刊后，积极介绍第三国际，大胆声援俄国革命，呼吁对陷入饥馑的苏联人民进行支援，热情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军国主义。同时，她还团结了一批持有各种不同观点的进步作家，结成了知识阶层在思想上、文学上的统一战线。《播种人》的同仁不仅以笔进行宣传、启蒙，还以具体行动表达对国际进步势力的支持，对革命的赞同、对无产阶级斗争的声援。《播种人》在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创建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小牧近江在《艺术上的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一文中，主张发展建立在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无产阶级艺术，并在《艺术运动上的统一战线》一文中，强调必须建立觉醒的艺术家的统一战线组织，以作为社会革命运动的一环。与此同时，《播种人》的理论家平林初之辅在《文艺运动与劳动运动》一文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文艺运动首先是无产阶级运动，其次才是文艺运动”，“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无产阶级的文艺纲领”。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这一思想第一次被明确提了出来，它直接影响到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尽管他们的理论忽略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特性，但这毕竟在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文学的阶级属性。这对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影响巨大。

尽管《播种人》在政治宣传上做出了许多工作，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尽管由于它团结了不少知名的作家，但是在文学创作上，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收获。这—是因为《播种人》的版面很小，而且基本用于开展各项运动的宣传以及编辑各类专集；二是因为它仅仅办了两年，尚无力顾及文学创作；况且在它创办的过程中曾多次遭到政府当局的阻挠，数次受到“禁止发行”的处分。

《播种人》的发展、壮大，带动了不少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刊物问世。同时，在其影响下，一些商业性杂志也相继刊登无产

阶级文学作品，使无产阶级文学创作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展开。

1923年，日本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关东大地震。这场地震不仅在物质上造成极大的损失，同时在文化上、思想上也成为日本的一个转折点。不少文学杂志在大地震后停刊，其中包括《播种人》以及其他与无产阶级文学有关的杂志。地震后，反动当局以种种借口疯狂镇压社会主义者、工会干部。工人作家平泽计七，著名的评论家大杉荣惨遭杀害。对此，《播种人》同仁最后以《帝国震灾号外》、《播种杂记》的形式表达了他们愤怒抗议，以激愤之笔记述下这段血的历史。

大地震之后的日本文坛为文学家提供了各种选择的可能。一些青年作家选择了文体本身的变革、试图改变文坛传统的身边琐事的纪实性描写手法，创办了《文艺时代》，组成了新感觉派。另一些年轻的文学家则在势不可挡的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影响下，试图冲破传统文学的狭窄的表现范围，向文学作品注入阶级、政治、社会的内容，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工人、农民，将文学作为革命斗争的武器。他们就是《文艺战线》的同仁们。《文艺战线》创刊于1924年6月，其参加者多是《播种人》的同仁。《文艺战线》的创刊以及以后以该刊同仁为主所组成的“无产阶级文艺联盟”的建立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展开，并使之逐渐走向高潮。

为《文艺战线》的发展做出贡献，使其在当时众多文学刊物中颇具特色的是，文学评论家青野季吉（1890—1961）在无产阶级文学评论上的建树，叶山嘉树（1894—1945）、黑岛传治（1898—1943）等一批曾生活社会底层的作家的文学创作。

青野季吉早年喜爱自然主义文学，并深受社会主义文学影响，十分关心社会问题。大学毕业后开始文学评论活动。他曾一度加入日本共产党，从事政治运动，后脱离共产党，专事文学批评。他

在文学批评中，强调无产阶级文学与共产主义运动的联系。在《文艺批评的一种发展类型》（1928年）中，他强调外在性的批评的重要性，认为“将艺术作品作为一个社会现象，将艺术家作为一种社会存在，进行对此现象，对此存在的社会主义的批评”是十分必要的。他所指的社会就是阶级斗争进行的场所。在他看来，现代文学要具有社会性意义，就必须为劳动阶级的解放做出贡献。这一思想在他的评论文章《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中表达得更加具体、完整。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自然生长起来的”，但是不是运动。它之所以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在于其在自然成长过程中增强了目的意识。没有目的意识，也就不可能形成运动。那么目的意识是什么呢？青野季吉认为描写无产阶级生活、无产阶级寻求表现，这仅仅是个人的满足，还不是无产阶级的具有明确斗争目的，完全的阶级行为。只有清醒地认清无产阶级的斗争目的，才可能成其为阶级的艺术。也就是说只有在阶级意识的引导下，才能成为阶级的艺术。由此，才可能产生运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是文学领域灌输目的意识的运动”。青野的“目的意识论”可以说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这一理论的提出带来了无产阶级文艺联盟的改组，促使文学活动与政治斗争、革命斗争密切相联。

但是，青野所提出的这一理论在当时并未马上对文学创作本身产生直接作用。《文艺战线》创刊后，刊载了许多富有个性特点的文学作品，并推出了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家，如前述的叶山嘉树，黑岛传治以及里村欣三、前田河广一郎等。这些作家的创作并未产生“目的意识”十分强烈的作品。他们的文学创作主要建立于他们个人的经历和他们对被压迫阶层的深刻了解，对于扼杀人性、残酷的侵略战争的深切体验。

叶山嘉树早期的文学创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在艺术上增添了新的色彩。叶山曾做过海员，当过职员，在水泥公司工作过，并卖过旧书，担任过报社记者。同时，他还热心于工会活动、工人运动，曾多次被捕入狱。丰富的生活经历使他有机会深入接触下层劳动者，熟悉下层劳动者的生活状况与他们的内心世界及精神追求。1923年，叶山因“名古屋共产党事件”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写下了《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26）、《卖淫妇》（1925）等作品。这些作品发表、出版后，引起很大的反响，从而确立了叶山的文学的地位。《卖淫妇》这个短篇描写了三个失去劳动能力的矿工与一个处于濒死状态的劳动妇女相互帮助，以出卖这一妇女的肉体维持他们共同的生存这一令人震惊的故事。作者借他们竭尽全力的求生表现了劳动阶级的悲惨境遇与劳动者之间的相互支持的现实，并在那个垂死的、脏污的妇女身上勾绘出殉教者般的光辉，从而使这个短篇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生活在海上的人们》是叶山的一部长篇。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其独特的写实的手法成功地刻画出不甘忍受资产者的奴役而奋起反抗的工人形象，并刻意描写工人由自发的斗争转向自觉的有组织斗争的过程，有意识地表现了工人们思想上的成熟。这部长篇的问世将无产阶级文学推上一个更高的层次。

在《文艺战线》的作家群中，黑岛传治的创作别具一格。他的文学成功在于他早期的一系列描写贫苦农民生活的短篇以及根据他被征兵在西伯利亚所经历的生活所写的反战小说。1921年发表的《二分硬币》可以说是他的农村短篇小说的代表作。这个短篇没有当时不少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那种直露的图解式的政治描写，而是以现实主义的细腻笔调，通过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家庭悲剧去表现农村下层劳动者的痛苦的现实，促使读者去思考造成幼童被牛踏死的惨剧发生的原因，唤起人们对于现实社会的批判。

在反战小说中，黑岛继承了明治以来的反战、反军国主义的文学传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深刻揭露侵略战争的阶级实质。但是，他的小说绝不是简单说教、图解式的宣传，而是在侵略军的士兵与当地农民的感情交流中，在军营内等级森严、充满不平等官兵关系上，在和平时期的朴实农民转变为侵略战争工具的现实里去暴露战争的残酷、灭绝人性；去揭露侵略军队内部的黑暗现实，让读者从心底去憎恶侵略战争，对那些曾是纯朴农民、惨死他乡的士兵们产生同情。《盘旋的乌鸦群》（1925）就是这样的一个短篇。这个短篇不仅是黑岛反战小说的代表作，而且也是日本反战小说中首屈一指的作品。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早期组织 1925年11月，以《文艺战线》的同仁为主，成立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这个组织的成立使曾处于分散状态的各类进步文学组织汇集在一起，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推向一个高潮。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它与政治上的革命斗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政治斗争内部的一些错误的理论、思想也相应地对它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在机械套用列宁的论文“统一前的分裂”的福本主义的影响下，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也曾经历过分裂、再组合的过程。

1926年1月，无产阶级文艺联盟召开第二次大会，将一些具有无政府思想倾向以及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家清除出组织，试图达到建立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组织的目的。由此，无产阶级文艺联盟更名为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简称“普罗艺”），建立了文学、戏剧、美术、音乐四个部门。但是，由于对革命运动与文学运动的关系发生了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中野重治（1902—1979）、鹿地亘（1903—1982）等人“为纯化共产主义先锋部队”而开展的“理论斗争”，使得《文艺战线》的同仁成为批判、攻击

的对象。1927年6月，文艺战线的16名同仁被开除出“普罗艺”。随之，这16名同仁又会同一些作家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名曰“劳农艺术家联盟”（简称“劳艺”）、《文艺战线》改变了其同仁杂志的性质，成为“劳艺”的机关刊物。从此，“苏艺”称“普罗艺”为公式化的社会主义者、害了左倾幼稚病，而“普罗艺”的则称“劳艺”是“艺术特殊性的拥戴者”。无产阶级文学家分裂为两大派别。

“劳艺”成立后不久，对是否承认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又发生了重大分歧。藏原惟人等48名“多数派”一同退出“劳艺”，组织成立了“前卫艺术家同盟”（简称“前艺”），并创办机关刊物《前卫》。这样，两年之前组成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组织分裂为三派，形成“普罗艺”、“劳艺”、“前艺”三派鼎立的状态。

这种组织的分裂除了福本主义的影响以外，可以说还在于这些组织的成员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的差异以及对于文学与革命关系的认识之不同。藏原惟人曾对这三派做过如下的总结：“一般来讲，《文艺战线》的作家最熟悉工人、农民的生活。但是，他们尚未将其组织起来，还未将它与我们现代的紧急课题有机地联系起来。相反，以‘前卫’为中心的作家多是知识分子，他们尽管在理论上理解我们的课题，但是还未能真实地描写工人、农民。至于‘普罗艺’的人们，在这种意义上，更甚于‘前卫’的作家。但是，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试图将我们的艺术与现实的问题相结合的努力，只是因其公式主义的结合，还未获得成功。”

1928年3月15日，日本反动当局动用警察对革命者和工会活动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严峻的斗争形势、共同的斗争目的促使同是支持共产党的“普罗艺”与“前艺”走向联合。1928年3月25日，对尚处于非法状态下的共产党表示支持的文学艺术家汇集在一起，成立了“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简称“纳普”），

同时创办了机关刊物《战旗》。由此，“纳普”肩负起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任，为无产阶级文学的成长、发展做出了贡献。

“纳普”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纳普”成立的初衷是建立人民的、革命文学的统一战线，实现日本左翼文学艺术家的大联合。但是，紧迫的形势与政治斗争的需要使它很快便放弃了这一既定方针，着重组织倾向共产党的作家们的联合。“纳普”的机关刊物《战旗》从创刊伊始，便展开了对“劳艺”的全面批判，对包括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文学在内的另一部分左翼文学也一直持否定、批判的态度。可以说，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革命文学的孤立，使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受挫折。

不过，我们还应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自1928年“纳普”成立，在短短的四年时间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逐渐走向高潮，并步入历史上的最盛期。在这段时间内，无产阶级文学占据了文坛，使其他文学都黯然失色。富有才华的无产阶级作家不断涌现，优秀的革命文学作品接连问世。这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是光辉的一页。而这光辉的一页正是由“纳普”这一无产阶级文学组织所揭开的。

“纳普”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在共产党处于非法状态，工会组织还不能完全公开活动的情况下，公开支持共产党的斗争，并在宣传、鼓动、教育群众上，发挥极为积极的作用。可以说，“纳普”的不少作家正是将社会的责任感升华为共产主义的先锋意识，由此而开始自己的文学创作的。

在“纳普”的发展过程中，文艺评论家藏原惟人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这些观点对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藏原惟人曾就学于东京外语学校，在校期间与他人创办《俄国文学》，并发表了一些俄国作品的译作。从外语学校毕业后不久，

他曾赴苏联留学二年左右，回国后立即参加了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并成为《文艺战线》的同仁，后又加入共产党。“纳普”成立后，他在《战旗》上发表了题名为《通向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道路》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以其广博的知识，透彻的分析，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原理、文学批评、文学方法等基本问题发表了见解，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理论家。他提出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这一概念，并认为无产阶级作家必须走在时代的前列，主张无产阶级作家要以“战斗的无产阶级先锋的眼光”去观察分析现实。他的这些看法指出了无产阶级文学前进的具体方向，因而为当时的许多无产阶级文学作家所接受。无产阶级文学的优秀代表作家小林多喜二（1903—1933）在一定意义上是藏原文学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以后，藏原又发表了《关于艺术的感想》。在这一论文中，他就文学的主题、认识事物的方法、偶然与必然、阶级的分析、如何描写真实的人等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深化了他以前的文艺思想。同时他又在《纳普艺术家的新任务》（1931）一文中，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艺术的观点，要求作家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式的共产主义的艺术家，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目前面临的任务作为自己艺术活动的任务。他的这一观点是对中野重治、小林多喜二、村山知义（1901—1977）、佐多稻子（1904— ）、藤森成吉（1892—1977）等无产阶级文学家的文学创作的理论总结。但是，他的这一理论总结在以后召开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第二次大会上却变成了“文学运动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运动方针。由此，导致了要求纳普所有作家都布尔什维克化的结果。在这一方针的影响下，中野重治、小林多喜二、宫本显治（1908— ）、宫本百合子（1899—1951）、佐多稻子等作家、评论家相继加入了共产党。在当时严酷的现实，这些文学家的行动无疑是英勇、可敬的。但是，这样也就使他们丧失了公开持笔斗争的机会。布尔什维克化的提法对

于拥有许多非党艺术家的群众文化团体“纳普”来讲，显然是过激的。当然，这一方针的提出，除了藏原的文艺思想的影响以外，还在于“纳普”整体对于形势的教条主义的认识。不过，如果我们知道当时参加“纳普”的文学活动的主要成员多是20多岁的青年人这一历史事实，那么就可以理解他们在斗争过程中所产生的难以避免的失误、偏颇、甚至偏激了。

纵观“纳普”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它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支持与领导作用，也可以发现它在各方面的广泛的活动。它自成立之时便设立了文学部、戏剧部、美术部等。以后随着运动的发展，于1928年12月又在组织上进行了重新整顿，建立了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日本无产阶级剧场同盟、美术家同盟、音乐家同盟、电影同盟等五大团体，其名称由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改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简称仍为“纳普”），并由此展开了积极的多方面的艺术活动。相比较而言，“纳普”在小说创作、戏剧创作、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更大些。中野重治的小说《初春的风》（1928）和《阿铁的故事》（1928）、佐多稻子的短篇《牛奶厂的女工》（1928）、江马修的（1889—1975）的小说《黑人兄弟》（1926）、剧作《鸦片战争》、宫本百合子的《横断西伯利亚》（1931）、村山知义的剧作《暴力团记》（1929）以及壶井繁治（1898—1975）、中野重治、小熊秀雄（1901—1940）的诗歌等作品差不多全部是在这一阶段前后产生的，都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结出的硕果。同时，无产阶级文学作家也在短歌、俳句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小林多喜二与无产阶级文学 小林多喜二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后在其伯父的帮助下，进入小樽商业学校、高等商业学校学习。毕业后在银行工作。小林在校期间，喜爱俄国文学以及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作品，并写下了不少习作。在银行供职后，他

参加了工会组织的活动，逐渐靠近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并参加了前卫艺术家同盟。“纳普”成立后，他组织建立了小樽支部，负责《战旗》的发行工作。1928年3月15日，当反动政府对共产党人、工会组织进行疯狂镇压时，小林居住的小樽就有近200名工人、工会领导人、学生被捕入狱，受到严刑拷打。目睹这一切，小林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要以自己的笔将反动当局的暴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激起读者和群众的愤怒之情，用自己笔表达自己对于英勇不屈的革命者的钦佩。于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这个中篇诞生了。这部小说以写实的文笔成功地塑造了在“三·一五”事件中被捕的共产党员、工会干部、普通工人、学生的不屈形象，对他们面对强暴各不相同的内心变化进行了可信的描写，并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革命者的钦佩、对反动当局的愤怒，对无产阶级集体的信任。这部中篇被誉为“无产阶级文艺划时代的作品”，在社会上、文学界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与反响。小林多喜二从此作为优秀的无产阶级作家，开始了他不懈的文学创作。不久，在担任《海上生活者新闻》文艺栏的编辑工作的同时，小林写下了以表现捕蟹船上劳动者的非人生活、沉重劳作、奋起斗争为内容的《蟹工船》（1929）。这个中篇也是小林根据他周密的调查，以写实的手法创作出来的一部作品。小林试图在这个作品中表现生活在这条船上的劳动者集体，而不是描写一个人、两个人。他认为这不仅仅是一种新方法的运用，而且还会对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产生作用。小林在这条被称作“牢房”的船中，真实地描写了没有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所忍受的惨不忍睹的痛苦生活以及资本家代理人的冷酷、残忍、贪婪、无情。并在工人自发斗争将要取胜的时候，设置了工人们遭受到“帝国海军”镇压的结局，借此暴露日本军队的阶级实质。

除了以上这两部作品外，小林还写了许多很有影响的作品。如

《在外地主》（1929）、《东俱知安行》（1930）、《转换期的人们》（1931—1932）、《为党工作的人》（1933）等。《为党工作的人》是小林的遗作，因小林惨遭杀害，未能全部完成。在小说中，小林着重表现“我”作为一个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者在转入地下活动以后，忘我无私的斗争生活。为了党的工作，“我”舍弃了一般人可以享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活，忍受别离自己亲友甚至自己最热爱的母亲的苦痛，甚至连婚姻都成为了斗争的掩体，“我”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事业。小林在表现“我”的献身精神的同时，还从各个角度描写了革命队伍中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革命情谊，并且展示了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团结工人，组织罢工的斗争场面，突出了觉醒的工人英勇斗争的行为，为今天的读者留下了历史的真实画面。在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中，这是不可多得的一篇。

小林多喜二的小说创作受志贺直哉的影响不小。他努力借鉴外国文学与日本文学的技巧，追求艺术性的提高，从而使他的描写细腻传神，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可以说，他是无产阶级作家中文学功力最深，艺术成就最大的一位。但是，他又是一名忠实于革命事业的战士。他的创作在中、后期多是表现工人、农民的革命斗争。为适应党的斗争需要，有时为了宣传、教育群众，他在一些作品中也忽略了（或者说有意识地放弃了）对人物性格的立体塑造，像他的《在外地主》就属这类作品。在这类作品中，不免有一些图解式的描写，使作品的艺术性受到损伤。既是革命战士又是文学艺术家，既要为革命斗争服务又要在艺术上有所追求，这对小林来讲确实是一对矛盾，他努力使之统一、协调。但是，现实斗争又要求他为革命事业宣传鼓动。自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影响他的作品的艺术追求。但是，在坚持革命斗争的同时，小林还是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文学创作、艺术追求上，并取得了令人

钦佩的成就。

小林发表《在外地主》后，便遭银行开除。此后，他来到东京，被选为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中央委员。后曾被捕入狱。1931年7月，他当选为作家同盟的书记长，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当革命处于低潮时，他潜入地下，坚持斗争。1933年2月20日，小林被人出卖，遭到警察逮捕，后被特高警察杀害。他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他热爱的共产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文学，得到人们的敬佩。他的死激起了人们对于反动当局的愤怒、仇恨，对那些脱离革命队伍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心理震动，并为人们树立起光辉的榜样。对于残杀小林的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法国的罗曼·罗兰、中国的鲁迅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怒。鲁迅在为小林所作的悼词中这样写道：“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是兄弟。资产阶级在欺骗大众，用鲜血制造鸿沟，并继续制造着。但无产阶级及其先驱，用鲜血洗去一切。小林同志之死就是实证之一。我们都是知道的，我们不会忘记。我们坚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挽着手臂前进。”

德永直与《没有太阳的街》 德永直（1899—1958）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由于家庭贫苦，他连小学也未能上完，12岁便去印刷厂当学徒。后来进入东京博文馆印刷厂（共同印刷厂之前身）工作。此时，他参加了出版行业工会的组织工作，并于1926年和共同印刷厂的工人一同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未能获得最终胜利，结果，1700余名工人被资方解雇，德永直也是其中之一。两年之后，德永直写下了《没有太阳的街》（1929），将这一历史根据自己的体验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下来，试图让更多的工人群众了解、记住这工人斗争的一幕。德永直自幼喜爱文学，并在工作期间多次试笔写作。以印刷厂工人大罢工为主题的小说《没有太阳的街》是他的第一部长篇。这部小说尽管在艺术上还并不十分成熟，对人物的描写、性格塑造还嫌粗糙。但

是，它毕竟是出自于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工人的手笔，是工人生活、斗争的真实记录。由于这部小说描写了罢工中的工人的生活、斗争以及社会各阶层对罢工工人的不同态度，语言表现通俗生动，并采用了电影式变换场景的手法，竭力适应大众的欣赏趣味，因而小说一问世，便产生了强烈的轰动。德永直因此而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家群体中的一员。从此，他开始专事文学创作。这部小说在起伏曲折、富于变化的情节中，将参加罢工的工人及其家属这些生活在两山之间太阳难以照射到的地方的人们的悲惨生活，将他们为争取生存而进行的种种努力，罢工工人与组织进行罢工斗争遇到的许多困难时内心的复杂变化以及不同的态度展现给读者。并在罢工斗争的描写中，花了一定的笔墨用在表现年轻男女的恋情，家庭内部因对罢工看法不同而产生的矛盾等。作者努力塑造一批觉悟的革命的无产者形象，并在日常的生活、斗争中去丰满他们。尽管有时在描写刻画上有雷同之嫌，但从总体来讲，仍具有震撼读者的艺术力量。在此之前直接在小说中正面表现大规模冲突的阶级斗争颇为少见，或者说绝无仅有。德永直大胆地选用这样一个题材，生动地表现以工人、工会干部、劳动党人、地下共产党为一方的无产阶级与老板、工贼、法院、警察乃至整个国家机器所代表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斗争，并且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小说在《战旗》上发表后，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支持。德国、苏联等国相继翻译出版，我国在 30 年代亦对此小说进行了译介。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结束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反动当局加强了对国内革命势力的镇压，形势变得异常严峻。此时，无产阶级文学组织进行了重新整顿。“纳普”解散，在其基础上成立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简称“克普”）。除了“纳普”时的艺术团体以外，又增设了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等五团体，

试图形成艺术、文化各方面的相互协作、联合的统一体，借此展开以工厂农村为中心的革命文化活动。但是，“克普”成立半年之后，反动当局就对其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各团体的核心人员相继被捕，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领导人藏原惟人也被关入牢房。宫本显治、小林多喜二等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也不得不潜入地下。此后，“克普”成员不断遭到反动当局的迫害，使“克普”无法进行活动。1933年初，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领导人小林多喜二被害以后，反动当局的镇压更加疯狂，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渐渐丧失了作家团体的工作机能。1934年，作家同盟宣布解散。至此，长达近10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结束了。但是，它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尽管有些人对它有种种微词，但是它的斗争历史，它对日本无产阶级斗争的重大作用，它使文学变为社会的、群众的、工人农民的文学的事实，它在狭隘的日本传统文学中引入阶级社会的内容和被压迫阶级的呼声这一历史功绩，它所孕育的优秀作家，它所留下的一批优秀作品却是难以否定的。单以其文学作品去评价这场运动，或仅从政治角度去认识这场运动，都容易导致偏狭的结论。为此，我们应该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具体实际，从无产阶级文学在整个日本文学中的地位，从无产阶级文学本身的内容、形式、艺术价值以及政治与文学的关系等各种角度去观察、分析、评价这场在日本文学史上史无前例的文学运动。

第三节 新感觉派

1924年10月，继无产阶级文学杂志《文艺战线》创刊之后，又一个同仁杂志问世，这就是《文艺时代》。《文艺时代》的同仁作家多为当时的文坛新人，其中不少是菊池宽所主办的《文艺春

秋》的编辑同仁。他们是横光利一、川端康成、片冈铁兵、中河与一、佐佐木茂索、十一谷义三郎、稻垣足穗、岸田国土，今东光等。《文艺时代》创刊初期，尽管他们都对以往那些成名作家的平面呆板的写实主义、自悦型的心境小说抱有一定的批判意识，都在自己的创作中预示新文学的到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明确的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理论。他们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文学本身的意义，自身的追求目标，还是在文艺评论家千叶龟雄发表题名为《新感觉派的诞生》的论文以后。千叶龟雄认为新感觉派的创作是“借以微妙的暗示与象征、特意从小孔中窥视人生内部的整体存在与其意义的态度微妙的艺术”，其特色在于“对于刹那之间的感觉的描写”，“对于心情、情调、神经、情绪的强烈的感受力”，与以往的同类艺术家相比较，他们的创作“语言更新颖、诗韵更强烈、节奏更不同”。^① 千叶的评论使《文艺时代》的同仁意识到自己文学创作的特点，领悟到自身文学创作的方向。

自此之后，片冈铁兵、川端康成、横光利一等开始在不同的场合与文章中，表明自己的文学主张，阐述自己的文学倾向。片冈强调“可使物的动态生动活泼”的感觉表现，认为文学的创作的重点在于发现、捕捉伴随着机械文明的物质运动的感觉，而不是单纯的事实性的报告。川端康成则认为新感觉表现的理论依据在于“主客一如”的“表现主义性的认识论”和“达达主义式的思考方法”。横光利一则表示“新感觉派的感觉的表面特征，简言之就是剥夺自然的外相，深入物质自身的主观的直感性的触发物”。^② “未来派、立体派、达达主义、象征派、结构派、如实派等先锋艺术均包括在新感觉派内”。^③

① 见《讲座日本近代文学史④》，第120页。

② ③分别见《增补新版日本文学史近代Ⅱ》第755页、第754页。

1921年前后，欧洲的表现主义、达达主义、主体派、未来派等先锋艺术传入日本，对日本的诗歌、美术、戏剧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新感觉派的文学创作也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先锋艺术理论的影响。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新感觉派产生的社会条件。1923年，日本东京发生了一次日本历史上罕见的大地震，地震后的社会为每一个人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观看世界，寻找各自的可能性的环境。这一环境对于新的文学家的涌现、成长无疑是有益的。纵观世界，使一批年轻的文学新人感到追赶世界潮流的紧迫，对原有文学中的写实主义创作、私小说、心境小说表露出不满，并试图以自己的新感觉，新认识，新表现去改变日本文学的面貌，来一场文学上的革新。恰逢此时，千叶龟雄的评论文章发表。这使他们模糊的文学追求变为明确的有意识的文学运动。他们以关东大地震以后的工业化社会、机械文明，城市文化为新的时代的象征，以电影式的表现手法、隐喻式的语言描写、拟人拟物的穿插表现去展示物质化、机械化的大众社会所带来的自我观念的消失、人格的解体等等。不过，和小说的内容相比，他们更注重小说的形式、语言的变革。他们借助新颖的、新奇的表现去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他们的这种文学主张，他们在文学上的努力不仅改变了新感觉派同仁自身的文学创作，而且对于同时代的其他年轻作家的作品也带来了一定影响，甚至也影响到与其对立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家的小说作品。可以说，他们的文学反映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思潮对于日本文学的影响。不过，作为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新感觉派的生命是短暂的。1927年，《文艺时代》停刊。由此，曾风靡文坛的新感觉派完全解体。《文艺时代》的停刊、新感觉派的解体，除了因为他们的文学仅仅注重形式本身的变革、较少涉及文学的内容以外，还有一个社会思潮影响的因素。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逐渐走向高潮。无产阶级文

学似一股洪流，将许多作家，也包括新感觉派的一些作家卷了进去，使他们加入了左翼文学创作的行列中。尽管如此，他们所使用的崭新的文体仍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新人作家们的惯用文体，代表了当时的文学新时代。新感觉派解体之后，他们之中的横光利一、川端康成仍然以自己的笔写下了不少为读者所瞩目的作品。

在新感觉派的同仁作家中，横光利一的小说创作最具代表性。有人评论说：“产生新感觉派的是文学史的潮流，而决定新感觉派的性格与方向的则是横光利一。”^①

横光利一 1898 年生于一个建筑工程师的家庭，自学生时代起，深受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多取材于自己的家庭，有《姐弟》（1917）、《能够悲痛的时候》（1921）、《父亲》（1924）等。在接受志贺影响的同时，他还大量摄取西方未来派、表现主义的新的艺术表现。最终，写下了许多不同于志贺等白桦派作家的作品的小说。1923 年 5 月发表的《太阳》是他的成名佳作。这部中篇与同年发表的短篇《苍蝇》成为《文艺时代》创刊之前的他的代表作品。这两篇小说已充分显露出新感觉派的文学特色。

《太阳》在题材选择，特别是文体变革上，与福楼拜的《萨朗宝》有密切的关系。横光采用该小说日译本的直译式的文体，以自己独特的理解、丰富的想象，成功地使用了《魏志倭人传》这一题材。在作品中，他设置了一些犹如电影远景摄影的背景，通过自己的独特的感受、活泼新鲜的语言，成功地勾画出一个个处于变化中的动态形象，造成鲜明的新奇的视觉效果。同时，横光还在小说中大量使用拟人式的比喻描写手法，给当时的读者以深刻的印象。这个中篇既不是历史的再现，也不是披着历史外衣的

^① 见《讲座日本近代文学史④》第 126 页。

现实描写，而是作者主观构筑出的独特的世界。作者着意表现的是争夺年轻貌美的女王的古代英雄们殊死决斗过程的强烈的色彩，是颇富异国情调的小说人物的欲望、冲动，以及女主人公卑弥呼凭自己的美貌，一反过去自己被掠夺、遭欺侮的处境，登上犹如太阳一般显赫的女王宝座、君临天下的过程和因果。另外，作者对于卑弥呼之所以能够改变自己的地位的原因的解释是颇具特色的。作者从心理角度表现了女主人公的心理逆变，正是这突发的心理变化使造成好多次不幸的美貌成为她战胜一切、君临天下的有利武器，同时改变了人与人以往的关系、人的命运。这种对命运、人生、事件的解释在以后横光的不少作品中多次出现，成为他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苍蝇》这个短篇里，这一主题变为个人的特殊嗜好（偶然事件）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置人于死地的决定性因素。马车驭手以吃刚刚出笼的豆包为乐，吃完豆包后满腹的快感导致了驭手的瞌睡，驭手的瞌睡决定了有着不同人生的人们共同结局——死亡。物质以及偶然事件对于人的巨大制约力正是作者早期创作要表现的主题，也可以说是作者对于当时社会的认识。小说中以一只“大眼睛苍蝇”的视角描写人生的惨剧，借悠悠飞上蓝天的苍蝇与坠入深谷的惨死人们的对比，表现了人的无力与软弱。《苍蝇》中电影蒙太奇式的构图，拟人拟物式的比喻等与《太阳》有相通之处，并为横光以后的其他作品所继承。

《文艺时代》创刊之后，横光利一发表了《静静的罗列》（1925）、《拿破仑与顽癣》（1926）、《春天乘着马车来》（1926）、《花园的思想》（1927）等小说。《拿破仑与顽癣》构思奇特，将拿破仑远征沙俄的原因设定为因腹部的顽癣奇痒所折磨。在这里，偶然的生理变化成了战争的导因。这个颇具讽刺意义的短篇试图表现作者对于现实的认识——偶然的非常事件会成为人的言行、性

格、命运的决定性因素，而人只不过是其可悲的傀儡而已。《春天乘着马车来》与《花园的思想》都是以横光利一的个人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不过，横光没有像私小说作家那样去对个人生活本身进行描述，而是以新感觉派的手法表现爱与死的主题，在看护病魔缠身的妻子的过程中，描写丈夫的心理感受，由此表现爱与恨，抒发个人的情感。这两篇小说使横光利一在新感觉派时代的艺术创作达到极高的程度。

1927年，《文艺时代》停刊以后，横光利一试图在其他方面找寻其文学出路，并同时对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进行了批评。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学至今并未提出明确的文学理论”，应该去汲取精炼的艺术技巧。1928年，横光赴上海旅行。归国后写下长篇小说《上海》（1929）。这部长篇以1925年的“五卅事件”前后的上海为背景，试图以新感觉派的手法绘出无产阶级文学所提出的社会全景，表现殖民地的混乱状态、民族问题与革命运动交织错综的复杂之状。可以说《上海》是横光利一的社会思想与新感觉派手法相结合的一大实验作品。不过，他的这种实验并未获得他所期待的成功。翌年，横光利一一改以往之文风，在心理主义文学创作中找寻到其文学的新的出路。1928年9月发表的《机械》是横光创作中划时代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他以几乎无标点的冗长的文体，运用意识流的手法，表现了人的内心世界中的矛盾。他着意表现的是，人的精神世界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要与他人发生复杂的联系，并因此而产生变化。人的精神世界是由超越人自身控制的看不见的机制所指挥、所掌握的。他的这一主题与他早期作品的主题相通，并无很大的变化。《机械》以后，他相继完成了一些心理主义式的长篇，如《寝园》（1930）、《雅歌》（1931）、《表》（1934）、《盛妆》（1935）等。这些作品多发表于报刊、妇女杂志上，可以说是横光对纯文学小说与通俗小说相结合的一种探

索。1934年发表的《家徽》是他这一时期的名篇。在这部作品中，横光以“我”为视点人物，描写了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自我意识过重而缺乏行动的知识分子与一个以家徽为心理支撑点大胆行动的人。这部小说发表后，在当时引起一场争论。《旅愁》（1937）是横光访欧归来所作的一部长篇。在这部长篇里，横光试图通过欧洲之行的见闻去展示他心中追求的传统，并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探究日本人的本质。但是，由于他的传统主义、国粹主义的思想局限，这部长篇并未获得成功。

在新感觉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横光利一自始至终发挥着旗手的作用，他的文学创作是新感觉派文学之代表。但是，相比较而言，他的作品佳作并不很多。而新感觉派的另一名作家川端康成的文学成就则要辉煌得多。川端在《文艺时代》创刊初始，曾在《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1929）一文中，阐述了自己对于文坛上新的流派的认识。他认为新感觉派的文学就在于超越小我，与宇宙万物共为一体。为新感觉派的诞生，他曾疾呼奋喊。但是，在他的创作中，新感觉派那种新奇的文学、装饰性的表现却很少见到。不过，从他的超短篇小说集《感情装饰》（1926）、他的成名之作《伊豆舞女》（1926）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新感觉派文学的影子。在《伊豆舞女》里，时时可以看到拟人、拟物式的比喻表现，也可以发现在当时被视为新奇的电影式的描写。只是他的表现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的表现，他的描写也不是脱离内容的只求新奇的描写。正因为如此，他的这篇小说给人以清新之感，令读者产生感动。这部作品通过“我”这个高中生在旅途中的偶遇，描写了一个充满青春活力纯真无邪的少女，将少女心理的微妙变化、言行举止刻画表现得惟妙惟肖，把“我”与少女之间那种朦胧的情感描写得令人叹为观止。并在少女充满生的希望的描写中，缓缓地将“我”由孤独、阴郁变得开朗、欢快的心理变化展示给读

者。这部被誉为传世之作的小说在采用新感觉派文学的一些表现手法的同时，打破了自大正时期以来的私小说的传统，使文学所表现的内容更加丰富。并由此建立了川端自己独特的风格。

在《伊豆舞女》之前，川端还曾以自己的“孤儿身世”、“恋爱风波”为题材，写下了一些自传式的作品（关于川端康成可参见本章第六节）。

第四节 艺术派文学与“文艺复兴”

一、艺术派文学 当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逐渐走向高潮时，一些在文学上或思想上与无产阶级文学持不同观点的作家在文坛上的地位受到极大的挑战。为此，他们组织起来创办了一些同仁杂志。这些同仁杂志有在“纳普”成立前一个月创刊的《文艺都市》、浅原六郎等人创办的《近代生活》（1929），还有《诗与诗论》（1928）、《文学》（1929）等等。《文艺都市》与《文学》的同仁作家中，有不少人以后活跃于文坛，文学成就颇丰。如舟桥圣一（1904—1976）、尾崎一雄（1899—1983）、阿部知二（1903—1973）、梶井基次郎（1901—1932）、永井龙男（1904—1990）、小林秀雄（1902—1983）、堀辰雄（1904—1953）、今日出海等。1929年底，一部分与无产阶级文学对立的作家组成了“十三人俱乐部”。翌年4月，以“十三人俱乐部”为主体又结成了“艺术派”文学作家的团体“新兴俱乐部”。当时，多数同仁杂志的作家都加入了这一团体。由此，被称作“新兴艺术派”的作家群出现在日本文坛上。

这些作家尽管聚集在“新兴俱乐部”中，但是除了对“与政治密切相联的无产阶级文学”不满，强调文学的艺术性这一点上可找出他们的共同点以外，在其他的方面他们完全是各具特色。新

兴俱乐部的代表人物龙胆寺雄曾讲：“阶级感情的存在是社会生活中的严峻现实，在这种阶级感情上建立的文学并不是对于文学的歪曲。问题在于文学性表现的技术。文学是感情、心理的表现。”^①这些艺术派的作家们普遍认为无产阶级文学缺乏文学性技巧、不注重感情、心理的表现。而他们则试图在艺术表现上、感情和心理的描写上开辟一条新路，以此与无产阶级文学相抗衡。

这里所讲的艺术派文学仅仅是指在无产阶级文学产生兴起之后，一些强调艺术追求不愿参与政治斗争的作家的总称。实际上，其中又包括着各类艺术倾向的作家。而所谓新兴艺术派的创作在文学史上主要是指龙胆寺雄、浅原六郎、久野丰彦等人的创作。龙胆寺雄等人的作品在当时曾风行一时。他们多采用新感觉派的艺术手法，以新奇、矫饰的描写再现关东大地震以后逐渐形成的美国式的大众社会、城市风俗时尚，表达那些时髦的生活情感，描写年轻男女们的享乐生活。因此，他们亦有“摩登派”之称。龙胆寺雄的《放浪时代》（1928）、《公寓的女人与我》（1928）过度夸张地表现现代物质生活，并掺杂着色情的描写，迎合了当时部分读者的欣赏趣味。浅原六郎的《都市点描派》、久野丰彦的《硬板纸皇帝万岁》（1930）等都是这类作品。他们的作品所展现的仅仅是城市风俗的表层，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在迎合商业出版需要。他们的创作与新感觉派有相似之处，注重文字的华丽、有明显的人工雕琢的痕迹。但是，他们却缺少新感觉派作家对于时代，人生的疑问，缺少新的社会精神。因此，尽管他们的作品竭力地表现急速变化的社会现象，一时显得新颖，但是由于其浅薄低俗，最终如过眼烟云，被人们遗忘。他们的创作可以说是迎合城市中部分读者的低级趣味，满足商业出版的需要的产物。川端康成曾这

^① 见《现代文学史》下卷，小田切秀雄著，第398页。

样评价他们：“像这种受商业报道机构左右，逐渐消失的派别很难找出第二个”。^① 1931年，所谓的新兴艺术派开始分裂为“新社会派文学”与“新心理主义文学”，并在实际上从文坛中消失。

与处于新兴艺术派主流的龙胆寺雄等人的过眼烟云般的“摩登派”文学相比，处于新兴艺术派支流的一些作家的创作却在文坛留下了一些作品，得到评论家们的赞赏。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摩登派”文学完全相异。这些作家是井伏鱒二（1898— ）、堀辰雄、阿部知二、舟桥圣一等。

井伏鱒二生于广岛，曾就学于早稻田大学。他的早期作品《鲛鱼》（1929）发表在《文艺都市》上，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这个短篇描写了一条肥大、怪异的鲛鱼。这条鱼被困在水中岩洞，无法摆脱这种处境。于是，鲛鱼内心焦躁、恐惧，竭力想从这种困境中挣脱，但在时光的流逝中，它渐渐地安心于这一环境。井伏以简洁、准确的语言表现、幽默的笔调，描写出鲛鱼可悲且滑稽的状态以及它的孤独、悔恨、恐惧、善良。同时还有鲛鱼身上透露出避开社会激流、苟且人生的悲凉之情，借此表达了作者自身的内心苦楚。井伏的作品多是在幽默的描写中带出一缕愁绪，在戏谑的表现中对人与人的关系进行批评，表达他对于弱者、下层人民的爱。他1939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多甚古村》以及二次大战后所作的《遥拜队长》（1950）都是这样的作品。

堀辰雄、阿部知二、舟桥圣一等人的创作可以说是艺术派中的心理派文学。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新心理主义文学同样，都是在伊藤整（1905—1969）所倡导的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开始的。新心理主义文学萌生于1928年创刊的《诗与现实》以及1931年创刊的《诗·现实》。这两家刊物主要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文

^① 见《现代文学史》下卷，小田切秀雄著，第396页。

学。当时，西方心理主义文学的主要作品多被介绍到日本。对这一文学倾向最为敏感的是伊藤整。他引入 20 世纪英国文学的方法与批评方式，在《新心理主义文学》（1932）中提倡对潜意识，深层心理进行分析性的描写，强调“内心独白”、“意识流”的重要性，并身体力行，运用这些新的方法进行创作。堀辰雄等人的创作多因使用这种心理主义的表现手法而获得成功。

堀辰雄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国文学科。他自中学时代接触文学、阅读法国象征派诗人的作品。高中时期受诗人荻原朔太郎等人影响较大，芥川龙之介是他最为崇拜的作家。大学时期开始发表诗作、随笔译作。后在西方心理主义文学方法的影响下，写下不少优美的作品，如《圣家族》（1930）、《美丽的村庄》（1933）、《风起了》（1936）、《菜穗子》（1941）等。在《圣家族》中，他描写了自杀身亡的作家九鬼周围的几类人物，通过准确的心理描写，展示了主人公摆脱死神威胁、追求新生的过程。《风起了》是堀辰雄根据自己的恋人之死写成的中篇。这部中篇描写了主人公“我”与身患绝症的恋人最后度过的日子，描写了他们在生与死相邻的时刻，为追求更大幸福，为获得更大的内心世界的爱，并借此表达了作者自身对于爱与死与生的不同常人的看法。堀辰雄从欧洲文学、日本古典文学中汲取了不少养分，由此构成了他个人独特的理性与感情相协调的文学世界。他的作品抒情性强，有时似优美的散文诗。他注重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意识流动，借此展现他的爱与生与死的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他因病离开了人世。

阿部知二毕业于东京大学英文专业。他的第一部评论集《主知性文学论》出版于 1930 年末。他主张在排除情绪的无拘束的展示之下的理性处理，认为艺术的力量在于秩序的精神对现实的混沌的挑战，并在于对人类的混沌、矛盾进行理性的探究。他的成

名作《冬日寓舍》(1936)以一个对一切持有怀疑但缺乏行动能力的、又不乏人道主义思想的大学生为主要人物，描写了在战争爆发之际，在一切进步的理想的要求与行动遭到扼杀之时，失去了精神方向、无所作为、忧郁、怀疑、内向、自怜的知识分子。这部小说发表后，引起当时读者的共鸣。他以后的小说《风雪》(1938)也是同类的作品。

新感觉派的代表作家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在《文艺时代》停刊、新感觉派解体之后，也一改新感觉派的文风，寻找新的文学出路。心理主义的创作手法可以说是这个时期他们所找寻到的新的方法。横光利一的《机械》(1930)发表后，引起文坛的瞩目。这部小说以意识流的方法表现了各种关系状态总是影响制约人的外在力量，深化了他的一贯主题——人总是受一种看不见的外在力量、机制的制约。川端康成同样以意识流的手法创作了《水晶幻想》(1931)。

二、“文艺复兴”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受挫折，处于低潮后，受西方文学影响的艺术派文学也逐渐丧失了力量。加之时局的紧张，社会的极度不安，使文坛上出现了一种期待与不安交织的混沌状态。于是，一批在20年代以前成名、并名震文坛，但在新的文学思潮、运动冲击文坛时又很少有发表作品机会的作家此时又重新登上文坛，发表了他们的力作。同时，一些旧日的无产阶级作家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结束后不久又重新拿起了笔。另外，新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也开始崭露头角，为日本文坛增加了新的色彩。此外，《文艺复兴丛书》的发行，芥川龙之介文学奖、直木三十五文学奖的设立也使文坛热闹非凡。此时，文学论争频频展开，颇为激烈，各类杂志刊物相继创刊问世。这一切均开始于1933年后半期。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国内局势严峻，反动当局对文化事业进行了种种限制，组织成立了各类御用文学团体，

直接干预日本文学的发展，使具有良心的文学家、坚持正义的作家无法自由地进行文学创作，致使曾一时繁荣的文坛陷入混乱黑暗之中，文学之花渐渐凋零。在日本文学史上，称此前一段相对繁荣的文学时期为“文艺复兴”时期。

促使这种文艺繁荣状态出现的因素很多。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被迫结束，艺术派文学家先锋艺术的探索锐气减弱，由此所形成的文学上的空白为老作家、新作家提供的新的选择，作家们对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组织的关系产生的新的认识等都可以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同时，这段时期日本国内局势处于一种乌云压城之前的暂时平静状态，尚能允许文学家言论自由，在文学上争鸣。再者，由于商业性刊物的大量出现，通俗的大众性文学不断问世，使得包括过去的无产阶级作家、艺术派作家在内的多数纯文学作家们产生了与之相抗衡的意识。在一定意义上，“文艺复兴”现象的出现又可以说是纯文学的一种再起。而这种再起的基础主要是具有不同的文学倾向的作家个人对于时局的认识，绝不是各个派别的作家的团结、奋起，更不是欧洲文学意义上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首先表现在老作家的复出，像德田秋声，志贺直哉、宇野浩二、山本有三、永井荷风、岛崎藤村等都在此时发表或完成了他们的一些代表作。德田秋声（1871—1943）发表了他的私小说长篇《伪装人物》（1935—1938）。在这部长篇里，德田描写了自己丧妻后与欲成为作家的山田顺子之间的情爱，试图探究人性的真实。山本有三完成了他的长篇《路傍之石》（1937）。唯美派作家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也在此时发表了各自的力作。永井荷风的《濠东绮谭》（1937）继续着他的小说的一贯主题，描写了一个生活在花街柳巷的善良的卖春妇，从中曲折地表现出作者自身的老年的孤独、忧伤、晚情。谷崎的《春琴抄》（1933）以优雅的语言、传统的物语文学形式塑造了一个日本古典女性的形象，

再次展现出作者“女性崇拜”的意识。谷崎自1935年起，着手翻译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岛崎藤村在一系列私小说的创作完成后，在此时又完成了他的著名长篇《黎明前》（1929—1935）。这部长篇描写了岛崎父亲的一生，并由此表现了在历史变动时期的个人与历史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是藤村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白桦派作家志贺直哉的著名长篇《暗夜行路》（1921—1937）也完成于这个时期。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遭受失败，不少文学家被迫“转向”。但一些作家的痛苦经历、艰难历程仍然孕育出了一些优美的文学作品。中野重治发表了《村之家》等五部曲（1935—1936），宫本百合子写下《一九三二年的春天》（1933）、《乳房》（1935）等作品。中野在《村之家》等作品中，表达了自己“转向”之后在民众的批判中试图以作家的笔继续为理想而奋斗的意志，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行了反省。宫本的《一九三二年的春天》描写了作者自身参加革命运动的经历。女作家佐多稻子发表了长篇小说《红花》（1936），以细腻的文笔描写了在那痛苦的时代中个人的感情经历与沉重的现实。德永直写下了《八年制》（1936）等一系列作品，表现了下层劳动者与民众的苦痛，并以私小说的手法描写了作者自身所承受的社会重压。

偃旗息鼓很久的私小说的复活可以说是“文艺复兴”的另一重要特征。除了在老一辈私小说作家的作品中，在昔日无产阶级文学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这种传统的恢复以外，此时还可以在一些文坛新人的创作里发现这一明显的征象。尾崎一雄的《轻松眼镜》（1937）、石川淳的（1899—1987）《普贤》（1936）、太宰治（1909—1948）的《富岳百景》、高见顺的（1907—1965）的《故旧可忘》（1935）以及上林晓的一些作品都是当时私小说创作的精品。

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横光利一、川端康成在经过心理主义文学的创作实验之后，在此时相继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品。横光写下《家徽》（1934），川端康成完成了他以后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中篇《雪国》（1935）。

被称作昭和十年代（1935—1945）作家的一批文学新人登上文坛，也是“文艺复兴”的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这些作家中有丹羽文雄（1904— ）、石川达三（1905—1986）、太宰治、石川淳、木健作、石坂洋次郎等人。他们中的多数善于表现社会，描写他人，不将小说作为自我告白的工具。他们中的多数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文坛上十分活跃的小说家。丹羽文雄以《赘肉》（1934）成名以后，又写下以其生母为主人公的一系列小说。这些小说多以通俗的文笔表现了与当时伦理相冲突的情爱，探究人的内心世界。石川达三的《苍氓》（1935，第一届芥川奖获奖作品）以及《背阴的村落》（1937）发表后，引起文坛的瞩目。他的作品多基于社会正义感，以现实主义的手法表现社会矛盾，暴露社会的丑恶，描写因此而受到伤害的人们。岛木健作在学生时代曾参加学生运动和革命活动，后被捕入狱，在狱中染病获假释。他以狱中经历写下小说《麻疯病》（1934）。这部小说表现了作者自身充满矛盾的心理，一方面试图“转向”，另一方面又十分敬佩身患绝症但不失信仰的革命者的内心复杂活动，被认为是“转向文学”中出色的一篇。太宰治在革命洪流冲击日本时曾参加革命活动，但他仍以放荡的生活来遮掩自己内心的苦痛。当反动当局对革命加强镇压后，他因种种原因脱离了革命运动，并试图与人情死。他的第一部作品集《晚年》（1936）收入了他试图自杀之前的作品。1935年发表的《道化之华》记录了他情死未成所造成的内心苦痛与羞耻，客观描写与自我意识的表现的交织，造成了一种新意。石坂洋次郎受到文坛瞩目是因他的长篇小说《年轻的人》

(1933—1937) 的发表。这部小说以通俗的文笔描写了一个具有进步倾向的年轻教师在旧制女校任教时的种种经历，对传统道德进行了理性的批判。

第五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日本的各类文学刊物便相继复刊、创刊。这一重要的文学现象促使战后的日本文学迈出了它的第一步。不过，这“第一步”并未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文学水平，与读者见面的首批作品多出自那些在文坛上久负盛名，战争期间被迫搁笔的作家之手。如志贺直哉的《灰色的月亮》（1946）、正宗白鸟的《战争受难者的悲哀》（1946）、永井荷风的《舞女》（1946）、《浮沉》（1946）、谷崎润一郎的《细雪》（上卷，1946）、里见淳的《出色的丑闻》（1947）等等。这些作品虽然一时满足了读者对文学如饥似渴的需求，但是在内容、主题、构思、描写等方面，都未能表现出战后社会的现实，在创作方法上，仍然沿用他们所熟悉的写实主义手法。

《细雪》是谷崎在战争期间着手构思写作的一部长篇。这部颇受评论家赞赏的小说受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影响较大。作者以优雅的文笔描写了出身于资产者家庭的四姐妹的生活与命运，透露出传统文化的氛围与情趣。但是这部长篇并未涉及那场为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精神创伤的战争。永井的几篇小说基本上完成于战争期间，但也未接触到那风云多变、乌云压城的时代。志贺的《灰色的月亮》是个近似于随笔的短篇，十分精确地描写出为战火焚毁的东京站的状态以及在电车上作者所遇的营养失调的少年的形象。但是，它也只是接触了战后的社会表层，并未深入到战后社会的内部。

在这些老作家们重新操笔的同时或稍后，战前已登上文坛的一批年轻作家也开始了自己文学创作的新生。他们的创作方法各异、表现的内容主题也不相同。不过，由于他们是在历史激变中成长的一代，所以他们的作品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表现战争与战后的现实。当然，他们这种文学上的表现从其深度来看，又是各不相同的。既有像以田村泰次郎为代表的所谓“肉体文学”一类从风俗变化的角度把握战后社会的作品，也有集娱乐性与艺术性为一体的具有通俗小说倾向的作品，还有在可读性的描写中展现社会的变化与人们的心理的小说。如丹羽文雄的《令人讨厌的年龄》（1947）、石川达三的《并非无望》（1947）、《风中摇曳的芦苇》（1949）、石坂洋次郎的《蓝色的山脉》（1947）、《石中先生行状记》（1948），井伏鱒二的《本日休诊》（1949）、《遥拜队长》（1950）等。另外，以太宰治（1909—1948）、坂口安吾、石川淳为代表的所谓“无赖派”，的创作也十分令人瞩目。这些作家被著名评论家小田切秀雄（1916— ）称为“反秩序派”，他们的创作反映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的绝望内心，对已有的道德规范、秩序、价值观念所持的批评、否定的态度。他们在对已有的文学方法的否定中，在虚无、颓废的生活与文学表现中，去追求他们心中的新生。由于他们自嘲的态度、戏谑的描写手法与明治时期“戏作派”文学有一脉相承之处，所以他们又被称作“新戏作派”。太宰治的《斜阳》（1947）、《失去做人的资格》（1948）等小说以罪恶，非道德、虚无、生的不安为主题，坦露出他内心的惶惑、对新的伦理的求索，以及最终的内心幻灭之感。坂口安吾的《堕落论》（1946）充分肯定战后满目疮痍、一片废墟的状态，认为与已有的伦理、习俗之美相较，人的“丑恶”才是文化的基础，在这个生存便为堕落的时代，只有主动的堕落才能获得拯救，借此对已有的政治观、道德观给予尖锐的批判，并试图找寻出新的精神

支柱。他的短篇《白痴》描写出传统价值观崩溃的社会以及生存于这一社会之中的人的孤独与虚无。

纯文学作家染指通俗作品的创作，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很引人注目的现象。由此而产生的艺术性较高，但又具通俗小说倾向的作品被称为“中间小说”，意为介于纯文学小说与通俗小说之间的小说。这类小说多表现在社会潮流之中不断变化的意识、心理、风情等。石川达三、丹羽文雄等人的作品多属于此类。在这批所谓的中间小说作家中，40岁时开始小说创作的井上靖（1907—1991）颇具代表性。井上靖曾作过诗，并长年在报社供职，在美术上具有极高的造诣。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以战后的社会为背影，成功地写下了许多引人入胜的优秀作品。1949年发表的《斗牛》获芥川奖后，井上又相继发表了《猎枪》（1949）、《一个伪作家的生涯》（1951）、《冰壁》（1956）等一批格调高、构思精巧的上乘之作。在这些作品中，他塑造出当代人的孤独形象，描写了敢于向命运挑战的人的执着与无畏。他想象力丰富，具有虚构小说世界的才华，笔力冷峻，富于打动人心的魅力。他以中国历史为背景所创作的一系列历史小说曾轰动日本，反响甚大。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薨》（1957）、《楼兰》（1958）、《风涛》（1963）、《敦煌》（1959）等在充满历史罗曼蒂克的描写中，表现了人事空寂、万物流转，富于诗情，获得了众多的读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文学中，由曾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作家、评论家所组成的新日本文学会的活动最早引起人们的注意。新日本文学会成立于1946年12月。《新日本文学》是它的机关刊物。新日本文学会的文学活动构成了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主流。在新日本文学会的创作活动中，宫本百合子最为活跃。她将在战争期间所积聚下的愤怒、痛苦，将对新时代来临的期待融合于《播州平原》（1946—1948）这部长篇中。这部小说触及了

战争的实质，描写了社会的种种变化。在私小说式的《负知草》（1946）、自传体小说《两个庭院》（1949）中，她记录下在时代的浪涛中坚持个人信仰的诚实的心迹。曾写下《没有太阳的街》的无产阶级作家德永直在此时发表了回忆死去的妻子的作品《妻，安息吧》（1946），描写了旧日妇女痛苦多难的命运。女作家佐多稻子在小说《我的东京地图》（1946）里记叙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试图由此显示时代的变化。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诗人中野重治发表了小说《五勺酒》（1947），对天皇制进行了揭露。壶井荣以她的长篇《妻子的位置》（1947—1949）引起读者的注意。1952年问世的《二十四只眼睛》是她的一部表达对战争愤恨和控诉的长篇。这部长篇被认为是战后反战小说的重要作品之一。

以新日本文学会为代表的民主主义文学在战后进步文学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与新日本文学会相比较，进步文学行列中的“近代文学”派在战后的文坛中对战后新文学的产生给予了积极的巨大影响。《近代文学》创刊于1946年1月，最初的同仁只有荒正人（1913—1979）、平野谦（1907—1978）、本多秋五（1908— ）、山室静（1906— ）、佐佐本基一（1914— ）、小田切秀雄（1916— ）、埴谷雄高（1910— ）。他们七人多数是文学评论家，原属于新日本文学会，后在政治与文学的论争中，与新日本文学会的主要成员产生分歧，并在论争中确立了他们的文学观点。他们多是30多岁的文学家，在黑暗战争时期渡过了青春时代，并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战争时期的沉重压迫抱有复杂的心理反抗。他们同情、接近革命运动，并目睹了在反动当局疯狂镇压下革命运动所遭受的失败。这一切使他们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观、文学观。他们主张通过彻底暴露或从理性上深究社会与存在的真实、表现现实存在中的充满苦痛的体验，大胆变革日本文学。本多秋

五的《艺术、历史、人》（1946）和平野谦的《岛崎藤村》（1946）以及荒正人的《第二青春》（1946）代表了他们的这种主张。他们对自然主义以及私小说这些文学传统持否定态度，同时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弱点，缺陷也给予了批评、修正。他们期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发生新的变化，并强烈要求发挥文学的主体性、确立现代的自我。在他们的评论中可以看到当时迫切需要解决、人们十分关注的各类问题。这些问题的提出方式以及由此展开的评论尽管存在着种种弱点，但是作为战后文学批评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战后文学观念的形成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在这些新的文学观念的影响下，一批被称为战后派、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学的新生力量聚集在他们的周围，成为《近代文学》的同仁。他们是野间宏、椎名麟三、梅崎春生、中村真一郎、武田泰淳、花田清辉、福田恒存、加藤周一、三岛由纪夫、岛尾敏雄、安部公房等人。

最能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文学的应该是被称为“战后派”的作家们。这些作家的文学创作与上述评论家的评论形成了战后文学的主流。他们关心社会与人的存在，大胆汲取西方文学的养分，追求艺术表现的完美。平野谦在《昭和文学史》（1963）中指出战后派的主要特征在于他们的“方法意识”和“战争体验”。评论家大久保典夫（1926— ）则认为战后派的特点在于：文体的变革、存在主义的倾向、反政治主义。他所讲的反政治主义是以政治与文学的协调为前提的“艺术至上主义”，是以无法摆脱“政治”束缚的政治为前提的反政治主义。^①大久保典夫所归纳的三点基本上概括了战后派作家的特点。战后派创作个性色彩浓厚，是日本近代文学以来颇具特色的文学派别。

^① 见《现代日本文学史》，大久保典夫等编，第137页。

战后派在文学史上被分为第一次战后派与第二次战后派。第一次战后派主要指埴谷雄高（1910— ）、野间宏（1915—1991）、椎名麟三（1911—1973）、梅崎春生（1915—1965）、武田泰淳（1912—1976）、中村真一郎（1918— ）等作家。第二次战后派则是指三岛由纪夫（1925—1970）、大冈升平（1909—1988）、堀田善卫（1918— ）、岛尾敏雄（1917—1986）、安部公房（1924 — ）等人。第一次战后派与第二次战后派的划分，并未有十分明确的界定。其划分的主要依据仅是第二次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受到文坛的承认稍微晚些。另外，第二次战后派作家的文学创作个性色彩更强烈，而第一次战后派的共同点在他们的创作中被逐渐淡化。他们更注重自由地伸展个性。从个人经历看，第一次战后派作家中，参加过革命活动、遭受逮捕、被迫转向者居多，如野间宏，椎名麟三，武田泰淳、埴谷雄高都具有类似的经历。《近代文学》的评论家亦然。而第二次战后派的作家很少具有这种经历。个人的非常经历影响着第一次战后派的创作，构成了他们的共同点，由此而带来“第一次”与“第二次”作家在创作上的相异之处。

战后派文学领导文坛主要在1945年至1948年前后。在此时，他们提出了许多文学主张，在文学创作上相通之处很多。1949年以后，战后派作家逐渐成熟，显露出各自的个性特点以及各自文学发展的可能性，从关心个人的存在逐渐转向关心社会。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成为战后派文学创作的一个转折点。由此，战后派作家开始了富于个性的创作活动。

野间宏是战后派作家中第一个引起文坛注意的作家。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里，毕业于京都大学法文专业。在校期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关心革命运动。大学毕业后在大阪市政府供职，后被征兵派往菲律宾。归国后因“思想问题”违反所谓的治安维持法，被关入大阪陆军监狱。后获释，被解除现役。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后，他开始写作《黑暗的图画》，1946年在杂志《黄蜂》上发表。这个中篇描写了“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国内的大学生的生活，在严酷镇压下学生进步组织的活动，表现了革命进步活动与个人自我追求的矛盾冲突。小说中主人公所探求的一条既不做叛徒又不做殉教者的能够“通过科学的操作完善自我”的道路正是野间所追寻的道路。小说的描写冗长细腻，在意识流动中推进内容、情节的发展，从金钱、性、思想、政治等方面描写出现实对于主人公的心理重压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他以后提出的“心理、生理、社会”的方法的统一。《黑暗的图画》之后，野间宏接连发表了《两个肉体》（1946）、《脸上的红月亮》（1947）、《崩溃感觉》（1948）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深化了他的成名作的主题，深刻地揭示出人内部的保全自我的本能、自私的一面。1952年，野间发表了他的反战、反军国主义的长篇小说《真空地带》，揭露了法西斯军队内部的丑恶现实，对其非人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椎名麟三以《深夜的酒宴》（1947）获得成功，走上文坛。尔后，又相继发表了《在沉重的河流中》（1947）、《深尾正治的手记》（1948）、《永远的序章》（1948），成为战后派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他的成名作中篇小说《深夜的酒宴》，描写了战争刚刚结束后的东京下层阶级的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之中孤独的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主人公（一个曾是共产主义者的年轻工人），试图以此追究、否定一切传统、权威探求现代人生的可能性。这部中篇与《在沉重的河流中》都有很强的存在主义的倾向，顺应了当时的潮流，在当时反响很大。

《近代文学》七名同仁中唯一的小说家埴谷雄高的长篇巨著《死灵》是埴谷的重要代表作品，也是战后派文学先锋性、实验性创作的代表。这部小说产生于作者对于革命运动的意义分析以

及对自我与存在的形而上的思考。这些分析与思考多为作者因参加革命被捕入狱在牢房中进行的。埴谷以细微的描写，在意识流式的文体表现中，虚构出一个极限的世界，由此去探求人的存在。这部小说抽象性很强，晦涩费解。不过，这部实验性、探索性小说以戏剧表现的方式，以“死”为小说的主题，在人物之间的对话、回想中表现哲学思维上的认识，这在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确实是少见的。

武田泰淳曾在东京大学攻读中文，后因所谓思想问题被拘留，并因此而被迫退学。他曾醉心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写下专著《司马迁》（1942）。他参加过革命运动，深知在日本帝国主义折磨下的中华民众的痛苦，但他又被征兵不得不加入到侵略中国的行列之中。“司马迁”身上正反映出他内心的苦痛与屈辱。战争结束时，武田正在上海。战争结束后上海的混乱局面，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急剧变化，使他对人的内心世界产生了新的认识。他的成名作《蝮蛇的后裔》（1947）正产生于此时。在这部小说中，他描写了一些在欲望、本能、意志、理想的支配下行动的人，由此分析人内心兽性的一面和非理性的冲动，剖析人的内心世界。在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中也可以看到与此类似的主题。武田 1952 年发表的《风媒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变化中的中日关系为背景，描写了为日本侵华而内心痛苦、对中国十分热爱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这是他的另一部代表作品。

梅崎春生可以说是战后派作家中最少抽象性描写，运用写实主义创作手法最纯熟的一个。他以《樱岛》（1946）、《地平线上的太阳》（1947）获得成功。这两篇小说均取材于刚刚结束的战争。《樱岛》根据作者自身的经历，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主人公“我”在死神的阴影下度过的日日夜夜，向读者展现出“我”面对死神的心理变化。他在作品中将个人置于战争结束

前充满绝望悲观的大环境中,通过对个人心理变化的写实描写,表现了当时日本必败的结局。这正是这个短篇的成功之处。

在小说创作的主题上,大冈升平的创作可以与第一次战后派的创作相提并论。他所写的《俘虏记》(1948)奠定了其小说家的地位。以后,他又以战俘为题材写下了几个短篇。《俘虏记》是他以自己在菲律宾的战俘经历为素材完成的一个短篇。不过,作者没有使用传统的私小说方法,而以客观的、冷静的笔法描写了在战争走向失败的绝望的日子里,一个日军士兵面对死亡的心理变化以及成为俘虏后的屈辱,再生之后的喜悦等复杂的情感。1950年发表的《野火》更加深化了这一主题。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虚构的手法,设置了一个逃离战场的士兵处于完全绝望的环境,以心理描写去表现在绝境之中人的孤独、对生的追求,并提出了神与人、伦理与本能等问题。

堀田善卫成名是因195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广场的孤独》。这个中篇获得了翌年的芥川奖,并赢得了许多年轻读者。《广场的孤独》已离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环境。它的背景是朝鲜战争前后紧张的国际形势。在这样的环境中,堀田描写了一个不愿意加入右翼势力的行列,同时又不想加入共产党、走入左翼力量之中的知识分子。作者试图以这样一个形象表现在左、右势力激烈冲突的社会之中,知识分子因丧失主体意识而带来的孤独与苦恼。在这里,堀田继承了在社会与个人的紧张关系中追求自我的战后派创作的特点。

三岛由纪夫是战后派作家中最年轻的一个。战前他曾受主张国粹的日本浪漫派影响较大。战后,他的《假面的告白》(1949)发表后,为文坛所承认。这部作品描写了作者幼年至青年的倒错的性心理变化,追求所谓的“异样的美”。在此意义上,它与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的作品有相通之处。但是同时在这篇小说中,三

岛对于自身内心世界的形成进行了客观的展示，对于人的形成的本质，自我的存在进行了探究。这与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又十分相近。他的代表作《金阁寺》（1956）以他扭曲的审美意识，通过对极端的自卑意识的剖析，表现出不安的存在与战后的现实。三岛的《潮骚》（1954）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纯洁的恋爱故事，是他的小说中最为“清新”的一篇。三岛扭曲的审美意识渐渐将他引向国粹主义，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最终成为军国主义复活的鼓吹者，于1970年剖腹自杀。

安部公房的创作特色在于他的崭新手法和对社会的批判意识。他获战后文学奖的短篇《红色的蚕茧》（1950）、获芥川奖的《墙——S 卡尔曼氏的犯罪》（1951）是建筑于战后派文学手法上的大胆实验。他以卡夫卡的变形手法、超现实主义的表现这些作品以及以后的《魔法的粉笔》（1950）、《沙中女》（1962）、《他人的脸》（1964）等小说中，建构了一个超现实的世界，借此表现了封闭的社会以及这种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现实社会中人的孤独，并获得了成功。他的《闯入者》（1951）以构思奇特的情节，对国会政府以及现实社会中滥用民主主义的政治状况进行了绝妙的讽刺。

1950年，战后派作家的创作渐渐走向个性化，迎来了一个新的转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混乱的社会局面结束的时刻，文坛上逐渐形成了一个被称为“第三新人”的作家群。也有评论家称之为“相对稳定时期的作家”。这些作家是小岛信夫（1915— ）、安岗章太郎（1920— ）、吉行淳之介（1924— ）、庄野润三（1921— ）、远藤周作（1923— ）等。他们中的多数都是芥川奖的获得者，并因此而为文坛承认。1953年安岗章太郎的《坏伙伴》获芥川奖。之后，吉行淳之介的《骤雨》、小岛信夫的《美国学校》、庄野润三的《游泳池旁小景》、远藤周作的《白色人种》相

继获得芥川文学奖。1953年至1955年是第三新人作家结伴登上文坛的时期。第三新人的作家的年龄普遍比战后派作家年轻。漫长的战争年代，正是他们成长的时期。在战争后期，他们又多被迫从军，后因病及其他偶然的原因从战场上生还。因此，在他们的文学中，还可以看到对战争、死亡的描写。由于他们的这种经历，所以又有人将他们称为“战中派”。对他们来讲，表现生的实在感、对日常生活的切身感受、现实生活中平凡的人和事远比战后派抽象的描写、政治的追求、对人性本质的探究、对战争的反思更具魅力。他们认为战后派作家的创作缺少“日常描写”、“自我追求”和“幽默”，认为战后派的创作虽写出了“战争的影响”，却未表现“和平的影响”。因此，他们在创作中，摒弃了战后派创作的实验性、抽象性，始终贯穿着他们对日常生活的感觉和意识。这种创作方法与传统的私小说有一定区别。他们小说中的“私（我）”是借助自我的经历而再创作出来的“私（我）”，是文学世界的人物。他们只是借助“私小说”的方法建筑他们的文学世界。他们在创作中颇为重视细微的表现、重视艺术描写，并因此而获得成功。

小岛信夫的创作在第三新人的作家当中，与战后派作家的作品有相通之处。他的获奖作品《美国学校》是个短篇，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与美国的不正常关系下普通人的心理状态。他的其他作品，如《步枪》（1952）、《结巴学院》（1953）等以幽默的描写表现了日常生活中现代人精神上的扭曲。

安冈章太郎的小说中的主人公多是拙笨、滑稽的社会“劣等生”。他在许多短篇中通过主人公的卑琐、戏谑展现出青春时代的画面。《阴暗的愉悦》（1953）、《坏伙伴》（1953）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安冈所创作的《海边景色》（1959）描写了主人公在照顾患精神病的母亲中度过的九天，通过个人的感觉、往事的回忆，表

现了战后“时间”的沉重之感，在私小说的创作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庄野润三的小说多取材于市民生活的悲欢，描写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变化。他的成名之作《游泳池旁小景》（1954），描写了因丈夫被解职而产生的家庭内部危机以及一对中年夫妇平凡生活中的孤独与寂寞。《静物》（1960）是他的另一部受到较高评价的中篇，也是描写了平凡家庭的生活。

远藤周作的创作形而上的倾向较强，抽象性的表现较多。在第三新人作家群中，是一位很有特点的作家。他早期从事文学批评，后转向小说创作。他的《白色人种》（1955）以及其他的一些小说多表现神的观念、罪的意识、人种问题等。《海与毒药》（1957）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以战争期间人体解剖事件为题材，探究日本人中无神论思维的本质。他的作品与宗教的关系十分密切。

如果说第三新人摆脱了战后派作家的抽象性表现、实验性手法，走入普通人的生活中，而战争的阴影仍在他们的作品中闪现的话，那么在第三新人作家之后登上文坛的一些新人作家的创作则完全摆脱了笼罩在人们身上的战争阴影，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这些作家从战后派文学中汲取了营养，在战后的社会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学个性。因而有人将他们称为“纯粹战后派”。他们的创作表现的是当代人所关注的事件与问题，表现手法亦各有特色。这些新的一代作家以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开高健为代表。

与第三新人作家在同一时期走上文坛的还有一些女作家。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曾野绫子、有吉佐和子等。

第六节 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1899—1972）是著名的日本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文学创作始于1921年大学时代的《招魂节一景》，至1972年自戕为止，在整个创作生涯中共写了500部（篇）小说，出版了《川端康成全集》37卷，不仅作品数量甚丰，而且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包括小说、散文、杂文、文艺评论。

川端出生于大阪市一个开业医生的家庭，幼失父母、姐姐和祖母，少年时代又失去唯一相依为命的祖父，再加上青年时代多次恋爱失意，故而过着孤僻的生活，苦苦地咀嚼着自己心灵的创伤，养成一种孤独、忧郁的脆弱性格。因此他在20年代初开始的第一创作期，以描写孤儿生活和爱情波折的故事居多，如《参加葬礼的名人》（1923）、《四十六岁的日记》（1925）、《千代》（1919）、《南方云火》（1923）、《处女作作祟》（1927）。还有一系列“掌篇小说”所描写的内容也都是孤儿生活和恋爱失意的体验，以寄托自己的孤独的悲哀。也就是说，作家开始创作之初，非常注重“忠实于主观直感”，着力从寂寞孤独中发现自己真实的感情和真实的自我，依靠主观直感反映自己的行动、经历、命运和思想感情。在创作方法上，多运用日本古典的写实手法以及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日本传统的“私小说”形式，表现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不少作品的人物实际上就是作家本人的文学形象，带有明显的自叙性质。

川端的创作虽然从个人的感情出发，但并没有完全停留在对个人孤独的咏叹上，他的一些作品，如《招魂节一景》（1921）、《林金花的忧郁》（1923）等还把这种孤独的感情延伸，融入社会

底层人物的心境，而且上升到存在于那个社会的永恒性的孤立境界，以求探索人在社会上孤独的根源。尤其是作为这一时期作家创作最多最闪光部分的“掌篇小说”，如《玻璃》、《海》、《仇敌》（1925）等都注意把笔触伸向劳苦大众，表现了对他们辛酸生活的叹息与同情，并多角度地再现了社会存在的问题，其反映社会生活面比他在这一时期的其他小说更为广泛和深刻。

川端康成的创作生涯是从反传统、鼓吹现代主义开始的。1924年3月他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很快就同横光利一发起新感觉派运动，写了《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新感觉派辩》等文论，宣场主观的表现、艺术的象征性和形式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感觉派作家的创作方法和运动方向。川端并身体力行，创作了如短篇小说集《感情装饰》（1926）、《梅花的雄蕊》（1922）和电影剧本《疯狂的一页》（1926）等具有新感觉派某些特色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畸形关系，并且在运用感觉主义手法深化人物的感情和心理活动等方面有其成功之处，但由于作家把感觉抬到不适当的地位，对现实失去信赖，远离现实而一味追求心灵深处的不安感，带有严重的颓废思想倾向，而且在艺术上只追求离奇的形式和隐晦的词藻，所以脱离大多数人的生活基础，缺少时代的生活气息。1928年新感觉派解体向多极分化之时，川端曾一度参加了新兴艺术派，无多大作为，转而潜心研究乔伊斯的作品，试图引进意识流手法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写了《针、玻璃和雾》（1930）、《水晶幻想》（1931）等，成为日本文坛最早出现的新心理主义的作品之一。这些作品着力宣扬了对性的幻想，流露出一种怪诞的呻吟，明显地表现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颓废的一面。

全盘否定传统、追求新感觉和新心理主义的试验，并没有使川端产生成功的作品，川端便又从否定传统转而回归古典，创作

了《抒情歌》、《慰灵歌》(1932)，借助佛教的生者与死者的“心灵交感”的形式，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哀伤，美化对方的宽恕，以求得自我的解脱和心灵的慰藉，带有浓厚的虚无的神秘的色彩。川端康成从否定传统到回归传统，其间曾尝试从两者对立的失衡中寻找其平衡，在继承日本传统与借鉴西方现代主义的结合上寻找自己的位置。《伊豆的舞女》(1926)的问世，就是在这方面的试验，为川端的创造摸索出一条成功之路。

作家在《伊豆的舞女》里，以大学预科生“我”的自身悲哀心境来注视舞女的命运，写了他们的纯粹心灵的交流、高洁感情的交流，但又有意识地把爱恋的色调淡化，而是怀着更深沉的情感用简洁的笔调写了舞女一行人的凄楚生活和备受歧视的遭遇，并与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互相辉映，反映了作家鲜明的爱憎感情和社会平等意识。同时作家在这篇作品里，很好地继承了日本文学幽雅而纤细的传统，并透过雅而美来展现人物内心的悲伤与哀愁，让他们蕴藏着深沉而浓郁的自然感情。作家还注意运用日本传统的美意识，将男女主人公的悲从属于美，又以美制约着悲，淡淡的悲与真实的美交融在一起，创造出悲哀美的抒情世界。作品在表现以这种悲哀美为主体的同时，还包含着“我”对舞女的深刻的同情。可以说《伊豆的舞女》在运用日本古典文学的传统美和表现这种美的传统技法上，形成了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创作风格，奠定了川端作为作家的牢固地位。

如果说，川端康成第一创作期是以探索为主，那么1935年至1937年发表的连载小说《雪国》(1948年经过修改，出版了定稿本)，达到了自己的艺术高峰，标志着作家创作的成熟，进入第二创作期。

《雪国》写了艺妓驹子与岛村的“徒劳”的爱情故事，写了驹子沦为艺妓之后，虽经历了人间的沧桑，但并不甘心长期忍受

屈辱的生活，更没有完全淹没在纸醉金迷的世界，而是承受着生活的不幸和压力，勤学苦练技艺，以追求自己的新生活，表现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以及对纯真爱情的热切渴求。驹子对岛村的爱，是不搀有任何杂念的，是纯粹爱的奉献，实际也是她对朴素生活的依恋。但驹子毕竟是个艺妓，作家也写了她另一面的性格，她受人玩弄和践踏，弄得心力交瘁，心理畸形变态，常常表露出轻浮和放荡。在作家笔下，驹子的这种双重性格表现得很明显：她有时比较清醒，感到在人前卖笑的卑贱，力图摆脱这种不正常的生活，正正经经地过日子；有时又自我麻痹，明知和岛村的关系不能持久，岛村把她的爱看成是一种美的徒劳，她却还想入非非，与他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驹子这种包含悲剧性的性格，增强了人物形象的艺术感染力。同时通过驹子生活的最深层面，探讨了人生的价值，强化了故事内涵的深度。

《雪国》的成功，在于作家继《伊豆的舞女》之后，对日本的传统美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它写人物的种种悲哀，更重视气韵，追求“心”的表现，即精神上的“余情美”。它写景物则具有强烈的日本文学传统的季节感，以对季节自然景物的描写来表现人的情感的美与悲，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特别是写到雪景的艳丽、写到苦恼的悲哀，催生着余情之类，从更深层面展露了人物的心态和感觉。

《雪国》还充分运用现代主义的手法，采用象征、暗示、自由联想来剖析人物的深层心理，同时又用日本文学传统的严谨格调加以制约，使自由联想有序，两者巧妙结合达到了完全的协调。作家写驹子和岛村的关系，就是通过跳跃的联想，一步步唤起岛村对驹子的爱恋之情，而驹子的内心世界又常常是在岛村的意识流动中展露，增加了感情的感觉色彩和抒情风格。作家在《雪国》中，使日本传统与现代主义的结合，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川

端康成这种艺术特质与风格的升华，奠定了他作为日本式作家走向世界的基础。

在写《雪国》前后，川端除写了《禽兽》（1935）、《花的圆舞曲》（1936）、《高原》（1938）、《牧歌》（1937）、《母亲的初恋》（1940）等作品以外，战争后期由于他内心背负着战争的痛苦，一味地沉缅在古典名著《源氏物语》的世界里，甚少执笔写小说。

战后川端进入第三创作期，即全盛时期。这时期与战前的创作并没有断层，仍然坚持其创作的基本特色，但是，其创作思想的双重结构、多重结构比任何时期都更为复杂，艺术形式更趋多样化，并且在文学论、美学论上有新的建树，从而确立川端康成在现代日本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

他的《重逢》（1946）、《水月》（1953）等短篇描写了战争给人们的生活和爱情带来的创伤；《古都》（1962）写了一对孪生姐妹在悲欢离合中的人情美与自然美，反映了对生的眷恋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特别是中长篇《舞姬》（1951）、《名人》（1954）积极地反映了艺术家对艺术事业的执著追求，以及探索独有的艺术思想和艺术道路。这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日本社会的现实，具有更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作家这一时期也写了《千鹤》（1952）、《山音》（1954）、《睡美人》（1960）和《一只手臂》（1963）等作品，表现了善与恶、美与丑的相互对立、相互渗透，充满了战后现实中的矛盾、悲哀与丑陋，作家并且企图通过描写生的变奏，追求一种与道德不相抵触的病态的感伤，展现了川端康成更为复杂的艺术世界。《千鹤》、《山音》都是写爱情与道德的冲突，以一种近于违背人伦的精神来恢复战后失衡的心态。作家在这些作品里，一方面抹煞道德上的善恶对立，宣扬不管是道德还是非道德，人的自然感情是真挚的、纯洁的。另一方面，他又囿于社会现实、传统道德和法纪规范，写自然的爱情并没有完全

违背、而只是接近于违背传统道德观念的危险边缘，始终停留在自然爱情和精神放纵上，追求一种幻想美。也就是说，川端既渴求一种自然的爱情，又为传统道德所苦恼，无法排解这种感情的矛盾，最后从道德的反叛中寻找道德标准来支撑自然的爱情，以颓唐的表现来维系爱欲之情。而《睡美人》、《一只手臂》则是这种精神放荡的外延，写老人的性渴求受到毫无自信的困扰，企图从睡美人或变形人体中捕捉自己所追求的自我虐待的变态快感和虚无的美。川端康成在这几部性意识描写的作品中，很注意把握日本古典“好色”审美意识的传统，更多地心理上表现为传统道德、观念、理性乃至生命自然规律对于情欲的压抑，以及性的苦闷，即着重写性因素的爱情，以揭示人性中的理性和心理上的非理性的微妙关系，这是具有某种反抗意味的更为本质的内涵。

在这一创作期，川端康成最为闪光的东西，就是以散文式的抒情笔调所写的《我在美丽的日本》（1968）、《美的存在与发现》（1969）、《日本文学之美》（1969）等文论，通过总结明治维新引进西方文学而没有立足于日本的传统、未能使自己的创作达到成熟的经验教训，阐述了日本传统之美以及继承和发扬日本传统的意义，表现出对传统非常执著的追求。这三篇文章，构成了川端康成的美学论和艺术论，完成了川端康成的独特的美学体系，并促使创作上对传统更加自觉。

川端康成在三个创作阶段中，都在探索着多种艺术道路，而且都是集中在探索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新感觉派时期，川端全盘反传统，甚至宣扬“可以把表现主义称作我们之父，把达达派称作我们之母”，完全醉心于单纯地从技巧上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在转向新心理主义以后，他保留了新感觉派所强调的自我感觉和情绪、主观和直感的作用，同时运用意识流和精神分析学，注意对人物主观观感的生动描摹以及人物心理的剖析，这对于人物

性格的更深层次的挖掘,对于主题的开拓和深化有一定的意义,但他仍然着眼于表现技巧上的模仿,即形式上的横向移植,而完全放弃传统,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当他认识到由于自己在引进西方文学时没有立足于传统,并使自己的创作达到成熟的地步以后,就开始纵向地接承,探索东方古典传统,而又全盘否定西方文学,以作为那种生硬模仿西方文学的反拨,产生了对东方文化传统的自省,注意在东西方文化比较中寻找民族文化。

川端康成对日本的美与传统的追求,主要表现在美的“物哀”色彩、美的幽玄理念和自然美的形式上。

首先,在川端的审美对象中占重要地位的,就是自《源氏物语》以来形成的日本审美主体的“物哀”精神。他的作品中的悲哀,大多表现了悲哀与同情,通过咏叹的方式,表露对渺小人物的赞赏、亲爱、同情、怜悯和哀伤的心情,以客体的悲哀感和主体的同情感赋予人物的悲剧情调,造成感人的美的艺术形象。作家的“物哀”审美意识,虽多从哀感出发,但并非全然依靠悲哀与同情这样的感情因素的作用,也有的是由于伦理因素所引起的冲突结果导致悲剧的。因而川端塑造的一些悲剧人物,一方面带上“物哀”的色彩,另一方面又表现了悲剧人物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含有壮美的成分,展现了人物的心灵美、情操美、精神美,乃至死亡的美。当然,川端有时也将“物”与“哀”分割开来,着意夸大“哀”的一面,把“哀”作为审美的主体,让人物束缚在对个人的境遇、情感的哀伤悲叹,沉溺在内心的矛盾纠葛中,过分追求悲剧的压抑效果。有的作品甚至将非道德的行为与悲哀的感情融合,超越伦理的框架,颂扬了本能的情欲。

川端康成的审美情趣,与禅宗“幽玄”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主要表现在抽象的玄思上,包含着神秘、余情和优雅三个要素。他所描写的对少女优美的怜悯之情,大都是玄虚的,是从玄虚中培

植哀伤的感情的。因而在作家的审美感觉中，自然擅于捕捉少女的细微的哀感变化，沉没入想像的幻想之中，造成以无常感为中心的典型的“悲哀美”。他的创作也更多地注意妖艳、幽玄和风韵，有意识地增加幻觉感，以及纤细的哀愁和象征，还常常把非理性贯彻在日常生活、伦常感情中而做出抽象的玄思。可以说，川端的这种审美情趣，既偏重微妙的、虚玄的，又以优雅为基础，带有东方神秘主义色彩。这种“幽玄”的审美情趣，也有其对“若隐若现、欲露不露”的朦胧意识的合理强调、巧妙运用，那就是着力在艺术上发展其内在的气韵，造成小说色调之清新、淡雅，意境之朦胧、微妙，形象之细腻、纤柔，表现之空灵、含蓄和平淡，富有余韵余情，别有一种古雅温柔的诗情，展现一种“幽玄”的美。

川端继承传统的季节感，对自然风物表现了异常敏锐的感觉。他崇尚自然美，尤其崇尚自然美的主观感情和意识作用。写自然风物，不重外在形式美，而重内在气韵，从内在气韵中发现自然风物的美的存在，并往往与写爱情相结合，带上艳歌的面影，也包含着作家自身的心绪，具有浓重的主观感情色彩。因而在作品里经常选择客观的自然物象，作为分析的对象，并把自然物象和人物合一，主体与客体契合，达到物我一体的境界，从而将自然美升华为艺术美，加强了艺术的审美因素。

川端康成对传统的执著，并非简单地回归古典即复旧，而是对日本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进行深入比较，做出历史性的分析之后，对两种异质的文化传统有了新的自觉的认识，最终找到了运用东方审美意识与西方新表现技法的结合、传统主义论旨与现代主义表现的结合，即运用东方文学精神多于技巧，而运用西方文学技巧多于精神，在“东西融合”、“和洋融合”的位置上，确立了自己的历史方位。川端这一“融合”的文学模式在创作实践上

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精神与现代文化意识的融合、自然描写与心理刻画的融合以及传统的工整性与意识流飞跃的水乳交融上。当然，日本古典中的某些贵族的审美情趣、佛教的无常观、浮艳淫靡的内容、虚无感伤的情调等都超越时代浸透在他的心上，并同西方颓废文学思潮结合，在他的创作活动中投下阴影。

川端康成在继承日本的美与传统，以及使日本传统创造性转化方面，做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他的影响，不仅限于文学艺术方面，而且超越日本的范围，对于促进人们重新审视东方文学以及东方传统走向现代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性。

第七节 朝鲜的新倾向派和卡普文学

进入 20 年代，朝鲜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工人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出现了为无产阶级大众利益辩护的文学家。他们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大众的解放，公开承认文学的阶级性，立志于创造向资产阶级文学宣战的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种新倾向的文学，被称为“新倾向派文学”，即初期的无产阶级文学。

为了创作这种具有新倾向的文学，他们组织了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团体“焰群社”（1922）和“巴斯古拉”（1923）。

“焰群社”的成员有李浩（出生、死亡年代不详）、李赤晓（？—1931）、宋影（1903— ）、金永八（1902—1950）等青年作家。他们反对资产阶级文学潮流，“谋求无产阶级的解放，开展无产阶级文化的研究及运动”。他们的创作反对自然主义、消极的浪漫主义、颓废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文学，关心真实地反映充满矛盾的当代现实，并创办了机关杂志《焰群》。“焰群社”逐步有了扩大。1924 年，其所属除文学部外，又增添了音乐部和话剧部。“焰群社”虽

然于1925年“卡普”（“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同盟”的简称）成立时解散，但是它在朝鲜初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的发展中曾起了一定的作用。

“巴斯古拉”曾在“白潮”派同仁等艺术至上主义的象牙塔中彷徨，后来从中摆脱出来。它是以主张“为社会的文学”的李相和（1901—1943）、李益相（1895—1932）、金复镇（1901—1940）、朴英熙（1901—？）等诗人和作家为中心所组成的文学团体。“巴斯右拉”的成员比“焰群社”的成员文化修养好，但思想方面则受到了“焰群社”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为无产阶级大众而进行创作活动的作家除了上述文学团体以外，还有崔曙海（1901—1932）、赵明熙（1892—1942）、李箕永（1895—1984）、韩雪野（1900—）、尹基鼎等人。崔曙海主张反映“真人的真正生活”的文学，李相和主张反映“创造一个新世界”的文学，赵明熙则呼吁“到全世界无产阶级大众的痛苦中去！特别是到白衣人的痛苦中去！”。他们塑造了在日帝的铁蹄蹂躏下反对外来侵略的人们的性格。

朝鲜的无产阶级文学受到苏联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受苏联高尔基的影响。

新倾向派的代表作家是崔曙海和李相和。崔曙海如慧星划过朝鲜文坛的上空。他第一个使贫苦阶层工人、农民等成为作品的主人公，表达了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精神。他的作品是一种有着亲身经历和生活体验的文学，充满了激情，牢牢地抓住了读者的心。他的作品强烈地表现出作家的感情，与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融为一体，使人无法区分。简洁、生动、充满活力的语言，结构的紧凑，对炎凉世态描写的生动性以及表现冲突的尖锐性又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另一个特点。

崔曙海的代表作《出走记》（1925）是书信体小说，采用第一

人称的写法。主人公独立团团员朴君在给朋友金君的信中，历述了自己的血泪般的生活史，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如果要粉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必须要参加革命斗争。作家崔曙海在《出走记》中，塑造了为推翻日帝统治而起来斗争的新人典型朴君。他的其他小说《饥饿和杀戮》（1925）、《朴石之死》（1925）、《发大水之后》（1925）、《红焰》（1926）等也真实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和他们的反抗精神。

李相和习惯于运用洗练的诗歌形式表现其关心人民大众利益的思想。他的诗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充满了韵律美，他还善于运用比喻、象征、含蓄的诗的语言和其他多种表现技巧。他是对现代自由诗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诗人之一。他创作了《期待暴风雨的心》（1925）、《春天也会来到被夺去的田野吗？》（1926）等许多诗篇。

《春天也会来到被夺去的田野吗？》是在李相和诗歌创作系列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通过对被日帝夺去的田野思恋的描写，真切地歌颂了对祖国的热爱。它强调了对于被夺去祖国的人民来说，即便季节更换、春天来到，但生活的春天仍然不会来到。这首诗概括地反映了朝鲜人民丧失祖国的悲痛和一定要找回被夺去的田野的迫切愿望。他的诗里贯穿着对日帝统治下暗无天日的社会的愤怒与反抗。

从以上谈到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初期无产阶级文学即新倾向派文学的主要特点是：一、反映了无产阶级大众的悲惨生活遭遇，阐明了其原因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并指出必须推翻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种文学从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的立场出发，塑造了为建设新社会而斗争的新人。二、在人物性格的刻画方面，不是塑造被动接收殖民统治而悲惨地生活的人，而是塑造了积极反抗，为推翻不合理的社会而斗争的志士。但这些人物的明确

斗争目的，往往只停留在自发的、个人的反抗方面，有些作品有概念化的倾向。

然而，进入 20 年代后半期，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这种局限性逐渐被克服了，反映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和群众斗争的作品多起来了。随着当时客观形势的发展，1925 年 8 月 24 日，以赵明熙、李箕永、韩雪野、金复镇、宋影、崔曙海、李相和等为核心，成立了包括所有进步作家的“卡普”，即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同盟。在“卡普”成立的过程中，“焰群社”起了主导作用，它的纲领成为初创期的“卡普”的行动纲领。

1927 年 9 月 1 日，“卡普”全会召开，为了使文学艺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发展，通过了如下的新纲领：“为了无产阶级运动的一个部分——无产阶级艺术运动，我们要做到：1. 彻底排除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观念。2. 同专制势力进行斗争。3. 展开创造具有无产阶级意识阶层的运动。”^①

“卡普”成立之后，他们有目的、有意识地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工农运动的客观现实。1935 年 5 月，“卡普”在日帝的法西斯镇压下虽被解散，但它在当时的文坛上曾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卡普”的成员对 20 年代后半期至 30 年代初期客观现实的发展非常关心，他们的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这与作家们的世界观日益成熟以及美学水平和艺术追求的进一步提高有密切关系。

这一时期小说的形式主要为短篇小说，短篇小说不仅在数量上很多，而且在质量上有很大的提高，其题材范围也有所扩大。

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有赵明熙、李箕永、韩雪野、严兴燮（1906— ）、尹基鼎、宋影、李北鸣（1908— ）、宋顺溢（1902—

^① 《朝鲜文学史》安含光著，教育图书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70 页。

1950) 等人。

李箕永这一时期创作了短篇小说《元甫》(1928)、《造纸工厂村》(1930)、长篇小说《故乡》(1933) 等。

短篇小说《元甫》中通过元甫的形象,反映了朝鲜农民悲惨的生活处境,通过元甫和石峰的关系,反映了元甫阶级觉悟的提高,也体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短篇小说《造纸工厂村》通过造纸厂工人的生活 and 他们的罢工斗争,解答了如何组织和开展有目的、有实践意义的革命斗争这一问题。李箕永虽然也有《造纸工厂村》那样的描写工人阶级的作品,但他更多地把注意力放在描写农民和农村生活上,因而被称为“农民作家”。他的笔名为“民村”,也表明了他和农民们具有的密切关系。他的作品鲜明地表现了朝鲜的农村、农民的生活和他的命运,通过具体细节描写真实地再现了农村的生活面貌和农民们的思想感情。

他的创作特色不仅体现在描写农村的生活中,也反映在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上。有个性的性格塑造是李箕永创作的特点之一。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往往把现实存在的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原型作为性格塑造的依据。他也能熟练地运用讽刺的手法。他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描写手法,其细节描写逼真、生动,犹如一幅幅栩栩如生的图画。他的小说脉络清晰,故事性强,能把性格塑造寓于整个事件中。他的作品语言简洁、含蓄、富于个性和韵味,充满乡土气息,具有非凡的独创性。20 年代末期,以朝鲜农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故乡》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创作特色。

长篇小说《故乡》反映了在日帝统治下,朝鲜农村的剧变和凋敝,阶级分化,农民阶级觉悟提高,工农联合有组织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现实。《故乡》是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部在广阔画面上反映工农运动的作品(详见本章第八节)。

赵明熙这时期创作了《洛东江》(1927)、《春善》(1928)、

《儿子的心》(1928)、《美妮和龙儿》(1928) 等作品。赵明熙创作初期主要写作抒情诗，受“白潮”派的影响，徘徊在小资产阶级的感伤世界和宗教的神秘主义之中。但是，剧本《婆婆》(1923) 和诗《在春天的草地上》(1924) 等则显示了他世界观的进步和创作倾向的变化。短篇小说《到地下去》(1925) 是他文学创作的转折点。这部作品体现了新倾向派文学的典型特点。他在写这部作品之后，逐渐从诗歌创作转向了小说创作。赵明熙的文学创作饱含着强烈的革命的浪漫性和抒情性。他娴熟地运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典型化手法，形成了细节描写技巧的熟练性、作品结构的独创性和文学语言个性化等一系列独特的风格。

他的短篇小说《洛东江》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独特的创作风格。《洛东江》不仅是他的代表作而且在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以浓郁的抒情味、悲壮的感情，艺术地再现了由于日帝侵占朝鲜使朝鲜人民处于被奴役的悲惨境地。朝鲜人民为了改变这种处境，各地掀起了蓬勃的工农运动，一种新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朝鲜民族解放斗争在更大范围内展开。作品主人公朴成云性格的主要特点是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热爱人民。他原来只是个单纯进行反日独立运动的民族主义者。他在海外五年期间为独立运动倾注了热情，回到祖国后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从一个民族主义者发展成为社会主义者。他深入到群众中去，起了组织和领导群众的作用。他开办农村夜校、致力于农民教育。他和农民打成一片，组织了雇农组合，领导农民运动。主人公朴成云被塑造为一个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同时具有丰富感情的人物。从艺术手法来看，《洛东江》具有浓郁的抒情味，叙事和抒情结合得非常恰当，语言激昂，具有诗的意境，富有音乐性，也可以说是一篇具有独创性的抒情散文。

作家韩雪野在这时期创作了《摔跤》(1928)、《过渡期》

(1928) 等小说。短篇小说《摔跤》通过明镐的形象反映了在民族解放斗争中作为领导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兴起的过程以及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成长的农民的面貌，表现了工农联盟的思想（详见本章第八节）。

从 20 年代后半期起，诗歌文学也把视线转向了工农运动的现实，敏锐地反映了时代精神。诗人柳完熙（1903—？）在诗《我的歌》（1927）中，歌颂了诗人和诗歌的历史使命，表明了无产阶级诗歌文学的鲜明的阶级性，就是要成为时代精神的歌手，站在工农运动一边，歌颂他们的斗争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的另外一首诗《民众的行列》（1927）真实地歌颂了反对资本家而参加群众示威的工人阶级的面貌及其思想感情。诗歌充满浪漫主义的色彩，显示已经觉悟的工人阶级的高昂斗志和对最后胜利的信心。

诗人权焕（？—？）在《停转的机器》（1930）中，塑造了进行罢工斗争的工人形象，真实地描写了工人阶级的力量。诗人金昌述（1906—？）在诗《你们都抢光吧》（1930）中，歌颂了农民参加减租减息斗争和他们的思想感情。在《五月的暖气》（1929）中《离去之后》（1929）中则深入地挖掘了主人公怀念斗争中被捕的同志和恋人的感情，决心要更坚决地投入斗争。诗人朴世永（1902— ）也创作了许多诗篇。《夜袭》（1930）描写了平壤橡胶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及斗争的原因和过程，揭示了工人们对于厂主的极其仇恨的心理。《每天晚上都来的人》（1931），歌颂了为了准备示威，通宵印刷传单的革命志士。

这时期诗歌文学表现出了很强的号召力和战斗力，并引进了叙事成分。朴世永的《夜袭》、《姐姐》（1930）等诗是用对话体引进叙事形式的典型例子。这个时期的诗歌也有它的局限性，有些作品表现的不够含蓄，有的还存在着概念化和公式化。

宋影开始是创作小说，进入 20 年代末期以后转向戏剧创作。

他创作了不少戏剧。代表作有《谢绝一切会面》(1929)、《新任理事长》(1934)等。《谢绝一切会面》反映了劳资之间深刻的矛盾,工人们起来反抗经理的情景。《新任理事长》描写了特权阶级的无能和腐朽没落。

如上所述,这时期小说、诗歌、戏剧比之20年代前半期有了新的发展,展示了工农群众运动的伟大而生动的画面。如果说在初期无产阶级文学中,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经出现萌芽,那么在20年代后半期以后的无产阶级文学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就已经形成。同时,这时期文学的思想内容和题材范围也已经扩大,在艺术手法方面,也显示了作家,诗人的个性,具有他们自己的独特风格。

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从20年代初期至30年代初期在朝鲜文坛上占有统治地位。不少原属于资产阶级文学阵营的作家、诗人也脱离自己的同仁杂志组织,参加了无产阶级文学阵营,走上现实主义道路,形成了许多无产阶级文学的“同伴作家”群。

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从初创期开始就是在同各种文艺思潮的论战中成长、发展起来的。他们在批驳当时的纯粹文学论、自然主义文学论、国民文学论、折衷主义文学论、无政府主义论,以及“卡普”内部的机会主义的过程中,使无产阶级文学得以发展。但是,无产阶级文学批评家们的文学批评也有不少局限性。首先,他们的批评只是社会学的分析,而没有与创作实践相结合进行美学层次上的评论;其次,他们没能从理论的角度深刻地揭露、批判各种思潮的阶级本质,而只停留在强调无产阶级文学的阶级性的主张上,有的文学批评还表露出主观武断的弱点。

虽然存在种种缺陷,但是无产阶级文学批评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学在朝鲜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必然性,正确指明了文学的阶级性和社会教育作用,揭露了各种文艺思潮的反人民性,对无产阶级

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第八节 李箕永和韩雪野

李箕永（1895—1984）是朝鲜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出生于朝鲜忠清南道牙山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七岁时就读于严里村私塾，从小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12岁时入天安私立宁进学校学习，但不久因家庭经济困难，不得不中途辍学，直到16岁时才勉强毕业。在宁进学校学习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新小说，这些小说使他开始意识到造成家庭贫困和农村破产的原因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封建制度。

1914年春，他再也不能忍受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离家在矿山、农村和中小城市流浪，这期间他当过矿工，打过短工，目睹了日本侵略者屠杀朝鲜人民的惨状，亲身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痛苦，也了解了各地的风俗民情以及劳动人民的语言。这一切对他的思想发展影响很大，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的“三·一”反日民族独立运动，使彷徨于黑暗中的李箕永受到新思潮的冲击，增强了为拯救祖国而奋斗的决心。1922年春，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到日本去留学。在东京，他一面做工，一面刻苦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同时贪婪地阅读了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俄罗斯古典文学作品，其中特别是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1923年，因东京大地震他提前回国。回国后，他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工农运动的影响，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

1924年，他发表了处女作短篇小说《哥哥的秘密信》，小说以一个信奉耶稣教的家庭为舞台，尖锐地批判了男尊女卑的封建陋

习，揭露了宗教的伪善。《哥哥的秘密信》标志着李箕永开始登上文坛，并显示出他具有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素质。

1925年至1926年间，他连续发表了多篇短篇小说。如《老鼠的故事》（1925）、《民村》（1925）、《贫穷的人们》（1925）、《农夫郑道令》（1926）、《朴老师》（1926）和《推销员和女传教士》（1925）等。《贫穷的人们》通过主人公成浩贫困潦倒的生活，描写了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朝鲜人民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朝鲜人民的英勇反抗精神。《民村》描写了贫苦农民的女儿占顺被卖给朴主事的儿子作妾抵债的悲剧，进一步揭露了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根源。这两篇作品不仅反映了20年代朝鲜农村的黑暗现实，而且塑造了先进知识分子成浩和“汉城客”的形象，明确指出只有革命的“暴风雨”，才能摧毁“恶魔的世界”。这时的李箕永已成了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先声——“新倾向派”的主要作家之一。

1925年，李箕永同赵明熙（1894—1942）、崔曙海（1901—1932）等进步作家共同创建了“朝鲜无产阶级艺术同盟”（简称“卡普”）。1927年“卡普”进行了改组，制订了新纲领，李箕永遵循“卡普”的新纲领，同资产阶级反动文学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强调集体意识的文学》（1928年1月，载于《朝鲜之光》）的评论中，他主张“朝鲜无产大众所要求的文学就是‘普罗文学’。‘普罗文学’是阶级文学，它应该承担起无产阶级运动的一部分任务，并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出现于无产阶级运动的第一线。”在创作实践中李箕永坚持了这个原则，写出了在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中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元甫》（1928）和《造纸工厂村》（1930）。在《元甫》和《造纸工厂村》中，描写了当时工人的罢工斗争和农民的减租斗争，提出了工农联盟的必要性，塑造了石峰、黄云等具有先进思想，积极宣传、组织工人，为反对日本垄断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而斗争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如果

说《贫穷的人们》中的成浩和《民村》中的“汉城客”，只是认识到只有革命的暴风雨，才能摧毁旧世界，那么，《元甫》中的石峰和《造纸工厂村》中的黄云则懂得怎样进行斗争才能推翻旧世界。从短篇小说《贫穷的人们》、《民村》到《元甫》和《造纸工厂村》，可以看出李箕永已成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者之一。

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发动侵华战争，加紧了对朝鲜人民的镇压，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1931年和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对“卡普”作家先后进行了两次大逮捕，李箕永两次均被捕入狱，“卡普”也于1935年被解散。李箕永无论是在狱中还是出狱后都没有放下战斗的笔，先后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其中短篇小说有：《朴永镐》（1933）、《寂寞》（1936）等，中篇小说有《鼠火》（1933），长篇小说有《故乡》（1933）、《人间课堂》（1936）和《春》（1940）。中篇小说《鼠火》通过石铁和美妮的形象刻画，不仅反映了“三·一”运动前夜朝鲜农村的现实，也表达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人民无限向往自由幸福的意愿。长篇小说《人间课堂》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揭露，作品中的主人公玄浩最终把他走向的工地当作了追求真理的人间课堂。长篇小说《春》以方溪村的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了1895年以后至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以前朝鲜社会的特点。作者以这时期的两班贵族家庭为中心，揭露了当时两班贵族的腐朽统治与糜烂的生活，真实地反映了受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悲惨处境，表达了广大人民对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愤怒与反抗情绪。在长篇小说《春》中，李箕永借朝鲜封建末期的社会生活现象，表达了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朝鲜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其中特别是长篇小说《故乡》，是李箕永30年代的代表作，是朝鲜现代文学的一座丰碑，在朝鲜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故乡》描写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朝鲜南部的元德村，

那里的广大贫苦农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与地主的双重剥削压迫下，纷纷破产。这时，具有先进思想的青年金喜俊回到故乡，发动和组织农民进行了反抗地主残酷剥削的抗租斗争。同时还组织城里缫丝厂工人罢工与捐助，积极配合与支援了元德村的农民，在工农联合斗争的强大攻势下，迫使地主安承学不得不答应农民的要求，使元德村农民的抗租斗争取得了胜利。

金喜俊是一个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他看到元德村的农民备受压迫与剥削的悲惨处境，敏锐地意识到时代赋予他的重任，就是要唤醒农民起来参加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斗争。他富有领导艺术和组织才能，将元德村年轻一代和老一代农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向他们灌输先进思想，及时机智地组织了抗租和罢工，使元德村农民的抗租和缫丝厂工人的罢工结合起来，并取得了胜利。金喜俊是作者从前塑造的石峰和黄云等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进一步发展。二地主安承学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他依仗权势，靠收租和放高利贷发财。他生活腐化，灵魂肮脏，为人阴险奸诈，手段毒辣。《故乡》还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如意志坚强的仁顺，性格倔强的仁童，直率爽朗的方姑娘，封建家庭的叛逆者甲淑等。

小说通过金喜俊和安承学分别代表的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尖锐斗争，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罪恶，揭露了亲日派地主的丑恶面貌，广泛地反映了20年代朝鲜农村的急剧变化，如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农民群众的觉醒，工农联盟思想的形成。小说结构严谨，脉络分明。作品中通过对农乐队、婚礼、过生日等农村习俗的描写，展示了一幅幅朝鲜农村的风俗画，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民族特色。小说还采用了大量的俗语和民谚，富有表现力和生活气息。

1946年他创作了以土地改革为题材的短篇小说《开辟》。1948

年春至 1949 年，创作了著名长篇小说《土地》。它以土地改革为题材，反映了朝鲜人民为巩固新政权、创造新生活所发挥的革命首创精神，表现了土地改革给朝鲜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新人的成长过程，成功地塑造了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农民郭巴威的形象。

《土地》的布局富有特色，是社会的变化、故事情节的发展与外界大自然季节转换的有机统一。小说情节发生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由冬写起，之后入春，进而夏、秋。围绕冬垦、春播和秋收展开情节，人物心境也经历了一个从冰雪融化、欢欣鼓舞到幸福充实的过程。作品富于民族特色，对朝鲜农村习俗的描写细致真切。小说还大量地运用民间文学创作，或对古代民间创作加以改造，对比现实；或服从情节需要，借人物之口讲述民间故事；或直接引用民歌民谣。这些都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民族色彩。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创作了中篇小说《江岸村》（1954）和短篇小说《复仇的记录》（1953）。

战后时期，从 1952 年开始，李箕永先后完成了长篇三部曲《图们江》。这部具有编年史性质的巨著，反映了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朝鲜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阶级统治，争取民族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历程。小说将农民起义、爱国文化运动、义兵运动、“三·一”起义等主要事件串连在一起作为结构的基础，这种结构保证了清楚地展示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朝鲜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民族解放斗争的全貌。小说成功地塑造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爱国农民的典型朴熊孙的形象，也塑造了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参加民族解放斗争新阶段的职业革命家氏童的形象。小说所刻画的一系列人物如农民李春实、权致白、玉妮和义兵安武、崔东旭、张猎手等以及开明士绅李真卿，个个性格鲜明。小说的艺术特色是：一、巧妙地将历史和艺术融为一体，实现了现实和历

史的有机结合。二、在人物的形象的塑造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三、对自然的描写特别具有魅力，不仅和人物心理的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且深刻而准确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四、语言朴素、准确、简洁，在运用农民的语言方面有独到之处。《图们江》是历史题材长篇小说中的代表作。

李箕永从事文学活动近 60 年，为朝鲜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韩雪野（1900—？）是朝鲜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生于咸镜南道咸州郡一个趋于没落的封建家庭。少年时期，他目睹了封建家庭对比他大 10 岁的养女的虐待，看到父亲被日本宪兵逮捕和监禁，以及日本侵略者对朝鲜人民的屠杀与摧残，这一切使少年时代的韩雪野产生了对封建陋习和日本侵略者的强烈不满和反抗。

他在咸兴普通学校毕业后，于 1916 年入汉城第一高等普通学校学习，1918 年又转入咸兴高等普通学校学习，从这时起，他就酷爱文学，在汉城念中学时，对小说、古典音乐、戏剧、电影等特别感兴趣。1919 年，他因积极参加“三·一”反日爱国运动，被日本警察逮捕入狱。“三·一”运动对韩雪野的思想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狱后为了寻求救国的真理，他于 1921 年去东京，在日本研究社会科学和文学，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1924 年回国后他一面任教，一面从事文学创作。这期间他发展了短篇小说《在那天晚上》（1924）、《饥饿》（1924）、《憧憬》（1925 年）等，这些小说通过男女之间的爱情描写，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内心苦闷和时代理想，初步显露出他的创作才华。1925 年韩雪野至汉城与李箕永等一起创建了“卡普”，他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从“卡普”建立时正式开始的。1927 年，他又与李箕永等一起改组了“卡普”，通过了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新纲领。在“卡普”进行改

组前后，韩雪野既撰写文学评论，又致力于文学创作，他写过《关于阶级文学》、《无产阶级艺术宣言》和《阶级对立和阶级文学》等评论。他在《无产阶级艺术宣言》一文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学艺术，阐明了无产阶级思想和发展方向，竭尽全力去完成直至形成没有阶级的社会的非常艰巨的前卫队的任务，揭露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矛盾、虚伪和罪恶，时刻为资产阶级的解体而搏斗，只有在这种战斗中，才能形成对无产阶级的最后胜利一贯充满信心的战斗的文学艺术。”这些评论宣传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主张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创作，揭露了资产阶级文学的反动性，谴责了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性。1929年前后，他创作了短篇小说《摔跤》（1931）、《过渡期》（1932）、《洪水》（1936）等。

《过渡期》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朝鲜农村的破产和阶级分化的情况，描写了朝鲜农民怎样从自己世代居住的土地上被赶了出来，他们反抗、斗争、流浪，而最后又不得不到日本资本家的工厂去做工。《摔跤》可以说是《过渡期》的续篇，尽管两篇中的人物不同，但它的情节却是围绕同一事件展开的。在《摔跤》里，农民开始进行有组织的、群众性的反抗，而原先进入工厂的农民，已经成为有觉悟的工人，他们和农民联合起来，组织了劳动会和佃农组合，联合起来向资本家进攻。日本资本家在广大群众团结起来的力量面前惊慌失措，不得不答应他们的要求。

《过渡期》中的主人公昌善和《摔跤》中的主人公明镐，都是朝鲜现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工人形象。这两篇小说和李箕永的短篇小说《元甫》、《造纸工厂村》同为初期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中的代表作品，在朝鲜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与此同时，《过渡期》和《摔跤》的出现，也是韩雪野进入了创作以反映工人阶级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为主的新阶段。

1930年他参加了杂志《朝鲜之光》编辑部的工作。1932年他

进入了《朝鲜日报》社，与社内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做过斗争。1934年他与200多名“卡普”作家一起被日本警察逮捕，当他在狱中得知日本帝国主义者利用堕落成间谍的变节分子宣布解散了“卡普”时，他毫不动摇，与狱中许多同志共商今后如何恢复与发展“卡普”的对策。1935年底获释，出狱后于1936年至1943年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中，写出了多篇短篇小说，如《洪水》（1936）、《林檎》（1936）、《劳役》（1936）、《山村》（1938）、《泥坑》（1939）等。同时也创作了中篇小说《归乡》和长篇小说《黄昏》（1936）、《青春期》（1937）、《草香》（1938）、《塔》等。

1938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山村》，和193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洪水》、《劳役》在主题思想上互有联系。它以朝鲜一个山区为舞台，通过佃农与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地主间的对立关系，表现了当时社会的特点。1939年创作的短篇小说《泥坑》，和193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林檎》的主题思想有相似之处。它描写一个青年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自己的生活非常不满，认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社会就是一个泥坑，自己就生活在这个泥坑之中，虽然他善良的妻子为他祝福，但是他觉得不能从妻子的祈祷中去寻求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呢？《泥坑》指出了真正的幸福必须与远大的理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长篇小说《黄昏》是韩雪野30年代的代表作。30年代朝鲜由于受到1929年—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工业危机，资本家企图把工业危机的负担转嫁给工人身上，加强了对工人的剥削，实行所谓“产业合理化”政策，使朝鲜工人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大批工人失业，工资大幅度降低，工人在政治上所受的压迫越来越严重。这种情况引起了朝鲜工人阶级的强烈反抗，他们的斗争已经从自发的斗争发展成自觉的斗争，朝鲜的无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黄昏》

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黄昏》以一个纺织厂工人反对资本家的“产业合理化”政策为基本情节，反映了 30 年代朝鲜现实的特点，描写了工人阶级为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而斗争。这就是《黄昏》的主题。同时《黄昏》还描写了新人在斗争中的成长，指出在工人阶级从自发的斗争转入自觉斗争的过程中，如何解决新与旧的矛盾的正确方法，也揭露了资本家的狡诈凶残和腐朽的本质，以及在工人运动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和堕落。在作品中，作者精心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主人公俊植是一个先进的革命志士，他意志坚定，胸怀广阔，沉着冷静，有领导艺术和组织能力，能坚持原则，也善于斗争。在他身上反映了 30 年代朝鲜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各种特点，他的革命活动体现了 30 年代朝鲜工人阶级的理想。丽顺是个善良聪明的女子，遇事果断，在阶级斗争实践的磨练中，发展成为新型女性中的一个。东弼这个人物，当工人阶级的斗争还停留在经济斗争阶段时还是一个热情的战士，但当工人阶级的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阶段时，他却迷失了方向，后来在俊植的帮助下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和工人们一起继续参加斗争。京载清高自大却又优柔寡断，好似墙头草，一会儿倒向工人一边，一会儿又倒向资本家一边。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典型，终于和没落的资本家一起步入了“黄昏的世界”。安经理是个诡计多端、贪得无厌的资本家。他在和金载唐的竞争中，夺得了经理的宝座，然后又施展阴谋诡计企图把工业危机的负担转嫁给工人，但在工人识破了他的阴谋燃起了反抗的烈火时，他惊慌失措，暴露了虚弱的本质。

长篇小说《黄昏》艺术地再现了 30 年代朝鲜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把工人阶级的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优秀作品，在朝鲜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长篇小说《青春期》是韩雪野继《黄昏》之后的一篇力作，它紧密地结合 30 年代的现实特点，通过对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对主公泰浩性格的刻画，回答了知识分子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长篇小说《塔》表达了对受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的深切同情，揭露了封建统治者的惨无人道和封建制度的罪恶，同时也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纯粹是金钱的关系，还反映了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斗争。

1945 年以后，韩雪野不仅担任了朝鲜文艺部门的领导工作，而且更加热情地从事创作。1946 年在短篇小说《村里的人们》中通过农民在土地改革后，开垦土地和扫除文盲等活动，反映了农民的新的精神面貌。同年发表的《煤矿村》描写了煤矿技校的学生成长为新一代劳动青年的过程。短篇小说《兄妹》深刻体现了苏联人民和朝鲜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是一篇将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统一起来的优秀作品。

短篇小说《狼》发表于朝鲜战争的 1951 年，作者在作品中描写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儿童秀吉的悲惨遭遇。小说揭露了美国传教士的伪善与凶残。1952 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大同江》（第一部）描写在被敌人一度强占的平壤，一个印刷厂的青年工人和城市少年的对敌斗争，反映了朝鲜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战无不胜的力量。此外，韩雪野还写了长篇小说《历史》（1953）和中篇小说《道路只有一条》（1958）以及儿童文学作品《儿童团》和《万景台》等。

韩雪野以其大量的作品和文学评论，为朝鲜无产阶级文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九节 韩国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朝鲜南部于 1948 年 8 月 15 日成立了大韩民国。日本殖民主义统治给韩国留下的是百业凋蔽、满目疮夷的局面，50 年代初又爆发了美国插手的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这场战争使广大的朝鲜民族蒙受了沉重的灾难。在韩国，失业率增高，工农业生产总量急剧下降，人民生活面临极大的困难。长期的日本殖民统治和朝鲜战争给韩国人民心中投下了阴影。

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50 年代韩国文坛上出现了“战后文学派”。“战后文学派”的人员结构主要是一批 20 多岁的青年，这些人也被称为“战后作家群”。他们声称自己是战争的体验者和受害者，怀疑人存在的价值，对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发生了动摇。战后文学派作家与作品的主要特点是：对现实不满，愤世嫉俗，对战争受害者寄予同情，表现出一定的反抗意识。在创作方法上，他们竭力学习和模仿西方各种流派的表现方法，卡夫卡、加缪和萨特等人的作品对战后文学派都有不小的影响，因而他们的作品大都表现抑郁的人生和惨淡的气氛，所塑造的人物是一些绝望、失意、软弱无力、孤立无援和倒霉的人。战后文学派主要作家有吴永寿（1914— ）、孙昌涉（1922— ）、河瑾灿（1931— ）、徐基源（1930— ）、张龙鹤、金声翰、朴渊禧、郑汉淑等。

孙昌涉（1922— ）是战后文学派的代表作家之一。生于平安南道平壤，出生后随家辗转于中国东北、日本等地。1952 年在《文艺》五月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公休日》，从此正式登上了文坛。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先后发表了 30 多篇短篇小说和五六部长篇小说。1955 年获现代文学社新人文学奖，还先后数次获东仁文学奖。其中短篇小说《血书》（1955）、《人间动物园抄》

(1955)、《孤独的英雄》(1958)和《剩余人》(1958)是他的代表作品。

《血书》描写痴少女昌爱、残废军人俊锡、失业者达寿、绝望诗人奎鸿等四人走投无路，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的情景。作品描写他们麻木、漠然、反常，被社会所抛弃，反映了作者对造成这样一群人的现实的强烈不满。作品的情节虽然不复杂，但失业者达寿的软弱绝望与拼命挣扎，俊锡的暴躁与不满，奎鸿的玩世不恭，昌爱的麻木不仁，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都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他的另一篇短篇小说《人间动物园抄》反映了一座监狱中被关押的人群深深绝望的情绪，把受虐狂这一概念推到了顶点，作品充满了沉郁的调子。《剩余人》则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金钱关系，反映了知识分子的悲惨生活遭遇。《孤独的英雄》则揭露了强权者的压迫，赞扬了正直的知识分子的坚持正义和敢于斗争的品格。通过人物对话细致入微地揭示人物内心活动是这篇作品的一大艺术特色。

战后文学派另一位著名作家河瑾灿(1931—)，生于庆尚北道永川邑。1954年入釜山大学学习，1957年退学入伍，退伍后在教育部门工作，1969年后专门从事创作。他早在学生时代就发表过作品，曾获第七届韩国文学奖。著有长篇小说《夜壶》和许多短篇小说。短篇小说《受难的两代》是他的力作，描写一位父亲被抓去修日本飞机场时炸掉了一只胳膊。一天他前往迎接从前线归来的儿子，出现在他面前的儿子手拄双拐，清风吹拂着儿子的一只空荡荡的裤腿。父子俩归家的路上要过独木桥，父亲用一只胳膊背着儿子艰难过桥。儿子在父亲的背上内疚地说：“爹，我怎么活下去呀？”“怎么活？没丢掉性命就能活，瞧我，还不是活着，人家看着别扭些个，管他呢！”父亲一边嘱咐儿子，紧紧搂住自己，一边过桥，心里却暗暗哭泣：“可怜，年轻的，……都是世道不

好，可怜的东西，你的命不好！”小说具有强烈的反战色彩，揭示了战争给父子两代人带来的肉体 and 心灵上的严重创伤，表达了作者对受害者的无限同情。作品结构紧凑，语言简洁，典型环境的选择与人的塑造具有独到之处，如作者运用特写镜头，把父子俩安排在一根独木桥上。

张龙鹤是战后文学派中颇具特色的一位作家，他在《地动说》（1950）、《肉囚》（1955）和《现代的野性》（1960）等作品中用内心独白和时间的错乱描述断续的思考，打破了传统的小说结构。他的另一部作品《约翰诗集》（1955）尤其突出地表现了这个特点，并获得成功。《约翰诗集》明显地反映出作者受到萨特的《恶心》的影响。

同时由于战争的影响，连老作家也写了不少有关战争和反映战后社会状况的作品。尽管战后文学派作家的作品在 50 年代占有优势，但还有一批作品是用传统的创作方法写作的，如李范宣的《海鸥》、《误发弹》，李浩哲（1932— ）的《离乡》，吴有权的《年轻的寡妇们》等。

从 60 年代起，韩国政府计划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并谋求摆脱对美国经济援助的全面依赖，为此采取了种种有效措施，如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增加劳动投入量，创造更多的财富。又如实行高额投资，扩大储蓄，促进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重视智力投资，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启用学者专家等。因此，从 60 年代中期起，韩国不仅恢复了战后经济秩序，而且在第一次经济“起飞”之后，开始在亚洲崛起。然而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使作家们感到不解和苦闷，他们徘徊彷徨，有一种挫折感。在这种背景下，60 年代韩国文坛上便出现了新感觉派，这派作家强调文学的技巧，不谈文学的职能。他们强调语言的感觉，体验飞跃的印象，更注重个人意识和心理分析。他们

宣称艺术创作的源泉应当到“无意识”中寻找，并且要求表现梦境和幻觉，竭力追求所谓“深奥的真实”。

新感觉派有一批作家，如金承钰（1941— ）、朴泰洵（1942— ）、徐廷仁（1936— ）等。金承钰是公认的 60 年代新感觉派代表作家。他生于日本大阪，毕业于汉城大学法语系。60 年代初发表短篇小说《生命演习》，开始闻名于韩国文坛。他擅长写小说，也写电影剧本和随笔，著作颇多，主要有长篇小说《我偷走的夏天》、《雾律纪行》以及几个电影剧本。曾获第七届东仁文学奖和第一届李箱文学奖。《汉城一九四六年冬》是他短篇小说中的力作，也是韩国当代文学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描写三个人：我、安和一个男人。这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在茶馆相遇搭话。我和安是因为呆在家里无聊而来到茶馆的，而那个男人是因为妻子患急性脑膜炎死在医院里，他刚从医院领到一笔卖老婆尸体的钱，于是他要求“我”和安帮他花掉这笔钱。他孤独绝望，渴望与人在一起，于是三个人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看了一场火灾，最后去住客店，男人要求我和安同他住一个房间，但遭我和安谢绝，第二天早晨，我和安发现男人自杀了。

作品中的男人，因为未能认清现实，盲目地对现实抱有希望，只满足于与老婆的爱情，当他一旦认清了现实而又无法克服时，就绝望自杀。作品中的安早已看破红尘，认定人只是生活在瞬间，确认瞬间的价值，不认为自己有什么正当的、确实的存在理由，存在的只是活着的自己。作者描写安这个人物时，强调了强烈的个人意识和心理分析。而“我”则持折衷态度，对人生既不抱希望也不绝望，只是得过且过。作品深刻地揭示了青年一代悲观苦闷的心情。

随着新感觉派的兴起，韩国文坛上关于“纯文学”与“参与文学”的论战也加剧了。主张纯文学的作家们认为如果让文学具

有社会功利的目的，对文学的纯度是有害的；而主张参与文学的作家则认为文学不只是观察和描写社会现实，应当为更美好的社会做出贡献，即要参与进去。主张参与文学的作家，写了不少反映现实，暴露黑暗的作品。如金廷汉（1908 — ）的《人间田地》，写麻疯病人的悲惨遭遇，痛斥社会的非人道和麻木不仁。千胜世（1938 — ）的《麦田》描写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主张人应有其正当的生存权利。他的短篇小说《黄狗的悲鸣》写占领军的专横跋扈及兽性，同情被蹂躏的可怜的女人。方荣雄（1942 — ）的《葬礼记》，写一位出生在茅厕里的农家女孩子，被逼疯在街头流浪的悲惨遭遇。参与文学的缺陷是只提出问题，而未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70年代韩国经济迅速发展，现代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随之文坛也出现了繁荣景象，各种不同体裁与不同题材的作品竞相登场，数量颇为惊人。但最引人注目的是商业文学的抬头，一方面是一些作家迎合中产阶级和市民的趣味大写通俗小说；另一方面是某些作家陷入了商业主义的泥潭。工业的飞速发展使农村经济受到破坏，农民大量流入城市，成为流浪汉、小商贩、帮工，妇女则为招待人员或沦为妓女，描写这些人的作品也就应运而生了。同时工人阶级队伍有所壮大，人民争取社会的民主化与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也有所发展，出现了描写工人的作品。

韩觉洙的小说《根子》（1978）描写了在“经济繁荣”下的农村，被现代文明拔掉了“根子”（即土地）的农民的遭遇。黄皙英（1943 — ）的长篇小说《客地》（1971）第一次提出了工人集体斗争和劳资矛盾问题，成为写工人的文学作品的先驱。赵世熙（1942 — ）的12篇系列小说《矮子射向上空的小球》，其中包括《刀刃》、《宇宙旅行》、《在陆桥上》、《轨道回转》、《机械都市》、《克拉因氏之病》、《银江劳动家族的生计费》、《神也有错》、《游入我

网中的刺鱼》等，揭示了现代化过程中所包含的各种社会矛盾。小说采用了西方实验小说的技巧：即过去与现在重迭，幻想的环境，视点的多变等，这在韩国小说的创作上是一次新的探索。

70年代还出现了不少表达韩国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的作品。宋基元（1947— ）的《月行》、尹兴吉（1942— ）的《彩虹何时架当空》都属于此类。这两篇作品风格不同，前者低沉忧郁，后者明朗且有深厚的人情味。

70年代韩国文学还出现了长篇作品大量产生的景象，如黄哲英的长篇小说《张吉山》（现已出版七卷），不仅情节复杂，文体独特，语言绝妙，人物生动，而且技巧娴熟。女作家朴景利的小说《土地》，描写了自1910年“韩日合并”以后30年以来农村经济解体的过程，人们称它是一部活的近代农村史。朴渊禧的《霞村一家》写日本统治下一爱国志士一家的遭遇。辛相雄（1938— ）的《徘徊》写韩国青年一代的彷徨、颓废和苦闷。此外还有李文求的《长恨梦》，吴铎藩的《烟囱与天花板》，金国泰的《含着水的星》等。

当然，韩国文学中也有一些不健康或格调不高的作品，但它毕竟不是韩国当代文学的主流。

第十节 蒙古文学和达·纳楚克道尔基

蒙古1921年7月11日取得人民革命胜利，1924年11月26日成立人民共和国。蒙古现代文学起自1921年。它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展，但又受到民族文学固有传统的巨大影响。在蒙古民族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是民间口头文学。有著名的长篇英雄史诗、生动有趣的民间故事、别具一格的祝词赞词、数量繁多的谚语格言等等。千百年来草原上的人们耳濡目染，在民间文学艺术的熏陶

下形成本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和文艺欣赏习惯。蒙古作家在创作中必定要考虑群众的情趣和要求，努力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写出他们喜爱的作品。蒙古书面文学已有七八百年历史。兼有史学、文学双重性的《蒙古秘史》就产生于13世纪。它散韵结合，描述了成吉思汗的事迹，用艺术语言塑造了这个历史人物形象。至于近代，大作家旺·尹湛纳希（1837—1892）创作了《青史演义》（1891）等蒙古民族文学史上第一批长篇小说。这些文学遗产对现代文学创作起着借鉴作用。

蒙古独立以来在对文艺工作的指导上强调它的思想性，把文艺看作是意识形态的战斗武器。提倡作家用新思想来教育人民。在创作方法上遵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1948年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提出革命现实主义，号召作家遵循党性原则，运用艺术语言揭露落后的、阻碍社会前进的因素，努力塑造新人形象。1957年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明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创作的主要方法。蒙古现代文学已经历半个多世纪，取得很多成就，涌现出一批受欢迎的作家和作品，但也出现公式化、概念化的缺点，以及美化现实的倾向。由于片面强调思想内容，文学的本身特点未受足够重视，使一些作品艺术上没有达到应有水平。

蒙古现代文学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21年至1940年；第二个时期1941年至1960年；第三个时期1961年至80年代中期。

第一个时期：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蒙古独立不久，国家集中精力于社会变革和政权建设，并逐步创办新的文化教育事业。蒙古基本上没有经历新旧时代交替的作家，二三十年代活跃文坛的都是革命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他们初涉文学园地，怀着热情进行写作。他们写旧社会的愚昧、落后与苦难，写新生活和新气象，同时也写祖国山河与草原风光。在这批作家中享有声望的是索·博

音尼木和、达·纳楚克道尔基、策·达木丁苏伦、勃·仁亲、敦·策伯格米德等人。这些作家创作了蒙古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有影响的作品。索·博音尼木和（1902—1937）是当时著名的文化活动家，生前担任作家团体的领导工作。他的作品包括诗、散文和剧本。在他的十来部剧作中最为出色的是《黑暗的政治》（1932）。此剧通过对女主人公悲惨身世的描述，愤怒控诉了黑暗的封建制度。策·达木丁苏伦（1908—1986）被看作蒙古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熟悉民间文学，擅长修辞，写出一系列语言通俗质朴而又生动优美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他的代表作是长诗《我的白发母亲》（1934）。此诗写于留苏期间。诗人远离家乡，想念母亲。母亲翘首相望，盼儿早日归来。然而为了振兴自己的民族，建设自己的国家，学习知识本领是至关重要的，一时不能侍奉老母也是不得已。诗人以极为朴实的语言说出这个道理。此诗为亲人而作，句句发自肺腑，因而能以情动人，是蒙古诗苑中的抒情佳篇。中篇小说《受歧视的姑娘》（1929）是达木丁苏伦另一部重要作品。小说反映了旧社会贫富间的矛盾和冲突。女主人公从降生到这个世界的第一分钟起就是不幸的，本来父母要把她送给牧主收养，因是女婴而遭嫌弃，成为一个“受歧视的姑娘”。她在凄风苦雨中度过20个年头，革命胜利后才改变命运。这部小说属于当时提倡的重大社会题材，又是革命后第一部写得好的大型文学作品，因而备受重视。达木丁苏伦还是著名学者，他把主要精力用于蒙古古典文学的研究。在30年代的短篇小说中值得一提的是敦·策伯格米德（1915— ）的《牧羊童乃当》（1935），此作描述革命前一贫穷少年的悲惨遭遇。

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自30年代末起蒙古边界的安全受到日军威胁，1939年发生了蒙苏联军与日军对抗的喀尔喀河战役。此后蒙古支持苏联的卫国战争。1945年8

月蒙古同苏联一起对日宣战。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军事题材以及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诗歌、小说、剧作。如达·僧格（1916—1959）的诗《和平鸽》（1951）、中篇小说《阿尤希》（1948）、额·奥云（1918— ）的剧本《手足兄弟》（1946）等。与第一个时期一样，许多作家不惜笔墨，努力再现革命前草原上的艰难生活。这里不乏佳作，如鲁·巴达尔契（1916—1960）的短篇小说《香火》、乔·拉哈姆苏伦（1917—1979）的叙事长诗《栗色骏马》（1947）等。这个时期的重要剧作家是拉·旺干（1920—1968）和乔·敖伊道布（1917—1963），他们的作品以现实生活为题材，在舞台上展示蒙古人民的和平劳动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医生》（1949）和《路》（1946）分别是他们的代表作。蒙古现代长篇小说的创作起步较晚，1949年契·洛道伊丹巴（1917—1970）的《在阿尔泰山》问世，蒙古读者第一次有机会读到自己作家写的现代长篇小说。《在阿尔泰山》篇幅较短，也不如后来发表的《曙光》影响大。《曙光》的作者是勃·仁亲（1905—1977），第一、二、三部发表于1951至1955年。小说上下五六十年，把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喀尔喀蒙古的风云变幻展现在读者面前。主人公幼小时被送给别人收养，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他颠沛流离，身世凄凉。在那个时代其形象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仁亲曾被指责为狭隘民族主义者，受到过不公正的批判。他生前是蒙古科学院院士，有多部学术著作。

第三个时期：进入60年代以来，蒙古文学有了新的发展，涌现出许多新作家，各种体裁的作品增多，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出现繁荣局面。这个时期活跃在诗坛上的是别·雅沃胡朗（1929—1982）、登·普尔布道尔基（1933— ）等诗人。雅沃胡朗在50年代发表了几部诗集，60年代以来不断有新作问世，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他的诗立意新颖，不落俗套，其代表作是抒情长诗

《我生于何方》(1959)。普尔布道尔基在 60 年代接连推出几首好诗，其声望日益提高。他以细腻流畅的笔触描绘草原的绮丽风光，讴歌牧人的纯洁心灵。他的长诗《蓝布袍》(1969)、《女牧驼人的信》(1969) 脍炙人口，广为传诵。短篇小说创作方面以僧·额尔德尼(1929—) 为代表。他的小说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和浓郁的人情味。中篇小说创作上有突出成就的作家是德·米雅格玛尔(1933—)，他在 60 年代中期发表了《磨面人》(1965) 等几部受欢迎的中篇小说。他还是一位优秀的剧作家。长篇小说自 60 年代起出版数量剧增，形成高潮。评论界给予好评的有：敦·纳姆达克(1911—1984) 的《动荡的岁月》(1960) 和契·洛道伊丹巴的《清澈的塔米尔河》(上部 1961，下部 1967)。纳姆达克是蒙古老作家，早在 30 年代就开始写剧。《动荡的岁月》的成功之处是塑造了青年官吏和青年牧人的形象，小说情节生动，引人入胜。洛道伊丹巴是五六十年代最有声望的作家，他的小说不论是长篇还是中短篇都为读者喜爱，语言优美流畅，表现手法细腻，擅长刻画人物性格。《清澈的塔米尔河》通过对主人公坎坷一生的描述，表现了蒙古革命前后的社会态势以及发展的迂回曲折。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很多，几个主要人物写得性格丰满，有血有肉。如写一个富裕牧民，他洞察事务，精明能干，既是牧业行家，又谙于经商理财之道，挣下一份不小的家业。他也欺压穷人，侮辱妇女，摆出一付财大气粗的派头。但他又知人善任，量才使用他雇佣的那几个牧民，让他们各得其所，充分发挥才能。他平时与人相处也不算坏。有一次帮工们为他的羊群剪羊毛，他以好酒好饭招待，事后还和众人一起玩掷木棒游戏。他没有被塑造成公式化的反面人物，而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一个性格复杂的人。这样描写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更符合生活。

达·纳楚克道尔基(1906—1937) 生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

央省巴彦德勒县，他的父亲是个穷贵族，在衙门里当书吏。家庭为他创造了一个学习环境，使他从小有机会读书识字。1918年还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就跟父亲在衙门里抄写公文了。

1921年纳楚克道尔基投身革命事业，年仅15岁就担任蒙古军事委员会秘书，1925年又兼任政府秘书。同年革命青年团设立少先队工作局，作为局长，他积极开展少先队工作。

1922年纳楚克道尔基参加苏赫巴托俱乐部的活动。这个俱乐部是蒙古第一个文艺团体，它为群众演出文艺节目，在当时情况下起了娱乐与宣传的双重作用。纳楚克道尔基常为俱乐部上演的话剧插曲填词。《青山翠谷》（1923）就是这样一首歌词，被看作是诗人的处女作。它像民歌，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1925年至1929年纳楚克道尔基先后在列宁格勒、柏林、莱比锡学习。这期间他写了《从乌兰巴托到柏林》（1926）、《到远方去学习》（1927）等诗。这一组诗描述了从乌兰巴托到柏林的长途旅行中的见闻，抒发了一个求学远行的蒙古青年的胸中激情，表达了用文化知识建设祖国的美好理想。1929年纳楚克道尔基回国，在蒙古科学院的前身文史研究所历史室从事历史研究，直至去世。

纳楚克道尔基的作品目前收集到的有170多篇（部），包括诗、散文、短篇小说、剧本和译作。早期出版条件差，估计有些作品未保存下来。他的主要作品是1929年至1937年期间写的。

纳楚克道尔基是蒙古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不算多，但体裁多样，语言精练优美，篇章结构严谨，体现了蒙古民族文学固有的特点，因而成为二三十年代各类体裁作品中的佼佼者，又是后人学习的典范。他的代表作是长诗《我的祖国》（1933）和歌剧剧本《三座山》（1934）。

《我的祖国》有12段，每段由四行诗句，加上反复吟咏的两句“这就是美丽的蒙古，我亲爱的祖国”组成。前三段列举蒙古

大地上的名山大川、雄峰秀水，以及大湖深泊和清泉流溪，抒发了诗人对祖国山水深沉的爱。在随后的段落中，又对牧场的丰美、牲畜的肥壮，土地的辽阔和牧人的矫健等等一一做了吟诵。最后两段追溯民族的历史，呼吁全民振奋精神，建设新蒙古。同时，又指明当时的形势，警惕外敌入侵，表示了保卫领土与独立的决心。此诗含义深刻，感情炽烈，充分表达了蒙古儿女为祖国母亲自豪，对祖国母亲依恋的无限情意。这首诗气势磅礴，以一种特有的雄浑、豪放的风格而多于众多的同题材诗歌。《我的祖国》是蒙古传诵最广的一首诗。人们读此诗，背此诗，并由此激发爱国热情。这是一首真正的祖国颂歌。

《三座山》是作者从民间文学中吸取题材，并借鉴民间艺术形式创作而成的。革命前在蒙古草原上流传着一首叫《云登哥哥》的民歌和一个男主人公也叫云登的《苦难的三座山》的故事，歌剧《三座山》从剧名、男主人公名到主要情节线索都与上述民歌和传说相同或大体一致。因内容与曲调为群众熟悉和喜爱，它搬上舞台后引起热烈反响，演出多年，历久不衰。人们赞颂云登、南丝尔玛这对恋人的坚贞爱情，欣赏那优美动听的一首首独唱与对唱歌曲，因为那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与民族特色。纳楚克道尔基的原著是悲剧，云登被封建主巴尔干杀害，南丝尔玛在爱人的尸体旁殉情。1934年策·达木丁苏伦加以改编，以大团圆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

纳楚克道尔基的创作才华还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上。如《旧时代的儿子》（1930）、《喇嘛师父的眼泪》（1930）、《正月泪》（1932）等几篇小说都是很有特色的。在《旧时代的儿子》中作者以精粹凝练的语词，刻画了一个生活在旧社会的愚昧落后的青年牧人形象。《喇嘛师父的眼泪》说的是道貌岸然的喇嘛经不起放荡女人的挑逗，最后落得人财两空的可笑而又可悲的下场。小说写

得幽默辛辣，表现出相当高的讽刺艺术手法。《正月泪》又别有一番情趣。正月是欢庆的日子，而女主人公身为奴仆，却只有落泪的份儿。作者集中描写主仆和其他人在守岁过年时的不同心态，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

纳楚克道尔基的作品来源于生活，不论是诗歌还是散文作品都是有感而作。有些篇幅较大，而多数都很短小，但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的情和爱，读来自然清新，毫无矫揉造作之感。如写牧区生活的一些诗和散文似乎平淡无奇，其实很有韵味，它引人思考，给人美的享受。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广袤草原上特有的静谧、神奇的意境。这里世事平和、人情古朴，少有外部世界的喧嚣和纷扰。

在纳楚克道尔基的诗歌和散文作品中，以医疗卫生为题材的占三分之一左右，这与蒙古社会发展水平有关。二三十年代医疗设施缺乏，群众没有现代医学知识。作者把笔触伸向这个领域，用艺术语言来启发群众。这类作品虽具有宣传性质，但写得生动有趣，不是空洞说教，与干巴巴的歌颂、鼓动不同。

在一些短小作品中也可看出纳楚克道尔基驾驭语言的能力。他把发生在身边的小事信手拈来，写上几行小诗或一段文章，表达自己对事物的看法。如 100 多词的短文《嘻嘻嘻》写三个天真无邪的少女在饭馆吃饭，从进门到出门“嘻嘻嘻，嘻嘻嘻”笑声不绝。作者寥寥几笔就把她们娇憨、妩媚之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四行小诗《奇》为一对老夫少妻感叹不已：

我是多么欣赏那位
满头乌云的妻子年轻美貌，
我又十分佩服她的
银霜盖顶的丈夫手腕高超。

短诗《两个作家》呈现的是另一种画面：

两个年轻小作家，
花旁闲坐把话拉。
啤酒灌饱了肚皮，
笑得合不拢嘴皮。

如此活泼有趣，又不拘形式，没有一定的功力是难以做到的。

纳楚克道尔基的创作生涯是短暂的，但他为蒙古人民留下了宝贵的文学财富，他的创作丰富了蒙古现代文学语言。

第三章 东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东南亚现当代文学是东南亚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产物，同时也是世界文学，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直接影响的结果，反映了东南亚各殖民地国家，从民族觉醒走向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

20 世纪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东南亚，除了泰国作为缓冲国外，所有国家都沦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由于民族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加上亚洲其他地区民族民主运动的重大进展，如 1911 年中国的辛亥革命，印度甘地的不合作运动，还有日本的崛起等所带来的影响，在 20 世纪初，东南亚一些国家

便出现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1908年印度尼西亚受西式教育的知识分子首先创建“至善社”，1911年又出现第一个政党“伊斯兰教联盟”，从此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炬。1912年，越南的潘佩珠在中国革命的影响下建立了“越南光复联合会”，向法国殖民统治者发动第一次进攻。其他国家也都在酝酿着一场民族民主运动的大风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这场风暴终于到来。在20年代前后，东南亚殖民地国家普遍出现民族觉醒，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形成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在一些国家里，除了民族资产阶级外，无产阶级也登上了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直接率领了这场民族革命。如印度尼西亚，早在1914年就建立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20年改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领导了1926年的第一次民族大起义。越南于1925年成立了“越南革命青年同志会”，五年后改组成为印度支那共产党，并领导了30年代的义静苏维埃运动。菲律宾于1924年也成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菲律宾工人协会”，并领导了1931年的起义。缅甸则通过留英学生把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潮引进国内，30年代建立的塞耶山图书馆和1937年成立的“红龙书社”成了研究和传播马列主义的中心。所以，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无产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一样，也是民族民主运动的领导阶级和主力军，在早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各领风骚。而作为现代民族民主运动产物的东南亚现当代文学主要也是反映这两个新兴阶级的崛起，反映他们所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并以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作为时代的主旋律。由于这个缘故，东南亚有些国家的现当代文学，从诞生起就表现出两种不同的阶级倾向，形成两种不同的反帝反封建文学。这两种文学都与各自领导的民族民主运动紧密相联，随着整个运动的起落而起落。

东南亚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独立

前)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或独立后)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独立前的现代文学主要反映民族觉醒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时代风云变化,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主题,是现代文学的初创和成长阶段。独立后的当代文学则以反映国内日益剧烈的政治斗争和社会矛盾为主要内容,各种思潮和文艺流派风云际会,争雄竞长,是当代文学的大发展和日益成熟的阶段。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印度支那三国的情况有些不同,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那里的民族矛盾一直是主要矛盾,其文学发展有别于其他国家,抗战文学占主要地位。

战前的东南亚现代文学,从孕育、诞生到成长都受到世界文化和文学的直接影响。到了20世纪,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已逐渐减少,东南亚也必然要卷入到世界性的大潮里。对东南亚来说,接受处于更先进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并从那里汲取新的营养来改造自己落后的封建文化,已成为东南亚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东南亚文学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从世界角度来讲,20世纪有两大潮流代表着世界最先进的文化,即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文化。这两大文化潮流对东南亚现代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近代开始,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已向东南亚渗透,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品已被大量地译介过来,因此人们最先接触到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学的新形式和它的人文主义思想内容。一些作家从中得到启迪,便开始进行新文学创作的尝试,有的还是从翻译改写西方小说入手去开辟新的创作道路。到了现代的初期,这种学西方的新文学形式和表现反封建的人文主义思想已成为东南亚文学的主要潮流。我们看到的东南亚现代文学的最初作品大都有这样的特点:在文学形式上,采用了西方文学的小说、新诗、戏剧等现代体裁,但还保留着民族传统文学的成分;在作品内容上,以

男女爱情为题材，着重表现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和对个性解放的向往，具有一定的反封建倾向，但没有同民族的反帝斗争相联系；在创作方法上，没有超出传统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西方的现代主义还鲜为人知。后来，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以反帝反殖为主题的文学作品逐渐多起来，且有后来居上之势，有的把反封建与反帝结合起来，形成了民族主义文学。而在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反帝斗争舞台的国家里，如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则出现了无产阶级的反帝文学。因此，战前的东南亚现代文学大体可分三种类型：一、反封建文学；二、民族主义文学；三、无产阶级反帝文学。当然不是所有国家都一样同时存在这三种类型的文学。

民族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对民族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人们必须坚持和发扬本民族的固有文化，以增强民族意识，提高民族自信心。这就是如何坚持“民族性”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为了摆脱本民族封建文化的长期束缚，克服愚昧和落后状态，赶上现代世界发展的前进步伐，人们又必须大力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主要是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这就是如何适应“世界性”的问题。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建设符合现代民族发展需要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成了民族运动发展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历史课题，也是进一步确定文学的发展走向的问题。30年代一些国家都出现了新文学运动，如印度尼西亚的“新作家”和“东方派”与“西方派”的文化论战，缅甸的实验文学运动等等都是对建设民族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积极探索，战前的东南亚现代文学就是在这种不断的探索中随着民族运动的发展而成长起来。这里需要另外指出的是，在一些国家，用当地语言从事创作的华人对有关国家现代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的文学创作在20世纪初就已初具规模，进入现代后则与本土新兴的民族文学相汇合，成

为该文学的一个支流。另外，有一部分华人则用华语从事创作，形成独具一格的华语文学，在创作上深受中国五四运动和抗战文学的影响，但又不失东南亚的地方本色，这类华语文学在一些国家已被承认是自己民族文学的一部分。

进入 40 年代，国际风云突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太平洋战争震撼了整个东南亚。西方长期的殖民统治顷刻间土崩瓦解，这大大激发了东南亚各国的民族主义精神。但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给东南亚人民带来的是更加深重的民族灾难，这又使东南亚人民看清了自己的民族出路。此后三年多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成了东南亚历史大转折的酝酿时期，为战后的民族独立做最后的准备。在这个时期，东南亚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曲折，有的国家文学的发展陷于停顿，如菲律宾称这个时期为“最黑暗的时期”；有的国家则利用了时机，以两面策略来发展民族主义文学，如印度尼西亚的“双刀刃文学”。至于反法西斯文学，在东南亚则因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建立起来，一些抗日题材的作品都是战后才问世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的根本性变化是各殖民地国家先后取得了民族独立。有些国家的民族独立是经过艰巨的武装斗争得来的，如印度尼西亚、越南等。这些国家的战后文学，在一个时期里都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各自的民族独立战争的进程，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反帝反殖的精神。就是那些没有进行武装斗争的国家，其文学的基调也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独立。所以战后东南亚文学的发展更加贴近各自的民族独立运动，更直接地反映民族斗争的现实，也更显示其“民族性”。但是另一方面，在挣脱殖民锁链后，人们的思想也得到解放，都在求新求变，而且也有可能更扩大自己的眼界，从世界各种现代文学思潮中寻找可供借鉴和仿效的东西。于是，世界各种思潮的涌入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也就是说更加趋向“世界性”了。从本质上讲，影响战后东南亚文

学发展的世界性潮流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西方的各种现代派潮流，一是马列主义的革命潮流。后者对东南亚进步文学的影响尤为显著。在两大潮流的影响下，战后在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出现了两种不同文艺方向和文艺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在 50 年代促使东南亚的进步文学迅猛发展，其中以印度尼西亚、缅甸、越南、泰国等的进步文学发展最快。进步文学十分重视文艺的战斗作用，大都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努力反映人民的疾苦和要求。而其他文学则没有一个统一的纲领，各显其能：有的鼓吹“为艺术而艺术”，沉湎于个人浪漫主义；有的则热衷于追赶新潮，照搬西方的现代派文学，使西方的存在主义、超现实主义、新小说派、荒诞派等得以风行。但也并不都是消极的，有些比较严肃的作家在创作上有所突破，也写出了不少较好的作品，对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取得民族独立后，东南亚各国文学面临着新的历史挑战。各国都在探索如何建立适应独立后民族发展需要的新文学，因此出现多种多样的文艺思潮和流派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独立后文学不同于独立前文学的地方。这个探索看来还要继续下去，它涉及的仍是“世界性”与“民族性”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仍将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的时期里出现，而东南亚文学也将在二者的影响下继续发展。

第二节 越南文学

1929 年至 1933 年间，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直接威胁着法国统治者的政治地位。法国政府为了摆脱困境，加强了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掠夺，使越南人民陷于饥寒交迫的困境。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沉重的政治压迫必然激起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抗。1930

年2月爆发的、由越南国民党领导的安沛起义以及越南共产党（后曾改名为印度支那共产党、越南劳动党）的宣告成立，标志着越南人民觉醒的新阶段。义静苏维埃运动（1930—1931）是这个新阶段的高潮。虽然这场革命运动由于遭到殖民统治者的血腥镇压而未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其影响是十分深远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1945年，印度支那共产党抓住了德、日法西斯败局已定的时机，果断地领导全国人民于当年8月进行总起义，一举成功，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然而，这个共和国诞生还不满一个月，法国殖民军却卷土重来，对越南再次发动全面的侵略。越南人民不得不重新拿起武器，进行全国规模的抗法斗争，直到1954年7月，这场历时八年的抗战才以法国侵略者的彻底失败而宣告结束。从此越南人民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越南现代文学就是在上述历史条件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

30年代初，越南共产党成立，标志着越南无产阶级已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时，越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开始在革命斗争的烈火中产生，并不断地成长、发展起来。

越南人民热爱诗歌，善于运用诗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

义静苏维埃革命运动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革命诗歌。它紧密地配合了当时的斗争形势，直接为人民的革命斗争服务，同时具有感情真挚，语言朴实，形象生动的特点。这些诗歌充满着革命的激情和豪迈的乐观主义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深受群众的欢迎和喜爱。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诗歌有《革命之歌》、《耕者之歌》、《动员姐妹们闹革命》、《十月革命颂歌》等等。

义静苏维埃运动惨遭镇压，白色恐怖笼罩越南，大批革命者与爱国志士被关进监狱，革命处于低潮。但革命者并没有被吓倒，

他们把牢房当战场，以诗歌为武器，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

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阶层，由于革命遭到挫败而悲观失望，出现了一批感伤主义作家，如团如奎、陈俊凯、东湖、湘浦夫人，伞沱等。同时也有一些人提出了“青春快乐”的口号，宣扬要为“改善生活”而努力，要求个性解放，恋爱自由等等。在这种形势下，越南的浪漫主义文学开始由萌芽状态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文坛上出现了主张对旧诗进行改革的“新诗派”。“新诗派”包括颓废主义、感伤主义及唯美主义的浪漫派。自1932年潘魁发表了介绍新诗体的文章之后，“新诗”与“旧诗”两派之间的争论就展开了。直到1935年前后，新诗派占了上风，这场争论才告一段落。刘仲庐、世旅、辉通、春妙、辉瑾等诗人写出了大量的自由体诗，其中刘仲庐的诗较具典型性，其格调缠绵悱恻。请看《雨》中的一段：

雨啊，下个不停，
我的心啊，不知在怜悯谁？
冷月归山不复回……
雨啊，下个不停，
我的心，想呀想，
却不知在思念着谁！
雨啊，下个不停，
我的青春啊，在愁闷中消逝，
连金色的梦也没做上一回。
雨啊，下个不停，
这又能怪谁？
灿烂的年华已经虚度。
雨啊，下个不停，

我的心啊，不知在寻找谁？

眼前的情景，疑是身居塞外……

诗人借大自然中的“雨”，不受任何束缚地尽情抒发个人心中的忧伤，读之令人迷惘、惆怅。这类诗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颇有影响。

这一时期，越南文坛上还出现了一些文艺团体，其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当属“自力文团”。它有自己的论坛《风化报》，有自己的出版机构今世出版社。它的主要成员有一零、慨兴、黄道、石蓝、世旅、秀肥以及后来的春妙、陈肖、阮公欢、吴必素、元鸿等一批文学造诣较深，声望较高的作家。慨兴的《蝶魂梦仙》及一零与慨兴合写的《断绝》、《风雨人生》、《花担子》等小说被认为是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品。《蝶魂梦仙》是“自力文团”的第一部小说，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相爱的故事。小说的男主人公玉是河内一家富人之子，暑假去郊区一寺庙避暑，邂逅了庙里的一位名兰的小和尚。他俩萍水相逢，便成莫逆。后来，玉得知兰是因为逃婚才女扮男装入寺为“僧”的，二人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但他们为了保持所谓灵魂的“纯洁”，终未能结合，只求得能在“心灵中永远相爱”。这部作品问世后曾风靡一时，对青年的思想影响颇深。阮公欢、吴必素、元鸿等写的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遵循批判现实主义的原则，揭露社会矛盾，反映人民的苦难生活。其中阮公欢的短篇小说在读者中影响最大，他1935年发表的《男角四卞》曾在整个越南文坛引起轰动，受到当时越南多家报刊杂志的赞赏。它还成为1935年至1936年间“为人生而艺术”派和“为艺术而艺术”派争论的一个题目。

1935年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随着法国平民阵线的诞生，殖民政府对越南的文化政策略有放松，越南的民主运动也日益高

涨。印度支那共产党紧紧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通过合法的报刊、书籍，鼓励作家创作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这一时期，越南革命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涌现出了许多进步的 and 革命的刊物，如《新闻》、《时代》、《东方》等报，还成立了一些出版机构。这一切为革命文学作品的问世创造了有利条件。1935 年底，陈辉燎在《今世》报上发表了《昆仑纪事》，揭露和控诉法国殖民者的滔天罪行。1938 年黎文献的《崑崙监狱》、1939 年旧金山（即文新）的《越狱》等都是较好的作品。与此同时，越南文坛还涌现了一批较有影响的诗人，如素友、春水、裴功澄等。素友（1920— ）原名阮金成，自幼喜爱作诗，早年参加革命，写了不少有价值的诗篇，《从那时候起》是他的一篇成名之作，1946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就是以此诗命名的。《从那时候起》收集了诗人在被捕前、在狱中（1939—1942）以及越狱后三个不同时期的诗作，内容丰富，思想深刻，艺术感染力强，深受越南人民喜爱。这个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在思想上和艺术水平上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一批较成功的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如阮公欢的《最后的道路》、吴必素的《熄灯》、武重奉的《暴风骤雨》、元鸿的《女盗》等。

阮公欢（1903—1977）是越南现代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以擅长写短篇讽刺小说著称。他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就接受文学艺术的熏陶，17 岁就开始涉足文坛，20 岁时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红颜身世》（1923）。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一边教书，一边从事文学创作。由于他在作品中有力地揭露和抨击了社会的黑暗，曾多次受到当局迫害，只好离开河内，辗转于北方的一些城镇和乡村。这种漂泊不定的生活却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实际，了解各阶层人们的生活，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他的笔锋几乎触及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有人将他

的前期作品誉为八月革命前越南社会的“百科全书”。他的作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笔触尖刻辛辣，语言诙谐凝练，特别是在短篇小说中对讽刺艺术的运用和发挥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在他 50 多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了写回忆录、文学评论外，共写了 200 多篇短篇小说和近 30 部长篇小说，其代表作是《最后的道路》（1938）。作品描写了 30 年代越南农民的悲惨生活，揭露了封建地主阶级与殖民统治者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罪恶行径。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几个典型人物的形象。主人公阮文坡是个勤劳忠厚的穷苦农民，终年劳累却不得温饱。范赖身为议员，同时也是个大地主兼高利贷者，身边有五个老婆，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他依仗权势，巧取豪夺，靠剥削农民发家致富。他惯于在农民中间挑拨离间，制造纠纷，然后设下圈套让农民向他借高利贷，相互告状打官司，伺机侵吞农民的田产。阮文坡就是被范赖以极其毒辣卑鄙的手段害得家破人亡的。作者在小说的结尾部分着意描写了阮文坡和其他几个农民弟兄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自发地团结起来同地主进行斗争的场面。这部小说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地强烈反响，许多进步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表示赞扬。然而没有几个月，政府当局却把它列为“禁书”，作者也受到密探的监视。

阮公欢的作品堪称越南现代文坛上的上乘之作，对后来的一批现实主义作家如苏怀、南高、阮凯、朱文等都有较深的影响。

吴必素（1892—1954）出身于一个清贫的儒学家庭。其作品虽不很多，但却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作家。1936 年至 1939 年间，他在《将来》周刊上发表了不少具有战斗性的文章。《熄灯》、《草棚竹榻》、《乡事》等都是写得颇为成功的作品，其中《熄灯》是他的代表作。小说描写了贫苦农民阮文酉一家的悲惨遭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阮文酉的母亲和弟弟相继去世。他和妻子东拼西凑料理完两桩丧事之后，家中已陷入了锅中无米、灶下无柴的困

境，而官府却硬逼他交纳他和已经死去了八个多月的弟弟的两份人头税，阮文酉贫病交加，无钱纳税，被官府抓走并遭毒打。为了解救丈夫及全家人的生命，阿酉妻只好忍痛将七岁的大孩子连同一窝小狗卖掉，后来又将尚未断奶的婴儿托给邻居，自己则去给巡抚的父亲——一个 80 多岁的老头子当供奶的女仆。在一个更深人静的夜晚，巡抚的父亲竟摸进了阿酉妻的卧房，企图奸污她。阿酉妻拼命挣脱，跌跌撞撞地朝院子里跑去……然而，外边一片漆黑，她又能跑到何处去呢？作者在小说的结尾愤然写道：“她的命运如同熄灯之后，天上没有半点星光的夜一样黑暗。”这部小说的发表被认为是越南抗战前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一个高峰。

此外，还有武重奉的《暴风骤雨》、《红运》、元鸿的《女盗》、兰开的《涂炭》等也都是反映社会现实，描写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较为成功的作品。韦玄得的剧本《金钱》揭露了在金钱万能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当时颇受读者欢迎。秀肥的诗生动活泼，有力地针砭时弊，对越南讽刺诗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他的诗收集在《逆流》、《抗战的微笑》等诗集中，深受读者喜爱。

由于新的革命形势及一些进步作品在吸引和影响广大青年，那些脱离现实生活，宣扬虚无飘渺的“理想境界”的文学作品渐渐失去势头，浪漫主义文学开始走向衰退。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特别是从 1940 年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印度支那时起，越南革命又面临着新的考验。又有大批革命者被关进了监狱，但他们虽身陷囹圄却一刻也没有停止战斗，一些感人肺腑的文学作品应运而生。越南人民伟大领袖胡志明的诗抄《狱中日记》就是一部突出的代表作。1942 年 8 月，胡志明被中国的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被辗转关押遍及广西省 10 多所大大小小的监狱。在此期间，他写了 100 多首汉文诗，收集在《狱中日记》中。这些诗真实地记录了胡志明的一段生活经

历，表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诗集中的诗多是七言律诗，有较浓厚的抒情色彩，有时诗人也运用一定的讽刺艺术手法。诗的格调清新淡雅，自然明快，朴实无华。中国已故著名诗人郭沫若和萧三等曾用“诗如其人”这四个字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胡志明诗的风格。

然而，由于殖民主义打着“文化复兴”的旗号，鼓吹、宣扬复古主义思想，使作家们的思想产生了混乱，再加上“自力文团”的解散（1942），又进一步促使作家队伍的分化，当时，有些人对革命产生怀疑、动摇，也有些人甚至投入敌人的怀抱。但也有不少作家经受住了考验，坚定地走上革命的道路，如南高、苏怀、元鸿等都写出了不少较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如《志飘》、《死亡线上的挣扎》、《异乡》、《两行乳水》、《地狱和火炉》等。

1943年印度支那共产党（即原越南共产党）针对文艺界的混乱状况，公布了“越南文化纲领”，为越南新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之后又成立了“文化救国会”，引导文艺工作者为实现“纲领”而努力奋斗。南高、阮庭诗等是该会成员，他们积极开展活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此，越南的革命文艺队伍不断扩大和发展，成为越南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

1945年八月革命成功，但不久法国殖民者卷土重来，越南全国抗战爆发，举国上下群情激奋，斗志高昂，文学也随之出现了新的面貌，产生了许多优秀作品。素友的《越北》、秀肥的《抗战的微笑》等许多深受群众欢迎的诗篇均产生于这一时期。此外，阮庭诗的《冲击》、阮辉想的《高谅纪事》、阮克次的《清香战役》等都是反映战斗生活的作品，并在当时越南文艺协会举办的文艺评奖活动中获奖。工人作家武辉心描写矿工生活的《矿区》，青年作家原玉描写西原人民抗战的小说《祖国站起来了》，阮文俸的关于敌后人民群众生产斗争的长篇小说《水牛》，阮辉想以土地革

命为题材的《阿陆哥传》以及苏怀描写少数民族风情的短篇小说集《西北的故事》、南高的《边界的故事》等都是比较成功的获奖作品。

1954年，抗法战争胜利结束，越南北方开始了在越南劳动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本来为文学创作的繁荣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好景不长，不久美军又侵占了越南南方。旧的战争创伤尚未来得及医治的越南人民只好重新拿起武器，投入新的战斗。1964年以后，随着战争的不断升级，越南举国上下同仇敌忾，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尽管环境恶劣，条件十分艰苦，但广大文艺工作者仍坚守岗位，坚持创作，他们同全国人民一起在将法国侵略者赶出印度支那之后，又把美远征军彻底赶出了越南，于1975年5月实现了南北统一的大业。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从题材到体裁都更趋丰富和广泛，出现了许多优秀作品。一些北方的新、老诗人及部分南方诗人，如保定江、青海、江南等创作了不少优秀诗篇，被收集在《越南诗选集》（1945—1966）和《越南诗》（1945—1975）等诗集中。大量的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等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英雄、模范人物和事迹，充分地揭露了美国侵略者在越南所犯下的罪行。如曾获1965年颁发的阮廷炤文学艺术特别奖的《南方来信》、《像他那样生活》等都是些真挚感人、深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作品。此外，还有不少深受读者欢迎的长篇著作，如友梅的《领空》（三卷1971—1980）、潘四的《阿敏和我》（1972）、朱文的《海上风暴》（二集，1969）、《盐碱地》（1975）、英德的《大地之子》（1966）等。与此同时，在文学遗产的挖掘、整理和文艺理论的研究方面，越南文艺工作者也做了许多卓有成就的工作。由阮董之整理编纂的《越南民间故事宝库》（五集，1975—1982），武玉潘的《越南民歌

民谣俗语》(1965)都为研究越南民间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第三节 老挝文学

19世纪末,法国殖民主义者开始入侵老挝,他们在老挝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原来为数不多的老挝文学图书资料遭劫掠、焚毁,散失殆尽。除了一些民间故事手抄本外几乎没有正式印刷出版的老挝文书刊,老挝民族文学遭到了严重摧残。

后来,随着老挝人民抗法斗争的展开和民族的觉醒,一批爱国的文学工作者和革命知识分子开始从事诗歌、小说、散文、随笔等文学创作,揭露殖民者的侵略罪行,歌颂人民抗法斗争的英勇事迹。老挝文学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有力武器,成为广大人民群众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同时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还积极挖掘民族文学的历史宝藏,收集整理老挝优秀的古典文学和口头文学作品,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是老挝著名学者马哈西拉·维拉冯。他收集整理的文学资料,具有相当重要的参考价值。

老挝的进步文学产生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当时有一些诗歌、散文作品刊登在《爱老挝》等进步报纸上,作者大部分是老挝爱国战线的工作人员和寮国战斗部队的战士。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富米·冯维希、西沙纳·西山、乌达玛·朱拉玛尼、坎马·彭贡、宋西·德沙坎布等。他们的作品,有的描写老挝人民的革命斗争生活,揭露外国侵略者的暴行;有的抒发热爱祖国、热爱和平的情感,如西沙纳·西山创作的《爱老挝》、乌达玛·朱拉玛尼创作的《占芭花之歌》等优秀作品,在老挝人民中广为流传,经久不衰。

《占芭花之歌》发表于1945年。当时正是法国殖民主义者统治老挝的年代,作者正在首都万象一所学校读书,结识了一位聪

明美丽的姑娘，彼此倾心相爱。可是不久，姑娘被一名法国兵抢走了。作者怀着满腔的愤恨到处寻找，但始终不见踪影。为寄托对心上人的无限思念，他深情地写下了这首诗，后来很快被谱成歌曲。作者用拟人化的手法，将老挝人民最喜爱的花朵——占芭花比喻为他真诚爱恋的姑娘。作者以优美的词句，深远的意境，高雅的格调，抒发了对家乡的眷恋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个爱国的老挝人的心，就连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在国外的老挝人也常常情不自禁地唱起这首歌：

.....

当我离开故乡，
我把你作为终生的伴侣；
占芭花呀，我祖国最美的花卉。
你的幽香萦绕在我的心扉，
我对你百倍爱恋，万般珍惜；
闻到你的芬芳使我回忆起培育你的父辈。

.....

到了六七十年代，老挝爱国的文学工作者更积极地参加了全民的抗美救国斗争。他们根据亲身的经历和体验，写下了许多诗歌、小说、报告文学和回忆录，反映了老挝各族人民敢于斗争、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歌颂了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大量的英雄人物与事迹，鼓舞了老挝军民的斗志，增强了对民族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念。在这一时期，老挝现代革命文学得到迅速发展，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强烈的时代感，它以崭新的面貌、旺盛的生命力，开创了老挝民族文学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的表现被压迫的劳

苦大众奋力抗争，不屈不挠地寻求革命真理的过程；有的着力描写军营生活，再现了老挝革命战士艰苦奋战的情景。前一类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占梯·敦沙万的《生活的道路》（1970）、坎连·奔舍那的《西奈》、维昂亨的中篇小说《离别西潘顿》、万赛·蓬占的《万象街头》等。在以军事题材为主的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苏万吞的多卷集长篇小说《第二营》、塔努赛的《不朽的西通》、翁塞·西沙纳·西山的《革命传统故事》与俄桑·佩派本的长篇小说《生活的风暴》等。

中篇小说《生活的道路》的作者占梯·敦沙万出身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由于他家同情革命，让“伊沙拉”自由阵线的干部留宿，他的父亲被敌人抓走。不久，他的哥哥姐姐相继饿死、病死。母亲不得不带着他离乡背井，四处流浪，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后来，母亲被迫当了财主家的雇工，受尽了生活的煎熬，终于劳累而死，撇下他孤身一人。为了寻找活路，他找到了革命队伍，逐渐锻炼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占梯·敦沙万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这部小说，描写一个深受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欺凌、压榨的老松族少年，在抗击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在老挝爱国战线的教育培养下，成长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历程。小说主人公成长的道路，是老挝人民为争取祖国解放和民族独立而进行英勇斗争的艺术概括。作者以朴素的语言、生动的形象，为读者描绘了一幅老挝人民现实生活和斗争的画面。

坎连·奔舍那的中篇小说《西奈》也有特色，描写了两个乡村的贫苦农民遭受当地官僚地主的欺压，实在忍无可忍，在“伊沙拉”自由阵线干部的带领下，毅然揭竿而起，推翻封建统治，夺取政权的斗争故事。小说着重刻画了贫苦农民梯诺·帕沙里的形象，描写帕沙里从自私落后、胆小怕事到后来勇敢刚强，为了劳苦大众甘愿牺牲个人利益的转变过程。这是老挝第一部以农村现

实生活和斗争为题材的现代小说。尽管小说存在着情节安排不够妥当、脉络不够分明等不足之处，但仍不失为老挝的优秀小说。

女作家维昂亨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表的中篇小说《离别西潘顿》的主人公莎依萨蒙是一个出身贫苦的姑娘，长得俊秀端庄。她的未婚夫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她留在敌占区被一名反动军警所霸占，后来，她又像商品一样多次被转手倒买，当过饭店女招待，最后沦为妓女，受尽了蹂躏践踏，在绝望中，她满腔悲愤，怀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儿，一起跳进了波涛滚滚的湄公河中。小说有力地控诉了反动统治的黑暗与罪恶，展示了在吃人的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的悲惨命运，同时也表现了她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热切向往。小说语言流畅，笔调深沉，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著名作家苏万吞的多卷本长篇小说《第二营》，生动地描写了驻扎在战略要地查尔平原地区的巴特寮战斗部队第二营指战员的光辉历程。这支部队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冲破敌人六个营的重重封锁和包围，巧妙地撤回根据地，以后又转战南北，屡建奇功。这部作品是一曲颂扬老挝爱国军民抗美救国斗争的赞歌，是以战争为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之一，在老挝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此外，苏万吞还创作过《姐妹俩》、《两岸》、《回忆》等长篇小说。

塔努赛的小说《不朽的西通》是描写老挝人民家喻户晓的民族英雄——西通的动人故事，是一部爱国主义的赞歌。

进入 80 年代，老挝文学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坎连·奔舍那于 1981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爱情》颇有新意，把爱情和革命有机地结合起来，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高风亮节。小说主人公陶潘与一位名叫阿顿的姑娘真挚相爱，两人山盟海誓，决心白头到老。正在这时，老挝国内爆发了抗法战争，陶潘参军奔赴前线。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被俘。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地同敌人斗争，

后来越狱逃出改名阿达，继续进行地下斗争。阿顿在后方一心等着情人归来，一天传来陶潘被俘牺牲的噩耗，阿顿痛不欲生。不久乡长前来逼婚，被她断然拒绝。当战争胜利陶潘返回家乡后，得知心爱的阿顿已嫁给了另一青年，他极为痛苦，然而他心里明白，这个悲剧完全是由于法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造成的。他与阿顿虽不能结为夫妻，但仍是好友，相互谅解。小说热情地歌颂了陶潘的高尚情操，在老挝人民心目中，陶潘成为学习的楷模。

老挝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反映老挝少数民族的斗争生活也是老挝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小说《山雨》写的就是一个受欺骗而当了土匪的老松族青年的故事。一天深夜，解放军前来剿匪，他在仓皇逃跑中将临产的妻子用毒草毒死，因为他听信反动宣传，怕妻子落入解放军手中将惨遭蹂躏，后来妻子被解放军救活并平安地生下一个儿子。他知道真相后决心弃暗投明，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并多次立功。作者细腻地描写了主人公从思想到行动的转变过程，真实可信，为读者塑造了一个爽直刚强，爱憎分明的老松族青年形象。

乔玛尼的小说《新生活》反映了得到解放的老松族人民的精神面貌。老松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互相帮助，亲密团结。共同建设自己的家园。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成为工程师、医生、教师和文艺工作者。小说以丰富的材料展现了一幅民族和睦、共建家园的动人画面。

老挝现代文学中以妇女为题材的作品也有一定的数量。小说《三好妇女娘玛》就是其中的优秀之作。主人公娘玛是一位有四个孩子的农村妇女，丈夫在前线作战，她在家照料孩子和年迈的父母，担负着繁重的家务和农活，但她不满足于在后方做一贤妻良母，还努力尽一个优秀公民的义务。她克服了重重困难，刻苦学习文化，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带领全村农民搞好农业生产，踊

跃上交公粮，动员妇女送夫送子参军上前线，创造了平凡而伟大的业绩，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和称赞，被光荣地评为全区“三好妇女”的标兵。小说通过娘玛这个典型形象的描写，热情地歌颂了老挝妇女勤劳、善良、忠于爱情、热爱祖国的优秀品质和她们在民族解放斗争事业中做出的卓越贡献。

以上这些作品都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很少虚构，故真实感强。虽无惊心动魄的场面和跌宕起伏的情节，但能于平淡中见深沉，有其感人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老挝现代文学的某些特点和创作手法显然受到了中国现代战争文学的深刻影响，有些可以说是直接的借鉴和模仿，不少作品在主题思想、人物塑造、故事情节和艺术手法等方面都与某些中国文学作品相似。这是因为老挝是中国山水相连的近邻，两国在文化、艺术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点，特别是老挝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斗争与中国人民所进行的革命斗争有着相同的性质，中国的革命经验更易被吸收、借鉴所致。

此外，泰国对老挝不仅在经济方面有重大影响，在文化和文学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两国在语言、文学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大都相似，基本上可以相通。

老挝现代文学发展较晚，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题材狭窄单一，作品偏重政治思想教育而缺乏艺术感染力等等，这都是长期处于艰苦的战斗环境所致。近几年来，情况开始有所变化，涌现出一批青年作家和诗人，他们勇于探索，在诗歌和小说创作上敢于创新，不过还有待于进一步成长。

第四节 柬埔寨文学

1863年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后，柬埔寨的文学发生重大的

变化：一方面法国殖民当局在柬埔寨大力传播西方文化，摧残柬埔寨的民族文化，使柬埔寨的传统文学濒临绝境；另一方面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抗法斗争的展开，一些柬埔寨作家开始以笔为武器，创作许多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诗歌、小说、散文等作品，改变了柬埔寨历来以诗歌形式为主的文学传统。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用通俗的白话文写的现代小说《珠山玫瑰》和《苏帕特》相继问世，从此便开始了柬埔寨现代文学的新篇章。

《珠山玫瑰》是现代著名作家涅·泰姆（1903— ）早期的成名作，于 1936 年在《柬埔寨之光》杂志上连载，后出单行本。小说描写出身贫寒的青年吉德拉在父母双亡后去宝石矿当矿工的人生经历。他勤劳、朴实、见义勇为，曾两次搭救矿主父女脱险，因而深得矿主赏识。最后他赢得了矿主女儿琨娜莉的爱情，两人结婚后他继承了矿主的产业。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吉德拉和琨娜莉之间的纯洁爱情，有力地鞭笞了反面人物丑恶的灵魂和卑劣的行径。小说笔调清新，人物描写细腻，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60 年代还被拍成电影。

《苏帕特》是现代小说家、剧作家林根（1911—1959）的代表作。这部中篇小说发表于 1938 年，描写一对青年男女苏帕特与曼燕之间忠贞不渝的爱情。从小丧母的苏帕特去金边寻父，住在同学纳林的家中，无意中将母亲临终前送给他的戒指忘在屋里，后来被主人苏恩发现，认出是他过去赠给一位姑娘的礼品，便断定苏帕特是自己的儿子，而他现在的儿子纳林和女儿曼燕则是领养的。但苏恩不想过早暴露自己的身份，他希望苏帕特能继续磨练自己。在朝夕相处中苏帕特与曼燕相互产生好感，但邻居的一位姑娘也爱上苏帕特，由此产生了误会，使两人分离，几经周折和磨难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父子也得以相认和团圆。小说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体现了高棉民族纯朴善良的性情，故深受欢迎。

这两部小说产生于柬埔寨现代文学运动之初，虽然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但已体现出柬埔寨现代文学的民族特点，所以一直被视为“高棉文学运动”中的优秀作品，开创了现代小说的先河。继这两部小说之后，各种题材的小说便陆续问世，直到日本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入侵柬埔寨，文学创作才暂时被迫中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殖民主义者重返柬埔寨，为了笼络人心，在为柬埔寨王朝制定的宪法中给了人们以一定的自由权利。这使过去受到限制或禁止的作品得以公开发表和出版，其中不乏思想性和艺术性较好的作品。这些作品的问世无疑给战后的柬埔寨文学带来了生机，使柬埔寨的现代文学重新得到发展。

这个时期首先应该提到的重要作品是以反帝反封建为主题的小说集《震撼高棉的革命》。书中收集了柬埔寨著名的抗法英雄阿加斯瓦和博坤宝的起义故事，同时还收集了反映柬埔寨各阶层人民痛恨战争暴行和向往自由幸福的小说。其他较有影响的著名小说是：努·冈写的《冬青》、杰宗写的《阶级》、女作家色特写的《挚友》、努·哈奇写的《枯萎的花》、留索写的《父亲的心》、林根写的《孤女》、女作家苏亨写的《娜格的命运》等。除小说外，现代诗歌创作也颇兴旺，受欢迎的作品有韩延的《寓言故事集》、根万萨的《少女的心》、苗侬的《阇耶跋摩七世》、塔图恩的《坚强的寡妇》等。这时，柬埔寨高僧帮·卡根据印度的《五卷书》翻译而成的《盖世书》也出版了。这部语言精辟和富有哲理的名著能陶冶情操，受到人们的欢迎，曾再版多次。

1953年11月9日，柬埔寨获得独立，结束了长达90年的法国殖民统治。从此，柬埔寨文学得到迅速的发展，除小说外，现代诗歌、戏剧、报告文学和文艺理论等方面的著作大量涌现，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进步文学的出现。50年代初，一批青年作家受苏

联和中国革命的影响纷纷起来要求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为争取民主自由而奋斗。他们成为柬埔寨进步文艺的倡导者，从1954年起开始用文艺作为武器，从事唤醒民众的工作。他们创作了不少进步小说，先后发表的主要作品有《汽车司机孙姆》、《苦力》、《乡村教师》等。

上述三部小说最初于1956年至1957年在进步报纸《塔子山》上连载，后汇集成册，以该报社社长思托的名义发表，而实际作者是梅帕特。《汽车司机孙姆》生动地刻画了富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的觉悟工人孙姆，他积极宣传和启发自己周围的工人，要团结起来为改革现实而斗争。小说有力地揭露了资本家和工厂主对工人的残酷剥削，歌颂了底层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苦力》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侵略柬埔寨为背景，描述了忠厚老实的农民埃大爷一家的悲惨遭遇。埃大爷的儿子阿能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当他服完劳役回家时，发现父母和未婚妻全死于战火。他悲痛欲绝，后来，在抗法老战士的指引下，他终于走上为民众解放而斗争的道路。小说形象地展示了柬埔寨农村的生活场景，揭露了侵略者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表达了人民渴望和平安宁的强烈愿望。《乡村教师》是另一种题材，描写以江老师为代表的进步知识分子在农村艰苦办学和开发民智的曲折经历，他的进步活动遭到反动当局的干涉和破坏，他自己也不时遭到迫害，但他仍坚持不懈，并得到越来越多的村民的支持。小说热情地歌颂了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的乡村教师。

除进步作家的作品外，过去的老职业作家和独立后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所创作的作品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表现了他们的疾苦，不过没有触动旧制度。

1956年成立了柬埔寨作家协会，接着于1958年又成立了柬埔寨教育最高委员会。这些组织大力提倡民族文化，对促进柬埔寨

寨文学的发展和对外文化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从 60 年代起，柬埔寨设立了年度神鹰文学奖，以奖励文学创作。参加 1960 年至 1961 年度神鹰文学奖竞赛的小说多达 88 部，诗歌 87 首，剧作 20 部。获一等奖的是苏恩·索林的长篇小说《新太阳照在旧土地上》。小说着重描写一个贫苦农民苏恩·绍姆在殖民统治时期所过的牛马不如的生活以及独立后所获得的新生，他终于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积极奉献的精神而受到政府的表彰并当上了人民代表。透过小说主人公坎坷的一生，作者想强调说明，只有国家独立了，个人才有幸福可言。获二等奖的是恩·琼的中篇小说《兰娜》。小说通过一个孤女兰娜先苦后甜的经历，也想表现只有靠自身的艰苦奋斗才能赢得人生幸福这一主题。

这个时期《民族主义者》周刊总编郑璜也积极从事小说创作，并从 1949 年起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作品，成为柬埔寨当代的一位著名作家。他的长篇评论《警惕》获 1957 年全国优秀作品奖。中篇小说《何罪之有》发表于 1967 年，也很引人注目。小说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暹粒省的一次未遂政变为背景，反映了复杂的国内矛盾和柬埔寨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小说穿插了一位青年军官的爱情故事，用第一人称叙述，侃侃而谈，给人以亲切和真实之感。小说最值得称赞的是对叛国者的揭露和对封建包办婚姻的谴责。

此外，海·索帕的《蒙面大盗》、奥波的《金箭》、林根的《望飞》、李添丁的《心光、白伞、荔枝山上的伦多》、斯雷洛奇的《穷苦的孩子尼三》、桑海尔的《高棉遗产柏威夏》、比弗·差良的《阿卡拉的情影》和《巴克赛占格龙》、韩猜合的《爱情的新生》、狄·斯灵的《学习中的斗争》等都是这个时期陆续发表的较好的作品。

1970 年柬埔寨发生政变，国家动荡不安。柬埔寨人民进行了

五年的解放战争，于 1975 年取得胜利。但不久又遭到外来侵略，战乱频繁，给柬埔寨文学的发展带来很大影响。

在金边政权统治的地区，作家分成两大流派：一叫创新派，创作的作品表现积极进取的精神，比较健康，作者大都为职业作家，是过去作家协会的成员；一叫应市派，多为了赚钱而写低级趣味的作品，属通俗文学，但流传反而更为广泛。

在解放区里，革命文学得到较大的发展。作家都是革命者，从严酷的革命斗争中直接汲取创作素材。他们把文艺当作是团结人民和鼓舞战斗的有力武器。作品以中、短篇小说居多，其中深受欢迎的有《妈妈的牺牲》、《达姆彭的红心》（1976）、《沙米特的故事》等。《妈妈的牺牲》是中篇小说，以 1967 年三洛地区农民暴动和 1968 年西北武装起义为背景，以一个贫苦农民女儿的自述成长过程为主线，描写一家老少三代的农民为祖国解放事业献出一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被视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一部好作品。《达姆彭的红心》也是一部中篇小说，以 60 年代金边学生运动为背景，描述穷苦的革命青年达姆彭短促而光荣的一生。达姆彭七岁成为孤儿，在金边上中学时加入进步组织，担任金边市革命联盟的领导成员，后来不幸被捕入狱，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小说带有报告文学的特色，写得真实感人。《沙米特的故事》则通过巴萨剧（一种民间戏剧）的表演而广为流传。故事讲的是一个地下斗争的事迹。潜伏在敌军内部的柬国民军上尉沙米特用计策巧妙地救出被敌军抓获的一名女交通员，后来他又救出民柬战士阿冈并一起逃回阿冈的部队，在那里他又遇上被救出来的女交通员，原来她是自己的亲妹妹。从此兄妹决心与敌人战斗到底，为被敌人杀害的父母报仇，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自己的青春。

柬埔寨的革命文学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真实感，小说大都以

真人真事为基础写成的，能反映解放战争时期柬埔寨革命者的战斗风貌，同时也能起到鼓舞战斗的作用。小说大都无署名，作者均不详。

第五节 泰国文学和西巫拉帕

20 世纪 20 年代末，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萧条和经济危机，使本已不甚景气的泰国经济受到更加沉重的打击。人民群众中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加上近代以来，教育的普及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使许多有识之士迫切感到社会变革的必要性。1928 年，资产阶级改良派组织成立了“民团”，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一些青年作家创作的反映社会问题的小说开始问世。这些作品基本上摆脱了模仿、改写或移植外国文学的窠臼，开创了新的独立的创作道路，从而宣告泰国现代文学的诞生。

泰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28 年至 1932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前夕，现实主义文学的萌芽时期。

在这几年，泰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反映社会现实、批判封建旧习俗和贵族的腐朽没落、体现平民的理想和追求的小说。这些小说在思想内容上比较贴近现实生活，创作手法上基本摆脱了近代模仿文学的套路，初步体现独立的泰国现代文学的新面貌。缺点是情节往往有失真实，人物形象还嫌浅露。主要代表作品有西巫拉帕（1905—1974）的《男子汉》（1928）、阿卡丹庚拉披帕（1905—1932）的《生活的戏剧》（1930）、女作家多迈索的《她的敌人》等。

关于西巫拉帕及其作品下面还有介绍，这里先谈其他重要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

阿卡丹庚拉披帕出身王族，中学曾与西巫拉帕一起就读于著

名的贴西林学校，以后曾留学英美，27岁时死于霍乱。他的长篇小说《生活的戏剧》是泰国第一部以外国为背景的小说。内容描写一个生活在妻妾成群的大家庭中、自幼缺乏温暖、并沾染了赌博恶习的泰国青年在西方社会的生活经历。写了他在那里得到的爱、也写了他遭到的背弃。小说不但剖析了泰国封建社会的痼疽，也揭露了西方社会的世态炎凉，生活气息浓厚，写得真切自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部小说开创了外国背景小说的先河，其他作品还有《世欲之路》等。

多迈索是一位贵族女作家，也是泰国家庭问题小说的开山鼻祖。她在“民主革命”以前的作品主要表现对封建桎梏下妇女悲惨命运的同情，尤其是对包办婚姻的批判和揭露，代表了民主的、进步的呼声，但基本上没有脱离贵族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作品有《她的敌人》和《第一个错误》。“民主革命”后，作品主题偏重于表现贵族在新形势下如何去改变生存方式，以求寻回失去的天堂，同时承认新贵族（即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并突出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代表作品有《贵族》、《三个男人》和《百里挑一》。她的小说笔法恬淡优雅，有自己独特的风格，长期以来深受读者的喜爱。

二、1932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时期。

1932年6月24日，由“民团”发动的“民主革命”终于爆发了。“革命”以后，泰国政体由封建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制，但这场所谓的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关系，人民群众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民团”内部民主派与保皇派的冲突不断升级，新闻媒介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在此期间，一批日渐成熟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陆续面世。它们的出现，标志着泰国现代文学向前迈出了坚实的、关键的一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銮披汶上台，他效法德日法西斯，实行军人独裁统治，迫害进步文人，镇压爱国抗日组织和人士。同时，积极插手文艺界，鼓吹资产阶级的“为艺术的艺术”，与进步的“为人民的艺术”相抗衡。在他的反动统治下，不少作家掷笔赋闲或改行，文坛一片凋敝，直到大战结束后才逐渐复苏。

1932年的“革命”虽然是极不彻底的，但毕竟动摇了统治泰国数百年的封建帝王专制。“民团”公告中宣扬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尤其在知识阶层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时，世界著名作家如雨果、法朗士、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鲁迅、茅盾、普列姆昌德等人的作品开始被大量地译介到泰国，对促进泰国文学的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不少泰国作家开始用自己的笔揭露和鞭挞社会的黑暗、反映急剧变迁的社会中不同阶层人物的命运，尤其表现对劳苦大众悲惨遭际的同情。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上有了较大的提高，在艺术手法上也日臻成熟。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往往不能向人们指明出路之所在。这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西巫拉帕的《生活的战争》（1932）和《画中情思》（1937）、高·素朗卡娘（1911— ）的《妓女》（1937）、多迈索的《贵族》、玛来·初披尼的《我们的土地》、索·古拉玛洛赫的《北京——难忘的城市》、伊沙拉·阿曼达恭的《慈善家——罪人》、玛纳·詹永（1907—1965）的短篇小说《死擒》等。

高·素朗卡娘是一位平民出身的多产女作家。她的长篇小说、剧本、诗歌共有200多部。创作风格细腻柔婉、立意新颖。1937年，她以长篇小说《妓女》轰动文坛。《妓女》描写一位受人拐骗、沦落烟花的农村少女爱上了一位“上等人”嫖客，并为他生下一个孩子，后来终因自己的身份“低贱”而遭遗弃，最后死于贫病交加。作品中充满了对深受社会鄙弃的妓女的同情，发掘了她们内心世界的善良和纯真，同时揭露了冠冕堂皇的“上等人”的伪

善嘴脸和丑恶灵魂。

玛来·初披尼（1906—1963），笔名麦阿侬·列明，他曾担任多家报社编辑，是进步文学团体《君子社》的成员之一。他的《我们的土地》始写于1943年，完稿于1950年。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泰国为背景，描写了女主人公帕克妮在婚姻爱情问题上对传统的反叛。小说结尾帕克妮遭到爱人遗弃后的痛苦和迷惘，反映了当时一代青年精神上的困惑。

索·古拉玛洛赫也是《君子社》成员之一，30年代曾在中国燕京大学留学。他的长篇小说《北京——难忘的城市》描写了十月革命后，白俄贵族少女瓦莉雅被驱逐出境、流落北京的遭遇。书中有不少关于北京风土人情的描述，富有异国情调。他的表现手法细腻，语言委婉畅达，在当时很有影响。但作品中流露了对白俄贵族女人的深切同情和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不满，这反映了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

伊沙拉·阿曼达恭出身平民，曾连任三届泰国报业主席，因从事进步活动曾被銮披汶政府囚禁五年多。他的作品以短篇为主，长篇小说则以《慈善家——罪人》最受推崇。这是一部以菲律宾为背景的小说，书中男主人公性格复杂，有玩世不恭、放荡不羁的一面，又有同情弱小、行侠好义的一面。小说的主旨在于唤起人们的道德观。它之所以获得成功，除了内容新颖外，语言富有文采和哲理性也是重要的因素。

玛纳·詹永被称为泰国“短篇小说之王”。他的短篇小说有1000多篇，长篇小说20余部。其作品风格独特，从无模仿“舶来品”的痕迹。著名短篇有《死擒》、《沙高》、《舞女的断臂》等。《死擒》写泰国一位从事伐木苦役的犯人乃蓬，为了追求一位山里姑娘与上司巴硕发生冲突而潜逃，经过一番扣人心弦的追捕之后，结局却十分出人意料，但又合乎情理。这篇小说写得悬念层出、情

节曲折，富有吸引力。作品中对犯人生活的描写，体现了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下层劳动者的深切了解和同情。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 50 年代，不断前进的“为人生”的文学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泰国国内物价飞涨，贪污横行，人民处在饥饿的边缘。1946 年，民主派领袖乃比里·帕依茶通过大选当政，国家在政治上有了较多的民主，但不久，发生了八世王遇刺事件，反对党借此迫乃比里下台。此后政变频仍、几易总理，1949 年銮披汶重掌政权，实行反动政策，镇压和平民主人士和进步知识分子。战争的创伤和政治的黑暗使战后泰国文坛出现了“逃避文学”。代表作有罗·詹他平帕的《在瓦西蒂的坟墓上》和高·素朗卡娘的《一辈子》。这些作品以写爱情和家庭问题为主，社会意义不大，但由于在艺术上有特色，还是拥有不少读者。有的作品也还能反映当时社会一些人物的心态，所以像《在瓦西蒂的坟墓上》这样的作品就被认为“是泰国第一部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人物内心复杂世界的小说”。

50 年代初期，一些作家开始对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感兴趣，并把一些有关著作翻译介绍到泰国。他们于 1950 年创立了泰国“作家联合会”并组织讨论“作家的职责”、“艺术为了什么”等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促进了“为人生”文学的发展。“为人生”文学的标志是：提出社会问题，揭露社会黑暗和不公，分析其根源并能指出解决问题的出路。代表作有西巫拉帕的《后会有期》（1950）、社尼·绍瓦蓬的《婉拉雅的爱》、西拉·沙塔巴纳瓦的《这片土地属于谁》（1958）。

社尼·绍瓦蓬，出身农民家庭，法政大学毕业，作过报社记者，1944 年后从事外交工作。他的长篇小说主要有《失败者的胜利》、《婉拉雅的爱》。《婉拉雅的爱》通过一个出身贫苦、靠奖学

金在法国留学的泰国姑娘婉拉雅的口，阐述了对“爱”和“艺术”的独到见解。关于“爱”她认为，“人的爱应该广及其他人，广及人民大众，那样，人的生命才有价值、才有意义”。关于“艺术”她提出，“艺术要建立在为大多数人的基础上，而不是为那些不顾别人痛苦、一味追求吃喝享乐的寄生虫”。

西拉·沙塔巴纳瓦（1918—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坛新秀，他的名作《这片土地属于谁》描写一个男佣与主人的女儿私奔，在边远乡村定居后，受尽地方官员敲榨勒索、欺压凌辱，最后被迫害致死的故事。小说深刻地揭露了政府官吏的凶残暴虐和敲骨吸髓的劣迹，表达了作者对村民悲惨境遇的同情；写得有血有肉、十分感人。

随着“为人生”文学的不断前进，作品的社会政治主题进一步得到深化，写作技巧也日臻完美。著名文艺评论家班宋·班泽信在谈到 50 年代的文学状况时说：“信奉‘艺术为人生’的作家们（包括所有艺术家），在研究了社会生活的现实之后，又向前迈出了一步，提出了新的准则——艺术为无产阶级。……艺术应该维护地位低下的穷人的利益；艺术应该同情、帮助他们并使他们最终成为一种力量，参与为争取全社会、全国和全世界大多数人的正当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一新的准则指导下，作家们又推出了一批反映工人农民生活、颇有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的小说和诗歌。这批作品开始以工农的眼光审视社会，而不是以知识分子的观点高谈阔论。代表作有西巫拉帕的长篇小说《向前看》（1955）、社尼·绍瓦蓬的《魔鬼》（1957）、乃丕（1918— ）的抒情诗《东北》。

《魔鬼》以 1932 年“民主革命”以后的社会为背景，写了不同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牺牲自我，献身社会，为穷苦大众服务的故事。书中主人公、已成为律师的农民的儿子赛·西玛，在办

理高利贷主与佃农的土地纠纷时，毅然背弃了曾有重恩于他的高利贷主，站到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一边。作品具体地揭示并剖析了农民与地主阶级的尖锐矛盾，指出了社会变革的不可避免。《魔鬼》既表达了深刻的政治主题，又没有枯燥的说教，是泰国第一部采用象征手法创作的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场景描写上也朴实自然，很有魅力。这部作品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达到了比较完美的统一，被视为泰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开端。

乃丕的抒情诗《东北》，50年代曾轰动文坛。它以慷慨激越的诗句，痛快淋漓地控诉了议员政客们不顾人民死活，营私舞弊，吮吸民血，搜括民脂的丑恶行径，为苦难的东北同胞发出愤怒的呐喊，并呼吁东北人民起来斗争，铲除不平！这种旗帜鲜明，政治色彩强烈的诗歌是前所未有的，它为泰国诗坛增添了异彩，显示了无产阶级诗歌文学的强大生命力。

西巫拉帕（1905—1974）来自人民，一生都在用自己的笔为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安危和社会的进步呼号、呐喊。他在泰国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过程中，在漫长的创作实践中，不断地追求、进取，不断地丰富自己，把自己的一生创作奉献于社会。在泰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各个阶段，他都是当之无愧的先锋战士。他的作品有长篇小说近20部，短篇小说30多篇，译作九部，其他杂文、政论文、诗歌等数十篇。这些作品对泰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西巫拉帕，本名古腊·柿巴立。1905年3月31日出生于曼谷一个职员家庭。父亲在他六岁时去世，靠母亲开缝纫店和姐姐当演员维持生计。西巫拉帕在贴西林中学读书时就十分喜爱文学创作，曾与同学阿卡丹庚拉披帕、索·古拉玛洛赫等一起创办了《少年通讯》、《神之光》两种刊物。1924年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情刃戮心》。中学毕业后，他一面在报社工作，一面于晚间到“综合

讲习学校”教授英文，后来又参加了“综合翻译讲习所”的文学创作班学习，并与朋友共同创办了《同人》旬刊。以后，又在《军教与科普》杂志担任主编助理。但不久就辞去职务，与当时的一些知名青年作家（大多是他在贴西林中学的老师 and 校友），如玛来·初披尼、“幽默家”、雅格等一起组织了进步文学团体“君子社”，并出版了以反封建、呼吁社会变革、争取民主自由为宗旨的《君子》半月刊。“君子社”和《君子》杂志在泰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培养和造就了一批早期现代文学的著名作家。

西巫拉帕在 1928 至 1932 年间的主要文学作品有《男子汉》、《人魔》、《降服》（1928）等七部长篇小说。《男子汉》写一个木匠的儿子玛诺，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英国读完博士，回国后当了律师并获封爵位。而贵族子弟琪利却因行为荒唐、堕落，最后成了强盗、锒铛入狱。这部作品反映了当时一代青年希望通过个人奋斗，跻身上层社会的理想。同时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出发，向封建等级制度提出了挑战。其他几部作品大多是通过情节曲折的爱情故事，表现青年人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制度和向往西方民主的思想。西巫拉帕的早期文学作品虽然在思想内容和写作技巧上都比较稚嫩，但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作品相比还是有一定深度的。

1932 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酝酿、爆发以及“革命”以后的局势，使西巫拉帕对泰国社会的本质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他的笔触开始涉及到社会的本质矛盾。如阶级地位的差异和不可调合、新旧社会交替的不可逆转等。他笔下的人物大都被置身于这样的一个现实生活之中，表现了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生活的战争》和《画中情思》的问世，标志着他的文学创作在现实主义道路上迈出了更加坚实的一步，为同代作家做出了表率。

小说《生活的战争》从形式到题材都受到俄国作家陀斯妥耶

夫斯基的《穷人》的影响。内容写一位落魄的官宦千金波伦在生活穷困潦倒之时，爱上了一位出身低微的贫苦青年拉宾，他们互相慰藉，相爱至深。但波伦成了电影明星后却抛弃了拉宾，而嫁给了腰缠万贯的电影导演。这部小说是泰国公认的现实主义杰作。著名文学家泽·沙达维廷说：“还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与《生活的战争》媲美，这部作品的思想价值较高。语言，特别是爱情语言非常优美动人，青年男女读了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

《画中情思》是西巫拉帕从日本考察报业回国之后发表于1937年的一部中篇小说。内容写一位美丽、典雅的贵族女子吉拉娣，为了走出家庭樊笼，在35岁时不得不嫁给一个50多岁的老贵族。当她随丈夫去日本度蜜月时，认识了泰国留学生诺朋。诺朋对吉拉娣的狂热追求，在吉拉娣心中第一次激起了爱情的浪花。但这种爱，她只能深埋心底。六年后，诺朋回国，跻身于银行界，并准备与另一巨富之女结婚。而此时已经寡居的吉拉娣，心中却依旧燃烧着爱的火焰。她在病体垂危时，将一幅亲手所画的日本山水油画“御岳”赠与诺朋，因为那是他们曾经萌发爱情的地方。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言是：“我死了，没有爱我的人，但我感到满足，因为有了我爱的人。”吉拉娣的爱情悲剧决不仅仅是她个人命运的悲剧，她是正在消亡的封建制度的牺牲品，而诺朋则代表了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新生力量。虽然吉拉娣对他一往情深，可诺朋追求的却是赤裸裸的金钱婚姻、政治婚姻，他不可能为一个贵族女性温情脉脉的爱去牺牲自己锦绣前程。吉拉娣抑郁而死，这是时势之必然。这部小说风格清雅，语言凝练，读后余味无穷，感人至深。它标志着西巫拉帕的文学创作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达到了相当纯熟的新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至大战期间，在銮披汶政府的黑暗统治下，西巫拉帕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学作品问世。他于1939年开办

了《民友—君子》报，以后又被选为报业协会筹委会主席，以报纸为武器同反动政府进行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巫拉帕在法政大学学习法律。1947至1949年到澳大利亚考察，研究政治学，加深了对马列主义学说和工人运动的了解。回国后，又积极参加文学界关于文艺的目的等重大问题的讨论，成为无产阶级文学力量的中坚，并于1950年推出了一部“为人生”文学的代表作《后会有期》。

1952年，西巫拉帕被銮披汶政府逮捕入狱，判刑13年4个月，1957年遇大赦获释。在狱中，他写了长篇小说《向前看》的第一部《童年》（1955），以后又续写了第二部《青年》（1957，未完），同时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

《后会有期》写一个游手好闲的泰国官僚子弟哥梅在澳大利亚留学期间结识了勤劳、热情、富于牺牲精神的澳大利亚姑娘南希，从而受到教育，明确了人生的目的，决心回国报效人民的故事。书中通过南希之口，揭露了阶级社会中的根本矛盾，并指出了解决矛盾的出路在于唤起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这部作品反映了西巫拉帕思想上的一个巨大飞跃。写作技巧上采用了蒙太奇手法，令人耳目一新。但人物说教式的长篇议论则是个明显的缺憾。

《向前看》是西巫拉帕小说中思想价值最高的一部。它围绕着一个农村穷孩子詹塔幼年在贵族公馆做仆人的经历以及后来终于成为一个有觉悟的民主革命者的成长过程，表现了泰国20年代至50年代社会政治的变革和这种变革给不同阶层的人们所带来的不同命运，尤其突出地表现了人民群众的觉醒和对未来前途的坚定信念。更为可贵的是，小说除了深刻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之外，还真实地塑造了一群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形象，并把他们作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加以歌颂，充分体现了作者的政治远见和唯物史观。《向前看》的艺

术构思也与作者以往的作品有明显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高尔基长篇小说《母亲》的影响。

西巫拉帕在短篇小说、译著等方面的成就同样辉煌。尤其他后期的短篇小说如《帮帮忙吧》、《那种人》、《新的道路》、《回答》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推崇。

1957年，西巫拉帕应邀访问苏联。1958年，率团访问中国期间，泰国发生沙立政变，因而滞留中国，直至1974年6月16日在北京逝世。西巫拉帕的一生是严肃的、勇敢奋斗的一生。他在文学上的光辉建树，来源于他丰富的社会斗争实践和革命理论的指导。他的作品总是站在时代的前列、代表时代的强音，因而，他被誉为“泰国文学太空中的王鸟”，受到泰国人民的景仰和世界人民的尊重。

第六节 缅甸文学和德钦哥都迈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鼓舞下，1920年缅甸各团体总会宣告成立，工、农、学各界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抵制运动便从此蓬勃地开展起来。1930年的塞耶山农民起义以及旨在争取祖国完全独立的“我缅人协会”（即德钦党）的出现，更进一步地把缅甸反帝爱国斗争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民族独立斗争的蓬勃开展，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适应新形势的变化，于是一个新文化运动便应时而兴。

30年代初，在仰光大学学习和工作的一些青年人，由于曾在国民学校受到缅甸传统文学的熏陶和德钦哥都迈等老一辈作家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大量阅读东西方特别是英国文学作品，从而产生了对缅甸文学现状不满的情绪。他们本着“试探时代的爱好”的想法，进行了新的创作试验。这就是后来称之为

“实验文学”运动的文学革新运动。

实验文学运动代表人物有德班貌瓦（吴盛丁，1899—1942）、佐基（吴登汉，1908—1990）、敏杜温（吴温，1909— ）等。

实验文学在写作上冲破了当时的传统形式。在诗歌方面，不受旧形式韵律的束缚和句子长短的限制，提倡最大限度的自由，以便能尽情地抒发诗人的感情。在散文、小说方面，实验派作家反对冗长繁琐、晦涩费解的文风，提倡蒲甘碑铭的简洁、精练和生动的写作风格。

在写作内容方面，实验文学派作家认为，文学应该反映时代的生活，成为时代的一面镜子。同时认为，写作内容上事无巨细之分，只要作家自己有感受的就可以写。

如果说实验文学诗歌偏重于抒情，并富有浪漫主义色彩，那么，其散文、小说则偏重于对现实的描写和反映。

实验文学作品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和要求独立、自由、民主的思想，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突破传统形式的种种羁绊和冲击当时流行的消闲文学的不良倾向、推动文学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它还没有直接把文艺作为武器，投入到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中，这无疑是它的不足之处。

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入开展，为了把运动引向最后的胜利，人们都在渴望寻求真理。

利用农民起义领袖塞耶山捐献的稿费建立的塞耶山图书馆成为寻求真理的人们阅读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著作的中心，成为讨论缅甸和世界形势的一个场所。世界范围反法西斯斗争的高涨，进一步激起缅甸青年读书的热忱。1937年，德钦努、德钦丹东、德钦梭等一群具有进步政治观点的青年，仿效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在缅甸成立了“红龙书社”。

红龙书社一成立就明确宣布其宗旨是：“为了促使缅甸独立斗

斗争目标早日实现，以便每个人都能过人的生活，书社将每月出版一本介绍独立斗争策略的书，或激励人们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小说、剧本、或使人奋发向上的传记。”

书社除了出版各种书籍外，还先后创办了《红龙杂志》（半月刊）和《红龙新闻》（月刊）。书社出版的书籍，有政治理论书、反帝反法西斯书籍，也有论述国内外大事的小册子，另外还出版了《列宁传》、《吴龙传》（即德钦哥都迈传）等传记。吴登佩敏（1914—1978）的小说《摩登和尚》（1937），是书社出版的文艺书籍之一。这是一部用诙谐笔调，尖锐揭露一直被人们视为圣洁的佛门内部黑暗面的现实主义作品。作者大胆地把披着宗教外衣，招摇撞骗，荒淫无耻的花和尚的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红龙书社在宣传社会主义和在思想文化战线开展反帝斗争方面是有着巨大贡献的。红龙书社的整个活动也就是缅甸文学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在推动广大作家运用文艺这一武器，直接投入反帝斗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爱国诗人德钦哥都迈此时虽已年逾花甲，却仍站在民族斗争的最前列，口诛笔伐殖民主义和民族叛徒，号召人民团结斗争。此外，摩诃瑞（1900—1953）继《咱们的母亲》（1935）后，又发表了旨在反帝、改良社会的《泽秋人》（1937）、《出征人》（1938）、《叛逆者之家》（1939）等小说。作家瑞林容（即加尼觉吴漆貌，1913—1945）的《他》（1938—1940），描写一个品德高尚的医生哥敏貌不谋私利，舍己为人的故事。吴登佩敏的长篇小说《罢课学生》（1938），全面地反映了1936年第二次学生大罢课的真相和罢课的起因和目的，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施行奴化教育的罪恶。它是文学作品中直接反映群众斗争的第一部小说，博得了缅甸读者的喜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时期，缅甸文学事业得到一定

发展。当时平均每天出版一本书，文艺刊物也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更重要的是有一大批青年作家活跃在缅甸文坛上。

当时，作家们纷纷以反抗侵略者为题材，并以亲身经历描述战争时期人民遭受蹂躏的情况，描写了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作家貌廷（1909— ）发表的小说《鄂巴》（1947）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小说《鄂巴》以鄂巴一家的生活遭遇为主要线索，反映了在日本占领缅甸时期，缅甸农民的苦难生活。同时，作品也反映了缅甸人民的反日斗争，成功地概括了一个历史时期的广阔的社会生活。此外，耶吞林的《真正的革命战士》、瑞洞比昂的《九号游击队》、蓬觉的《游击队员》、妙当纽的《独立后再祝福》、敏瑞的《爱情与国家》等等，都是以反法西斯革命斗争为背景创作的小说。但与此同时，文学界也出现了不少专门书写供有闲阶级消遣的作品，并出现了文学应该是纯艺术作品的主张。

1946年，《星》杂志面世，它旗帜鲜明地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也应该有所创新，并且提出创作新文学的口号，它在刊登具有新思想内容的文学作品的同时，还用了大量篇幅介绍苏联、中国等国的进步文艺作品及文艺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是在这个时期介绍给缅甸文艺界的。

1948年缅甸独立了。吴登佩敏（1914—1978）在《加尼觉》杂志独立节专刊上，发表题为《使历史倒退的作家》一文，抨击了“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于是，一场有关文学创作目的的辩论在缅甸文学界展开了。实质上，这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继续发展。

随着争论的开展以及创作的实践，人们对新文学的认识也逐渐提高。1950年2月出版的第一期《新文学》杂志就指出：“新文学应是站在劳动阶级一边，批判今日资产阶级社会，反映群众革命斗争和群众生活的，不满足于当前社会制度，而是向前看的，进步的。这就是新文学的主张。”

新文学运动所提出的主张给作家们指明了创作道路。后期由于夺“新文学”创始人的桂冠，造成作家队伍的分裂。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国内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严重影响新文学运动的发展。但是人们看到，在新文学思想指导下，达贡达耶、八莫丁昂、貌尼温、林勇德伦、妙丹（即妙丹丁）、敏新、林勇尼、德钦妙丹、昂林、觉昂、杰尼等一大批作家活跃在新文学的舞台上，创作出了一批新作品。这些作品大胆地揭露了政府的腐败，资本主义的贪婪，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一切罪恶。在后期，则更多地揭露国内战争给民族带来的灾难，发出了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的呼声。总之，在揭露、抨击、描绘、批判中流露了作者的反抗要求，鼓舞了读者，增加了读者对现实的了解。有的作者曾因此而被捕入狱。

1948年缅甸独立后，民族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各方面人士的共同努力和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整理出版了大量古典名著，开展了缅甸语言文学的研究工作，写出了很多优秀著作。

缅甸文学宫（又名缅甸翻译协会，现在成为官方机构）自1948年1月成立以来，出版了为数甚多的各种丛书、读物，并编纂出版了一套15卷本的《缅甸百科全书》。从1949年起，还设立了文学奖，奖励每年出版的各类优秀著作。自1965年开始，还组织各种专题文学讨论会，这对促进缅甸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独立以来，缅甸文学的主要形式仍是小说，诗歌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剧本的创作更是寥寥无几。近年来，少儿文学的创作开始被人重视，文学评论工作也比以前有所发展。

1948年出版的敏昂创作的小说《天下平原》，描写了一个知识分子昂梭，为了改善农民生活，下乡进行社会改革的活动。这部作品的出现首先打破了当时消闲文学作品充斥文坛的沉闷气氛。

尽管作者的一些主张和认识不完全正确，但仍因其独特的写作目的，获得了当年第一届缅甸文学宫奖。林勇德伦发表的《公仆》（1954），用一个雇农达拉自述的形式，控诉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同时还以他在狱中以及获释后在仰光流浪的经历，说明了社会的黑暗和贫苦大众被摧残的情况。女作家加尼觉玛玛礼（1917—1982）于195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不是恨》，细腻地描写了一个叫薇薇的女青年虚荣心强，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得多的、从英国回来的吴苏汉。婚后，由于她过不惯西方式的生活，终于成了西方文化的牺牲品。敏昂于1957年创作的《作家》，则描写了一位作家坚持创作有利于民众的健康的文学作品，但得到的却是饥饿。作品揭露了一些出版商不顾民族利益，唯利是图的丑恶面目。吴拉（1919—1982）的《监牢与囚犯》（1957）、《笼中小鸟》（1958）和《战争、爱情与监狱》（1960）都是作者根据自身在狱中的经历并仔细了解、观察周围难友们的情况创作而成的。作者着重揭示了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导致人们乃至少年儿童犯罪的现实。1958年问世的长篇小说《旭日冉冉》是吴登佩敏的新作。他以20世纪30年代缅甸大学生们积极参加民族独立斗争为背景，以一位普通青年学生从不关心政治到积极投身于民族独立斗争的过程为主要线索，生动地刻画了学生领袖和一些德钦党人为了民族独立，团结一致，不谋私利，敢于牺牲的崇高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大革命时期缅甸各阶层人民的动态。1961年八莫丁昂（1920—1978）创作的《鄂奥》，是一部以反殖民主义统治为题材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作者通过鄂奥这个普通农民的一生，描写了1930年反帝的农民起义。获1964年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山区盛开平原花》的作者是那加山貌基辛（1931—1978），小说描写了一位女医生不怕艰辛，在那加山区为那加族人民服务的故事。纳内于1966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缅甸北部》，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小

说。它描写了 1885 年英国占领缅甸后，钦族人民在民族领袖白鸽亲王领导下，不屈不挠地展开对入侵者斗争的史实。1969 年出版的南达的《誓死捍卫伊洛瓦底》，歌颂了缅甸各族反英领袖的斗争业绩以及他们为增强各民族之间团结所做的贡献。

在诗歌创作方面，达贡达耶颇受人注意。他写国内战争造成的废墟，写罢工营地，写工厂工人，写城市贫民区，题材十分广阔。他的诗不仅有情景的细腻描写，也有内心感受入微的刻画。但不讲究韵律，有的甚至就是口语的排列，却富有音乐的节奏感。他的诗在缅甸影响较大，自成一派。大批青年诗人沿着他的路子继续在探索。例如女诗人基埃，从内容到形式都在仿效他，竟然达到了神似的地步。诗人唐内瑞也是该派的代表人物。他写了好多激烈的反帝、反战诗篇，被人们称为“愤怒的青年诗人”。他的诗已经发展为无韵诗，后期则步入抽象派领域。其他著名诗人，如努迎、八莫纽内、敏友威、韦达意、贡温等则继续沿着实验派的道路进行创作。

杰出的爱国诗人德钦哥都迈（1875—1964）是缅甸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的诗歌唤醒了沉睡中的缅甸人民，并赋予他们以战斗力量。同时也因为诗人的高风亮节，博得了人们普遍的赞誉与钦佩，并作为楷模留芳于世。

德钦哥都迈原名吴龙，下缅甸县瓦垒村人，自幼在寺庙学习，父亲去世后，为赡养母亲而辍学，到仰光当了排字工人，不久升为校对。他用“瑞当塞耶龙”笔名创作剧本 80 余部，内容大多取材于《佛本生故事》。1911 年，诗人应聘出任《太阳报》编辑，使他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新事物和新思想，扩大了视野，使幼时早已萌发的爱国主义思想趋于成熟。1914 年，他发表了著名的文章《洋大人注》（注即注释）。1935 年，诗人参加我缅人协会，（即德钦党）后易名为德钦哥都迈。

继《洋大人注》后，诗人陆续发表了《孔雀注》（1918）、《猴注》（1922）、《狗注》（1924）、《罢课注》（1927）、《咖咙注》（1930）和《德钦注》（1938）等一系列著作。这些“注”，闻名于缅甸文坛，受到高度评价。它翔实地记述了20世纪初缅甸大地掀起的汹涌澎湃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全过程，抒发了诗人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感，成为光辉夺目的爱国主义诗篇、反帝的诗篇，是时代的代表和喉舌，是“缅甸独立斗争的月志”，并“使缅甸文学史诗歌部分焕然一新”。

德钦哥都迈生活的时代，正是缅甸社会发生巨大动荡，从独立自主的地位沦为殖民地，经过人民大众不屈不挠的斗争，又重获独立的时代。这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时代。这种复杂的矛盾在诗人的思想上，同时在他的诗文中都得到了深刻的反映。他对祖国灿烂夺目的文化，光辉悠久的历史表示了深切的怀念，而对仰人鼻息、奴颜婢膝的生活表示了无限的愤懑。彻底改变现状，恢复昔日民族独立自主的地位，是诗人的向往和追求。所以，诗人的心与人民的心完全贴在一起。他的诗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他所讴歌的正是人民所赞美的，而人民的夙愿，也正是他的理想。他为人民斗争的胜利而高歌，为人民斗争的挫折而嗟叹。人民哺育了诗人，诗人呕心沥血地写出大量作品以报答人民，人民与诗人，鱼水不可分。

例如，当去英国陈述人民要求自治的代表返回仰光时，潮水般的人流涌向仰光码头，把代表们一直簇拥到大金塔，一路上少女们掷献鲜花。在大金塔前，人们向代表们宣读热情洋溢的欢迎词，真是群情激昂，催人泪下。诗人的心也被此情此景深深地打动了，他挥笔写道：

全城熙熙攘攘，

喜气洋洋，
有幸目睹难忘的景象。
多么想告知先辈啊！
这是缅甸的精神和力量。

是啊，人民永远不会甘心充当亡国奴。他们一定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为自己的祖先争光，以此告慰列祖列宗。

赴英代表之一的吴吞新回国后，辗转各地，发表演讲，鼓励人民为自治而斗争，但因积劳成疾，他不幸染病，为国尽瘁，全国为他默哀悼念。诗人闻讯也感到无比悲痛，赋诗致哀道：

孔雀的母亲啊！
悲痛难忍泪泉涌。
令人赞叹的儿子啊，
当代表远涉重洋，
英名扬四海，气宇轩昂。
死神啊！
为何夺去他生命的光芒！
为儿子祈祷，
愿他永生在孔雀的大地上。

尽管诗人心情悲痛，但他坚信，战士的鲜血必然滋润大地，让大地培育出鲜艳的花朵，丰硕的果实。所以他在《孔雀泣》的结尾写道：“不久的将来，时运必转，自治终将实现，孔雀高歌舞翩跹。”寥寥数语，道出了社会发展的真谛。

当英国殖民当局虚悬几个部长席位，用来收买缅甸人，实行所谓缅人与英人共治的双头政制时，有些人便追名逐利，争当议

员和部长。诗人见此情景义愤填膺，挥笔撰写著名的《狗注》，讽刺鞭鞑这些甘心充当奴才的庸人。他在《狗注》一开头就说：“现在正是各种各样的狗互相争食的时代。看到这种抢食的争吵，决心写出《狗注》让你们开开心。”

在《狗注》中，他联系当时缅甸社会实际，深刻地指出：“是议员就要当狗，这便是现实的规律，似铁铸的一般。”并指出：“是狗才无耻厚颜，求得一官半职，甘愿向主子摇尾乞怜。”在描写走狗们的贪婪时曾这样写道：

毛茸茸的哈巴狗，
一副媚骨奴颜。
为了中饱私囊，
圆睁一双狗眼。
争吃一块骨头，
满嘴在流馋涎。

面对民族团结涣散，民族运动遭到严重挫折的情况，诗人不免感到忧虑和心灰意懒，不禁吟道：

面对‘双头制’，还有‘自治’策，
面部虽带笑，心中实冷漠。
何者真正好，我意无着落。
不闻世俗事，瑜珈自康乐。

但对祖国、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仍然在激励着诗人拿起笔杆进行战斗。

我缅人协会成立后，诗人被该协会争取完全独立的主张所吸

引，他认为德钦党的出现是缅甸民族喜获转机的佳兆。缅甸人民完全可以信赖它，在它的领导下夺取民族的独立。诗人不仅亲自参加该组织，并热情地宣传它的主张，歌颂它为民族独立而战斗的业绩。这时诗人的诗作也显得格外清晰，明朗，更富有战斗的气息。在《德钦注》中，诗人就这样写道：

往事成过去，如今一股劲。
屹立世界上，缅甸国威震。
我缅人国土，祖产应承认。
缅人居缅地，他人莫靠近。

当德钦党人遭到殖民当局迫害时，诗人鼓励德钦党人矢志不渝，坚持斗争，并坚信只要坚韧不拔、奋斗到底，人民斗争就一定会胜利。他写道：

我缅人会德钦党，灾难重重倍凄惶。
任你折磨倍压迫，咬牙强忍性刚强。
宁愿粉身与碎骨，难解不平气宇昂。

这里，原先遇到挫折时那种痛苦、悲伤，甚至想隐居山林炼金修身的思想都被驱赶走了，没有失望或悲观的阴影，取而代之的是从容不迫藐视困难和面对困难的勇气，显露出决心的光辉。

德钦哥都迈是位博闻强记、精通缅文、娴熟韵律的学者。在创作上，他勇于创新，就以书名“注”而言，先前，缅人在疏释佛陀教义、佛教经典时才用“注”字，但诗人却拿来反映和阐述世事和他自己的思想、观点。而在写“注”时，他又采用诗文交杂的形式，议论一段后，便以一首四节长诗作概括。自《孔雀

注》开始，诗人更以修道老人身份与尼姑凯玛、盖达、梅意、盖底等交谈的形式进行阐述，然后再赋一首四节长诗。这是因为诗人创作时，正值缅甸社会风行演戏。缅甸传统剧本的形式都是一段对白，然后是一段韵文唱词。这种形式为群众所熟悉和喜爱，所以诗人就接过来加以改造和创新。至于四节长诗这种古老诗体，在诗人笔下，却变得生机盎然，别开生面了。他不仅极大地扩大了诗的总体，使篇幅最大的四节长诗竟达 10 页之多，而且每句的字数也大大地扩展，最长的句子竟超过 50 字，且诗中引诗，诗中引文，交替运用，灵活生动，实为缅诗中所罕见。同时，由于诗人缅语修养方面有很高的造诣，在实际运用上更达到了炉火纯青，得心应手之地步，加上他完全用口语体的表达形式，以及生动，鲜明的比喻，使诗文更加通俗流畅，清新生动，可以说，诗人精湛的艺术手法，加上崇高的思想境界，使他的诗歌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方面达到统一和完美的地步，是缅甸民族主义诗歌中的光辉典范。

第七节 印度尼西亚独立前的文学

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是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时代产儿，它与旧文学的主要区别有三：一、在内容上，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印度尼西亚现代史的基本特征，即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族独立；二、在形式上，它采用了西方现代文学的样式和体裁，如新诗、小说、戏剧等；三、在语言上，它使用了作为民族共同语的现代印度尼西亚语，使现代文学具有全印度尼西亚民族的性质。

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的发展经历了独立前和独立后两个大的阶段。独立前的现代文学主要反映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目标的民族民主运动的进程。独立后的现代文学主要反映国内阶级状况的变

化、社会矛盾的交错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独立前的现代文学又可分成两个时期：荷印殖民政府统治时期和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

荷印殖民政府统治时期的文学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它的诞生起到 1926 年第一次民族起义的失败，是现代文学的初期阶段。第二阶段从 30 年代《新作家》问世到 1942 年荷印殖民政府的垮台，是现代文学的成长阶段。

第一阶段正处于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斗争从兴起走向第一个高潮的时期。印度尼西亚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是这个时期主要的革命力量。印度尼西亚初期阶段的现代文学主要反映这两个阶级的崛起和斗争，大致可分三种类型：一、无产阶级反帝文学；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学；三、资产阶级个人反封建文学；这个时期的华裔马来语文学也是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不过它有自己的特殊性，可自成一体。

一、无产阶级反帝文学 它直接产生于 20 年代前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中，同时又直接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

无产阶级反帝文学的旗手是马斯·马尔戈。他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6 年民族起义时是梭罗地区的领导人，起义失败后被流放到西伊里安地辜地区。他的创作活动始于 1914 年，第一部小说《宫廷秘史》是用爪哇语写的，揭露梭罗宫廷的种种黑幕，另一部小说《疯狂》是用印度尼西亚语（当时称马来语）写的，对荷兰殖民统治者进行鞭挞。由于这两部小说，他接连遭到了迫害。1918 年他发表诗集《香料诗篇》，共收八首长诗，多为狱中所作。诗歌以反帝斗争为主题，或采用曲折的讽喻手法狠揭荷兰殖民侵略的罪恶史，或以慷慨激越的诗句抒发革命者的豪情壮志和对民族独立自由的憧憬，在当时，可以说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1924 年发表的小说《自由的激情》是他的代表作，也

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小说生动地展示了 20 年代前后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的真实面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从对现实不满开始而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早期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这部小说是 20 年代极为难得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作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去剖析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矛盾，这在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也属首创。

无产阶级反帝文学的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是司马温，他是早期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他的代表作《卡迪伦传》(1919)，是第一部以无产阶级反帝斗争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小说主人公卡迪伦这个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时代知识青年的成长过程，否定了改良主义的道路，全面地宣传当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和纲领。这部小说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当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进入高潮时，一些非无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也被吸引到革命的行列里来，其中有的成为反帝文学的一员。诗人鲁斯丹·埃芬迪便是最杰出的代表。他于 20 年代初加入印度尼西亚共产党，1926 年民族起义失败后流亡荷兰，后来脱离革命。他是 20 年代印度尼西亚新诗歌的开拓者之一，也是最早采纳西方商籁体的诗人。他的主要诗集《沉思集》发表于 1925 年，但最能反映他的反帝反殖精神的还是他的著名诗剧《贝巴沙丽》(1926 或 1928?)。这部三幕诗剧借用了传统的史诗神话人物来影射荷兰殖民主义者，揭露和谴责他们的殖民侵略和掠夺行为，号召印度尼西亚青年起来为拯救祖国和民族而战斗。尽管诗人用神话故事作为外衣，但反帝反殖的实质仍然锋芒毕露，因而遭殖民当局查禁。

1926 年民族起义失败后，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不是被逮捕，便是逃亡国外，他们的作品被销毁而很少能流传下来，进步的民族报刊也均被取缔。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反帝文学便失去继

续存在的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只好从文坛中销声匿迹了。

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学 1908年“至善社”的成立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开始有组织有纲领地开展民族运动。其先驱者之一迪尔托·阿迪·苏尔约,是民族新闻工作者的开路先锋,早在1902年便已从事小说创作。他的主要作品《拉特娜传》(1909)和《金钱夺妻》(1908),通过“娘姨”的命运和遭遇,对殖民地上层社会的丑恶现象进行了一定的揭露。而他的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布梭诺》(1912),通过一位民族新闻创业者的奋斗史表现了最初的民族觉醒,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文学的滥觞。

20年代前后,在民族解放浪潮的推动下,一些在荷兰学校受教育的印度尼西亚青年学生纷纷建立起带有地方民族主义色彩的组织,如苏门答腊青年联盟、爪哇青年联盟等。在他们中间,一些先进分子极力提倡发扬本民族的文化和使用本民族的语言,但地方民族主义色彩较浓,直到1928年印度尼西亚青年代表大会提出“一个祖国、一个民族、一个语言”的口号后,才突破狭隘的地方观念,表现为全国统一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从地方民族主义到大印度尼西亚的民族主义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和发展过程。2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有耶明、萨努西、阿卜杜尔·慕伊斯等。

耶明是20年代青年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他提倡用民族语言文化来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1920年他发表第一首用印度尼西亚语写的诗《祖国》,歌颂祖国的大好河山,但他所歌颂的祖国实际上并没有超出自己的出生地苏门答腊的范围。他的祖国概念在1928年写的给全国青年代表大会的献诗中才突破地方主义的局限性而具有全印度尼西亚的涵义。这首著名的长诗《印度尼西亚啊,我的祖国》,以磅礴的气势和炽热的感情赞美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山山水水,颂扬整个印度尼西亚的光荣历史,讴歌历代抵御外

侮的民族英雄，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巨大的反响。耶明后来还写了一部三幕历史剧《庚·阿洛与庚·德德斯》（1934），借古喻今，褒扬民族统一的精神。

萨努西·巴奈是 20 年代的主要诗人，他的民族主义思想表现得比较含蓄。他一共发表了三部诗集《爱的流露》（1924）、《彩云》（1927）和《流浪者之歌》（1931）。他的诗富有浪漫主义情调，常托物以言志，借吟风弄月以寄情，表达他对江山的爱恋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他的诗以抒情为主，恬淡浑成，清新流畅，给人以宁静平和之感。进入 30 年代后，他多从事戏剧创作，以写历史剧为主，借古讽今，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民族主义倾向。主要剧作有《克尔达查雅》（1932）、《麻喏巴歇的黄昏》（1933）、《新人》（1940）等。《新人》是他的最后一部剧作，也是唯一的以劳资纠纷为题材的现代剧。

在小说方面，最杰出的民族主义作家是阿卜杜尔·慕伊斯。他是 20 年代伊斯兰联盟的领导人之一。他的代表作《错误的教育》（1928）是 20 年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学唯一的以民族矛盾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通过一对异族青年的爱情纠葛和家庭破裂反映了殖民地社会种族歧视和奴化教育所带来的恶果。慕伊斯的著名小说还有《美满姻缘》（1933）、《苏拉巴蒂》（1950）及其续集《苏拉巴蒂之子罗伯特》（1953）。

三、资产阶级个人反封建文学 印度尼西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都出身于封建贵族或地主官僚家庭。他们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那里吸收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后，便与本民族的旧封建意识和传统习俗日益感到格格不入。而他们首先力求摆脱的是封建礼数，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对个人的束缚。20 年代以反对旧习俗和强迫婚姻为基本主题的个人反封建文学就由此产生。此类题材的第一部小说是麦拉里·西里格尔的《多灾多难》（1920），但

为此类小说奠基的是马拉·鲁斯里的《西蒂·努儿巴雅》(1922)。《西蒂·努儿巴雅》以更广阔的画面和更丰富的内容展示了 20 年代受资产阶级教育的“新一代”与封建保守的“老一代”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了“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自由恋爱和个人幸福的热烈追求。诚然，小说表现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一面，然而它并没有同反帝联系起来，没有触动殖民主义的统治，相反却让主人公去假借殖民统治者的势力来报私仇。这就暴露了这类文学作品的阶级局限性和根本弱点。也正因为它的反封建无损于殖民统治者的利益，所以官方的图书编译局才乐于大量出版此类小说，使之风行一时。

图书编译局是官方的出版机构，是专为土著知识分子提供“健康读物”而设的。20 年代，图书编译局雇用了一批米南加保文人当编辑和改稿人，根据官方规定的政治标准和语言标准出版现代文学作品。因此，图书编译局出版的小说在内容和语言风格上都带有米南加保的色彩，形成一种所谓“图书编译局风格”，对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图书编译局的代表作家是努尔·苏丹·伊斯坎达。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长篇小说《错误的选择》(1928)和《国王的武将》(1934)是他的成名之作。前者属个人反封建小说，后者为历史题材作品，写 17 世纪荷兰利用各土邦之间的争斗扩张殖民势力的经过，多少蕴含民族主义的情绪。其他较有名的作者还有杜里斯·苏丹·萨迪、卡西姆、阿曼、苏曼等。

四、华裔马来语文学 进入 20 年代后，华裔马来语文学有了更大的发展，尤以小说成就最大。这时，小说题材更为广泛，且趋同于印度尼西亚现代小说的流向，直接反映了华裔和土著民社会的融合。有的小说以颂扬两民族间青年男女的纯真爱情为主题，冲破了种族偏见。郭德怀写的《芝甘邦的玫瑰》(1924)便是这类

小说的代表。有的小说则完全写土著民的社会生活，如陈修才的《旷野呼叫》（1931）、杨众生的《惜别》（1931），全都以土著民的婚姻矛盾为题材，与个人反封建小说所表现的主题思想基本相同。而最为难得的还是那些直接反映 1926 年民族起义的小说，尤其是郭德怀写的《地辜恩仇记》（1928—1932 报刊连载，1938 年印成四册出版），这部长达 718 页的小说以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有声有色地描述了当时印度尼西亚殖民地社会盘根交错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前的现代文学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1926 年民族起义失败后，民族解放运动转入低潮，但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30 年代初，围绕着建设什么样的民族新文化问题出现了“东方派”与“西方派”之争。1933 年由达梯尔·阿里夏班纳、尔敏·巴奈和阿米尔·哈姆扎发起创办的《新作家》，是印度尼西亚作家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全国性文化月刊，其最大贡献就在于能面向全国，兼容并蓄，为不同观点和不同风格的作家提供论坛和园地，从而打破了图书编译局以米南加保作家为主和以个人反封建为基本主题的局限性，使作家队伍扩及全国，作品题材趋于多样化并更贴近民族运动。

《新作家》创办后，即卷入“东方派”与“西方派”的文化论战。以达梯尔为代表的“西方派”否定民族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这遭到以萨努西等为代表的“东方派”的反对，他们主张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相结合，以此为基础建立民族新文化。这一派的主张更接近当时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但《新作家》不是某一派的喉舌，也不是一个文艺组织。所谓“新作家派”，就拿它的三位创办人来讲，不但文艺观点和文艺主张各不相同，就是艺术风格也迥然相异。

达梯尔主张“文艺要有倾向性”，然而他的所谓“倾向性”就

是要为他的“西方派”观点服务，表现西方化的倾向。他的代表作《扬帆》（1937）就是贯彻他的文艺主张的标本。小说主人公杜蒂既是作者西方化理想的化身，又是作者思想的传声筒。达梯尔的这种“倾向性”贯穿他创作的始终。在 70 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蓝色的岩洞》（1970）和《优胜劣败》（1978）仍在继续贯彻这一主张，不过更有所发展，但也有所修正。

尔敏·巴奈则主张“文艺是社会的镜子”，要求文艺反映社会现实。不过，他所熟悉的社会只是其中的一角，即处于彷徨中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小天地。他的代表作《枷锁》（1940），就是这一小天地的一面镜子，照出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虚伪、自私和堕落的原形，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尔敏是第一个采用意识流手法的作家，善于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人物的心理特征，语言简捷明快，为印度尼西亚现代小说开创新风格。

阿米尔·哈姆扎是 30 年代最重要的诗人，被喻为“新作家派诗歌之王”。他的前期作品多已收入诗集《相思果》（1941），以抒发个人幽思和乡愁为主，充满年轻人的浪漫情调。后期作品多已收入诗集《寂寞之歌》（1937），表现他由于爱情和理想的破灭而陷入极度的苦闷和绝望，企图从宗教和死亡中寻求解脱。从思想内容上讲，后期诗作过于消极和悲观，但在艺术技巧上，却臻于完美。他的诗以清丽多采著称，更以音律优美见长，在诗坛上独享盛名。

从以上几个主要作家的情况来看，“新作家派”很难说是一个文艺流派。不过，《新作家》确实为印度尼西亚现代文学开辟了走向全国发展的道路，当时许多有名的作家，如巴厘贵族出身的约曼·班基·迪斯纳、同情劳苦大众的米纳哈萨诗人达尔约、基督教诗人达登庚、伊斯兰教作家哈姆卡、女作家丝拉希等，都与《新作家》分不开。《新作家》与图书编译局在这一阶段一直起着

重要的作用，直到荷印殖民政府垮台，情况才有所变化。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的文学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久印度尼西亚也被日本帝国主义所占领，300多年的荷兰殖民统治宣告结束，但印度尼西亚并没有脱离苦难，相反却遭到更大的民族浩劫。日本帝国主义对印度尼西亚一面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一面以“将来独立”为饵诱骗印度尼西亚民族为“大东亚战争”卖命。面对这两手政策，印度尼西亚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过去反荷较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有不少与日本占领者持合作态度，但同时又趁机鼓吹民族主义思想，以扩大其政治影响，这就是所谓“双刀刃策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出现的“双刀刃文学”正是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面态度和策略在文学上的具体表现。日本占领时期比较活跃的人物，除萨努西、尔敏、伊斯坎达等过去的老作家外，还有一批新涌现的大有作为的诗人和作家，如凯里尔·安哇尔、伊德鲁斯、罗西汉·安哇尔、乌斯马尔·伊斯马义、阿马尔·哈姆扎等。他们开始接受西方现代派的文艺主张，向传统宣战，在创作上离经叛道，另辟蹊径，对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后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诗歌方面，首先标新立异的是凯里尔·安哇尔。他第一个采用西方现代派表现主义的手法进行诗歌创作，大力宣扬“活力论”，强调表现自我和主观意识。他的“活力论”在受到民族斗争的鼓舞时，也可以表现为积极的爱国的战斗精神，如他的名篇《蒂波尼哥罗》（1943），就是一首响遏行云的民族战歌。但此类作品为数不多。他的“活力论”更多地表现为自我的绝对自由和最大满足，因此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纵欲主义的倾向往往成为他的诗歌的基调。他的脍炙人口的名诗《我》（1943），就是那种“活力论”的集中体现。他把自己比作“桀骜不驯的猛兽”，不受任何约束，不肯随俗俯仰。这作为对日本法西斯专制统治的一种

反叛，未尝没有积极意义，所以深受欢迎，广为传诵。凯里尔是在日本占领时期崭露头角的，但他的诗作因与“大东亚战争”的精神不合拍，有些又暗含对法西斯的不满，故多未能公开发表，直到独立以后才与广大读者见面。所以他的影响主要在独立以后，为独立后的诗歌开创了一种新的诗风。他的诗集有《尘嚣》（1949）、《尖石、被剥夺者和绝望者》（1949）和《三人向命运吼叫》（1950，与阿斯鲁尔·萨尼、利法伊·阿宾合出）。

在短篇小说方面，伊德鲁斯开创了“新简练风格”。他的著名短篇集《地下随笔》，以凝练浓缩的语言，尖刻辛辣的文笔，勾画出一幅幅日本法西斯铁蹄下印度尼西亚人民惨不忍睹的受难图，是当时揭露日本法西斯统治最淋漓尽致的文学作品。因此，这组短篇小说也是独立后才公开发表的，他的名声也在独立后才鹊起，被誉为战后新散文的先锋。

日本占领时期戏剧有较大发展。“双刀刃文学”的两面性在戏剧作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和典型。具有代表性的剧作有：尔敏·巴奈的《貌柔质刚》（1953）、埃尔·哈金的《亚洲上空的风暴》（1949）、乌斯马尔·伊斯马义的《悲与喜》（1950）等。

由于种种原因，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时期没有出现抗日文学，但有些作家，如阿斯哈尔、马丽亚·阿敏等，采用了隐喻和象征手法，或含沙射影，或借题发挥，曲折地表达了对日本法西斯的不满和谴责。

第八节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 文学和普拉姆迪亚

日本一投降，1945年8月17日印度尼西亚即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从此开始了历史的新篇章！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文学经

历了“八月革命”时期（1945—1949）、“移交主权”后的斗争时期（1950—1965）和1965年后的“新秩序”时期这三个发展阶段。

“八月革命”时期的文学 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后，荷兰殖民主义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大举反扑，企图卷土重来，恢复它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于是便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印度尼西亚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八月革命”。革命初期，在“一旦独立，永远独立”的口号下，印度尼西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几乎都卷入了这场大风暴，人人以“共和国派”为荣，表现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仇敌忾。后来革命形势日趋不利，“共和国阵营”内部开始分化，民族资产阶级最后也与帝国主义妥协，共同镇压革命力量。1949年签定“圆桌会议”协定后，轰轰烈烈的“八月革命”便暂告结束。革命初期，绝大部分的作家也都以“共和国派”自居，为民族独立而欢呼。他们的作品多以“八月革命”为题材，讴歌捍卫民族独立的战士，表现高昂的爱国热情。但随着革命形势的逆转，加上西方资产阶级泛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潮的泛滥，许多作家逐渐迷失了方向。

“八月革命”期间，最先发展的是诗歌。以凯里尔、阿斯鲁尔·萨尼、利法伊·阿宾等为首的青年诗人和艺术家于1946年11月创立一个文艺组织叫“文坛社”。他们以新的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在诗坛上独领风骚。起初，他们也写了好些歌颂民族独立斗争的作品，但后来在泛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越来越脱离革命斗争而表现出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1949年凯里尔逝世后，有人把“文坛派”改称为“四五年派”，并把凯里尔奉为“四五年派”的先锋，同时还把其他的青年诗人和作家都归入其中。在1950年发表的宣言中，他们自称“是世界文化的合法继承人”，声称他们所追求的是普遍的人性。显然有人企图把以凯里尔为代表的“四五年派”当作“八月革命”时文学的主流。这引起了来

自两个方面的反对。以达梯尔为代表的原“新作家派”认为所谓“四五年派”其实是他们所开创的新文学的继续，本质上没有差别，而进步作家则认为所谓“四五年派”，并不代表“八月革命”的精神，使用这个名称是名不符实。有关“四五年派”问题的争论后来发展成为两种对立的文艺路线之间的一个斗争焦点。

“八月革命”期间涌现的作家中，被公认最有成就和有代表性的是普拉姆迪亚，其次，乌杜伊·达唐·宋达尼也是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他的长篇小说《丹贝拉》（1949），描写19世纪初印度尼西亚人的抗荷斗争，诗剧《笛子》（1948）以象征手法描述印度尼西亚独立斗争的历程，而另一部剧本《饭店之花》（1948）则歌颂向往独立和自由生活的女招待，鞭答虚伪和自私的社会，以上作品反映了作者在革命前期的积极思想和态度。到革命后期，乌杜伊对现实越来越感到悲观和失望，他的短篇小说集《倒霉的人们》（1952）和剧本《阿哇尔与米拉》（1952）集中地表现了他那惘然若失的抑郁情绪。此外，记者出身的莫赫达尔·卢比斯和后来成名的阿赫迪亚·卡尔达·米哈扎也是“八月革命”时期的重要作家，前者写了不少以“八月革命”为题材的作品，其代表作《路漫漫》（1952）描写残酷的革命斗争对人性的考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革命战争时期复杂的人性。后者则以他具有独特主题的长篇小说《无神论者》而轰动一时，这部小说生动地描写了有神论和无神论两种对立的世界观在革命风暴来临中所发生的矛盾和冲突。这种主题在印度尼西亚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

“移交主权”后斗争时期的文学 1949年底“移交主权”之后，人们对“八月革命”的结果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满。这时暴露文学颇为流行，针砭时弊，同情弱小成为作家笔锋之所向。例如，普拉姆迪亚的小说《贪污》（1954）就是对官场腐败现象的无情揭

露，而他的短篇小说集《雅加达的故事》（1957）则是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悲惨命运的强烈抗议。荷兰殖民主义退出印度尼西亚后，国内的阶级矛盾上升，各派政治势力的较量日益剧烈，并反映到文艺战线上来。1950年8月17日，左翼作家成立了人民文化协会（人民文协），把全国革命的和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都团结在“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旗帜下，开始了革命文艺的成长和壮大时期。人民文协成立不久，便同以耶辛为代表的文艺思潮就“四五年派”和“泛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对立的文艺思想、文艺方针和文艺道路之间的斗争。1963年人民文协同“文化宣言派”之间的尖锐冲突，仍是这一斗争的继续。这个斗争贯穿这一阶段的始终。

人民文协的发展壮大使资产阶级各政党也群起仿效，纷纷成立各党派的文艺组织，如民族文化协会、穆斯林文化艺术工作者协会等，形成各派争夺领导权之势。但这个时期，人民文协始终是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文艺组织，许多“八月革命”时期的重要作家，如利法伊·阿宾，普拉姆迪亚、乌杜伊、鲁基娅等都先后加入了这个组织。人民文协反对资产阶级为艺术而艺术的非政治倾向，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并提倡“创造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要求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所以，人民文协的作家总是紧密配合政治斗争的需要，努力发挥文艺的战斗作用。人民文协最有成就的诗人是班达哈罗·哈拉哈普，他的获奖诗集《来自饥馑和爱情的诞生他》（1957），可以说是人民文协的政治宣言诗，由于艺术性高而受到好评。其他诗人如克拉拉·阿库斯迪亚、阿南达古纳、阿卡姆·韦斯比等也有诗集出版，代表了人民文协在诗歌方面的主要成就。在小说方面，卓别尔的短篇小说集《追赶太阳》和苏吉娅苇的短篇小说集《天堂在人间》较有特色，

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人民的现实生活和斗争。戏剧方面则以巴赫迪尔·赛坎最受推崇，他的剧作《墨拉比火山下的红岩》深受革命群众的欢迎。总的说来，人民文协的发展是惊人的，但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所发表的作品都属短篇，尚无长篇著作问世。

在这个时期里，西方各种现代文艺思潮继续传入印度尼西亚。50年代的西托尔·西杜莫朗是最早受法国存在主义影响的著名诗人。另外一些青年作家则受荒诞派的影响而力图探索新的创作路子。50年代中后期，以阿育普·罗西迪为代表的另一批青年作家自称为“最新一代派”，他们反对“四五年派”的世界主义倾向，主张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把世界文化的影响同本地文化的传统结合起来，创造出印度尼西亚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一派也不赞同人民文协的文艺路线，对当代文学的发展颇有影响。

“新秩序”时期的文学 1965年“九·三〇事件”后，印度尼西亚开始进入“新秩序”时期，文艺路线的斗争处于休战状态。70年代的作家多热衷于追赶新潮，西方现代派的影响更加深入。苏达尔基的咒辞式诗歌，开当代梦呓诗之先声。伊万·希马杜邦的荒诞小说《祭奠》（1969）以反小说的形式彻底打破小说的传统写法，引起巨大的反响。仑特拉和布杜·威查雅的戏剧也以荒诞的人物和剧情为当代戏剧立新风。在文学式样上的不停探索，争奇斗艳，别出心裁，可以说是“新秩序”时期文学的一个风气，但有分量的作品却不多见。80年代初，普拉姆迪亚被释放后发表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和《万国之子》（四部曲的头两部）在文艺界曾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这两部描写民族觉醒历史的小说被誉为印度尼西亚现当代的最佳小说，也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回潮，但可惜不久便被查禁，使刚活跃起来的文坛又归沉寂。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作家中，普拉姆迪亚是最有代表性和最有成就的，被评论家誉为“印度尼

西亚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作家”。他一生坎坷，有三分之一的岁月是在狱中度过的。然而，多灾多难的人生经历，不仅把他磨炼成坚强不屈的战士，也把他造就成印度尼西亚的一代文豪。

普拉姆迪亚 1925 年生于中爪哇的小市镇布洛拉。父亲是位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他的成长和日后的创作有深刻的影响。他是在 1945 年“八月革命”爆发后开始他的创作生涯的，至今已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他走过的创作道路十分曲折，受到过不同文艺思潮的影响，一度曾被奉为“四五年派”的代表作家，后来又被视为人民文协的主将。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作品题材广泛，有歌颂也有暴露，而暴露往往多于歌颂，反映了印度尼西亚民族在殖民主义压迫下和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所经受的种种苦难。在他的整个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条明显的主线在贯穿始终：一是坚定的民族立场和强烈的民族感情，一是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深切同情。普拉姆迪亚的创作活动大致可分三个时期：

一、“八月革命”时期（1945—1949） 当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普拉姆迪亚立即响应号召，以满腔热情投身革命，当一名战地新闻军官，并亲自参加著名的勿加西战斗。他的初期创作都以“八月革命”为题材，讴歌捍卫民族独立的普通战士，反映革命初期高昂的革命士气。他写了多部小说，《勿加西河畔》（1951）是他第一部正面描写“八月革命”的长篇小说。他从事大量创作是在 1947 年被捕以后。狱中两年多的时光，不但给了他充裕的时间去进行思考和酝酿，而且通过狱中生活和接触到的各类犯人，扩大了他的视野、加深了他的感受，使他的小说题材更加多样化，反映的社会层面更加深广。他一共出了三部短篇小说集：《革命的火花》（1950）、《布洛拉的故事》（1952）和《黎明》（1950）。同时还写了三部长篇小说：《追捕》（1950）、《被摧残的人们》（1951）

和《游击队之家》(1950)。小说的主题和所描写的人物多半是从作者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摄取的，都是作者特别熟悉和永志难忘的，因此写得真切感人，富有人情味，归纳起来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作者的童年回忆，写他童年生活中的某些片断，写家庭的不幸和故乡贫苦百姓的可悲命运。这类作品实际上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印度尼西亚的劳苦大众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另一类是以作者在“八月革命”烽火中的经历为基础，写他被荷兰兵逮捕的经过和狱中的煎熬，写他见到的战乱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物群像以及他们的悲惨遭遇，这类作品反映了“八月革命”的一起一落以及人们复杂的矛盾心理。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人道主义思想经常处于尖锐的矛盾和对立之中，而最能反映这种矛盾和对立的是他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游击队之家》。作者着重描写了战争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为民族独立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作者尽管对战争毁灭人性感到痛心，但仍认为那是争取民族独立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普拉姆迪亚还是把民族独立置于人道主义之上。

二、彷徨苦闷时期(1950—1956) 1949年底“移交主权”之后，印度尼西亚的人民大众不但没有享受到“独立”的果实，他们的生活处境反而越来越糟。官场腐败，民不聊生，普拉姆迪亚出狱后面对这样的现实不能不大失所望和义愤填膺。但他一时又看不到出路，所以感到彷徨和苦闷。这时他的创作转向以暴露为主，一方面暴露社会的黑暗面，为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小人物的命运呐喊；一方面暴露官场腐败，把贪官污吏的丑恶灵魂公诸于众。短篇小说集《雅加达的故事》(1957)和中篇小说《镶金牙的美人米达》(1954)可以代表前者，而中篇小说《贪污》(1954)可以说是后者的成功之作。

三、走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之后(1957 —) 1957年

普拉姆迪亚发表的文章《吊桥与总统方案》，宣告了他的彷徨苦闷时期的结束，开始走上文艺为人民服务的道路。加入人民文协之后，他更加密切地同劳动人民相结合，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斗争，因此他这个时期作品更富有人民性和战斗性。《南万丹发生的故事》（1958）和《铁锤大叔》（1965）可以说是他直接描写工农、反映他们生活和斗争的第一次尝试。而《渔村海女》（当时未正式出版）则是他1966年被捕前写得最出色的一部长篇小说。作者通过一个渔村的贫苦少女嫁给城里的贵族老爷后所遭到的种种歧视和凌辱，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爪哇封建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对人性的摧残。

然而，普拉姆迪亚最光辉的著作是他在布鲁岛拘留营期间写的、反映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的四部曲小说——《人世间》（1980）、《万国之子》（1980）、《足迹》（1985）和《玻璃屋》（1988）。《人世间》发表于作者获释后的第二年，即1980年，主要写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的萌芽阶段。作者在谈到这部作品创作时说：“故事本身是描写一个受压迫的妇女，她正是由于受压迫而坚强起来。”他还说：“我只不过希望土著人被人踩在脚下时不至于被踩碎，被踩扁，不至于被踩成薄片。越是受压迫，他就越要起来反抗。”这些话就是作者在小说中所力求表现的主题思想。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898年，地点在东爪哇大商埠泗水附近的一家白人大农场。主人公一个是白人农场主梅莱玛的土著侍妾温托索罗姨娘，她生的儿子罗伯特向着白人父亲；生的女儿安娜丽丝则向着土著母亲。另一个主人公是一个新型的土著贵族知识青年明克，他与安娜丽丝相爱并得到温托索罗姨娘的赞许而结婚。但他们的婚姻遭到白人的反对和破坏，最后硬被罪恶的殖民地法律所拆散。整个故事紧紧围绕着这一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和深刻尖锐的民族矛盾而展开，向我们揭示了印度尼西亚民族是怎样被荷

兰殖民统治者踩在脚下，而他们是怎样越受压迫越要起来反抗的。印度尼西亚的民族觉醒正是从这种压迫和反抗中被激发了出来。

《万国之子》则把印度尼西亚民族觉醒的历史画卷进一步向前铺开，展示出更加广阔和纷繁的生活画面。小说仍以温托索罗姨娘的家为中心，但通过扩大主人公明克与外界的，特别是与东方被压迫民族和国内被压迫农民的接触，把体现在明克身上的民族觉醒的过程置于更广阔的国际和国内的历史背景之上。小说以安娜丽丝的死为开端，象征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明克从悲愤中奋起，开始走出个人的小天地去探索民族的前途。他特别对中国清末的民族民主运动感兴趣，通过与中国的革命志士许阿仕的接触，了解到更多的革命道理，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后来，他随温托索罗姨娘回乡探亲，在那里又直接接触到农民的夺地斗争，看到白人糖厂对农民的残酷压榨，这使他的民族觉醒从自在阶段逐步走向自为阶段，为他日后投身民族解放斗争事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小说最后以白人继子毛里茨依仗殖民地法律霸占温托索罗姨娘苦心经营的产业而告终。从此明克便开始走上另一个新的征途。

由于种种原因，过了好几年《足迹》才得以发表，小说向我们展示的历史画面更加壮观宏伟，更加激动人心。故事发生的地点已从商业中心的泗水转移到政治中心的巴达维亚（今之雅加达）。而这一转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世纪初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运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足迹》里，明克被塑造成民族解放运动先驱者的典型形象。他从自身的痛苦经历中，开始认识到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去争取民族民主权力的必要性。小说通过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情节，步步深入地描述明克为唤起民众和组织民众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他的斗争日益受到印度尼西亚人民的积极响应，但同时也遭到荷兰殖民统治者的仇视和破坏，对

他的迫害越来越厉害。小说最后以明克被流放而告终。但这不是明克从事民族解放斗争的终结。在四部曲之四《玻璃屋》里，我们将进一步看到明克以更坚定的步伐在民族解放的征途上继续奋勇前进。

第九节 菲律宾文学

19 世纪末，菲律宾人民推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建立了菲律宾第一共和国。但由于美国的侵略，1901 年又沦为美国殖民地。菲律宾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于 1946 年 7 月 4 日获得独立。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菲律宾现代文学大体可分为美国统治时期文学和菲律宾独立后的文学两个阶段。

一、美国统治时期文学 美国统治期间，以英语为官方语言，使英语得到普及并取代了西班牙语。1908 年，菲律宾《自由周报》首次刊登英语小说。同年创建的菲律宾大学于 1910 年创办英语校刊《学府之夏》，该校文学院院长方斯丽于 1921 年出版了第一部英语的《菲人通俗故事选》，1927 年又成立“菲大作家俱乐部”并出版《文学研究》杂志。其他院校也竞相出版英语刊物，如菲律宾师范学院的《火炬》于 1913 年创刊，《菲律宾教育杂志》于 1924 年创刊。从此，菲律宾英语文学便迅速地发展起来了。从 20 世纪 20 年代起英语小说创作开始兴盛，长篇小说多以描写爱情故事为主，带有感伤主义的情调，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某些问题。第一个用英语写长篇小说的是迦朗，于 1921 年首先出版一部缠绵悱恻的爱情小说《忧伤之子》，后来他又有 20 余部小说相继问世。其中《娜迪娅》（1924）写菲律宾旅游者达兰德在巴黎与波兰姑娘娜迪娅的爱情悲剧，由于父亲种族歧视的思想致使娜迪娅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梦幻必然消逝》（1950）也描写了

一个爱情悲剧黎萨尔和其表妹莉薇拉这一对情侣硬被莉薇拉的父母所拆散，最后莉薇拉被迫嫁给一个英国工程师。这些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悲剧命运的描述，谴责了种族歧视和包办婚姻对青年人的迫害。另一位作家卡劳（1891—？）的小说《菲律宾起义者》（1929）别具特色，以抗美独立战争为背景，写起义战士利卡洛兹在战争中负伤后，被美丽姑娘约瑟法所救，彼此相爱并订下婚约。战争结束后，利卡洛兹却见利忘义，喜新厌旧，娶了富家小姐。后来，奋发图强的约瑟法从美国学成归来途经香港时，巧遇利卡洛兹。这时利卡洛兹已丧妻，又向她求婚，但被断然拒绝。小说对背叛爱情的丑恶灵魂给以有力的鞭挞。此外，拉亚（1911—1952）的小说《他的故土》（1940），写留学生罗梅洛返回菲律宾后，因不能适应家乡的环境而出外经商，后来获得了爱情。情节虽较平淡，却表达了知识分子要求改革的愿望。其他作家还有写长篇小说《觉醒》（1929）的作者洛佩兹等人。

英文短篇小说的创作经历了“模仿时期”（1908—1924），“实验和独创时期”（1924—1935）和“更伟大的独创时期”（1936—战后）三个阶段。据作家维利亚的统计，1926年至1940年，共有111名作家发表了英语短篇264篇。早期作品主要是模仿美国的通俗爱情小说，其中较好的短篇小说集有贝尼特兹的《菲律宾的爱情故事》和博科波的《发光的符号》。后来的作品虽然也受欧美的影响，但具有浓烈的乡土色彩和民族意识，主要作家有阿贵拉和布洛山等人。

阿贵拉（1911—1944）于1936年参与创建菲律宾书会，被誉为菲律宾最优秀的乡土文学作家。其成名作《利昂兄如何携妻而归》（1940）收有20篇小说，主要描写吕宋北部地区的农民、渔夫和无产者的生活与斗争，表现他们的爱和恨、苦与乐、命运和理想，富有地方色彩。阿贵拉深受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影响，善于

通过儿童的眼光来观察和讲述故事。他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是《结论是造反》。

布洛山（1914—1956）是菲律宾优秀的幽默小说家。其成名作《我父亲的笑声》（1944年，在美国出版）收有48篇富有菲律宾乡土特色而又轻松幽默的讽刺小说。另有短篇小说集《菲律宾在心中》等。

其他优秀短篇小说集还有：维利亚（1910— ）的《青春的脚步》（1933），潘加尼班的《心爱的人》（1927）和罗托尔（1907— ）的《创伤和伤痕》（1937）等，作品多以爱情为主题。女作家苏利特夫人（1908— ）的短篇小说《他的囚犯》（1927）则与众不同，描写了上世纪起义英雄黎萨尔被判死刑后，仍然镇定地为监狱看守医治眼病的感人事迹。

英语诗歌在美国统治时期也有较大发展。前后涌现的诗人有70余人之多，他们大都采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个人对景物的内心感受。有的采用夸张手法，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表达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如女诗人马尔奎斯的抒情诗《茉莉花》和《大海》就属这一类；有的借歌颂历史人物来讴歌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如帕勒德斯悼念黎萨尔的《在陆内塔广场》和索里敦的《致波尼法秀》；有的以丰富的想象和充满激情的语言来抒发对恋人的深沉怀念，如马拉麦的《乡村姑娘》和施拉诺的《月明之夜》等。最早的英语诗集是帕勒德斯的《回忆》（1921）、索里敦的《没关系》（1922）和《爱情与浪漫传奇》（1923）。这个时期推动英语诗歌运动的是康塞普祥，他在美国出版的诗集《白荷》（1925）和《竹笛》（1932）深受美国和菲律宾文艺界的好评。

这个时期西班牙语文学虽日趋衰微，但用西班牙语写诗的诗人也还有17人，其中巴尔莫里和卡诺较为杰出。巴尔莫里（1886—

1948) 著有四部诗集，其中《我的茅屋》一部表现菲律宾人的简朴生活和崇高理想，荣获 1940 年第一共和国文学优胜奖。卡诺(1886—1964) 有“西米沙鄢群岛诗王子”之称，著有诗集多部，其中《从麦坦岛到蒂拉德》描述民族英雄拉普拉普击毙麦哲伦的英勇事迹，荣获 1940 年第一共和国文学创作比赛诗歌奖。

战前有 60 多位文学家用他加禄语进行写作，他们对卡蒂普南起义和抗美独立战争记忆犹新，仍为激昂的爱国热情所激励，创作出一批富有战斗性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同时也有一些作家用浪漫主义手法创作爱情小说。比较著名的文学家有下列诸人：

洛佩·桑托斯(1879—1965) 曾参加起义军，历任省长、议员、菲语研究所所长和工会领袖。1906 年发表长篇小说《光芒和日出》，它以社会正义为主题，描写菲律宾社会的阶级斗争，被认为是菲律宾最早的一部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另著有长篇小说《命运的奴隶》(1932) 和诗集《谦虚者伟大》等多部，被誉为“第一个伟大的他加禄艺术家”。

阿基拉尔(1882—1955) 从 1907 年开始发表社会问题小说，著有揭露劳资对立、暴露社会黑暗的长篇小说《幸运的奴隶》、《收买选票》和《罢工》等。

诗人赫苏斯(1896—1932) 笔名胡声·巴图特。其抒情诗集《金色的叶》(1920) 表达对外国统治的不满和对死难者的同情。长达 443 行的史诗《在东方旁边》(1923)，歌颂人民反西班牙的武装起义并对结果是换来美国殖民者表示哀叹和怨愤。他曾多次获诗歌奖，被誉为“巴拉塔斯诗歌节之王”和“最伟大的他加禄抒情诗人”。

剧作家雷耶斯(1861—1942)，1922 年他加禄文学刊物《黎明》创刊时任主编。20 世纪初，他将西班牙三幕音乐小歌剧改为他加禄语音乐喜剧“萨雪拉”，并创作剧本 58 部，其中最受欢迎

的是《没有受伤》以及《把菲律宾出卖给日本》、《菲律宾之魂》等。作品均强烈表达反帝反殖的爱国思想。

佩纳（1858—1922）是浪漫主义作家，他的作品有追求理想友谊的《妮娜和妮宁》（1902）和反映家庭问题的《父母的名誉》（1920）等九部长篇小说。其他作家还有马利亚诺（1877—1935），他的小说《河流之子》（1922）描写一个少女爱上渔夫的故事。罗沙里奥（1894—1936）则以短篇小说著称，作品有《这个艺妓》和《新时代之花》等。

二、菲律宾独立后的文学 菲律宾独立后，政府规定以他加禄语为基础的菲律宾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因此这两种语言的文学作品发展较快。以英语作家为主的菲律宾笔会中心于1958年成立，会员约70人；以菲语作家为主的菲律宾作家协会于1974年成立，会员有200余人。在这两个团体的推动下和“帕兰卡文学纪念奖”等多种文学奖常年评奖活动的促进下，涌现出一批名作家和优秀作品。文学的主要思潮仍然是爱国的民族主义，作品主题多为热爱家乡、争取民主自由、歌颂纯洁爱情、反对殖民主义和反映人民的苦难与要求等，仍具有浓郁的民族意识和乡土色彩。

杰出的菲语作家赫尔南德斯（1903—1970），从1962年起发表以诉说社会不平为内容的诗集《咫尺天空》、《米粒》和《自由的国家》；他的长篇小说《鳄鱼的眼泪》描写佃农反抗地主的斗争，《野鸟》谴责美国资本操纵菲律宾经济造成社会混乱和道德败坏。

被尊为“文化导师”的诗人阿巴迪拉（1905—1969）著有菲语短诗集《我就是世界》（1955）和《阿巴迪拉短诗集》等。他重视格律和诗节的创新，并因把自由诗引入他加禄传统诗而独树一帜。胡法纳（1926— ）被誉为“人类学诗人”，著有《十三个苦难》（1955）等英文诗集，其诗作以描写“原始”人民的今昔为题材，重视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历任菲律宾作协主席的阿马里奥

(1944 —)一向提倡用民族语文写诗,1968年起著有《创造者》、《吼声》等菲语诗集,均以社会的抗议为主题,反映贫苦大众的不幸。诗人弗洛勒斯则模仿日本俳句创作菲语短诗而别具一格,如“波浪在海滨 谱写不同的诗篇。”其他著名诗人有:被誉为“菲律宾的新一代女诗人”的拉诺特(1944 —),其诗集《爱情与同情》荣获1981年金书奖;写《烈士颂》等狱中诗的西松(1940 —);写逗号诗的维利亚(1910 —)和出版悼念阿基诺诗合集的五位诗人阿巴德(1939 —)、包蒂斯塔(1941 —)。翁格利亚(1951 —)、尤松(1945 —)和沙朗卡等人。

在剧本方面,人称“文学巨人”的华奎因(1917 —)著有表现民族气节,珍惜民族文化传统的英语悲剧《菲律宾艺术家的自画像》(1952)和反对禁欲主义的《父与子》(1975)等。剧作家杜莫尔(1951 —)著有菲语荒诞剧《白鸟》和《对施拉漂老人的审判》。前者以象征性手法改编古老传说,叙述人们若听到某种鸟的歌声,不久就会死亡,后者描述一个老乞丐,因为流露出内心的爱和仁慈而被众乞丐弄瞎眼睛。曾获法国“法兰西学院骑士荣誉勋章”的女剧作家莫莲诺(1925 —)著有揭露贪婪米商的《伪爱国者》(1960)和《黑狼》(1969,曾在美国和法国上演)等剧本。其他名剧作家还有格雷洛(1917 —)、克里斯托巴尔(1932 —)、弗罗伦蒂诺(1931 —)、女剧作家阿尔芳(1917—1983)和波妮发秀(1931 —)等人。

在英语长篇小说方面,战后出现的描写抗日游击战争的小说有哈维拉纳(1918 —)的《没有见到黎明》(1947)、拉亚的《这个村社》(1950)和廷坡(1913 —)的《夜里的警戒》(1953)与《不仅是征服者》(1958)等。60年代初,菲律宾笔会中心评出两部优秀长篇小说并颁给“斯通希尔奖”,一部是华奎因的《有双脐的女人》(1960),写一个有两种文化经历的女人,容貌美丽但灵

魂空虚。另一部是女作家图薇拉(1925—)的唯美主义小说《敌人的手》(1961),写埃玛·默森获得遗产后,和贪婪的丈夫无法相处,为追求纯真的爱情,她终于爱上一个校长。曾获麦格赛赛奖的何塞(1924—)创作了以故乡罗萨勒斯镇为背景的、描写伊洛干诺人反抗外国殖民统治的系列长篇小说《主要的哀悼者》、《世系图》、《伪装者》(1962)、《我的兄弟、我的刽子手》(1972)和《假面具》(1979),其中《伪装者》已由苏联出版俄译本。其他著名小说家还有贡萨雷斯(1915—)和比·恩·桑托斯(1911—)等人。

从1973年起,荣获“民族艺术家”称号的文学家有赫尔南德斯、维利亚、华奎因和罗慕洛(1899—1985)。从1979年起,华奎因、布里兰特斯(1932—)、克里斯托巴尔、廷玻、莫莲诺、德米蒂洛(1920—)、西松、比·恩·桑托斯和伊·克鲁兹(1945—)等人先后荣获泰国的“东盟文学奖”。

第十节 马来西亚文学

马来亚于1957年8月31日独立,结束了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1963年9月16日成立马来西亚联邦,改国名为马来西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马来语为官方语文。现代马来文学一般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期界限,分为战前的马来文学、战后的马来文学和独立以后的马来西亚文学。

一、战前的马来文学 20世纪20年代,在中东伊斯兰教现代化革新运动的影响下,马来文学开始出现反映民族觉醒和反封建的要求社会进步的作品。1925年,谢德·谢赫(1867—1934)的长篇小说《法丽达·哈努姆传》的发表,被认为是马来现代文学的开端,他也被人称作“现代马来长篇小说之父”。这部小说通过

爱情故事反映了现代社会生活的现实问题，如新一代与老一代的思想矛盾和妇女解放等问题。小说虽以中东社会为背景，但实际反映的是马来社会的现实，它首先打破了取材于神话和帝王故事的旧传统。后来，阿赫马德·达鲁（1889—1939）于1928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她是莎尔玛？》又前进了一大步，直接反映了马来社会的现实生活，塑造了一个敢于与旧传统观念决裂的新女性，把《法丽达·哈努姆传》提出的妇女解放问题加以深化，更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这部小说被誉为战前最佳马来长篇小说。随之而来的哈伦·阿米努拉锡（1907—1986）的长篇爱情小说《吉隆坡的茉莉花》（1930），以歌颂马来亚青年在西方文明影响下立志社会改革为主题，被誉为“马来长篇小说的先锋”。阿卜杜拉·西迪（1913—1973）的《无益的爱情》（1931）等也属此类作品。

这个时期短篇小说也在发展，最著名的作家是被人称作“马来短篇小说之父”的阿卜杜尔·卡贾伊（1892—1943）。他一共发表了48篇要求社会进步的短篇小说。他以青年的爱情和婚姻为题材，大量使用俗语和谚语并穿插优美的民歌，具有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因果报应色彩。其小说集在战后出版的有《卡贾伊文集》四册（1949）、《虾多盐也多》（1955）和《不同的田地、不同的蚱蜢》（1961）。

在30年代末，反殖民主义的作品日益增多，其中以伊萨·哈吉·穆罕默德（1910— ）的长篇小说《大汉山王子》（1937）和《疯子玛特勒拉之子》（1941）最受好评，前者叙述赴大汉山探险迷路的两个英国人，在分别与山神和沙盖族首领的对话中，暴露出贪婪、背信和掠夺的丑恶面目；后者明确揭示殖民主义是造成马来亚社会贫穷的根源，被认为是战前最佳马来小说之一。

诗歌方面的第一位开拓者是诗人朋谷，他在1934年3月号的《教师》杂志上发表马来新诗，从而被誉为“马来新诗之先锋”。此

时的新诗在形式上虽仍受到旧诗歌“板顿”和“沙依尔”的影响，但在内容上却已表现出新时代的气息，如朋谷的《叹息》，阿布·萨玛的《我的祖国》和乌姆巴的《祖国的呼声》等，一方面赞颂祖国河山、抒发对乡土的热恋；一方面表达对民族贫困和社会不平的不满和悲愤，喊出了要求独立的时代呼声。

二、战后的马来文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独立运动潮流和印度尼西亚文学发展的影响下，马来文学开始跨入新的发展时期。克里斯·玛斯（1922— ）和马苏里（1927— ）等19位文学家于1950年8月6日在新加坡成立“50年代作家行列”，亦称“50年代派”。他们大多数在“为社会而艺术”的旗帜下，以爱国的和富有生活气息的文艺作品陶冶人的心灵。多数作品反映战后的社会贫困和人民的哀怨，讴歌革命者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故有“被压迫者的文学”之称。

50年代派的主要作家是克里斯·玛斯，他善于刻画人物心理，从1946年起开始创作短篇小说，对殖民统治者以及社会腐败进行揭露。例如《种植园事件》（1950），揭露了白人种植园主奸杀马来女仆的罪行，令人发指；《村店》（1956）写英国殖民者制造无人区，妄图以此来切断人民与游击队的血肉联系；《崩溃》（1960）鞭挞了搞政治投机、生活腐化的议员。他先后发表了约60篇短篇小说，其短篇小说集《前仆后继》于1963年出版。另外，他也发表了一些长篇小说，如《马来亚丛林英雄》（1946）、《圣洁的牺牲》、《迪迪旺沙之子》（1967）等，在80年代还出了两部新著《吉隆坡的巨商》（1980）和《希望之林》（1986）。克里斯·玛斯的早期作品带有启蒙教育色彩，后期作品则以暴露现实为主。

另一主要作家乌斯曼·阿旺（1929— ）笔名东革·华兰。1948年开始写作，其创作特色是执著地追求社会公正和尽情地抒发人道主义激情，著有抒情诗集《浪潮》（1961）和《刺与火》

(1967)等多部，其中有反映贫民生活的《乌第伯伯》、视华人为兄弟姐妹并歌颂华人历史贡献的《致华族男女青年》和反映封建制度酿成婚姻悲剧的《墓中少女》等。其诗作热情奔放、具有浓郁的马来民谣风味。其优秀短篇小说《被困着的一群》(1957)以马来亚丛林战争为背景，反映人民反对战争、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长篇小说《遍野横尸》(1966)记述作者本人1946年参加森林警察野战队的经历，描写马来亚革命者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乌斯曼·阿旺还是一名出色的剧作家，写了不少成功的剧本。

50年代派的个别作家哈姆扎(1927—)主张“为艺术而艺术”，但未形成一派。其代表作为长篇小说《这个家是我的世界》(1951，又名《私生子》)，偏重艺术技巧，有唯美主义倾向。

三、独立以来的马来西亚文学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政府大力推广马来语并开展文学创作竞赛等活动，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繁荣。1961年，50年代派作家在吉隆坡成立“马来亚全国作家协会”，1971年马来西亚各州的文学团体联合组成“马来西亚全国作家联合会”，它们对繁荣创作和培养新秀都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政府设立的重要文学奖“马来西亚文学奖”、“文学战士奖”和“马来西亚国家文学奖”先后评选出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作品的题材多为描写底层社会的贫困、帝国主义的奴役、城乡建设和民族融合等。优秀作家有赛义德等人。

阿·萨玛德·赛义德(1935—)是富有创作激情的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莎莉娜》(1961)、《河水缓流》(1967)、《小岛前方》(1978)，短篇小说集《初次搏动》(1959)和诗集《希望的种子》(1973)等。其获奖作品《莎莉娜》写一个马来少女为生活所迫沦为妓女的悲惨遭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马来亚人民带来的痛苦和不幸。这部作品被誉为战后最佳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夏嫩·阿赫玛德（1933— ）是富于开拓精神的作家，人称“马来文学界的雨果”。著有短篇小说集《狗群》（1964）、《红尘》（1965），长篇小说《余烬》（1965）和《满途荆棘》（1966）等10余部。作品构思精巧、情节跌宕起伏，着重反映农民的贫困及其土地与教育问题。其成名作《满途荆棘》描写农民拉夫马不相信科学、不肯改种两季稻，脚被棕榈刺刺伤后也不治疗，以致伤口溃烂蔓延全身而死。这部小说也被誉为战后的最佳小说之一。70年代他转而创作推崇伊斯兰教的小说，提倡“为真主而艺术”，代表作有短篇小说《母亲升了第三阶》和《涟漪》（1976）等。

其他优秀长篇小说有阿伦纳·瓦蒂（1925— ）的《人质》（1971）、阿卜杜拉·侯赛因（1920— ）的《连锁》（1971）、女作家卡蒂佳·哈西姆（1940— ）的《白鸽飞翔》（1971）和女作家莎尔米·曼扎（1936— ）的《鸽子从哪里飞来》（1961）等。

在诗歌方面，50年代派诗人乌斯曼·阿旺等人的诗作融会了马来民歌传统和新时代的内容，清新活泼、明朗乐观。院校诗人卡西姆·阿赫马佳（1933— ）、瓦哈卜·阿利（1941— ）和基哈提·阿马迪（1938— ）等则潜心探索“激烈、孤寂、痛苦”的内心世界。1955年出现的朦胧派诗人努尔（1933— ）、阿明（1929— ）和迦扎里（1930— ）等，运用象征、隐喻手法追求形式美，内容比较晦涩难懂。60年代自称不属于任何流派的诗人拉迪夫·默希丁（1941— ）、巴哈·扎因（1939— ）和穆罕默德·哈吉·沙勤（1942— ）等，诗风朴实，注重思想与形象的完美统一及内心感情与哲理的结合。诗人迦法尔·伊卜拉欣（1943— ）则把诗歌和美术画结合起来创作所谓“视听诗”而独创一格。

剧本方面，富有现实主义特征的现代剧于60年代逐步取代传统的“邦沙万”剧。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卡拉·德百塔（1925— ）的剧作《洋房与茅屋》（1963），这部作品从内容到技巧可以说开

现代现实主义戏剧之先河。乌斯曼·阿旺在 60 年代也积极从事戏剧创作，其中大受欢迎的有《从星星到星星》（1965）、《夜箫》（1966）、《肯尼山的来客》（1968）等。1976 年发表的《乌达与达拉的歌舞剧》则经过较长的创作过程，它源于乌斯曼的名诗《墓中少女》，先被改编成小说，最后改写成剧本，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卡拉姆·哈米迪被人称作“戏剧元帅”，他的处女作《悬吊》使他崭露头角，他的代表作《厄运》曾获新加坡戏剧节的六项奖。萨哈罗姆·侯赛因（1919— ）则以写历史剧而闻名，其剧作《丹戎布德里的驼子》（1965）使他名声鹊起，他写历史剧是为了让现代人不要忘记自己民族的光荣历史，以此来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诺尔丁·哈山（1929— ）曾多次留学欧洲，对西方戏剧颇有研究，1953 年起参与戏剧活动，剧作不下 30 种，其代表作《并非风吹草动》（1972）获 1972 年马来西亚文学奖，其他剧作还有《勿杀飞蝶》、《一四〇〇》、《赈济剧院》等。他的戏剧创作受荒诞派、先锋派的影响颇深。

第十一节 新加坡文学

新加坡于 1819 年沦为英国殖民地，1957 年加入马来亚联邦，1963 年转为马来西亚联邦，1965 年脱离联邦而宣布独立。其人口的四分之三是华人，其余为马来人、印度人等，因此有华语、英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及其文学。其文学的发展经历了战前、战后和独立以后三个阶段。

一、战前反帝反封建的华语文学 新加坡的战前文学以华语文学最兴旺和最富有成果。20 年代，在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下，新加坡就已出现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特征的华语新文学。第一篇是名叫双双的作者写的有小说雏形的作品《洞房的新感想》。

接踵而来的主要作品有李西浪（？—1972）描写华工悲惨遭遇的长篇小说《蛮花惨果》（1925），邱志伟的《长恨的玉钗》（1924）、曾华丁的《五兄弟墓》（1928）和拓哥的《赤道上的呐喊》等小说。还有张金燕（1901— ）描写妇女不幸命运的短篇小说《悲其遇》，以及1931年演出的独幕剧《芳娘》和《一侍女》等，皆富有南洋地方色彩。第一篇被看作新诗作品的是啸崖的《原来学生》（1920），而较优秀的新诗诗人是林独步，他的诗文浅白流畅，适合朗读。马华新文学运动兴起后，诗坛的重要诗人有拓哥，其作品带伤感色彩，而谭云山、邹子孟、段南奎等则相反，他们的作品大多受郭沫若创造社的影响，表现为积极的浪漫主义。1937年日本侵华后，抗战文艺运动勃兴，文学创作转而以抗日救亡为主题，小说创作又呈现繁荣景象。著名作品有张一倩的中篇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1938）、铁抗（1913—1942）的中篇小说《试炼时代》（1938）、吴天（1912— ）的剧本《伤兵医院》（1937）、王君实（1918—1942）的散文《海岸线》和刘思的诗歌《去，去当兵》和《放歌》等。这些作品充分体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战斗精神。战后也有不少描写当地人民抗日斗争的英语小说，如陈基安的《无声的敌人》（1952）、迈克·强的《榴莲树》（1960）和烈·托玛斯的《娘子军》（1966）等。

二、战后的民族主义文学 随着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马苏里（1926— ）等19位马来作家于1950年成立“50年代作家行列”，亦称“50年代派”。他们倡导“为社会而艺术”的创作原则，表现出浓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和革新精神。主要作品有哈伦·阿米努拉锡（1907—1986）描写1511年马来人民反抗葡萄牙殖民者的历史小说《阿旺元帅》（1958），马苏里的热爱乡土和民族的抒情诗集《白云》（1958）和《苦花》（1962），九位马来作家的短篇小说合集《鲜花怒放》（1959）等。另一方面，马来诗人努尔

(1933—)也著有含糊难懂但音调优美的朦胧诗集《一桶钢》(1960)和《灵魂的烙印》(1963)。

从战后至独立的20年间,华语文学在强调马华文艺独特性、反对黄色文化运动和提倡“爱国主义的大众文学”的号召下,涌现出大量的作品,如苗秀(1917—1980)的《火浪》(1960)、赵戎(1920—)的《在马六甲海峡》(1961)、李过(1929—)的《浮动地狱》(1961)和李汝琳的《漩涡》(1962)等长篇小说和数十部中篇小说,以及数以千计的短篇小说。在中篇小说中,描写社会底层小人物悲剧的代表作,有苗秀的《新加坡屋顶下》(1951)和韩萌的《杀妻》(1950);描写异族男女的恋情并反映反帝反殖呼声的作品有姚柴(1920—1982)的《秀子姑娘》(1945)和《窝浪拉里》(1953);描写先辈华工流血流汗、辛勤开发南洋的作品有李过的《大港》(1959)和《新垦地》(1960)。在诗歌方面,丁家瑞等集体创作的千行长篇史诗《怒吼吧,新加坡!》(1947)、杜红(1936—)的反映青年觉醒和表现劳动人民苦难的抒情诗集《五月》(1955)和周粲(1934—)的富于哲理的诗集《孩子底梦》(1953)等,均获好评。在剧本方面,杜边的独幕剧《明天的太阳》(1946)、岳阳的名剧《风雨牛车火》和《风雨三条石》(1948)、朱绪(1911—)的多幕剧《谁之咎》(1963)、林晨(1919—)的独幕剧选集《陋巷里》(1959)和李星可(1914—)的讽刺剧集《快艇》(1960)等,都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总的看来,华语文学思潮由战前20年的现实主义、侨民意识、乡土色彩和独立自主的文学倾向,发展为战后20年的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强调马华文学独特性的自主意识;而新加坡独立后20多年来则强调国家意识和继承反帝、反封建、反色情文化的写实主义传统,同时也接受西方现代派思潮的某些影响。

三、独立以后的建国文学 新加坡独立以后,四种语言的四

个作家协会、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和五月诗社等文学团体，以及各大中学的文学会相继活跃在文坛上，文学创作日渐繁荣。据南洋大学杨松年博士统计，从1965年至1979年，华语文学书共出版553部，内有散文集182部、小说136部、诗集112部、剧本25部、评介40部、丛刊58部。另据教育学院讲师扬罗柏统计，1965年至1974年共出版英语文学书藉38部，内有诗集15部、长篇小说五部、短篇小说集四部、剧本三部、文艺刊物11种；马来语文学书藉29部；泰米尔语文学书藉12部。

在华语文学方面，优秀散文集有李炯才（1924— ）的《印尼——神话与现实》（1979）、周颖南（1929— ）的《迎春夜话》（1978）和黄叔麟（1939— ）的《青灯黄卷》（1971）等。长篇小说有苗秀的《残夜行》（1976）、田流（1930— ）的《沧海桑田》（1970）和《金兰姐妹》（1977、又名《一个少女的自述》）等。这些小说有的描写人民经历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痛苦和斗争，有的描写知识女性的求职、恋爱、生活与各人的不同遭遇。在短篇小说中，有的对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贫困境遇深表同情和关怀，如黄孟文（1937— ）的《再见惠兰的时候》；有的运用讽刺的手法对社会中的丑恶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如李汝琳的讽刺小说《新贵》（1978）；有的通过人物的心理描写，力求揭示出人物内心的矛盾变化，如于沫我（1916—1983）刻画资本家之势利与冷酷的《客》，女作家蓝玉（1941— ）描写一个妓女之彷徨与挣扎的《跳不出后巷的女人》和蓉子（原名李赛蓉，1949— ）描写一个丧父少年对改嫁的母亲又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的《画像》；有的采用意识流手法创作“独白小说”，如易梵的《易梵的独白》等。

在英语小说方面，吴宝星（1936— ）描写爱情的《长梦悠悠》（1972）、林天寿的《哑吧女舞蹈演员》（1975）和陈国盛的《新加坡之子》（1972）等长篇小说，以及女作家凯瑟琳·林（1941

—)描写婆媳之间的代沟与矛盾的短篇小说《怪物》(1978)和《不然的话》(1981)等,都具有各自的独特风格和浓郁的地方色彩。

在马来语小说方面,主要有玛斯的《马伊尔要结婚》和苏来第·西班牙的《大炮与爱情》等长篇爱情小说,以及卡玛利亚·阿旺的以试管婴儿为题材的《他不是咱们的》(1975)和尤诺斯·赛伊德描写航海生活的《马玛特船长》(1976)等短篇小说,反映了小说题材的多姿多彩。

在华语诗歌方面,歌颂新加坡的爱国抒情诗篇有杜红的《我住的地方》、洪保苏(1947—)的《新加坡河,母亲的河》、周粲的《暗香》和王润华(1941—)的《根》等。长篇叙事诗有柳北岸(1904—)描写一个华侨的坎坷经历的《无色的虹》(1977),长达3254行。60年代,在现代派文学影响下,涌现出一批现代派诗人,其中有王润华、范北羚、文恺、谈莹、流川、谢清、南子、喀秋莎、贺兰宁、林方、林也、郭永秀、梁铨和周维介等人。他们创立五月诗社,创办《五月诗刊》并出版个人诗集,在国内外均有较大影响。在英语诗方面,比较著名和富有哲理的诗集,有艾温·谭布(1933—)的《上帝也会死》(1977)、叶纬雄(1943—)的《只是命运》(1971)、李子平(女,1946—)的《一片汪洋景色》(1978)和王润华的《象外象》(1984)等。在马来语诗方面,主要有马苏里等九位诗人的优秀诗选集《九顶峰》(1975)。此外,有伐南的泰米尔语诗《节日的歌》(1978)等。

在华语剧本的创作上,比较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对社会丑恶现实的揭露和抨击。主要的剧作集有田流的独幕剧集《三万元奖金》(1972)和文学剧本《田流剧作集》(1979),关新艺(1927—)的《关新艺独幕剧集》(1969)和王里(1936—)的《悬崖》(1968)等;多幕剧有刘仁心(1921—)的《百年树人》

(1966)、钟祺(1928--1970)的《黎明之前》(1969)和史可扬(1937—)的《真相》等;集体创作而由郭宝昆执笔的有思想教育剧《喂,醒醒!》(1969)和社会问题剧《小白船》(1982);电影剧本有史可扬的《桥的两岸》和曾贵明的《生活在战斗中的人们》(1965);以及反映华侨华人反帝斗争生活的26集电视连续剧《雾锁南洋》(1983)和《铁蝴蝶》等。

马来语的剧本,主题多表现热爱乡土和颂扬忠贞的爱情。主要有努尔的剧作集《农民的女儿》(1974)和《星星月亮在何方》(1974),以及多产剧作家纳狄普特拉(1946—)的《衣饰》和《可爱的人》等200余部话剧、电视剧和广播剧。英语剧本主要有吴宝星的《微笑之余》(1965)和杨罗柏的《新加坡,你在何方》等,剧情多宣扬民族和睦和表现新加坡人的自豪感与幸福感。

综上所述,新加坡建国后的文学具有鲜明的国家意识,洋溢着热爱新加坡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的主题也由过去的抗日救亡转为民族和谐,由怀念故土转为扎根本地,由描写受难的华工转为描写成功的企业家等等。同时已有不少优秀的诗人和作家享有国际声誉。从1979至1988年,已有九人荣获泰国“东盟文学创作奖”。他们是:小说家黄孟文、诗人叶纬雄、王润华、李子平和柳北岸,印度裔诗人艾温·谭布,马来诗人马苏里、努尔,以及泰米尔语诗人巴拉克里斯南。

第四章 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历史进入 20 世纪，南亚诸国的政治、社会形势越来越复杂，各种矛盾更加尖锐。英国这个老牌殖民主义开始衰落，但它仍然不愿放弃南亚尤其是印度这颗英国女王头上的宝石，对南亚的政治压迫更加残酷，经济掠夺进一步加剧，而对要求摆脱殖民统治的南亚人民则加强镇压；然而，南亚人民越来越觉醒，反对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斗争风起云涌，此起彼伏。简言之，20 世纪上半叶是南亚人民与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并最后取得独立的时代。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英国殖民统治者为了维护在印度的长期统治，1919 年制定了进一步镇压印度人民反抗的法律。印度人民开展了广泛的抗议运动，把争取独立的斗争推向了高潮。1921 年国大党提出了“用一切合法的与和平的手段获得独立”的奋斗目标，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的反英热情，群众运动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22 年因发生了反对暴力镇压的“暴力行为”，这场运动被停止了。1930 年国大党又发动了规模浩大的群众运动。虽然这场运动是和平的，是符合殖民当局制定的法律的，但仍然遭到了殖民当局的镇压，12 万多人被捕入狱。然而，印度人民并没有被吓倒，斗争仍在继续。

穆斯林联盟在独立运动中也积极地发挥了作用。由于提出了许多与国大党不同的斗争策略和行动方针，与国大党的分歧多于

一致。这就给了英国殖民当局可乘之机，用挑拨、扩大分歧并进而分而治之的手段加剧矛盾，最终导致了 1947 年的印巴的分治。

另一方面，由于工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产业工人的队伍在 20 年代走上了政治舞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列主义迅速传播开来，印度的进步人士很快接受了马列主义，左翼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在各地成立。1933 年印度共产党应运而生，但是很快就遭到英国殖民当局的镇压，不得不转入地下，秘密从事发动工农的工作。他们在为争取独立进行的各种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斗争中，始终站在斗争的前列，做出了英勇的牺牲，为印度的独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南亚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在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独立而斗争。

尼泊尔人民受到了印度人民独立斗争的鼓舞，他们对外争取独立，对内反对拉纳家族的独裁统治、罢课、罢市和示威游行的群众运动蓬勃兴起。英国殖民统治者被迫开始向尼泊尔人民让步；拉纳家族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

20 世纪初，民族主义思想在斯里兰卡迅速传播开来，斯里兰卡人民进一步觉醒。锡兰国民大会党、锡兰工人联合会、锡兰劳动者联盟和平等社等政治组织相继成立，提出了民族独立的主张，发动并组织反对殖民统治的群众斗争和工人的大罢工。虽然他们的斗争始终是比较温和的宪章式运动，但他们要求独立的强烈愿望使外国殖民统治者感到了潜在的威胁，不得不做出让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力量大为削弱。中国人民革命的节节胜利，东南亚民族运动的高涨，都极大地鼓舞了南亚各国人民。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士兵们也纷纷起义。英国殖民主义者再也无法统治下去，于是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把政权交给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度和巴基斯

坦分治，各自宣布独立。斯里兰卡和尼泊尔人民进一步加强了反殖斗争，并分别于 1948 年和 1950 年获得独立。

南亚各国独立以后都面临着十分艰巨的建设自己国家的任务。但是，由于历史的、宗教的、民族的原因，一些国家赶走外国侵略者之后，国内的矛盾却激化起来，长期动荡不安。印巴的分治造成了震惊世界的流血事件，数以 10 万计的无辜者死于一旦，流离失所者更是不计其数。印巴分治时遗留下的查谟和克什米尔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使这两个国家长期不和，并因此引起三次边境冲突。印度国内的宗教、民族矛盾尖锐，屡次发生流血事件，甚至主要领导人也因此丧身。原巴基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矛盾不断加深的结果，导致军事冲突，最终分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两个国家。斯里兰卡的民族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以致时常发生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些国家独立后都积极地采取措施发展本国的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经济上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总的看来经济仍很落后，人民的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经济建设的任务。

由于英国的长期统治，西方的文化思潮对南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南亚的主要文化思潮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民主精神发展起来的民族主义思想。20 世纪上半叶，在印度占主导地位的是甘地主义。斯里兰卡的重要思想家达摩波罗则在提高斯里兰卡的民族意识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甘地主义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坚持真理，二是非暴力。所谓坚持真理，就是要用灵魂或精神的力量，即用爱的力量，通过坚持真理者的受苦来感化敌人或做坏事的人的良心，促使他们改邪归正。既然如此，当然就不能对任何人使用暴力，因为暴力只能增加仇恨；而且一个人也不可能知道绝对真理，因此也不配对别人进行惩罚，而只能坚持仁爱和良心。他的这种理论用于

独立斗争就是“不合作”和“消极抵抗”，即要求所有的印度人不要在任何领域与英国人合作。而用这一思想来认识和处理印度国内的社会问题，则尖锐的阶级对立关系被否认了，因为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共同的人性，他们所处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身份只不过是社会分工的不同罢了。甘地的这些思想不仅对政治社会生活影响极大，而且在思想文化领域成了 20 世纪前几十年的指导思想，有些作家甚至使自己的作品成了他的思想的形象化的阐释或图解。

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很快传到了南亚的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国家。虽然它没有在这些国家形成主流，但它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印度的进步文化人士以马列主义为理论依据分析印度的社会，批判宗教唯心主义哲学以及形形色色的错误理论和思潮。

斯里兰卡的进步文化人士接受了马列主义以后也用马列主义的理论分析本国的社会问题，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潮，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重要的思想家达摩波罗（1864—1933）为复兴佛教创立了“摩诃菩提会”，提出通过批判西方文化来复兴佛教，促进斯里兰卡的民族觉醒。

南亚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马列主义的传播和宗教改革家的思想理论对文学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南亚现当代文学不仅反映了民族觉醒时代的风貌和各国的社会问题，而且产生了许多直接描写独立斗争和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的作品，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印度的英语作家穆尔克·拉吉·安纳德、乌尔都语作家萨加德·查希尔和印地语作家普列姆昌德共同发起组织了“印度进步作家协会”，促进了印度文学的发展。南亚各国独立后，尤其是 60 年代以后南亚文学又较大地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各种文学流派不断出现，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小说、推理

侦探小说等都盛行于文坛。这个时期的文学无论是从题材还是从体裁来看，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孟加拉语文学进入 20 世纪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除泰戈尔外，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1876—1938）是重要的小说家，他创作了 30 多部中长篇小说和许多短篇小说（详见本章第二节）。小说家达拉辛格尔·班纳吉（1898—1971）主要描写农村生活，他共创作了 57 篇中长篇小说，主要作品有《五村》、《民神》等。另一位重要小说家玛尼克·班纳吉（1908—1956）的代表作《帕德玛河上的船夫》描写善良而贫穷的船夫和渔民的生活，《近郊区》和《海水的滋味》等则表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印度带来的影响，反映孟加拉大灾荒的惨境和农民运动的高涨。纳兹鲁尔·伊斯拉姆是一位颇有影响的诗人，以反帝反封建的诗歌《叛逆者》而闻名，被称为叛逆诗人，他的诗集主要有《燃烧的琴弦》、《毒笛》和《火》等。查希姆·乌汀（1903—1976）擅长表现乡村的风貌和情趣，被称为田园诗人，他的著名长诗《锦绣原野》描写农村青年的爱情悲剧。

印地语文学这一时期发展很快，出现了普列姆昌德（1880—1936）这样著名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创作出了不少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详见本章第三节）。拉胡尔·桑格里德亚因（1893—1963）的作品很多，但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较少，写历史题材的《从伏尔加河到恒河》（中译本《印度史话》）和《辛哈元帅》是其代表作。耶谢巴尔（1903—1976）既是作家，也是独立斗争的战士，曾几度被捕入狱，他的代表作有《叛国者》、《不真实的事实》和《我你他的故事》等。介南德尔·古马尔（1905—1988）被认为是当代的大作家，鲜明地刻画了不少令人难以忘怀的人物形象。这个时期的印地语诗歌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民族主义诗歌，代表诗人是迈提里谢峇·古伯德（1886—1964），他的重要作品有

《印度之声》、《祖国之歌》和《农民》等；一是浪漫主义诗歌，主要诗人杰耶辛格尔·伯勒萨德（1889—1937）著有八部诗集或长诗，他的代表作是深含哲理的隐喻诗《迦马耶尼》。浪漫主义诗人尼拉腊（1896—1861）常常在作品中表现民族主义精神和爱国主义思想，其代表作是《芳香》和《无名指》。苏米德拉南德·本德（1900—1977）却喜欢描写大自然的美，《时代之声》和《村妇》是其代表作。女诗人默哈德维·沃尔马夫人（1907—1987）在诗中主要表现自己内心的感受和哀愁，主要诗集有《雾》、《光》和《湿婆神》等。

乌尔都语文学的诗歌仍然较发达，最杰出的诗人是伊克巴尔（1877—1938），他是哲理诗人，主要在诗中讨论人的本质、使命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等（详见本章第四节）。费兹（1911— ）也是重要诗人，他的诗格律比较严谨，用词简练通俗。阿里·赛勒达尔·贾弗里（1913— ）突破传统格律，创作无韵诗、自由诗及各种新体诗，增强了诗的表现能力，著名诗集有《向新世界致敬》和《血线》等。艾赫迈德·纳迪姆·卡斯密（1916— ）既写诗，也写小说，主要作品有诗集《搏动》、《花的火焰》和小说集《母爱》等。小说家克里山·钱达尔（1914—1977）享有短篇小说之王的声誉，但也写了不少中长篇小说（详见本章第五节）。作家阿巴斯（1914— ）既写小说，也写剧本，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明天属于我们》，短篇小说集《革命》和电影剧本《流浪者》等。米尔扎·阿迪布（1914— ）的作品大多描写下层人民的生活，反映他们的疾苦。

泰米尔米文学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大，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小说家。马赖马莱阿迪格尔（1876—1950）发起“纯泰米尔”运动，促进了泰米尔文学的发展，著有长篇小说和文学论著40多部。短篇小说家布杜迈·毕顿（1906—1948）在作品中揭露

社会黑暗，反映落后群众的愚昧和无知。小说家卡尔基（1899—1954）的代表作有《小偷的情人》和《波涛声》，前者写一个令人同情的小偷，表现了作者对不幸的人的同情，后者描写了民族解放斗争。阿基兰（1922— ）是最富盛名的小说家，发表了 40 多部作品，他的代表作《画中女》深受读者喜爱。

英国人征服印度以后，英语成了印度官方和上层社会的通用语，由此产生了英语文学。19 世纪的阿露·德特（1854—1874）和朵露·德特（1856—1877）是早期英语文学的著名诗人，为英语文学的发展做了开拓性的工作。到了 20 世纪，英语文学迅速地发展起来，在诗歌和小说领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萨罗季妮·奈都夫人（1879—1949）既是独立运动的战士，也是著名诗人，她的诗集有《金色的门槛》和《时间之鸟》等。穆尔克·拉吉·安纳德（1905— ）是杰出的小说家，他主要在作品中表现贱民和苦力的生活，反映他们的不幸和苦难。拉·格·纳拉扬（1906— ）善于揭露生活中的荒谬现象，写作技巧娴熟，笔调幽默诙谐，《响导》是他的代表作。拉贾·拉沃（1909— ）也是著名的小说家，主要作品有《根特浦尔》和《蛇和蝇》等。

除以上语种的文学外，南亚还有不少其他语言的文学，也有一些较为重要的作家。阿萨姆语作家拉·贝杰伯鲁阿（1867—1938）的作品大多描写阿萨姆的历史事件或故乡景物，代表作《贾耶默迪·贡沃莉》写一个那加族少女对祖国的热爱，人物形象刻画得很成功，常为人们称颂。马拉提语剧作家克·帕勒派卡尔（1872—1948）著有《基恰格之死》和《帕乌本德基》等 15 部戏剧。马拉雅拉姆语诗人瓦拉托尔（1878—1958）著有《被囚禁的阿尼鲁敦》、《娜基拉》等 70 部作品，具有鲜明的反封建主题。古吉拉特语作家格·莫·孟希（1887—1970）在作品中抨击社会时弊和封建习俗（如《可爱的大地》），表现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如

《大地的主人》)。泰卢固语诗人希里·希里(1910—)突破传统格律,用自由体和口语写诗,扩大了诗的表现能力。他是泰卢固语左翼诗人的代表,曾在诗集《伟大的出发》中宣称“革命是我们的哲学”。

尼泊尔文学一直深受印度文学的影响。18世纪以后才有人用尼泊尔文进行文学创作,但独创性不大,没有产生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都较大的作品。本世纪初,内容空洞的赞美诗和爱情诗曾一度风靡文坛。诗人莱克纳特·鲍特雅尔(1884—1965)和特尔尼特尔·戈伊拉腊针对这一不良现象提出文学应当反映丰富的现实社会生活,使文学逐步走上了健康的发展道路。鲍特雅尔写的《笼子里的鹦鹉》,以鸟向往自由的生活比喻人民群众渴望冲破拉纳家族的樊篱。戈伊拉腊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写了许多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如《祭品》和《民族之歌》等。三四十年代,文学的题材、体裁进一步拓宽,描写民主运动、表现下层人民的苦难以及反映妇女的不幸的诗歌、小说、戏剧不断涌现出来,产生了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家和诗人。诗人拉克希米·普拉萨德·德瓦科达(1908—1959)的作品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朴实无华,代表作《木娜和马丹》描写木纳和马丹夫妇不幸的一生,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巴尔克里希南·沙姆(1903—1981)既写戏剧,也写诗,他的悲剧《心病》表现一个人在旧制度下悲惨的命运,揭露了社会的黑暗和腐朽,鞭挞了统治者。

斯里兰卡文学主要包括用僧伽罗语和泰米尔语创作的文学作品,而僧伽罗语文学比泰米尔语文学的成就更大。这一时期的僧伽罗语文学在小说创作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自1905年塞伊门·德·西尔瓦(1876—1920)发表第一部僧伽罗语小说后,僧伽罗语小说不断涌现出来,产生了一些较优秀的小说家。比亚达萨·西利塞纳(1875—1964)的小说《幸福的婚姻》描写了一个佛

教徒赢得一位异教徒姑娘的爱情的故事,但又反对天主教的传播,表明作者对西方文化的抵制。阿·西尔瓦(1892—1957)是一个有影响的小说家,善于以情节取胜,他的小说曲折生动,代表作是《山村的月亮》。马丁·魏克拉玛辛诃(1891—1976)是最杰出的小说家,创作了80多部作品(详见本章第十节)。这个时期的诗歌主要是四行诗和自由诗,大多为抒情、叙事或朝圣而作。藏族诗人艾斯·马亨德长老在诗作中表现了爱国的思想感情,作品主要有《自由真言》和《兰卡母亲》等。姆尼达萨·古玛拉冬格和阿南达·拉迦卡鲁那是较有影响的抒情诗人,前者的代表作是《忆父》,后者的代表作是《花园》。格亚思的《洁白》是一部优秀的叙事诗,作者通过一个爱情故事歌颂了农民纯洁的心灵。在戏剧方面,艾蒂利威尔·萨拉特江德拉吸取了印度梵文戏剧的某些特长,创作出了一些较优秀的剧本,其中主要有《玛尼梅》和《僧诃巴忽》等。泰米尔语文学在诗歌和小说两方面成就较大。马哈格维(1927—1971)是最有名的诗人,他的诗风诙谐幽默,诗意浓郁深邃,作品主要有《山区姑娘》和《青椰子》等。小说家谢·格纳森林肯在作品中反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政治色彩较浓,重要作品有《远征》、《红色的天空》和《婚礼》等。泰米尔语短篇小说也较发达,主要的短篇小说家有伊兰亚恭和班奴杜伦等。

第二节 萨拉特和孟加拉语文学

在群星夺目的孟加拉语现当代文学星座里,闪耀着两颗明亮的巨星,那就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和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这两位文学巨匠不仅为孟加拉语现代文学开创了一个光辉的时代,而且对印度各地方语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萨拉特的生平与创作 1876年9月15日，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出生在孟加拉邦胡格利地区的代巴农德布尔村。他父亲是位家境贫寒的知识分子。萨拉特从孩提时代就饱尝了生活的苦果。他在家乡上过小学，1886年随父母迁往比哈尔邦的外祖父家居住。1889年他们一家又迁回代巴农德布尔，同年7月他进入胡格利学校学习。1892年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他被迫停学一年。1893年考入代久纳拉扬学院。1895年他母亲逝世，次年因贫困而辍学。

萨拉特从小就喜欢文学艺术，曾阅读大量文学作品，积极参加文学社团活动。1901年他创办了一个手抄刊物《阴影》，该刊物第一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光和影》，此后又陆续发表过他的短篇小说《小人物的尊严》、《卡希纳特》、《重负》、《奥奴波玛的爱情》等。萨拉特积极参加了当时的社会改革活动，因而被笃信旧礼教的外祖父赶出家门，一度成为一个游方僧。1902年父亲病故，他赶回外祖父家，不久去加尔各答谋生。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有会广泛接触各阶层的人，了解他们的生活和苦衷。同时，他还刻苦研读泰戈尔、狄更斯、萨克雷等大作家的作品。这就为后来他坚定地走上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03年1月，他前往缅甸仰光谋生。在朋友的帮助下，他在铁路部门找到了一个办事员的职位。就在他去仰光的这一年，正式公开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寺庙》，不过没有署他的名字，而是署了他舅舅苏伦的名字。1906年萨拉特与山蒂黛碧结婚，次年生有一子；但很不幸，1908年他妻子和孩子染上瘟疫而死亡。1910年他与14岁的寡妇摩柯达结婚。

1907年他的中篇小说《大姐》在《帕罗蒂》杂志上发表，轰动了当时的文坛。许多人都误认为，这部作品出自泰戈尔的手笔。从此萨拉特的名声大震，许多刊物争相发表他的作品。

1916年4月11日，萨拉特携妻子离开仰光，回到加尔各答，专心从事写作。他是第一个孟加拉语职业作家。1917年他第一次会见了泰戈尔。1916年至1920年是萨拉特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这期间他创作的主要作品有：《嫁不出去的女儿》（1916）、《乡村社会》（1916）、《道德败坏的人》（1917）、《斯里甘特》（1917，第一部）、《被焚毁之家》（1920）、《婆罗门之女》（1920）等中长篇小说。

1921年他加入国大党并被选为豪拉地区国大党主席，积极参与政治活动。1922年甘地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他一气之下辞去豪拉地区国大党主席职务。但他仍然积极参加各种文艺集会，发表演说和文章，主张文学要反映生活，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错误倾向。后来他听从泰戈尔的劝告，隐居乡村，潜心从事创作。这期间他创作的作品有长篇小说《秘密组织——道路社》（1923）、《最后的疑问》（1931）等。

1934年萨拉特被聘为孟加拉文学委员会名誉会员。1936年他和泰戈尔、普列姆昌德等作家发起和平签名运动，反对法西斯主义，支持成立印度进步作家协会。同年他被达卡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1938年1月16日上午10时萨拉特逝世。

萨拉特出身小资产阶级家庭，又在封建守旧思想很重的外祖父家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必然在他思想上打上烙印。国家的不幸，人民的苦难，又使他忧国忧民，满腔义愤。这两种情况，都影响到萨拉特社会观的形成。

萨拉特的政治观点是激进的，属于国大党的激进派。他不相信“纺车”能扭转历史车轮，他不相信非暴力运动能拯救祖国，他支持革命暴力和地下武装行动。他的长篇小说《秘密组织——道路社》，反映了他的这种激进思想。他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痛恨地主阶级的残暴行径，可是他又把希望寄托在开明地主的改革上。

《乡村社会》就体现了他的这种改良主义的思想。不过他的思想是不断进步的。他在反映不合作运动的长篇小说《觉醒》(1923)中写道,“地主制度迟早要消灭,地主阶级必定要去见阎王,无论什么也挽救不了他们”。

然而,萨拉特的社会观点却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他批判封建宗法制度和陈规陋习,提倡妇女解放和真正的爱情,鞭笞包办婚姻和收奁的制度。另一面,他又企图维护印度教的正统性和道德规范,推崇妇女的贤淑和贞节。在他的世界观中,既有不满现实、力图改革、同情人民疾苦的积极因素,也有眷恋过去、维护旧礼教、轻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因素。但是,他的全部作品贯穿着一条人道主义的红线,揭露黑暗,追求光明,这是萨拉特创作思想的主调,也是他深受人民爱戴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萨拉特的小说 萨拉特一生共创作中长篇小说 30 多部,短篇小说集八部。在他的中长篇小说中,最能体现他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作品有长篇小说《斯里甘特》、《被焚毁之家》、《道德败坏的人》,中篇小说《嫁不出去的女儿》、《代博达斯》(1917)、《婆罗门之女》等。

《斯里甘特》是萨拉特创作的一部自传体长篇巨著,全书分四部。小说以主人公斯里甘特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为主线,详细地描写了他所遇到的四位年轻女子的生活遭际。在少年时代,斯里甘特结识了安诺达姐姐。她原为名门闺秀,后来嫁给了一个捕蛇者,受尽了种种折磨,但她忍辱负重,毫无怨言。她丈夫被蛇咬死后,她偿还了丈夫的债务,背着被侮辱的重负,开始到处流浪。斯里甘特成年后,在一次聚会上遇见了他昔日的同学——歌妓拉姬拉克什米。拉姬拉克什米在学生时代对他就十分钟情。这次邂逅相遇,她又向斯里甘特重叙旧情。后来斯里甘特几次生病,她都闻讯来到他家,精心护理照料斯里甘特。尔后他们俩人在乡

下又生活了一段时间，但终因思想上存在隔阂，拉姬拉克什米最后还是出家为尼，断了红尘之念。

斯里甘特在驶往缅甸的轮船上，结识了第三位女子奥波娅。她去缅甸寻找自己的丈夫。在斯里甘特的帮助下，她找到了丈夫，但是她的丈夫已另有新欢，并在一天深夜把奥波娅赶出家门。她愤怒地斥责了负心的丈夫，毅然与护送她来的同村人结了婚。斯里甘特遇到的第四位女人是柯摩尔洛达。她原是大家闺秀，16岁出嫁，丈夫离家出走，她又遭坏人的玷污，因而失去了尊严，于是她断绝了红尘之念，作了修女。斯里甘特怀着无限怜悯与柯摩尔洛达依依惜别。

作者通过斯里甘特对四个遭遇不同的女性的态度，揭示了爱情和责任、进步和保守思想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斯里甘特对女人们的不幸深表同情，他谴责封建礼教对她们的摧残，甚至还和“下贱的”歌妓拉姬拉克什米同居了一个时期，十分感激她对自己的真挚爱情。但斯里甘特屈服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最后还是与她忍痛分手了。斯里甘特在心目中仍然崇尚信守节操的安诺达姐姐和把爱情献给宗教的柯摩尔洛达，而对于大胆追求自己幸福的奥波娅却表示出一种鄙视的态度，反映出斯里甘特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形象的矛盾心理和软弱性。这部作品广阔地展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里有捕蛇者的辛酸悲苦，名伶歌妓的凄惨境遇，漂泊异乡的人们的苦衷哀怨，王公贵族的骄奢淫逸。人物个性鲜明，语言朴实无华，但整个结构显得有些松散。

《被焚毁之家》是一部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重要作品，主要内容是描写一对青年朋友与一位美丽少女的爱情纠葛。出身富有之家的苏莱什得知自己的好友摩黑姆要与梵社(社会改革组织)姑娘奥秋拉结婚的消息后，就竭力劝阻他不要这样做，并且主动前往姑娘家企图说服她不要嫁给出身印度教徒之家的摩黑姆。可是

当他见到奥秋拉时自己竟被姑娘的姿色迷住了。苏莱什狂热地追求奥秋拉，而她的父亲看上了苏莱什的家产，也想把女儿嫁给他。但是奥秋拉还是选择了摩黑姆。他们结婚后一起回到乡下摩黑姆的家里。村里人对摩黑姆娶了梵社家庭的姑娘感到十分惊讶和不满。在大城市长大的奥秋拉，来到穷乡僻壤的乡下，也很不习惯。这时候，苏莱什来到乡下看望他们，并且向奥秋拉倾诉爱恋之情。奥秋拉也爱上了他，于是她陷入了极度困惑之中。

一天夜里，摩黑姆的茅屋燃起了大火，顷刻间茅屋化为灰烬。翌日，奥秋拉和苏莱什回到加尔各答她的父亲家里，而摩黑姆却留在乡下。不久，他染上重病后才来到加尔各答。这时夫妻矛盾有所缓和，奥秋拉决定陪丈夫去外地疗养。搭乘同一列火车的苏莱什，中途趁黑夜把奥秋拉骗下车，带到西部地区的乡下。这时这个地区一个村镇发生了瘟疫，苏莱什前去抢救病人，不料自己也染上瘟疫。奥秋拉闻讯赶到，苏莱什已奄奄一息。摩黑姆也赶来看望病人。这时苏莱什告诉摩黑姆，奥秋拉是真心爱他的，但是摩黑姆把苏莱什火葬之后还是独自走了。

小说通过跌宕起伏的矛盾纠葛和主人公的激烈内心冲突，揭示了印度教和梵社、情感和责任之间的斗争。作者成功地塑造了奥秋拉、苏莱什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人物的心理描写细腻逼真，环境渲染、景物烘托紧扣人物心境。

长篇小说《道德败坏的人》是萨拉特的一部优秀作品。小说以两位年轻美丽的寡妇萨碧特莉和姬龙摩伊的生活经历为线索，分两条主线展开故事情节。年轻的寡妇萨碧特莉是旅馆的招待员，她与寄住在旅馆里的青年学生绍迪什真心相爱，可是她又不肯挣脱旧礼教的束缚。后来绍迪什在乡下行医，染上重病，萨碧特莉又赶到他身边照料他。绍迪什痊愈后提出和她结婚，她却拒绝了。她说，自己内心里的丈夫是绍迪什，但她无权再结婚，因为社会

已把她看作下贱的人。年轻的寡妇姬龙摩伊与萨碧特莉不同，她感情炽烈，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向绍迪什的表兄乌本德罗表示自己的爱情。可是乌本德罗作为宗法大家庭的代表，拒绝了她火热般的爱情。最后封建礼教把她逼疯了。

小说的悲剧结局耐人寻味。与萨碧特莉真心相爱的绍迪什，却与自己不爱的绍罗吉妮结了婚；姬龙摩伊炽热地追求自由的爱情，最终被逼成疯子。这种结局具有启示的力量，它会激发人们对封建婚姻制度的极大憎恨。

中篇小说《代博达斯》主要讲述一对青年男女从小青梅竹马、彼此相爱，但又不能成为眷属的悲剧。亭亭玉立的少女巴尔博蒂是商人的女儿，而与她真心相爱的翩翩少年代博达斯则出身于地主豪门。代博达斯的父母认为，他们两家不门当户对，不好成亲。巴尔博蒂被迫嫁给一个 50 多岁的老头子。代博达斯失去自己心爱的人，整日借酒浇愁，最后郁愤而死。巴尔博蒂得知自己所爱的人惨死在雪地里，自己也疯了。

《婆罗门之女》也表达了与《代博达斯》相类似的主题，但其格调激越、高亢，它的侧重点在于揭露和控诉种姓制度摧残人性。阿普纳和森塔娅从小相爱，但因阿普纳去过英国，就被逐出婆罗门种姓，更不能与森塔娅成亲。刚刚死了妻子的村长一面霸占着他的妻妹，一面又向森塔娅求婚。遭到森塔娅父母的拒绝后，他恼羞成怒，于是纠集了一伙人，在森塔娅出嫁的那天，当着迎亲队的面，证明森塔娅的父亲并非婆罗门，而是属于低级种姓理发匠。这个证明犹如晴天霹雳，使人们震惊。迎亲队愤然离去，森塔娅的母亲投河自尽，父亲也不知去向。在这种情况下，森塔娅勇敢地来到阿普纳的身边，恳求他一起出走。但是阿普纳却犹豫不决。森塔娅找到父亲，趁黑夜踏上去外地谋生的大路。阿普纳这时匆匆追赶上他们，表示愿意和他们一起出走，但却遭到森塔

娅的拒绝。整个故事情节紧凑起伏，人物形象生动鲜明。作家以辛辣的文笔，不仅揭露了封建种姓制度的罪恶，而且还勾画出出身高种姓的村长虚伪奸诈的嘴脸。他依仗权势，横行乡里，为非作歹，而真正善良的森塔娅一家却无立足之地。

《嫁不出的女儿》是部优秀中篇小说。这部作品描绘了皮肤黧黑、心地善良的少女甘达一家的不幸，抨击种姓和收买制度的吃人本质。故事结构紧凑，心理描写细微，人物形象生动。

萨拉特以创作中篇小说最为见长，但是他创作的短篇小说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共出版了八个短篇小说集：《宾杜之子》（1914）、《二姐》（1915）、《拜昆特的遗嘱》（1916）、《卡希纳特》（1917）、《丈夫》（1918）、《画像》（1920）、《霍里洛姬》（1926）、《奥奴拉塔、绍蒂和波列斯》（1934）等。萨拉特的短篇小说涉猎了广泛的社会家庭问题，深刻地揭示了种种社会丑恶现象和陈腐的陋习，真实地再现了人民的生活。其中许多作品在艺术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诸如《摩黑什》、《奥帕吉的天堂》这样优秀的短篇小说，脍炙人口，深受广大读者所喜爱。

三、其他几位重要作家和诗人 在泰戈尔之后，纳兹鲁尔·伊斯拉姆是最杰出的孟加拉语诗人。他于1899年出生在西孟加拉邦帕尔达曼县的丘鲁利亚村。1972年他迁往孟加拉国定居，1976年去世，孟加拉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仪式。

除了纳兹鲁尔·伊斯拉姆，诗人舒帕什琼德罗·穆科巴泰（1920— ）、毗湿奴·代（1908— ），也为孟加拉诗歌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继泰戈尔和萨拉特之后，在孟加拉小说创作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有：达拉辛格尔·班纳吉（1898—1971）、维普迪·普尚·班纳吉（1894—1950）、玛尼克·班纳济（1908—1956）、戈巴尔·哈尔达尔（1902— ）等作家。

达拉辛格尔是位多产作家，他共创作中篇小说 57 部，短篇小说 128 篇，还有大量论文、诗歌、剧本等。长篇小说《群神》（或译《民神》，1942）是他的代表作，与后来出版的《五村》合称两部曲。《群神》通过人们在琼蒂神庙里闲聊的方式，讲述了孟加拉农村的民风世俗，揭示了社会中的内在矛盾，展现了五彩缤纷的生活画卷，渗透着清馨的泥土芳香。这部作品荣获 1967 年印度“知识讲座”文学奖。他的优秀长篇小说《诗人》（1942）描写出身于不可接触种姓家庭的天才诗人尼代与歌妓博松多悲酸凄惨的生活经历。《医疗所》（1953）和《项链湾的传说》（1947），也是两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前者描写古老的印医和西医的矛盾和斗争，后者则反映了轿夫的生活。达拉辛格尔的作品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人物刻画细腻。

维普迪·普尚·班纳吉以自己的小说为孟加拉语文学增添了光彩。尤其是《道路之歌》（1929）、《山林人》最受人民喜爱。《道路之歌》以何利一家三代人的经历为主线，揭示了农村生活的艰辛和矛盾。细腻的文笔，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优美而富有诗意的语言，为作者赢得了声誉。

玛尼克·班纳吉被称为孟加拉左翼作家的领袖。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傀儡戏的故事》（1936）为他赢得了极大的荣誉，表明他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长篇小说《帕德玛河上的船夫》（1936），描写了孟加拉的船夫和渔民的苦难生活。玛尼克善于通过日常生活小事来塑造人物，表现作者的创作思想。

戈巴尔·哈尔达尔被认为是最接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一天》（1939）、《第二天》（1950）、《又一天》（1951），描述革命者为争取祖国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作家本人就是一位革命者，1940 年加入印度共产党，多次受到英国殖民主义当局的迫害。作者曾在 1958 年访问过中国。

绍迪纳特·帕杜里的长篇小说《觉醒者》、比莫尔·米特罗的长篇历史小说《国王、王后和仆人》，深受读者的欢迎，在孟加拉语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纳拉扬·贡戈巴泰、莫奴吉·博苏等作家也曾为孟加拉语文学大厦增砖添瓦，做出了重要贡献。

综观现代孟加拉语文学，应该说，诗歌和小说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呈现出万紫千红的繁茂景象。但是戏剧创作成就不大，迄今没有令人瞩目的上乘佳作问世。

第三节 普列姆昌德和印地语文学

印地语现当代文学与过去的印地语文学相比有了很大的发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具有鲜明的特点。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许多作家不仅高举反帝的旗帜，为独立自由而呐喊，揭露殖民统治的罪恶，礼赞反英爱国斗争，而且也高举反对封建主义和教派主义的旗帜，独立以后则又为巩固独立、为争取美好的发展前途而进行斗争，并在文学作品中暴露社会的不平，反映宗教矛盾，鞭挞宗教的虚伪，描写低等种姓的惨状和妇女的不幸；在语言方面，在近代，虽然作家们已开始用克利方言创作戏剧、小说、散文甚至诗歌，但当时这种语言还不十分规范，到了现代经过一些语言大师的努力，克利方言标准语——印地语终于成了表达能力较强的现代文学语言，取代了阿沃提、伯勒杰等各种方言；文学体裁和形式进一步多样化，各种体裁被广泛运用；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促进文学的繁荣；马列主义被一些进步作家和理论家所接受，被用来分析某些社会问题，剖析当代文学和批评现代文学；三四十年代由于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心理分析小说也出现在文坛，对某些作家的影响很大；但现当代文学的主要倾向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

印地语现当代文学在小说领域取得的成就最大，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小说家，最杰出的代表是普列姆昌德。

普列姆昌德（1880—1936）出生于北方邦文化名城贝拿勒斯附近的拉莫希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原名滕伯德·拉耶·希利瓦斯德沃。普列姆昌德青少年时代屡遭不幸，八岁丧母，17岁时又失去了父亲，从此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部分地落到了他的肩上，不得不去充当家庭教师。19岁时，他找到一个小学教师的工作，生活才略有改善。从此他便在小学、中学执教，或当副督学（一种检查教学情况的低级官员）。1921年，他响应甘地不与殖民政府合作的号召，辞去条件较好的公职，以写作为生。此后的10多年他除写作外，由于生活和书籍出版等原因还不得不经营出版社，先后还主编过《时代》、《甘美》、《荣誉》、《觉醒》和《天鹅》等杂志。另外，由于经济的原因，他还到孟买写过电影脚本。

普列姆昌德的文学生涯始于1903年，当时他在阿拉哈巴德师范学院进修，用乌尔都语创作了中篇小说《圣地的奥秘》。此后他继续用乌尔都语，又用印地语两种语言写作。无论生活条件多艰苦，身体状况多差，他都从来没有放下他那生花妙笔。到1936年辞世，他共创作了15部中长篇小说（包括两部未完稿），近300篇短篇小说，为乌尔都语文学和印地语文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918年，普列姆昌德创作的长篇小说《服务院》问世，轰动了整个印地语文坛，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但是这部小说还有些不足，不如1922年发表的《仁爱道院》（又译《博爱新村》）。《仁爱道院》写的是他熟悉的农村生活。地主格彦·辛格尔不仅横行乡里，鱼肉百姓，而且对自己的亲人也残酷无情。他由于担心留美归来的哥哥普列姆平分家产，竟用出国违反教规的罪名将其逐出家庭，迫使嫂子成为有丈夫的寡妇。为了早日取得岳父的遗产，他在岳父的饭里下毒。为了攫取王公夫人大姨子的巨大家业，用假

爱情诱其上钩，并将独生子马雅过继给她。他的妻子知道后服毒自尽。妹妹的惨死惊醒了姐姐，她把马雅交给普列姆代管便永远朝圣去了。后来马雅在庆祝继承遗产做土邦王公时，宣布农民是土地的主人，希望大家彼此相爱，自由地生活。作者心目中的“仁爱道院”诞生了。

这部作品的成功之处在于真实地反映了农村激烈的阶级斗争，成功地刻画了地主、地主的代理人、官吏及其压迫工具警察等为剥削者效劳的走卒形象。这些人物性格鲜明，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但这部作品与作者其他一些作品如《服务院》和《贪污》等一样都有一个“光明”的尾巴，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舞台》（1925，又译《战场》）是代表作者另一种倾向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的主人公苏尔达斯是贝拿勒斯近郊的瞎子乞丐，但他有几十亩荒地供本村的农民放牧。资本家赛沃克决定买那一片地盖卷烟厂。苏尔达斯坚决不卖，原因有两条：一是卖了以后村民无处放牧，二是他认为盖了工厂会破坏那儿田园式的生活和传统道德。赛沃克于是通过市政委员会负责人和英国殖民当局强行征用。工厂建成后，他又要买那村庄盖工人宿舍；苏尔达斯挺身而出，率众进行和平抵抗，不幸饮弹身亡。他的行动感动了资本家，留下了他的草棚，且允许用募捐来的钱为他塑铜像并安放在那里。

这不是一尊普通的铜像，而是甘地主义胜利的象征。这部小说比较典型地反映了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但不能否认作者在写作技巧、情节安排和人物刻画方面的卓越才能。苏尔达斯是作者浓墨重彩地刻画的典型人物，是印度传统道德的化身，他真诚、仁慈、善良，敢于坚持正义，也敢于和强暴做斗争。

随着对残酷现实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普列姆昌德的思想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逐步同情

社会主义。这对他的小说创作不无影响，所以在晚期的作品中理想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淡，思想更加积极，对旧的封建习俗及对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的揭露都更加深刻。

中篇小说《妮摩拉》（1927）是普列姆昌德的一部优秀作品。15 岁的少女因无妆资被嫁给年已 40 且有三个儿子的律师，后来律师怀疑她与大儿子有不正当关系，于是把儿子送去住寄宿宿舍。从此悲剧接踵而来，大儿子和二儿子相继死去，三儿子出家修行，妮摩拉忧郁而死。妆资制度是套在印度广大妇女脖子上的枷锁，摧残了许多妇女的生命。作者怀着对妇女的极大同情，揭示了不合理的婚姻制度造成的悲剧。小说的主题积极，脉络清楚，人物性格鲜明，而且写出了悲剧发生的必然原因。

1936 年，普列姆昌德去世前不久出版的长篇小说《戈丹》被认为是描写印度农村的一部史诗。这部作品的突出成就使作者赢得了崇高的声誉。

《戈丹》是何利一家的苦难史。何利一家五口，妻子丹妮娅、儿子戈巴尔和两个女儿。何利希望买一头奶牛，但没有钱，向牧人薄拉赊了一头。他弟弟怀疑他分家不公，毒死奶牛逃走。村里头人和巡官借机敲榨勒索；丹妮娅当场痛斥巡官；钱虽未被掠夺去，但埋下了祸根。戈巴尔和牧人的寡妇女儿裘妮娅相爱，裘妮娅未婚先孕。戈巴尔害怕了，逃到城里去做工。何利夫妇收留了儿媳裘妮娅。祭司和村里的头人沆瀣一气，声称要开除何利一家教籍，何利苦苦哀求，最后被罚 100 卢比和 2000 多斤粮食。薄拉落井下石，牵走了他家的耕牛。由于三年未能交租，村里的管事先生要抽走他耕种的地。他变相地将小女儿出卖给一个比他只小三岁的人才暂时度过难关。但土地终究没有保住，何利沦为雇工了。然而，他还想为孙儿买一头奶牛，为此拚命地干活。何利已精疲力尽，一天热浪袭来，他再也顶不住，永远地倒下了。辛辛

苦苦挣来的 20 个安那也被祭司作为净化灵魂的“戈丹”（献奶牛的宗教仪式）礼金拿走了。

这部作品的成就不仅在于揭示了印度农民所受压迫和剥削的深重，而且在于成功地刻画了何利这个代表千千万万印度农民的不朽典型。他善良勤劳，只求温饱。为此他早出晚归，辛勤劳动，但他却越来越穷。如果说他有什么奢望的话，那就是想买一头奶牛。他胆小怕事，安分守己。“别人踩在自己的身上，只有放聪明点，在他的脚板上抓抓痒。”“住在水里不能与鳄鱼作对。”这就是何利的人生哲学。他对地主阿谀奉承，对村里的头人逆来顺受，但他受到的压榨却越来越残酷，直到榨干他身上的最后一滴血。旧的传统也是沉重的精神负担，爱面子讲虚荣这种陋习影响着每一个人，何利也不例外，嫁大女儿时他借钱也要讲排场，有时也想占点小便宜。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才构成了何利这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理念的化身”。

女主人公丹妮娅是另一种典型。她大胆泼辣，疾恶如仇，敢于反抗；她倔强勇敢，无所畏惧，而又有慈母之心；她也不像何利那么世故，她认为种人家的地，交给人家地租，没有必要再去拍马屁。然而，她势单力孤，不可能改变那人吃人的社会。她反而慢慢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这里作者没有理想化，以前的“仁爱道院”终于被残酷的现实摧毁了。

《戈丹》作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不仅刻画出了何利和丹妮娅这样的典型人物，而且成功地刻画了封建地主阶级剥削者的群像。大地主莱易表面上是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与殖民当局的官吏勾勾搭搭。他虽参加过坚持真理运动、坐过牢，可又赢得了英国女王赐予的“土王”称号。他满口仁义道德，却千方百计勒索农民。而他的管事先生、管帐先生以及长老会的成员、祭司、婆罗门、高利贷者则像一条条水蛭一样钉在何利这样的农民身上，吸吮着他

们的血液，而广大农民永远也摆不脱被他们吸干血液的命运。

虽然普列姆昌德的不少长篇小说的结尾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是他的短篇小说却非常现实。他的短篇小说不但题材多样，内容广泛，而且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这里就其作品表现的主要思想内容列举重要的或有代表性的作品略加说明。

表现爱国的思想感情，歌颂反英斗争和与入侵者斗争的英雄。《世界上的无价之宝》表明为祖国而战斗流下的最后一滴血比什么都宝贵。《进军》热情地礼赞一位已近垂暮之年的农村老妇参加民族独立斗争的忘我精神。《沙伦塔夫人》和《烈女》则从不同角度歌颂了与入侵者进行斗争的英勇精神和民族气节。

反映妇女的不幸，鞭挞男尊女卑的社会陋习。这方面的作品很多，代表性的有《有儿女的寡妇》、《失望的一幕》、《古苏姆》、《两座坟墓》、《老婢娘》等。这些作品的主人公大多是不幸的妇女，她们有某种共性，但又有各自的特点。有的是寡妇，丈夫一死便失去一切；有的寡妇再嫁，结果被逼到绝路；有的因不生男孩而被逼死；有的因无巨资作嫁妆，虽才貌双全也被丈夫抛弃。《有儿女的寡妇》反映了印度妇女“婚后从夫，夫死从子”，毫无地位的悲惨情景。主人公普勒摩蒂原是有钱人家的主妇，丈夫在世时应有尽有，但丈夫一死，她在家里的地位一落千丈，竟成了女仆，侍候家人，最后打水时掉到河里淹死了。《古苏姆》则鞭挞了嫁妆制度给印度妇女带来的不幸。主人公古苏姆才貌双全，温柔多情，但因没有足够丈夫出国留学的巨资作陪嫁而被丈夫遗弃。

歌颂高尚的品德、自我牺牲精神和美好的心灵。《咒语》赞美劳动人民不计旧仇，以德报怨的高尚情操。主人公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当初他的儿子病危，医生见死不救，而后来他却不请自到，治好了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的医生的儿子，而且不取分文。《傻

子》歌颂了为人正直爱打抱不平的美好品德。主人公是出生于有钱人家的青年，但他对伤天害理的事情疾恶如仇。其父派他去管理工厂，他却揭露代理人，替工人说话。毛拉和村里的管帐先生企图陷害小贩，他巧妙地拿出证据当场揭穿，所以他被叫作“傻子”。这样的作品很多，重要的还有《鹦鹉》、《卡扎基》、《银行的倒闭》、《五大神》等。

揭露社会的弊端，鞭挞社会的不平。《彩票》抨击拜金主义。主人公买了彩票以后，为了中彩迷信仙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还为之高兴，结果赌博失败，气得呼天抢地。《难题》反映行贿受贿，损人利己的弊病。主人公开始是个纯朴老实、勤勤恳恳、忠于职守的听差，他干得最多，拿钱最少，而且总是受气。后来他学会了行贿，经常给上司送点土特产之类。这样一来不仅工作少了，而且挣钱多了。《半斤小麦》揭露婆罗门巧取豪夺、坑害穷人的卑鄙行为。主人公辛格尔因款待出家人借了婆罗门韦伯尔半斤小麦。后来辛格尔在打麦场上多给了他好几斤，但未明说还他。七年后韦伯尔说他欠了他400斤小麦，折合120卢比。于是辛格尔为他做了一辈子苦工也只顶了利息，他的儿子还得继续做苦工。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有《文明的奥秘》、《仇恨的消失》、《两兄弟》、《宴请》等。

从总体上看，普列姆昌德对普通老百姓，尤其是对农民的生活很熟悉，他的作品绝大多数都是写农民或普通人的生活。他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充满痛苦和泪水，充满矛盾斗争和悲惨结局的农村世界。这对后来的文学影响很大，以至于当代文学中出现的所谓“边区文学”都被认为是继承了他的传统。

耶谢巴尔（1903—1976）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为独立而斗争的战士，曾先后两次被捕入狱，经受了约10年的铁窗之苦；他的文学生涯也是在狱中开始的。他一生写了12部中篇小说，

15 部短篇小说集以及大量的散文、杂文、政论文和题为《回顾》的三卷革命回忆录。《不真实的事实》(1960)是他的代表作,分上下两卷,副题分别为《故乡与国家》和《国家的前途》。上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写到分治前的大骚乱,故事主要发生在拉合尔;下卷写大骚乱后的 10 多年,故事中心则在北方邦,尤其是德里。小说以布利、布利的妹妹达拉和布利的恋人格纳格为中心,着重描写城市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表现了进步与保守,民主自由思潮与封建教族思潮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反映了妇女反对旧传统的束缚争取平等地位和婚姻自由的斗争。这部小说气势恢弘,人物众多,概括了独立前后一二十年的重大事件,是这一时期的一幅丰富多彩的画卷,具有史诗的性质,自出版以后,一直受到评论家的重视和好评。长篇小说《我你他的故事》也是一部优秀作品,以独立斗争为主线,表现了印度独立前的政治和社会斗争以及新旧思想的矛盾。

介南德尔·古马尔(1905—1988)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是普列姆昌德以后最大的小说家,写了八部中长篇小说,七部短篇小说集和大量的散文。他虽然没有完全继承普列姆昌德的传统,但他的作品还是具有浓厚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与普列姆昌德相比,他更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而不愿以情节取胜。这在中篇小说中尤为突出。《辞职》是他很有影响的中篇小说,反映了印度妇女的悲惨命运。小说描写“姑姑”的一生,成功地刻画了一个备受压迫和摧残的十分令人同情的妇女形象。由于她与一个同学的哥哥相爱,嫂子知道后便把她嫁给一个中年人。而这个中年人是一个顽固的夫权主义者,得知她以前有过情人后便把她赶出家门。另一个男人占有了她,但几年后厌烦了,带着所有的钱离开了她。但她是一个有反抗性的顽强女性,她要生存,要活下去;她勇敢地和一些所谓卑贱而心地纯洁年老色衰的妓女、乞丐生活在一起。她

得到了他们的同情，也从他们那里吸取了力量。但不久病魔就夺去了她的生命。这部小说的特点不在于人物性格的刻画，而在于通过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鞭挞不自由的婚姻制度和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现象。

印地语现当代文学除小说外，浪漫主义诗歌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杰耶辛格尔·伯勒萨德（1889—1937）是名声最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共创作了八部诗集或长诗，此外还写了不少剧本和小说。他的《眼泪》被认为是浪漫主义早期的三部重要诗集之一，包括 194 首四行诗。这些爱情诗虽然没有一个完整的故事线索，几乎每首都都可以独立，但所抒发的感情是一致的。对爱情的回忆、失望和痛苦永不消失，形成点点泪珠，滴成了这些优美感人的诗，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诗人的代表作是赋有哲理的抒情长诗《迦玛耶尼》。故事取材于古代神话：人类祖先因贪图享乐被洪水毁灭，摩奴被大神救到喜马拉雅山的顶峰才得以幸存，洪水退去后他又创造了世界。但诗人仅用了一点线索，敷衍成了这首寓意深刻的长诗。摩奴首先遇到美丽的姑娘夏塔，得到了生理上的满足，继而沉湎于祭祀天神们的“事业”。不久，他抛弃夏塔，又遇到富有理性的伊拉，共同创建了新的国家。摩奴做了国王，但由于他残暴专横，遭到人民的反对，失败后又回到夏塔身边。夏塔告诉他生活中得到平静和安宁的秘密，于是一起去到喜马拉雅山的仙境，享受到了真正的“欢乐”。在诗中摩奴被刻画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主义者，而夏塔和伊拉则分别代表了良知和理性。在诗人看来，良知在人的内心占了主导地位，就能获得人生的真谛，而理性占上风就会适得其反，所以夏塔胜利了，伊拉则成了失败者。诗人通过这三个人物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鞭挞了资本主义的弱肉强食、虚伪狡诈以及非正义等，从而否定了资本主义

制度。但遗憾的是，诗人并没有找到一条真正能使人民得到幸福和安宁的道路。

苏尔耶冈德·德利巴提·尼拉腊（1896—1961）被称为“叛逆诗人”和“革命诗人”。这是因为他一生与社会上的保守势力作斗争，而在诗坛上又为自由体的新诗斗争。他是浪漫主义的代表诗人之一。诗人一生共写了10多部诗集和长诗，其中主要有诗集《芳香》（1930）、《无名指》（1938）、《新叶》（1946）和长诗《蘑菇》。《芳香》是他的成名之作，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诗歌中三部代表诗集之一。他的诗打破了传统的格律，运用新的音节和韵律，描写大自然的美景，表现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同情劳动人民的苦难和不幸，暴露地主对农民的勒索，讽刺官吏的作威作福。除诗歌外，他还写了不少小说，也有一些优秀的短篇，如短篇小说集《皮匠杰杜利》中的《皮匠杰杜利》和《正义》等。

苏米德拉南登·本德（1900—1977）是浪漫主义的另一重要诗人，创作了近20部诗集和诗剧。《嫩叶》（1928）是他早期的重要诗集，收有32首抒情诗，被认为是浪漫主义诗歌中三部代表诗集之一。这些诗描绘了大自然的美景，歌颂了青春和爱情。《时代之声》（1939）和《村女》（1940）是他的两部重要诗集。这些诗描写了现实生活，表现了对劳动人民和被压迫妇女的深厚同情，反映了诗人的期望和理想，向往新的社会，希望不平等得以消除，人性得到解放。

第四节 伊克巴尔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1877—1938）是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著名诗人，他的乌尔都语诗歌和波斯语诗歌在印、巴的乌尔都语文学史和波斯语文学史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又是一名哲学家，被

穆斯林尊为阿拉马，即伊斯兰宗教大学者。伊克巴尔还是一名思想家，在晚年致力于巴基斯坦建国理论的宣传和实践。虽然他早在巴基斯坦建国前就已经去世，但巴基斯坦人民仍称他为巴基斯坦国的奠基人。

生平与作品 伊克巴尔 1877 年 11 月 9 日诞生在印度旁遮普邦锡亚尔科特的一个穆斯林家庭。祖上居住克什米尔，信奉印度教，大约在距今 300 年前皈依伊斯兰教。也有学者认为他的祖先于 15 世纪中改宗了伊斯兰教。伊克巴尔在锡亚尔科特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代，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大学预科课程。1895 年，伊克巴尔来到历史名城拉合尔，在公立东方学院学习英语、阿拉伯语和哲学，1897 年获学士学位。两年后又以全校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旁遮普大学硕士学位。之后在拉合尔东方学院和国立学院任教，同时开始了诗歌创作活动。1908 年，伊克巴尔赴欧洲留学，在英国剑桥大学和德国海德堡大学从事哲学学习和研究。1908 年获慕尼黑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此后回国，一直居住在拉合尔。

伊克巴尔知识渊博，当过教师和律师。他旅居欧洲三载，广泛接触了西方各哲学流派和文艺思潮。这些不仅为他的诗歌创作和哲学研究打下了基础，而且也为他登上社会政治舞台准备了条件。伊克巴尔的政治生涯始于 20 年代，1926 年至 1929 年他被选为旁遮普省议会议员。1930 年任全印穆斯林联盟年会主席，在会上首次正式提出在印度西北部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国家的主张并系统地阐述了立国理论。1931 年和 1932 他两次代表穆斯林联盟参加在伦敦召开的英印圆桌会议。1934 年以后，伊克巴尔身染疾病，于 1938 年 4 月 21 日病逝。

作为诗人和哲学家的伊克巴尔，一生用乌尔都语、波斯语和英语勤奋写作，孜孜不倦。他力图用现代哲学理论和观点宣传伊斯兰宗教思想，出版了《伊斯兰宗教思想重建》等著作。他创作

的诗篇数以千计，编辑出版了 11 部诗集，其中三部是用乌尔都语写成，七部用波斯语写成，另有一部诗集分别用波斯语和乌尔都语写成。

乌尔都语诗歌 伊克巴尔用乌尔都语和波斯语创作诗歌，用乌尔都语作诗早于用波斯语。诗歌这门艺术在印度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传统，伊克巴尔在锡亚尔科特就读时就对诗歌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时为参加诗会作诗，还通过书信向乌尔都语大诗人米尔扎·达格求教。他的《喜马拉雅山》一诗 1901 年 4 月首次发表在拉合尔《墨丛》文学月刊上。

《驼队的铃声》(1924) 收入了伊克巴尔 1924 年以前所写的 250 多首乌尔都语诗歌，它的问世被认为是诗坛的一件盛事。文学评论家阿卜杜尔·卡迪尔在诗集前言中写道：“有谁知道，在迦利布之后印度将诞生一个把新的灵感注入乌尔都语诗歌，从而再现迦利布那无与伦比的想象力和别具一格的表现力，使乌尔都语文学得以继续发展的诗人？乌尔都语有幸在当代获得像伊克巴尔这样的诗人，他的诗篇深深地镶嵌在全印度乌尔都语人士的心坎上，他的名声远及罗马、伊朗和英国。”《驼队的铃声》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诗人的创作开始至 1905 年止，早期的诗歌洋溢着真诚的爱国主义情感。《喜马拉雅山》一诗借景抒情，成为一首祖国颂歌。《印度人之歌》中“我们的印度斯坦举世无双，她是我们的花园，我们是园中的夜莺”的诗句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痛苦之声》、《痛苦的画卷》、《新湿婆庙》、《一个心愿》等诗表现诗人一颗被现实撕碎的心。诗人仗义执言，呼吁不同宗教的信徒摒弃纷争，加强团结。第二部分自 1905 至 1908 年，伊克巴尔这三年在欧洲求学，所写诗作不多，大都是应国内友人之约而写或为摆脱孤独而作。然而，这段在欧洲的生活对他的创作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诗人认为西方文明是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与伊斯兰的精神和道德

标准格格不入。这促使他的思想开始脱离早期的印度民族主义的轨道，主张穆斯林是同一个民族的泛伊斯兰主义，《爱的启示》标志着这种转折。

诗人深入研究了伊斯兰教的历史，认为穆斯林民众的自由和解放取决于对伊斯兰教教义的宣传。他此时对建立穆斯林国家并无具体的设想，只是大声疾呼穆斯林应团结一致，共图伊斯兰的复兴，这一思想构成了《驼队的铃声》第三部分的基调。他在《穆斯林之歌》中号召遍及世界许多国家的穆斯林维护共同的信仰，并以“我们的驼队在行进中，伊克巴尔的歌恰似驼队的铃声”表明他对这一宏图大略所怀的坚定信心。《指路人黑哲尔》深刻地揭露了西方的虚伪文明和暴敛政治，指出“立宪议会、改革、宪章、权力，西方的药典全是裹着糖衣的安眠药”。他在《伊斯兰的崛起》里将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比作东方升起的太阳，是“西来的风暴洗礼了穆斯林”。这些诗歌表明诗人的政治观点，透露出伊克巴尔主张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心声。

《杰伯列尔的羽翼》（1935）是诗人的第二部乌尔都语诗集，包括抒情诗、四行诗、短诗和格律诗近 200 首。诗人循着已形成的思想轨道更深入地对人的本质和使命、个体与整体的关系进行哲学探讨，“什么是自我？自我就是生命的内在奥秘！什么是自我？自我就是整个宇宙的觉醒！”并在“自我”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完人”理论，启迪穆斯林通过虔诚的信仰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伊克巴尔的理论探讨和追求来源于他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比较，这部诗集充满着诗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激烈批判和毫不妥协的战斗精神：“东方的上帝是欧洲白人！西方的上帝是亮光闪闪的金属！虽说科学技术的光辉笼罩着欧洲，实际上那里是没有生命之泉的黑窟！”同时也洋溢着支持进步事业和革命斗争的激情。他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写有长诗《列宁》献给这位无产阶级革命的导师。

在《侍酒歌》中，伊克巴尔满怀豪情欢呼：“新时代，新天地，新的乐器奏出新乐曲。……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过去，魔术师变完戏法也已离去！沉睡的中国人民已经觉醒，喜马拉雅山的喷泉开始沸腾！”

《格里姆的一击》作于 1936 年。伊克巴尔晚年从博帕尔王公哈密德·阿拉汗那里领取一笔养老金直至逝世，他将此诗集献给哈密德王公。《格里姆的一击》按“伊斯兰和穆斯林”、“教育与训示”、“妇女”、“文学”、“东西方的政治”、“阿富汗人的思想”的内容分为六部分，从政治、宗教、社会、文学和教育的角度延伸和补充阐述诗人的观点。伊克巴尔在谈到这部诗集时说，“正如诗集的书名所示，《格里姆的一击》是一份对当代的宣战书”。

波斯语诗歌 波斯语今天已不在南亚次大陆流行了，但是波斯语在印度长达几百年的穆斯林统治时期一直作为宫廷语言，同时也一直作为文学的一种载体，因此，印度的波斯语文学是整个绚丽多彩的印度文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8 世纪后，波斯语已不再是官方语言，乌尔都语文学也随即取代了波斯语文学在印度穆斯林中间的地位，然而波斯语文学的传统并未中断。伊克巴尔自幼学习波斯语和波斯诗歌，直至青年时代，波斯文学大家内扎米的《亚历山大故事》、萨迪的《果园》、《蔷薇园》、贾米的《尤素福和佐列哈》等作品一直是他的教科书。

伊克巴尔从欧洲回来后，开始用波斯语创作诗歌。《自我的秘密》写成于 1915 年，《无我的奥秘》于 1918 出版。这两部叙事体诗歌是伊克巴尔宗教哲学思想的代表作，诗人对“自我”和“无我”做如下解释：“自我”即个人对生命的悟性或曰对个性存在的确认，自弃是最大的罪恶，认识自己是人生的目的。“无我”即民族自我，对伊斯兰信徒来说，人生的最高境界在于以伊斯兰教义制约个人的精神。伊克巴尔以上述观点为核心建立了他的哲学

理论体系，并以此设计他的社会理想蓝图，引导穆斯林认识自身的价值，依赖整体力量按伊斯兰教义建立理想的社会。

此后 20 年间，伊克巴尔又创作了多部波斯语诗集。在《东方信息》（1923）里，许多诗歌评论了西方社会存在的弊端，阐明东方穆斯林民族的道德文明准则。诗人说他创作《东方信息》的目的是为了回答 100 年前歌德所写的《西东合集》。伊克巴尔崇拜歌德，熟悉他的作品，歌德对东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兴趣和知识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东方信息》表明诗人对歌德的敬意，但诗歌内容所表达的仍是伊克巴尔对于时代和历史的观察与思考。

《波斯雅歌》（1927）由抒情诗、短诗和两首叙事诗《当代秘密宝库》、《臣民书》组成。诗人盛赞古代穆斯林的辉煌业绩，号召当今的伊斯兰信徒在东方建立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统一的新世界。

在《贾维德书》（1932）里，诗人依据伊斯兰传说故事和穆斯林国家的历史人物，运用幻想与写实相结合的手法抒发政治和宗教见解。伊克巴尔在诗集的最后表明，这些见解是为其儿子贾维德·伊克巴尔而阐发的，期望新一代穆斯林信徒继承伊斯兰传统，遵循伊斯兰教义去生活。他在诗中自喻为“永存的河流”，以将包括贾维德在内的新一代穆斯林引向先知穆罕默德所昭示的伊斯兰教义的广阔海洋。

叙事诗《东方各民族应该做什么》（1936）记叙诗人应波斯苏菲派诗人鲁米“唤醒沉睡臣民”的要求，再次向东方人传布伊斯兰教义和伊斯兰政治的意义。在伊克巴尔的诗歌里，经常提到东方和东方民族。诗人指的东方并非人们今天所理解的地理疆域和政治概念，而只限于阿拉伯、中亚、南亚的穆斯林民族以及他们栖息生活的地区。

1933 年 10 月，伊克巴尔应阿富汗国王穆罕默德·纳迪尔的

邀请访问了阿富汗，回国后写下一首叙事诗《旅行者》，1934 年底在拉合尔出版，发行量很少。1936 年，当《东方各民族应该做什么》首次出版时，《旅行者》一诗又附在其后。《旅行者》中称赞纳迪尔国王领导下的伊斯兰政权，呼唤各穆斯林教派加强团结，共图伊斯兰的复兴。

《汉志的赠礼》（1938）在诗人病危期间编辑，于诗人逝世后半年出版。该诗集分为波斯语和乌尔都语两部分。波斯语部分包括《在真主面前》、《在先知面前》、《在伊斯兰教面前》、《在世人面前》和《致志士仁人》五组诗歌，全部为四行诗诗体。乌尔都语部分有 13 首诗，均涉及伊斯兰教教义和社会政治结构，鼓舞印度穆斯林为建立伊斯兰政权而奋斗。

影响与意义 伊克巴尔生活在东方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时代。在他登上诗坛和政治舞台的时候，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正处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之中，两大政治力量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之间既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又交错着尖锐的矛盾。穆斯林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改革运动之后已在政治上成熟起来，并产生了自己的领袖人物和思想理论智囊。伊克巴尔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印度穆斯林的代言人。他的诗歌成为独立斗争中穆斯林民众的战斗号角，这一点外国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印度副王曾对英国政府的印度事务大臣说过，伊克巴尔的诗，哪怕是一联，也胜过鼓动性极强的演说。巴基斯坦国父穆罕默德·阿里·真纳曾在 1940 年纪念伊克巴尔诞辰的演讲中风趣而又形象地说，一旦在印度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让他在政府首脑和伊克尔的诗歌之间做一种选择，他将毫不犹豫地选择伊克巴尔的诗歌。伊克巴尔的作品不仅在南亚的穆斯林中，而且在伊朗、阿富汗、土耳其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有较大的影响。早在 40 年代，阿富汗最有影响的文学月刊《喀布尔》就载文称：伊克巴尔的目

光并未仅停留在印度穆斯林身上，而是落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波斯语文学应为继鲁米、萨迪、哈菲兹、贝迪尔之后拥有集这些大师特色于一身的伊克巴尔而引以为自豪。

为什么伊克巴尔的诗歌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呢？这主要是由于诗人的作品有着特定的对象以及十分明确的创作目的。伊克巴尔说：“我信奉，无论是散文、诗歌，还是绘画、音乐，或是建筑，这些艺术都应该服务于生活。我正是在此基础上视艺术为创造。”他还谈到他的诗歌创作是“为一个民族的生活奠定基础”。可以说，伊克巴尔的全部诗歌都是为他所设计的社会蓝图服务的。他所设想的社会是以伊斯兰教义为基础，由完全顺从真主的臣民所组成的平等社会。因此，他在坚持宣扬和传播伊斯兰道德规范和价值准则的同时坚决地反对和批判存在奴役和剥削的西方制度。为实现社会理想，他锲而不舍地进行理论探索，建立了以“自我”和“无我”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倡导全体穆斯林排开地理界限，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民族整体。尽管伊克巴尔的社会理想蓝图是宏大的，然而却是不现实的。当他的行动目标与印度社会实际发生矛盾并必须做出选择时，伊克巴尔采取了现实主义态度。他在著名的“阿拉哈巴德演讲”中说：“伊斯兰是由道德目标和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所构成的，它深刻地影响了次大陆穆斯林的生活并培养了他们的基本觉悟和忠诚，使各自分散的人群构成一个明确的具有独特道德准则的民族。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印度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片土壤，在那里伊斯兰以最完美的形式赐予了建立民族的力量。”1930年以后，伊克巴尔的诗歌创作充分表达了要在印度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的思想。

巴基斯坦人民称伊克巴尔为诗人哲学家，对他用诗歌形式阐述的宗教哲理和社会政治观点极为珍视，这是因为诗人的创作与他们民族过去的命运息息相关。在我们看来，伊克巴尔诗歌创作

思想中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他热爱人民，反对一切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追求自由平等；他强调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提倡个人为民族献身的精神；尤其是他对进步事业和革命斗争诚恳的支持，获得人们深深的敬意。

伊克巴尔的创作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早期诗歌继承了迦利布、哈利、阿克巴尔等乌尔都语诗人爱国诗歌的影响。他认为诗人应该像人的眼睛一样，自然传递和表达民族这个躯体的情感和精神。波斯语诗人中苏菲主义诗人鲁米对伊克巴尔的创作影响最大，伊克巴尔十分崇拜鲁米，视自己为鲁米的弟子。他在接触西方哲学思想之后，反对人不能怀疑命运和改变命运的教会思想，提出“力量的源泉是人的理性”。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也给予伊克巴尔以巨大影响，他的诗歌提倡尊重人，充分肯定人的价值和创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

在古今中外的诗坛上，集毕生精力和智慧借用诗歌这门艺术表达宗教哲理和系统的社会政治理想的诗人是不多的。伊克巴尔在诗歌里大量运用伊斯兰教的典故和传统，把穆斯林崇拜的历史人物引入诗歌，使他的诗显得生动和富于形象感，从而易为读者接受。他善于运用各种诗体表达思想和情感。抒情诗完全摆脱了朦胧含混和虚情假义的旧传统，抒发内心感受和生活体验。哲理诗克服了古典诗歌遗留的议论抽象空泛和寓意晦涩难懂的缺点，贴近时代和现实生活的脉搏。叙事诗、格律诗也不再因循守旧，有时运用人物之间的对话形式，有时运用诗人与读者对话的形式，进行提问、解答和阐述，读者心中自然产生共鸣。伊克巴尔的诗歌语言精练简洁，节奏感强，这使得他的诗歌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广为吟诵。

第五节 克里山·钱达尔和乌尔都语文学

1947年印度摆脱了殖民主义的枷锁，独立带来了新希望。印巴分治、民族迁徙和教族屠杀，使社会蒙受严重的创伤。各种政治力量和外国文艺思潮都影响着作家。随着宣告独立，乌尔都语作品的主题和题材，似乎在一夜间都变了：体裁以短篇小说为主。主题和题材多与分治、迁徙、教族屠杀有关，显然这是当时最基本的社会问题；艺术手法以现实主义为主，杂有精神分析和意识流。作家面对劫难，经过短暂的惊恐、彷徨和不知所措后，转而领悟并开始反映这个疯狂时代的种种问题，创作出一批有价值的作品。有少数独立前很活跃的作家，独立后的作品缺少激情。最典型的是阿里·阿巴斯·侯赛尼。但他的《我的村庄》、《笨伯》和《仁慈老人》仍是佳作。这个时期的优秀作家和作品有阿赫默德·阿巴斯的《革命》、《番红花》和《脚下的花环》，比鲁纳特·辛格以乡村生活为主题的《第一块石》和《平凡的姑娘》，莫亨达尔·纳特的《新的痛苦》等。个别名作家如哈森·艾斯克利等，干脆保持沉默。50年代后，文学思潮呈多元化趋势。现实主义和进步文学仍有所发展，同时还出现以揭示工业文明冲击农业文明的文化意识流派。意识流手法在各流派中已广泛采用。文学创作很活跃。只是作品多以因政治倾向，激发了强烈的情感冲动，表达个人的孤独、沮丧等自我感受为主，缺少客观、理智和基本道德风貌。也有个别例外，如克里山·钱达尔一直努力表现得不偏不倚。他是继普列姆昌德之后乌尔都语最杰出的小说家，享有短篇小说之王的美誉。

克里山·钱达尔（1914—1977）出生在旁遮普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年少时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恬静秀丽的克什米尔。在

大学期间，他已任学院办的英文刊物《信使》和《北方评论》的编辑。一度曾加入抗英的地下武装。1939年至1943年，他在全印电台供职，以后到夏里玛电影公司工作。曾当选为印度进步作协总书记。50年代曾访华。1966年获尼赫鲁奖。1977年3月逝世。

克里山·钱达尔从1936年发表第一篇小说起，共创作了30部中、长篇小说，400余篇短篇小说，30余部电影脚本，以及少量散文等。作品主要揭示印度中下层人民严峻的现实生活，揭露和批判社会上存在的伪善和丑恶现象，歌颂人民的美好理想和反抗暴虐的精神，具有浓郁的人道主义色彩。克里山·钱达尔具有诗人的气质和画家的匠心。他擅长以浪漫的笔锋，细腻地描绘大自然的风光，绮丽的山川和田园景色。他通过写景衬托出时代的辛酸和社会的丑恶，并用来处置故事情节，健康的生活画面和闪烁的前景，以体现作者的思想政治意向。他的笔调秀丽优雅，比喻生动贴切、幽默、风趣并带有抒情色彩，给人以美的享受。

克里山·钱达尔早期的重要作品，有短篇集《想象的魔力》、《流星》、《克什米尔的故事》，中篇《人生的转折》和《失败》。早期作品主要以克什米尔的恬静生活为素材，以秀丽的自然山川景色为背景，描绘自然风光之幽深，人民的纯朴善良；揭示生活在封建宗法制度下的山村人民，与贫困和压迫进行的斗争；描绘满怀浪漫情思的青年，远离城镇的忙碌生活，到山区来与大自然结合，寻求恬静与休憩。从早期作品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作家带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陶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不过作者没有单纯去追求梦幻，作品中不乏现实主义因素。他没有回避现实社会的许多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用作者的话说：写美与丑的冲突。作品反映了山村的贫困、饥饿、失业、不幸的婚姻等社会悲剧和阴暗面，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全景。只是作者没有刻意去描绘，而将封建宗法制的山村加以理想化。他欣赏山村姑娘的纯洁无私

的爱情，并将山村姑娘与城镇中出卖灵肉的女子对比。他早期的作品具有诗一般丰富的想象力和深沉的抒情意味。含蓄的幽默感，轻松欢快的生动比喻和夸张，细腻地表达了厌倦城市生活的人的忧伤心态。他们渴望远离尘世的浮华，甘愿与山区质朴的人民为伍，希望能与尚未受到工业文明污染的大自然相结合。

中篇《失败》是他早期的成名作。故事以大学生夏姆与山村贫家女文蒂的爱情悲剧为主线，叙述了文蒂与她的母亲两代人的不幸遭遇。最后以文蒂殉身来暗示旧世界的失败。文蒂的母亲年轻时不满包办的婚姻，毅然投入山村教师的怀抱，公开向封建宗法社会挑战。结果，教师被逐。文蒂的母亲带着她在村外栖身。文蒂长大后，婆罗门族长逼文蒂嫁给他那驼背的呆傻儿子。这时正巧意志薄弱的大学生夏姆来到山村探望任税务官的父亲。夏姆与文蒂相互爱慕。然而山村的封建宗法不允许年轻人自由相爱。文蒂被迫要嫁给族长的傻儿子。夏姆遵从父母之命，与名门望族之女定亲。正当夏姆举行订婚仪式时，文蒂服毒身亡。夏姆听到传来的喊声，从昏昏然中猛醒。文蒂殉身唤醒了夏姆的理智。他毅然抛弃作为旧世界缩影的封建家庭。作者还插入了好几对山村青年惊心动魄的爱情悲剧，借山青水秀的自然美景进行对比，其意不在寻求归宿，而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让人们在价值的毁灭中认识价值，心灵受到震撼，进行无尽的深思。作者的早期作品已出现对社会弊端的抨击。

《慈善家》展示了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的真实画面，揭露了剥削制度是人民陷入绝境的罪魁祸首。《慈善家》是克里山·钱达尔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重要标志。

中篇《当田野苏醒的时候》描绘特伦加那农民反抗封建主的压迫。作者塑造了一个无私无畏的青年形象，启示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要团结起来开展斗争。这位青年因参加暴动被判

绞刑，全村农妇连夜赶制了件红衬衫，象征人民革命的战旗。前胸绣有镰刀、锤子和麦穗，象征斗争、流血和牺牲。临刑前，青年穿上红衬衫，迎着朝阳对父亲说：“爸爸，您看！监狱挡不住太阳！”作者是在证明一个真理，镇压和酷刑阻挡不了被压迫民众的斗争。这部小说标志着克里山·钱达尔在创作思想和题材上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层次的阶段。

克里山·钱达尔热爱人类。劳动大众的欢乐或痛苦，成了他创作的重要主题。他的作品有大量篇幅致力于描绘普通劳动者，描述工人、农民、小生产者的心态，写他们深厚的人情味和高尚的情操，写山村原始、粗犷和朴实的风尚。《画家的爱情》、《事故》、《圣洁》、《在杰路姆河上的小舟中》、《道路是迂回的》、《岸边的小提琴》属这类题材的作品。他的幽默讽刺小说着重揭露印度社会弊端、两极分化。代表作有《财神桥》和《空中楼阁》。揭露各类大小当权人物的伪善，俏皮地嘲讽上流社会的各色人物，代表作有《白花》和《拍卖行》。在进步文学运动的影响下，他创作了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反映阶级斗争激化，罢工斗争和人民觉醒等题材的作品。代表作有《三个流氓》、《花是红的》、《心中的谷地沉睡了》等。反映印巴分治，教族大屠杀惨象的有《白沙瓦快车》和《我们是野蛮人》。他强烈谴责相互残杀，指出无论是哪个教族，都应享有同等的生存权。为配合 50 年代争取世界和平的运动，他创作了《给在朝鲜阵亡的第一个美国兵的信》、《我要等待》和《明朗的天》等作品。他创作的《五十二张牌》和《银色的伤痕》典型地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社会中文艺界人士的作用和地位的忧思。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天才如不出卖良知、不屈从金元的魅力、不出售灵魂给“黄色的恶魔”，他们的才华和天赋将很难施展，劳动果实也很难得到社会承认。1963 年写的《痛苦的运河》，标志着作者的创作主题重又回到反映印度广阔的农村和农业文明。说明

在政府宣布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后，作者敏锐地感到农村的社会关系将发生变化。综观克里山·钱达尔的创作，尤其是独立后的著作，可以清晰地看到 20 世纪中叶印度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画面。

克里山·钱达尔的著作紧跟时代的步伐，以他敏锐的观察力反映印度社会，乃至世界当前的主要政治生活现实。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多种多样，想象力丰富，密切结合现实斗争，体现了文学的社会和审美功能，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作品的艺术风格丰富多采。他主要是沿着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倾向进行创作，具有较强的民族文化意识。同时，他又融合了欧美文艺思潮的现代意识，探索新的途径，尝试用各种流派的艺术手法去创作。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见到多种流派的各种不同的风格。总的数量不多，每种都有三几篇，但并不都是成功之作。有的评论家对克里山·钱达尔在艺术技巧上的这种尝试不以为然。他这方面的探索比较集中地收在短篇集《观察家》内。其中如《小地毯》和《半个小时的神》写得较成功。

克里山·钱达尔小说的基调是浪漫主义。情节幽默、风趣，生活画面富有童话色彩。他的讽刺小说常常塑造尖刻的形象，有时甚至转化为怪诞。有的作品如《我们是野蛮人》、《明朗的天》、《当田野苏醒的时候》和《风暴的蓓蕾》注重了思想内容，但艺术技巧却有所减弱。从总体上衡量，他的全部作品可以视为 20 世纪中叶印度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

女作家伊斯玛特·丘格泰依（1915—1991）既接受进步文学思潮的影响，又接受现代意识的文艺思潮影响。她将辩证法与精神分析法合到一处，以反对剥削和压迫与性压抑为主题。她的短篇《尼拉》是从现实主义风格转向自然主义等风格的标志。作者以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融合的风格，把写实与梦幻、潜意识、直

觉等相互交织，描绘了一名思想纯真的低种姓少女尼拉，被高种姓出身的大学生宋德尔巧言欺骗，最后沦为妓女的故事。伊斯玛特的小说主要反映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作者直率、大胆地揭示女性复杂的心态及性压抑等隐私，以及由此诱发出的各种典型的家庭和社会问题。她的短篇《被子》和《帷幔后面》的成功，为她赢得了声誉，同时也带来了非议。她的成名作《曲线》是当代杰出的长篇。作者用写实与精神分析法，以半讽刺、半批判的笔调，描绘女主人公萨曼的精神痛苦。写出了中产阶级少女的通病。作者精细地剖析了少女性格形成的内心活动，反映出生活在内宅有限的自由空间中千百个穆斯林女性形成的典型性格。说明她们的成长线路为什么是曲线，而不是直线。在技巧上，作者毫不留情地大胆揭去遮羞的面纱和帷幔，还生活以本来面目。表面上，作者是在诉说女性的性压抑，是揭丑和批判。其实，作者的真实意图是要求实行社会改革，解放妇女，尊重女权，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作品通过描绘和讥讽，既有戏剧性、故事性，又有女性特有的闺阁语言和精辟的对话，在艺术上是成功的。她创作的《处女》和《怪人》也是当代优秀的长篇。单纯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伊斯玛特的著作在艺术技巧上要比同代的名作家略胜一筹。只是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多限于穆斯林中产阶级女性的狭小天地，明显有局限性。这点也是所有的乌尔都语女作家的共通现象。

著名进步作家拉金德尔·辛格·贝迪（1915—1984）的小说属于少而精一类。他是位感情丰富的现实主义作家，以创作短篇为主。作品明显植根于印度文化。他以自己家乡旁遮普的劳动者，工人、农民、职员、小官吏等“小人物”作为创作对象，描述他们生活中难得的欢乐和经常性的苦恼和贫困。贝迪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他善于从宽广的生活舞台上物色典型，按自己的艺术风格和创作宗旨，塑造出像《检疫处》中任劳任怨、勇

于献身的清洁工帕古这样高尚的人物。贝迪重视寓教诲于艺术，却从不说教。他善用艺术技巧，借助生活的外在因素，剖析人物的内心世界，挖掘生活的哲理。他爱用深藏寓意的形象比喻，揭示生活现象的内涵，表达人们共通的心声，给人以启迪和审美的愉悦。他的代表作中篇《一条肮脏的床单》曾获印度文学院奖。优秀的短篇集有《种子与网》等七部。贝迪的著作语言简朴，寓意深刻，深得各界好评。

六七十年代政局动荡，悲剧色彩成了这个时期文学的基调。文学思潮多元化的趋势继续发展。现实主义文学仍有所发展，但进步文学呈明显衰退趋势，同时，出现了新诗派和新小说派。新一代作家中，除意识流仍广为采用外，还借助绘画、电影、音乐、舞蹈、以及雕刻等艺术媒体相互渗透来增强艺术的表现力。诗中有画、有音乐，似小夜曲、奏鸣曲。小说也具有诗化的特征，强调言外之意，情感暗示和顿悟，试图去超越时间和空间。以致有的作家走向极端，只注重非理性和主观意志的作用。作品显得虚无、朦胧、悲观、沮丧、充满神秘色彩。语言也显得古怪晦涩。作品风格复杂多变，人物关系纷繁，不易理出头绪。

这个时期的作品在表现人物的心理活动方面有不少新的突破。有不少采用综合艺术手法的作品，艺术境界较高，很有感染力，耐人寻味。老作家中如贝迪的《云》和《搅动》，新一代作家中罗姆·拉尔的《弓》和《无头佛》，恩维尔·艾兹姆的《苦海无边》，迦雅斯的《干渴的小鸟》，艾弗兹·萨依尔的《孤独呀孤独》，戈麦尔的《井》和《游行》等等都很有代表性。更年轻一代的作家中，值得研究的是萨兰德尔·普拉卡什和比尔拉兹·曼拉。他们的创作潜能是充分理解当代人的孤独、野蛮、个性危机的悲剧与生活之间的深刻关系。他们对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的认识虽然略嫌不足，但是仍能成功地使意识成为艺术手段。萨兰德尔·普

拉卡什作为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打洞》、《跟踪》、《招帖》和《他人的客厅》，较全面地体现了他的艺术风格。至于比尔拉兹·曼拉，他的主要倾向是精神恐怖主义。他紧抓住自己生活的时代，直接面向残酷的现实，通过带倾向性的善与恶，美与丑来表现个人情感。用个人象征和性象征向社会存在的剥削、压迫和政治没落展开无情的进击。作品令人感到可怕和恐怖。他的《火柴》很有代表性。

当代小说明显地有三种倾向：传统小说；现代派各流派小说；新小说派和离经叛道派小说。它们相互交织着传统美和现代美。这三种色调正反映了当代社会生活的三种观念。此期长篇小说优秀的不多，也不及短篇受欢迎。

具有悠久历史的乌尔都语诗歌，50年代以后明显滑坡。只有贾弗利的《亚洲觉醒了》和《又是一场梦》等还受欢迎。

戏剧主要是广播剧，独幕剧和电视剧略有发展。阿比德的《成吉思汗》和《寻找生活》，艾什勒特·勒赫曼尼的长篇文学剧《红堡的黄昏》创作得比较成功。

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已加强了与哲学和社会学理论的结合，但是已不再以政治为基调，而是转向纯学术性的文学范畴。与此同时，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和评论的兴趣，却日见增长。随着乌尔都语言在印度的社会地位日渐衰落，乌尔都语文学在印度的前景不容乐观。

第六节 泰米尔语文学

从20世纪初期起，印度泰米尔语文学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印度独立之前，与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相适应，泰米尔语作家积极活跃在文坛，创作了一批反映现实斗争题材的优秀

作品。1947年之后，国家的独立和政治的稳定，为印度作家提供了一个自由广阔的创作天地；而经济的复苏，社会的变革，文化的繁荣，以及人们所面临的各種新矛盾和新问题，都成了现当代印度文学所要反映的重要题材。这一时期，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泰米尔语诗人，如巴拉蒂达桑、甘纳达桑、毕贾穆尔蒂、瓦尼达桑等。他们在继承古老的泰米尔语诗歌传统的同时，开始了自由体新诗的创作尝试，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当代泰米尔语小说的发展尤其迅速，影响最为广泛。著名作家有卡尔基、普杜迈毕丹、贾亚甘丹、阿基兰、嘉纳基拉曼、拉贾姆·克里什南等人。这些作家大都同时创作长短篇小说，有的还涉足于诗歌、散文、戏剧、文学评论等领域。现当代泰米尔语文学作品数量之多，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风格之多样，在泰米尔文学史上都是空前的。

卡尔基（1899—1954）是现代印度著名的泰米尔语作家，原名克里什纳·穆尔蒂，出生于泰米尔纳杜邦坦焦尔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早年就学于提鲁奇拉帕利国立学院，因参加圣雄甘地领导的反英不合作运动而中途辍学，曾三次被捕入狱。先后在《新力》、《救亡》、《阿南德维卡旦》等进步杂志社工作，并以笔名“卡尔基”发表文章。1941年创办《卡尔基》文学刊物。印度独立后，曾担任泰米尔作家协会主席职务。

卡尔基最初喜欢写短篇小说，后来才逐渐成为著名的长篇小说家。1937年至1938年，他创作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偷的情人》。这部小说通过一个被社会遗弃的小偷的爱情悲剧揭露了当时印度社会的黑暗和腐败。作者以他幽默诙谐的笔触和通俗流畅又近似口语的语言风格叙述了一个奇特而有趣的故事，赢得了广大读者的赞誉，曾经轰动一时。他的《献身之地》（1937）、《马古达瓦蒂》（1942）、《山林公主》和《涛声》（1950）等均为反映现实题材的社会小说。除此之外，他在历史小说创作方面具有

独特的才华，成就卓著，素有“泰米尔语历史小说先驱”的称誉。他的历史长篇小说主要有《巴尔底班之梦》、《伯因妮之子》、《西瓦迦米的誓言》等。卡尔基善于刻画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巧妙构思故事情节，作品语言通俗生动，幽默诙谐，深受读者欢迎。他在现代泰米尔语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

长篇小说《涛声》是卡尔基的代表作，也是印度现代泰米尔语文学中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涛声》以男主人公苏利亚、拉卡万与女主人公达丽妮、西达等人之间的爱情波折和悲欢离合为故事主线，从1934年比哈尔邦发生地震起，一直写到印度独立之后的1948年甘地遇难为止，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著名的八月斗争、印回教派冲突、印度临时政府的组成、印度国民军的建立、不合作运动、甘地绝食斗争、印度士兵起义、印巴分治、旁遮普大屠杀、甘地遇刺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反映了印度人民遭受英国殖民统治的苦难历程和开展民族独立斗争的革命风云，热情地歌颂了印度人民反帝、反殖、争取自由民主的英勇斗争精神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思想。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如正直勇敢、思想激进、富有献身精神的爱国青年苏利亚，聪明美丽、心地善良、刚强果敢、女侠式的民族主义战士达丽妮，天真活泼、富于幻想而又嫉妒心强的女性西达，自私狭隘、追名逐利、冷酷暴戾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拉卡万等主要人物，都刻画得个性鲜明、血肉丰满、栩栩如生。

普杜迈毕丹（1906—1948）原名S·维鲁达萨拉姆，出生于南印度农村一个收税官家庭。他8岁丧母，自幼得不到家庭温暖。早年毕业于提鲁纳尔维利县印度教学院，取得文学士学位。为了谋生，他只身来到马德拉斯市，饱尝生活的艰辛，并目睹社会上的种种黑暗现象。后来，他用“普杜迈毕丹”的笔名发表作品，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到了30年代，他已经是著名的文学周刊《马

尼戈地》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还当过《太阳报》的编辑，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短篇小说家。普杜迈毕丹一直生活在事业与家庭生活的矛盾之中，穷困潦倒，最后染病郁郁而死，只活了 42 岁。然而，他创作发表的 200 多篇短篇小说，给人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学财富。

由于生活中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无法缩短的距离，也由于因此而产生的痛苦和郁闷，所以，普杜迈毕丹生前十分关注社会生活中的严酷现实以及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和不幸。他个人生活中的挫折和坎坷导致了他的悲观主义，而正是这种悲观主义驱使他以冷眼观察社会，以文字揶揄人生。但总的来说，现实主义仍然是他文学创作中的主要倾向。

他的短篇小说题材相当广泛和多样化，有的取材于印度的历史传说，有的描写神魔鬼怪，有的属于寓言故事，有的则可列入侦探小说类，但大量的还是取材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例如，《苦难的深渊》反映印度劳工在锡兰茶园的悲苦生活，《黄金城》讲述的是贫苦妇女被迫卖淫的辛酸故事，《未凋谢的茉莉》揭示年轻寡妇痛苦和矛盾的心态，《回忆之路》记述一对贫穷夫妇 50 年来的坎坷人生，《订婚》谴责买卖婚姻的不合理性，《雕刻家的地狱》则道出了艺术家的难言苦衷……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普杜迈毕丹大胆地揭露了现实社会的罪恶与黑暗，对下层人民的悲苦命运寄以深切的同情，对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辛辣的讽刺。

在艺术创作手法上，普杜迈毕丹的短篇小说明显地受到过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影响。他的作品大都短小精悍，构思巧妙，富有戏剧性。他还是最早运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写作的泰米尔语作家（如他的短篇小说《绳索蛇》、《切尔朗妈》等）。他不仅善于运用优美典雅的文学语言，而且善于运用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使他

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雅俗共赏，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他的短篇小说作品是泰米尔语短篇小说文学趋于成熟的标志和典范。由于普杜迈毕丹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卓越成就和影响，被人们誉为“泰米尔语小说之王”。

阿基兰（1922—1988）是现当代印度最著名的泰米尔语小说家之一。他原名阿基兰丹姆，出生于印度泰米尔纳杜邦普杜科泰县农村。阿基兰 10 岁时，家道中落，生活维艰，不得不跟随母亲住在外祖母家，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家庭的不幸，在阿基兰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痛苦的创伤，而当时印度农村的萧条、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愚昧保守的思想状态，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阿基兰上学时，接受的是传统的泰米尔文化教育。及至中学时代，他通过英文开始接触西方文化，有机会阅读狄更斯、欧文等人的小说，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40 年，正在普杜科泰王家学院读书的阿基兰毅然退学，满怀着救国救民的革命热情，投身于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斗争洪流。他积极从事爱国学生运动，一度被捕入狱。与此同时，他开始从事短篇小说创作，试图通过文艺作品来反映斗争生活，为民众呐喊。1944 年，阿基兰到铁路邮政部门做工。因此，他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工人、农民、乞丐、流浪汉等各种人物，深入了解到印度下层社会的悲惨生活状况。这一时期他创作发表的作品有短篇小说《卖水的小孩》、《为什么》、《月光下》等。1945 年，阿基兰的中篇小说《女人》荣获“文艺女神”小说一等奖。

印度独立后，阿基兰在创作短篇小说的同时，开始注重中长篇小说的创作，并且很快成为颇有影响的小说家。他从 1958 年起专事写作，他曾担任马德拉斯泰米尔作家协会主席。他的长篇历史小说《万卡之子》和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画中女》分别获得 1963 年印度文学院奖和 1975 年印度学宫奖，使他赢得了

盛誉。

阿基兰一生创作发表了 18 部中篇小说和 15 本短篇小说集（约 200 篇），还发表过儿童文学作品、剧本和散文著作。主要作品有反映民族独立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女人》（1945），长篇小说《新的洪流》（1964）；抨击黑社会罪恶势力的长篇小说《金花》（1963）；描写作家生活的长篇《美人灯》（1957—58）；描绘艺术家爱情生活的长篇《画中女》（1968）；还有历史小说《万卡之子》（1963）和《丹凤眼》（1968）等。

中篇小说《女人》是阿基兰早年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之一。这部小说以本世纪初期风起云涌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为背景，通过主人公桑达南和瓦德莎拉之间的爱情波折和生活斗争，反映了印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觉醒和进步，讴歌了印度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民主革命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以及强烈的反帝反殖的革命气息。这部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女主人公瓦德莎拉本是一个出身高贵、养尊处优的娇小姐，但是，环境的压迫，时代风云的促使，以及革命者桑达南等人的影响，使她的思想逐渐转变，以至达到民族意识的觉醒；而农村的斗争生活又使她变得勇敢坚强起来，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值得注意的是，瓦德莎拉不同于一般印度文学作品中常见的那种深受压迫、命运悲苦而又无力反抗的懦弱妇女形象，而是富于自主意识、个性鲜明的、觉醒中的小资产阶级女性，一个具有崭新的时代意义的艺术典型。这部小说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揭示了人物的思想精神面貌，还成功地运用了象征和比喻的手法，语言简洁凝练，情节曲折生动，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在艺术上颇具特色。

长篇小说《画中女》也是阿基兰的代表作之一。作品以两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绘了印度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

生活画面，反映了印度独立之后的社会风貌以及人们伦理道德观念的深刻变化。主人公安纳马莱是一位青年艺术家。他纯朴，憨厚，善良，正直，志趣高洁，才华出众，为发展民族文化和创造真正的艺术而默默地工作和奋斗。他深深地爱恋着老画家的女儿阿南迪，却又摆脱不了家庭包办婚姻的束缚，同庸俗的漂亮姑娘宋德丽结了婚。聪明、贤惠的女子阿南迪也十分爱慕安纳马莱，但囿于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违心地嫁给了自己并不喜欢的青年马尼格姆，成了封建礼教和陈腐习俗的牺牲品。马尼格姆是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他精明强干，却道德败坏。他善于投机钻营，信奉金钱万能，是个典型的拜金主义者。他自私冷酷，玩弄手段将阿南迪骗到手，目的是图谋她的房屋家产。这两对青年男女的婚后生活极不和谐，充满了矛盾和痛苦。后来，宋德丽自杀身亡，阿南迪则因无法忍受丈夫的折磨而毅然与之决裂。最终，安纳马莱和阿南迪走到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

安纳马莱与阿南迪的爱情悲剧无疑是对传统封建礼教的有力控诉，他俩的最终结合则是对陈腐道德观念和世俗偏见的一种大胆挑战。小说告诉人们：没有爱情的婚姻乃是不合理的婚姻，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必然是痛苦的和不幸的。这就是小说《画女》所揭示的主题思想和深刻意义。与此同时，作品还通过安纳马莱的艺术追求与世俗生活之间的矛盾，歌颂了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为物欲所迷而献身于艺术事业的崇高品质，揭露马尼格姆这个拜金主义者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罪恶行径和丑恶灵魂。作品涉及到当代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伦理道德等诸多方面的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和现实意义。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一群性格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波澜曲折，引人入胜，心理描写细腻真实，文笔流畅生动，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堪称现实主义佳作。

阿基兰一生大约发表过 200 篇短篇小说。他早期发表过一些描写印度民族独立斗争、歌颂爱国志士的短篇小说（如《幸福之火》、《逃亡》等），而更多的是反映被压迫人民的悲苦命运或描写爱情婚姻问题、表现反封建思想的作品，其中不乏感人至深的名篇佳作。例如，《摇钱树》写一个天真纯洁的穷苦女孩，幻想自己变成一棵摇钱树为母亲分忧，结果惨然死去的故事。《饥饿》写贫苦农民卡鲁班在灾荒年月领着全家背井离乡、逃荒要饭，结果一家六口人因吃野菜中毒身亡。这类作品写得凄楚伤感，催人泪下，能激发起人们对吃人的罪恶社会的愤慨憎恨之情。

阿基兰五六十年代的短篇小说，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艺术上也日趋成熟。作为现实主义作家，阿基兰对印度独立之后出现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强烈不满，并敢于在作品中做真实地描写，予以无情地揭露。《三顿饱餐》、《为了糊口》、《在避雨的地方》、《洪水来了》等短篇小说均为阿基兰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穷苦人的悲惨命运，对人剥削人的黑暗社会做了有力的控诉。70 年代之后的短篇小说作品除了反映下层人民的贫困生活和揭露罪恶的黑暗社会之外，还进一步探讨了造成这种贫困和黑暗的社会根源。其代表作有《火山》、《篱笆与庄稼》等。《火山》描写一名妓女的不幸身世，试图说明罪恶的社会产生罪恶的现象，女人的堕落正是罪恶社会所造成的恶果之一。小说还揭露了上流社会中那些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之流卑鄙齷齪、下流无耻的丑恶行径，批判锋芒直指印度社会的上层阶级。《篱笆与庄稼》通过一个普通警察的生活片断和思想斗争，揭露了印度官场的腐败，反映了下层社会的贫困现象和犯罪问题。

总的来说，阿基兰的短篇小说大都取材于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比较深刻的思想内容，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这些作品从不同的侧面真实地反映了印度独立前后各个时期的社会

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印度人民的思想、感情和愿望。

阿基兰的短篇小说作品在艺术上是成功的。首先是选材得当，结构严谨，短小精悍。他善于择取生活中有意义的题材，根据主题的需要来安排情节结构。他的短篇小说或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很快就触及到作品主人公或主要事件；或埋下伏笔，巧设悬念，引人入胜。其作品结尾或画龙点睛，揭示主题；或含蓄隽永，耐人寻味。这些特点在《求子》、《饥饿》、《三顿饱餐》、《患难之交》等篇小说中都可以看到。其次，阿基兰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安排情节结构，刻画人物形象，突出主题思想。在《为了糊口》、《寺庙灯火明》、《洪水来了》、《婴孩笑了》、《荣誉与广告》等篇小说中，都有两种不同的生活场面、两种不同的人物或两种不同的命运的描写，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此外，阿基兰短篇小说的语言通俗朴素，优美流畅，很有特色。他善于运用比喻和拟人化手法，使作品语言形象、生动、活泼。

阿基兰首先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甘地主义者，然后才是一位作家。可以说，爱国主义和甘地主义思想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之中。因此，他被称为甘地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阿基兰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主张“在真实中寻求美”。他的这种文艺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第七节 印度英语文学

在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官方和知识分子阶层通行英语，由此逐渐产生“印度英语文学”，即印度人用英语创作的文学。印度英语文学的最早艺术成果出现在诗歌领域。

第一位印度英语诗人是代罗兹奥（1809—1831），著有诗集《琼基拉的托钵僧及其他》。但他的诗歌天才未及充分发挥，于

1831 年死于霍乱，年仅 22 岁。继代罗兹奥之后，19 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印度英语诗人中，比较重要的有高斯和德特。前者的代表作是《吟游诗人》，后者的代表作是《被俘的女人》。19 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印度英语女诗人朵露·德特（1856—1877）。她用英语翻译的法国抒情诗选《捡自法国田野的一束》和用英语创作的诗集《印度古代歌谣和传说》，为印度英语诗歌赢得了声誉。20 世纪上半叶，印度英语诗歌随着泰戈尔、奥罗宾多和奈都夫人跨入了成熟阶段。

泰戈尔的文学成就无疑主要表现在孟加拉语文学领域，但他在印度英语文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他自选自译的诗集《吉檀迦利》（1912）为他赢得了 1913 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也用英语创作了一部长诗《儿童》（1913），以象征手法歌颂为信仰而殉难的志士。此外，泰戈尔还用英语写了许多散文和文章。

奥罗宾多·高斯（1872—1950）是政治家、哲学家兼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献给密尔提勒的歌》是他早年留学英国期间创作的诗歌结集。这部抒情诗集题材多样，充分显示了他在古希腊、罗马文学和英语文学方面的深厚修养。他于 1893 年回国后，学习和掌握了印度古代语言梵语和现代语言孟加拉语、马拉提语和古吉拉特语。他的英语诗歌创作也改变了欧化倾向，题材和思想内涵都体现了印度文化精神。在奥罗宾多创作的大量英语诗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神秘主义的玄学诗歌。例如，诗集《六首诗》中的《火鸟》和《出神》，描写他实践瑜珈的神秘体验。诗集《转化及其他》中的《转化》描写他达到的精神解脱状态：

我不再是肉体的附庸，
不再是自然及其陈规的奴隶，
不再受狭隘的感觉之网束缚，

我的灵魂向无限的视野延伸，
我的灵魂是神的愉快的活工具，
我的精神是不朽的光芒的总和。

奥罗宾多最重要的英语诗歌作品是长篇叙事诗《莎维德丽》。全诗约有 24000 行，分作 12 篇。它的创作过程前后持续了几十年，诗人几易其稿，最后才于 1950 年出版前三篇，1951 年出版后九篇。这部叙事诗取材于史诗《摩诃婆罗多》，描写莎维德丽向死神索回她的丈夫萨谛梵。这部叙事诗的特色不在于它的故事情节，而在于它的象征意义。奥罗宾多是用莎维德丽传说来阐发他的神秘主义的瑜珈哲学。奥罗宾多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不断追求神性的历史，一旦人类的意识进化到超意识，世俗生活就会转变成神圣生活。而莎维德丽就是具备超意识的超人，能战胜死亡，成为人间神圣生活的创造者。

萨罗季妮·奈都（1879—1949）是著名的印度英语女诗人。她于 1905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金色的门槛》。这部诗集题材多样，但大部分描写印度从事普通职业的人们——渔夫、碾谷人、耍蛇者、织工、收割庄稼的农夫、舞伎、流浪歌手、小贩和轿夫等，借以表现印度传统的日常生活风情。如描写轿夫的诗：

轻快地，啊，轻快地，我们抬她走，
她摇晃，像我们歌浪中的一朵花，
她飞扬，像河流水沫上的一只鸟，
她飘浮，像梦中嘴唇上的一丝笑，
欢快地，啊，欢快地，我们跨步和歌唱，
我们抬她走，象穿在线上的一颗珍珠。

此后，奈都夫人又出版了《时间之鸟》（1912）和《折断的翅膀》（1917）两部诗集。《时间之鸟》的主题是爱情、死亡、生命和春天。其中一些爱情诗是从印度民间流行的情歌和爱情传说汲取的灵感。在关于生命的诗歌中，《向命运挑战》一诗表现了诗人的刚强意志和奋斗精神：

尽管你否定我生存的一切希望，
背叛我的爱，破坏我最甜蜜的梦，
我仍要把我个人的悲哀融化
在普遍欢乐的深深源泉中……
啊，命运，你枉费心机，竟想要控制
我这脆弱、沉静而不屈不挠的灵魂。

《折断的翅膀》中有对印度古代历史光辉的讴歌、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抗议、对圣雄甘地的赞颂等。诗集最后部分是一组爱情三部曲，总题为《寺庙：爱的朝圣》，表现印度妇女在爱情生活中的自我牺牲精神。

尽管奈都夫人酷爱诗歌，把诗歌视作自己“生命中的生命”，但她怀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和崇高的民主自由理想，始终关注和参加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尤其是1914年会见甘地后，她更是把主要精力投身于社会和政治活动，成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中一位杰出的妇女领袖。她曾两次被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入狱。1947年印度独立，她被任命为北方邦总督。在她逝世后，她的女儿为她整理出版了一部遗诗集《清晨的羽毛》（1961）。这部诗集的主要内容有对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先锋人物的歌颂、对大海的礼赞和对春天的渴求等。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度英语诗歌流派纷呈。除了奈都夫

人和奈都夫人的弟弟赫林德罗纳特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流派外，还有人道主义、神秘主义、现代主义和进步主义流派。其中的现代主义流派在五六十年代获得较大发展，代表诗人有尼辛·伊齐基尔、P·拉尔和迦摩拉·达斯等。P·拉尔和另一位现代派诗人R·拉沃曾在1959年发表一份《新诗宣言》，宣称他们“信仰富于活力的语言、具体性的价值、诗人的专业性；厌恶宣传、模仿和浪漫主义；喜爱私人的声音和抒情形式。”这大体上反映了这一流派的艺术倾向。

19世纪的印度英语文学以诗歌为主，而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印度英语小说异军突起，成为印度英语文学中的一支生力军，主要代表作家有安纳德、纳拉扬、拉贾·拉沃和巴达查里雅等。

安纳德（1905— ）出生在白沙瓦（现属巴基斯坦）。他毕业于旁遮普大学，1925年前往英国留学，于1929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在英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30年代是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安纳德虽然身在英国，但他密切关注祖国发生的一切事件，并以文学为武器声援国内同胞的正义斗争，接连发表了长篇小说《不可接触的贱民》、《苦力》和《两叶一芽》。他还与国内乌尔都语作家萨加德·查希尔、印地语作家普列姆昌德等于1936年共同发起成立了“印度进步作家协会”。

《不可接触的贱民》（1935）通过清扫夫薄卡一天的生活遭遇，反映印度贱民阶层备受歧视和凌辱的非人生活。《苦力》（1936）描写苦力孟奴的悲惨一生。《两叶一芽》（1937）描写英国殖民者茶园里的暗无天日的生活。安纳德的这些小说开拓了印度现代文学的一个新天地。在他之前的印度大作家中，般吉姆的小说主要写司各特式的浪漫型历史传奇，萨拉特的小说主要写小资产阶级，普列姆昌德的小说主要写农民，而安纳德的小说主要写压在印度社

会最底层的贱民、苦力和劳工。安纳德在《两叶一芽》的第二版序言中说道：“我发现我超越那三位作家的写作范围，因为我最熟悉的世界是贱民、农民、士兵和工人的微观世界。”“所有这些主人公对我来说是亲密的，因为他们是我童年和青年时代熟悉的真实人物的反映。……他们是我的肉中之肉，血中之血。”

此后，安纳德又写了“拉卢三部曲”：《村庄》（1939）、《黑水洋彼岸》（1940）和《剑与镰》（1942）以及另一部长篇小说《宽厚的心》（1945）。“拉卢三部曲”是通过旁遮普青年农民拉卢的生活经历，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印度农民的政治觉醒。《宽厚的心》表现传统手工艺匠人受到资本主义工业排挤的严峻现实。

1945年，安纳德从英国返回印度，定居孟买。当时，印度民族独立运动进入高潮。安纳德作为一个知名人士，积极参与政治和文化活动。1947年印度独立后，他积极投身世界和平运动。同时，他继续从事小说创作，不断有长篇小说新作问世。《一个印度王公的私生活》（1953）通过一个印度王公的情场生活，反映了印度封建贵族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精神困境。《老妇人和母牛》（1960）描写印度农村妇女的不幸命运。《道路》（1961）则反映印度独立后，贱民问题仍然没有获得解决。正因为如此，安纳德又回到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不可接触的贱民》的主题。《七个夏天》（1951）、《早晨的面孔》（1968）和《一个情人的自白》（1976）是安纳德计划中的七卷本长篇自传体小说的前三部。

安纳德还写有许多短篇小说，结集出版的有：《迷途的孩子》（1934）、《理发匠工会》（1944）、《拖拉机和谷物女神》（1947）、《金床上的沉思》（1953）、《黑暗的力量》（1959）、《拉吉凡提》（1966）和《哭笑之间》（1976）等。

纳拉扬（1907— ）出生在南印度马德拉斯。他大学毕业后，曾从事文书、教学和新闻工作，均不合自己志趣。后来，他决定

以文学写作为生。1935年，纳拉扬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斯瓦米和伙伴》。这部小说以幽默的笔触描写少年斯瓦米及其伙伴的学校和课外生活，故事背景是一个虚构的南印度小镇——摩尔古迪镇。此后，纳拉扬发表的一系列长篇小说都以这个小镇为故事背景，可以统称为“摩尔古迪小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南印度小镇，现代的科学文化正在逐渐输入，但传统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仍很顽强。这里既保留着古老社会的纯朴，也呈现出当代社会的复杂。

纳拉扬在印度独立前创作的长篇小说，除了《斯瓦米和伙伴》外，还有《文学士》、《暗室》和《英语教师》。《文学士》（1937）通过一个青年的婚姻遭遇，反映了自由开明的新思想和迷信落后的旧传统的冲突，结果稚嫩的新思想屈服于顽固的旧传统。《暗室》（1938）描写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表现印度妇女根深蒂固的屈辱地位以及她们起而抗争的初步尝试。《英语教师》（1945）是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描写了一位大学英语教师中年丧妻后的精神生活。

纳拉扬的小说创作在印度独立后进入成熟期。他的前期小说创作较多地囿于个人生活经验，而这一时期创作的多部长篇小说表明纳拉扬注意拓展生活视野，调动和发挥艺术想象。《桑波特先生》（1949）描写一个耍弄雇主的印刷工。《金融专家》（1952）反映金钱对世道人心的毒化。《等待圣雄》（1955）反映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向导》（1958）描写一个道德卑下的旅游向导及其可悲下场。《摩尔古迪镇的食人者》（1962）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否定一切传统文化道德的象征人物，犹如印度神话中“食人的罗刹”，最终以自我毁灭告终。《糖果商》（1967）通过糖果商父子两人的生活方式，反映印度传统的和西方现代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招牌画工》（1976）描写一位以献身社会事业为人生目的的新型女性。

纳拉扬还写有许多短篇小说，题材和风格与长篇小说一致，结

集出版的有《摩尔古迪镇的日子》(1941)、《道杜》(1943)、《旋风》(1944)、《星相家的日子》(1947)、《劳利路》(1956)和《一匹马和两头山羊》(1970)等。

纳拉扬的一系列“摩尔古迪小说”提供了丰富多采的南印度社会生活风俗画卷。他的笔法细致逼真,充分展示生活本身和人物心理的复杂形态;他的笔调幽默诙谐,与现实生活保持必要的审美距离。他和安纳德是两位风格相异,但同样在印度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印度英语小说家。

拉贾·拉沃(1909—)出生在南印度迈索尔。他在30年代初期曾用母语卡纳尔语写作,后来在印度英语小说创作领域获得成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根特浦尔》、《蛇和绳》、《猫和莎士比亚》和短篇小说集《街垒之牛》。《根特浦尔》(1938)反映了30年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在一个僻远的南印度村庄引起的反响。《蛇和绳》(1960)描写主人公罗姆和法国女教师玛德琳的失败婚姻,表现主人公的精神探索。《猫和莎士比亚》(1965)的主题思想是克服“小我”,寻求与宇宙的“大我”同一。

拉贾·拉沃的小说饱含印度教传统文化精神。《根特浦尔》可以称作是“往世书”式的小说,《蛇和绳》和《猫和莎士比亚》可以称作是“奥义书”式的小说。这三部小说也代表印度教实现人生目的的三条途径:“业”、“智”和“信”。也说是说,《根特浦尔》中的主人公通过投身政治运动实现人生目的;《蛇和绳》中的主人公通过对终极真实的直觉领悟实现人生目的;《猫和莎士比亚》中的主人公通过对至高存在的虔诚信奉实现人生目的。因此,拉贾·拉沃的小说创作数量不多,但以其富于哲理的特色在印度英语小说中占有重要地位。

巴达查里雅(1906—)出生在比哈尔。他毕业于巴特那大学,后去英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他于1934年从英国返回印度,

接受了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洗礼。自 1947 年起，已发表长篇小说《饥饿》、《摩希尼的音乐》、《骑虎的人》、《黄金女神》和《夏威夷之梦》等，还有一部短篇小说集《铁鹰》。

巴达查里雅是一位“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他认为“小说必须具有社会目的，必须向读者提供某种社会观点。”他主张小说家应及时反映当代社会现实。因此，他的小说紧贴印度当代社会生活，富有强烈的现实感。《饥饿》（1947）展示了 1943 年孟加拉大饥荒的悲惨图景。《摩希尼的音乐》（1952）反映了现代和传统、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冲突。《骑虎的人》（1954）以孟加拉大饥荒为背景，揭露社会的不公正、种姓制的不合理和宗教迷信的荒谬。《黄金女神》（1960）揭示了黄金梦给人带来的只有贪婪、伪善和忧愁。《夏威夷之梦》（1978）反映了印度唯灵主义和美国物欲主义的碰撞。

巴达查里雅的小说紧扣时代的脉搏，与现实生活同步，而在艺术上既注重故事情节，又追求哲理蕴含。他的一些作品已在印度国内外被译成多种文字，拥有众多的读者。

第八节 巴基斯坦文学

巴基斯坦 1947 年立国，至今不足半个世纪。巴基斯坦文学一直以乌尔都语文学为主体。立国时，诗坛刚经历完 30 年代从古典向现代的变革。新格律诗、自由韵诗、无韵诗等的发展势头已呈停滞状态，抒情诗等传统格律诗重新引人关注。分治、国家分裂伴随而至的众多灾难性问题，使人普遍存在沮丧、痛苦，这正是抒情诗人表达主观真情实感的好时机。形象地反映这段特殊历史的杰出作家是费兹和纳迪姆。

费兹·阿赫默德·汗·费兹（1911—1984）生于旁遮普一个

殷实家庭。学生时代已开始在文学刊物《商队》上发表诗歌。分治后曾先后在《巴基斯坦时报》、《今日报》和《日日夜夜》周刊任编辑和主编。1950年当选为巴工联副主席。1951及1958年两度因政治原因被捕入狱。1959年后任巴基斯坦艺术委员会书记，驻世界工联及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1962年荣获列宁和平奖。1976年获亚非文学奖。1984年11月因突发心脏病在拉合尔去世。

费兹的诗格律谨严，用词通俗、凝练、辛辣，很有个性。他学识渊博，各大洲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丰富的阅历使他的诗歌题材十分广泛。早期的诗歌，主要仿古典抒情诗，反映诗人与祖国人民同生死、共命运的真情实感，有明显的浪漫主义情调。1941年出版的诗集《诉怨》集早期创作之大全，其中《我的初恋》、《等待》、《孤独》、《狗》、《诗的主题》、《论政治领袖》和《我们这些人》等七首较典型。以后除创作抒情诗外，他还运用哲理诗、自由韵诗、无韵诗等多种诗体，反映现时代特征和社会现实生活，政治色彩在诗中渐居主导地位。主题和题材皆围绕反战、维护和平、声援民族独立、自由、民主的斗争、支持社会主义正义事业的斗争，既具战斗性，又有号召力。1953年的诗集《风之手》集中反映了人民的心声。其中《两种声音》、《两种爱》、《致伊朗女学生》、《狱中某黄昏》、《自由的早晨》和《回来吧，非洲！》等六首最杰出。1956年的诗集《狱中诗抄》以高尚的情操和乐观态度记录了铁窗生活。其中《铁窗》、《光明之城》、《在黑暗道路上被消灭的我》和《相会》，既充满激情又有时代气息。费兹为了配合当时国际政局的变化，支持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接连创作了一批以人类进步事业为题的诗歌。如《黄昏》、《与我相会》、《你将往何处去？》和《待在一旁》等，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收在1965年的诗集《压在石下的手》中。环绕这类主题的还有1971年的诗集

《西奈峡谷》，1979 年的诗集《帝国的黄昏》和 1981 年的诗集《我的心，我的旅客》。1984 年出了诗全集《忠诚的摹本》。诗集中还收了访问各国期间抒发的观感，其中有《北京》和《新疆》等访华观感的短诗。

费兹运用传统抒情诗体，力图阐明一个邪恶的政治制度正在纠缠着人类。无数价值连城的珍宝，正被恶魔一点一点地吞噬。人类文明正面临毁灭。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对这种严峻现象越来越关注。许多人正前赴后继为反对各种压迫掀起广泛的斗争。题材有战斗性，只要形式和风格得当，势必增强斗争性和感染力。可惜，费兹采用传统抒情诗体，以拟人化的美女或女神比喻自由。用女性的美，线条、色泽、轮廓、艳情和性欲等意象、比喻，处置这类社会民主、进步、社会主义运动等战斗性很强的题材和主题，显得很协调，至少减弱了应有的战斗性和感染力。其效应常与愿相违。《在黑暗道路上被消灭的我》是这方面的典型。诗中描绘的自由是拟人化的女神，同时又是情人。这位自由的化身，有闭月羞花之貌，有一双富有魅力、闪光的手，红似珊瑚的硃红色双唇，纯金子般的青春，蓝宝石似的眼睛，渴望爱情的身段，像水银般永不安定等等。整首诗渗透着传统意象。只是自由女神这美女形象，与向往自由的崇高理想这个主题并不协调。一旦费兹能正视主题，用适当的修辞和意象抒发情感，他的诗无论形式与内容，或修辞与格律就会显得和谐一致。《回来吧，非洲！》是一首杰出的作品。在懵懂中不知消耗过多少个世纪的非洲，终于觉醒，敢于起来响应时代的挑战。优美的诗句伴着韵律，传来阵阵非洲战鼓声。随着鼓点的摇动和着撼动大地的步伐，预示着非洲队伍在行进。

费兹除创作诗歌外，配合反对强权政治等斗争，出了散文集《韵律》，书信集《我铁窗里的十字架》，广播剧《蔑视法庭》、《私

人秘书》、《蛇伞》、《在我面前的表演》以及演讲集和回忆录等。费兹的创作数量不算多，却反映了时代精神和人民的心声，在人民中享有盛誉，不少诗被谱成曲广为传诵。费兹的诗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影响着年轻的一代。

被誉为旁遮普乡村歌手的纳迪姆·卡斯密（1916— ）以五河流域的田园风光和现实社会生活为题材，描述农牧民和船工的艰苦劳动和贫困的生活，揭露社会的不公，同情劳动大众的疾苦。他的抒情诗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浪漫主义情趣。他的自由韵诗即以声援民族独立和社会正义为主，具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和斗争性。诗集《花的火焰》和《忠诚的大地》集中体现了诗人的思想和风格。他还创作了短篇小说。

五六十年代的抒情诗，善于将个人内心的伤痛，与人类社会的苦难结合来反映时代气息。仿诗人密尔的悲切、感伤风格最成功的是纳赛尔·卡兹密（1925—1972）。他的诗不仅反映了分治在心灵深处造成的创伤，还表达了对国家前途的希望和信念。诗集《新叶》在思想境界上较密尔已有某种超越。

结合社会问题反映生活真实，注重剖析人类心态，给人带来心智的启迪，是重新流行的抒情诗的主要倾向。诗人在探索人生真谛，挖掘生活哲理时，不仅形式灵活，不拘一格，还努力寻求新意象去揭示生活现象的内涵，给人以审美愉悦。以纳迪姆·卡斯密为代表的诗人们，极善于用隐喻还往往以双重视野，言此意彼，虚实映掩等技巧，让潜在的情感波涛在诗的底层涌动。而巴基·萨迪基的风格却是雄辩激昂，直抒胸臆。现代抒情诗的社会意识和政治因素比以往更明显。只是成就突出的太少，多数仅满足于探新猎奇，求表面情节和气氛的渲染。70年代重露倒退的迹象。

新格律诗及无韵诗等新诗体，艺术技巧更趋成熟。题材多侧重反映时代不景气造成的忧郁、伤感，对生活的恐怖、失望等心

态。梦尼尔的《狂风》和《孤芳》，穆吉德的《夜晚的脚步》，尤素夫的《囚牢》和《生活之魂》等诗集，是这个时代的生动写照。阿赫森在《劳动者之歌》和《生活之艰难》两部诗集中，刻画了劳动者的形象以及他们高尚的品质和贫困的生活。四位青年诗人法拉兹，穆赫森，勒兹密和萨利姆的诗歌，构思新颖巧妙，有想象力。

诗歌中的非理性思潮，精神分析及超现实主义等现代派思潮也占有相当的分量。诗人为表现人类日益复杂的心理活动，开掘人的内心世界，以求真实反映生活，采用心理描述，表现潜意识活动和梦幻心理等超现实现象，本无可厚非。只是不少诗篇玄妙、朦胧、不知所云。成就斐然者要数拉什德。他的三部诗集《漂泊的梦幻》、《彼岸》和《第一丝霞光》是这个领域的代表作品。

濒临绝境的对句诗，自 50 年代后，借贾密鲁丁·阿里的创作实践又重获新生。民谣随着民间文学地位的提高及影视业等发展的需要，被注入了现代意识，使民谣不仅充满激情和节奏感，在题材、风格和语言的品位上也出现变革。诗人为此努力挖掘文化遗产，以求能创作出更好地反映时代风貌的新作。

乌尔都语小说自 1869 年出版第一部长篇，1900 年发表第一篇短篇以来，小说家们思想活跃，流派林立，各种思潮涌现。分治实现了某些人民族独立的梦想，却使人类文明惨遭蹂躏。无政府状态，分治造成的迁徙和杀戮，使人变得麻木。作家无形中被痛苦、羞耻和失落感所困扰。有的持中立态度，超脱或沉默。小说失去战斗激情，降为趣味性、消遣性的娱乐手段。

短篇小说数量大，但具有特色的精品却不很多。主题以分治和暴乱为主，历史、宗教、民俗、城乡生活、自然景物为主题的小说也占一定数量。家庭生活、伦理道德、心理、科幻、推理等小说种类繁多。创作技巧上各种流派的风格也平分秋色。纳迪姆

·卡斯密的《普罗米修尔·辛格》和《感谢安拉》，集中体现了良知、信念和尊严方面的个性，突出了人性和人道主义。古拉姆·阿巴斯的《阿南迪城》，杰利斯的《大地在觉醒》等，都是短篇中的佳作。

长篇小说硕果累累。贾菲利的《圣战者》和《暴风雨》，希贾兹的《土与血》，凯西的《血》，西迪基的《真主的大地》和侯赛因的《悲哀世代》都是以分治为主题的佳作。作品侧重描述痛苦的场面，力图寻回失落的人性，只是夸大了不切情理的情感，主观倾向性很明显。历史小说则存在偏离史实进行片面宣传的倾向。希贾兹的《凯撒与克比拉》，阿斯勒姆的《荒年消逝》探索了新的技巧。哈蒂嘉的《庭院》将历史与虚构故事巧妙结合，是部获奖作品。赫佳布的《疯人院》和《恶梦》是两部罕见的将学术与艺术结合的感伤作品。法扎尔的《鞠躬尽瘁》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孟加拉饥荒，人物形象超群脱俗，富有社会意义和人生意蕴，是部杰作。

此期写作技巧以意识流居多，兼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手法。短篇小说作家中表现人的深层次精神活动最杰出的是闵杜。他的作品集中暴露分治后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尖锐问题，普遍表现了深沉、严肃、辛辣和苦涩的意味，只是缺乏趣味性和激情。在将性意识、自然主义手法与社会政治题材结合上，更趋圆熟和巧妙。他的十余部短篇集中《支柱》代表了闵杜艺术创作的高峰。心理小说作家穆夫蒂的代表作《但是》和《朦胧的早晨》从知识性和艺术性两方面描述心态与性意识的奥秘。新一代作家中西迪基的《第三人》，阿什法克的《纯洁的花朵》，殷迪扎尔的《黄狗》，赫密德的《黄玫瑰》等，都是现代派风格的佳作。

海德尔的长篇《火河》是意识流最成功的获奖作品。作者以民族发展为基础，通过剖析 4000 年的历史，试图揭示与国家存亡

攸关的当今政治与文化的问题。作者通过仅有的几个人物，用时空转换手法，浓缩了几千年的历史，用回忆倒叙等手法，增强了人物的立体感，深化了表现力，不愧是一部鸿篇巨著。

采用综合艺术手法的优秀长篇有阿斯勒姆的《魔鬼的舞蹈》以及艾齐兹的《露珠》和《脱逃》，后者过多地涉及性心理的奥秘，引起评论界的争论。

政治形势影响到作品的宗旨。60年代以来的近30年，国际风云瞬息万变，国内社会生活也出现一系列微妙的变化。两次印巴战争，使原先含糊的国家观念有了变化，作家中蔓延着对政治麻木、沮丧等情绪。同时，新的哲学观念，各种文学思潮，特别是新小说派和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使作家迅速变换题材和处理题材的方法。

长篇佳作有艾·赫密德的《池塘与荷花》。这是现实主义手法与浪漫主义情调巧妙结合的一部作品。尼萨尔的《饱经风霜的旅客》、《灯与荷花》和《当代商队》像三部曲，从历史、文化、哲学的角度，反映了三代人在建国后各个变革时期的感受。

现代派技巧在长篇小说中有增长之势。穆夫蒂的《阿里普尔的艾黎》淡化了情节，用性意识的流动连结各个松散的环节。阿赫森·法鲁克的《奥德的黄昏》，技巧和修辞都很突出。女作家人才倍出。法西赫的《脚上燎泡》，法蒂玛的《莫敲门》，贾密勒的《面面相觑》都侧重人物的意识流动，揭示内心世界，富有立体感。勒什达的《心灵空虚的姑娘》用诗的象征和韵律烘托意境，是意识流综合艺术的一部知识性长篇小说。殷迪扎尔的中篇《住宅》，用可感性形象表现抽象的、隐蔽的内心世界，是第一部象征主义技巧的作品。人物未经塑造，用独白、节奏变化等反映心理活动的全过程。情节简单、松散，进展迟缓，在短暂的时空中反映生活的一个侧面，显得复杂、玄妙、难以捉摸。作者显然在追求技

巧上的革新。

进入 70 年代，短篇小说空前活跃。现实主义写实方法以老作家为主。纳迪姆的《棉花》和《蓝宝石》，古拉姆·阿巴斯的《冬天的月亮》，女作家巴努的《饥饿的土地》和法尔亨达的《山村姑娘》是其中的佼佼者。

现代派各流派创作了一批极其复杂、模糊的象征式、借喻式、内心式和客观式小说。穆夫蒂的《油彩偶像》和《遵命》，殷迪扎尔的《远离帐篷》，巴努的《灯塔》和穆塔本的《植物人》是这方面较突出的代表。

新小说派的一批年轻作家，完全摆脱一切束缚，锐意探索和更新艺术表现技巧。他们不塑造人物。人物的心态常是下意识的本能反应，以取其自然真实。情节更松散、片断，缺乏构思和传统程式。作者像是照相机只客观记录，从不试图揭示其深刻的内涵，凭借人的本性在幻想中任意翱翔。现实与梦幻，回忆与潜意识，虚实交织，真假难辨，以期达到以假乱真的审美效应。最典型的是恩维尔·塞佳德的《蓓蕾》。也有的作品直接从戏剧、电影、音乐、绘画、甚至从诗歌中吸取艺术技巧。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赋予物体某种奇特的灵性，可以表现自我感觉和隐蔽的内心世界，以达到追求主观的幻觉。赫密什的《苍蝇》和普尔卡什的《蛇》是这类作品的代表。80 年代后期，作家正探索传统美与现代美结合的表现技巧，以期达到繁荣创作的目的。

文学剧本的创作并不活跃。闵杜的《翻身》，贾利斯的《天亮前》，勒赫曼尼的《黑色的太阳》，穆依因努丁的《从红堡到郁金香地》和阿迪布的《背景》都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文学评论比较活跃。瓦兹尔的《思想拾遗》和《宽恕》评论风格独特，明显摆脱了旧的批评传统。阿扎尔的《洗衣机》和《橄榄枝》，萨利姆的《耳语》和《爆炸》，巴尔基的《睡魔》在文

学理论和评论观点上都各有新意,对文学创作起到引导的作用。年轻一代评论家中,努拉尼和尼巴那·达殷的论点具有时代精神,很引人注目。

散文,尤其是随笔和小品也很活跃。作品常直指当前各种尖锐的社会文化和生活问题。

进入 80 年代后期,作家除关注世界文学和各种思潮的新动向外,还涌现出一股着重挖掘古典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的潜流。他们关注社会事态的发展,剖析社会丑态,捕捉深层心理,发扬民族文化传统,以便增强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在新的基础上创作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新文学,成了进入 90 年代乌尔都语文学的号角。

第九节 孟加拉国文学

孟加拉国是个年轻国家,它的前身是东巴基斯坦,印巴分治之前,习惯上又称为东孟加拉,是穆斯林聚居区。孟加拉国许多著名作家都跨越了这三个历史时期,所以,若将孟加拉国文学称为东孟加拉穆斯林文学,也许更能体现历史的真实,也便于说明文学的演变和发展。

1971 年 3 月 26 日,孟加拉国宣告独立,其后 10 个月,广阔的孟加拉平原进行了一场空前惨烈的战争,在局势急遽变化的日子里,作家们无可避免地卷入了战争的漩涡。“为了孟加拉国的独立,啊,年轻的勇士,快拿起武器!”这口号,一旦从诗人的胸腔里迸发出来,独立战争便自然而然成为作家们非写不可的重要题材。战火在各地燃烧起来不久,流亡加尔各答的小说家阿卜杜勒·加法尔·乔德里(1934—)编辑出版了第一部独立战争小说集《孟加拉国的呐喊》,共收集萨登森(1907—1981),萨乌格特

• 奥斯曼(1917 —)等十几位作家的短篇小说,反映知识分子遭受的迫害,惨无人道的屠杀,1000 多万人流落异国的悲惨境地,以及自由战士前赴后继的浴血战斗。战争结束之后,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刊载了大量战争文学作品。结集出版的主要有阿布勒·哈斯纳特主编的《独立战争小说集》。

战后孟加拉国政局混乱,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困苦,对独立战争的狂热歌颂渐渐停歇,文学作品中出现对战争结局的艺术反思。战争前曾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奖的老作家阿拉乌汀·阿勒·阿查德(1932 —)在《缤纷》周刊上发表短篇小说《请给我一朵花》,描写自由战士奥玛尔·法鲁克在一次激战中身负重伤,他的战友哈亚德误认为他已阵亡,通知了他的家属。他伤愈后回到达卡,得知他的妻子嫁给了他那没有参加武装斗争却身居要职、俸禄丰厚的弟弟法亚索尔。他只得乔装打扮见了父母一面,无比悲伤地离去。小说安排这样的结尾是耐人寻味的。中年作家胡马雍·艾哈默德(1948 —)的中篇小说《芳菲》,写被威逼嫁给军官的漂亮的女中学生在富于正义感的邻居的帮助下逃离魔掌的经过。全篇没有血淋淋的场景,着重表现市民们互相关心、同舟共济的宝贵精神。文笔细腻,情节曲折动人。某些小说毫不隐晦地传达了对这场战争的失望情绪。如哈桑·阿吉朱尔·哈克(1939 —)通过小说主人公——自由战士阿雷夫道出相当一部分人的深思熟虑的看法:战争未能解决老百姓的任何问题。尽管流了许多血,政治和经济体制却未起任何变化。人们兜了个圈子,回到了进行战争的出发点。所以,阿雷夫不理睬政府关于上缴武器的命令,把步枪包好藏在水洼底下,他相信总有一天还会使用它。取材于战争的这类小说,在艺术上尽管尚嫌不够精致,但不能否认,确为后人留下了回顾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一面镜子。

孟加拉国是个农业国,大部分作家来自农村,熟悉农民的习

性，因而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真实、生动，不乏上乘之作。小说家赛义德·瓦里乌拉（1922—1971）的成名作中篇小说《陵墓幽魂》塑造了阴险诡诈的毛拉玛基德。他逃荒窜到哈巴特纳格尔村，胡诌一座佚名者的荒冢是先圣的陵墓，哄骗村民们加以修缮，藉此捞取钱财，置地盖房，娶妻纳妾，成为善良、愚昧的农民头上的太上皇。小说以锋利的笔触，揭露了伊斯兰神职人员丑恶的嘴脸，同时指出穆斯林背负的沉重的精神枷锁，是孟加拉农村一幅生动的画卷。小说对话为南孟加拉诺阿卡里县的方言，开地方语入小说之先河，富于浓郁的水乡气息。赛义德·瓦里乌拉悉心研究西方文学流派，率先在写作中借鉴、探索，用意识流手法写成两部长篇小说：《无月之夜》（1964）、《呜咽的河流》（1968）。前者写家庭教师阿莱佛无月之夜在主人身旁发现女尸之后，与主人的微妙关系；后者通过轮船公司售票员乌塔玛普鲁斯退休后返归故里途中的回忆，表现船主擅改航线与当地群众发生的矛盾。这种没有联贯的故事情节，着力于发掘人物意识活动的技法，给读者耳目一新之感。

此外，萨姆苏汀·阿布勒·卡拉姆（1926— ）、萨尔达尔·查耶乌汀（1923—1986）也是乡村风情的忠实画师，他们以朴实无华的语言，传达了纯朴农民生活的艰辛和对新世界的朦胧的追求。沙希杜拉·凯瑟（1926—1971）的眼光投向了落后的沿海地区，他的中篇小说《水手的妻子》描述了海轮上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孟加拉水手的英勇气概，以及他们的妻子吃苦耐劳，守门望夫，忠于爱情的高尚情操。

就艺术水平而言，成功的力作大都以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为题材。小说家笔下勾画的教师、职员、公务人员、遗老阔少，个个栩栩如生。在这方面颇有建树的作家有赛义德·萨姆苏尔·哈克（1935— ）、沙克特·阿里（1936— ）、阿卜杜勒·加法尔

·乔德里等人。其中阿卜杜勒·加法尔·乔德里又以医疗文学而著称。他的多篇小说中医生以第一人称身份出现，通过治疗病人来揭露社会弊病。《风度翩翩》中医生治愈的如花似玉的少女，在新婚之夜旧病复发，原因是道貌岸然的新郎正是拦路奸污过她，使她神经错乱的色鬼。《蓝色门帘》中的纨绔子弟萨姆塞尔·阿里，请医生去诊断其妻患不孕症，以便让他名正言顺地娶小老婆。医生查不出不孕的病因，耳闻他嫖娼宿妓，坚持要他接受检查时，他恼怒地唤出长得与他极像的女佣的儿子，证明他有生育能力。小说到此戛然收笔，留给读者深思的余地。阿卜杜勒·加法尔·乔德里的小说短小精巧，布局自成一格，情节引人入胜。

孟加拉国的女作家人数不多，她们中的佼佼者当数莎丽娜·侯赛因（1947— ）和蒂腊拉·哈赛姆。莎丽娜·侯赛因现任孟加拉文学院副院长，已出版《孔雀的青春》等七部中、长篇小说。蒂腊拉·哈赛姆的代表作长篇小说《迷惘的少女》塑造了摘下面纱、走上社会的典型女性娜吉玛。她性格开朗，勇敢地挑起赡养父母、妹妹的重担。当幼稚无知的二妹上当失身，怀孕遭抛弃而欲寻短见时，她忍痛劝自己的情人娶妹妹为妻。极度的悲哀最终导致她精神失常。小说歌颂新一代穆斯林女青年打破封建观念束缚的大无畏气概，展示了她们掌握自身命运的不易，对凌辱妇女的邪恶势力做了无情的鞭挞。小说突破了平铺直叙的孟加拉传统小说模式，采用倒叙、插叙等多种手法，显得繁简得当。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细致入微，多层次地剖析了新时代女性复杂的心理。

穆尼·乔德里（1925—1971）是孟加拉国著名剧作家，其代表作《公墓》取材于1952年的语言运动。剧本情节以党魁率警察深夜押送被害者尸体到公墓埋葬而展开。党魁企图置伊斯兰葬俗而不顾，草草掩埋了事，但遭到掘墓人的拒绝而失败。尸体沐浴后下葬时，看守公墓的疯癫的托钵僧突然出现，谴责他们把人活

埋，硬说党魁及其随从才是死人，喝令他们跳下墓坑。警察玩弄花招将他支开。这时天幕上浮现死者身影，悲哀地哭诉对亲人的思恋。随后幻影消逝，托钵僧率死者在幕后游行，高呼反抗暴政的口号。党魁胆战心惊，狼狈逃窜。剧本采用极其夸张的超现实手法表现现实主题，使该剧成为一出久演不衰的优秀剧目。

在诗歌方面查希姆·乌汀（1903—1976）因擅长抒写孟加拉风貌和情趣而被誉为田园诗人。他融传统的颂诗、民歌、地方戏曲的技法为一体，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上大学时他写了以祖父身份对孙女讲述其父母、奶奶、姑母相继惨死的叙事诗《墓》，从而一举成名。这首诗用音节律写成，每行 14 个音节，每两行押韵。诗人把人们习以为常的丑恶社会现象和农民的苦难加以艺术概括，写得情真意切，催人泪下。篇首“你祖母的墓，在这石榴树下，30 年我的泪水在上面浇洒……”等几行，孟加拉人张口成诵，可见其流传之广。他的名作、长篇叙事诗《锦绣原野》凡 14 章，计 1176 行，描写农村青年鲁巴和莎珠的爱情悲剧。这对恋人在宗教活动中邂逅相识，几经波折结为伉俪。在围绕耕地划界而爆发的教派骚乱中，鲁巴犯下命案，不得不告别爱妻，远走他乡，从此杳无音讯。焦虑、孤寂的莎珠一天天孱弱，挣扎着为丈夫绣完一床夹被，凄惨地死去。《锦绣原野》融合东孟加拉穆门辛赫县的民歌韵律，明快流畅；以常见的动植物作比喻，生动贴切。

查希姆·乌汀写的两部歌剧是：反映耍蛇艺人备受欺凌的《耍蛇女郎》（1951）和取材于民间神话的《芬芳的花环》（1956），歌剧唱词均为方言，曲子是经过提炼的一种地方曲调。他的 10 余部诗集以其醇厚的孟加拉情味在诗坛上独树一帜。泰戈尔曾称道他是“具有真正诗人的心灵的作家，其诗歌的内容、情调、语言完全是新颖的”。

自 40 年代至 60 年代，孟加拉穆斯林诗人继承现实主义传统，

以风格迥异的笔触，从各个方面勾画出历史的进程。法拉鲁克·艾哈默德（1918—1974）、达里姆·侯赛因（1918— ）的诗歌宣扬虔诚、正直，带有伊斯兰理想色彩。他们在选择阿拉伯、波斯词汇形成庄重深沉的音调方面有独到之处。孟加拉国独立之后，政党派系林立，政局动荡不安。独立战争造就的一代诗人也写吟唱自然、爱情的诗作，但数量很少，淹没在宣传政见的政治诗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缺乏安定的环境对诗句精雕细刻，诗作是口号式的，极少鲜明精妙的意象。

相比之下，经历战乱仍健在的一些老诗人的作品，植根于深厚的艺术土壤，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沙姆苏尔·拉赫曼（1926— ）被称为当代诗坛上最灿烂的明星。他 1961 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第二次死亡前的第一支歌》，模仿孟加拉诗人吉婆那兰陀·达斯的诗风的痕迹较为明显。他的初期作品侧重抒发情思，富于浪漫的梦幻色调。之后题材面逐渐扩展。《驶过暗空的神车》声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自居的东园》对民主运动表示支持。《走出集中营》以豪迈的语言欢呼将至的独立：“啊，独立，你是伟大创造中颤栗的欢快！啊，独立，你是语言运动纪念碑的不朽光彩！”沙姆苏尔·拉赫曼通晓四种孟加拉语韵律，善于以恰当的词汇组成跌宕起伏的节奏，新奇的意象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他已出版《塌落的苍穹》（1963）、《驼峰上行走的祖国》（1982）等 20 余部诗集。

在现代孟加拉文学史上，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是公认的民族诗人纳兹鲁尔·伊斯拉姆。

本世纪 20 年代，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如同慧星掠过夜空突兀降临孟加拉语诗坛，在诗歌成就和影响方面，他是仅次于泰戈尔的杰出诗人。

伊斯拉姆 1899 年 5 月 25 日出生于西孟加拉邦帕尔达曼县，

13 岁便为乡村艺术团体填词作曲。1917 年，他投笔从戎，军旅生活时期，以“征人”的笔名在加尔各答刊物上发表作品。1919 年，他退伍返回加尔各答，任《新时代》日报编辑，与孟加拉工农党领导人穆扎法尔过从甚密。1922 年 1 月 6 日，他在《电光》周刊上发表成名作《叛逆者》：

快称我英雄！
颂扬我昂首耸立霄汉中，
喜马拉雅山窥见也俯下摩天的雪峰。
颂扬我撕裂茫茫的穹苍，
跨越星辰、月亮和太阳；
冲破地面、空界与天国，
一举击碎创世主的华丽宝座。
我是母亲大地的永恒奇迹，
狂暴的天帝射出怒火，但如帝王胜利的标志照耀我的
额际。
快称我英雄，
我永远昂首挺胸！

诗人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气贯长虹的叛逆者的光辉形象。全诗以 140 个“我”一气呵成。这个“我”是反帝反殖的勇士的化身，也是与传统旧观念彻底决裂的革命战士的生动写照。这首长诗以奇特、瑰丽的想象，长短“波雅尔”诗体灵活结合形成的铿锵奔放的旋律和排山倒海的气势，唱出印度人民向往独立自由的心声和砸碎旧世界的宏伟气魄。伊斯拉姆因这首诗被誉为“叛逆诗人”，其时他年仅 22 岁。

伊斯拉姆主要的早期作品有诗集《燃烧的琵琶》、《毒笛》、

《毁灭之歌》等。这些作品中洋溢着炽热的爱国情感，在诗人眼里，“祖国的尘土纯洁甚于黄金”。诗人把祖国描绘成姹紫嫣红的花园，热烈表达忠诚祖国的情怀。目睹大批进步青年投身于蓬勃高涨的革命运动，诗人无比兴奋，把他们喻为毁灭大神，欢呼他们“挥舞旌旗，掀翻东方的监牢”。针对非暴力主义者的指责，他为他们的抗暴斗争辩护：“瞧见破坏何必惶恐？毁灭乃更生的阵痛。邪恶一旦铲除殆尽，崭新的生活即刻来临”。（《毁灭之欢呼》）

1925年，伊斯拉姆任孟加拉工农党机关刊物《耕犁》主编，同年该刊物上发表他的诗集《共产主义》中的11首。次年他又出版诗集《无产者》。诗中表达对剥削阶级的愤怒：“地主为了乘车舒服，任意拆掉穷人的茅屋。”（《盗贼》）“毁了千家万户，资本家建起了工厂。机器好比魔鬼，要用人肉喂养。活生生的男女进去，出来像甘蔗渣一样。”孟加拉农民协会、工人协会的成立，把工农群众推上了历史舞台。伊斯拉姆为他们创作了会歌，赞扬工人阶级“融化冰川，推倒山岗”的英雄气概；歌颂农民“用饥饿的力量赢得甘露的天堂，让文明世界看看农民的伟大雄壮。”（《农民之歌》）伊斯拉姆使历来受鄙视的工农群众在诗歌殿堂得到了一席之地，这是他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在文学创作上的显著进步。《共产主义》勾画了世界大同：“神父、祭司、毛拉、比丘同饮一杯水，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融为一体。”展示了俄国苏维埃式的新社会：“大地的儿子们不分臣民和皇帝，各族人民亲如兄弟。”《无产者》和《共产主义》中的诗多采用民歌体裁，语言通俗易懂，比喻生动自然，深受工农群众的喜爱。

伊斯拉姆梦寐以求的是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他坚决反对置人民于无权地位的统治形式。他的政治讽刺诗集《半月集》尖锐地抨击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参加的圆桌会议不能做出有利于人民的决定。1933年，印度革命力量遭到镇压，他

的引路人、孟加拉工农党主席穆扎法尔被殖民当局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伊斯拉姆在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加上生活的贫寒，理想抱负的无法实现，使他陷于极度迷惘愁苦之中，终于抑郁成疾，过早地告别了诗坛。1972年，他迁居孟加拉国，1976年与世长辞，孟加拉国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葬。

伊斯拉姆为后人留下了23部诗集，三部长篇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四部散文集，五个电影戏剧脚本，以及3000余首歌曲。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丰富了世界文艺宝库。

第十节 魏克拉玛辛诃和斯里兰卡文学

斯里兰卡于1815年和英国签订了“康提条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直到1948年才恢复了民族的独立。殖民地时期的文学和独立后的文学已不是古代的佛教文学，作品的形式也不再受印度的影响，开始和西方文学沟通起来。近代文学的主题以反帝反封建为主，现代文学则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形式。马丁·魏克拉玛辛诃（1891—1976）是斯里兰卡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文学家，他的作品中，以小说的成就最高，分量也最大，深受读者的欢迎。

斯里兰卡小说初兴于20世纪初期，它的发展异常迅猛，很快就取代了诗歌在文学中的主导地位。人们公认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萨伊曼·德·西尔瓦（1876—1920）的《米娜》（1905），之后是比亚达萨·西里塞那（1875—1946）的《幸福的婚姻》（1907）。西里塞那的小说充满强烈的爱国反帝的激情，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为争取民族解放而英勇斗争的精神，但失之于空泛的说教太多，艺术性较差。阿·西尔瓦（1892—1957）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作家，有“小说之王”的美誉。他17岁就开始了文学生涯，创作了《女教师》（1924）、《野林之月》（1933）、《月光》（1941）、《七月七》

(1948)等十几部长篇小说、几部历史小说和《月绢》等短篇小说集。他的小说故事性强，引人入胜，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马丁·魏克拉玛辛诃（1891—1976）出生在南方海滨小镇科格拉，父亲是一个小官吏兼小商人。马丁只上了五六年小学就因家道衰落而辍学谋生。他在科伦坡当店员时发奋苦读，靠自学掌握了古典僧诃罗语、梵语、巴利语和英语，在此基础上大量阅读东西方哲学、文学名著，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4年发表了处女作——长篇小说《丽拉》。1920年任僧诃罗语《太阳报》编辑，不久升任主编。1925年发表长篇小说《海市蜃楼》。他的成名作是1929年发表的一部历史小说《罗黑妮》，小说生动地描述了公元前2世纪斯里兰卡国王的十大将领之一的阿杜拉特和一位贵族小姐罗黑妮的爱情故事。魏克拉玛辛诃1947年离开报界专事写作，1957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三部曲”。这部巨著包括《家乡巨变》（1944）、《争斗时代》（1957）和《时代终结》（1949）。马丁在他60余年的文学生涯里，创作了十几部中、长篇小说，九部短篇小说集（收150多篇短篇小说）、四种剧本、一部诗集、27部关于文学和文化的论著。此外还撰写了大量关于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论文，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华的作家。因为他对文学事业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曾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奖和斯里兰卡总统奖；斯里兰卡最大的三所大学都授予他“文学博士”学位。

魏克拉玛辛诃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民作家，他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深刻地反映了僧诃罗人的文化品格，拥有最广大的读者。他热爱自己的祖国和祖国的传统文化。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出生以来》里，字里行间都洋溢着这样的思想感情。他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相信社会总会不断向前发展。晚年，他向往社会主义国家，曾出访苏联、中国、古巴和东欧各国。他写的游

记《苏联的崛起》反映了他的理想与追求。辞世前一年他发表了《轮回的解脱》，把佛祖释迦牟尼塑造成了一个智慧极高的“人”，而没有把他“神”化，说明他已开始用唯物主义观点指导自己的创作。此书引起许多僧侣和佛教徒的非议，使他精神上受到打击（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佛教徒）。他去世以后，成立了一个由他夫人主持的“魏克拉玛辛诃研究会”，负责系统地研究、整理、出版他的作品。他在科格拉的故居已由国家资助改建为“魏克拉玛辛诃博物馆”。

魏克拉玛辛诃的三部曲通过一个地主家庭的衰败和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的兴盛，反映了斯里兰卡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书中的女主人公南姐美丽动人，和本村的英语教员比亚尔之间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她母亲自恃门第、种姓高贵而不肯“低就”。南姐顺从母命，与种姓相当，但穷困无着的吉纳达萨结了婚。吉纳达萨外出谋生，死于非命。南姐的家境每况愈下，她母亲迫于无奈才同意南姐改嫁已成富商的比亚尔。婚后南姐随丈夫迁居科伦坡，过上了阔太太的生活。南姐的姐姐一直没有出嫁，寄居在南姐家为她照管孩子，实际上充当了她家的佣人。南姐的儿子艾兰在大姨母的教养下保持了朴实忠厚的品格和高尚的道德。他赴英求学期间寄回家信，谴责他的父母道德堕落，为富不仁，完全丧失了青年时代的本色。南姐的大女儿婚后生子马林，在英学习期间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回国后背叛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家庭，投身工人运动，不久被选为议员。20世纪初期，斯里兰卡有大批知识分子到西欧留学，回国从政，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艾兰、马林就是这样一代觉悟了的青年的典型。“三部曲”写了四代人的经历和思想变化，是斯里兰卡近代社会的一个缩影。高尔基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一文中指出：“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做真实地，不加粉饰地描写，谓之现实主义。”“三部曲”就是这

种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

马丁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无欲》(1956)也是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的主人公阿尔文德是一个心理变态的人物。他本出生在农村，后来又接受了西方的教育，两种文化观念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把他变成了畸形。

马丁的短篇小说也不乏佳作。《西服上衣》(1924)写的是一对新婚夫妇，在洞房花烛之夜，新郎却忧心忡忡，原来他借来的那件西服上衣不慎被挂破了。作者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反对他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另一个短篇小说《取乐》(1951)中，一群老爷、太太则是剥削阶级的代表。他们学着白人主子的样子，将一把把硬币扔进码头外的海水里，以观赏穷孩子们争相潜水捞钱的场面。他们正玩得开心时，一个不习水性的码头工人的儿子淹死了。马丁还以犀利的笔锋，刻画了社会上各个类型的人物。《局长舅舅》塑造了一个追求虚荣，趋炎附势的妇女形象。她把她整个家庭的希望都寄托在她那个当局长的弟弟身上，以致贻误了两个女儿的青春。因为局长舅舅为了步步高升，终日疲于奔命，根本顾不上她们的婚事。而局长大人自己也积劳成疾，送了性命。《一缕青丝》(1945)写的是一个善于讲经说法的和尚，因克制不住自己的情欲，脱下袈裟，舍戒还俗，去会他学生时代那位美丽的女友。没想到那个一向对他毕恭毕敬的女友却无情地把他拒之门外，因为她看到 he 已不是一位道貌岸然的僧人。这篇短篇小说揭示了斯里兰卡这样一个佛教国家的僧侣的内心世界和笃信佛教的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马丁的十几篇短篇小说已译成中文，以《魏克拉玛辛诃短篇小说选》的书名出版。他的中篇小说《蛇岛的秘密》也译成了中文。

马丁系统地研究了斯里兰卡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撰写了 10 几部文学评论专著，并以此建立了他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他认

为，近古时期的《古地拉诗》是僧诃罗古诗苑中最灿烂的的花朵；对《佛本生故事》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主张应在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尽量从梵语、巴利语文学的作家作品中；从契诃夫、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左拉等西方作家的作品中吸取营养，以丰富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学。

除魏克拉玛辛诃外，还有森纳那亚克（1913—1985）。他是斯里兰卡屈指可数的几个职业作家之一。笔耕一生，到晚年双目失明后，还用自己口述，请别人代笔的办法继续进行创作。他虽然也发表过10来部长篇小说，但他蜚声文坛主要还是靠了他的短篇小说。他先后出过四部短篇小说集：《没有穷人的世界》（1945）、《报复》（1946）、《女朋友》（1962）和《走》（1983）。有近10个短篇已介绍给我国读者。森纳那亚克的短篇小说的共同特点是题材典型，表现手法新颖，能熟练地运用各种新的写作技巧。在他的作品中，能明显地看出雨果、契诃夫的影响。森纳那亚克还是僧诃罗语新诗的开山祖，他第一个把这种新的文体从西方引入并用这一文体进行创作。他的新诗《寂静》已译为中文。

比较著名的小说家还有古纳达萨·阿莫拉塞格拉，他青年时代推崇英国小说家劳伦斯并在其作品的影响下发表了长篇小说《苦命人》（1955）。贾亚迪拉格是一个多产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大梵天》（1966）、《小老汉》（1972）等曾荣获斯里兰卡文化部颁发的最佳作品奖。伊兰迦拉特尼也是一个多产作家，他的中篇小说《父子之间》已译为中文。僧人西利·西伐利60年代曾任斯里兰卡作家协会主席，他的小说切中时弊，语言幽默；我国已出版了他的选集《西利·西伐利短篇小说集》。

诗歌在现代斯里兰卡文学中已退居小说之后，但是，讲求格律的“四行诗”，不讲格律的自由体诗，各种内容、题材的诗也在诗坛争放异采。有人说在斯里兰卡诗歌的作者比读者多，就是因

为许多农民也乐而为诗，有些农村还经常举办赛诗会，参赛者即席而赋，似有“七步之才”。

叙事诗 这类诗中最著名的是格亚斯的《洁白》（1941），讲述的是斯里兰卡某农村几个青年人之间的爱情故事，情节起伏跌宕，人物悲欢离合，富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评论家认为此诗仿效了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伊诺克·阿登》的写法，但格亚斯摒弃了冗长的景物描写，结构也较严谨。

爱国诗 斯里兰卡遭受了长期的殖民统治，激起了全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也涌现出了大批爱国诗人和优秀的爱国诗篇。诗人兼剧作家约韩·德·西尔瓦创作了《国语的哭泣》（1902），藏族诗僧玛亨德（1901—1951）发表了《自由颂》（1937）、《兰卡母亲》（1935）。这些诗歌对唤起民众，推动民族解放斗争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风景诗 斯里兰卡风景如画，以诗写景是斯里兰卡文学的一个传统。阿南达·拉迦卡鲁那的《花园》（1935）用拟人的手法写了一只蜜蜂和一束玫瑰花的对话。西尔瓦的《月娥》（1931）把月亮比作自己的情侣，月出而会，月落而别，情景交融，别开生面。

佛教诗 斯里兰卡佛教长盛不衰，自古佛教文学特别发达。到近、现代，那些颂佛赞祖诗垄断文坛的局面虽已被打破，但佛教诗仍随处可见。人们在上庙礼佛，朝山拜祖时吟唱的诗歌，都是很流行的佛教诗。

佛教禁忌娱乐，所以古代戏剧文学不甚发达。到近现代，在印度和西方的影响下才有了较大的发展。萨拉特江德拉（1914— ）为了找到一条适合本民族特点的戏剧发展道路，到国外进行了长期观察，回国后创作了在斯里兰卡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剧目——《玛纳梅》（1956）。剧情取材于一个本生故事，但作者进行了大胆地改造。剧本大意是：玛纳梅王子从师学艺后带着

新婚王妃回国，途中遇到正在行猎的维狄王。维狄王见王妃貌美意欲强占，与玛纳梅厮杀起来。玛纳梅不慎手中宝剑失落，王妃捡起，以剑柄朝向维狄王、剑锋朝向丈夫的方向递出。维狄王顺手接过宝剑刺死了玛纳梅；维狄王见王妃竟然如此忘恩负义，见异思迁，便舍她而去。萨拉特江德拉创作了十几个剧本，并亲任导演，登台伴奏，是斯里兰卡最著名的剧作家和戏剧艺术家。同时，他还发表了不少长、短篇小说和文学评论专著。他在佩拉德尼亚大学担任僧诃罗语教授的五六十年代，培养了一大批文学工作者，形成了有名的“佩拉德尼亚学派”。

第十一节 尼泊尔文学

尼泊尔文化古老悠久。它的早期文学，一类是从碑铭、铜牒等这些表示世系的家谱中得到体现；另一类则是从《往世书》中得到表达。严格地说这些以梵语撰写的资料只能被认为是历史的记载，而不能列入文学作品的范畴。但家谱中对世系主人的记叙；《往世书》中对历史人物的评介都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使用了大量的赞美之词，使一些重要的历史人物不断被升华乃至神化。到了中世纪以后，马拉人建立了政权，以其母语尼瓦尔语进行创作的文学作品随之增加。在这一时期，梵语文学虽与其并存，但梵语已不仅仅限于在统治阶层和文人学士们掌握的小圈子内流行。世俗梵语文学也发展起来。18世纪，沙阿王朝建立了全国性政权，其母语——廓尔喀语（现行尼泊尔语的前身）被确定为国语，加之各代国君的大力推崇，尼泊尔语文学飞速发展起来。因此，中世纪文学主要包含着梵文、尼瓦尔文和尼泊尔文文学。这一时期的作品多以诗歌形式出现，尤以赞美诗和艳情诗发展最迅速。

19世纪以后，尼泊尔文学进入到近现代文学发展时期。文学

形式向多体裁的方向发展。仅就诗歌而言，延续了近 1000 年的、艰涩难懂的梵语格律诗被打破，白话的自由体诗迅速发展，戏剧、小说、散文作品如雨后春笋。描写的对象，过去大多颂扬天神、毫无生活气息的圣人、死人，近现代的文学作品则转而描写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和事，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深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大批在英军中服役的尼泊尔廓尔喀士兵战后返回自己的祖国，对尼泊尔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战后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运动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一形势也波及到尼泊尔。在内外诸因素的作用下，一个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反对拉纳家族专制统治的群众运动在尼泊尔蓬勃兴起，也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的发展。新文化的大发展反过来造就了一大批作家，莱克纳特·鲍特雅尔、塔尔里塔尔·柯伊拉腊、拉克希米·普拉萨德·德瓦科达、巴尔克里希南·沙姆、帕瓦尼·比丘、赫利戴利·吉塔尔和比什维什瓦尔·普拉萨德·柯伊拉腊等等打破了创作上的陈规陋俗，创造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新文化。

莱克纳特·鲍特雅尔（1884—1965）主张文艺作品应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反对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一个作家用笔作为自己的武器，就应当替人民大众呐喊和鸣不平，揭露现实社会中的丑类，砸烂压抑人民群众精神自由发展的枷锁。他的主要作品有《笼子里的鹦鹉》、《燕子呢喃》、《萨迪亚和卡丽会面》、《年轻的苦行僧》、《时令之环》、《喜马拉雅》、《生活像风筝》等。

《笼子里的鹦鹉》是尼泊尔现存诗集中写得最美的一部作品，他细腻地描写鹦鹉在小巧精致而又难于挣脱的“牢笼”中如何活动，如何试探着闯开一条脱身之道，恢复失去的自由，而又处处碰壁的情景。然而鹦鹉并不灰心，以它那铁钩般的嘴不停地啄着剥夺它自由的“牢笼”。作者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反动的拉纳家族

统治时期度过，亲身经历了那种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社会现实是何等的苦楚，对于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以笼中鹦鹉自况，借此抨击残暴的统治，为失去自由的人民呐喊。《生活像风筝》中作者把生活比做风筝那样摇摆不定。风筝被一条线牵住，而人的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不同的是人的生活被一条既粗大又无形的“线”牵制着，这条线却被攥在极少数权贵的手中。他的作品寓意深刻，语言优美流畅，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感召力。

巴尔克里希南·沙姆（1903—1981）在文艺创作上反对文艺作品宣扬抽象的善恶观，主张揭露社会弊病。他以长于戏剧创作而闻名，主要作品有《冰冷的炉灶》（长诗）、《北极》、《满足》、《木贡达和英蒂拉》、《心病》和《我》等剧本。《冰冷的炉灶》中的男女主人公分别代表了高低不同的两个种姓。他们敢于冲破传统的种姓观念的束缚，自由恋爱、追求进步。《木贡达和英蒂拉》和《我》是反对童婚和妇女无权，要求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的佳作。

帕瓦尼·比丘（1904—1981）的诗歌充满了极其浪漫的色彩。主要作品有《影子》、《光辉》和《修饰》等，但他更擅长写作小说，主要小说作品有：《苏帕德拉祖母》、《客人》、《水仙花》、《女主人》和《漩涡》等。他的小说内容丰富，感情真挚，蕴藏着极深刻的人生哲理。语言生动活泼，情节起伏曲折，塑造出了许多感人的人物形象。

赫利戴利·吉达尔（1906—1982）不顾当局的禁令，一生专门从事尼瓦尔语文学创作，他认为国内无论哪一种民族语言的文艺都是尼泊尔文艺的组成部分，正是因为他从事尼瓦尔文学创作和筹办图书馆而被下狱达六年之久。1951年，拉纳家族专制统治被推翻之后，国内创作环境有了改善，鼓舞他更加努力用尼瓦尔文进行创作。主要作品有《诗海》、《心灵的花》、《乔达摩佛》、《心灵赞歌》、《中国之行》以及小说、独幕剧和儿童文学等。1956

年，他以尼泊尔第一个文化代表团副团长身份访华并著有诗歌《中国之行》和游记《伟大中国里的尼泊尔文化》。

拉克希米·普拉萨德·德瓦科达（1908—1959）是一位很有才华的诗人。早期作品极富浪漫色彩，对生活和未来充满幻想，但严峻的社会现实使他感到失望和不满，创作思想也随之转变。其作品主要有：《穷困》、《木娜和马丹》、《沙恭达罗》和《苏罗珍娜》等。《穷困》诗集有鲜明的倾向性，表明了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揭露了靠吮吸穷人血汗才得以变成富翁的狰狞面目。其中一首诗这样写道：

谁说穷人是世上最幸福者？
世间哪有这种荒诞的道理！
我没有成群结队的侍从，
有的只是那繁重的劳动。

《木娜和马丹》是德瓦科达的代表作，是一部以悲剧为结局的诗歌。它描写一对年轻夫妇木娜和马丹为求安身之处、果腹之食而不停地操劳奔忙。后来，马丹竟然告别老母和妻小，幻想着去西藏挣一笔钱财，然后衣锦还乡。但命运总是在捉弄马丹，离乡背井闯荡江湖换来的却是债务累累，最后母亲死去，造成妻离子散的悲惨结局。

他在晚年所写的《水牛》、《老虎为何吃孩子》、《要折断我的笔吗？》等作品多以暴露和嘲讽社会时弊为主要内容。德瓦科达生活十分清苦，比较熟悉下层人民的生活，其作品语言朴实，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赫利戴利·章德拉·普拉坦（1915—1959）是一位勤于笔耕，勇于战斗的作家，他以文艺为武器，常以辛辣的笔调抨击政府无

能、社会黑暗、统治者残暴，号召人民起来创造自己的未来。为此，他因被指控反对拉纳当局而治罪下狱，但他并不屈服，相反，残酷的狱中生活更加激励他拿起笔来战斗。他的主要作品有：《人间天堂》、《胡子》、《三十个卢比》、《真事》、《女人》和《坟墓》等。他的诗歌《一个穷人》既抨击了社会的落后，也鞭鞑了穷人自身的愚昧无知，从而号召人民清除掉愚昧落后，站起来勇敢地创造自己的未来。

推翻拉纳家族专制统治后的1951年至1960年的10年间，国家体制尚未确立。党派、集团之间的斗争激烈。各党派团体创办了自己的刊物和出版发行机构。动荡不安的时局影响到了文学界。这一时期，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倾向性，作品题材多侧重于表现中下层群众，以巩固民族独立，争取自由平等为主要内容。

克达尔曼·比亚迪特(1915—?)年轻时曾积极投身政治运动。1950年曾任尼泊尔政府大臣，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较长时期的政治生涯使他熟悉了社会，其作品多带激进色彩。他主张进步，反对落后，暴露社会上的贫富悬殊，号召人民起来消除这种不合理现象。他曾被捕下狱，囚徒生活成了他奋笔疾书的动力，以至他敢于以尖刻的笔触讽刺当时的朝政。他的主要作品有《结合》、《节日的景象》、《上帝》、《一天》和《三河汇合处》。他的早期作品多以暴露社会的不公、描写下层人民的悲惨命运为主，后期作品在暴露的基础上指出前进的方向，号召人民以革新求自救。

比什维什瓦尔·普拉萨德·柯伊拉腊是一位积极向上、追求进步的政治活动家。他毕生致力于使尼泊尔走上议会民主的多党制道路。同时，柯伊拉腊颇具文才，他极善于写杂文。他的作品大多以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为自己笔下的主人公，借自嘲和狂人之口抨击政府腐败，针砭社会时弊，充分暴露腐朽黑暗的

社会，为唤起民众推翻旧社会做了积极的舆论准备。他最主要的一本杂文集《罪恶的眼镜》就是以其中的一篇杂文的篇名命名的。这篇杂文描写一个职员因两眼非常近视，只好借助一副高度近视镜来工作和生活。有一天，他透过眼镜从一团模糊中渐渐看清了出现在眼前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上司，慌忙之中才骤然行礼，以致得罪了上司，以视觉不好办事不力而屡遭责难，渐渐地被降级使用，乃至到后来被辞退，致使其生计无着。他捧着一颗诚恳善良的心，问苍天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他百思而不得其解，最后，他只好对眼镜发难，认为使自己落到这一地步，完全是这一副眼镜造成的罪孽，这是一副罪恶的眼镜。作者借以抨击社会的黑暗。

从60年代起到80年代初，评议会制度在尼泊尔的确立和发展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相对稳定发展的局面，文学创作的题材较之过去又拓宽了许多。这一时期的作品大多反映出追求个性解放，提高妇女社会地位，提倡婚姻自由等内容，到了整个70年代，争取民主自由的作品大量涌现，为后来在尼泊尔实现党派竞争的议会制进行了舆论准备。

廓巴尔·普拉萨德·里玛尔（1918—1973）是诗人、剧作家。早年生活在拉纳家族专制统治下，对军人政权独裁统治十分不满，思想激进，在尼泊尔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运动中，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诗歌，抨击军人的黑暗统治，鼓动人民奋起斗争，为此，他曾两度被捕入狱。他一生写过几个剧本和数十首诗歌，他的作品语言朴实，感召力强。他是尼泊尔散文诗的创始人。他的诗集《母亲的梦》曾获1973年度最佳作品奖。

皮姆尼迪·迪瓦里（1911—1973）认为作家不应该为艺术而艺术，作品无须追求形式，主要在于内容，应当如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矛盾。他的主要作品有《逆来顺受的苏西拉》、

《农夫》、《婚礼》、《佣人》、《奠基礼》、《上供》、《有名的死尸》、《爆炸》、《诗林》等。他的作品多取材于社会中下层，暴露社会的不公，现实性强，语言生动朴实，构思精巧，极富想象力。《逆来顺受的苏西拉》主要展示由于妇女长期处于受人支配的从属地位，毫无反抗精神，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丁点儿个性，从而号召妇女认识自己，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斗争。《奠基礼》、《有名的死尸》和《爆炸》都曾获奖。

这一时期还有许多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及反映时代特征和社会矛盾的好作品。如古鲁·普拉萨德·麦纳里的《抵押》；比贾亚·马拉的《活着的死尸》、《一条路无数弯》、《明天又怎样》；希堤查兰·斯瑞斯特的《我的影子》、《花蕾》；马达普·普拉萨德·吉米勒的《水和太阳》、《童心》、《大地之父》和《自己的竹笛自己的歌》等都不失为当时的好作品。

第五章 西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现当代西亚包括的国家和地区有属于阿拉伯世界的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曼、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和也门；此外，还有阿富汗、伊朗、土耳其、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等。

阿拉伯诸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多属奥斯曼帝国统辖，但英、法等殖民主义势力也早已通过各种途径渗透进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土耳其参加了同盟国，战败后，其所属的阿拉伯诸国

也因而易主。英、法等帝国主义早在 1916 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中就已在有关瓜分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并不顾阿拉伯人民的强烈反对，在 1920 年 4 月的圣雷莫会议上把叙利亚、黎巴嫩划归法国委任统治。在此前后，英国还通过种种条约及其他形式将阿拉伯海湾地区（包括现在的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阿联酋、沙特）和也门变成其保护国或置于其势力范围内。同时，英国还早在 1914 年就宣布兼并塞浦路斯，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控制了伊朗……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亚大部分地区已成为英、法等国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同时也应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这一地区的民族解放斗争日益高涨；与民族资产阶级同时产生的无产阶级也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 1919 年的阿富汗第三次抗英战争，迫使英国正式承认阿富汗独立；1920 年至 1921 年在伊朗的阿塞拜疆、吉朗、霍拉桑（古称呼罗珊）等地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专制的革命运动；1920 年伊拉克为反对英国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而爆发的全国规模的大起义及 30 年代多次掀起废除《英伊同盟条约》的民族独立运动；1925—1927 年的叙利亚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大起义，起义军达 4 万之多；1936 年至 1939 年巴勒斯坦人民为反对英国扶犹抑阿政策的大起义……这些革命斗争对英法殖民主义者及其代理人的统治都给予了沉重的打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取代英国，逐渐成为这一地区最有影响的超级大国。由于这一地区拥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和丰富的战略资源，更使得新老殖民主义者变换花样，采用种种形式，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对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或颠覆，或干涉，或扶植代理人，或采取“胡萝卜加大棒”政策，或挑拨离间、混水摸鱼……但这一地区广大人民长期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

制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并纷纷挣脱了殖民主义和封建统治的枷锁。如 1946 年英法军队被迫全部撤出叙利亚、黎巴嫩；1957 年约旦政府废除《英约同盟条约》，迫使英军全部撤出约旦；1958 年，黎巴嫩爆发了反对卖国的夏蒙政权的武装起义并粉碎了美国的干涉阴谋；1958 年伊拉克的“七·一四革命”结束了帝国主义和封建王朝奴役伊拉克的历史；1957 至 1960 年阿曼教长曾领导人民进行反英武装斗争；1960 年，土耳其推翻了亲美的曼德列斯反动政府；1962 年，北也门推翻了封建王朝；1967 年，南也门经过 4 年的反英武装斗争，赢得了民族独立；1961 年，英国承认科威特独立；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等则迟至 1971 年才摆脱殖民统治，正式宣布独立；阿富汗、伊朗则分别于 1973、1979 年推翻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国。

同时，又由于这一地区存在着历史遗留下的或是现实所产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诸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的贫富悬殊矛盾、民主化思潮与君主制传统统治之间的矛盾等，致使这一地区的局部战争彼伏此起：如以美、英等国支持下的以色列为一方、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国家为另一方的四次中东战争（1948、1956、1967、1973）；1980 年至 1988 年的两伊（伊朗与伊拉克）战争；1975 年至 1990 年的黎巴嫩内战；1990 年的海湾战争；1979 年至 1988 年阿富汗人民反对苏联军队入侵和军事占领的武装斗争……总之，这一地区从古至今一直是各种矛盾的焦点，是各种政治势力角逐的舞台。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在长期的斗争中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逐渐认清了敌友。他们对外奉行中立和不结盟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对内则加强团结，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使国家繁荣昌盛。

在这一政治社会背景下产生和发展的西亚各国的现当代文学

内容仍以反映反帝、反殖和反封建的斗争及反映独立前后前进道路上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为主调。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则是借鉴西方文学与继承民族传统文学相结合，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过程。

诗歌是阿拉伯文学的传统形式。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风行诗坛的新古典派，即以传统格律反映时代、反映现实的诗歌，在现当代仍长盛不衰。其代表人物，在伊拉克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已享誉诗坛的鲁萨菲、宰哈维，贾瓦希里则被认为达到了格律诗的顶峰；在叙利亚有穆罕默德·比兹姆、海鲁丁·齐里克利、舍菲格·杰卜里及稍晚于他们的白戴维·杰拜勒等；在黎巴嫩有谢吉布·艾尔斯兰、什布里·曼拉特等；在巴勒斯坦有易卜拉欣·图甘；在约旦有穆斯塔法·瓦赫比·坦勒；在沙特阿拉伯有艾扎维、侯赛因·西拉志、哈桑·阿卜杜拉·古莱希；在科威特有沙格尔·舍比卜和哈利德·法拉志；在巴林有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和阿卜杜拉·扎伊德；阿曼有谢赫·沙里米；在卡塔尔有伊本·迪尔汗；在也门有祖白里、加尼姆和沙米等。

随着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专制、要求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运动的高涨，阿拉伯诗坛在西方（特别是英、法）文学的影响下，出现了要求个性解放、个人自由、追求理想社会的浪漫主义派诗歌。这一派别的先驱者是生于黎巴嫩、长期活动于埃及的“两国诗人”穆特朗。浪漫派的主力是侨居美洲的黎巴嫩、叙利亚的诗人、作家，即在20世纪初形成的旅美派。旅居北美的阿拉伯文学家于1920年成立“笔会”；旅居南美的则于1932年结成“安达卢西亚社”。旅美派的诗人、作家兼融东西方诗文之长，高举浪漫主义创新的大旗。其代表，在北美有诗文兼长的纪伯伦、努埃曼和诗人艾布·马迪；在南美，则有著名诗人法齐·马鲁夫、舍菲格·马鲁夫、赖希德·赛里姆·胡利和伊勒亚斯·法尔哈特等。受西方浪漫派和阿拉伯旅美派及埃及先后出现的“笛旺社”和“阿波罗

社”的影响，浪漫主义曾在20世纪20至40年代风行阿拉伯诗坛。在西亚的阿拉伯世界本土，浪漫创新派的代表诗人还有：黎巴嫩的伊勒亚斯·艾布·舍伯凯、叙利亚的欧麦尔·艾布·雷沙、沙特阿拉伯的沙班和阿瓦德，科威特的法赫德·阿斯凯尔，巴林的易卜拉欣·欧赖伊德，也门的盲诗人白拉杜尼，还有伊拉克的娜齐克·梅拉伊卡。但娜齐克·梅拉伊卡享誉阿拉伯诗坛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她是阿拉伯自由体新诗的先驱。这种从形式到内容都竭力摆脱传统格律诗的束缚而更能自由地表达诗人的感情和意境的诗歌，首先出现于伊拉克，其代表诗人除娜齐克·梅拉伊卡外，还有塞亚卜和当代在阿拉伯世界最负盛名的白雅帖；此外，在叙利亚有尼扎尔·格巴尼；在黎巴嫩有艾杜尼斯；在巴勒斯坦有迈哈穆德·达尔维什、陶菲格·齐亚德；在沙特阿拉伯有鲁迈赫，在科威特有穆罕默德·法伊兹、苏阿德·萨巴赫；在巴林有加齐·古塞伊比；在也门有麦卡里赫等。现当代阿拉伯诗坛的特色是格律诗和自由体诗并行不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和其他现代派争奇斗艳，很多诗人往往格律诗与自由体诗兼长。有些诗人早年写格律诗，后来转向自由体诗，也有些人以自由体新诗跻身诗坛，后又向格律诗复归。

土耳其、伊朗、阿富汗的诗歌发展自古就与阿拉伯诗歌有着深远而无法割裂的渊源关系。所以，这些国家现当代诗歌发展历程也与阿拉伯现当代的诗歌发展历程极其相似。土耳其现当代著名的诗人是纳泽姆·希克梅特，其诗不仅在内容上一扫旧诗中那些吟风弄月的陈词滥调，而为民族解放、人类进步、世界和平事业高歌猛进，并且在形式上也打破了传统诗的格律，被称为土耳其自由体大师。此外，土耳其现当代著名诗人还有奥尔汗·韦利、奥克塔伊·里法特、梅里赫·杰夫代特等。在伊朗，早在立宪运动时期就已名噪诗坛的巴哈尔、阿里夫在黑暗的年代中仍坚持斗

争。活跃于 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这一伊朗现代史上黑暗时期的著名诗人还有埃师基、伊拉治·密尔扎、帕尔温·埃堤萨米和尼玛尤师奇。其中尼玛尤师奇被认为是伊朗现当代诗坛革新的代表，他主张用人民的语言表现人民的生活，在形式上提倡自由体诗。阿富汗现当代著名诗人有古尔·帕查·乌尔法特、阿卜杜勒·乌夫·贝纳沃和克亚鲁丁·哈代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诗文兼长，在发展阿富汗普什图语文学事业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在近现代希伯来语诗坛最早打破长达百年的沉寂局面的先驱者是哈依姆·那合曼·比亚雷克和撒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此后，圆满地完成现代希伯来语诗歌巴勒斯坦化并开辟其现代主义道路的一代诗人的佼佼者有伊茨哈克·兰姆丹、乌里·茨维·格林贝尔格和阿伯拉罕·史龙斯基。当代的希伯来语诗歌深受英美文化熏陶，崇尚现代主义。代表诗人有阿米尔·吉尔伯阿和耶胡达·阿米哈依等。塞浦路斯近现代诗坛先驱是叙事诗人瓦西里斯·米海里迪斯（1849—1917）和田园诗人迪米德里斯·利伯迪斯（1866—1937）。后者的名篇《一九三一年十月》是一首壮丽的爱国诗篇，展示了塞浦路斯人民反抗英国殖民统治，誓为祖国独立而献身的情怀。在 1955 年至 1959 年塞浦路斯奋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中，涌现出的著名诗人有柯斯达斯·蒙迪斯（1914—1934）、迪奥多西斯·比尔利德斯（1908—1968）、安德烈·巴斯铁拉斯（1932— ）等。

西亚地区的小说，虽因历史、地理、宗教、社会……诸因素的影响，产生早晚、发展快慢不尽相同，但其历程大同小异：多半是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深入，报刊的普及，最初流行翻译小说；后来在继承民族文学传统和借鉴西方文学的基础上，逐渐产生现代意义的新小说；最初多为旨在弘扬祖先业绩、唤醒民族意识的历史小说和具有一定反封建色彩的浪漫主义言情小说。最早的小

说受英、法影响较大，以浪漫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为主。十月革命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苏俄文学和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各国文坛都涌现出一批更加负有使命感和参与意识的进步作家，他们以笔为武器，在作品中表现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鲜明的立场和明显的倾向。在当代，受西方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影响，年轻一代小说家的表现手法更加新颖、多变。传统的与现代派的叙事和表现手法交织在一起，使当代西亚的小说也显得五光十色，多彩多姿。

在西亚阿拉伯世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旅美派的纪伯伦、努埃曼以及旅居埃及的黎巴嫩籍的杰尔吉·宰丹和法尔哈·安东的小说就已如早春的花朵开放在阿拉伯文苑。不过黎巴嫩现代小说的真正兴起是在30年代后，老一代著名小说家有马龙·阿布德（1886—1962）和陶菲格·阿瓦德（1911—1989）等。前者以短篇小说及长篇《血红的埃米尔》著称，后者的代表作是《面包》和《贝鲁特磨房》。巴勒斯坦现代小说的先驱是赫利勒·贝德斯（1875—1949），他的长篇小说《继承人》（1920）被认为是巴勒斯坦第一部现代小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巴勒斯坦著名小说家及作品还有伊斯哈格·穆萨·侯赛伊尼（1904— ）的《母鸡回忆录》和赛福丁·侯拉尼（1914—1968）的短篇小说。叙利亚最早出现的现代新式长篇小说是舍基卜·贾比里（1912— ）的《贪婪》（1937）；短篇小说的先驱是福阿德·萨伊卜（1910—1970）和艾勒延·戴位尼。伊拉克现代小说的先驱是迈哈穆德·艾哈迈德·赛义德（1903—1937），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杰拉勒·哈立德》（1928）；成就最大的小说家是祖·努·阿尤布（1908— ），代表作是《易卜拉欣博士》（1939）和《手、土地与水》（1948）。海湾地区，虽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已有短篇小说出现，但凤毛麟角，且不够成熟。在伊朗，被公认为最早的现代小说是贾玛尔扎德的短

篇小说集《故事集》(1921)和姆沙法格·卡泽米(1902—)的《恐怖的德黑兰》(1922—1924)。此外,伊朗现代著名作家和作品还有:穆默德·赫加泽依(1900—1970)的《胡玛》(30年代初)、《帕丽切赫尔》(1929)和《泽巴》(1929);萨迪克·赫达亚特(1903—1951)的《盲泉》(1936)、《哈只老爷》(1945)。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民族文学流派,小说家多循批判现实主义手法以反映贫穷、落后的现实,促进民族意识的觉醒。这一流派最有才华的作家是厄梅尔·赛斐丁(1884—1920)和雷沙特·努里(1892—1956)。此外还有女作家哈丽黛·埃迪普(1882—1964),写有长篇《磨难》和《杀死淫妇》;雅库柏·卡德里(1889—1974),代表作是长篇小说《陌路人》。希伯来语现代小说界最著名的作家是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施穆艾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代表作是创作于30年代到40年代之间的三部曲:《新娘的华盖》、《在海中心》和《夜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当代的西亚文坛,老作家继续笔耕不辍,同时,新人辈出,群星璀璨。在黎巴嫩有苏海勒·伊德里斯(1922—),深受西方存在主义影响,代表作是三部曲——《拉丁区》(1953)、《深沟》(1958)和《我们燃烧的手指》(1963)。在叙利亚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是哈纳·米纳(1924—),主要作品是长篇小说《蓝灯》(1954)、《帆与风》(1966),发表于70年代的三部曲——《锚》、《残留的影像》、《沼泽》和发表于80年代的另一三部曲——《水手的故事》、《主桅》、《遥远的港口》等。伊拉克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是阿伊卜·塔阿迈·法尔曼(1928—1990),代表作是《枣椰树与邻居》(1966);还有鲁拜伊(1939—),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黥墨》(1972)、《月亮与围墙》(1978)。当代巴勒斯坦最著名的小说家有格桑·卡纳法尼(1936—1972),代表作是《阳光下的人们》(1963);乌迈伊勒·哈比比

(1921 —)，代表作是《乐天的悲观主义者赛义德·艾比·奈哈斯失踪奇案》(1972)。海湾地区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是科威特的伊斯梅尔·法赫德(1940 —)。也门当代被公认为最成功的小说家是穆罕默德·阿卜杜·穆瓦里(1940 —)。伊朗小说家伯佐尔格·阿拉维(1908 —)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跻身文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以其代表作——长篇小说《她的一对眼睛》(1952)为自己赢得了更大的声誉。土耳其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当数亚沙尔·凯马尔(1922 —)，他的代表作——三卷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使其享誉世界文坛，他创作的大量农村小说，被誉为“现代土耳其农村生活的百科全书”。

第二节 阿富汗文学

1838年、1878年、1919年，阿富汗人民进行了三次抗英独立战争，并取得胜利。这是阿富汗民族的骄傲，同时，也构成了阿富汗近现代爱国文学的主旋律。

1880年7月坎大哈附近的梅旺德大战是一次有名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涌现出一位扭转战局、光耀千秋的民族女英雄——穆拉莱。正当阿富汗穆斯林战士在英军猛烈的炮火面前信心动摇，节节后退的当儿，穆拉莱急促地从妇女行列中冲出，向战士的队伍奔去。她高唱着一首普什图民歌：“倘若你在梅旺德不敢英勇牺牲，兄弟呀！你就要担当懦夫之名……”这位少女的歌声在战士们心中点燃起复仇的烈火，顿时群情激愤、信心倍增，终于取得梅旺德之战的胜利。

三次抗英战争期间流行的这种民歌在阿富汗文学上被称作“短体诗”。这种诗短小精悍，像一朵朵纯洁无瑕的腊梅，点缀着阿富汗诗苑。它们不仅朴素、淡雅，散发着清香，而且具有不畏

冰霜、傲视飞雪的坚强性格。

阿富汗这种民歌常常是以少女的口吻，用第一人称的语气来表现的。这些短小的民歌如同一组组珍贵的历史镜头，反映出当时阿富汗人民同民族敌人英勇作战、保卫祖国的动人情景，例如：

一听见枪声响，
年青人的心啊，
就像子弹飞向前方。
亲爱的，时候到了——
让我们手挽手，扛起枪，
一同走向战场。
我们热爱自由，
我的吻绝不会给予
一个甘受奴役的人！
坚决战斗吧，我心爱的人，
为了祖国的荣誉，
向敌人猛扑过去！

.....

亲爱的，你只管一心杀敌，
我定能把军粮
运送到战壕里。
大家都来向我道贺，
我的情人从战场上
押回这许多俘虏！
倘若你为了自由而牺牲，
仙女们将飞下九霄，
前来为你扶灵。

20 世纪初期，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潮在阿富汗知识分子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共鸣。青年学生的思想尤为活跃。青年阿富汗党的活动在文学界的影响很大。该党领导人之一塔尔基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论文和通讯，评论时政，号召改革，同时也发表了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诗歌。另一青年作家阿赫迈德·藏，写了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和故事。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其主题始终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虽然反映现实的深度还很不够，表现手法还很单调，往往只是平铺直叙，但仍受读者欢迎。同时，新的普什图文学作品也开始出现，毛拉维·萨利·穆罕默德的文集《第一本普什图语书》于 1916 年出版。

1933 年，默罕默德·查希尔当了政，实行一些顺应民心的措施。40 年代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阿富汗的影响日益增大，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人数骤增，建立了新型的中学和大学等等。尤其是自 50 年代初期“普什图文学会”成立后，开始系统挖掘和整理文学遗产，发行《喀布尔杂志》，聚集了许多有独立见解和才干的杰出人才，这一切对于阿富汗现代文学的发展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以乌尔法特为首的许多著名作家和诗人，大力提倡文学创作的人民性，主张文学不要脱离现实，应为社会服务。他们还提倡简练而通俗的散文。因此，作品形式开始多样化，散文、中短篇小说相继问世。普什图现代文学开始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古尔·帕查·乌尔法特（1908—1977）是阿富汗著名散文作家和诗人。生于拉赫曼省的阿齐兹特地区。青年时代曾在楠格哈尔和喀布尔等地求学，潜心研究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后曾长期在“普什图文学会”工作，主编《喀布尔杂志》。1956 年任

“普什图文学会”主席。他的主要作品有：《散文选》、《诗选》、诗集《普什图之歌》、散文集《自由的信息》、论文集《文学探讨》等。作品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社会现实中的不合理现象，表达诗人对独立和自由的热爱以及对下层贫苦人民的无限同情。《两个葬礼》是写一个富翁和一个穷人的葬礼。穷人曾把自身的血输给富翁，而自己却贫困而死；富翁则因穷奢极欲患高血压一命呜呼；二者结局一样，但死因不同，极为形象地描绘了社会上两个阶级的状况。《生活》这篇短文，仅用寥寥几百字的笔墨，却寓意深刻。作者用水作比喻，说明水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但不同的人却用不同的器皿饮水。有的人虽然用了极其精美的茶杯饮水，但却淡而无味，唯有烈日下耕作的农民和刚从山上下来的牧羊人才能尝到水的甜美。生活的真正意义，那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豪门贵族是无法领略的。作家写作风格含蓄凝练，观察社会生活细致入微，被誉为阿富汗当代散文大师。50年代时，他曾应邀到前苏联、巴基斯坦、西德等国访问，并举行关于普什图文学的讲座。

阿卜杜勒·乌夫·贝纳沃（1917—1985）是阿富汗当代杰出的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生于坎大哈市。1939年开始在坎大哈市“文学会”做研究工作，担任过《喀布尔杂志》主编、“普什图文学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至1966年期间，曾两次任喀布尔电台台长，后又跻身外交界。

贝纳沃在阿富汗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在青年时代曾主张作家要“为国为民，忧国忧民、将目光集中到社会问题上去”。50年代初，他的诗集《忧思》问世，获得国内外文学界高度赞誉。他在诗集中描绘了阿富汗社会生活的各种画面，塑造了各种人物，其中有送郎上战场的少女，有饥寒交迫的孤儿，有忧国忧民的文人，也有饱受欺凌的寡妇。《少女的爱情》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篇，采用男女对唱的民歌形式，歌颂男女真挚的爱情，并

表达了青年们保卫国土的决心：

男唱：

你为何竟不肯将我顾盼，
难道心中没有爱的波澜？
你的微笑里隐藏着内心世界，
爱情的忧郁流露在你娇巧的唇边。
我把自己晶莹的泪珠献给你，
对于贫苦的我唯有它最珍贵，
我愿为你的幸福自我牺牲，
只要你的目光不把我离弃。

女唱：

我在为一个普什图青年悲泣。
家乡男子都已离去，留下的只有妇女。
凌辱我的人 是民族仇敌，
他们天良丧尽，毫无顾忌，
焚毁我们的家园使你我永分离。

.....

待到你双手被敌人鲜血染红，
那时我才愿意见到你，
倘若你胸前没有斑斑刀痕，
就休想让我温柔地拥抱你。

贝纳沃的诗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犹如山洪倾泻，江河奔腾：

胸中的烈火使我高歌狂吟，

似竹笛发泄出满腔悲愤，
我要像那汹涌的波涛，
像那猛烈的狂飙，
摧毁这暴虐与压迫的大厦
将高低贵贱的分界除掉。

诗人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与渗透，呼吁人民要提高警惕：

远方的烈酒斟满了金樽，
须知它是使人昏迷的毒鸩。

诗人诅咒那黑暗的社会，向往着建立一个新世界。在《笼中之鸟》这首沸腾着爱国激情的诗篇里，他号召人民起来打碎身上的枷锁，为争取真正的自由解放而斗争：

砸碎，砸碎这黑暗的牢笼！
勿再让这只美丽的鸟
关在肮脏破旧的笼中，
勿再让这牢笼困锁任何鸟类，
砸碎，砸碎这黑暗的牢笼！

贝纳沃的诗发扬了旧体诗和民间诗歌的特点，体裁和题材丰富多彩，有旧体诗，也有新体诗；有儿歌，也有散文诗；有对话式，也有人物独白。他的诗浓重而凝练，意境深邃。无论是形式的运用，还是语句的锤炼，处处都可以看到诗人的匠心。他在阿富汗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克亚鲁丁·哈代姆（1906—1978）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和诗

人。生于楠格哈尔省卡玛地区。早年曾在印度学习文学和社会学，1926年回国后在加拉拉巴德任中学教师。1951年后任“阿富汗普什图文学会”副主席、《喀布尔杂志》主编、《祖国报》和《革新报》主编。哈代姆一生提倡改革普什图语，倡导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他本人写了很多独具一格的优秀散文和诗篇，对现代阿富汗文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他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宝石环》、散文集《普什图民族风情》、《巴雅席德传》等。《普什图民族风情》是作家根据民间习俗、趣闻轶事等编的一本书，表现了阿富汗民族热情好客、豪爽勇敢的性格。《巴雅席德传》是有关农民运动领袖巴雅席德的传记。哈代姆的著名诗篇《阿富汗之歌》于1960年发表后，立即被谱成歌曲演唱，在阿富汗人民中间广为流传：

如美玉镶嵌在中亚细亚高山之巅，
啊，我是阿富汗——阿富汗。
沐浴过数千年的春雨秋风，
我在这万山丛中光华璀璨，
我的历史充满英雄传奇，
啊，我是阿富汗——阿富汗。
我的山峦曾与那日月同辉，
我的熏风曾吹遍海角天涯，
屹立在举世仰望的高原，
啊，我是阿富汗——阿富汗。
历史的岁月里有多少更迭兴衰，
有多少民族在铁蹄下黯然消逝，
而我却始终昂首挺立，
啊，我是阿富汗——阿富汗。
我的威武曾震惊巴比伦，

我的思想曾传播到古罗马，
我以英勇和无畏闻名于世，
啊，我是阿富汗——阿富汗。
我把伊斯兰信仰带给东方，
天际彩虹就是我利剑的闪光，
我永远坚定地站在正义一边，
啊，我是阿富汗——阿富汗。
我为自己的民族而自豪，
我把一切入侵者赶出了家园，
历史证明我就像那玉柱擎天，
啊，我是阿富汗——阿富汗。

里希汀(1917 —)也是现当代阿富汗著名作家。他生于楠格哈尔省的阿兹阿巴德。自幼受父亲爱国思想的熏陶，于1939年自喀布尔阿拉伯文学院毕业后，在报刊上陆续发表了许多爱国主义诗篇和散文，开始步入文坛。曾任普什图文学学会主席，喀布尔大学文学院教授。他以擅长写流畅优美、夹叙夹议的散文称誉文坛，成为阿富汗一代散文名家。他的散文作品有着鲜明的主题，反映了阿富汗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对落后的封建家族制度，尤其是对歧视和压迫妇女的陋习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的代表作有《印度之行》，写他途经伊朗、阿拉伯诸国赴印度访问途中的见闻。此外还有《普什图文学史》、《普什图民间故事》、《生命之歌》等。

在当代普什图文坛上，除了上述名家外，50年代以来还成长起一批青年作家。他们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揭露社会黑暗，反对封建压迫和礼教，要求自由平等。他们的作品虽还不够成熟，但富有生活气息，代表着阿富汗文学的未来。

第三节 伊朗文学

1917年，苏俄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从伊朗撤出沙俄派驻的占领军。但是，英军仍留在伊朗，并进而控制伊朗全境。1921年，一个哥萨克师的团长礼萨汗在英国人的怂恿与策划下发动政变，夺取政权，并于1925年迫使议会废黜卡扎尔王朝国王，建立一个新的王朝即巴列维王朝，而他就成了这个伊朗历史上最后王朝的开国君主（1925—1941年在位）。从此，在伊朗现代史上开始了长达15年之久的黑暗时期。伊朗立宪运动以后的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艰难地发展着。

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进一步贴近现实。农民的痛苦生活与斗争，城市下层人民的不幸遭遇，特别是妇女的悲惨命运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主题。这一时期的另一特点就是产生了许多有分量的短篇及长篇小说，为以后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诗歌创作方面，立宪运动时的诗人继续他们的创作，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具有特色的新诗人，使诗坛更加绚丽多彩。提倡自由体诗的浪潮给予传统波斯诗歌创作以巨大的冲击。

巴哈尔在立宪运动以后的诗歌更加凝练沉郁，反映出他的心情更加低沉与愤懑。但是，从他的诗歌中仍然可以感触到他特有的激情。由于不向反动势力低头，他曾数度被捕，但是，铁窗生涯也未能磨损这位战士的斗志。

1920年，巴哈尔写了著名的诗《达玛万德》。达玛万德是德黑兰北厄希尔布尔士山顶峰。诗人对这一山峰倾诉胸中积郁，表示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与愤恨。这首诗是诗人心情的写照，公认为是他当时的代表篇章。在诗的前半部诗人把达玛万德山比喻为“时代的怒拳”、“大地之心”，号召大山“抖落身上的锁链，摆脱

一切羁绊，高声呐喊”。在诗的后半部，诗人把大山称为“我的白发苍苍的母亲”：

啊，我的白发苍苍的母亲，请你倾听，
倾听你苦命儿子的忠告与心声

.....

连根掀倒这伪善的殿堂，
彻底打烂邪恶的匪帮。
压迫人的殿堂应从根基砸烂，
从根基砸烂才不致留下后患。
要为正直人报仇雪耻，作主伸冤，
向无耻之徒把旧债讨还！

全诗感情充沛，气势磅礴，语调激越高昂，同时，也使人感到亲切自然，读者从中可看到诗人胸中战斗的豪情与政治高压下的焦虑与痛苦。

立宪运动时已享誉诗坛的著名诗人阿里夫（1882—1934），1914年曾流亡到土耳其，1918年回国。看到国家破烂不堪，他无限感慨地歌唱：

我一生时而侨居，时而流亡，
我整个生命与岁月充满忧伤.....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阿里夫深受鼓舞，他写诗歌颂这场革命及列宁。他甚至欢迎列宁到伊朗，“把它打碎，或者使它更加繁荣”。

1921年，阿里夫参加了穆罕默德·塔吉汗在霍拉桑领导的反对伊朗反动统治的起义，同年11月塔吉汗阵亡。这一事件在阿里

夫心中留下巨大的创伤，他写了不少悼念这位英雄的诗：

我双眼中热泪已然淌尽，
悲愁中还理会什么冬夏春秋？
拼将一死，还有什么畏惧？
除死之外，还有什么奔头？

继立宪运动时期的诗人之后，有一批新诗人陆续登上文坛。其中主要有埃师基（1893—1924）、伊拉治·密尔扎（1874—1925）、帕尔温·埃提萨米（1906—1941）及尼玛·尤师奇（1879—1961）等。在这批诗人活动与创作的年代（20年代到40年代），伊朗反动统治者更加一步步地实行高压政策，迫害进步的诗人与作家。诗人埃师基由于写诗揭露反动政府的卖国行径，竟然遭到暗杀；另一位诗人法罗西·耶兹迪（1889—1939）被囚狱中，仍不停止自己的歌唱，反动派竟残酷地把他的嘴缝上。但是，这批诗人并未放弃自己的社会职责和历史使命。他们在诗歌中所反映的是祖国的命运、人民的痛苦，特别是妇女的低下的社会地位和悲惨的处境。他们创作的另一特点是对诗歌形式及语言都进行尝试与探索，并取得了显著成果。他们在向古典诗歌学习的同时，还竭力创造新的诗歌形式。在运用语言上，他们努力摆脱古诗程式化的影响与束缚，有意学习民间生动活泼的口头语，经过提炼加工，纳入自己的诗歌。既借鉴古典诗歌，又吸收民间语言的精华，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的诗人是帕尔温·埃提萨米。而在诗歌形式与语言上体现了突破与发展方向的则是自由体诗歌的倡导者尼玛·尤师奇。

穆罕默德·礼查·埃师基具有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杰出的才华。他无畏地揭露反动派的卖国行径，遭暗杀时仅31岁。

埃师基早在 1914 年就在哈马丹市创办《埃什基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宣传。同年与一批先进分子流亡到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开始诗歌创作。1918 年回国，是他诗歌创作的高潮时期。在这个时期，政府首相、反动分子瓦苏杜勒于 1919 年与英帝国主义勾结，签订了卖国的“英伊条约”，诗人曾写诗痛斥：

一举断送了国王国家社稷与王朝，
园丁啊，再不必徒劳，大树已连根掘掉，
瓦苏杜勒的客人嗜血成性，
真主呵，他用我们的鲜血把客人喂饱。

埃师基因反对签订这一条约而被捕入狱。

1921 年礼萨尚未暴露其称王的野心，他以建立共和国为号召窥测方向，试探民意。埃师基敏锐地看穿了礼萨的意图，写诗揭穿其与英国帝国主义分子勾结的阴谋；并且深刻地指出英国人利用伊朗傀儡，自己躲到幕后操纵的事实。

诗人伊拉治·密尔扎生于大不里士，出身皇族。他 19 岁时，得到皇太子、阿塞拜疆总督莫扎法尔丁的赏识，被封为“诗人之冠”的称号。1915 年到 1925 年是他诗歌创作最旺盛的 10 年。

伊拉治·密尔扎与阿里夫一样，也是霍拉桑起义者穆罕默德·塔吉汗的挚友，这位英雄牺牲后，他也曾写诗沉痛地悼念：

如今，你的敌人高举起红色酒浆，
你的朋友因失去你而痛断肝肠。
人们曾希望祖国从此繁荣富强，
可是如今他们的希望化为失望……

伊拉治·密尔扎有两首短诗流传甚广，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一首是《母亲》，一首是《老板与雇工》。这两首小诗都是写人与人的关系的。《老板与雇工》是以一个雇工的口气对一个老板的谈话：

我辛勤劳作，汗珠从鬓角滴下，
凭劳动从你手中领取报答，
有取有予两方各有出入，
你给的是珍珠，我还的也是珍珠。
阔佬不会白白把财富施舍给人，
又何必如此不可一世，令人感恩。
既然世人应互相帮助，彼此依靠，
又何必趾高气扬，如此骄傲？

一位出身皇族的诗人，能以雇工的口吻，斥责雇主，表现出工人的自尊，是难能可贵的。伊拉治·密尔扎的诗并不具有强烈的战斗内容。但是，他在语言的运用上却取得十分可贵的成就。他善于运用民间口头语，经过艺术加工，变为清新活泼的文学语言。他的诗句平实朴素，读来琅琅上口。著名文学家赛义德·纳非西称他是：“我们时代语言最优美、最明白晓畅的诗人。”

伊朗现代女诗人帕尔温·埃提萨米的出现，使伊朗文坛为之轰动。她生于大不里士，父亲是著名学者、翻译家，曾著文提倡妇女解放。所以，帕尔温幼年受到良好的教育及开明思想的熏陶。她的诗歌继承了古代诗歌的传统，具有形式完美、用词精巧的特色。她以丰富的感情及纤细的笔触，描写被压迫的妇女及社会下层人物。无依无靠的孤儿、年迈贫困的寡妇、流浪街头的偷儿是她诗中经常出现的形象。伊朗妇女的处境与命运是这位女诗人所

一直关注的主题。她在一首名为《伊朗妇女》的诗中，深刻地描绘了妇女悲惨处境，提醒她们要自尊自爱，抛弃愚昧的随人俯仰的生活，脱离依附地位，奋然前进，学习文化知识，求得解放。

帕尔温·埃提萨米对社会上贫苦大众的同情可以从一首题名为《孤儿的泪》的短诗中看出。在这篇短诗中，她借一个老妪之口告诉一个孤儿：国王王冠上的珍珠是“我眼中泪珠和你的血汗”。老妪还说：“搜刮民财的国王就是向人民乞讨”。这种一针见血地揭露反动统治阶级本质的诗句反映出诗人对伊朗当年的社会状况有十分清醒的认识。

在一首题名为《窃贼与法官》的诗中，诗人深刻而犀利地揭穿反动统治系统中法官的虚伪本性与卑鄙嘴脸，通过窃贼之口控诉了社会的不公：

盗贼要避人耳目，你却豪夺明抢，
件件赃物都藏在你家库房。
你大笔一挥，随意改动判决公文，
我越墙行窃，你却公然进出人家大门……

应该指出，在伊朗反动派统治的黑暗年代，写出这样尖锐与犀利的诗句，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巴哈尔在看到帕尔温·埃提萨米的诗集之后，曾热情洋溢地著文盛赞她的诗歌，说：“在诗文之乡伊朗，如果出现一位令人惊羡的男诗人，那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位女诗人。她具有如此高的才华和诗歌创作能力，她如此美妙地吟唱，这不仅使人感到惊奇，而且更值得千倍的赞扬。”

尼玛·尤师奇（1879—1961）是伊朗诗歌创作中革新派代表人物。这一派主张文学要反映现实人生，要反映人民生活中的苦

难。在形式上，他们力主诗歌突破传统诗歌形式的束缚，提倡写自由体诗，主张以生动活泼的语言描写现实生活。这些主张与见解无疑都是符合社会进步潮流的。在 20 至 40 年代的伊朗，提出这样的主张，对推动诗歌创作向前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

尼玛·尤师奇的第一首诗创作于 1920 年，名为《消逝了的色彩》，全诗 500 联句，是他自己生活的回忆。他的另一首著名的诗《啊，夜色》写于 1922 年。在此诗中，他以隐晦的形式把社会的堕落与腐败比喻为夜的黑暗，抒发自己内心的感情。同年发表的《阿夫桑内》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同时，也被认为是伊朗自由体新诗的奠基之作。随后发表《囚徒》，1925 年又发表《兵士之家》。

《阿夫桑内》是以自己想象中的人物阿夫桑内与一个“情人”的对话，写到自己过去的经历，爱情上的不幸遭遇，故乡马赞德朗的山川景物，以及社会上的种种丑态。总之，诗人驰骋自己的想象，时而写到现实，时而描写内心感情，以自由体的长短句的形式，信笔写来，使此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完全摆脱了传统诗歌的模式，为以后创作的自由体诗奠定了基础。

在中古波斯文学中，散文体作品不如诗歌繁荣。但是，现代小说的创作则在文学发展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

现在，公认为最早的现代小说是贾玛尔扎德的《故事集》，1921 年印行于柏林，内收六篇短篇小说。《毛拉古尔邦阿里的心事》以讽刺的笔触揭露了一个毛拉的伪善与卑鄙心态；《什么锅煮什么菜》写伊朗社会及官场丑态，一个西方某国的搓澡工人居然在伊朗当上了高官；《熊姨的友情》写得最好，小说揭露了 1915 年侵伊俄军的残酷与暴行，并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故事集》直到现在仍然被人阅读研究，时间过得越久，它用通俗的大众化的语言所开辟的新风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反而越加明显。

长篇小说《恐怖的德黑兰》问世时间略晚于《故事集》。这部长篇也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传世之作。作者是姆沙法格·卡泽米（1902— ）。全书分上下两部，上部即名《恐怖的德黑兰》，于1922年在《伊朗之星》杂志连载，1924年出单行本。下部又名《一夜之欢》，于1923年刊行。《恐怖的德黑兰》语言清新流畅，情节曲折有致，引人入胜。全书基本线索是一对表兄妹的爱情悲剧。男主角为法拉赫，女主角名玛辛。以法拉赫为连结点，还展开了一条他拯救一名沦落风尘的妓女的线索。

作者1961年在该书第五版序言中肯定了本书的两个成功之处：一是从一个角度暴露了当年伊朗的腐朽堕落的社会状况，二是本书的语言平实朴素。除了这两点，至少还有两点应予肯定，这就是该书在塑造典型人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其中法拉赫、玛辛、埃法特（妓女）及埃法特的丈夫（一个追逐名利、一心只想升官发财而不择手段的中等官僚），还有玛辛之父都是一个方面的典型，给人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其次，作者通过对玛辛、埃法特以及其他一些妇女形象的描写，揭示了伊朗妇女在社会上的无权地位与不幸的命运，从而提出妇女解放的重大主题。书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有代表性的情节：埃法特出嫁的新婚之夜，竟被她丈夫送去给他的上司行使初夜权。这一情节集中地反映了妇女任人蹂躏的处境，激起读者对她丈夫这类一心想升官发财卑鄙无耻之徒的强烈憎恶。

此后，在现代小说创作上有两位作家在文坛上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他们是萨迪克·赫达亚特及伯佐尔格·阿拉维。不论是从作品的思想内容或是从艺术形式上看，这两人是有所不同的：伯佐尔格·阿拉维思想比较激进，萨迪克·赫达亚特思想比较温和。

萨迪克·赫达亚特（1903—1951）善于暴露社会黑暗和揭示社会矛盾。他是现代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作家，他以自己色彩斑

斓的作品赢得了世界声誉。

赫达亚特生于德黑兰，祖父是一位诗人，父亲是一位作家。他曾赴比利时学习土木工程，1930年未毕业即回伊朗。他青年时期研究过海亚姆的四行诗，也研究过民俗学及民间创作，写过剧本。但他主要的成就还是小说创作。他的创作活动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1929年至1941年，第二时期1942年至1950年。

在前一个时期他发表了几部短篇小说集。其中一部分是写实作品，反映伊朗社会状况、民众的不幸及妇女的悲惨命运。另一部分作品受现代派影响，其内容离开现实较远，艺术手法也不同于写实作品，这部分作品以中篇《盲泉》为代表。《盲泉》（1936年）并无具体清晰的情节与人物，而是以虚幻的想象透视人生，通过荒诞不经的情节，古怪虚幻的人物，把作者心目中对现实的感受传达给读者。

但是，在这一时期，也不乏笔端指向现实的力作。比如在《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中，逼真地描写了一个被丈夫遗弃的女人的悲惨命运。在《兀鹰》中，无情地嘲弄了一个商人几个妻子的卑俗与贪婪。这一时期创作的短篇《达沙阔尔》，更是散发着伊朗大地泥土气息的不可多得之作。在这个短篇中，作者创造了一个城市下层中仗义疏财、扶危济困的好汉形象。他为并无深交但临死相托的商人理财，照料店铺家私，抚育儿女成长（而他本人却是一位把家私挥霍罄尽的公子！）。多年以来，他心底有一个秘密未曾公开，即他爱商人的女儿。凭他监护人的地位，只要他提出，此事是不难办成的，但他考虑到一是对方年龄不相当，自己又生得丑陋，二是监护人的地位，不便开口。直到他把商人女儿的婚事办完（她嫁给一个比他更老更丑的人），交接完帐目，含恨而死，庭前鹦赋才揭开这一秘密。

萨迪克·赫达亚特创作的第二时期，笔触完全转向现实。1943

年，当苏联人民与希特勒法西斯匪徒进行生死搏斗时，他写了一个短篇《生命之水》，表达了对“永春国”（指苏联）必胜的信心。1946年作者目睹了美国占领军在伊朗的暴行，写了短篇《明天》，其中刻画了觉悟工人的正面形象。

《哈只老爷》（1945）是他创作的第二时期的代表作。这是一部中篇小说。1979年2月伊朗革命以前，这是一本禁书，因为书中深刻地暴露了反动统治阶级代表人物的丑恶嘴脸，揭露了烂透了的社会脓疮，从而唤起人们铲除这颗毒瘤的强烈愿望。

萨迪克·赫达亚特是一位高明的讽刺家。他以讽刺笔调把一个庸俗卑鄙的商人政客写得活灵活现。他的语言是成熟的波斯现代文学语言。伊朗现代文学语言从德胡达到扎玛尔扎德至赫达亚特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赫达亚特不仅继承了波斯散文的优良传统，而且十分注意学习民间语言。他的语言特色是准确轻快，流畅风趣。许多民间俗语、谚语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增加了表现力和鲜明色彩。

几乎与萨迪克·赫达亚特同时的另一位颇有成就的伊朗作家是伯佐尔格·阿拉维（1908— ）。他生于德黑兰一个商人家庭。接受初步教育之后，即赴德国学习。回国后，在综合技术学院任教，并开始写作。1934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手提箱》。由于参加人民党，1936年被捕，与他一起被捕的还有该党领导人埃拉尼等52人，史称“53人案”。阿拉维1936年至1941年在狱中，仍坚持写作。《五三人》是写被捕经过及狱中生活的纪实作品；《狱中随笔》是短篇小说集，其中有一篇名《慧星》，写一革命者在婚礼仪式上被捕，欢乐的气氛与残酷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对照，展示了作者的艺术才华。1952年伯佐尔格·阿拉维发表短篇《一个吉朗人》，引起广泛注意。这篇小说从侧面反映了50年代中期吉朗地区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指出在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农民

阶级时，他们斗争的不幸结局。另一短篇《水》写农民的儿子被地主杀害的故事。

1952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她的一对眼睛》是作者的代表作。这部作品以 40 年代伊朗社会为背景，描写了进步力量反对反动统治的地下斗争。男主人公玛康是地下斗争的领导人，杰出的画家，但终于被捕并被迫害致死。女主人公法兰吉斯是一位富家小姐，她一度与玛康恋爱，但由于玛康的谨慎与理智，他们终未结合。法兰吉斯的性格在作者笔下也鲜明生动，她参加革命目的是为了爱情，地下斗争丝毫也未改变她的娇气。读完作品，读者也会看到作者对她的批评，但是感到更多的是作者对她的同情与欣赏。这不能不说是这部作品的弱点。

这部作品题材新颖，主题明确，描写了革命者的地下斗争。应该说，在这之前地下斗争这一领域是伊朗文学中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1979 年，阿拉维长期流亡后，一度回国，但很快又赴欧洲定居。

总之，伊朗现代文学不如中古文学繁荣，没有产生那么多的世界闻名的作家与优秀作品。但是作为一种亚洲的现代文学，也还有其一定的地位。特别是 20 世纪开始接受西方文学影响兴起的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的创作，更是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如果结合其优良的文学传统，联系近百年来人民斗争现实，予以深入研究，仍然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第四节 希克梅特和土耳其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参加了德奥同盟，实际上已沦为德国的附庸。战争和瘟疫夺去了数百万土耳其人的性命，

使生产凋敝，国家经济陷于崩溃的境地。1918年10月，战败的土耳其政府被迫与协约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摩德洛斯协定。根据协定，协约国军队占领了帝国尚存的大部分领土，连小亚细亚本土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土耳其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外国占领及本国的封建统治。他们在爱国军官、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进行了四年艰苦卓绝的独立战争后，终于赶走了外国侵略军，取消了帝国主义在土耳其的一系列特权，捍卫了民族独立，在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正式成立，宣布废除苏丹制和哈里发制，实行政教分离，并进行一系列民主改革，使土耳其社会获得较快进步。

在这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土耳其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到民族复杂、信仰各异的奥斯曼帝国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土耳其民族的生存只能靠本族人民来捍卫。因此，主张建立一个纯粹由土耳其民族组成的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取代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种思想进入文学领域后便形成了民族文学流派。民族文学流派的作家最关心的是土耳其族聚居的小亚细亚本土范围内的问题。他们一方面歌颂可歌可泣的民族解放斗争，一方面开始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来反映小亚细亚贫穷落后的现实。

女作家哈丽黛·埃迪普（1882—1964）的长篇小说《磨难》及《杀死淫妇》被称为那个时代的“纪念丰碑”。雅库柏·卡德里（1889—1974）的长篇小说《陌路人》描写了知识分子在认识到小亚细亚悲惨状况后的觉醒。但这个流派最有才华的作家还是要数厄梅尔·赛斐丁（1884—1920）和雷沙特·努里（1892—1956）。

厄梅尔·赛斐丁是位军人出身的作家，亲身参与过20世纪初土耳其政治舞台上的许多大事，他的100多篇短篇小说从各个角

度反映了奥斯曼帝国行将崩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方兴未艾时期的社会现实，在土耳其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些小说绝大部分是讽刺作品，有的抨击封建制度、宗教势力的买办思想，有的揭露新兴资产阶级的伪善丑恶面目。其代表作《艾弗罗斯先生》用夸张的手法讽刺了那些夸夸其谈，空喊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政客，大胆地嘲笑那些用甜言蜜语欺骗人民，上台后又立即翻脸镇压人民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而《叛教者》、《神圣的号召》、《奇迹》、《虹》、《救星》等小说又无情地鞭挞了某些阿訇、教长、宗教法官、托钵僧等可鄙可笑的人物。

雷沙特·努里自幼随当军医的父亲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小亚细亚，他的小说可分为社会小说和言情小说两大类。社会小说有《绿夜》、《落叶》、《懒汉园》等，反映了社会剧烈变革时代的代沟问题，批评了对“西化”的曲解，说明了普及教育的重要性；言情小说则有他的成名作——《小歌鸟》、《从唇到心》、《夕阳》等。《小歌鸟》是作者在自己创作的一出四幕剧《伊斯坦布尔姑娘》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长篇小说。它叙述一个出身军官家庭的孤女菲丽黛在与当外交官的表哥卡姆朗结婚前夕获悉他曾移情别恋，因而赌气出走到最贫困落后的农村去当教师。这个敢于和腐朽没落的封建势力和世俗偏见做斗争的姑娘命运多舛，在外漂泊10年，历尽人间沧桑，最后终于和表哥尽释前愆，破镜重圆。作者通过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展示了奥斯曼帝国灭亡前夕的小亚细亚风貌，反映了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需求。

三四十年代期间的土耳其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方面。纳泽姆·希克梅特（1902—1963）像一颗光芒四射的巨星在土耳其诗坛冉冉升起。他出身于名门世家，祖父是神秘主义教派诗人，父亲曾任新闻总署署长，母亲具有绘画天赋，亲友中不乏文人雅

士。希克梅特尚在孩提时代便已在杂志上发表诗歌，被视为神童。由于双亲离异，希克梅特在少年时代便失去了稳定的家庭生活，经常寄住于亲友家中，从许多文人学士那里受到了教育。1919 年入伊斯坦布尔海军学校学习后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占领的斗争，将诗歌作为投向敌人的匕首。他宣称：“我的心是一头鹰，无论在何处一旦发现美好的东西，便要命令自己去争取”。他为祖国面临帝国主义肢解而担忧，为拯救处在危亡关头的民族而呐喊。为投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希克梅特于 1921 年离开繁华的都市去内地当教员。那里的贫困落后使他震惊。在一些从德国回来的革命党人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开始由民族主义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1921 年为了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去寻求真理，他经历千辛万苦抵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从东方来的人与苏联》一诗确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

我把，
想看见你的愿望揣在心口旁边，
像怀抱着一个婴儿一样。
可是，你不要认为，
我像一条饿犬，
在低低地哀吠，
我决不是请求命运把你赐给我！
不是的！
随着吹向北方的风，
经过亚洲的道路，
我走向你，
我急忙地来看你！
给我吧！

快给我吧！
把智慧给我的头脑，
把光明给我的眼睛！
你应当跟我一同平分——
千千万万饥饿的人们，
在亚洲等待着我，
我应当
赶快
回到那里，
穿着红色的衬衫，
出现在他们面前！

希克梅特在莫斯科成为共产党人，并结识了他仰慕的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从此确定了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他开始写政治题材的自由体诗歌，这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来说对传统的土耳其诗歌都是个革命。他宣称自己的诗篇：

不是竖琴的合唱，
它们能够灵巧地
渗入你们身体的毛孔，
渗入你们的精神世界。
而每一个字的
粗糙的碎片，
像石头似的变成
你们肠子里的微菌。

1924年希克梅特回到祖国从事进步的文学活动，揭露反动派

投靠帝国主义的行径。他发表的《八百三十五行》、《 $1+1=1$ 》、《来的是三个人》、《半夜里来的电报》、《黑暗无声的城市》等诗歌如同战鼓一般震撼人心，使人热血沸腾。人们将他奉为土耳其自由体诗歌的大师，对他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使反动派感到无比恐惧。他们多次逮捕这位“反叛诗人”，使他先后身陷囹圄 17 年。但漫长的监狱生活未能摧毁诗人的坚强意志，他就像自己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化身那样甘愿为实现理想经受比死更严酷的磨难。在狱中创作的大量诗歌和其他文艺作品表现了他崇高的革命情怀，表达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切热爱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啊，一千个肯定，一万个肯定，
自由将会在这个美丽的国度，豪迈无拘地昂首阔步，
他将穿着荣誉的服装
——工人的服装，
在这里昂首阔步！

30 年代中期以后，他的诗文日渐含蓄，作品中的抒情成分增多。43 年到 50 年间，他在布尔萨监狱中创作的诗歌堪称其作品的精华，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他以惊人的毅力写成的 20 万行长诗《我的同胞们的群像》。这首诗描绘了从 20 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的土耳其社会和政治生活全景，塑造了农民、工人、地主、资本家、政客、文人等众多形象。可惜这部作品直到 60 年代才在土耳其获准出版。

希克梅特不仅关心本民族的命运，作为一个国际共运战士，他对世界上所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及欧洲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都寄予深厚的同情。他的作品有许多是以亚非各国的反帝斗

争、西班牙战争、埃塞俄比亚悲剧、俄国革命，直至世界大战为主题的。特别是有关中国革命的诗为数不少。他的诗句“我的心一半在土耳其，一半在中国”竟被反动派作为指控他“不是爱国者”的证据。20年代末期，希克梅特听到帝国主义的走狗屠杀中国革命志士的消息后悲愤地写下的长诗《蒙娜丽沙和萧》、长诗《贝纳尔齐为什么要自杀》，隐喻了在和诗人的祖国——土耳其同样遭遇的一些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在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的30年代，希克梅特写出了诗歌《致塔兰塔·巴布的信》、政论文《德国法西斯主义与种族论》等深刻揭露敌人、教育人民的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为歌颂苏联女英雄卓娅创作的长诗被广为传诵。

战后，随着人民民主革命运动在全世界高涨，土耳其国内的革命势力也重新活跃起来。为了争取希克梅特获释，国内外掀起了巨大的声援浪潮。在土耳其出版了以《纳泽姆·希克梅特》为名的刊物。当诗人70多岁的老母亲手持“要求释放我的儿子”的标语站在伊斯坦布尔大桥上时，仅仅45分钟便征集了三四千人的签名，警察几次企图驱散群众也无效果。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土耳其当局不得不于1950年释放了希克梅特，但并未就此停止对他的迫害。在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逃离祖国，流亡苏联。在苏联期间他主要从事写作和进行社会活动，获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曾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荣获列宁和平奖金。

1952年，希克梅特曾与著名智利诗人聂鲁达一起来我国，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授予宋庆龄和平奖金，写下了有关中国的七首短诗。在《新的长城》中他这样写道：

我看见了新中国的长城，

那砖石就是千千万万团结的人民。
它的大门为朋友而开，
敌人还没有爬上台阶，
就被斩断了头颈。

希克梅特晚年在苏联创作的作品大部分是表达对祖国的思念之情的诗歌。这种思念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日渐淡薄，反而越来越强烈。在他倾诉对留在故土的妻儿怀念的诗歌中浸透了对祖国的爱：

你是我的主宰，又是我的自由；
你是在炽热的夏夜里燃烧的我的肉体；
你就是我的祖国。
你是在褐色的眼睛里跳动的绿焰，
你是我伟大的、美好的、骄傲的，
可望而不可及的思念。

1963年，这位远离故国、被思念折磨得肝肠寸断的诗人病逝在莫斯科。

由于希克梅特用诗歌记录了他所经历的那个风雷激荡的时代的所有重大事件，由于他那令人荡气回肠的诗歌强烈的感染力，不论什么政治观点的人都不得不对他的艺术天才表示折服。土耳其人民认为他是仅次于共和国创造者凯末尔的第二个最著名、最杰出的土耳其人。除诗歌外，他还写过一些其他文艺作品，如剧本《费尔哈特和希琳》、《被遗忘的人》、《骷髅》、《土耳其的故事》，长篇小说《罗曼蒂克》等，显示出他多方面的创作才能。

40年代是土耳其国家生活相对平静的时期，在较为安静舒适

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诗人奥尔汗·韦利（1914—1950）、奥克塔依·里法特（1914 — ）和梅里赫·赤夫代特（1911 — ）对传统诗歌格律大胆宣战，提倡用最朴素的口语描写真实的生活。凡人琐事，生活的快乐在他们的诗歌中占主要地位。如奥尔汗·韦利的《墓志铭》就十分典型：

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
像鸡眼那样令他痛苦。
甚至连他那丑陋的相貌，
也没有使他伤心难过。
只要鞋子不挤脚，
他便不会想起真主，
但这也算不上什么罪过。
呜呼哀哉，苏莱曼大爷……

这首诗居然以最普通的百姓做主人公，对于一向以歌颂苏莱曼大帝等帝王将相的英雄业绩为己任的传统诗歌不啻是一种反叛和嘲弄。这种标新立异的作法起初不被人理解，被视为“怪诞”。但“怪诞派”诗人充满人情味的优美诗歌最终还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以至于从1940年至1955年间统治了整个土耳其诗坛。

与此同时，内吉普·法泽尔·克沙屈来克（1905 — ）表现个人在社会和宇宙中的孤独感的诗歌，以及法泽尔·胡斯努·达拉尔贾（1914 — ）的抽象的、哲理性的诗歌，也曾风靡一时。他们俩的作品已接近现代派诗歌。

在小说创作方面，进入30年代以后，城市贫民、士兵、农民、工人、囚犯和流亡者成了作品的主人公，将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了新的广度和深度。沙德里·埃尔泰姆（1898—1943）的《当

纺车停转的时候》(1931)及雷沙特·埃尼斯(1909—)的《泥土味》(1944)等反映阶级斗争的长篇小说,都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作品。但当时最杰出的小说家还是萨巴哈丁·阿里(1907—1948)。

萨巴哈丁·阿里出身于军官家庭,在德国留学期间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回国后担任语文教师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1931年曾因写讽刺总统的诗被监禁了14个月,与农民出身的难友们的交往为他创作反映农民生活的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狱后,他出版了诗集《山和风》,短篇小说集《磨坊》、《大车》、《呼声》等作品,从不同侧面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揭露剥削者的贪婪、专横和虚伪,很受读者欢迎。但最脍炙人口的还是他的三部以爱情为主题的长篇心理小说:《来自库龙加克的尤素夫》、《我们心中的魔鬼》及《穿灰大衣的圣玛利亚》。1937年发表的《来自库龙加克的尤素夫》,通过一个县长的养子和女儿恋爱的悲剧,生动、细致地展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奥斯曼帝国濒临崩溃时期小亚细亚的社会风貌,所以一问世便受到高度重视,被文学评论者认为是土耳其批判现实主义走向成熟的标志。《我们心中的魔鬼》则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初期在德国法西斯势力煽动下泛土耳其主义的猖狂活动为背景,通过青年职员阿梅尔和音乐学院女学生玛姬黛之间短暂而不成功的爱情故事,反映了土耳其知识界尖锐复杂的政治思想斗争以及知识分子所经历的内心危机。这部小说于1940年一出版便引起了土耳其法西斯分子的疯狂仇视,被列为“禁书”,和许多世界古典文学名著及进步作品一起在土耳其首都的中心广场上被焚烧。《穿灰大衣的圣玛利亚》描写一个土耳其小职员不幸的家庭生活,以及他与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西式妇女之间的强烈爱情,表现了作者的婚姻恋爱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萨巴哈丁·阿里参与幽默杂志《马尔科帕夏》的工作,用政

论、寓言及讽刺诗等形式猛烈抨击投靠希特勒后又投靠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派，因而被捕入狱。出狱后又惨遭暗杀。

与萨巴哈丁·阿里同时期的萨伊特·法伊克·阿巴瑟亚纳克(1906—1954)是一位擅长写散文式短篇小说的作家，以描写海岛风光的作品最为出色。在他的《鲂鱼的死》、《最后一批鸟儿》等作品中，甚至对自然景色和动物世界的描写中都隐喻着对世事的批评。他那带有印象派色彩的作品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注意。

五六十年代，“农村小说”最为流行。40年代从土耳其各地建立的“农村学院”(一种从农民中培养为农村服务人才的学校)涌现出许多农民作家，他们创作了大量反映农村现实的作品。这些作品揭示了地主与农民之间尖锐的矛盾，批评了政府对农村问题的漠不关心，也反映了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新问题。

农村小说最出色的作家当推出生在土耳其南部丘库鲁瓦地区农村、曾从事过40多种职业的亚沙尔·凯马尔(1922—)。他在1955年至1985年间写成的三卷长篇小说《瘦子麦麦德》反映了20世纪初期土耳其农村中的土地及盗匪问题，歌颂了正直勇敢、为民除害的绿林好汉。小说的主人公麦麦德是地主阿布迪老爷的雇工，受尽了欺凌和剥削。当他的情人哈蒂切要被迫嫁给阿布迪的侄子时，他不得不带她外逃私奔。在与追来的地主一伙人的搏斗中，打死了阿布迪的侄子，打伤了阿布迪本人，因而只得上山为寇，后因不满土匪们欺压百姓的行为，又脱离团伙，另立队伍，劫富济贫。当他得知寡母被阿布迪逼死，哈蒂切锒铛入狱的消息后，决意回村报仇，但未能找到躲到亲戚家去的阿布迪，于是将这个地主的田地钱财都分给农民，受到农民的衷心爱戴。后来对政府的大赦令抱有幻想的伙伴离开了他，他只身救出狱中的哈蒂切，藏身山洞。哈蒂切在洞中生下一子后不幸死于前来追捕的宪兵们的枪口下。此时虽然政府已颁布大赦令，但麦麦德仇未

报，心不甘，他谢绝了农民们集资为他购置的房屋和田地，冒着生命危险深夜潜入阿布迪在镇上的住宅内亲手杀死了这个十恶不赦的恶霸地主，成为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英雄。《瘦子麦麦德》一书浸透着作者强烈的个性，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语言宛如民歌一般富有诗意，情节跌宕起伏，气势恢弘，堪称当代英雄史诗。他的其他作品如《中流砥柱》（1960）、《铁地铜天》（1963）、《长生草》（1969）以及《铁匠铺惨案》（1973）等也多次在国内外获奖。他的作品被誉为“现代土耳其农村生活百科全书”。

农村小说作家的特点之一是大多描写自己的故乡或亲身经历的事，如塔里普·阿帕阿依登（1926— ）写的长篇小说《雇工的儿子》和《延辛》，法基尔·巴依库尔特（1929— ）的三部曲《蛇的复仇》、《依拉丝佳的复活》和《卡拉阿赫迈特史诗》等。奥尔汗·凯马尔（1914—1970）虽不出身在农村，但他写的《在肥沃的土地上》、《离乡背井的鸟儿》、《血腥的土地》都深刻地反映了农村问题，真实地表现了雇农们因忍受不了地主的残酷剥削而大量流入城市的时代特点。

在以农村文学为主流的年代里，也有一些因写其他方面题材而深获读者喜爱的作家。如杰出的讽刺文学作家阿克兹·内辛（1915— ）善于以其强烈的幽默感，从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中发掘写作素材，揭露和讽刺不公正的社会现象。他的某些作品在令人捧腹的同时，甚至使人感到心酸，可称“黑色幽默”。在内辛写的各种体裁的作品中，讽刺短篇尤为出色。《我是怎样自杀的》辛辣地讽刺伪劣商品，叙述一个想寻死的人开配件不全的手枪，吸掺假的煤气，把脖子套进不结实的绳子里都没死成；可正当他决心要活下去的时候，却因在饭店里吃了变质的食物而差点送命。内辛的幽默长篇小说《变成女人后的回忆》，通过一对做了变性手术的夫妇的经历看出社会是如何把女人当作商品的。内辛的作品题

材丰富，思想内涵深刻，故事妙趣横生，是传统的土耳其讽刺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60至80年代，土耳其政府更迭频繁，斗争错综复杂。许多感觉敏锐的青年作家将这种状况写进了小说，如阿蒂拉·伊尔汉的系列小说《镜子里的人们》，阿达莱特·阿加奥卢（1929— ）的长篇小说《婚宴》，切廷·阿尔汤（1926— ）的《大拘捕》及《一小片天空》等。这时还出现了所谓“危机文学”。如艾尔达尔·厄兹（1935— ）的短篇小说集《旧创复发》，尤素夫·阿特尔冈（1921— ）的长篇小说《祖国旅馆》，阿德南·厄兹雅尔钦奈尔（1934— ）的短篇小说《城墙》、《抢劫》、《毁灭的日子》、《眼睛被蒙起来的人》，奈夫扎特·于斯吞（1924—1979）的短篇小说《生活的墙》和《蝎子农场》等。

应当指出的是在这个时期内，短篇小说的创作空前活跃，以去德国当劳工的土耳其人的生活和妇女问题为题材的小说最为引人注目。本人曾到德国当过劳工的贝基尔·耶尔德兹（1935— ）的作品最有代表性。他用意识流手法写成的《机械奴》，勾画出沉重的劳动、紧张的节奏及冷漠的人际关系如何使工人变成机器的奴隶。此外，奈加蒂·君戈（1949— ）及奥斯曼·沙欣（1938— ）也有不少反映劳工苦难的小说。写妇女问题的主要是一些70年代以后脱颖而出的女作家，如短篇小说《贫穷的寄宿生》的作者费卢桑（1935— ）在自己的作品中刻画了许多地位卑贱的养女、堕入风尘的妓女、不幸的穷家少女的形象，反映了她们令人心酸的生存斗争。阿达莱特·阿加奥卢善于刻画知识妇女的精神世界，如长篇小说《求死》，描写一个功成名就、家庭生活看起来十分美满的知识妇女，由于得不到真正的自由而苦恼得企图自杀。帕娜尔·奎尔（1943— ）和娜丝勒·艾拉伊（1945— ）则是用较新颖的现代派文学手法将妇女的痛苦写成小说的女作家。

第五节 黎巴嫩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刚摆脱土耳其统治的黎巴嫩又沦为法国的委任统治地。直至1946年，才赢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宗教派别纷争、阿以长期争端、外国的插手及各种政治势力的反复较量，使黎巴嫩的局势长期动荡不定，内战不休。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黎巴嫩诗坛，主要是浪漫派驰骋的天下，但古典传统派也始终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的代表诗人有谢吉布·艾尔斯兰（1869—1946）和什布里·曼拉特（1876—1961）。

黎巴嫩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一位诗人是穆特朗（1872—1949）。他既是新古典—复兴派诗人的一员，又是创新的浪漫主义派的先驱。他生于黎巴嫩的巴勒贝克城，早年在贝鲁特天主教会学校求学。学生时代即开始写诗，并参加政治活动，反抗土耳其的专制统治，曾遭迫害。1890年去巴黎，后移居埃及。他在埃及与郡基、哈菲兹、易卜拉欣并称“三杰”，并被誉为“两国诗人”。

穆特朗的诗富于想象，感情强烈、深沉、善于描绘细节。他在艺术上反对单纯拟古，敢于冲破旧体诗的束缚，认为诗歌应体现时代的思想感情，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兼长抒情诗和叙事诗，往往借事抒情，夹叙夹议。他有时直抒胸臆，如：

啊，阿拉伯民族——我们的母亲，
当年光荣就是你，你就是光荣，
如今，我呼唤你进入新时代，
你何不在这世界上重振雄风？
光阴可以消逝，沧桑可以变更，

可我们对你的爱却永远在心中……

有时，又在诗中含蓄、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如他取材于古罗马的尼禄、古埃及的法老、古波斯的霍斯鲁和我国秦始皇修长城的历史故事创作的一组汇编成《暴君集》的叙事诗，就是借古讽今，在抨击殖民主义者及其代理人的同时，唤醒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兼备，但以浪漫主义为主，是穆特朗的诗歌的又一特色。如《两情人的故事》是作者失去恋人的悲歌，诗人为此而终身未娶；《牺牲的胎儿》则通过一个纯贞、美丽、善良的少女如何在苦难中受骗被辱，陷入深渊不能自拔的悲惨遭遇，愤怒地控诉了当时黑暗、丑恶的社会人吃人的本质。

穆特朗大半生都生活在埃及。而在黎巴嫩本土与穆特朗相似，跨近现代两个时代，在守旧的古典派与创新的浪漫主义派之间搭桥铺路的却是诗人小艾赫泰勒。

小艾赫泰勒（1885—1968）原名白沙赖·胡里，生于贝鲁特。他以古代伍麦叶朝名诗人艾赫泰勒自况，以“小艾赫泰勒”为笔名而蜚声诗坛，有“爱情与青春诗人”之称。他善写情诗与咏酒诗，也擅长写叙事诗，歌颂纯真的爱情，揭示社会的种种悲剧。有人指责小艾赫泰勒不关心政治，脱离社会、群众。其实，这一指责并不完全公正。在很多诗篇中，他还是明确地表现出自己的爱国热忱与民族情感的，如他反对委任统治：

我们要么如行尸走肉，苟延残喘，
要么为被奴役的祖国把生命奉献。
告诉那些锁住人们手脚的人：且慢！
真理知道该如何挣脱自身的锁链……

小艾赫泰勒的诗既继承了古诗的传统，又勇于创新。其诗想象神奇，充满激情，追求意境美、意韵美，富有乐感，多为歌唱家争相传唱。

浪漫派的代表诗人是伊勒亚斯·艾布·舍伯凯（1903—1947）。他聪慧好学，对阿拉伯古典文学和法国文学颇有研究。深受法国缪塞、拉马丁、维尼等浪漫派、象征派诗人的影响，使他很自然地成为 20 年代末黎巴嫩浪漫组织“十人社”的核心骨干。艾布·舍伯凯强烈反对因循守旧，认为诗歌贵在创新。他崇尚自然，认为自然是生活之母，诗人应是创造出生活的自然之子；他反对雕词凿句，认为诗歌是自然感情的流露。他在诗中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表现主观自我意识。他写真挚、强烈的爱，也刻意表达内心的痛苦，如他在诗中写道：

刺伤心，让你的诗饮个够！
心中的血就是笔的美酒。
心是诚挚感情的源泉，
灵感降临的地方正是在心头。
如果你没有受过苦难，
笔尖未在痛苦中浸透，
那你的诗纵然令人眼花缭乱，
也如同埋在大理石墓中的骨头……

《乐园里的蛇》是其代表作，由 13 首长诗组成，形象生动而又大胆坦露地写尽世间男盗女娼、人欲横流的现象与心态，有人认为可与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相比。他的另一力作《艾勒娃》是根据自身的恋爱历程写成的，表现出诗人希望摆脱传统礼教束缚，

渴望精神自由、解放的思想。

黎巴嫩当代诗坛最著名的诗人艾杜尼斯(1930—),原籍叙利亚,毕业于叙利亚大学,后移居黎巴嫩,1957年同诗人尤素夫·哈勒(1916—1987)一起创办《诗刊》杂志,1966年创办并主编综合性文学刊物《立场》。他的诗脱胎于传统的格律诗,其早期作品都是格律诗的形式,但自50年代末,却改为写自由体诗,成为黎巴嫩当代诗坛先锋派的代表。艾杜尼斯对祖国、民族、人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他勇于为理想的新世界而斗争,面对政治风云变幻而毫不畏惧:

先生,我知道断头台
在等待着我,
但我是诗人,我喜欢髑髅地^①
我崇拜火……

其诗以象征、朦胧,并带有一抹苏菲派的神秘色彩为特点,往往让人们掩卷深思其深邃的哲理内涵。

此外,现当代黎巴嫩著名的诗人还有艾迪布·穆兹希尔(1898—1928)、尤素夫·艾苏布(1893—1972)、艾敏·奈赫赖(1901—1976)、保鲁斯·赛拉迈(1902—1979)、赛义德·阿格勒(1912—)、海利勒·哈维(1925—1982)等。

黎巴嫩20世纪20年代的小说仍多半是历史小说,又多以近代的黎巴嫩本国为背景。写这类题材最著名的作家是福阿德·艾弗拉姆·布斯塔尼(1906—),他曾以《在埃米尔时代》(1927)为题,写了一系列短篇历史小说,并写有长篇历史小说

^① 髑髅地是耶稣殉难的地方。

《为什么》（1930）。内容多是反映埃米尔巴希尔一世统治时期（1697—1706）的风土人情；根据政治风向，时而写这位埃米尔的公正，时而写他的残暴；也写当时的一些诗人、学者的轶事、党派之争，及古老传统对欧洲文明的惶惑等。

现代小说的真正兴起是 30 年代。自 1930 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黎巴嫩小说的繁荣时期。主要小说家是凯莱姆·穆勒哈姆、海利勒·台基丁、马龙·阿布德和陶菲格·阿瓦德。

凯莱姆·穆勒哈姆（1903—1959）是一位多产作家，在 20 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创作了许多社会现实小说或历史小说，如《背叛的结局》（1932）、《痛苦的呼喊》（1936）、《乡村幽灵》（1938）等。作家在其创作中喜爱用浪漫主义的风格去编造故事，但人物形象往往显得苍白，有些情节也不尽合理。从艺术性上讲，显得还很很不成熟。

海利勒·台基丁（1906 —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曾与著名诗人艾布·舍伯凯等组成“十人社”，为核心成员。他积极主张文学应革故鼎新，曾以“白沙尔”为笔名，在《哭笑不得》等报刊杂志发表杂文，针砭时弊。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来自生活的十个故事》（1937）、《死刑》（1940）等。其作品的最大特色，一是善于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去描述黎巴嫩风土人情，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二是擅长细微、精确的心理分析。台基丁的作品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融合在一起，常通过平易的故事和质朴的人物形象反映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台基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写出中篇小说《塔玛拉》（1955）、《归来者》（1970）、《卡林与哈桑》（1973）等。

马龙·阿布德（1886—1962）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学者。他会写小说、作诗、写剧本，成就最为突出的则是在文学批评方面。1960 年曾获共和国总统奖。

马龙·阿布德在小说方面的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面目与故事》(1945)、《侏儒与巨人》(1948)、《乡谈录》(1956)、长篇小说《血红的埃米尔》(1948)、《公主的珠宝》(1953)等。这些作品最大的特点就是充满了乡土气息,真实地描述了当时黎巴嫩乡村和一些小城镇的风貌、习俗。作者用淡墨素描的手法,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一幅幅富于田园风味的画面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还多用幽默诙谐的笔调在为普通乡村百姓画像的同时,也对一些玩弄神权的宗教人士和称霸一方的封建财主进行讥讽、鞭笞。他被认为是现代黎巴嫩乡土文学的先驱。

陶菲格·阿瓦德(1911—1989)是黎巴嫩现当代文学史上最享盛名的小说家,曾在《白昼》、《坦诚》、《共和》等报刊从事编辑工作。1940年至1946年曾创办并主编过《新》周刊,这一刊物被认为是当时黎巴嫩为争取自由和独立而斗争的知识分子的喉舌。陶菲格·阿瓦德是黎巴嫩现代小说的先驱者之一。早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集《跛脚少年》(1936)、《毛衣》(1937)、《处女》(1944)和长篇小说《面包》(1939)。作家在其短篇小说中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满怀同情地写出了下层劳动人民在贫困、屈辱生活中的种种悲剧,也揭示了腐朽社会的种种病态和伤疤,反映了封建统治者的贪吝和虚伪。《面包》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小说通过黎巴嫩一个村镇、一个家庭的命运,反映了当时黎巴嫩在大战中的风云变化,体现了人民反对异族的专制统治和本国的封建剥削,争取自由、解放和幸福的主题思想。

陶菲格·阿瓦德在70年代以他的另一力作——长篇小说《贝鲁特磨房》(1975)再次震动阿拉伯文坛。小说以1968年的贝鲁特为背景:学生游行、罢课,以色列的飞机不断侵犯领空,政府瘫痪无力,议员们腐化堕落、争权夺利;以胡莉太太的妓院为场

景；集中而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上层社会在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诸方面的腐朽、糜烂，也写出了下层人民在饥寒交迫中不堪忍受而起来斗争的情况。小说暗示当时的贝鲁特就是吃人的磨房，折磨着善良无辜的劳动人民，榨取他们的血汗，要解放，只有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作品从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宗教诸方面揭示了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颇有深度和广度，故而影响较大，被认为是一部揭示了黎巴嫩内战原因的小说。小说语言优美、流畅，不少地方穿插有大段内心独白，借用了某些电影技巧和现代派手法，因而作品的艺术性也很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涌现出一批新的作家。如穆罕默德·易卜拉欣·达克鲁卜（1929— ），印刷工人出身，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长街》（1954）、《红冬青榭的根》（1974）；艾哈迈德·苏维德（1927— ），操律师业，1955年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来自太阳的歉意》，后又出版短篇小说集《夜间无咳嗽》等；海德尔·奈卜沃（1935— ）曾写有短篇小说集《希望的春天》、长篇小说《饥饿》等。他们大都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写了黎巴嫩下层人民的贫困、苦难和他们为追求自由、幸福和建立美好的理想社会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哈利姆·巴尔卡特（1936— ）是位民族主义作者，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绿色的山峰》（1956）、《六天》（1961）、《漂泊人重返海上》、短篇小说集《沉默与雨》（1958）等。作品多以巴勒斯坦问题为题材，创作手法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颇大，往往采取内心独白、回忆、梦幻、意识流等手段，不落窠臼，别具一格。黎巴嫩当代文坛影响较大的作家还应提到苏海勒·伊德里斯。

苏海勒·伊德里斯（1922— ）1949年于法国索邦大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1953年创办《文学》月刊，任主编。作家留法期间，深受西方文化影响，信奉存在主义，并身体力行，积极倡

导。同时，他又是一个极热忱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主要著作是长篇小说《拉丁区》（1953年，获“笔友奖”）、《深沟》（1958）、《我们燃烧的手指》（1963年，获“书友奖”）。三部作品被认为是作家具有自传性质的三部曲。《拉丁区》以一个东方青年留学法国，在拉丁区的生活经历和爱情纠葛，说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撞击，揭示出它们对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等诸方面问题理解的异同、矛盾。《深沟》描写了作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们燃烧的手指》则叙述了他获取博士学位归国后，如何创办杂志，使其成为进步的阿拉伯作家的讲坛，探讨政治、思想、民族、婚姻、爱情、性等各方面问题。此外，作家还写有很多短篇小说、散文、剧本和文学评论。

现当代黎巴嫩著名的女作家，老一代的有梅·齐雅黛（1886—1941），写有《暗与光》（1923）、《潮汐之间》（1924）；赛勒玛·萨伊格（1889—1953），写有《气息》（1923）、《来自祖国的嗟叹》（1951）；新一代的则有伊米丽·娜蒂尔拉（1935—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九月的鸟》（1962）、《夹竹桃》（1967）、《人质》（1974）；丽拉·芭阿莱贝姬（1936— ）写有长篇小说《我活着》（1958）、《被丑化的女神》（1960）；丽拉·阿希朗（1933— ）写有长篇小说《我们明天不会死》（1962）、《黎明的鸟》（1968）、《蛇线》（1971）。她们的作品多以描写女性、爱情为主，表现了反对封建礼教和夫权思想的束缚，追求平等独立的人格和自身生存的价值，并使之与民族解放斗争、社会政治紧密相连的主题。

第六节 纪伯伦和旅美派文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奥斯曼帝国封建专制、腐败统治下，

黎巴嫩、叙利亚大批基督教徒因不堪忍受政治压迫、宗教歧视和经济贫困、拮据的状况，抱着寻求自由、发财致富的梦想，纷纷涌向美洲大陆侨居。其中有些人很快在那里创办报刊，出版诗集、文集，成立文学社团，形成一个在阿拉伯近现代文学史上颇具影响的流派——“旅美派”。由于黎巴嫩、叙利亚在历史上属大叙利亚地区，故而“旅美派文学”亦称“叙美派文学”。

旅居北美的阿拉伯文学家，1920年4月在纽约正式成立“笔会”，公推纪伯伦（1883—1931）为会长，努埃曼（1889—1988）任秘书长（亦称顾问）。笔会主要活动于20世纪20至30年代期间，后因纪伯伦逝世，努埃曼归国而渐解体。1932年1月，旅居于南美的阿拉伯文学家于巴西的圣保罗又成立了另一个文学团体——“安达卢西亚社”，发起人和首任社长是诗人、剧作家米沙尔·马鲁夫（1889—1943）。著名诗人拉希德·赛里姆·胡里（1887—1984，又称“乡村诗人”）和舍费格·马鲁夫（1905— ）也曾相继任过该社社长。“安达卢西亚社”曾于1939年因“战时法”一度停止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活动，直至1953年才宣告解体。

通过“笔会”、“安达卢西亚社”及其机关刊物，旅居于北美与南美的阿拉伯文学家、诗人团结了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旅美派文学日渐显露出自己的特色，震动了整个阿拉伯文坛。旅美派的许多著名作家、诗人都以大量别具一格的作品，丰富了阿拉伯文学的宝库，影响了一代作家，在近现代的阿拉伯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旅美派文学的旗手、灵魂和领袖是纪伯伦。纪伯伦于1883年1月6日生于黎巴嫩北部风景优美的山乡贝什里。12岁时，随母亲和异父同母的哥哥彼得及两个妹妹离乡前往美国，居住在波士顿唐人街的贫民窟。15岁时作家曾只身返回黎巴嫩，继续学习阿

拉伯语言、文学。1903年，他重返波士顿。在此前后，他的小妹妹、哥哥、母亲相继因贫病交困而死，剩下他与另一个妹妹相依为命，仅靠妹妹的缝纫手艺维持生计。1905年，他在波士顿首次举办个人画展，受到一个名叫玛丽·哈斯凯尔的女校校长的赞赏，两人遂结为挚友。由于玛丽·哈斯凯尔的帮助，1908年纪伯伦得以前往法国巴黎学习绘画。其间，曾受到著名雕塑大师罗丹指点。除学习绘画外，他还抓紧时间广泛接触社会，游览了伦敦、罗马、布鲁塞尔等欧洲文化名城，并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但丁、伏尔泰、卢梭、巴尔扎克等人的作品，极大地开阔了眼界。其间，他受尼采的哲学思想和威廉·布莱克的文艺思想影响尤深。1910年底，纪伯伦返回波士顿；1912年定居纽约，潜心于诗文与绘画创作；1920年，出任“笔会”会长，遂成为阿拉伯旅美派文学的领袖。1931年4月10日因患癌症而不幸逝世。

纪伯伦首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人道主义者。他常在自己作品中表现出满腔忧国忧民的情怀，对祖国人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歌颂真善美，追求自由、平等，向往幸福、正义、理想的世界，对祖国，对人类，对大自然都怀有无限深情。同时，他还具有强烈的叛逆、革新精神，针对西方城市文明的弊端、资本主义的“金钱万能”、殖民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东方、本国、本民族的封建礼教、宗法制度的诸多腐朽、阴暗和假恶丑的现象，以及文学方面因陈袭旧的风气，他无不进行无情的抨击和嘲讽。他多才多艺，绘画、小说、诗歌、散文，无不精通。他曾被罗丹誉为“20世纪的布莱克”，作品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色彩。文字优美、典雅、绚丽、流畅、洒脱，常融诗情与哲理于一体，寓意深刻，隽永。

纪伯伦精通阿拉伯语和英语，能用两种文字进行创作，作品甚丰。阿文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草原的新娘》（1905）、《叛逆

的灵魂》(1908)，中篇小说《折断的翅膀》(1911)，散文诗集《泪与笑》(1913)、《暴风》(1920)、《奇谈录》(1923)、《心声录》(1927)，长诗《行列歌》(1918)等；英文作品主要有散文诗集《狂人》(1918)、《先驱》(1920)、《先知》(1923)、《沙与沫》(1926)、《人子耶稣》(1928)、《大地的神祇》(1931)、《彷徨者》(1932)、《先知园》(1933)等。

《草原的新娘》是纪伯伦创作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作者在所收的三篇短篇小说中愤怒地控诉了封建权贵和宗教势力的种种罪恶。《叛逆的灵魂》以对封建礼教、道德的叛逆与反抗为主题，表现了作者愤世嫉俗，向黑暗社会和邪恶势力勇敢挑战的战斗精神。该书一出版就为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政教势力所不容，认为这是一本“危险的、叛逆的、毒害青年”的书籍，没收后在贝鲁特广场当众焚毁，作者亦被认为是离经叛道，被开除出教，吊销国籍。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部作品的战斗性及其价值。

《折断的翅膀》是最早出现于阿拉伯文坛的一部中篇小说。小说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爱的诚挚，对美的追求；揭露了封建宗教势力的阴冷、残酷；对人生、爱情、幸福、自由等价值观念都一一做了深入的探索。小说问世后，曾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反响。

纪伯伦成就最辉煌，影响最深远的是他的诗歌、散文，特别是散文诗。

1903年至1908年期间，纪伯伦曾以《泪与笑》为总标题，在纽约《侨民报》上发表了56篇散文诗，1913年结集出版。作者含着泪水，面对现实，严肃地思考人生，歌颂真善美，鞭笞假恶丑。

在长诗《行列歌》中，他好似画出了具有象征意义的11个画面，利用对比的形式，反映了作家对充满虚伪、奸诈，暴虐、不义、愚昧的现实生活的不满和愤懑；体现了他对自由、幸福生活和理想境界的向往与追求。

《狂人》、《先驱》、《彷徨者》等，多为一些短小精悍的寓言，幽默中暗含讽刺、娓娓道来之际，常发人深省，令人深思。《沙与沫》则是一本格言、警句集，字字句句闪烁着作者思想的火花，表达了作者对文艺、爱情、人生、社会、世界的看法，如：“和你一同笑过的人，你可能把他忘掉；但是和你一同哭过的人，你却永志不忘。”“愿望是半个生命，淡漠是半个死亡”……妙语联珠，言简意赅，充满深刻的哲理，耐人寻味。

长篇哲理散文诗《先知》被认为是纪伯伦的代表作。作者借被人们视为先知的哲人亚墨斯达法临别答疑的方式，对爱、孩子、施与、饮食、工作、欢乐与悲哀、居室、衣服、买卖、罪与罚、法律、自由、理性与热情、苦痛、自知、教授、友谊、谈话、时光、善恶，祈祷、逸乐、美、宗教、死亡等共 26 个有关人生与社会诸方面的问题阐述了他的看法。如在谈及爱时，他说：“爱除自身外无施与，除自身外无接受。爱不占有，也不被占有。因为爱在爱中满足了……爱没有别的愿望，只要成全自己……”在论及婚姻时，又说：“彼此相爱，却不要做成爱的系链。”全篇从头到尾充满了新颖、精辟的比喻、格言、警句，包含了许多东方深邃、隽永的哲理，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辉。《先知》是纪伯伦呕心沥血之作。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先知》中的先知正是作者本人。他借先知之口，宣扬了他的人生观和哲学思想。《先知》一问世，就轰动了世界，被认为是“东方赠送给西方的最好礼物”。

完成于 1929 年，但作家逝世后 1933 年才得以出版的《先知园》是《先知》的续篇。在《先知园》中，作者再次借“先知”之口，表达了他对自然、世界、人生、政治、民族、时间等等的种种看法，特别是表达了他对沉睡中受人愚弄、任人宰割的东方民族愤懑不平的复杂心情；教导人们要胸襟开阔而不要狭窄，要勇敢而不自卑，表达了他对真理、对理想社会执着的追求，对祖国、

对人类、对生活真挚的热爱。

旅美派中地位可与纪伯伦相伯仲的是努埃曼和艾敏·雷哈尼(1876—19940)。艾敏·雷哈尼虽因同纪伯伦存有某些芥蒂,没有参加“笔会”,但被公认为是阿拉伯旅美文学的主将之一。纪伯伦、努埃曼和艾敏·雷哈尼被认为是旅美文学的三巨头。

努埃曼于(1899—1988)1889年10月17日生于黎巴嫩的巴斯坎塔镇。是位多才多艺多产的作家,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建树。

他是一位文学批评家,代表作有文学评论集《筛》(1923)、《在新筛中》(1973)等,系统地阐述了他在文学方面主张创新、改革,反对因循守旧的思想。努埃曼使自己的文艺理论付诸于创作实践。他被认为是阿拉伯文学史上新小说和戏剧的先驱之一。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往事已矣》(1937)、《豪绅》(1956)、《粗腿肚》(1958),中篇小说《相会》(1946)、《花脸回忆录》(1949)、《米尔达德》(1952)、《最后一天》(1963)、《啊!人!》(1969)等,有剧本《父与子》(1917)、《约伯》(1967)等。他是诗人,有诗集《眼睑细语》(1945)。他还被认为是思想家、哲学家、散文大师,有哲理性散文《路》(1932)、《历程》(1932)、《来世的干粮》(1936)、《打谷场》(1945)、《拜物》(1946)、《世界的声音》(1948)、《光与暗》(1950)、《在风口》(1953)、《远过莫斯科和华盛顿》(1957)、《基督的启示》(1974),有格言、警句集《路边的葡萄》(1946),有传记《纪伯伦传》(1934),有自传《七十春秋》(1979)等。

努埃曼在小说创作方面基本上遵循现实主义,小说多取材于社会现实生活。他注重典型的塑造与细节描写,文风含蓄、幽默,蕴藉深沉。反封建礼教,反愚昧、落后往往是他早期小说的重要主题。他的《又一年》(1914)与《不育者》(1916)是阿拉伯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新型的短篇小说。

努埃曼又是位创新派诗人，其诗虽亦多为格律诗，但已打破传统诗歌格律的束缚，诗句多简短、明快，韵律富于变化。有人称他的诗为“细语诗歌”，因为他的诗歌给人的印象不像那种慷慨激昂的演讲，而像人们在相互耳语，讲悄悄话，让人们心灵感到温馨、慰藉。那些悄悄话，让人感到文学是由生命创造出来的，是生命的一部分。

艾敏·雷哈尼（1876—1940）1876年11月24日生于黎巴嫩法里卡镇。他多次往返于美国和黎巴嫩之间，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到处演说，揭露和抨击当时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社会弊端，积极主张进行社会革命。他反对宗教迷信，反对殖民主义和专制独裁，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世界，被认为是最著名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作家。

艾敏·雷哈尼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作品体裁形式多种多样，题材内容丰富而广泛。阿拉伯文创作的主要作品有小说《驴夫和教士》（1904）、《谷底》（1915）、《闺阁外面》（1917），游记、散文、演说辞集《雷哈尼散文集》（亦译《雷哈尼亚特》1910—1924）、《阿拉伯列王志》（1924）、《纳季德近代史》（1927）、《祸患》（1928）、《偏激与改良》（1930）、《你们这些诗人》（1933）、《费萨尔一世》（1934）、《伊拉克腹地》（1935）。逝世后出版的作品有游记《黎巴嫩腹地》（1947）、《马格里布地区》（1952），短篇小说集《忏悔录》（1951）等。英文主要作品有诗集《梦幻的道路》（1921）、《神秘主义者之歌》（1921），小说《哈利德传》（1911），政论、游记《布尔什维主义的降生》（1920）、《伊本·沙持与纳季德》（1928）、《阿拉伯沿海》（1930）、《也门地区》（1930）等。其散文诗受美国诗人惠特曼影响较深，笔调与风格清新、明快，思想内容深刻隽永，无论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可与纪伯伦相媲美。

除纪伯伦、努埃曼、雷哈尼外，在北美的著名诗人还有被称

为“美、质疑与乐观的诗人”艾布·马迪（1889—1957），其代表作是长诗《奥秘》、《永恒的故事》；纳西布·阿雷达（1887—1946）主要诗作收在诗集《惆怅的灵魂》（1946，纽约）中。在南美的著名诗人则有法齐·马鲁夫（1889—1930），其代表作是浪漫主义的长诗《在飞毯上》（1929，里约热内卢）；舍费格·马鲁夫（1905— ），长诗《梦》是他的代表作；“乡村诗人”赖希德·赛里姆·胡利（1887—1984），长诗《最后之春》是其力作之一；伊勒亚斯·法尔哈特（1893—1977），其代表作是长诗集《牧人的梦》；尼阿麦·卡赞（1908— ），长诗《杉树的悬诗》是其代表作。

环境氛围的熏陶和有意识地刻苦研读，使旅美派的诗人、作家们同时谙熟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欧美—基督教文明，传统的民族文化、文学与现代西方文化、文学，在阿拉伯现代文学革新的进程中走在前列。旅美派文学在继承本民族传统文学、借鉴西方文学的基础上，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等各方面都进行了全面的革故鼎新，从而别树一帜，另具一格。

首先，在内容上，旅美派文学反对阿拉伯近世文学那种华而不实、言之无物、无病呻吟、只讲究玩弄文字技巧的文风。主张文学要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文学家要有使命感。旅美派文学的主要倾向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古典主义、超现实主义等倾向。而在纪伯伦、努埃曼等人的作品中，亦可看到神秘主义的影响。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并重，多种多样的创作风格与倾向并存，是旅美派这一现代混血文学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思想、内容方面，旅美派文学突出的特点是它明显的人道主义精神，主张平等、博爱、团结、互助、宽容、和平、仁义、反对暴虐、专制、压迫、种族歧视、宗教偏见，歌颂真善美，贬斥假恶丑。

旅美派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另一突出特点是它的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精神。旅美派的作家、诗人虽远在海外，但他们的心却与祖国、民族紧紧相连。他们时刻怀念祖国，与阿拉伯整个民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背井离乡的坎坷、严酷的现实生活，往往更容易促使他们怀念祖国、故乡和亲人。正如艾布·马迪在一首诗中所说：

有两样东西，岁月无法让它们消亡，
一是黎巴嫩，一是亲人对他的希望。
我们想念它那夏天山岳披绿装。
我们热爱它那雪盖河谷白茫茫……

自然，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在不同的作家、诗人的作品中，表现的形式、程度不尽相同：有直接抨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有揭露当时阿拉伯社会的种种阴暗、腐朽和阿拉伯人民遭受的种种苦难，而企图呼唤他们从沉睡中惊醒，团结起来斗争的；亦有歌颂阿拉伯祖国的光荣历史、山川的秀丽，并对其表现一往情深，无限思念、怀恋的。

旅美派作品思想内容的另一特点是作家、诗人在他们作品中表现出明显的个性。他们的作品往往具有深邃的哲理与丰富的想象，常令读者读后不禁掩卷沉思。这是因为旅美派作家、诗人受多种文化因素的影响，加之丰富的生活阅历，较自由的政治、宗教氛围，使他们不必囿于偏见、迷信而人云亦云。从而使他们能较大胆地解放思想，勤于思索，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我们在纪伯伦、艾敏·雷哈尼、努埃曼、艾布·马迪的作品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倾向。他们实质上是继承了古代阿拉伯大诗人穆太奈比、麦阿里的传统。因此，人们往往不仅把他们看作诗人、作

家，也看作是哲学家。自然，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也不尽相同：有倾向马克思主义，反对宗教，对其挑战、反叛，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有对传统宗教表示怀疑，对世界诸多事情感到迷茫、不可知的；有受尼采超人思想影响的；有对人类社会表示悲观、绝望的；亦有宣扬乐天知命的；有的倡导人类应反璞归真回归大自然；有的则向往理想世界……不一而足。无疑，近现代东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在融合、撞击时，必然会溅起形形色色的浪花，而反映在作家、诗人的作品中。

在艺术形式方面，旅美派的作家、诗人也在阿拉伯文坛率先进行创新。如在诗歌方面，进一步强调一诗一题；重视意象与想象；对传统格律诗进行改造；多用短律，使诗显得轻松、明快、活泼；韵脚富于变化，不再是一韵到底，而往往是把一首诗分成若干节，每节押一种韵，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使得诗歌读起来显得更加铿锵和谐、悦耳动听，而不单调、呆板；诗歌重视语言的选择：多用通俗、易懂、轻柔、寓有启示和感情色彩的词语，摒弃那些僵化、古板、费解的语言，认为语言只是诗歌表达思想内容的手段，不能喧宾夺主、玩弄词句，乃至以词害义。因此，他们的诗歌读起来如细声耳语，令人倍感亲切。旅美派的诗特别重视对古代阿拉伯安达卢西亚“彩锦体诗”的继承，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这是因为“彩锦体”诗本来就是古代阿拉伯诗歌与西班牙当地民歌融会的产物。那种音韵富于变化，又具生活气息的诗体，颇合乎旅美派诗人的口味。旅美派诗歌除抒情诗外，还创作了为数不少的叙事长诗，这也是其特色之一。

旅美派的散文创作在数量上远不及诗歌。但他们的散文同样富有创新精神。他们在将小说、戏剧、散文诗这些文体引进阿拉伯文学方面所起的先驱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此外，强烈的感情，深刻的思想，丰富的想象，优美的语句，往往是旅美派散文的特点。

尤其是纪伯伦、艾敏·雷哈尼、努埃曼等人的散文诗更是诗化的散文，无韵的诗，历来为人们所称道。

第七节 叙利亚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很快就取代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地位，于1920年开始，对这一国家进行长达20余年的殖民统治，使叙利亚的经济日趋恶化，人民生活愈益贫困；在政治上不给叙利亚人民任何自由，迫害爱国者，许多人被迫流亡国外。与此同时，叙利亚人民日益觉醒，反法斗争此伏彼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法、英军队曾一度开入叙利亚。战后，在叙利亚人民的坚决斗争下，法、英军队于1946年4月17日被迫撤走，叙利亚获独立。

叙利亚的现当代文学是在新与旧的斗争中和在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逐渐发展、成熟的。在这一过程中，作家、诗人们不同程度地受到旅美派及阿拉伯其他国家新文学和世界文学（包括西方、苏俄和中国文学）的影响。

叙利亚诗人是人民的喉舌，他们在反殖民主义，反封建的长期斗争中一直站在最前列，用自己的诗篇描述了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带给人民的种种苦难、灾殃；揭示了社会的种种黑暗、不公；激发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表达了他们反对外国侵略、殖民主义的委任统治，争取独立、解放的决心。

最早登上现代叙利亚诗坛、属于新古典派的著名诗人有穆罕默德·比兹姆（1887—1955）、海鲁丁·齐里克利（1893—1976）、海利勒·迈尔达姆（1895—1959）、舍菲格·杰卜里（1898—1980）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从阿拉伯古代诗歌遗产中吸取营养，在诗歌创作中特别注重音韵和谐、格律严整，讲究修辞。他们的绝大部分诗歌都是表达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战斗诗篇。

如比兹姆在诗中谴责法国殖民主义的委任统治，并向他们提出严正警告：

洋大人们！让你们的委任见鬼去！
它使阿拉伯人血流成河。
不要肆意欺压高贵的阿拉伯人！
否则他们会像雄狮跃起，怒不可遏……

在他们之后，在现当代最著名的新古典派代表诗人是白戴维·杰拜勒（1903—1981）。他原名穆罕默德·艾哈迈德，少年时代就显露出诗才，1825年曾出版第一部诗集，受到好评。同时，他从中学时代就积极参加爱国主义活动，以其诗文宣传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为此，曾被捕入狱。他不仅是位诗人，而且是位政治活动家，生前多次当选为议员，做过部长。

创新派亦即浪漫派的代表诗人是欧麦尔·艾布·雷沙（1910—1990）。他自幼喜爱诗歌，尤爱读布赫图里、艾布·泰马姆、邵基的诗。后来，在欧洲期间又深受英、法等西方文学中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他一生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中，不仅谴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也抨击那些为虎作伥的卖国贼和反动政客。如他在诗中写道：

我的民族啊！你赞颂过多少偶像，
尽管他们并没有偶像的模样。
如果放牧者是羊群的敌人，
那又何必只怪侵略的豺狼……

其作品在形式上为严谨的格律诗，但在内容上却富有神奇的

想象，尤擅长用象征、寓意的手法抒发爱国激情，表达对民族的忧患意识。如《鹰》、《夜莺》、《夜莺的寂寞》都形象地表达了这种民族精神和爱国激情以及人民对自由、幸福的向往与追求。除这种主题外，他还善写情诗和景物诗，有“爱与美的诗人”之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叙利亚诗坛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诗人们的视野不再局限于叙利亚本国，而扩展为全阿拉伯民族、全人类、全世界。巴勒斯坦问题、亚非拉的民族解放斗争、社会主义革命都成为诗人关注的焦点。二是在艺术形式方面，在西方诗潮的影响下，紧随伊拉克之后，叙利亚开始出现新诗体——自由体诗。

当代叙利亚最著名的诗人是苏莱曼·伊萨和尼扎尔·格巴尼。

苏莱曼·伊萨（1921 — ）不到 10 岁即开始写诗。阿拉伯现代史上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都会在他的诗歌中找到反映。其诗热情地展示出时代的本质，呼喊出人民的心声，正如他在诗中所述：

我是同胞心中的声声呼喊，
而并非只是可读的诗篇。
足矣——曲终于我的琴弦，
却开始回响于别人的心间……

他当年曾因写反帝爱国诗篇和坚定的民族主义立场而多次入狱。除政治抒情诗外，他还写有不少诗剧、叙事诗、儿童诗。1982 年曾获亚非文学莲花奖。

尼扎尔·格巴尼（1923 — ）于 1939 年开始写诗，1944 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褐色姑娘对我说》。从那时起，至今已出版 20 余

部诗集。他能对阿拉伯古典传统诗歌与西方现代派诗歌融会贯通，融诗坛巨匠各种不同神韵于一炉，苦心探索，大胆创造，铸出自己独特新奇的诗风。他反对因循守旧，主张诗歌要反映时代、反映人民，也要表现自我。他努力使自己诗歌的语言流畅、浅白如话。他写女性、爱情，有“女性诗人”之称。他的情诗写得新颖、坦露、直率、炽烈，如：

选吧！是爱还是不爱？
不选是胆怯的表现，
没有中间地带——
在天堂与地狱之间。

亮出你全部的牌！
什么决定我都高兴。
说话！
激动！
愤怒！
别像颗钉子一动不动！
我可不能像一根草
总停留在雨中……

他有许多诗对社会和民族的种种陈规陋习进行讽刺；亦有大量诗歌表现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主义热忱及对人类理想社会的追求。

此外，当代著名的诗人还有艾哈迈德·苏莱曼·艾哈迈德（1926 — ）、邵基·巴格达迪（1928 — ）、沙比尔·法勒侯特（1935 — ）等。

当代叙利亚诗坛的特点是传统的格律诗与自由体新诗并驾齐驱。有些诗人如苏莱曼·伊萨、尼扎尔·格巴尼由最初的格律诗转为自由体诗，亦有的诗人如艾哈迈德·苏莱曼则由自由体诗渐向传统格律诗回归。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交相辉映，各呈异彩，是叙利亚诗坛另一特点。

叙利亚小说的发展过程与黎巴嫩、埃及极为相似，只是稍晚一个节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位与黎巴嫩作家杰尔吉·宰丹相类似的著名的历史小说大师——迈阿鲁夫·艾纳乌特（1892—1948）。其主要作品有《古莱氏族的主公》、《叶齐德·本·穆阿威叶》、《塔里格·本·齐雅德》、《圣女法蒂玛》等。这位民族主义作家企图用小说的形式写成一部伊斯兰史诗式的巨著，通过已写或拟写的七八十个著名的历史人物及其事迹，为阿拉伯人民的祖先歌功颂德，唤醒阿拉伯人民的民族意识，振奋精神进行斗争。

现代叙利亚小说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最早出现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新式长篇小说应是舍基卜·贾比里（1912— ）的《贪婪》。《贪婪》发表于1937年。小说写了一个名叫库扎鲁夫的俄国青年贵族流亡在国外的遭遇和他的爱情纠葛。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本人的经历和他对妇女、爱情、美学……的看法。舍基布·贾比里还写过长篇小说《捉弄人的命运》（1939）、《虹》（1946）、《别了，阿帕梅亚！》（1960）等。其作品大多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浪漫主义是叙利亚小说的主调。最初发表于报刊，后来收编为短篇小说集的苏卜希·艾布·乌奈伊迈的《夜歌》、沙米·凯亚里（1898—1973）的《光明与风暴》、阿里·海勒吉（1910—1984）的《春与秋》、穆罕默德·奈加尔（1910—1967）的《在大马士革的宫殿里》等，多以伤感的情调反映社会

的苦难、爱情的悲剧，往往以主人公自杀、发疯为结局。

在这类纪伯伦、曼法鲁蒂式的浪漫主义小说热潮中，开始出现具有较完美形式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其先驱是福阿德·萨伊卜和艾勒延·戴拉尼。

福阿德·萨伊卜（1910—1970）的代表作是出版于1944年的《伤疤史》，包括11篇短篇小说，最早的写于1930年。其中的名篇《机器的葬礼》，通过汽车坏在村路上，被骡车拖着走，受到农民嘲弄一事，表现了农村传统、守旧势力对现代化科学技术的抵制，反映了新旧时代的差异与矛盾。

艾勒延·戴拉尼（1909— ）早在30年代初就开始在大马士革出版的《人类》及其他如《早晨》、《思想》等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曾译过高尔基的《母亲》、《人间》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其作品内容多具有反帝、爱国、争取社会公正的明显革命倾向。他的部分小说收在1976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绿箭》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在五六十年代，叙利亚的小说空前繁荣，主要的倾向是现实主义。特别是在1951年成立的“叙利亚作家协会”，针对“为艺术而艺术”，明确提出“艺术为人民，为人生，为社会服务”的口号。协会主要成员有迈瓦希布·凯亚里（1921— ）、赛义德·郝拉尼亚（1929— ）、邵基·巴格达迪、阿迪勒·艾布·舍奈布（1931— ）、哈纳·米纳（1924— ）、艾勒延·戴拉尼等。这些作家多受苏俄文学影响，信奉马克思主义，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协会最先出版了会员们的短篇小说合集《通往山顶的路》，又相继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集，如迈瓦希布·凯亚里的《白头巾》、邵基·巴格达迪的《我们区都在咯血》、哈西布·凯亚里的《同人们在一起》、《家乡消息》等；并出版了哈纳·米纳的长篇小说《蓝灯》。这些作家具有历史使命感，在作品中明确地表明他们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为建立

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理想社会而斗争的观点。

民族解放斗争是现当代叙利亚小说重要的题材之一。这类小说又可分为写战前的反法爱国斗争和反映巴勒斯坦人民为重返家园而进行的斗争两种内容。法里斯·祖尔祖乐(1929—)的长篇小说《城市不会陷落》(1961)、《哈桑·杰伯勒》，赛拉迈·奥贝德(1921—1984)的长篇小说《艾卜·沙比尔》，都因成功地反映出当年叙利亚人民在反法斗争中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而获国家文学奖。反映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斗争的长篇小说则有艾迪布·奈哈维(1926—)的《巴勒斯坦的婚礼》，描写了1967年“六·五”战争失败后，巴勒斯坦人民的反思和决心，小说在现实主义手法的基础上，涂上了一层神话色彩，颇似民间故事。此外在一些短篇小说集中也多反映了巴勒斯坦解放斗争这一题材，如白迪阿·哈吉(1922—)的《忧伤的土地》(1961)、法里斯·祖尔祖乐的《直至最后一滴血》(1960)、尼扎尔·穆艾伊德·阿兹姆(1930—)的《远不止十六年》等。

当代叙利亚最著名的小说家是哈纳·米纳。他发表于1954年的长篇小说《蓝灯》，在叙利亚文学史上被认为是一部划时代的作品。《蓝灯》以法国殖民主义者统治下的拉塔基亚港为背景，再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叙利亚劳动人民在战争、失业、饥饿、内忧外患中挣扎的苦难生活，也反映出他们奋起反抗殖民当局及其走狗的压迫、剥削，要求民族独立的英勇斗争。《蓝灯》发表12年后，哈纳·米纳又发表了第二部思想性、艺术性更为成熟的长篇小说《帆与风》(1966)。小说成功地刻画了为革命者偷运武器的老船长图鲁西的英雄形象。《帆与风》被誉为“是描写海员为活命，为追求社会公正与政治解放的悲壮斗争的一部史诗”。

从此，哈纳·米纳的创作进入旺盛期。70年代发表了三部曲——《锚》(1973)、《残留的影像》(1974)、《沼泽》(1976)；80

年代又发表了另一三部曲——《水手的故事》（1981）、《主桅》（1982）、《遥远的港口》（1983）；此外，还写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白乌木》、《谁记得那些日子》等。其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经历和周围的现实生活，反映中下层人民，特别是码头工人、渔民、海员、知识分子反对外国殖民者和本国专制统治者和剥削阶级的斗争，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在创作手法上，他在遵循现实主义的道路上，越来越多地吸取了意识流、象征主义、时空交错、内心独白等一些现代派的技巧。多产、求新，使他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阿拉伯作家之一。

当代在短篇小说领域最著名的作家是阿卜杜·赛拉姆·欧杰里（1917— ）。他30年代就开始短篇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巫婆之女》、《中尉的表》等10来部。除短篇小说外，他还写有中长篇小说《含泪的芭希玛》、《心悬在铁丝网上》、《三种爱情》、《血染的十月之花》，诗集《夜与星》等。其作品题材广泛，语言严谨，艺术技巧娴熟，对叙利亚小说的发展有一定贡献。

当代著名的女作家有乌勒法·伊德丽碧（1912）、哈黛·萨曼（1942— ）、盖玛尔·克莱妮（1931— ），库雷特·扈丽（1936— ）等。她们的作品多以反封建、争取妇女解放为主，但也有不少作品反映敏感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政治斗争。

在创作手法上，当代的叙利亚小说也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会在—起的。如乔治·萨利姆（1933—1976）的长篇小说《在流放地》（1962），可明显地看出是受卡夫卡《审判》一书的影响；穆塔阿·萨弗迪（1929— ）、库雷特·扈丽深受法国存在主义影响；哈黛·萨曼和扎卡里亚·塔米尔（1931— ）也都在自己的小说中采用了现代派的手法。

第八节 伊拉克文学

1920年伊拉克被交由英国委任统治。同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英帝国主义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的人民起义。虽最终被残酷镇压下去，但它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促进了民族觉醒。伊拉克人民反对英国及其走狗的斗争此起彼伏，长年不断。1958年7月14日，以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人民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费萨尔王朝，宣布成立伊拉克共和国。1963年2月，复兴党又发动政变，掌握了政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伊拉克文学仍以诗歌为主。小说的出现与发展则晚于埃及和黎巴嫩等国。

现当代的伊拉克诗歌从形式上讲，无非是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格律诗，另一种则是自由体的新诗。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著名诗人鲁萨菲和宰哈维仍活跃于诗坛。

鲁萨菲在这一时期把斗争的锋芒集中指向帝国主义，大胆地揭露他们如何搜刮殖民地人民的财富，榨取他们的血汗，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难；极力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及其傀儡的统治，如《委任政府》、《委任的画皮》、《罪恶的尾巴政府》、《在委任与独立之间》、《英国佬的殖民政策》、《写在条约发表时》等都是这一类的诗歌。

诗人宰哈维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29年的长诗《地狱的革命》。作者通过诗中精彩的描写，辛辣的讽刺，表达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含有深刻的寓意。该诗猛烈地抨击了宗教传统观念，影射时政，因此一发表就引起轩然大波遭到攻击。宰哈维不仅在诗歌的思想内容方面要求革新，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反对保守。在伊拉克，他是最早提出写无韵诗的人。

总起来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伊拉克诗坛，是传统的格律诗，即新古典派的诗歌占统治地位。除了鲁萨菲、宰哈维外，现当代伊拉克著名的新古典派的诗人还有阿卜杜·穆哈辛·卡济米（1870—1935）、穆罕默德·里达·舍比比（1887—1966）和贾瓦希里（1900— ）等。其中尤以贾瓦希里成就最大，被认为是当代新古典派诗歌的泰斗。

贾瓦希里 1920 年开始登上诗坛。诗人由于激进的革命言行及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屡遭迫害，多次亡命国外。贾瓦希里的作品有《贾瓦希里诗集》四卷。他被认为是伊拉克的革命诗人，其诗被认为是伊拉克现代革命的诗体日记。他擅长音律，诗风雄健、恢弘，常巧用反语，讥讽敌人，起到警世的作用。如在长诗《饥民催眠曲》中，诗人模仿殖民主义者的口吻写道：

睡吧，饥饿的人们！
保护你们的是食品之神。
睡吧！醒时若饿肚皮，
梦中可以饱餐一顿。
睡吧！你们可以梦见许诺的奶油，
加上甜言蜜语做的点心……

贾瓦希里的诗在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方面都极为完美，因而被认为达到了当代传统格律诗的顶峰。

在 40 年代的伊拉克诗坛出现了浪漫主义的潮流，浪漫主义出现后不久就产生了自由体新诗。有趣的是伊拉克浪漫主义诗潮虽晚于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但自由体新诗却居领先地位。伊拉克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是娜齐克·梅拉伊卡。

娜齐克·梅拉伊卡（1923 — ）开始是写传统的格律诗，但不

久就摒弃了这种形式，而有意识地采用自由体诗的形式。因此，她也是阿拉伯诗坛自由体新诗的先驱之一，她于1947年发表的《霍乱》一诗是阿拉伯诗坛最早出现的自由体诗之一。其诗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伤感、悲观色彩。如：

夜晚有难以忍受的停滞，
黑暗是溢向四方的秘密，
我孑然一身，追随我的只有我的影子，
我孑然一身，我，冬夜，还有我的影子……

她后期的诗歌渐渐摆脱了那种悲观的情调，但却带有一定的超现实主义、象征主义的色彩。主要作品有诗集《夜的情人》（1947）、《波之谷》（1957）、《月亮树》（1968）、《为了祈祷与革命》（1978）等多种。

著名的浪漫派诗人还有白兰德·海岱里（1926— ）、赛法·海岱里（1921— ）、拉祖格·法赖志（1923— ）、赖希德·纳绥里（1920—1963）等。

现当代自由体新诗的先驱与代表诗人还有塞亚卜与白雅帖。

塞亚卜（1926—1964）自40年代开始写诗，遗有诗集和长诗《凋谢的花朵》（1947）、《掘墓人》（1952）、《盲妓》（1954）、《雨之歌》（1960）等多种。1971年曾出版《塞亚卜诗集》两卷。诗人一生坎坷，对殖民统治、社会的黑暗、不公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与抗争。其诗体现了诗人的革命精神和叛逆思想。早期作品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表达了诗人个人的伤感、孤独、痛苦和对爱情、理想的追求；后期的诗作跳出了个人的圈子，转为现实主义，写社会的悲剧、民族的斗争。但他又深受英国象征派诗人艾略特、西特韦尔等影响，诗中多用象征、意象、神话典故表达其胸臆。

白雅帖(1926 —)是伊拉克,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当代最负盛名的诗人之一。由于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具有激进的革命观点而屡遭迫害。其诗著颇丰,有诗集《天使与魔鬼》(1950)、《流亡诗抄》(1957)、《贫困与革命之旅》(1965)、《盗火者自传》(1974)等10多种,并写有诗论《我的写诗经验》(1968)。在哲学观点上,诗人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又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表现出一种矛盾的心理。在艺术手法方面,他不断创新,勇于探索。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以及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在他的诗歌中交相辉映。他在现当代的阿拉伯诗坛别树一帜,独具一格,时而表现出乐观、昂扬的战斗精神,时而又对祖国、民族、人类充满了忧患意识。其诗往往意象万千,寓意深远,如在《紫罗兰的愁绪》一诗中,诗人写道:

劳动的千百万不会梦见蝴蝶之死

梦见紫罗兰愁绪万千

或是闪闪发光的风帆

夏夜在绿色的月光下航行

或是像情痴将幻影迷恋

劳动的千百万

赤身裸体

被撕成碎片

.....

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在钢厂、矿山

在咀嚼太阳,将死亡吞咽.....

当代的伊拉克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其诗坛是多元化的:既有传统的格律诗,亦有自由体新诗;古典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

与现代派的各种倾向争奇斗艳，各逞异彩。

伊拉克的小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出现。

1919年，苏莱曼·费迪发表的《醒世故事》是伊拉克小说最早的尝试，但缺少小说的特征。真正被认为是伊拉克现代小说奠基人的是迈哈穆德·艾哈迈德·赛义德。

迈·艾·赛义德(1903—1937)的创作生涯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年代初，作品是中篇小说《为了结婚》(1921)、《弱者的命运》(1922)和短篇小说集《灾难》(1922)。这些作品艺术水平不高，具有浪漫主义传奇色彩和说教意味。

第二阶段是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长篇小说《杰拉勒·哈立德》(1928)为代表，此外还有短篇小说集《先锋》(1929)、《一时之间》(1935)。这一阶段，作家的思想变得深沉、成熟。他受俄国作家和一些阿拉伯启蒙运动先驱作家的影响，思想有了根本变化。他对前期作品进行反思，认为那些作品写得过于浮浅，是他文学生涯的污点，从而使他由浪漫主义的游戏之作转为写现实主义的严肃作品，企图以小说作为社会改良和与社会种种黑暗、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的武器。

《杰拉勒·哈立德》是赛义德的代表作，被认为是伊拉克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开始成熟的划时代的作品。小说以1920—1921年伊拉克人民举行大规模的反英武装起义前后的种种事件为背景，通过信奉伊斯兰教的主人公与犹太姑娘萨拉的爱情，表达了他主张不同宗教的民族和平共处的思想，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贫苦工农大众的同情。

自30年代起，现实主义成为伊拉克小说的主流。其中成就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祖·努·阿尤布。

祖·努·阿尤布(1908—)生于摩苏尔市，其代表作是《易卜拉欣博士》(1939)与《手、土地与水》(1948)。

《易卜拉欣博士》是作者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中通过对主人公易卜拉欣博士的描述，较成功地刻画出当时伊拉克一些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嘴脸。笔调辛辣、犀利，语言幽默、诙谐，是这部作品的特点。《手、土地与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伊拉克农村的阶级矛盾，反映了当时一些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希望改善农村生产关系的美好愿望，以及在殖民主义与封建地主阶级相互勾结的反动势力的统治下，这种理想必定失败的思想。

此外，阿尤布还写有 10 多部短篇小说集，如《巴比伦塔》（1938）、《一根空骨头》（1948）、《渴望的心》（1950）、《种种形象》（1954）等，中长篇小说《被遗忘的信》（1957）、《向人世问好》（1972）等。他被认为是伊拉克 30 至 50 年代小说界的主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伊拉克小说界，著名的作家还有阿卜杜·哈格·法迪勒（1911— ），代表作是中篇小说《两个疯子》（1939）；沙鲁姆·达尔维什写有短篇小说集《自由人与奴隶》（1941）、《有些人》（1948）。他们擅长刻画人物形象，注重人物的心理分析，有较高的艺术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小说处于停滞状态，但却孕育了被称为“五十年代辈”的一代作家。“五十年代辈”的作家带来了伊拉克小说自 50 年代至 60 年代初（即 1958 年“七月革命”前后）的繁荣。这一代作家多懂外文，可直接阅读原著。他们一方面受埃及、黎巴嫩本民族近现代一些名作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西方和苏俄文学潮流的影响。此外，伊拉克 1958 年“七·一四”革命胜利后，政治思想一度宽松的氛围也是促进文学繁荣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十年代辈”的作家多遵循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其中沙基尔·海斯巴克（1930— ），认为文学，特别是小说，是像一面镜子反映现实生活和人物形象的，其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

《新时代》(1951)、《残酷的生活》(1959)等;艾德蒙·萨布里·拉祖格(1921—1975),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在灾难的海洋里》(1959)、《逃离黑暗的人》(1960)等;还有阿尼姆·戴巴厄(1923—)、沙菲莱·杰米勒·哈菲兹(1926—)、迈赫迪·伊萨·沙格尔、尼扎尔·赛里姆、沙基尔·加比尔、阿卜杜·拉扎格·谢赫阿里等。他们多以中短篇小说反映“七·一四革命”前人民屈辱、痛苦的生活,以及他们为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为摆脱贫困、落后的社会状况进行的斗争。

在这一代作家中应特别提及的是阿卜杜·迈里克·努里(1921—)与福阿德·泰克里利(1927—)是他们最早在自己的小说中运用了意识流等现代派的艺术手法。他们的小说虽以现实主义为主流,但却深受法国存在主义的影响。努里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大地之歌》(1954),但他自50年末就开始转向戏剧,对小说不再问津。泰克里利则以中篇小说《另一面》(1960)和长篇小说《远归》(1980)两次引起文坛的震动。

“五十年代辈”作家群中最有成就的是阿伊卜·塔阿迈·法尔曼(1928—1990)。他写于50年代的两部短篇小说集在艺术方面显得还不够成熟,但发表于1966年的长篇小说《枣椰树与邻居》却被认为是伊拉克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枣椰树与邻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巴格达一个贫民区为背景,多层次、多角度地描述了各个阶层不同人物的典型形象,特别描绘了下层劳动人民的群像:他们受殖民主义和剥削阶级的欺压,在艰难竭蹶中苦苦挣扎,他们有痛苦,有追求,有斗争……小说无论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此后,他相继又发表了长篇小说《五种声音》(1967)、《阵痛》(1974)、《牺牲》(1975)、《窗上的阴影》(1979)、《马鲁夫先生的苦难》(1982),在艺术上不断地探索、求新。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去描绘伊拉克不同历史

阶段不同层次人物的典型形象。他的小说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范畴。但在他的作品中，我们亦可以看到意识流、内心独白、倒叙、联想等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以及劳伦斯·达雷尔《亚历山大四部曲》，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式结构的影响。

成名于 60 年代，也是当代伊拉克最著名的小说家是鲁拜伊。鲁拜伊（1939 — ）的创作道路可分三个阶段：最早出版的三个短篇小说集《剑与船》（1966）、《头脑中的影子》（1968）和《坎坷旅途中的面影》（1969）为第一阶段的作品。作者在这些小说中成功地描绘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种种典型形象，其中《剑与船》被认为是伊拉克 60 年代最具代表性的小说之一。第二阶段始于长篇小说《黥墨》（1972）和短篇小说集《梦中的眼睛》（1974，包括同名中篇小说）。这些小说内容多反映当时敏感的政治现实。作家的第三个阶段的作品主要是以民族斗争为主题，包括长篇小说《江河》（1974）、《月亮与围墙》（1978）、《巢》（1980）和短篇小说集《城市的记忆力》（1975）、《马群》（1976）。其中被人们公认为写得最好的是《月亮与围墙》。小说以作家家乡纳西里耶城的一个小区为背景，写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乡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写出了时代风云变化，是一部反映现实颇有深度与广度的力作。作家认为“新的思想需要新的表达方式”，因此他在创作中不断求新，从其作品中可明显地看出受存在主义、象征主义及结构现实主义等现代派手法的影响。

第九节 约旦、巴勒斯坦文学

巴勒斯坦、约旦原为一个整体，统称巴勒斯坦地区，是阿拉伯沙姆地区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沦为英帝国主义的委任统治地。1921 年，英帝国主义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

分为东西两部，西部仍称巴勒斯坦，东部称外约旦。1946 年英国被迫承认外约旦独立。1947 年 11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规定在巴勒斯坦建立阿拉伯国家和犹太国家。1948 年，犹太资产阶级在巴勒斯坦宣布建立以色列国，之后发动了对阿拉伯国家的战争；以后又在 1965 年、1967 年两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了大片阿拉伯领土，使上百万阿拉伯人沦为难民。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各国人民一向反对“巴勒斯坦分治决议”，为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和重返家园而进行不懈的斗争。1964 年巴勒斯坦各派组织领导人共同建立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民展开武装斗争。1974 年阿拉伯联盟承认“巴解”为全体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1988 年，巴勒斯坦国正式宣告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巴勒斯坦地区（包括约旦）在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专制统治下，人民过着极端贫困、愚昧、落后的生活。因此这一地区在近现代文学复兴运动中起步相对较晚。但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新文学已开始萌动。1908 年，在耶路撒冷相继创办了《艾斯玛伊》、《耶路撒冷》和《珍宝》（后改名为《当代珍宝》）三种报刊。

通过报刊、教育、翻译等手段，新文学启蒙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这一运动的先驱者是奈赫赖·祖莱格（1859—1921）及其学生赫利勒·赛卡吉尼（1878—1953）、奈沙希比（1882—1947）、赫利勒·贝德斯（1875—1949）等人。其中赫利勒·贝德斯在文学方面成就最大，被认为是这一地区近现代文学的先驱。

赫利勒·贝德斯生于拿撒勒。1908 年，他在海法创办《珍宝》文学杂志，为当时文学的译著开辟了第一块园地。他最早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小说译成阿拉伯文，并且从俄文转译了许多其他西方国家的小说，被认为是这一地区近现代翻译运动的先驱。1920 年，他创作的长篇

小说《继承人》被认为是巴勒斯坦第一部现代小说。赫·贝德斯共遗有 44 部作品，但多为改写的译作。重要创作除《继承人》外，1924 年发表了短篇小说集《思想的舞台》（其中大部分作品在这之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被认为是这一地区最早出现的短篇小说。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具有影响的中长篇小说创作还有穆罕默德·伊宰·戴鲁宰（1889—1984）1934 年发表的长篇小说《地主与捐客》（又名《土地经纪人》）。通过一个农民陷入犹太经纪人设下的圈套，为了一个女人不得不向经纪人借债，最后被迫卖掉土地的故事，形象地反映了犹太人千方百计要夺取巴勒斯坦土地这一事实。

此外，伊斯哈格·穆萨·侯赛伊尼（1904 — ）在 1943 年发表的长篇寓言小说《母鸡回忆录》在阿拉伯世界曾引起较大的反响。作者通过一只母鸡及其鸡窝被侵占一事，象征性地描述了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

这一时期，勇于在短篇小说创作方面进行探索的是赛福丁·侯拉尼（1914—1868）。他于 1937 年在雅法出版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开头》。他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饱受忧患而又受过教育的青年一代，应无情地摧毁那些充满了骗人的假相、供人消遣和玩赏的旧文化；主张文学应反映生活，干预现实。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基本上贯彻了自己的主张。

随着时代的发展，诗歌也逐渐摆脱了传统的陈腐的内容和古板的模式。如诗人亚历山大·胡里·贝台加利（1890—1973）在其诗集《人生景象》（1927）的前言中说：“诗人最应发挥自己才华的诗是社会诗”。在《人生景象》之前，他还发表了诗集《嗟叹集》（1919）、《心声集》（1923），内容多为抨击社会黑暗，反映人民的苦难和哀怨，主张妇女解放、社会改良。1952 年他移居南美，至死笔耕不辍。其诗往往具有叙事、对话的风格，后期诗歌更注

意到艺术的完美和格律的创新。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情诗诗人是约旦的侯斯尼·法里兹（1919— ）和巴勒斯坦的哈桑·布海里（1918— ）。

侯斯尼·法里兹的代表作是诗集《爱情的圣殿》（1938）。其诗多以浪漫主义的笔调，抒发了青年炽烈似火，如痴如狂的爱情。哈桑·布海里的情诗集《昏与晨》发表于1943年，其情诗的特点是善于描述情人外在形体的美。

侯期尼·法里兹与哈桑·布海里有很多相似点：他们都以情诗见长，他们的诗歌都很讲究音乐节奏，往往被谱成歌曲传唱。他们又都多才多艺，法里兹曾写过两部诗剧，布海里除情诗外，还擅长描述自然景物之美。除诗歌外，他们还写小说、散文、文学评论。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变迁，他们的诗中儿女情长、卿卿我我的情调渐少，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之情渐多。法里兹的诗集《我的祖国》（1956），布海里的诗集《晨光微笑》（1946）、《眼中的海法》（1973）等都集中地表达了这一情感的转变。

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诗坛最有代表性，最负盛名的诗人是易卜拉欣·图甘和穆斯塔法·瓦赫比·坦勒，他们分别被称为巴勒斯坦诗人和约旦诗人。

易卜拉欣·图甘（1905—1941）的诗作在生前已整理成集，1955年于贝鲁特出版，称《易卜拉欣诗集》。诗集中他写的最多、最好的是以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主题的诗歌。他以满腔热忱，表达了自己与祖国荣辱与共、息息相关的情感。如在人们争相传唱的《祖国》进行曲中，诗人写道：

祖国，你属于我——不管敌人怎样！

祖国，你是我的一切希望。

祖国，你若安全我就无恙，

我的尊严与幸福寄托在你身上。
青年们，起来！到了我们奋起的时光！
让我们振兴祖国，使祖国富强！

易卜拉欣·图甘的诗密切地注视并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成为巴勒斯坦人民苦难经历和英勇斗争的写照。他不仅关心巴勒斯坦的命运，而且还关注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命运：马格里布、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会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反响。此外，易卜拉欣的情诗也常表达出诗人真挚、纯洁的恋情和深切的相思与怀念。

易卜拉欣·图甘诗歌的艺术特点是他在保持古诗传统押韵的基础上，在格律方面进行的大胆革新。这尤其表现在他写的一些爱国歌曲的歌词上：节奏明快，诗句长短不一，韵律富于变化。他的诗句虽经过缜密的推敲，但显得通俗流畅，平白如话，毫无晦涩、造作之感。

与易卜拉欣·图甘内容、风格相近的同代诗人是阿卜杜·拉希姆·迈哈穆德（1913— ）和阿卜杜·凯里姆·卡赖米（1917—1980）。他们被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巴勒斯坦诗坛三杰。

穆斯塔法·瓦赫比·坦勒（1899—1949）以笔名“阿拉尔”著称。其主要诗作集于《亚比斯谷地的黄昏》（1954）。此外，他还写有诗剧《所多玛》。他的诗歌多以反映约旦人民为争取自由、独立而对英国殖民主义和反动当局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主题。诗人还常借诗抒发自己刚正不阿、愤世嫉俗、感时伤世、郁郁不得志的胸臆：

当我看到讲假话使一些权贵步步高升，
当我看到讲真话者如何为真话而牺牲，

当我看到素餐尸位者如何地称王横行，
我就深信，所谓“贤明”是对贤明的嘲弄……

诗人后期曾长时间同吉卜赛人生活在一起，他借描述他们的“大篷车队”生活表达了自己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坦诚无私的理想社会和生活。

穆·瓦·坦勒的诗歌题材非常广泛，除反映当时的政治、社会生活外，他也描绘祖国美丽的自然景色，还写有不少情诗。其诗遵循古诗格律，结构严谨。诗人为人风趣、幽默，因而其诗也常带有诙谐、嘲讽的色彩，他的诗句质朴、自然，不露雕凿的痕迹，有时还杂有某些方言土语，因而更贴近民众的生活，为广大人民喜闻乐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自1948年5月后，随着民族解放斗争的兴起、发展、深入，巴勒斯坦的作家、诗人大多更自觉地用自己手中的笔为武器，投入了这场战斗。

在中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最有成就的是格桑·卡纳法尼、乌迈伊勒·哈比比和杰布拉·易卜拉欣·杰布拉。

格桑·卡纳法尼（1936—1972）积极投身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1972年在贝鲁特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暗杀。他的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阳光下的人们》（1963）、《重返海法》（1969）等。《阳光下的人们》描述了三个巴勒斯坦人的逃亡经历，象征性地说明，企图逃避现实，逃避斗争而去寻找个人安定与幸福是不会达到目的的。小说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精湛的艺术特色震动了阿拉伯文坛，被认为是巴勒斯坦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部作品。《重返海法》内容是写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流亡在外达20年之久的赛义德夫妇重返海法去探寻他们当年离家来不及带走的儿子，结果发现他们的亲生儿子已被一对犹太夫妇收养，并成为一

名以色列军官、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老夫妇深感懊悔的是不该在 20 年前离弃自己的儿子和故土，更不该在“六·五战争”后阻止小儿子去参加突击队。

格桑·卡纳法尼善于运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多种手法进行创作。他受美国小说家福克纳（1897—1962）影响很大，小说中常用意识流、时序颠倒、象征、隐喻等手法，这在小说《还有什么剩给你们？》（1966）中表现尤为明显。

乌迈伊勒·哈比比（1921 — ）笔名艾布·赛拉姆。他将文学作为自己的斗争武器，曾说：“我无法在政治与文学间划一界线。我只是经常企望作为一位政治方面的文学家，作为一位文学方面的政治家。”其代表作是两部中篇小说《六天的六重奏》（1968）和《乐天的悲观主义者赛义德·艾比·奈哈斯失踪奇案》（1972）。

《六天的六重奏》以 1967 年的“六·五战争”后新旧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土地为背景，分别以六个故事勾勒出巴勒斯坦人的群像：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理想和斗争。小说结构新颖别致，初看似是六个互不相干的短篇故事，实际上是群像构成的一个协调的整体。

在《六天的六重奏》中，作者在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手法的同时，吸取了阿拉伯古典民间文学的框架结构的艺术手法。这种对古典民间文学艺术手法的借鉴，在《乐天的悲观主义者赛义德·艾比·奈哈斯失踪奇案》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玛卡梅式的雕词凿句，传奇故事的奇妙想象，历史传说的夹叙夹议，贾希兹式的中旁征博引与辛辣的讽刺……在这部小说中留下的明显的印记。小说通过一个似乎荒诞不经、充满矛盾的消极人物赛义德在占领区如何委屈求全、逆来顺受、降志辱身以求苟活而终不可得的遭遇，说明步步退让的结果只能换来敌人的步步紧逼，只有坚持斗争才是巴勒斯坦人民唯一的出路。故事写得如

幻如真，亦庄亦谐，诙谐幽默中蕴含着辛辣的讽刺。通过回忆和引述，小说将巴勒斯坦的历史与现实结合了起来。小说以其独特的内容与形式引起阿拉伯文学界的注目，被认为是当代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文坛具有创新意义的巨著之一。

杰布拉·易卜拉欣·杰布拉（1920— ）多才多艺，是翻译家、诗人、文艺评论家、画家，但其最突出的成就还是他的中篇小说：《长夜的呼喊》（1955）、《小街的渔夫》（1960）、《船》（1970）、《找寻瓦利德·本·迈斯欧德》（1978）等。这些小说分别刻画了自 4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巴勒斯坦流亡在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群像，他们的痛苦、迷惘、追求、爱情、忧思……作家主张阿拉伯文学应吸取西方文学的长处，并身体力行。如在《船》、《找寻瓦利德·本·迈斯欧德》两书中，可明显地看出其作品结构是受英国小说家达雷尔的《亚历山大四部曲》和美国小说家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影响。

此外，在中长篇小说创作方面卓有成就的作家及其作品还有陶菲格·法亚德（1939— ）的《被损害者》（1964），叶海亚·耶赫里夫（1944— ）的《零下的纳季兰》（1977），赖沙德·艾布·沙维尔（1942— ）的《伏在爱人的胸前哭泣》（1974）、《情人》（1978）……等。

这些作家除长篇小说外，还大多兼写短篇小说。但在短篇小说方面成就最大的，除前面已提到的赛福丁·伊拉尼外，当数女作家赛米拉·阿扎姆（1927—1968）。她遵循浪漫主义风格，写普通巴勒斯坦人的悲欢离合，反映他们背井离乡的痛苦，也时而发出愤怒的呐喊。

“愤怒出诗人”。随着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迫害的加剧，侵略的升级，以及巴勒斯坦和整个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与以色列扩张主义斗争的增强与深入，诗人辈出，诗坛更加活跃。

老一代诗人继续战斗，为民族解放事业大声呐喊，其中成就最突出的是阿卜杜·凯里姆·卡赖米。

阿卜杜·凯里姆·卡赖米（1917—1980）笔名艾布·赛勒玛，当年在诗坛与易卜拉欣·图甘齐名。其主要作品有诗集《流亡者》（1953）、《祖国颂》（1959）、《出自我的笔下》（1971）、《童谣》（1976），还写有诗剧《革命》等。其诗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政治激情，多反映巴勒斯坦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在艺术上，诗人非常注意诗歌的音乐美，表达含蓄而不直露。其诗在格律方面，有时遵照严谨的传统规律，有时则打破这一规律而富于变化。总之，其诗以高度的政治性与完美的艺术性享誉阿拉伯诗坛。

当代活跃于诗坛的多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诗人。他们或在占领区或流亡在外，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坚持战斗。最著名的诗人有迈哈穆德·达尔维什（1941 — ）、陶菲格·齐亚德（1936 — ）、麦因·白西苏（1925—1984）、赛米哈·卡西姆（1939 — ）、哈伦·哈希姆·拉希德（1927 — ），女诗人有法德娃·图甘（1920 — ）、赛勒玛·海德拉·杰尤西（1933 — ）等。这些诗人大多都是多产的诗人，在艺术形式上多兼用传统的格律诗与现代的自由体诗，但往往以自由体诗为主。他们的诗歌最明显的特点是充满了政治激情，富有战斗性。这是因为诗人们往往本身就是战士，就是群众的领袖。他们在自己的诗作中体现了使命感、责任感，很少有脱离人民、脱离斗争的无病呻吟之作。迈哈穆德·达尔维什在《诗与人民》一诗中对这一点表达得很清楚：

如果我们的诗歌

普通百姓根本不懂，

那就应当把它撕碎，

让风吹得干干净净，

然后闭紧嘴巴，
别再作声！

他们常用形象的语言表达了巴勒斯坦人民誓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如陶菲格·齐亚德在《难上一千倍》一诗中，正告敌人：

你们可以让大象
从针眼里穿过去；
你们可以从银河里
钓出烤熟了的鱼；
你们可以熄灭太阳，
把狂风关禁闭；
你们可以喝干海水，
教会鳄鱼说人的言语；
但你们想要扼杀、
熄灭为自由而斗争的思想光辉，
想要让我们从选定了的道路上
哪怕稍稍后退，
那比什么都难，
而且要难上一千倍！

一长串排比，生动地表达了巴勒斯坦人民在民族解放斗争道路上走到底而毫不动摇的决心。

与巴勒斯坦相比，约旦当代文苑诗坛远没有那样繁荣。但伊萨·易卜拉欣·纳欧里（1918—1985）的成就还是很突出的。他是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创作有短篇小说集《荆棘的道路》（1955）、《让剑说》（1956）、《重返战场》（1961），中长篇小

说《战神焚烧武器》(1955)、《边界外的一家》(1959)、《新伤》(1967),自传体小说《黑带》(1971),诗集《我的歌》(1955)、《我的人类兄弟》(1962)等。纳欧里是个富有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的作品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鼓励他们为争取自由和幸福而进行斗争。此外,他的很多小说和诗歌也以巴勒斯坦问题为题材,主张阿拉伯各国同仇敌忾,为阿拉伯“抵抗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

此外,约旦当代著名的小说家还有法赫里·盖阿瓦尔(1945—)、艾哈迈德·欧岱(1945—)、尤素福·岱姆赖(1952—)、赫利勒·赛瓦希里(1940—)等,诗人还有苏里娅·阿卜杜·法塔赫(1925—)、伊兹丁·穆纳赛赖(1946—)等。

第十节 也门文学

也门于1517年和1849年两度被土耳其侵占。1911年,土耳其承认也门自治。1918年,也门宣布独立,建立了穆塔瓦基利亚王国。1948年,曾发生过反对王室的政变。1962年9月26日,“自由军官团”发动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俗称北也门。

与北也门相对应的是在其南部以亚丁为中心的南也门。早在1839年,英国就侵占了亚丁,后又进一步扩张,迫使亚丁附近的20多个苏丹国、酋长国签订了保护条约,组成“亚丁保护地”。也门南部人民为反抗英国殖民主义、争取独立进行了长期斗争。1963年10月4日,民族阵线领导人民发动了反英武装斗争,经过四年苦斗,终于在1967年11月赢得独立,成立了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后改名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

1990年,南、北也门经协商统一为一个国家,定都萨那。

也门在古代被认为是培育阿拉伯古代文明和文学的一片沃土，但在近现代的阿拉伯文学复兴运动中，它却落在了后面。

也门的传统文学形式是诗歌。但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末，诗人们的作品多半是为国王歌功颂德，或赞美也门特产的“卡特”，或贬斥社会主义。当有的诗人试图革新使诗歌现代化时，统治者曾公然威胁说“他要让自己的剑饮现代派的血”。

但很多诗人不顾封建王室的威胁，而致力于用诗歌唤醒民众，让他们认识到当时王国社会的落后、黑暗、愚昧，达到振聋发聩，以追随世界的潮流，跟上时代步伐的目的。他们往往在文学方面是革新者，在社会政治方面是革命家。其中最杰出的是祖白里。

祖白里（1910—1965）是也门的阿拉伯现代诗歌新古典派（即“复兴派”）的先驱和代表。他生于萨那。从埃及留学归国后，从事启蒙和革命活动，曾被捕入狱。出狱后，曾与部分同仁在亚丁创办《也门之声报》，继续进行爱国斗争，号召人民起来推翻教长腐朽、黑暗的专制统治。他曾在 1948 年的政变政府内任教育部长。政变失败后，封建王权曾对他进行缺席审判，判他死刑。此后，他长期流亡国外，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62 年“九·二六”革命成功后，他回国任教育部长、副总理等职。1965 年 6 月 31 日遇刺身亡。遗有诗集《地狱中的礼拜》、《革命的诗歌》、《黑暗中的一点》，长篇小说《瓦格瓦格的悲剧》等。

祖白里在也门现代史上，既是政坛的领袖之一，又是诗坛的泰斗。他的诗实际上反映了也门现代革命的进程。他也因而被誉为“人民的诗人”。祖白里既具有一个政治家、革命家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激情，又具有一个天才诗人所须具备的对事物的敏感和驾驭语言的精湛功力。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在斗争中的满怀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天塌地陷、我们不怕，
千难万险拦不住我们。
我们要让我们的民族知道：
我们愿赴汤蹈火为它献身。
我们若是取得了胜利，
说明困难吓不倒勇敢的人；
我们若是牺牲了，
则会面不改色，笑傲死神……

现当代与祖白里齐名的诗人是白拉杜尼(1925 —)。他七岁时因生天花而双目失明。1953年在萨那师范学校毕业后，留校教授文学。他13岁就开始写诗。他在继承传统诗歌古风的同时，注重对诗歌内容、形式进行创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在他的诗歌中巧妙而和谐地交融在一起，使其诗歌别具一格，独树一帜。有人将他的诗风称之为“保守的浪漫主义”。自60年代起，他已先后出版诗集《出自贝勒吉斯的土地》、《在黎明的路上》、《明日的城市》、《青春之旅》等十来部。

白拉杜尼命运坎坷多艰：自幼丧母、失明、出身贫苦，不断为生存而挣扎……因此，孤寂、忧伤、怨世，是他早期诗歌重要的主题：

周围没有人对我同情，哀怜，
唯有命运、茅屋和失望一片；
寒冷、静寂和风在我四周，
只有我的心和伤痛与我为伴……

但诗人并没有沉溺于个人的苦难命运中，而是把个人的命运

与祖国、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真挚的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使命感，经常充溢于他的诗篇中。也门革命胜利后，诗人一方面用诗歌为祖国冲破黑暗迎来黎明而歌唱；另一方面仍时刻以其敏感的心灵关注祖国、民族多变的政治风云和曲折、复杂的社会变革历程。其诗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显得不趋时媚俗，而更臻成熟、完美，自然、朴实中往往蕴含着深邃的哲理，发人深思。诗人因而被也门人誉为“当代的麦阿里”。

也门当代另一位誉满诗坛的诗人是麦卡里赫（1939 — ）。他曾任萨那大学文学院院长，也门作协主席等职。作品有诗集《必达萨那》、《马里卜抒怀》等。1977年于贝鲁特出版其诗歌全集。此外，他还是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著有《论也门现代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等。

麦卡里赫被认为是将自由体新诗引入也门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在艺术形式上反对因陈袭旧，而且在诗的思想内容上也积极主张革故鼎新，使长年落后的祖国早日跟上日新月异的时代，不要落在当今世界后面太远。他向往一个幸福、理想的世界：

我觉得世上那儿最美满：
那里没有金钱，
没有桎梏、锁链，
也没有边界线。
鲜花、绿树就是围墙，
歌声芬芳，似河水流淌，
千山万壑回荡着美，
和平、安全定居在这里。
面包——免费，
爱情——免费。

荣誉，一切荣誉和尊严都属于人类！

在描述美好的理想社会和严酷的社会现实的强烈反差的同时，诗人总是号召人们为变革社会、实现理想而斗争。

现当代也门的著名诗人还有：宰德·穆什基（1915—1948），是也门历史上最早以诗点燃反抗暴政烽火的人，是1948年也门政变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政变失败后，被残酷地枭首处死；鲁特菲·加法尔·艾曼（1928—1972），被认为是也门浪漫派诗歌的先驱；穆罕默德·谢拉菲（1940— ），以诗剧《两园的土地》、《萨那大火》等著称；阿布笃·欧斯曼（1936— ），与麦卡里赫同为自由体新诗先驱。

也门现当代小说的成就远不及诗歌，起步也大大晚于较先进的阿拉伯国家。

穆罕默德·阿里·易卜拉欣·鲁格曼写的《赛义德》，被认为是也门最早问世的中长篇小说。小说作者也是也门现代文学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曾留学英国、荷兰，具有强烈的现代意识。他1940年底在亚丁创办《半岛少女》周报，任主编。《半岛少女》与1938年底在萨那创办的《也门智慧》杂志南北呼应，成为也门现代文学复兴运动最早的喉舌。

《赛义德》于1939年出版于亚丁。小说以20世纪初的也门为背景。主人公赛义德出身于一富商家庭，具有改良主义思想，因与贫民少女泽赫拉相爱而为门第观念严重的父亲所不容，负气离家出走。他呼吁穆斯林团结、统一，反对封建迷信，号召人民警惕西方殖民主义的种种阴谋。小说人物有些概念化。文中穿插有大段演讲、说教，艺术远不成熟。但小说显示出反帝、反封建的色彩，浪漫主义的情调，在也门文学史上仍有重要的地位。

1940年发表于《也门智慧》杂志上的《我是幸福的》，被认是

也门最早进行短篇小说创作的尝试。作者艾哈迈德·白拉格(?—1948)是也门现代文学复兴运动的又一先驱。小说以两人对话的形式,论述了对“幸福”的理解,敦促人们要负起社会责任,重视知识,效法先贤,改革社会。艺术手法显得粗糙、幼稚,好像一个说教故事。

20世纪40年代,以《也门智慧》和《半岛少女》等报刊为基地,刊有若干创作的或翻译的小说。主要内容是针砭时弊,试图改良社会,对人们进行启蒙教育。这一时期可谓也门小说的预备阶段,作品多不成熟。

50年代,为适应反帝斗争的需要,各种报刊在亚丁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这些报刊竞相发表小说,并经常举办小说征文比赛,从而使短篇小说首先在南部繁荣、发展起来。有些小说后来由作家结集出版,如萨里赫·戴汉的《你是共产党人》(1956)等。这一时期的作品多揭露社会弊端,矛头指向殖民主义者,属现实主义范畴。但由于它们多半直接反映政治,为政治服务,显得粗浅、直露,艺术上仍不够成熟。这一时期被认为是也门现代小说的发轫时期。

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中长篇小说方面的重要收获是阿里·穆罕默德·阿布笃先后在亚丁《斗争》和《道路》杂志上以连载形式发表的长篇小说《拉车的马》(1959)和《一个工人的回忆录》(1966),以及著名诗人祖白里写于1960年的长篇小说《瓦格瓦格的悲剧》。

《拉车的马》和《一个工人的回忆录》基本内容一样,都是反映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迫背井离乡到海外谋生的也门工人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在苦难生活中表现出的团结友爱、患难与共的精神,被认为是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祖白里的《瓦格瓦格的悲剧》反映1948年政变失败后,作者

亡命海外时期对祖国的怀念，对前途的忧虑，对理想的追求。小说受伊斯兰教“登宵”传说及中古名诗人、作家麦阿里《宽恕书》的启示，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传统的“玛卡梅”的形式，叙述一位名叫阿拉比·迈哈穆德的青年（实际上是作者本人的化身）在斋月的“盖得尔之夜”，在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因怀念祖国而灵魂出窍，幻游祖国故土及地狱、天堂，并会见历代伊斯兰教的烈士，集会声讨地面上的暴君暴政的故事。小说富于想象和哲理，体现了作者的革命思想，被认为是一部继承阿拉伯传统风格的小说。

也门现当代小说界首屈一指的作家是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利（1940—1973），被认为是也门小说走上成熟的标志。作家因而被誉为“也门小说之父”。

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利生于塔兹，父亲是也门人，母亲是埃塞俄比亚血统。作家自幼生长在亚的斯亚贝巴，1954年返也门。1955年去开罗留学。1959年以“共产党”罪名被驱逐出境。遂去莫斯科，在高尔基文学院学习。1962年“九·二六”革命后归国，曾任公职，后辞去，在塔兹经营出版社。死于空难。

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利长短篇小说兼长。他从18岁便开始小说创作，先后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土地，啊，赛勒玛！》（1966）、《有一种东西叫思念》（1972）；长篇小说《客死异乡》先于1971年连载于《火星报》，作家遇难后才成书出版。他的作品多以混血儿和背井离乡流浪国外谋生的也门侨民生活为题材，写他们的苦难遭遇和怅惘、失落感。这一方面固然与作家本人的出身和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的确反映了也门现实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客死异乡》便写了新旧两代客居异国他乡的也门侨民对祖国事业的不同态度及其冲突：老一辈采取消极、逃避、观望的态度，最后客死异乡；年轻一代虽是混血儿，但他们不满于父辈的

作为，而决定对祖国的事业采取积极、参与、革命的行动。

阿卜杜·瓦利对写作采取极其严肃、慎重的态度，每篇作品往往都是他对社会种种现象长期观察、分析、深思熟虑的结果。他又深受诸如苏俄的高尔基，西方的卡夫卡、福克纳以及阿拉伯的纳吉布·迈哈福兹、塔依卜·萨利赫等人的影响，写作手法新颖、多变，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富于象征和哲理，从而使也门小说开始追上阿拉伯各国和世界文学的潮流。

第十一节 阿拉伯海湾国家文学

“海湾国家”系指“海湾”沿岸的国家，即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曼和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曾长期遭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英国等西方势力侵略，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文化比其他阿拉伯国家落后，文学复兴起步较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丰富的石油资源又引起美国势力对这一地区的渗透与控制。但这一地区的人民也长期坚持反对外来势力控制的民族斗争。随着科威特于1961年宣布独立后，巴林、卡塔尔、阿联酋等也于1971年相继宣布独立，而沙特阿拉伯王国则早在1932年就宣布正式成立。西方现代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传统文化在这一地区撞击、融会，是这一地区现当代文化、文学的一大特色。

海湾地区的近现代文学复兴始于20世纪初叶。一些社会改革家通过传统的诗歌形式，呼吁人们认识本地区的贫困、落后与愚昧，并号召人们起来改变现状。这一呼吁首先得到了一些商人、开明士绅和地方官员的响应。此外，创办了各类学校，又向西方或阿拉伯一些先进国家派出留学生，为文化复兴运动培养了人材；大量报刊的创办，以及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文化宣传媒介的出现，为作家、诗人提供了作品发表的园地，也促进了文学的复兴

与繁荣；许多著名的阿拉伯—伊斯兰学者、文人如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8—1897）、艾敏·雷哈尼（1876—1940）和阿卜杜·阿齐兹·赛阿里比（1874—1944）等对这一地区的访问，也为这个地区的改革、复兴运动，为新文化、新文学的创建和发展，给予了很大的促进和推动。与此同时，各地相继建立的许多俱乐部和协会起着文化中心或文学组织的作用。

阿拉伯民族的文学一向以诗歌为主，海湾诸国的这一特点表现得尤甚。比较起来，这些国家的文学发展状况，以沙特、科威特领先，巴林次之，卡塔尔、阿曼、阿联酋则更在其次。

海湾各国文学发展的阶段及各种流派也与阿拉伯世界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如埃及、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等极为相似。在诗歌发展方面，大体上有承前启后的新古典派；有在内容上主张表现自我，在形式上主张创新的浪漫派；亦有在内容、形式方面都主张进一步解放的现代派、自由体诗等。

沙特近现代文学复兴运动的先驱者是易卜拉欣·艾斯库比（1852—1913）和穆罕默德·欧麦里（？—1945）。继承新古典派的主要诗人有：艾扎维（1901—1983），生于麦加，曾三次荣膺“复兴与独立”勋章；1933年被授予“阿卜杜·阿齐兹国王诗人”的称号，并被称为“诗人之酋长”。其诗作有《艾扎维诗集》七卷。作为国王的御前诗人，艾扎维的诗歌在为王族歌功颂德的同时，也较真实地反映了王国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外政策。诗人号召人们发扬先人的光荣传统去建功立业：

光荣是宝剑，是勇敢，是牺牲，
光荣是正义，是改良，是昌盛，
光荣是遵循教法的信仰与一统，
先辈正是据此开疆拓域建丰功……

除意境开阔、雄壮激越的颂诗、矜夸诗和政治诗外，他还写有不少深邃的哲理诗和感情细腻的恋情诗等。

哈桑·阿卜杜拉·古莱希(1923—)生于麦加，是位多才多产的诗人、作家。他兼长格律诗与自由体诗。其诗语言雄浑、刚烈，质朴无华，却又不乏出奇的想象，独特的比喻，感情深沉凝重。无论是立意构思，还是创作技巧方面都是很高明的，深得阿拉伯诗坛同行和文艺评论家的赞许。

在沙特最早反对诗歌在形式、内容方面因陈袭旧，而与埃及的“笛旺社”、“阿波罗社”和旅美浪漫派遥相呼应，积极主张创新，使诗歌努力表现自我的是沙班与阿瓦德。

沙班(1899—1977)生于红海岸的昆菲扎。他被认为是希贾兹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家，因为他从不趋时媚俗，而具有鲜明的个性。他敢于用诗去针砭时弊，直抒胸臆，成为当时诗坛创新的旗手和先驱。他主张诗歌要充分表达自我意识。因此，他时而抒发自己壮志难酬的痛苦；时而表达因遭挫折而失望，满腹激情而终难排遣的愁绪；时而也以几许倜傥，几许风流，几许婉约之气吐露儿女情长。但诗人从未忘记自己肩负着对祖国、民族、社会所负的责任。如在一首《致祖国》的诗中，诗人写道：

为了爱你，我仍在受难，
在千山万壑中盘桓。
我可以忍受背井离乡，
可以忍受困苦、灾难，
直至看到你在世上
变得富强，享有尊严……

诗人一腔爱国爱民、忧国忧民之心，宏图壮志跃然纸上。

阿瓦德（1906—1976）生于吉达。他主张打破阿拉伯传统格律诗的框框，而写自由体诗与无韵诗，并身体力行。他被认为不仅是沙特阿拉伯而且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新诗运动的先驱之一。他主张文学作品应反映社会生活，引导读者正视生活本身提出的问题。其诗多为充满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激情的政治诗。

在当代沙特诗坛，传统的格律诗与自由体新诗，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相融会。如奉行现代主义的诗人鲁迈赫（1930— ），其诗就具有深邃的象征主义色彩，用隐晦的语言表达内心深处与外部客观世界产生矛盾的痛苦，显得朦胧、费解。此外，沙特现当代著名诗人还有：阿拉卜（1900—？）、法基（1912— ）、扎马赫舍里（1914— ）、伍萨迈·阿卜杜·拉赫曼等。

科威特的新古典派诗人中，以沙格尔·舍比卜（1894—1963）和哈利德·法拉志（1898—1954）最为著名。

沙格尔生于一贫穷之家，幼年就双目失明。他曾在很多阿拉伯报刊发表诗歌，对人生、社会的种种不平大胆地进行抨击，甚至把矛头直指某些缠头巾的宗教人士，揭示他们招摇撞骗的丑恶嘴脸。他还在《忠言逆耳》等诗中，号召人们停止宗教纷争，以求共同进步。他晚年曾写有长诗《战斗的阿尔及利亚》和《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团结》等，表现出诗人对祖国和阿拉伯民族解放事业的关注。沙格尔的诗在形式上继承了古诗讲究格律严谨、音韵和谐的风格，内容上则侧重探索人生哲理，反映现实，倡导振兴，故诗人哈利德·法拉志把他与阿拉伯古代著名盲诗人白沙尔、麦阿里相比。

哈利德·法拉志被称为“海湾诗人”。他生在科威特，曾长期在巴林、沙特阿拉伯生活。通过政治和文学活动，进行过反殖民主义的斗争，故他也被认为是巴林和沙特阿拉伯的诗人。他是位

民族主义的爱国诗人，在诗中抨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歌颂人民的爱国斗争。他曾写诗颂扬印度的圣雄甘地和我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此外，他还在诗中针砭社会各种弊端，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绪。从诗歌形式上看，他虽遵循古典格律诗的传统，但亦有创新和独特的风格。其诗语言明快、晓畅，具有演说辞的格调，但又常常嵌入一些《古兰经》的经文或成语、格言，说明诗人古诗功底很深。其抒情诗多收入在两本诗集中。他还写有《阿卜杜·阿齐兹国王传中的最佳故事》和《阿卜杜·阿齐兹国王史续》两部长篇叙事长诗。

在科威特，最著名的创新派浪漫主义诗人是法赫德·阿斯凯尔（1910—1951）。他生于一个宗教氛围很重的守旧家庭。他因积极主张变革，要求摆脱旧的传统束缚而被人指责为离经叛道，受到孤立与疏远，甚至其很多诗作亦被亲属烧毁。诗人晚年双目失明，贫病而死。其诗主要是抒发他在自己的自由思想与社会传统观念发生冲突时感受的愤怒、痛苦和孤独。他曾在名篇《夜莺》一诗中以夜莺自况，在表述了孤寂和苦恼之后，亦表达了他对未来的信念。诗人在逝世前还留下诗句表示他的愤愤不平。

科威特的新诗——自由体诗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其代表诗人有穆罕默德·法伊兹（1937— ）、苏阿德·萨巴赫（1942— ）等。

穆罕默德·法伊兹毕业于开罗大学文学院。他的作品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海洋气息。他以饱满的感情，用现实主义手法进行诗歌创作。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长诗《海员回忆录》，诗中记述了往昔科威特海员贫苦的生活。除了自由体诗外，诗人也写传统的格律诗。此外，他还写有很多短篇小说。

苏阿德·萨巴赫是阿拉伯当代最著名的女诗人之一。她出身于萨巴赫王族。除诗歌创作外，她还是一位经济学家、政治活动

家。其诗浅白易懂，却富于哲理，尤以描述阿拉伯、东方女性心理见长。她在诗中表达了阿拉伯（特别是海湾地区）妇女受传统礼教、习俗束缚的痛苦；大胆地发出了要求挣脱旧的世俗观念的羁绊，在爱情、事业上获得自由、平等的呼声。

此外，科威特现代著名的诗人还有艾哈迈德·阿德瓦尼（1922— ）、哈里法·瓦格彦（1942— ）等。

巴林现代诗坛的先驱是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1850—1933）。他出身于巴林的哈利法王族。他有较强的现代意识与民族意识，曾为巴林与海湾地区的复兴与改革做过很大贡献。他曾在—首政治诗中针对西方的阴谋写道：

起来，阿拉伯人！施展你的威风！
生活就是拼搏与竞争！
人家在死亡的海中支起欺骗之网，
盟约被违背，诺言皆幻影，
西方背信弃义，最不讲信用，
人们尽管有经验教训还是受愚弄……

巴林现代诗坛最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是易卜拉欣·欧赖伊德（1908— ）和艾哈迈德·哈利法（约 1930— ）。

易卜拉欣·欧赖伊德生于印度孟买。1925 年，诗人高中毕业后才回巴林定居。他曾出版诗集有《回忆》（1931）、《在爱情的圣殿里》（1937）、《新娘》（1946）、《烛》（1954）等。其诗具有浪漫、象征色彩，想象丰富，音韵甜美。其创新不仅表现在抒情诗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是阿拉伯诗坛在诗剧、叙事诗方面进行开拓的先驱者之一。1949 年发表的长篇叙事诗《烈士的土地》，被黎巴嫩著名的文学家马龙·阿布德称之为“阿拉伯史诗”，是最早较完美地描

述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与斗争的诗歌作品。欧赖伊德对现代的诗
歌颇有研究，曾写有《阿拉伯现代文学的诗歌及其问题》、《当代
阿拉伯诗坛巡礼》、《诗歌风格》等。他精通英语，曾用英语创作
了《十四行诗集》（1932）；还精通波斯语，曾译过海亚姆的《鲁
拜集》。由于他的博学多才及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不仅享誉
于巴林和海湾，而且蜚声于整个阿拉伯的诗界、文坛。

艾哈迈德·哈利法出身于巴林王族。他于20世纪40年代中
期崭露头角，1955年发表了第一部诗集《巴林之歌》，后又陆续出
版了诗集《徘徊的幻影》、《酷热与蜃景》、《溪流残水》等。他在
诗中热情地颂扬阿拉伯世界各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也以丰富的想
象、饱满的乡情讴歌了祖国大自然美丽的景色和勤劳、勇敢的巴
林同胞。

巴林最早提倡进一步对传统诗歌进行革新，在创作格律诗的
同时，也尝试写新诗——自由体诗的是加齐·古塞伊比（1940
— ）。他生于沙特阿拉伯的哈萨，五岁时随家定居于巴林。他于
1960年发表第一部诗集《珠岛之诗》，后又陆续发表诗集《点滴渴
望》、《忆纳比尔》、《没有骑士的战斗》、《没有旗帜的战斗》等。

阿曼近现代传统诗歌的先驱是谢赫·沙里米（1871—1919），
他不仅是位诗人，而且是位宗教学者、政治家。他曾宣布不许英
国殖民主义进入阿曼，受到阿曼人民的拥护。他像雄狮怒吼般用
诗号召阿曼人民奋起振兴，诗中常充满警句、格言。

此外，阿曼现代著名诗人还有伊本·舍伊汗（1872—1928）、
艾布·沙拉姆（1875—1961）、谢赫·伊萨（1888—1943）、希拉
勒·本·白德尔（1903—1966）、阿卜杜拉·本·阿里（1939
— ）、苏莱曼·沙里米（1924 — ）等。这些诗人的共同特点是
形式上遵循古典诗的传统格律，内容多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爱国激
情。当代阿曼最著名的新诗——自由体诗诗人是赛伊夫·赖哈比，

其诗主要倾向是象征主义。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现代最著名的诗人是沙格尔·卡西米（约1920— ）。他生于沙加，是海湾著名的政治家，不到20岁就开始写诗。他兼长古典格律诗和自由体新诗。其诗主要内容集中于两方面：一是反帝爱国；一是歌咏爱情。诗人激励海湾人民去争取自由、解放，摆脱落后、愚昧状况。其诗常以凝练的语句阐述朴直的真理。如在一首《示儿》的诗中，诗人写道：

永远作一支蜡烛！
宁愿自己灭亡，
也要在黑暗中
把周围的一切照亮。
对期待你恩德的人
你要成为希望，
在灾难的黑夜
像火炬为人们指方向……

其爱情诗颇具伍麦叶朝欧麦尔·本·艾比·赖比阿的风格，写得率直、坦露，又不失温柔、秀雅。

阿联酋现代著名诗人还有穆巴拉克·欧盖伊里（1805—1955）、海勒凡·本·穆斯比赫（1921—1945）等。当代阿联酋最著名的自由体新诗诗人则是阿里夫·哈杰。

卡塔尔现当代著名的诗人有伊本·迪尔汗（1873—1943）。他生于多哈。曾致力于蒐集整理海湾地区的文化遗产，编著成三册长达2269页的《趣闻雅诗鉴赏》，集有400多位诗人的作品。其诗作为传统的格律诗，内容多为颂诗和谏诗，也不乏警世哲理。此外，著名的诗人还有艾哈迈德·贾比尔、哈桑·尼阿迈等。

与诗歌比较，海湾地区的小说在文学中所占的比重和影响都很小。与阿拉伯其他地区相比，海湾地区现代小说的发展不仅起步晚，而且至今也很少有引人注目的作家和作品。

在现代小说出现前的海湾地区，除诗歌外的文学形式主要是口头流传的民间故事。这些民间流传的故事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亦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它们为现代小说的出现做了铺垫。

最早的海湾地区现代小说约出现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阿卜杜·库杜斯·安萨里（1906—1983）发表于 1931 年的《孪生子》被认为是沙特阿拉伯文学史上第一篇短篇小说。小说描写了现代西方文明给东方世界带来的一些消极影响。20 世纪 50 年代末，沙特阿拉伯才开始出现较成熟的长篇小说。代表作家有：阿卜杜·赛拉姆·哈希姆·哈菲兹（1929— ），他发表于 1957 年的《希贾兹的黑姑娘》是沙特第一部以妇女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描写了沙特妇女的悲惨命运。此后又相继发表了中篇小说《一个女囚徒》、《说话的心灵》，短篇小说集《法蒂玛的故事》等。哈米德·达曼胡尔（1922—1965）曾写诗，50 年代末开始转向小说创作，代表作是长篇小说《牺牲的代价》（1957）；另外还写有长篇小说《岁月流逝》。这两位作家的共同特点是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反映了沙特的传统礼教、习惯势力在生活和家庭中如何束缚人们，抨击了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现代社会、新的价值观念的追求。

现当代沙特比较著名的女作家是赛米莱·哈西盖吉（1938—1986），以笔名“阿拉伯半岛之女”著称。她生于麦加。1955 年发表中篇小说《我告别了希望》，此后又发表了中长篇小说《浸透泪水的往事》、《泪谷》、《你的目光》、《泪珠》、《在雾的后面》，短篇小说集《岁月流逝》、书信体小说《玫瑰祭》等。其作品多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揭示一对对真诚相爱的男女如何在封建礼教束缚下苦

苦挣扎，历经坎坷，表达了阿拉伯青年男女要求冲破包办、买卖婚姻和门第观念的藩篱，以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美好愿望。

科威特的现当代小说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20 世纪四五十年代是发轫阶段；六七十年代则是成熟阶段。

发表于 1947 年 3 月号《留学生》杂志（科威特留学生 1946 年于开罗创办）上的《水与天之间》被认为是科威特最早出现的短篇小说，作者是哈利德·海勒夫。在最初发轫阶段最有代表性的小说家还有：法赫德·杜瓦伊雷（1924— ）、法迪勒·海勒夫（1927— ）、法尔罕·拉希德·法尔罕（1931—1983）等。这一阶段小说的指导思想基本上是一种改良主义思想。小说多为平铺直叙，语言、结构都显得粗糙。总起来看，这一阶段的小说还显得稚嫩，不够成熟。

科威特小说日臻成熟是在 60 和 70 年代。代表作家是苏莱曼·谢迪（1935— ）、苏莱曼·胡莱菲（1934— ）和伊斯梅尔·法赫德（1940— ）等。

苏莱曼·谢迪毕业于开罗大学文学院。现任科威特文学家协会秘书长。他于 60 年代初开始写小说，并同时从事文学评论工作。1962 年刊载于《海湾之声》杂志上的《舵》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1970 年发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微弱的声音》。80 年代初，他又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高架上的男人》。苏莱曼·胡莱菲亦从 60 年代初开始登上文坛，1964 年 5 月号的《本周》周刊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伟人社 会中的新梦境》。同年，他又在《城市之光》杂志上陆续发表了《莫名其妙的绳索》、《难解的问题》、《墙根》三篇短篇小说。1974 年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海达麦》，收有九篇短篇小说。苏莱曼·谢迪与苏莱曼·胡莱菲都自 60 年代开始以创作短篇小说登上文坛，又都是文学评论家。两人

的作品都以进步的社会批判的观点，揭示当代即开发石油资源时代科威特所面临的各種新的社会、家庭问题。两位苏莱曼的小说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远比发轫阶段的小说深刻得多，而且在艺术表现形式上也大量地采用了现代主义的象征、内心独白、联想、意识流等手法，使小说内涵丰富，颇具诗意。

伊斯梅尔·法赫德是当代科威特也是海湾地区最著名的小说家。其作品除短篇小说外，有中长篇小说《天空原是蓝的》（1970）、《发光的沼泽》（1971）、《绳索》（1972）、《彼岸》（1973）、《67事件的卷宗》（1974）、《警惕》（1976）等。其作品视野不限于科威特，而是整个阿拉伯世界。中篇小说《天空原是蓝的》、《发光的沼泽》、《绳索》、《彼岸》，虽人物、地点不尽相同，却被认为是构成一部“四重奏”式的小说。这些小说以60年代变革中的伊拉克为背景，写出了对政治、社会现实不满的知识分子的种种状态。《67事件的卷宗》是描述阿—以1967年“六·五战争”到1973年“十月战争”之间巴勒斯坦进行的斗争及阿拉伯各组织采取的态度。《警惕》则是以黎巴嫩的內战为题材。作者试图在这些作品中阐释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进步观点，在作品中也大量地借鉴了西方现代的种种表现手法。无论是从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上看，他都被认为是海湾当代小说界的代表人物。

现当代海湾其他国家专门从事小说创作的作家则寥若晨星。

第十二节 希伯来语文学

上古希伯来语文学终结于2世纪。2世纪到18世纪晚期是希伯来语文学的中古时期。近代希伯来语文学以公元1781年“哈斯卡拉”运动的爆发为标志而开始。“哈斯卡拉”运动是一场发生于欧洲犹太人当中的思想启蒙运动。这场运动的领导人试图用理性

思想把犹太人从宗教律条下解放出来，最终使犹太人的生活世俗化。这一时期的希伯来语文学热衷于从内容到形式都成为这场运动的思想载体，文学本身的特征和希伯来语文学的传统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此成就不大。从 19 世纪晚期开始，希伯来语文学进入现代期。

对现代希伯来语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有下列五个因素：

一、现代希伯来语的复兴。从德国犹太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1729—1786）首先提出重新使用希伯来语开始，到本世纪希伯来语成为以色列国的官方语言，这种语言上从休眠到苏醒的奇特过程为现代希伯来语提供了机会，同时也提出了挑战。现代希伯来语文学家们从这种语言的复兴中得到了很大的益处，也以自己的才华为语言的复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二、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几乎所有现代希伯来语作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这种思潮体现在行动上，便形成了现代希伯来语文学创作中心从欧洲向巴勒斯坦的转移。这种转移直接影响了现代希伯来语文学的题材和语言。

三、意第绪语文学的影响。意第绪语是希伯来语与德语等语种混合发展而成的语言。在希伯来语复活之前，意第绪语一直是中欧、东欧等地犹太人的口头用语。意第绪语文学在本世纪初发展到了高峰，创作中心一直在欧洲。但意第绪语文学的三个奠基人：曼德勒·莫哈尔·斯发里姆（1836—1917）、Y.L. 佩里兹（1852—1915）和沙龙·阿勒哈依姆（1859—1916）都对现代希伯来语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其中曼德勒在两种语言中都被视为文学中兴之祖。他用两种语言创作，并把其所有意第绪语文学作品都译成希伯来语。他对犹太民族自身弱点的深刻认识直接导致了现代希伯来语文学中民族文化自我批判意识的形成。

四、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现代希伯来语文学在兴起后

很短的时间内便在题材、内容、艺术形式、审美意识等各方面对现代主义文学敞开了大门。现代主义文学在整个现代希伯来语文学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五、古代希伯来语文学传统的影响。几乎所有现代希伯来语作家（包括最激进的反传统作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这种传统，并都以各自的才华使这种传统在现代希伯来语文学中闪耀光彩。

现代希伯来语诗歌分为三个时期，即欧洲期：从 19 世纪晚期到 1920 年，创作中心在中欧和东欧；巴勒斯坦（英托管）期：从 1920 年到 1947 年，创作中心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期：1947 年开始，创作中心在以色列。

欧洲期的代表诗人是哈依姆·那合曼·比亚雷克和撒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

哈依姆·那合曼·比亚雷克（1873—1934）是迄今为止现代希伯来语诗史上声望最高的诗人。他生于俄国南部一个贫穷的家庭。1891 年他到敖得萨参加了聚集在那里的犹太作家群。这以后的 20 年是他诗歌创作的巅峰时期。他于 1924 年移居巴勒斯坦。

比亚雷克属于典型的犹太宗教传统薰陶出来的诗人。他一生与人合编并出版了一批中世纪希伯来语诗人的诗集和民间传说集，使人们记起了被“哈斯卡拉”诗人们遗忘了很久的文学传统，为现代希伯来语诗歌的发展重新找到了根基。他创作的诗题材广泛，但重点在于探讨犹太传统宗教文化与西方现实主义间的冲突，以及对犹太传统的信仰危机。他对犹太文化的自身弱点有深刻的认识，但诗中表现得更多的却是充斥排犹暴行的现实给他带来的巨大痛苦的绝望感，以及由这种绝望感而发出的对世界的诅咒。他的诗深受《旧约》诗歌的启迪，格律严谨，音节优美。他善于用纯个人的抒情表达民族的经历与感受，往往形象宏大，境界阔远

而又充满神奇色彩。如他的《在晨曦里》：

……我们将把我们所有的内心沉思送到，
光的海面自由漂荡。

它们将拥挤着直上高空如一群鸽子，
它们将启程去遥远的地方并消失；
在紫色的山脉之上，在牡丹红的光的岛屿，
它们将沉默着急急降落。

那是些遥远的岛屿，我们在梦中所见到的，
高贵的世界；
它使我们在整个天空下成为陌生人，
并使我们生活在——地狱。

撒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1875—1943）出生于俄国，1931年起定居巴勒斯坦。与比亚雷克截然不同，他所受的完全是世俗教育。当比亚雷克忙于填平中世纪犹太诗歌与现代希伯来语诗歌间的深沟时，他则从欧洲文学那里引来了一股清泉。他一生翻译了15种不同语言的诗歌，从审美倾向和艺术形式上为现代希伯来语诗歌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源。他早期的诗注重坦率地表达感情，后来则接受了泛神论思想，用犹太式的独白与存在于万物之中的神对话。他用他极端的热情和真诚的笔触表达了一个犹太人对自然、对人类生活的热爱。代表作有诗集《不同天空的星星》等。

比亚雷克和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出现一举打破了百年来希伯来语诗坛的沉寂局面。作为现代希伯来语诗歌的奠基人，他们以杰出的作品和自己所开创的创作道路为现代希伯来语诗歌创造了一

个良好的开端。

1920年以后，比亚雷克和车尔尼霍夫斯基等一批现代希伯来语诗歌欧洲期代表诗人移居巴勒斯坦，完成了从欧洲期到巴勒斯坦期的过渡。但是，年龄和经历决定了这批诗人对巴勒斯坦有很强的陌生感，他们的笔依然无法表达巴勒斯坦的生活和情调。更为窘迫的是，他们只能使用书面希伯来语的东欧发音进行创作，而完全无法适应日益重要的巴勒斯坦语音。一种正在口头复活的新的希伯来语对现代希伯来语诗歌形成了严峻的考验。迎接这一挑战的是一代从青年时期就熟悉巴勒斯坦的诗人。他们在把真正的巴勒斯坦风物情调以及口语韵律引入希伯来语诗歌的同时，还接受了未来主义、象征主义及表现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影响，在圆满地完成了现代希伯来语诗歌巴勒斯坦化的同时还开辟了其现代主义化的道路。这批诗人中的代表人物有伊茨哈克·兰姆丹（1900—1954）和乌里·茨维·格林贝尔格（1896— ）等。而最引人注目的锋芒人物是阿伯拉罕·史龙斯基（1900—1973）。他以其对比亚雷克等人的锐利批评、诗歌创作中的散文化风格，大量生造的新词、口语韵律及现代主义技巧的大胆使用，在现代希伯来语诗坛上产生了惊世骇俗的震动效应。

以色列成立于1947年。但现代希伯来语诗歌的以色列期事实上是从50年代开始的。新一代诗人们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以东欧文化为背景，而是主要受到英美文化的熏陶，他们普遍接受了现代主义诗歌的美学标准和艺术技巧，更注重表现个人感觉和个人经历，同时又加强了对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吸收。这一时期的代表诗人有阿米尔·吉尔伯阿（1917— ）、耶胡达·阿米哈依（1924— ）等人。其中耶胡达·阿米哈依是这一代诗人的领袖人物。其作品思想深沉，善于用语言形象本身的对照向读者传达感觉。他还是一位全能作家，除诗歌外，在小说和戏剧方面也取得了突出

的成就。

近现代希伯来语小说开始于 19 世纪末，分为三个阶段，创作中心都在巴勒斯坦。

第一阶段是 1882 年到 1905 年。这一时期的作品主要是有关第一次巴勒斯坦移民浪潮的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作家是摩西·斯密兰斯基（1874—1950），其作品中充满了富于传奇色彩的英雄主义精神。

第二阶段是 1905 年到 1918 年。这是一个对早期复国热情进行以现实状况为基础的文学反思时期。主要代表作家是约瑟夫·哈依姆·布林耐尔（1881—1921），其作品准确而深刻地揭示了早期移民内部与外部的多种冲突，否定了早期移民幼稚的浪漫主义热情。

第三阶段是 1918 年以后，这是各种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大量涌入并站稳脚跟的时期，也是文学成就最高的时期。在这个群星闪耀的时代里，最耀眼的星座无疑是 1966 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施穆艾尔·约瑟夫·阿格农（1888—1970）。他出生于加利西亚（原属波兰，后归前苏联）一个严守犹太宗教传统的富商之家。他受到过良好的传统希伯来文化、现代希伯来语、意第绪语和德国文学的教育。他在五岁时写了第一首诗，15 岁时开始发表作品。1907 年移居巴勒斯坦。1908 年他的第一部重要作品，以一个爱情悲剧为题材的《弃妇们》问世。除 1913 年到 1924 年在德国生活以外，其余的时间他都住在巴勒斯坦。他一生著作甚丰，除长、中、短篇小说外，还有诗歌、散文以及一些非文学性著作。还与人合作收集过犹太民间故事。

他在文学上的主要成就是长篇小说。其中最成功的作品是他在本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创作的长篇三部曲：《新娘的华盖》、《在海中心》和《夜客》。其中最著名的是《新娘的华盖》。

《新娘的华盖》的背景是 1820 年前后的加利西亚犹太社区。主人公里卜·尤代尔是一位善良、谦逊而又虔诚的犹太教徒。他为了凑足筹备三个女儿嫁妆的钱而与好友、马车夫努塔一起周游邻近的犹太社区。在一连串的奇遇中，他被错认为一个富翁，此后他不仅筹足了女儿们的嫁妆，而且过上了富足的生活并最终回到了巴勒斯坦。

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欧洲犹太人的生活状况，但又不仅仅是一幅简单的历史画卷。主人公尤代尔面对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所要猎取的是众矢之的的钱财，而他所拥有的全部本领不过是儿童般的纯真、绝对信任人和对上帝的虔诚、以及堂·吉珂德式的梦想。但尽管评论家们常常把这部作品与《堂·吉珂德》进行对比，阿格农却用出色的幽默手法给他的主人公安排了不可思议的好运，使他在一个他本来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世界里左右逢源，如愿以偿，从而成功地表达了作者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一再表现的那种对充满善意、友爱和虔诚的世界的向往。这种幽默手法与社会理想的出色结合是作品最成功的特色之一。

小说在结构上成功地运用了插话——这一古老的艺术手段。作者通过笔下人物之口讲述了大量民间故事。这些带有犹太神秘主义色彩的故事一方面各自独立，另一方面却又互相联系，与主人公的漫游经历共同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使作品平添了浓郁的神奇色彩。

小说的语言是意第绪口语、《圣经》希伯来语和《圣经》后希伯来语的组合。其中的希伯来语极其纯正典雅，达到了很高的语言艺术境界。

阿格农是现代希伯来语文坛无可置疑的盟主。他的作品在以色列家喻户晓，被广泛阅读。他最伟大的地方在于成功地把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念、艺术手法与犹太文学的传统主题和艺术形式结

合在一起。他深受卡夫卡与弗洛伊德的影响。超现实主义与意识流手法几乎从一开始就在他手中得到纯熟的运用，并与他那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结合得天衣无缝。

本世纪 60 年代以后，希伯来语小说发生了某些变化，尽管这些变化尚不足以形成一个新的时代，但出现的几位代表作家依然是引人注目的。阿伯拉罕·B·耶胡舒阿（1937 — ）在表现当代犹太人生活方面有突出的表现。阿摩斯·奥兹（1939 — ）以其深入的观察和华丽的风格赢得了同代作家中最大的读者圈。这时期的另一位小说名家是阿哈容·阿波菲尔德（1932 — ），其代表作《惊奇的年代》刻画了一批奥地利犹太人的典型形象，为作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与现代希伯来语小说和诗歌相比，现代希伯来语戏剧是相当年轻的。直至 1956 年以色列才有三家剧院。一些小说家如阿米哈依都兼写剧本。最出色的戏剧作家是尼系姆·阿龙尼（1926 — ）。他同时是一位短篇小说家，但把主要精力奉献给戏剧事业。代表作《最冷酷的君王》（1953 年上演）是现代以色列戏剧的转折点。这部历史剧就以色列王国与犹太王国的分裂成功地表现了犹太文化的两重性。他 60 年代以后的作品则更富于戏剧性。

第六章 非洲文学（上）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非洲自 15 世纪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殖民者相继侵入，从事罪恶的奴隶贸易达四个世纪之久，先后掠走

和杀害的非洲黑人有一亿左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除埃塞俄比亚和利比亚外，非洲其余地区尽被英、法、比、德、葡、西、意等国殖民主义者瓜分，此后，美帝国主义的势力也渗入非洲。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非洲人民在各民族主义政党或组织的领导下，广泛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非洲以反帝、反殖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主要内容和题材的文学，大胆抨击殖民主义统治的凶狠与残暴，以锋利的笔触揭露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反抗西方侵略者政治上的压迫与杀戮、经济上的掠夺与剥削。

20 世纪 20 年代由塞内加尔的莱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等人发起的“黑人性”运动，深刻地影响了非洲文学。这一运动倡导以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为目标，谴责殖民主义占领者对非洲的掠夺，号召人们奋起抗争，重视非洲的历史传统，呼吁非洲人民团结起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表现民族的自豪感。非洲文学在这一阶段随着非洲人民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蓬勃开展而逐渐发展、繁荣，同时，这一富于斗争精神的文学也反过来鼓舞了人民抗敌的勇气和激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的发展以及非洲本身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的变化，更进一步推动了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自 50 年代利比亚、苏丹、摩洛哥、加纳共和国等相继取得独立以后，六七十年代的非洲独立运动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大部分的国家经过长期斗争终于赢得胜利，非洲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非洲人民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出现了人民内部的矛盾。于是，非洲文学在继续创作以反帝爱国为主题的作品的同时，一些先行的作家相继把注意力逐渐从非洲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转向国内的形势和内部问题上。一些新执政者在革命成功以后逐渐脱离群众，成为官僚或腐化变质，传统封

建习俗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冲突，宗法盛行的农村与新兴城市的不调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西方文明对非洲本土文化的冲击……等等，都成为这一时期非洲作家进行创作的重要题材。到了八九十年代，非洲文学已经越来越走向成熟。

非洲文学根据地域和历史的因素，习惯上分为北非阿拉伯国家文学和撒哈拉以南包括东非、西非、南非在内的黑非洲文学。

北非阿拉伯国家文学实际上又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阿拉伯语文学，另一部分是很大程度上由于殖民文化扩张而产生的马格里布地区法语文学。

非洲的阿拉伯语文学以埃及为先导。在诗歌方面，以邵基和哈菲兹·易卜拉欣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派，曾一度独领风骚。20至30年代，由阿卡德、舒克里和易卜拉欣·马齐尼组成的“笛旺派”和以艾布·沙笛、易卜拉欣·纳吉为首的“阿波罗诗社”，与海外的“旅美派”一起，引导埃及并影响了北非、西亚的其他阿拉伯国家诗歌的发展，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赋予诗歌以时代精神，并且吸收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的精华，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被誉为“民族之光”的著名诗人沙比便是创新的浪漫派在突尼斯的代表。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于受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和诗歌本身发展的需要，一种形式和内容都不受限制的、主观性更加突出的诗歌——自由体诗在阿拉伯文坛应运而生。埃及的萨拉哈·阿卜杜·沙布尔、艾布·辛奈、艾哈迈德·希贾齐，苏丹的穆哈伊丁·法里斯等都是当代阿拉伯语自由体新诗的杰出代表。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新小说在埃及日渐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长篇小说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有：塔哈·侯赛因的自传体小说《日子》，易卜拉欣·马齐尼的代表作《作家易卜拉欣》，陶菲格·哈基姆带有自传性质的系列作品《灵魂归来》、《乡村检察官手记》、《东来的鸟》等。而迈哈穆德·塔希尔·拉辛、

迈哈穆德·台木尔等人则以擅长写短篇小说著称。这些作家的作品多描写社会现实生活，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以及他们的理想、愿望，是对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的启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小说得到迅猛发展。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的三部曲《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以及《我们街区的孩子们》，苏丹小说家塔伊卜·萨利赫的《移居北方的季节》，阿尔及利亚的阿卜杜·哈米德·本·海杜卡的《南风》，摩洛哥阿卜杜·麦吉德·本·加伦的自传体小说《童年》，突尼斯穆·阿·马特维的长篇小说《苦桑》等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北非各国当代阿拉伯语小说的水平。此外埃及的阿·谢尔卡维、尤素福·伊德里斯、阿·哈米西、尤素福·西巴伊、伊·阿·库杜斯、杰马勒·黑塔尼和尤素福·盖伊德等都在小说方面有较高的成就，他们的小说所反映的生活面更加广阔，揭示的问题越来越深刻，作品弥漫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充满着忧患意识。

包括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三国在内的马格里布地区，除阿拉伯语文学以外，还有许多作家用法语创作。著名的诗人与诗作有阿尔及利亚的让·昂鲁什及其《灰烬》、《隐蔽的星》，让·塞纳克及其《我国人民的晨曲》；摩洛哥的穆罕默德·阿齐兹·拉巴比的《希望之歌》、《苦难与光明》等。在小说方面，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有阿尔及利亚名作家狄布的“阿尔及利亚三部曲”（《大房子》、《火灾》、《织布机》），穆鲁·费拉翁的《穷人的儿子》、《土地与鲜血》、《上坡路》，卡泰布·亚辛的《娜吉玛》；摩洛哥作家塔希尔·本·加伦的《圣夜》，德里斯·什拉伊比的《简单的过去》等。其中，塔希尔·本·加伦的《圣夜》曾于1987年获法国龚古尔文学奖。

黑非洲文学按照创作的语言划分，主要有以殖民者带来的欧洲语言为载体的黑非洲英语文学、黑非洲法语文学、黑非洲葡萄

牙语文学，和以非洲本土语言为载体的斯瓦希里语文学、豪萨语文学等。

黑非洲英语文学主要分布于西非的尼日利亚、加纳、塞拉利昂、冈比亚，东非的乌干达、肯尼亚、坦桑尼亚、马拉维、索马里和南非。1911年，加纳作家约·凯瑟利·海福德发表的《解放的埃塞俄比亚》是最早的黑非洲英语文学作品。30至50年代，黑非洲的英语诗歌在西非和南非得到一定的发展。加纳的阿马托·戴·阿南、布莱，尼日利亚的奥萨吉贝等都是这个时期著名的诗人，多反映非洲人民的苦难，谴责殖民主义，同时歌颂非洲的本土文化和传统。黑非洲英语文学的真正发展则是从50年代末才开始的。在诗歌方面，尼日利亚的加·奥卡拉、克·奥基格博、约·克拉克和沃·索因卡，加纳的科·阿翁纳尔，冈比亚的伦里·彼得斯等的创作，被认为是比较优秀的当代作品。小说和戏剧方面，以尼日利亚小说家钦·阿契贝和剧作家沃·索因卡最为突出。钦·阿契贝以其“尼日利亚四部曲”《瓦解》、《动荡》、《神箭》、《人民公仆》而彪炳于尼日利亚文学史。沃·索因卡则以其《沼泽地居民》、《狮子和宝石》、《裘罗教士的磨难》、《路》、《疯子们和专家们》等大量剧作在国内和国际文坛获得极高的赞誉。此外，尼日利亚的埃克温西、阿卢科、图图奥拉和加纳的阿尔马也是西非重要的英语作家，他们和其他一些知名作家共同创造了西非的英语小说文学。东非的英语文学只是从60年代初才真正得到长足的发展。重要的诗人有肯尼亚的卡里亚拉，马拉维的鲁巴迪里，乌干达的庇代克、利永、奥库利等，重要的作家有肯尼亚的恩古吉、基贝拉、梅佳·姆旺吉、女作家格·奥戈特，马拉维的列·卡耶拉、卡钦格维，索马里的努·法拉赫等。南非以纳丁·戈迪默为首的作家们也给黑非洲英语文学增添了不少光彩，特别是戈迪默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对种族主义的强烈憎恶和非洲人意识尤为世

人所看重。

黑非洲法语文学涵盖的国家比较广,有 20 个非洲国家和地区的作家用法语进行创作。黑非洲法语文学始于 30 年代,由“黑人性”运动掀起创作的热潮。诗歌方面以塞内加尔的莱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象牙海岸的贝尔纳·达迪耶的成就最高。小说方面则以桑贝内·乌斯曼最为著名。许多作家在创作小说的同时,还对非洲传统的民间故事加以搜集整理,形成“兔子系统”和“蜘蛛系统”的故事类型。黑非洲的法语戏剧也是在“黑人性”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从主要反映传统习俗和反对殖民主义转向反映社会更广泛的各种问题的题材。

黑非洲葡萄牙语文学虽然早在 19 世纪上半叶就有作品出现,但由于发展迟缓,其成就远不如黑非洲英语和法语文学。在使用葡萄牙语进行创作的安哥拉、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内亚一比绍等非洲国家中,安哥拉的诗人和作家们在起着主导的作用。特别是以维里亚托·达·克鲁兹、阿戈什蒂纽·内图、安东尼奥·扎辛托为首的一批安哥拉青年在 1948 年发起“知识分子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黑非洲葡萄牙语文学的发展。但只有到了五六十年代,在民族独立解放运动高涨的背景下,以及各种报刊、杂志创办的条件下,黑非洲的葡萄牙语文学才大步向前发展。

斯瓦希里语文学是东非和中非的一些国家班图族人的文学。传统的口头文学很丰富。初期的斯瓦希里语文学带着显著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痕迹,诗歌的创作占主导地位。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一方面由于语言的拉丁字母化,另一方面也随着社会的发展、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涨,斯瓦希里语文学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创作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60 年代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的发展,斯瓦希里语文学在内容和形式

的各方面全面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豪萨语文学是作为黑非洲本土语言之一进行创作的文学，有着较悠久的历史。从13世纪以阿拉伯字母形式书写的阿贾米文字形成以后，豪萨语文学史便已有了开端。以阿贾米文字进行创作的豪萨语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大量的宗教诗歌。20世纪初，豪萨语拉丁化造成了用阿贾米文字和拉丁字同时进行创作的豪萨语文学，在诗歌继续发展的情况下，小说、散文、戏剧等其他文学体裁也随着整个非洲文学的发展而发展。

除斯瓦希里语文学和豪萨语文学以外，黑非洲还有不少作家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这些语言包括塞苏陀语、马尔加什语、罗语、约鲁巴语、伊博语等在内的30多种语言。这些语言的文学创作在独立之后越来越受到鼓励，从而获得了进一步的繁荣。

非洲各种文学从总体上看在各自的初始阶段，不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文字的，都比较稚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非洲政治面貌的改变，各种文学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在与外来殖民者的交往中一方面排斥其侵略性，另一方面又吸取其先进的东西，文学在非洲本土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社会意识的撞击、融会中发展。在思想内容上从单一的侧重于某一方面主题，发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各种题材进行深刻的挖掘，逐渐获得一种普遍性。在艺术手法上，积极继承和发展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各种表现手法，同时大胆借鉴西方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手法等进行创新，当代非洲文学还积极主动借鉴并运用表现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和魔幻现实主义等各种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使非洲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潮流，与世界各国文学并肩齐进、同步发展。1986、1988、1991年，尼日利亚作家沃·索因卡、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南非女作家纳丁·戈迪默先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当代非洲文学已经攀上

世界文学的高峰，在世界文学中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二节 埃及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帝国主义在埃及的无情掠夺，野蛮的军事法西斯统治，引起埃及人民的无比仇恨，掀起了一次又一次反对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直至1952年7月23日，以纳赛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王朝。

埃及的现当代文学仍以反帝、反殖，反对封建势力，反映独立建国后面临的种种问题为主题。在表现形式上则是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与现代主义各流派五光十色交相辉映。

巴鲁迪创建的新古典派或复兴派诗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邵基和哈菲兹·易卜拉欣手中得到发扬光大，盛极一时。

邵基（1868—1932）1919年自流放地西班牙归国后，其诗歌创作倾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时，他已渐置身于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潮流中，写诗号召埃及人民继承并发扬光荣传统，跟上时代的步伐，振兴祖国，诗中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同时，他站在阿拉伯全民族的立场上，对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都写诗表示支持与同情，认为阿拉伯民族是一个整体，应同仇敌忾，同舟共济。经过磨难，邵基不再像初期那样，作为一个宫廷诗人只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而是开始关心人民的疾苦，诗歌的题材也涉及当时重要的社会问题。他在诗中揭露、谴责当时社会种种不公正、不合理的现象。如在一首诗中，他抨击社会上那种老夫少妻的买卖婚姻时写道：

金钱将一切非法的都变成合法的，
甚至糟老头子也可以娶童贞少女。

那姑娘并不是嫁人为妻，
只是青春与美貌被金钱买去……

邵基晚年曾致力于将诗剧这一形式引进阿拉伯文坛。他曾用诗体创作过六部悲剧和喜剧。《克娄巴特拉之死》、《冈比西斯》和《大阿里贝克》三部悲剧是作者站在埃及民族主义立场，表达埃及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其中创作于1927年的《克娄巴特拉之死》被认为是作者最好的一部诗剧。作品塑造了一个聪明、美丽，有雄才大略，有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又富有人情味的完美的女王形象。

邵基逝世于1932年，遗有诗集四卷。其诗语言凝练、优美、典雅，富于感情和想象，尤工于音律，宜于入乐，为歌唱家和听众所喜爱。诗人因其诗歌成就突出，于1927年被阿拉伯诗界正式尊为“诗王”。

哈菲兹·易卜拉欣（1871—1932）的诗虽在艺术性上不及邵基，但诗中表现出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爱国精神则比邵基有过之而无不及，显得更加强烈、率直。如他在一首题为《致英国佬》的诗中矛头直指侵略者：

你们可以让尼罗河改道，
可以挡住阳光，一手遮天；
可以在每寸土地上都派一个“宪兵”，
用皮鞭把人们打得浑身皮开肉绽；
可我们对埃及的忠诚不会改变，
即使我们的尸骨在泥土中腐烂。

诗人全部诗作像一面镜子，清楚地反映了埃及当时的政治风

云、社会情态和人民疾苦，体现时代的脉搏，传达人民的呼声。

与邵基和哈菲兹·易卜拉欣同时代及其后代表新古典派的著名诗人还有艾哈迈德·穆哈莱姆（1871—1945）、阿里·加里姆（1881—1949）、阿齐兹·阿巴扎（1889—1973）、阿里·俊迪（1900—1973）等。

随着时代的发展，政治风云、社会情态、思想意识的变化，随着诗人大量接触西方特别是英法浪漫派诗人的作品并深受其影响，一些诗人认为新古典派诗人所遵循的诗歌传统模式，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所用语言、表现形式，对创作都是一种束缚。他们强调创作自由，强调诗歌创作的主观性。于是，在埃及诗坛出现了浪漫主义。其实，早在20世纪初叶，在黎巴嫩旅居埃及被称之为“两国诗人”的穆特朗（1872—1949）的作品中，浪漫主义倾向已初露端倪。此后出现的“笛旺诗社”和“阿波罗诗社”使浪漫主义在埃及现代诗坛更为兴盛强大了。

“笛旺诗社”（亦可意译为“诗集派”）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成员是阿卜杜·拉赫曼·舒克里（1886—1958）、易卜拉欣·马齐尼（1890—1949）和阿卡德（1889—1964）。他们当时出版的诗作皆以《笛旺》（意为“诗集”）为题，并互写序言，阐述他们的主张，尤其是1921年，阿卡德与马齐尼在他们合出的《文学与批评集》中更全面地抨击了他们认为是守旧的新古典派，集中地阐述了他们的革新观点，故被称为“笛旺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除阿拉伯文学修养外，受英国文学影响较深；善于理性思索；富有理想和叛逆精神。他们认为诗歌不应是为他人应景写作，而应表达诗人本身的悲伤、痛苦，抒发诗人真实的内心世界。后来“笛旺社”因三人主张不尽一致，互相攻击，而渐解体。“笛旺社”的主将和代表是阿卡德。

阿卡德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他的叛逆精神。无论在政治上还是

在艺术上，他都不肯做一个安分守己、趋时媚俗的顺民。在这方面，他最好的代表作是长诗《魔鬼传》，诗人在诗中以魔鬼作为自己及与其志同道合的诗人、艺术家的象征，他们酷爱自由，不畏强暴和专制，敢于向传统势力挑战。

阿卡德作为诗人，约写有 10 部诗集。此外，他还写过小说《萨拉》（1937）以及各种有关政治、社会、哲学、宗教、历史、文艺批评、人物传记等作品达 10 余部，被认为是阿拉伯现代文坛巨匠、一代宗师。1960 年曾获国家表彰奖。

“阿波罗社”成立于 1932 年 9 月，同时出版《阿波罗》杂志，诗社和诗刊对于各种诗歌和各个流派都是兼容并蓄，一视同仁。但其主要成员和主要倾向还是属于浪漫主义的。属于这个诗社的浪漫主义派的主要成员除诗社主席穆特朗和诗刊主编艾布·沙笛（1892--1955）外，还有易卜拉欣·纳吉（1898—1953）、阿里·迈哈穆德·塔哈（1902—1949）、穆罕默德·海姆舍里（1908—1938）、萨利赫·焦戴特（1912 — ）、哈桑·卡米勒·赛莱菲（1908 — ）等。

“阿波罗社”浪漫派的产生，一方面是受“笛旺社”创新派诗人、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和旅美派阿拉伯诗歌影响，另一方面在本世纪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埃及处于政治最黑暗的时期，青年诗人感到压抑、痛苦、悲观、失望。这使他们时而从爱情中，时而从大自然中寻求宽慰。他们也常沉缅于虚无渺茫的梦幻中，企图从中寻求一个更为广阔、清静、明朗的世界，借以逃避灰色的、阴暗的现实生活。因此，与“笛旺社”的浪漫主义相比，这些人更侧重于抒情，他们的诗歌带有更为强烈的感情色彩。而“笛旺社”则更侧重于表意，他们的诗歌常带有深邃的哲理色彩。

在诗歌题材方面，“阿波罗”浪漫派往往把爱情和女人放在首要地位；其次，借景抒情是他们诗歌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对往事

的追念与对现实的抱怨往往也是他们诗歌题材的一大特色：他们还在诗歌中描述社会的黑暗、世道的不公，特别是乡村的落后、贫穷、农民的不幸和痛苦。沦落风尘的妓女、为生活奔波的流浪汉往往都是他们诗歌描述的对象。

在诗歌形式上，他们往往打破了一诗一韵的格局，而喜欢一诗多韵；在音韵方面，他们使诗歌摆脱了那种铿锵、响亮，似江河奔腾，似进行曲威武雄壮的乐感，而代之以柔声细语，似小溪流水潺潺，似小夜曲情意缠绵的乐感；在诗歌结构上，他们往往把一首诗分成几节，以节为单位，表现一个完整的意思而不再像传统诗歌那样，以一行（联句）为表述一个完整意思的单位。

这一派的代表诗人是易卜拉欣·纳吉。他自20年代末开始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其诗主要是抒发情场失意所受的痛苦、折磨、孤独感和失落感。如在一首题为《归来》的诗中，诗人写道：

这是我们绕行的天房所在，
我们曾在此祈祷——朝朝暮暮，
曾多少次，我们在此为美顶礼膜拜，
啊，真主，我们归来却为何行同陌路。
为什么要归来，而不把爱情卷起，
从此摆脱开思念和苦痛？
为什么不怡然自得，安享静寂，
归于一片空虚，好像什么也没发生？

创新的浪漫主义诗歌三四十年代达到鼎盛。50年代初，诗坛开始进一步打破旧体诗格律传统的束缚，以便更充分、更自由地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反映现实，表现新的意境。于是，“自由体诗”便应运而生。这种诗歌，不再以联句为单位，而是每行长短

不一，韵律宽松，富于变化，节奏明快。内容以现实主义为主流，自由、奔放，富有战斗性，内涵丰富而深邃，具有强烈的个性。但随着西方当代诗潮的影响和国内政治、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新诗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所发展变化，特别是60年代思想意识受到控制和1967年对以战争失败，使一些思想左倾的诗人更趋向于用象征、隐晦、朦胧乃至荒诞的手法在诗中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曲折地反映现实。

埃及新诗——自由体诗的主将和代表诗人是萨拉哈·阿卜杜·沙布尔（1931—1981）。他于1951年开始写自由体诗，1957年开始发表其第一部诗集《祖国的人们》，后又发表《受伤期间的沉思》、《我告诉你们》、《老骑士之梦》、《夜行》等诗集，并写有《哈拉志的悲剧》、《夜行者》、《公主在等待》、《莱伊拉与她的情痴》等诗剧。此外，他还是一位文艺批评家，曾写有《时代的声音》、《他们为历史留下了什么》、《重读古诗》等，为新诗——自由体诗鸣锣开道。

评论家认为阿卜杜·沙布尔一生经历了乐观的社会主义、悲观的存在主义和悲哀的理想主义三个阶段。他的诗歌表现了变革时期人们的种种痛苦、忧伤和烦恼。其诗在一定程度上受苏菲派哲学的影响，时而浅显通俗，时而又闪烁着神秘、朦胧的色彩，具有象征的倾向，蕴藏着深刻的哲理。

除阿卜杜·沙布尔外，著名的新诗诗人还有穆罕默德·艾布·辛奈（1937— ）、艾哈迈德·希贾齐（1935— ）、艾迈勒·冬古勒（1940—1983）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西方文学影响的增加和报刊、出版事业的进一步繁荣，特别是1919年革命后，埃及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民族独立运动日益高涨，小说这一更能真实、贴切地反映现实生活的体裁得到进一步发展，逐渐走向成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提倡民主思想的贵族青年组成了“现代学社”，活跃于二三十年代。他们在前期受英法等西欧文学影响较大，后期则深受由英法文转译的俄国文学的影响。其代表作家是迈哈穆德·塔希尔·拉辛（1894—1954）。拉辛在创作中奉行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多以小商人、小业主的生活为其创作题材；文风朴素、自然，语言诙谐、幽默。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笛子的嘲讽》（1926）、《据说……》（1929）、《飘飘的面纱》（1940）。小说多揭露社会的种种弊端和病态。他的中篇小说《没有亚当的夏娃》（1934），揭示了当时的阶级矛盾，写出了当时重门第轻才学的不合理现象，同时也反映了一些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企图摆脱穷困、落后的下层社会以跻身于上层社会而不可得时的苦闷、彷徨、矛盾的心理。

活跃于 20 年代初的埃及现实主义小说先驱还有伊萨·奥贝德（？—1923）和舍哈泰·奥贝德（？—1961）两兄弟。伊萨·奥贝德的主要作品是短篇小说集《伊赫桑太太》（1921）和中篇小说《苏里娅》（1922），舍哈泰·奥贝德的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痛苦的一课》（1922）。他们擅长描述和刻画妇女心理，对受封建礼教束缚和压迫而要求自身解放的阿拉伯妇女深表同情。

如果说穆罕默德·台木尔（1892—1921）以发表于 1917 年的《在火车上》开创了埃及现代短篇小说之先河的话，那么继承并发扬光大其事业，在埃及现当代短篇小说方面取得成就更大的则是他的弟弟迈哈穆德·台木尔（1894—1973）。他被誉为“尼罗河的莫泊桑”，一生写了近 400 篇短篇小说，收在《穆台瓦里大叔》、《歌女的心》等 26 部短篇小说集中。台木尔早期受埃及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和文化启蒙运动的影响，作品往往以人道主义为基调，采用白描的手法，描写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许多作品描写了底层劳动人民善良、勤劳、纯朴等高尚的品德，对他们的贫苦生

活深表同情，从正面或侧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人压迫人等黑暗现象。有的作品则用辛辣的笔调揭露了上层政客贪吝、卑鄙、伪善的丑恶嘴脸。还有的作品则从一定的角度揭示了神权、宗教迷信对普通群众的毒害和某些宗教人士虚伪、丑恶的灵魂。

迈哈穆德·台木尔还写有中长篇小说 10 余部、剧本 20 余部，散文、游记、文论多部。其作品体裁多样，题材广泛，主要是批判现实主义。

在长篇小说方面，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著名的作家和作品则有易卜拉欣·马齐尼的《作家易卜拉欣》，塔哈·侯赛因的《日子》，陶菲格·哈基姆的《灵魂归来》、《乡村检察官手记》，阿巴斯·阿卡德的《萨拉》，叶海亚·哈基的《温姆·哈希姆灯》。1988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纳吉布·迈哈福兹在这一时期也以其短篇小说和长篇历史小说在文坛上崭露头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涌现出一批青年作家。他们多为左派知识分子，认为作家应对民族、政治、社会、历史负有使命感，积极主张用现实主义方法反映埃及的现实。其中最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有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尤素福·伊德里斯、阿卜杜·拉赫曼·哈米西等。

谢尔卡维（1920—1987）的代表作是被认为是埃及农村三部曲的长篇小说《土地》（1954）、《坦荡的心灵》（1956）、《农民》（1968）。三部小说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埃及农村的悲剧，揭示了贫雇农、小土地所有者同他们的敌人——本国或外国的封建地主、反动政府以及革命后篡权的政治投机家、阴谋家的斗争；歌颂了广大农民群众与一切正直的人们在这一次又一次斗争中团结一致显示出的力量。其中《土地》被认为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划时代的力作。

尤素福·伊德里斯（1927—1991）从 1950 年开始文学创作。

他遵循现实主义风格，颇像俄国的契诃夫，诊断社会和政治中的各种弊病，剖析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问题，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被认为是当代埃及和阿拉伯文坛第一流的作家。其作品中最著名、最有影响的是发表于1959年的中篇小说《罪孽》。小说深刻地反映了革命前农村最底层的悲惨生活，形象地揭示了当时社会制度的黑暗和罪恶，农村中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从而使人们深切地感到推翻这一社会制度的必要性。

不过尤素福·伊德里斯最擅长的还是短篇小说，曾写有《最廉价的夜晚》、《声誉事件》等短篇小说集。这些小说题材广泛，内涵丰富。作家能抓住发生在埃及城乡的一些凡人小事，反映出对民族乃至人类都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引人入胜的叙事能力；全面透视社会症结的现实主义精神；细致地刻画种种人物典型形象而不重复；小说对话大胆使用土语，以显得小说更加真实、生动；使作品的民族性——个性与世界性——共性统一起来；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不断地借鉴，吸收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这些无疑是尤素福·伊德里斯创作的特点。如果说，当代，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长篇小说的泰斗是纳吉布·迈哈福兹的话，那么，短篇小说的魁首则是尤素福·伊德里斯。

阿卜杜·拉赫曼·哈米西（1920—1987）自40年代中期开始创作小说，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血染的衬衫》（1953）、《我们不会死》（1953）、《热风》（1954）等。哈米西的作品有鲜明的立场。揭露权贵虚伪、丑恶与歌颂劳动人民为幸福的明天而与剥削阶级、帝国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往往是哈米西小说的主题。他被誉为是埃及的无产阶级作家，由于信奉共产主义而被迫长期亡命海外，曾于1980年获列宁和平奖。

现当代埃及最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是穆罕默德·阿卜杜·哈里姆·阿卜杜拉（1913—1970）、尤素福·西巴伊（1917—

1978)和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1919—1990)。他们作品的共同特点是多以浪漫、传奇的爱情编织故事,语言优美流畅,故事生动感人。作家多产,作品畅销,并多被改编成广播剧、电视剧、电影……使得这些作家、作品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青年读者中有较大的影响。阿卜杜拉多通过爱情故事褒贬人们的社会道德和价值观念,赞美一些善良、纯真的青年男女在坎坷中自强自爱、奋斗不息的精神。尤素福·西巴伊和阿卜杜·库杜斯曾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对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感觉都很敏锐,剖析也较深刻。所以他们常以爱情故事与政治时事作为自己作品的经纬,折射出不同时代重大的政治问题。

50 成名的老作家还有迈哈穆德·白戴维(1912—1986)、尤素福·焦海尔(1912—)、焦戴·赛哈尔(1912—1974)、尤素福·沙鲁尼(1914—)、法特希·阿尼姆(1924—)等。

新一代杰出的短篇小说家有迈吉德·图比亚(1938—)、叶海亚·塔希尔·阿卜杜拉(1942—1980)、艾布·奈加(1931—)等。年轻一代的长篇小说家则有杰马勒·黑塔尼(1945—),代表作有《吉尼·贝拉卡特》(1974)、《宰阿法拉尼区案件》(1976);穆罕默德·尤素福·盖伊德(1949—),代表作有《迈尼西庄园轶闻录》(1971)、《一周有七天》(1975)、《埃及国土上的故事》(1982)。此外,还有阿卜杜·哈基姆·卡赛姆(1936—1991)、苏努欧拉·易卜拉欣(1937—)等。这些作家多于20世纪60年代跻身文坛,故亦称“六十年代一辈”的作家。他们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反映新时期国家、民族存在的种种问题。有的作品借古喻今,有的作品乡土气息很浓。在创作手法上,他们大胆地向西方现代主义借鉴,并加以创新,使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为一体,标志着埃及小说的成熟。

第三节 塔哈·侯赛因

塔哈·侯赛因（1889—1973）是埃及，也是阿拉伯世界现代最著名的文学家、文学评论家、思想家之一。他虽出生于穷乡僻壤，又自幼双目失明，但却以超乎常人的毅力在黑暗中、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顽强、执着地探索、追求、前进。最后，终于成为一名著作等身、享誉国内外的作家、学者，被人尊称为“征服黑暗的人”，被誉为“阿拉伯文学之柱”。

塔哈三岁时患眼疾，被庸医所误，致使双目失明。父亲把他送往私塾，习诵《古兰经》，以求将来成为“诵经师”谋生。塔哈自幼聪敏过人，除背诵《古兰经》外，他还学习过不少古代诗文，并从民间说唱艺人那里听过很多民间传说故事，这些大概就是他受到的启蒙教育。1902年他随兄赴开罗，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

当时，爱资哈尔大学是一个维新与守旧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中心。正是在这里，迈尔赛菲先生教授的文学课（在爱资哈尔大学被认为是“皮毛课”，以与宗教的“精华课”区别）引起了塔哈对文学的浓厚兴趣；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穆罕默德·阿布笃、主张妇女解放的卡西姆·艾敏和力主改良、维新，提倡言论自由的思想家鲁特菲等在校内外都曾对塔哈的思想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1908年塔哈开始在新创建的埃及大学学习文学、历史、哲学等课，并在夜校补习法语。埃及大学是一所新型大学，所授的新课程、新思想，使塔哈大大地开扩了眼界，受益匪浅。1914年，他以研究阿拔斯朝后期著名的盲诗人艾布·阿拉·麦阿里的论文《纪念艾布·阿拉》而获该校第一个博士学位。论文因观点新颖、大胆，论证严密，史料翔实而获好评。论文表明作者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掌握了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并有卓越的治学才能，从

而使年轻的作者声誉鹊起，名噪一时。

同年，他被学校派往法国留学。在蒙彼利埃大学学习约一年，1915年因母校经济拮据而被召回。三个月后，经一番周折，他再次赴法，分别在巴黎索邦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学习文学、哲学、历史等。他曾广泛涉猎世界文学名著，潜心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和近代欧洲特别是法国文学、哲学。在法留学期间，作家结识了一位名叫苏珊的姑娘，在生活和学习上都得到她很大帮助，两人相爱，结为伉俪。1918年，塔哈以论文《伊本·赫勒顿的社会哲学》获博士学位。1919年，塔哈·侯赛因离法归国，先后在埃及大学教授希腊史、罗马史和阿拉伯文学，并同时 in 报刊上发表杂文，投入了当时文化战线上维新与守旧两种思想的斗争。在这一期间，他曾大量翻译、介绍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及近代西方特别是法国的文学、文化成果，以使埃及、阿拉伯人更好地了解、欣赏、借鉴这些西方文化的精华，借以推动阿拉伯文学、文化复兴运动的进程。如：他翻译出版了《希腊诗剧选》（1920）、亚里斯多德的《雅典人的制度》（192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帮的《教育精神》（1922），介绍了法国一些名剧作家的作品《戏剧故事》（1924），发表了评传《思想领袖》（1925）。此后，他还译过拉辛的名剧《安德罗玛克》、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纪德的《忒修斯》等名著，并主持了《拉辛剧作集》和《莎士比亚剧作集》的翻译工作。

与此同时，塔哈·侯赛因还利用他从西方学得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阿拉伯文学遗产并重新加以评价。1926年，他的《论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公开发表，在这本书中，塔哈·侯赛因强调了文学的社会属性。他介绍了部分西方文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他在这本书中采用了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系统的怀疑论”方法和认识上的“唯理论”的观点，对伊斯兰教以前的诗歌进行研

究，从历史、语言、艺术性等方面加以分析。结果，他对这些诗歌的真实性及其价值表示怀疑，认为它们大多是后人伪托的膺品。这种研究方法及其结论，对于那些惯于抱残守缺、陈陈相因的经学院学究们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引起的震动和反响是作者始料不及的。论敌们紧紧抓住行文中几段有关宗教的问题大作文章，认为塔哈·侯赛因简直是离经叛道，亵渎伊斯兰教和先知，从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对他口诛笔伐，进行围攻，并要求议会对他进行制裁，宣布该书为禁书。后来由政府出面干涉，塔哈·侯赛因作了某些妥协，并一度去欧洲避难，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塔哈·侯赛因是著名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于1929、1934年曾两度出任埃及大学文学院院长，40年代曾任亚历山大大学校长，1950年至1952年任教育部长，在任期间，签署了免费教育法令，从而实现了他的“教育机会均等”的主张。塔哈·侯赛因在1952年“七·二三”革命胜利后任埃及作协主席、阿拉伯语言学会会长、“共和国报”主编等职；雅典、牛津、罗马、里昂、马德里、蒙彼利埃、剑桥等七所大学先后授予他名誉博士称号。1949年，他获得国家文学奖，1958年获国家文学表彰奖，1965年获尼罗河勋章，他曾两度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作家逝世于1973年10月28日，享年84岁。就在他逝世前一天，联合国宣布授予他在人权方面有最杰出成就的名人奖。

塔哈·侯赛因一生不肯随波逐流、趋时媚俗，不肯向命运屈服，不肯向权贵低头，不肯向传统势力、保守思想妥协。远在他出国留学之前，他就受到改良维新派思想的影响，站在这一营垒内，以在报刊上发表杂文的形式参加战斗，当他留学归国后，更是很快便成为埃及、阿拉伯文化复兴运动的旗手与领袖。

塔哈·侯赛因积极主张并身体力行向西方现代文化、文学借鉴、学习，但并不主张完全照搬欧洲的一切，他认为东西方文化

是互补的，应当相互交流，既要“拿来”，又要“给予”。他反对复古守旧，但同样反对全盘否定阿拉伯古代文化遗产，而主张对西方文化、文学的借鉴应与发扬本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有取有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的有关文艺批评的思想已打破了当时封建的复古守旧思想的框子，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宗教偏见的束缚，从而在埃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确立了新的文艺批评标准，对阿拉伯各国现代文学的迅速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也是塔哈·侯赛因对阿拉伯文学发展的最大贡献。

塔哈·侯赛因是位多产的作家，遗有 70 多部著作。1974 年黎巴嫩图书社曾出版《塔哈·侯赛因全集》共 19 卷，内容包括文学、语言、历史、哲学、政治、教育、宗教等诸方面。如文论《哈菲兹与邵基》（1929）、《谈诗论文》（1936）、《与穆太奈比在一起》（1937）、《文学与批评》（1945）、《星期三谈话灵》（3 卷，1925—1957）、《争论与批评》（1955）、《批评与改革》（1956）、《我们的当代文学》（1958）等。其代表作是自传体小说《日子》。

《日子》共三卷，分别发表于 1929 年、1939 年和 1962 年。

《日子》第一卷最早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 1926 年的《新月》月刊上，1929 年才出单行本。这一卷是作家的童年时代，描写了在帝国主义入侵和封建统治下埃及农村贫穷、落后、愚昧的情景。第二卷集中地记述了作者在爱资哈尔大学的学习生活，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在文化教育领域内主张改良的革新派同封建势力的斗争，以及他如何受维新派的影响，参与了这场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新型的埃及大学一成立，他就迫不及待地入学听课。第三卷则记述了作者进入这所新式大学后，如何如鱼得水般地汲取新思想、新知识，使他视野大为开阔；还叙述了他赴法留学前后的经过，他在法国的学习生活和传奇式的爱情。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他对幸福、光明的追求。

纵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到，《日子》是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动荡、变革年代中的埃及社会为背景，通过作者的亲身经历、感受和成长过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一代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社会改良和文化启蒙运动中，如何从朦胧逐渐觉醒，要求进步、民主和科学；深刻地揭露了当时埃及社会的封建、守旧、愚昧、落后的状况，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小说以对历史真实的描述，使它具有认识价值；又以其批判意识和改革意识，使它具有较大的社会意义。

《日子》这部文学作品，在艺术方面也具有很多特点：

一、从体裁看，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而不单纯是自传。它不是流水帐式地按照年代去写自己经历的生活，而是恰当地选择了一些典型的人物和事件，并精心安排，加以描述，详略有致地为作者既定的主题思想服务。同时，典型的人物和典型事件，引人入胜的故事，绘声绘色、细腻生动的描述……这一切都使它具有小说的特点。对书中的人和事，作者又以具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去进行褒贬、评论，甚而从社会角度、心理角度详加分析，使它又有些像具有论证色彩的研究论文和报告文学。

二、作者将对自己个人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的追述与整个社会风云变化联系在一起，并通过对比的手法，写出新旧两种势力、两种思想的斗争，从而使作品具有较深刻的社会意义。

三、从叙事方式上看，《日子》像是自传体小说，但通篇叙述用的是第三人称，而不是第一人称，好似作者谈的并非他本人，而是另外一个人。这可以让作者与书中的自己拉开一个距离，以便站得更高一些，可以客观、自由地对书中的人和事进行描述、分析和评论。作者在书中有意地不写出具体的人名、地名，使这部小说描述的人物、事件、环境更加带有典型性。

四、作品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浓厚的抒情意味。作者时而

用抒情笔调，娓娓动听的语言，描述一个双目失明、正直、善良、敏感、自尊、要强的孩子在寻求光明的道路上遇到的种种艰难困苦，令人读后不禁会洒下同情的泪水；时而又用幽默、诙谐的语言，漫画式的手法，绘声绘色地刻画出那些不学无术而又要装腔作势、招摇撞骗的守旧势力代表人物的丑恶嘴脸，使人读后忍俊不禁。

五、语言特色，《日子》像塔哈的其他散文作品一样，语言清新流畅，音韵和谐。他不刻意追求华丽的词句，但通过多用同义、近义词，讲究排比、重复，多用短句且讲究押韵等手法，使得他的散文有一种音乐美。他的散文这种独特风格，被人认为是“平易而难及”的风格。

除《日子》外，塔哈·侯赛因其他具有较大影响的小说还有：中篇小说《鹬鸟声声》（1934），写出了在愚昧、落后的封建传统礼教以及各种邪恶势力的压迫下，埃及农村妇女的悲惨遭遇；表现了作者对身受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的深切同情，对残害妇女的封建礼教、传统习俗和邪恶势力予以无情的谴责和鞭笞。

心理分析小说《一个文人》（1935），描写了作家的一位同乡、朋友和同学与他一起在埃及大学和在法国留学的经历。这位同学性情孤僻、乖戾，为了达到留学的目的，他休了爱妻，在国外求学过程中又沾花惹草，时而发奋上进，时而又堕落沉沦，最后终于身心交瘁，神经分裂。

《山鲁佐德之梦》（1943），借用《一千零一夜》的女主人公山鲁佐德在第1009夜至第1014夜梦中向国王山鲁亚尔讲的有关精灵公主法蒂娜与她的众多求婚者的神话故事，阐述了作者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列强为各自利益而进行战争的思想。

《苦难树》（1944）反映了陈腐的传统习惯势力、封建迷信思想和包办婚姻带给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苦难。

短篇小说集《大地受难者》(1948)通过 11 篇故事和论述,指出当时埃及人民如何在贫穷、落后、愚昧、疾病、奴役……的苦难中挣扎,揭示出社会的种种黑暗和不公。作品出版后不久,即被当局宣布为禁书;作者亦被指控为“共产党”,该书观点由此可见一斑。

塔哈·侯赛因的小说多以反对封建、保守、愚昧、落后,提倡科学、民主、进步、革新为主题。但作品中往往夹杂大段的评论、分析,而缺乏对具体形象、故事情节的生动、细致的描写。很多地方更像是语言优美的散文,而不像以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取胜的小说。这些大概与作者双目失明,影响了对事物的观察,而使他更善于思索,更讲究理性和语言美有关。

第四节 陶菲格·哈基姆

陶菲格·哈基姆(1898—1987)被认为是埃及,同时也是整个阿拉伯世界现当代文坛最著名的作家和思想家之一。他站在开创阿拉伯现代小说艺术的先驱行列,更是阿拉伯现代剧坛之魁首。

陶菲格·哈基姆生于亚历山大的一个富裕的家庭中。父亲在农村中有很多田产,同时又在司法界任法官、法律顾问;母亲是土耳其贵族的后裔。父亲想照自己的模式塑造儿子,孩子小学毕业后,就被送往开罗上中学,然后上法律学校。陶菲格·哈基姆自幼就明显地表现出他对音乐、戏剧艺术的爱好。他常追随那些流动剧团到各地巡回演出,混迹于穷苦的江湖艺人之中。

1918 年,陶菲格·哈基姆写出了第一部剧本《讨厌的客人》。剧本以其深刻的政治寓意表明了年轻作家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倾向。显然,“讨厌的客人”正是指英国殖民主义者:他们不请自来,又赖着不走。检查官似乎嗅出了剧本的反英味道,因而禁止

演出。1919年，当埃及政治舞台演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英爱国斗争的话剧时，作家参加了这一斗争，并遭逮捕。获释后，陶菲格·哈基姆又先后写了《未婚夫》、《新女性》、《阿里巴巴》等剧，是他最初对戏剧创作的不成熟的尝试。

1924年，陶菲格·哈基姆在法律专科学校毕业后，赴法深造。在此期间，他出入咖啡馆、音乐厅、歌剧院、剧场，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古典和现代的名家名著。他不仅阅读剧本，也钻研小说创作的艺术，并尝试用法语写成小说《灵魂归来》（后用阿语改写，于1933年发表）。

1928年，陶菲格·哈基姆归国后，在司法部门任职，曾任乡村检察官。这使他有接触贫苦农民，更清楚地观察到农村中的种种阴暗面，这一切为他日后创作的中篇小说《乡村检察官手记》（1937）和剧本《交易》（1957）等积累了生活素材。

1934年，作家先后被调到教育部和社会事务部任职。在任职期间，他一直坚持创作。其中很多著作和文章由于针砭时弊、抨击当局，而常惹得上司恼羞成怒，扬言要惩处他，但迫于舆论压力，往往以扣除其半月薪金作罢。1943年，由于深感官职给他在创作、言论等方面带来的种种限制和不便，他辞去公职，以便能更加自由地从事所喜爱的创作事业。不过，1951年他还是接受了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职。埃及“七·二三”革命胜利后，他曾任文学艺术社会科学最高委员会戏剧委员会会长、埃及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剧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小说俱乐部理事会主席、作家协会主席、语言学会理事等职。

陶菲格·哈基姆1958年曾获“共和国勋章”，1960年获国家文学表彰奖，1975年获埃及艺术科学院荣誉博士称号，1975年获地中海国家文化中心授予的“最佳文学家与思想家”称号，1979年获最高尼罗勋章，并于1980年和1982年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

文学奖候选人。

陶菲格崇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但并非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主张保持东方精神的同时，学习、借鉴西方文明。在他看来，西方文化“是我们的，我们要从中吸取一些，并补充进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他强调东方精神，珍惜古老埃及民族文化遗产和传统价值观念，但他反对因循守旧，曾大声疾呼：“让我们伸出手来，不要受传统习惯锁链的束缚！”因此，他终生在思想和创作上都不断地求新。

陶菲格是位思想家。他主张自由思想和思想自由。他曾说：“我不崇拜什么东西，也不敬仰什么人，我只是认真地看待一件事，就是思想。因为只有它才是闪耀在一座金字塔尖上的光明，这金字塔四边的基石是真、善、美和自由。只有这座金字塔才是在我的存在中唯一永恒不变的东西。”

陶菲格在《文学艺术》的开头曾提出他对文艺的看法：“只有文学才会发现和保存人类和民族永恒的价值，只有文学才会带有并传承打开民族性和人性觉悟的钥匙……而艺术则是驮着文学在时间与空间驰骋的活跃而有力的骏马。”

陶菲格是位多产的作家。其作品无论是体裁还是题材都是多种多样的。他一生曾创作有 70 余部剧本，此外还写有小说、文论、杂文集等约 50 部。其作品多被译成法、英、俄、德、西、意、中等国文字，其剧本也曾多次在欧美上演。

陶菲格·哈基姆最著名的小说是他带有自传性质的《灵魂归来》、《乡村检察官手记》和《东来的鸟》。

《灵魂归来》取材于作者在开罗上高中时期的一段生活，描述了穆哈辛叔侄与一位姑娘微妙的感情纠葛，用幽默、诙谐的笔调生动地描写了当时埃及城乡人民的生活风貌。小说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增添了一层象征主义的色彩，用穆哈辛叔侄一家象征

了整个埃及民族，指出这个民族是有着几千年古老文明和传统精神的。他们勤劳、朴实、坚韧不拔，内心深处蕴含着巨大的精神力量。他们内部虽难免发生齟齬，存有芥蒂，但却是一个利害相关、荣辱与共的整体；他们虽还贫穷、愚昧、落后，但一旦有“神”——一个英明的领袖起来召唤，这一民族就会振兴起来，那曾创造了金字塔奇迹的民族灵魂就一定会归来，再创奇迹。这就是本书的主旨。

《乡村检察官手记》是一部中篇小说，发表于1938年。小说取材于作者1928年留学回国后在乡镇任代理检察官的一段生活。作者用犀利的嘲讽笔调，通过一位乡村检察官始于对一件农民杀人案的调查，终于将这一案件不了了之的“归档”过程，用日记的形式，对法官、律师、警察局长、宗教法官、检察官、形形色色的农民……的形象做了生动的描述，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当时腐朽、落后的埃及社会，特别是埃及农村的状况。小说一方面有力地抨击了当时掌权的官僚们是如何贪赃枉法、强奸民意、草菅人命、残暴狠毒而又昏聩、愚蠢，另一方面也描述了当时埃及农民的愚昧无知，贫穷落后，听人摆布，任人宰割的悲惨可怜的处境。

发表于1941年的《东来的鸟》则取材于作者在法国巴黎留学（1924—1928）的一段生活：来自埃及、性格内向的留学生穆哈辛爱上了法国姑娘伊码，但囿于东方的传统道德精神，他又非常拘谨，不敢敞开心扉，大胆地追求、接近她，西方姑娘无法理解东方青年这种复杂的表达方式，因而两人的关系未能继续发展。同时，小说还写了穆赫辛与侨居法国却憎恶西方物质文明、向往东方精神文明的俄国工人伊凡的友谊。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种思潮频起，社会主义也刚出现。作者试图通过这一小说，表现东方精神文明与西方物质文明的撞击与矛盾。

陶菲格·哈基姆最大的成就是在戏剧创作方面。他为埃及、阿

拉伯的现代散文剧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他手中，阿拉伯戏剧日臻完善、走向成熟。陶菲格·哈基姆在留法期间，深受肖伯纳、易卜生等戏剧大师的影响，回国后，他企图摆脱当时种种政治党派之争，而专心思考一些有关整个人类永恒的问题，于是在他笔下便产生了一系列的哲理剧。

这类哲理剧的特点是借用一些古代的神话故事、宗教传说，赋予新意，用借古喻今的方法阐释一些人类共同的问题，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这类剧反映的是思想、哲理，而并非是现实事件与人物。写这种哲理剧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演出，而在于供人阅读、深思。因而剧中人物、事件、细节往往写得缺乏戏剧效果，不太适于演出。

陶菲格在戏剧方面的成名作和代表作是写于1929年、发表于1933年的哲理剧《洞中人》。剧本取材于著名的宗教传说七眠子的故事。作者根据《古兰经》中“有人将说：‘他们是三个，第四个是他们的狗。’”（《古兰经》18：22）一语，将剧中主人公写为三人。他们在古罗马时代，为逃避宗教迫害，躲进一个山洞中，沉睡了309年，醒过来，还以为只睡了一夜。重新回到社会后，虽由于时代的变迁，他们被当成圣徒，到处受到尊敬，并可过上非常舒适的物质生活。但时过境迁，300余年的变化使他们这些生活在过去特定时间和环境中的人物，处处与新时代，新环境产生矛盾；当年与他们休戚相关的亲朋好友已不复存在了；往日的理想、追求也已破灭了。他们感到在新的现实中无法适应，而宁愿重新回到洞中死去。作者试图阐释人与时间的矛盾与斗争，说明人受时代的制约，谁落后于自己所处的时代，就无法生活下去。

如果说《洞中人》的主题是要说明人与时间的斗争，人无法摆脱时间制约的话，那么作家发表于1934年的第二部哲理剧《山鲁佐德》则是说明人与空间的斗争，人终归摆脱不开空间制约的

悲剧。剧本以著名的《一千零一夜》主架故事的主人公——国王山鲁亚尔和成了王后的聪明、美丽的山鲁佐德为剧本的主要人物。故事从《一千零一夜》的结尾写起：山鲁亚尔听过山鲁佐德讲的各种故事后，受到很大启发。他变得渴求知识，希望了解世界及其奥秘，不再追求物质、肉欲的享受。他想摆脱感情的束缚，只听凭理智的指导，离开自己所在的现实空间，到世界各地周游，追本溯源，去探求世上种种事物的真相与本质。但实际上，他好似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感到惶惑不安。他终于又回到了自己的王宫，却发现王后与一个黑奴私通，这才觉得世界并不那么理想，地球好似一个旋转的监狱，人无法超越空间，脱离现实。

发表于 1942 年的《皮格马利翁》也是一部著名的哲理剧。故事取材于希腊神话传说：潜心于艺术的名雕塑家皮格马利翁创作了一尊美女的塑像，并爱上了她。他求助于女神维纳斯，使塑像有了生命，遂与她结为伉俪。原神话故事本来到此结束，但剧作家却接着引申：艺术要求的专心致志与饮食男女的人生诱惑之间产生了矛盾，使得皮格马利翁再次要求维纳斯女神让美女恢复成塑像。当女神满足了他的要求后，他却又心猿意马、六神无主，绝望中打碎了塑像。作家企图通过这一悲剧，表达自己的亲身感受，说明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矛盾。

除哲理剧外，陶菲格还写有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剧，如出版于 1950 年的《社会舞台》一书中就收有 21 个这类社会剧。《昼夜之间》，写一次内阁倒台时，一位大臣的未婚女婿和办公室主任都急于想摆脱与这位大臣的关系，他们在背后诋毁他，生怕自己会因同这位下台大臣的关系而倒霉，但一听说新组成的内阁名单又有那位大臣，他们又迫不急待地对他溜须拍马，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昼夜之间，两副嘴脸。短短的一出喜剧把世态炎凉、势利小人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勤必有福》是一出一幕六场的

喜剧。职员谢尔班勤勤恳恳，工作从不拖拉，每天都抓紧时间处理好大堆的文件，上司却只看到他工作之余在休息，认为他偷懒，提职时没有他的份儿。后经朋友指点，他让需要处理的文件堆积如山，叫嚷人手不够，结果，增加了人员，他倒升了官。《细嫩的手》（1959）写原来的贵族、知识分子如何在革命后变化了的社会生活面前，由狼狈，不适应，到渐渐适应的过程。

作家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社会剧发表于1956年，题为《交易》。作家在剧中生动地塑造了一系列革命前农村的人物形象：有地主，有农民，也有可憎的高利贷者，还有大胆泼辣的村姑。可贵的是剧本写出了农民由于团结一致和共同行动，所以在维护自己权益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剧情紧张、活泼，引人入胜，针砭时弊，妙语横生，在开罗上演时，深受广大观众的好评，被认为是埃及剧坛现实主义的杰作之一。

如前所述，陶菲格·哈基姆在艺术创作中是个永不满足现状而勇于创新的人。他曾借鉴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1862—1949）的象征剧、法国剧作家季洛杜（1882—1944）对希腊悲剧的新编和尤内斯库（1912— ）的荒诞剧。他试图将戏剧与小说形式结合起来，称之为“戏剧小说”，即小说中包括大量戏剧式的对话。出版于1967年以60年代埃及的政治舞台为背景的《不安的银行》就是这种体裁的尝试。此外，他还写有荒诞剧《喂，爬上树的人》（1962）、《人人有饭吃》（1963）等。

陶菲格·哈基姆被认为是一位语言大师。无论是小说还是剧本，他的语言都非常幽默、诙谐、生动、形象、通俗、流畅。为解决阿拉伯语标准的书面语言与口头的方言土语严重脱离的问题，他曾提出要用“第三种语言”，并在自己的剧作中加以实践。他使用的这种第三种语言通俗，易懂，合乎正规语的语法规则，又可把它用土语的发音方式变成人们日常用的口语。

第五节 纳吉布·迈哈福兹

1988年10月1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对他的授奖评语曾指出：“他通过大量刻画入微的作品——洞察一切的现实主义，唤起人们树立雄心——形成了全人类所欣赏的阿拉伯语言艺术。”^①瑞典科学院常任秘书长斯图尔·艾伦先生在颁奖词中还指出：“纳吉布·迈哈福兹作为阿拉伯散文的一代宗师的地位无可争议。由于他在所属的文化领域的耕耘，中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艺术技巧均已达到国际优秀标准，这是他融会贯通阿拉伯古典文学传统、欧洲文学的灵感和个人艺术才能的结果。”

纳吉布·迈哈福兹（1911— ）于1911年12月11日生于开罗杰马利叶区。父亲原是个小职员，后弃职经商；母亲是位典型的贤妻良母。作家有两个姐姐、两个哥哥。这个家庭最主要的两个特点是：笃信伊斯兰教；关心国家大事和民族命运。

生活本身是培养作家最好的学校。作家青少年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是：埃及人民生活在英国殖民主义统治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下，但他们又从不甘心于这种命运而进行种种斗争。作家所处的小环境——杰马利叶区则是一个中下层人民混杂的居民区。五光十色的生活、三教九流的人物形象都成了作家日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

作家从小是在宗教和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成长的。法老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亡灵书》、各种优美的神话、传说、故事，《古兰经》、《卡里莱和迪木乃》、《一千零一夜》、《玛卡梅体故事》、各种

^① 见《世界文学》1989年第2期第200页。

传奇，还有阿拉伯人引以为荣的诗歌……使自幼就喜好文学的纳吉布·迈哈福兹从民族传统文学的土壤中吸取了充足的养料，为他打下了坚实、深厚的语言、文学功底，培养了他熟练地驾驭阿拉伯语言的能力。

纳吉布·迈哈福兹 1930 年入开罗大学学习哲学，1934 年毕业。在校期间，他曾学习、研究过世界各种哲学思想和哲学流派。并深受当时埃及新文学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大学毕业后，曾在校务处做过书记员，后在宗教基金部任过秘书，又先后在文化部任过艺术司办公室主任、电影企业管理委员会主任、文化部顾问等职。直到 1971 年年底退休后才应聘为《金字塔报》的专职作家。长期以来，他一直是业余从事创作的。在这方面，他曾将自己与美国作家海明威做过对比，不无感慨地说：“他过着自己的生活，再将这些生活详详细细地转述给人们，缺少什么经历，他可以去寻求，可以飞往地球任何地方去体验，再把它写出来。而对于我来说，写作却是一件撕裂神经的受罪过程：我的政府工作占据了我白天的大部分时间，只有在夜晚我才能动笔，最多写上两小时就熬不住了。人们把我写出的东西仅仅称为文学作品，而我则要把它称之为职员的文学作品。”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纳吉布·迈哈福兹为阿拉伯文坛奉献出近 50 部作品，其中约 30 部为中长篇小说，余者为短篇小说集。其作品往往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出单行本，再改编为广播剧、电视剧、电影。通过这些传播媒介，纳吉布·迈哈福兹其人、其作品及作品中主要人物在阿拉伯世界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作家于 1957 年获国家文学奖，1962 年获一级勋章，1968 年获文学方面的国家表彰奖。作家的一些重要作品已被译成东西方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其作品的中译本也有 10 余种，他是作品译成中文最多的阿拉伯作家。

纳吉布·迈哈福兹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写作。他最初试图写诗，也写过侦探小说，发表过一些哲学论文。在30年代至40年代初，他写了大量短篇小说。据说，他把自己不满意的50篇撕掉了，发表的约有80篇，其中约30篇收在第一部短篇小说集《狂人呓语》中。这些短篇小说多是揭露当时社会的种种黑暗、腐朽、丑恶现象的。其中很多是作家日后创作的中长篇小说或其中某些情节的雏型。曾任埃及部长的著名文艺批评家艾哈迈德·海卡尔博士曾对这些小说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事实上，由于这些抨击帕夏、贝克和王公大臣的小说，纳吉布·迈哈福兹被认为是对旧时代的腐败表示愤怒谴责的革命文学先驱之一。同时，由于他在小说中体现了阶级社会的弊端，表明了对穷人和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抨击，他被认为是在现代埃及文学中最早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铺路的人之一”。^①

短篇小说的创作，对于纳吉布·迈哈福兹来说，不过是牛刀小试，中长篇才是他的拿手好戏。发轫之作是三部以埃及法老时代为题材的历史小说：《命运的戏弄》（1939）、《拉杜嬖奴》（1943）和《忒拜之战》（1944）。这一阶段被认为是纳吉布·迈哈福兹的浪漫主义历史小说阶段。作家实际上是用春秋笔法借古讽今地对当时英国殖民主义和土耳其王室这些外来的侵略和统治进行抨击，并表达了人民追求自由、独立、民主、幸福的理想。

此后，作家进入了新的文学创作阶段：现实主义社会小说阶段。他先后发表了《新开罗》（1945）、《汗·哈里里市场》（1947）、《梅达格胡同》（1947）、《始与终》（1949）和著名的《宫间街》、《思宫街》和《甘露街》三部曲等。这些小说主要反映了

^① 艾哈迈德·海卡尔《埃及小说，戏剧文学》第103—104页，迈阿里夫出版社，1971年。

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埃及开罗中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作家往往通过一个街区、一个家庭或一个人的悲惨遭遇，表现当时整整一代的社会悲剧；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弊病及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作品往往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如《新开罗》写一个穷苦的大学毕业生为了生存并向上爬，不惜卖身投靠荒淫无耻的官僚政客，结果身败名裂。《梅达格胡同》则通过英军占领下一条胡同的一些善良、纯朴的居民的人性如何被扭曲，美好生活如何遭到破坏，控诉了西方及其文明带给埃及人民的种种灾难。《始与终》也是一部悲剧：以失去了父亲的兄妹四人与他们的寡母一家人在贫困中挣扎，渴望爬上更高的社会阶层开始，以姐弟二人蒙羞含恨自杀告终。

这一时期创作的《宫间街》、《思宫街》、《甘露街》三部曲，虽发表于1956、1957年，但实际上早在1952年4月，即埃及革命前三个月即已完成。这部巨著被认为是阿拉伯长篇小说发展的里程碑，是作家引以为荣的代表作之一。全书通过一个开罗商人阿卜杜·贾瓦德一家三代的遭遇、变迁，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从1917年至1944年即埃及革命前夕这一历史时期整个埃及的政治风云变化和社会风貌，刻画了当时形形色色众多人物的群像。

三部曲每部侧重描写一代人的生活，并以这一代人所居住的街区为书名。第一代阿卜杜·贾瓦德是位性格复杂的人物：他在家里道貌岸然，独断专行，实行严厉的封建家长统治，在外却又放浪形骸，纵情酒色；同时，他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不满英国的压迫剥削，具有反帝爱国意识。大儿子亚辛成日寻花问柳、醉生梦死，二儿子法赫米积极投身民族解放运动，牺牲于反英游行示威中。在第二代中，作者着力刻画的是小儿子凯马勒：自幼的家教使他笃信宗教，但随着激烈的时代变革，西方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对达尔文进化论和哲学的研究却动摇了他对宗教的信仰。对

真理、科学的追求与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常使他感到苦闷、迷惘，从而陷于感情、信仰、精神危机之中。第三代人则明显地表现出他们的政治分野：外孙阿卜杜·蒙伊姆由于对宗教的狂热成了穆斯林兄弟会的骨干分子，他的兄弟艾哈麦德及其女友苏珊却走了上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积极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小说既反映了当时人们进行的反帝爱国的民族斗争，更反映了新思想如何引导新一代向陈旧的封建传统、保守势力冲击、斗争的过程。作家自己曾指出，他写三部曲的目的是“为了分析与评论旧社会”。纳吉布·迈哈福兹的三部曲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我国大作家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两者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埃及革命后，纳吉布·迈哈福兹认为革命后艺术应与革命前的不同，应该深思熟虑，慎重对待。为此，他辍笔达六年之久。1959年发表的《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标志着作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作家本人将这个阶段称之为“新现实主义”阶段，以区别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并说明两者的区别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基础是生活：你要描述生活，说明生活的进程，从中找出其方向和可能包含的使命；故事从头到尾都要依赖生活、活生生的人及其详尽的活动场景。至于新现实主义，其写作的动机则是某些思想和感受，面向现实，使其成为表达这些思想和感受的手段。我完全是用一种现实的外表形式表达思想内容的”。在这一阶段中，作家借鉴了许多西方现代小说的表现手法，如内心独白、联想、意识流、时空交错、象征、怪诞的卡夫卡式的故事等等。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是一部现代寓言小说，也是纳吉布·迈哈福兹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象征主义手法，以一个街区的故事寓意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过程，反映了从摩西、耶稣、穆罕默德为代表的先知时代直至此后的科学时代，人类为追求幸

福、实现理想而坚持不断的努力；表现出在此过程中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知识与愚昧的斗争。作者借书中人之口，指出象征创世主的老祖宗杰巴拉维早就与世隔绝，不管他子孙后代的行为——人间事；又写出象征科学的阿拉法特闯进了杰巴拉维——创世主隐居的所在，造成了这位老祖宗的死亡。这一切无疑激怒了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于是《我们街区的孩子》成为禁书，1969年才得以在黎巴嫩出版。

《平民史诗》（1977）是作家运用象征、寓意手法，从哲理的高度总结人类斗争经验的又一力作。小说侧重表现了劳苦大众对幸福的追求，它通过 11 代人几百年的斗争历史，告诉人们：人类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从未停止过。人类在争取一个公正、合理、幸福的社会的斗争的道路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只要他们坚持不懈、勇往直前，胜利终将属于他们。

在“新现实主义”阶段中，即使反映 1952 年革命后的社会现实生活的作品，作家也赋予它以更深的哲理与象征、寓意。如《小偷与狗》（1961），批判了种种只能同甘不能共苦、背信弃义的机会主义者。《尼罗河上的絮语》（1966），表现了埃及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年代、变革的现实中的惶惑、迷惘，牢骚满腹。《米拉玛尔公寓》（1967），则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反映了社会各阶层在 1952—1962 年土地改革时期对待革命和国家的态度。

这一阶段其他主要作品还有《鹤鹑与秋天》（1963）、《道路》（1964）、《乞丐》（1965）、《镜子》（1971）、《雨中的爱情》（1973）、《卡尔纳克咖啡馆》（1974）、《我们街区的故事》、《深夜》、《尊敬的先生》（1975）、《爱的时代》（1980）、《千夜之夜》（1982）、《王座前》、《伊本·法国玛游记》（1983）、《生活在真理之中》（1985）、《日夜谈》（1986）等。

纳吉布·迈哈福兹紧随时代前进，其作品紧随时代的脉搏跳

动。通过作品，作家表现出对政治强烈的参与意识。然而，尽管作家关注政治，但其作品从不取媚于政治。作家始终不渝地和他作品的主人公一道为追求真理、宣扬科学而斗争。他是一位社会批判家，对国家、民族，对世界、人类的命运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迈哈福兹具有鲜明的立场和观点，是一个负有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他追求公正、合理、幸福、美好的社会，尽情地揭露、批判、鞭挞人世间一切暴虐、不义、邪恶、黑暗的势力。但由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他往往利用不同的表现手法，不同的艺术形式表达自己的种种见解。作家在其著名的三部曲中，曾借年轻的女革命者苏珊之口，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写文章，清楚、明白，直截了当，因此是危险的。至于小说，则有数不清的花招，这是一门富于策略的艺术。”这句话可以看作是了解这位作家每部作品深层中的政治内涵和哲理寓意的钥匙。

在艺术手法方面，由于作家博览群书，通今博古，学贯东西，并随时代前进，具有变革、创新意识，因而我们可以看到，他既继承、发扬了埃及、阿拉伯民族古典文学传统的各种表现手法，也借鉴了西方传统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包括诸如表现主义、结构主义、象征主义、意识流、荒诞派，乃至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在内的各种现代主义流派的表现手法。正如作家自己所说：“通过这些作品，我可以说，自己是烩诸家技巧于一鼎的。我不出于一个作家的门下，也不只用一种技巧。”借鉴、传承、创新，贯穿于纳吉布·迈哈福兹整个文学创作历程中。作家近年来为创造民族化的小说所做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正是这样，纳吉布·迈哈福兹的作品是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及本民族传统文学融会在了一起，共同孕育的产物。因此，它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性，最能体现当代世界文学的风采。

纳吉布·迈哈福兹的创作道路实质上体现了阿拉伯现代小说

发展的历程。他的得奖，标志着阿拉伯当代文学已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并占有一席不可忽视的地位。

第六节 苏丹文学

19 世纪 70 年代，英国开始向苏丹扩展势力。苏丹人民不堪忍受，于 1881 年举行了举世闻名长达 10 年的麦赫迪起义。1899 年苏丹沦为英、埃共管，实际上被置于英国殖民统治之下。1902 年，英国人在喀土穆创办了“戈登学院”，用意是要培养一批可供他们驱使的奴才。他们从埃及、黎巴嫩聘请了约 50 位教员。结果，这一学院却为苏丹的近现代文学复兴创造了条件。苏丹很多诗人、作家就是在这所学院里了解了阿拉伯丰富的文学遗产和西方的科学、文化，也受到有关宗教改革、社会改良、妇女解放等进步思想的启蒙。1924 年，苏丹发生反对英国军官的兵变，虽遭镇压，却促使苏丹人民民族意识进一步增长；出现了“苏丹人的苏丹”的口号；人们迫切要求改变愚昧、落后、封闭、保守的状况。苏丹的文学是在埃及、黎巴嫩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复兴的：20 世纪 30 年代在苏丹出版了第一批文学杂志《复兴》（1931）、《曙光》（1934）；1938 年在喀土穆成立了“校友总会”，并在各地建立分会；同时，在一些大城市开始出现文学俱乐部或小组。这些刊物和组织在团结、培养苏丹诗人、作家乃至在推动整个现代苏丹文学的复兴、启蒙运动的进程中都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一些文学报刊被迫停刊，一些作家、诗人遭受迫害，文坛冷落。战后，反帝爱国运动日益高涨，诗人、作家积极参加斗争。1951 年埃及废除英埃“共管”协定。1956 年，苏丹独立，成立了共和国。此后，苏丹曾多次发生政变，政府亦几经更迭和改组。在坎坷的前进道路上，进

步的诗人和作家一直与人民站在一起，为彻底清除殖民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为建设一个真正独立、自主、富强的苏丹而斗争。

近现代的苏丹诗歌是传统的格律诗——即新古典主义诗歌占统治地位。近代诗坛最著名的诗人是穆罕默德·欧麦尔·班纳(1848—1919)，他写有大量诗篇揭露英国侵略者的罪行，歌颂起义的英雄，鼓动人民起来参加反英起义斗争：

莫管敌人猖狂，请追随起义大军！

自有战旗在前指引征程……

现代诗坛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诗人是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巴西(1881—1963)。他少年时代曾随一些苏丹著名学者学习阿拉伯语文和伊斯兰教义。1899年曾赴埃及在军校学习两年。其诗收入在《阿巴西诗集》中，诗多宣扬阿拉伯民族主义，主张弘扬伊斯兰精神。他在诗中谴责西方文明给苏丹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屈辱。他主张阿拉伯民族团结，反对分裂。他宣布自己恪守阿拉伯文化传统，故其诗最近似阿拉伯贝杜因人诗歌的古风：站在废墟遗址前，追述恋情，倾诉衷肠，抱怨时世。

新古典派的另一位代表诗人是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赫曼(1892—1964)。他生于宗教世家，善于描绘自然景色。其诗主张恢复阿拉伯昔日的光荣，反对殖民主义，宣扬科学、教育救国的思想，表现出诗人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宗教热忱。代表作是1947年于埃及出版的《真正的曙光》。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苏丹兴起了浪漫主义诗潮。它的起因一方面是受埃及“笛旺诗社”、“阿波罗诗社”和以纪伯伦为首的旅美派诗歌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受雪莱、济慈、华兹华斯等英国浪漫诗人的影响，还有一个原因是1924年反英斗争的失

败，促使一些诗人反思，认为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不能再墨守陈规，而应大胆创新。

诗人、文学批评家哈姆宰·迈利克·坦白勒（1893—1960）首先举起创新的旗帜。他先在 1927 年的《苏丹文化报》，后又在《复兴》杂志上发表文章，批评新古典派诗歌的因袭、僵化。提出新的苏丹文学、诗歌必须从现实生活，从诗人、作家生活的环境土壤中寻求活力，必须要有明显的个性。他主张诗歌要直抒胸臆。他于 1931 年出版的诗集《自然》正是体现了其文学主张的代表作。

诗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迈哈朱布（1910—1976）也是浪漫主义倡导者。他在《苏丹思想运动该往何处去？》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创新主张，驳斥了守旧派说他们是离经叛道的指责，并将创新和远大的政治目标联系起来。其诗多为情诗，遗有诗集《一颗心的故事》。

浪漫派诗歌的代表诗人是提加尼·尤素夫·白希尔（1912—1937）。他生于恩图曼一个信奉苏菲派的宗教家庭中，自幼受到旅美派文学、埃及新文学以及西方译作的影响，而奋起与严酷的现实斗争。他准备赴埃及求学，但由于殖民主义统治者的阻挠，未能成行，愤郁成疾，死于肺病，年仅 25 岁。诗人遗有诗集《曙光》，集中地反映了诗人在动荡不定的生活中的种种境况和心态——童年的世界与理想，周围环境的黑暗与腐朽，诗人的愤世嫉俗，对宗教与科学的探索与反思，对殖民主义的谴责，对光明的追求与追求的痛苦……他时而在诗中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情感，时而又通过赞美自然风光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他的诗想象神奇，感情真挚，内涵丰富，突出一个“美”字，又带有一种苏菲派的神秘色彩。他在诗坛独树一帜，不仅是苏丹现代浪漫主义诗歌泰斗，而且在阿拉伯半岛、北非（马格里布）地区也有众多追随者，以至在诗坛形成一个“提加尼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高涨的反帝爱国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新现实主义取代了浪漫主义，成为苏丹诗坛的主流。新现实主义的特点是诗人以诗歌作为武器，积极地参与变革现实的斗争，它有着明确的历史使命感，用诗歌擦亮人民群众的眼睛，启发他们的觉悟，鼓舞他们的斗志，推动历史发展的进程。在艺术形式上，为适应斗争的需要，为便于真实感情的充分表达，他们多采用无韵的或韵律宽松的自由体诗。

著名的新现实主义诗人有塔志·希尔·哈桑、吉里·阿卜杜·拉赫曼。

塔志·希尔·哈桑（1930— ）生于苏丹北部一个具有宗教传统的商人家庭。他最早的诗歌受苏菲派影响。在埃及留学期间，诗歌最初题材狭隘，多抒发思乡之情；后来视野渐宽，题材也由囿于个人思绪扩展为关心民族的命运、社会苦难。在诸如《茅屋》、《革命》、《教士》、《爱情路上的花朵》等诗篇中，揭露了封建领主的残暴、教士的欺诈、贫民百姓的不幸与痛苦。但早期作品颇似口号式的呼喊，缺乏艺术感染力。后来诗人从变革现实的斗争中吸取灵感，使内容、形式臻于完美。

吉里·阿卜杜·拉赫曼（1931— ）生于杰齐腊—萨伊一个贫民家庭中。他以新的艺术形式、风格来写新的革命内容：描述平民百姓啼饥号寒的生活；揭露社会种种不平、黑暗与腐朽；唤醒民众，歌颂他们的斗争。诗句朴实、生动、通俗，又有深邃的思想内涵。有诗集《骏马与折剑》（1966）。

当代最著名的诗人是穆罕默德·法图里（1930— ）。他父母原为迁居苏丹的利比亚人。诗人生于苏丹南部加扎勒河省，在埃及受教育，现定居于黎巴嫩。他还在学生时代就发表了第一部诗集《非洲之歌》（1955），其作品还有诗集《来自非洲的情人》（1964）、《记住我，非洲》（1965）、《苦行僧之曲》（1969）、《英雄、

革命与绞架》（1972）、《证词》（1973）、《笑到群马经过时》（1975）、《血鸟》（1983），有诗剧《苏拉拉》（1970）、《欧麦尔·穆赫塔尔的起义》（1974）等。其诗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革命激情。反对殖民主义统治，反对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号召非洲人民团结、斗争，争取独立、自由、平等……常为其诗歌主题。其诗节奏明快、有力，似战鼓，震撼人们的心灵。如在《非洲之歌》一诗中，诗人写道：

我已经撕破了黑暗的尸衣，
我已经摧毁了软弱的墙壁；
我不再是讲述腐朽的墓地，
我不再是哭泣垃圾的小溪；
我不再是自己锁链的奴隶，
我不再崇拜偶像和衰老的过去……

诗人对古典传统的格律诗与自由体新诗两种形式融会贯通，运用自如。后期诗歌则受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现代派诗歌影响，显得朦胧、模糊、费解。他的诗歌发展道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苏丹现当代诗歌发展的历程。

苏丹具有现代气息的小说，只是随着 30 年代《复兴》、《曙光》等文学刊物的创办，才逐渐发展繁荣起来。最早的小说发表在 1931 年至 1932 年间的《复兴》杂志上，但多为有关爱情悲剧的浪漫主义小说。1934 年阿拉法特·穆罕默德·阿卜杜拉（1899—1936）创办《曙光》杂志时，曾撰写文章批评了这类爱情浪漫故事脱离苏丹现实生活。因此，《曙光》刊登的小说多为反映苏丹当时社会现实、针砭时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作家通过这些作品宣扬社会改良的主张，抨击各种陈规陋习、封建礼教和种

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

阿拉法特·穆罕默德·阿卜杜拉除自己写作小说外，还以《曙光》为阵地，团结了一批青年作家，如诗人、散文家、小说家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迈哈朱布、穆罕默德·阿舍里（1908—1972）、穆阿威叶·努尔（1909—1942）等。其中以穆阿威叶·努尔最具代表性。

穆阿威叶·努尔一生坎坷。他生于喀土穆，曾入戈登学院学医。他早在1927年就在埃及《政治周刊》等报刊上撰文，呼吁小说要重视社会心理和社会现实。1930年5月，他在埃及《政治周刊》上发表的《堂弟》被认为是苏丹最早出现的一篇结构完整，艺术较成熟的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殖民主义统治下，苏丹社会阶级的分化和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蜕变。其作品短小、朴实，虽没有离奇的情节，却寓意深刻，给人以启迪。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丹的小说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繁荣的新阶段。这种可喜局面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促进的结果：除了国内国际诸方面的政治因素外，以“校友会”为核心的苏丹知识青年在为社会改革、普及教育而努力奔波；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等阿拉伯兄弟国家的文学、西方文学、苏俄文学的影响日益深广；各种报刊，如《坦诚报》、《尼罗报》等报刊相继出版，并辟有文学专页，特别是1960年《小说》月刊的创办……这一切无疑开阔了作家的视野，为小说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发表园地。

战后的小说仍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倾向，但以现实主义为主。著名的小说家有艾布·伯克尔·哈利德（1934—1976）和泰伊布·宰鲁格（1935— ）、阿里·迈克（1973）等。

艾布·伯克尔·哈利德生于恩图曼。1958年大学毕业后，曾在开罗苏丹角广播电台工作。他在开罗受进步思想影响，曾在埃及《晚报》多次发表文章，提倡写具有革命内容的，以社会主义

为宗旨和使命的新现实主义小说，并身体力行。他最初是在一些文学刊物上发表短篇小说，好似一幅幅速写、素描，描绘出苏丹社会各个阶层世态百相。如《白皮鞋》写出了一个人自尊、自强的穷苦擦皮鞋孩子的诚实、美好的心灵。自 50 年代起，哈利德开始涉足于中篇小说，先后发表了《早春》（1958）、《苦泉》（1966）、《跳越矮墙》（1976）。他受埃及著名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影响很深。其第一部长篇小说《早春》就是仿照迈哈福兹的《新开罗》而作的，原称《新恩图曼》。小说通过三男两女青年主人公对生活的态度和他们的遭遇，反映了苏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独立前夕这一期间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各种政治党派的斗争，反映了青年一代在摆脱传统礼教、封建落后意识，追求科学进步、自由解放过程中所感到的内心矛盾、惶惑和所受的外界的种种阻力。《苦泉》则以 1958 年至 1964 年军事专政时期的苏丹首都喀土穆为背景，写出在新的动荡、变革时期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同道路、不同信念、不同追求。

泰伊布·宰鲁格曾出版短篇小说集《小小人生》（1957）、《黄土地》（1961）、《苏丹短篇小说》（与艾布·伯克尔·哈利德合集）。小说的语言朴素、平易，接近口语，体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风格。阿里·迈克则被认为是苏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小资产阶级》（1958，与人合集）和《在乡下》（1961）。

当代苏丹最著名的作家是塔依卜·萨利赫（1921 — ）。他生于苏丹北部一农家。中学毕业后，入戈登学院，后留学英国，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做过中学教师、英国广播公司阿拉伯语部主任，并担任过喀土穆大学校长。中篇小说《宰因的婚礼》（1964）是他的成名作，刻画了一个头脑简单、发育不良然而心地善良、纯朴忠厚的农村青年的形象，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苏丹农村社会的情况

及独立后的变化，生动地表现了苏丹北方农村的风土人情和人际间的微妙关系，嘲讽了陈旧的传统势力，婉转地批判了社会种种落后现象，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人情味，在艺术上亦有独到之处。

使塔依卜·萨利赫享誉整个阿拉伯文坛并驰名世界的是他的代表作《移居北方的季节》。这部中篇小说最初连载于1966年文学月刊《对话》上，后由贝鲁特“回归出版社”及开罗“新月”出版社出单行本，并被译成英、法、俄、德、意、西、日、中等东西方多种文字，在阿拉伯及世界文坛引起普遍重视，受到好评。小说主人公穆斯塔法·赛义德出身于苏丹北方农村，早年丧父，由于勤奋好学，先后赴开罗、伦敦深造，在牛津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他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寻花问柳，放荡不羁，在风月场上使几个西方女性因情而死，他因而受审、服刑。获释后，他回到苏丹，隐姓埋名，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小镇定居下来。后因不慎，讲出在西方的经历，为世俗不容，羞愧自杀。小说题目中的“北方”是一语双关，实指政治意义上的世界北方，即西方世界。小说通过东西方两种文化在主人公身上反映的矛盾、冲突，以致酿成悲剧，鞭挞了西方殖民主义及其“文明”的罪恶，表达了作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同时也揭示了在东西方两种文化传统影响下教育出来的苏丹知识分子的迷惘、困惑。寓意深刻，耐人寻味。作家在这部作品中大量借鉴了西方现代派的各种表现手法和文学技巧，如两条平行的叙事线索、意识流、倒叙、内心独白、时空交错、象征……使小说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备受文学评论家的赞扬，被认为是当代阿拉伯文学中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较完美的一部难得的佳作。此外，塔依卜·萨利赫还写有中长篇小说《道莱与哈米德》、《班达尔·沙赫》和短篇小说集《瓦德·哈米德的枣椰树》等。

第七节 摩洛哥阿拉伯语文学

摩洛哥于1912年3月，被迫与法国签署“非斯条约”，从此沦为法国的保护国。同年11月，法国又同西班牙签订“马德里条约”，法、西划分了各自在摩洛哥的势力范围。殖民主义者限制摩洛哥教育的发展，摧残其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还力图使其与东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隔绝开来。但摩洛哥人民一直坚持反殖民化的斗争，从未屈服。1921年至1925年，东北部的里夫地区曾爆发大规模农民武装起义，并建立里夫共和国。这次起义虽被法、西联军残酷镇压下去，但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并未停息。应当特别提及的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摩洛哥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就形成了旨在恢复祖先的或原始的伊斯兰教纯洁性的“萨拉菲叶派”。萨拉菲叶派与一些受过法国式教育的爱国者于三四十年代先后组成了民族集团、民族党、独立党，领导人民进行反帝爱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在摩洛哥登陆，摩洛哥人民要求独立的呼声更加强烈，曾爆发过大规模的罢工、示威。此后，摩洛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也向法国提出备忘录，要求修改“非斯条约”。恼羞成怒的法国殖民当局于1953年废黜和流放了这位苏丹，并残酷镇压民族解放运动。摩洛哥人民为了民族的解放展开了反法武装斗争，终于迫使法国于1955年11月同意穆罕默德五世复位。1956年，法、西先后被迫承认摩洛哥独立。独立后，摩洛哥政府对内积极推行阿拉伯化，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鼓励文学艺术创作；对外实行文化开放政策，从而为摩洛哥文学的繁荣发展铺平了道路。

摩洛哥的现当代文学是在继承、发扬民族传统文学并借鉴新时代新文学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而借鉴又来自两方面：一方面

是直接向西方文学（特别是法国文学）学习、借鉴；另一方面则是向在文学复兴方面先行一步的东方阿拉伯国家，如埃及、黎巴嫩、叙利亚（特别是旅美派文学）等学习、借鉴。

诗歌一直是摩洛哥人民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学形式。无论是在长期的反法斗争中，还是在独立后的国家发展、建设中，诗歌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摩洛哥现代诗坛新古典派的先驱和代表是阿卜杜拉·卡嫩（1908— ）。他从14岁起便开始写诗。其诗严格遵循传统诗歌格律；题旨也多为恋情、颂扬、矜夸、激励……等。在民族解放和思想启蒙运动中，他的思想和诗歌内容都有明显的发展。他认为“诗歌是为人指路的灯塔，是号召人们建功立业的呼唤。”他的很多诗篇反映了人民的痛苦与不幸，表达了他们对幸福、自由、平等的追求与向往。其诗作多收在诗集《诗情画意》（1966）中，以勇于直抒胸臆、语言严谨著称。

介于新古典派与浪漫派之间的代表诗人是穆罕默德·阿拉勒·法西（1910—1974）和阿卜杜·卡迪尔·哈桑（1916— ）。

阿拉勒·法西不仅是位诗人，而且是位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和政治家。他于1930年毕业于盖莱维因大学。大学期间，他接受了“萨拉维叶派”的思想。此后，他又先后旅居埃及、麦加多年。回国后，在盖莱维因大学任教，以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宗教热忱，使其所授的宗教课变成了宣讲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政治课。他成了萨拉维叶派的领袖，把爱国青年团结起来。1936年，他当选为反法的“民族集团”主席。1937年被殖民当局逮捕并流放至加蓬，达九年之久。归国后，他创建了独立党，并任主席。独立后，他曾任摩洛哥国务部长，负责伊斯兰事务。

如同作为一位政治家的阿拉勒·法西体现了摩洛哥现当代历

史的风云变化，作为一位诗人的阿拉勒·法西也体现了摩洛哥现当代诗歌发展的历程。他一方面从古典文学中吸取营养，另一方面也向东部的阿拉伯诸国和旅美派诗人学习。其诗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在内容与形式方面都有所创新。在政治上，他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在诗歌方面，他也将自己的个性与民族的共性融为一体。如在一首《我们要为祖国的永存而死》的诗中，诗人写道：

为了祖国的生存，死也快乐，
为拯救祖国，敢于赴汤蹈火。
这就是我要追求的目标，
这就是我要创建的荣耀之所……

他的很多诗歌好似文献，真实地反映了摩洛哥的民族斗争、社会变革、文风衍变发展的过程。在形式上，其诗韵律活泼多变，打破了传统诗歌一韵到底的模式。新古典派与浪漫派的特征在他的诗歌中都有反映。晚年，他又试写自由体新诗。

阿卜杜·卡迪尔·哈桑也曾积极参加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以诗歌为武器，鼓舞战友的士气，令敌人不安，因而多次被捕入狱。他除了于1936年出版的诗集《黎明的梦》外，还常在各种报刊发表诗歌。独立后，他曾在政府内任职，晚年因奉苏菲派而渐杜门苦修。

阿卜杜·卡迪尔·哈桑激烈反对诗歌因循袭旧、抱残守缺。他主张诗应表达诗人的主观世界，也要反映民族和社会。他的创作道路实际上是由新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转变的过程。他于1949年写的长诗《无羁》和发表于1951年的一系列四行诗，表明诗人在掌握诗歌艺术方面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诗歌内容也更加趋向深

邃的哲理，诗人写道：

理智啊，你不要对我提醒！
我只有在迷误中才感到宁静。
你在赛场上是一种羁绊，
谁摆脱了你就会取胜……

摩洛哥现代诗坛浪漫主义的先驱和代表诗人是阿卜杜·凯里姆·本·沙比特（1915—1961）。他曾旅居埃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积极参加爱国运动。他遗有代表作《自由诗集》（1968）。他颇似埃及阿波罗诗社的易卜拉欣·纳吉与旅美派的艾布·马迪，其诗内容多歌颂自由和真善美，富有象征和哲理色彩；语言平易流畅，富有音乐美。他写于40年代末的哲理叙事诗《出卖往事的人》，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崭新的形式，被认为是摩洛哥现代诗歌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这一时期的另一位倾向浪漫主义的著名诗人是穆罕默德·哈莱维（1922— ）。他早在青年时代就以其爱国诗篇享誉诗坛。他的爱国言行激怒了法国殖民当局，1944年竟被判处一年半的苦役，许多诗稿也被洗劫一空。他的主要作品收在诗集《曲调与回响》（1965）中。他喜欢在诗中描述和赞美祖国山川之秀丽；其情诗颇具伍麦叶朝贞情诗之遗风；其颂诗则表达了他对反帝爱国斗士们的敬意，并具体描述了一些英勇斗争的场面，情感真挚而强烈。他的很多作品还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如在一首题为《擦皮鞋的孩子》的诗中，他写道：

啊！他总是跪在别人脚前，
顶着酷暑烈日炎炎，

他在各种各样的腿间移步，
显得屈辱而又可怜。
用力拚命地擦呀擦呀，
把满是尘土的鞋擦得亮光闪闪。
他把美与青春奉献给一双双脚，
自己却赤着双脚没有鞋穿……

摩洛哥当代诗歌受欧美和东部阿拉伯诸国现代诗潮的影响，于五六十年代开始出现自由体新诗。其代表诗人有穆罕默德·萨巴厄（1927— ），作品有散文诗集《炽烈的芳香》，诗集《受伤的喘息》、《群狮瀑布》、《我与月亮》、《一串露珠》等；阿卜杜·凯里姆·塔巴勒（1931— ），作品有诗集《成人之路》、《碎物》等。两人的主要倾向仍是浪漫主义。而艾哈迈德·马达维·迈加蒂（1936— ）、阿卜杜拉·拉吉阿（1948— ）、穆罕默德·迈穆尼等人则更多地受欧美诗人艾略特、波德莱尔、兰波、魏尔兰、加西亚·洛尔卡、艾吕雅、叶夫图申科等的影响，诗歌更具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现代主义色彩。

摩洛哥的阿拉伯语新小说出现得较晚。其具有现代意义的新小说的产生，一方面是受东方阿拉伯新小说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受西方（主要是法国）文学影响的结果。先驱者是阿卜杜·拉赫曼·法西（1918— ）和阿卜杜·麦吉德·本·加伦（1918—1981）。

阿卜杜·拉赫曼·法西出身书香门第，曾获盖莱维因大学“学者”学位（经学院的最高学位）。他自1941年至1951年曾在报刊发表相当数量的小说。1962年出版了他的短篇小说集《我的布什塔格大叔》，共收入《药》、《在中午》、《休达的贞女》、《梦》、《圣诞老人的愤怒》等九篇小说。阿卜杜·拉赫曼·法西在较好地

继承阿拉伯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能特别注意从西方文学吸取营养;能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注目于生活现实。因此,他的作品多是他对现实生活观察、思考的结果。这些作品题材不一:有的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有的颇似游记,记述了异国风光;有的是历史故事;亦有的近似寓言,如在《圣诞老人的愤怒》中,圣诞老人给孩子们分玩具,而魔鬼则把杀人武器分给大人。阿卜杜·拉赫曼·法西的文字优美、凝练,颇具哈里里的玛卡梅式的古风,有一定的诗意韵味。

阿卜杜·麦吉德·本·加伦生于卡萨布兰卡,童年时代曾随经商的父亲生活于英国的曼彻斯特,10岁后才回国。后又去埃及学习,1945年于开罗大学毕业。他曾积极参加反法爱国斗争。摩洛哥独立后,曾任《旗帜报》主编,后入外交界任职。他最初以诗歌跻身文坛,是著名的浪漫派代表诗人之一,有诗集《蓓蕾》。后开始小说创作。1948年发表了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血谷》,后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在阿特拉斯山下的战斗》,主要内容是反映法国殖民主义者带给摩洛哥人民的苦难以及人民的反抗斗争。197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若不是人……》的题材显得更为广泛,不仅描绘了现实生活的众生群像,还旁及哲学、历史乃至民间故事。在借鉴西方小说的基础上,手法也显得更加新颖。他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57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童年》,这也是摩洛哥现代文学史上出现的第一部阿拉伯语长篇小说。小说以回忆的方式,以作家在英国曼彻斯特与赴埃及留学前在本国的生活经历为题材,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两种文化、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异。小说颇似埃及名作家塔哈·侯赛因的《日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摩洛哥社会落后、愚昧的一面,激励人们为改变这种情况而斗争。小说写得颇有诗意,并具有一定的浪漫主义情调。

在摩洛哥现代小说方面最有成就的作家是阿卜杜·凯里姆·

艾拉布（1920 — ）。他早年就读于盖莱维因大学，后与阿卜杜·迈吉德·本·加伦一道赴埃及留学，毕业于开罗大学文学院。他从学生时代起就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并为此数次被捕狱。他曾任《马格里布使命》杂志主编、《旗帜报》社社长、摩洛哥记协主席、作协主席等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七道门》（1965）、《我们埋葬过去》（1966）、《阿里师傅》（1971）。三部小说都以独立前（约自1930—1956期间）摩洛哥人民的反法爱国斗争为主题。《七道门》具有自传性质。作者通过自己的一段以破坏安全的罪名被捕入狱直至获释出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摩洛哥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我们埋葬过去》和《阿里师傅》都以作者的家乡非斯城为背景。《我们埋葬过去》是通过一个中产阶级大家庭的两代人在殖民统治下的不同态度、不同命运，揭示了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爱国主义与殖民主义……两种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全书好似一幅历史画卷，较真实地反映了摩洛哥独立前的政治风云和社会风貌。《阿里师傅》则是通过主人公如何从一个苦孩子、童工成长为工会运动的组织着、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爱国战士的生活道路，反映了摩洛哥的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政治舞台，在反帝爱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除长篇小说外，艾拉布还创作有短篇小说集《心爱的人死了》、《我热爱的土地》等。此外，他还是位文学评论家，写有《论文化与文学》、《谈文学与文学家》、《面临挑战的文化与思想》等文论集。

摩洛哥当代著名的小说家还有穆罕默德·阿齐兹·哈巴比（1922 —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渴求的一代》、《长生不老药》；穆巴拉克·赖比耳（1935 —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善良的人们》、《战友与月亮》、《冬季的风》，短篇小说集《血与烟》；阿卜杜拉·欧赖维（1933 —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背井离乡》、《孤儿》。年轻一代著名的作家有穆罕默德·宰福扎夫（1946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女人与玫瑰》、《人行道与墙壁》、《水中的坟墓》、《蛇与海》等；穆罕默德·伊兹丁·塔兹（1948—），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城里的塔楼》，短篇小说集《断树的枝杈》、《指名道姓》等。这些作家的作品内容，有的是以独立前的反帝爱国斗争为题材；亦有的是反映当前的现实社会，对某些弊病、阴暗面做出或尖锐或委婉的批评。艺术手法方面则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同时并存，相互辉映。

第八节 突尼斯阿拉伯语文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突尼斯的民族解放运动日益发展。领导这一运动的是民族资产阶级。1920年成立的宪政党和1934年成立的新宪政党都先后在反法斗争中起过领导作用。在这一斗争中，工人和农民也日益显示出其威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突尼斯变成北非战场。战后，突尼斯的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更加发展，直至1956年获得独立。1957年，制宪议会决议废黜国王，宣布突尼斯为共和国。1963年，法国最后一批军队撤出突尼斯领土。

突尼斯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是同政治风云变化、社会发展的进程分不开的。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社会进步，无疑是这一文学的主要内容。而在艺术手法和表现形式上，则始终贯穿着创新与守旧的斗争。其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在继承本民族文学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借鉴别国文学（包括西方文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文学），从中吸取营养，不断地更新，以跟上时代，跟上世界文学潮流的过程。其中，苏俄革命文学对突尼斯文学的影响也很大。

在诗歌方面，最早以写爱国诗歌活跃于现代突尼斯文坛的诗

人，同时也是近现代突尼斯文化复兴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的是穆罕默德·沙兹里·哈兹纳达尔（1879—1954）。他以在各报刊发表诗歌成为宪政党的喉舌，希望通过诗文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表达一腔爱国之情：

我呼唤！我怎能不呼唤？
绿色的突尼斯，我的祖国，
她是母亲，青年人岂能
丢弃她，让她受人压迫？

他在诗中主张改良、革新，企图将人们从传统守旧的意识中唤醒，追上世界时代的潮流，达到民族振兴的目的。他被尊为“绿色突尼斯诗人”、“诗王”。遗有诗集两卷，另有诗论《诗之产生与发展》（1919）。他虽为诗坛传统派（新古典派）主将，但也支持革新派的主张，认为诗歌首先是心声，其主要使命应是写人，写人的感情、人生的一切。

与哈兹纳达尔同时代的新古典派另一著名诗人是穆斯塔法·阿艾（1877—1946）。其诗集出版于1921年，另有寓言诗和诗剧多种。其诗脱离政治，亦不涉及民族爱国运动，而以哲理为主。想象丰富，善于叙事为其诗的特点。

20至30年代具有强烈革命意识、新思想的诗歌代表是塔希尔·哈达德和沙比。

塔希尔·哈达德（1899—1935）生于突尼斯一平民之家。在文坛与政坛上，他都被认为是阿拉伯马格里布地区复兴运动的先驱之一，是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社会进步与公正的英勇斗士。曾写有《我们的妇女在教法与社会中》。作为一位工人运动的领袖，他还写有《突尼斯工人与工会运动的诞生》（1927），该书被认为

实际上是突尼斯工人运动的思想纲领。

塔希尔·哈达德因受的是传统教育，写的诗亦是传统的格律诗。但诗的内容却是崭新的。他在早期曾写有一些具有苏菲派神秘主义色彩的抒情诗，此后，他的诗歌思想内容却紧贴现实生活，反映他的政治追求。他在诗中写出人民的贫困、饥寒，号召他们用知识武装自己，积极、勇敢地投入反对殖民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

如在一首题为《祖国》的诗中，诗人更表达了自己深切的爱
国主义精神：

我愿为你牺牲，我的祖国，我的故乡，
你是我的骄傲，你是我的希望。
对你的爱，使我把灾难看作考验，
让我建功立业，不容别人说短道长……

沙比（1909—1934）生于托泽尔郊区。他在15岁时就显露出诗人的才气，17岁便在《复兴》周刊上发表诗作。其早期作品主要是歌颂祖国美丽的大自然风光。他看到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下突尼斯人民悲惨不幸的生活，在大量诗歌中，他用隐喻、象征的手法，号召人民反抗暴虐，打倒暴君和一切黑暗势力，表现他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由、正义、光明的向往。他在诗中对欺压人民的邪恶势力提出警告：

趾高气扬的暴君啊，且慢！
时光能建设，也能摧毁。
真理虽然总是默无一言，
可一旦怒不可遏，则会吼声如雷。

它会像顽石一样落下来，
把专横偶像的脑袋砸个粉碎！

沙比虽命运多舛，他的诗却流露出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和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奋发精神。正如他在一首题为《巨人之歌》的诗中以为人类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自况：

我将活下去，不怕敌人和疾病，
像一只傲然屹立在山顶的雄鹰。
我凝眸注视着光辉的太阳，
轻蔑那些阴云、淫雨和暴风。
我不去看那黑暗的深渊，
也不会注视忧郁的阴影。
在感情的天地我彳亍而行，
憧憬、歌唱，这正是诗人的荣幸……

沙比英年早逝，遗有诗集《生命之歌》。其中名篇《生的意志》中的诗句：

人民一旦有生的意愿，
命运也只有俯首照办。
黑夜一定要消逝，
枷锁一定要挣断……

这诗句曾不胫而走，脍炙人口，激励着广大的阿拉伯人民为争取生存和自由而斗争，成为他们的战斗口号。

除诗集外，沙比还有许多有关诗歌的论著，其中最重要的是

《阿拉伯的诗歌想象》(1929),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基本观点:提倡诗歌创作自由,主张创新,反对因袭清规戒律,主张在诗歌中再现生活,表达人的内心世界。

沙比的诗音调、韵律富于变化,情感真挚,想象丰富,善于用隐喻、比拟、象征等手法,多姿多彩,意象万千。沙比被誉为“20世纪突尼斯最伟大的诗人”、“突尼斯民族之光”;其影响遍及整个阿拉伯诗坛,为阿拉伯现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突尼斯现当代著名的诗人还有穆斯塔法·胡莱伊夫(1909—1967)。他生于内夫塔市,曾长期投身于民族解放斗争中,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诗人。遗有诗集《光线集》、《向往与鉴赏》。其诗采取古典格律的形式,感情真挚、强烈、奔放,语言流畅、洒脱,往往富有鼓动性。诗多为政治性长诗,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真诚、深沉的挚爱,也反映了他对北非阿拉伯诸国和整个阿拉伯世界民族解放斗争深切的关注。

当代著名诗人中还有欧麦尔·赛伊迪·盖里比(1936—)。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者的奴役下,他看到并亲身体会到了人民遭受的种种痛苦、艰辛。在1956年出版的诗集《锁链》中,他满怀激情地喊出了劳动人民的心声:要求平等、自由,追求幸福、正义,反对压迫、剥削、腐败、暴政:

走自己的路!迎着风暴,
迎着闪电,迎着雷霆……
他们遮住太阳让你看不到,
要让你习惯生活在黑暗中;
他们毁掉了你双手建造的一切,
让你流离失所,让你不幸……

盖里比被认为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诗人，其诗在形式上是格律诗与自由体诗兼有，语言浅白如话，感情真挚而强烈，颇似演说辞，富有鼓动性与号召力，但往往显得过于直露。

现当代活跃于突尼斯诗坛的著名诗人还有艾哈迈德·赖厄马尼（1923— ）、杰马勒·哈姆迪（1935— ）、朱拜黛·白希尔（1938— ）、加法尔·马吉德（1940— ）、穆斯塔法·哈比布·白哈里（1932— ）、穆瑙瓦尔·赛马迪赫（1931— ）等。

突尼斯的小说出现于 20 世纪 30 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繁荣、兴盛起来。突尼斯现代小说的先驱是阿里·杜阿吉。

阿里·杜阿吉（1903—1948）具有多方面的文艺才华：他是位画家、诗人、新闻工作者、演员、导演、小说家和剧作家。他曾写有大量剧本，对人类的缺陷、社会的弊病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嘲笑。但杜阿吉最突出的成就是他的小说。他用一种自称为“摄影镜头”的手法进行创作，即用敏锐的目光从生活中摄取一个个典型人物，一桩桩典型事件，笔调诙谐、幽默，令人读后忍俊不禁；但故事中又蕴含深刻的思想，令人不禁掩卷深思。其作品一方面鼓舞人民同封建剥削阶级和殖民主义统治进行斗争，另一方面也使人民在艰难冷酷的现实生活中能得到一些快慰。他能较准确、深刻地描述当时突尼斯的社会生活与人们的性格、价值观念，这可能与他较长时期与各阶层特别是劳动人民接触而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有关。因此，他被批评家认为是“当之无愧、无可争议的现代突尼斯小说之父”。

独立后，突尼斯小说俱乐部曾整理出版了杜阿吉短篇小说集《不眠之夜》，收有 16 篇短篇小说，多描述了一些小人物在生活重压下挣扎的种种境遇。作者幽默、诙谐的笔调，使得不少悲剧掺杂着喜剧的色彩，让人读时时而流泪，时而微笑。《我的邻居》和《明亮的角落》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篇佳作。

除小说外，游记《地中海酒馆巡礼》被认为是杜阿吉最重要的作品。作者用其特有的幽默、调侃的笔调，描绘出一幅幅生动、形象的世态风俗画。游记中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在描写景物时，作家也往往用比拟、拟人、象征的手法，使其描写的对象生动、形象，各有特色，别具一番特征。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通过对一个个画面、人物、事件生动有趣颇带嘲讽口吻的描述，作家表达了自己对西方某些生活方式的批判。

突尼斯现当代最著名的小说家是迈哈穆德·迈斯阿迪（1911— ），他同时也是剧作家。迈斯阿迪有较深厚的阿拉伯语言、文学功底，又受过西方教育，通古博今，学贯东西。他深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影响，因此，他的小说也多有象征、哲理思辩的色彩，深深地打上了存在主义的印记。其主要著作是《遗忘的产生》（1945）、《水坝》（1957）和《艾布·胡赖伊赖传说》（1979）。

迈斯阿迪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55年的哲理剧《水坝》。故事的主人公艾伊岚决定在世代干旱的山谷中修建大坝，以给荒漠带来富饶、幸福。在此过程中他遭遇到无数困难：恶劣的气候、瘟疫、工人闹事，还有不求进取、随遇而安的妻子不断的指责……水坝虽然建成，但最后还是逃脱不过旱魔的报复——雷雨大作，洪水泛滥，致使坝毁人亡。作品通过象征的形式，一方面表明人总归斗不过命运的思想；另一方面歌颂了明知最终要失败也要为理想奋斗到底的伟大精神。

发表于1979年的长篇小说《艾布·胡赖伊赖的传说》是迈斯阿迪的又一力作。小说借鉴了传统的“玛卡梅”形式，假托伊斯兰初期圣门弟子艾布·胡赖伊赖（？—678）为主人公，描写灵与肉的矛盾冲突，试图象征性地说明知识分子在追求真理过程中的惶惑、矛盾、痛苦与无奈。

迈斯阿迪的作品往往脱离突尼斯社会现实的具体问题，而乞

灵于一些抽象的哲学命题，阐述一些哲学观点，体现了他要求文艺摆脱一切宣传和意识形态的控制，文学的基础建立在艺术的绝对自由之上的创作主张。

当代突尼斯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是白布尔·胡莱伊夫。

白布尔·胡莱伊夫（1917— ）1937年开始创作小说。1957年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中篇小说《破产》，通过一个青年赛里姆·布尔吉对女演员莱梯法的单相思的故事，展示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突尼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反映了当时突尼斯的社会风貌。发表于1960年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拜尔哥·赖伊勒》是反映16世纪社会生活的历史小说。故事梗概是：从奴隶市场买来的17岁黑奴拜尔哥·赖伊勒爱上了女主人。主人得知他们两人幽会后，一怒之下赶走了奴仆，休了妻子，过后又后悔，想与妻子复婚，但照伊斯兰教法，休掉的妻子必须与别人结一次婚，然后再离，才可与原夫复婚。主人认为找拜尔哥·赖伊勒担当这个临时的形式上的丈夫最合适。不料，拜尔哥·赖伊勒在与女主人结婚后却不愿再把她还给自己的主人了。小说很好地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其第三部长篇小说《未摘的椰枣》则反映了突尼斯南方受压迫的农场工人的生活。此外，他还有短篇小说集《茉莉花香》。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主题明确，语言通俗、浅易，使白布尔·胡莱伊夫的作品极受欢迎。他被突尼斯评论界认为是真正的民族作家。

著名的小说家还有穆罕默德·阿鲁西·马特维（1920— ）。他1966年创办《小说》杂志，任主编。其代表作品是长篇小说《哈莉玛》（1962）和中篇小说《苦桑》（1967）。作品反映了突尼斯南方人民在法国殖民当局统治下，在苦难的社会现实中，斗争不止，自强不息的生活。作家穆罕默德·拉沙德·哈姆扎维（1934— ）以善写农村儿童生活见长，代表作是长篇小说《布杜达死

了》(1962),内容是写一些农民孩子决定凑钱将因偷一张大饼而被囚禁起来的同伴赎出来。作家穆罕默德·马尔祖基(1916—)以写短篇小说为主,有短篇小说集《两个妻子之间》(1957)、《善良的阿尔古布》(1956)、《为了自由》(1956)等;他亦写诗歌,有诗集《泪与情》。穆斯塔法·法里斯(1931—)能兼用阿拉伯语和法语写作,代表作中篇小说《曲折》,描述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使命。著名的女作家有纳吉娅·沙米尔,兼写小说与剧本;莱伊拉·本·玛米,代表作是短篇小说集《火焰中的宣礼塔》(1967)。

突尼斯现当代小说以现实主义为主流。60年代登上文坛的作家阿卜杜·卡迪尔·本·谢赫在其中篇小说《我的一分天地》中,最早引进了意识流的创作手法,搞“实验小说”,但因不符合大多数读者传统的审美情趣,故并不太受欢迎。

第九节 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文学

1830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以后,阿尔及利亚人民一直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先后爆发起义达50次,终于在1962年获得独立,成立了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

法国殖民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统治期间,在文化方面一直推行旨在消灭阿尔及利亚民族的愚民政策、奴化政策和种族歧视政策。这种恶毒的作法使阿拉伯民族文化横遭摧残,产生极为恶劣的后果,致使刚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文盲竟占全国人口的85%,其余的15%的人大多只懂法文,真正掌握正规阿拉伯语的人为数很少,老百姓口头多用阿拉伯语夹杂法语的土语。为铲除殖民主义的影响,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政府在文化方面的重点工作就是推行阿拉伯文化,以复兴和维护民族文化。

其实，远在独立以前，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文化战线上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的愚民、同化政策的斗争就一直未停。领导这一斗争的旗手和先驱者是伊本·巴迪斯。

伊本·巴迪斯（1883—1940）生于君士坦丁，毕业于突尼斯宰图奈大学。他先后创办了《评论家报》（1925）和《流星》（1926）杂志，并于1931年与白什尔·易卜拉希米（1889—1965）等人创建了著名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贤哲会”。“贤哲会”以“伊斯兰是我们的宗教，阿拉伯语是我们的语言，阿尔及利亚是我们的祖国”为行动口号，在抵制法国同化政策、培养人民的民族感情、激励人民的民族斗志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伊本·巴迪斯通过其领导的“贤哲会”和创办的报刊，发表大量的政论和演说，反对法国殖民主义统治，强调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伊斯兰属性。他不仅是一位热忱的宗教改革家、民族主义的领袖，也是阿尔及利亚文学复兴运动的先驱。其政论、演说洒脱流畅，振聋发聩。如他在1939年7月14日法国自由节时说道：“啊，自由！诗人歌颂你的壮丽，人们为你流血牺牲，可如今你在哪里？有多少国家把奴役的枷锁戴在别的一些国家的头上，却在那里庆祝你的节日！又有多少人早在心中，在头脑里将你摧毁，却在大地上为你树立塑像……”

伊本·巴迪斯不仅擅长演说、写政论，而且也会写诗，其诗充满了反抗、斗争的精神。他逝世后，墓碑上刻有这样的诗句：

他将阿尔及利亚从沉睡中唤醒，
使人民懂得了何谓真正的人生。
他度过了整整五十个春秋，
为穆斯林立下了伟绩丰功。

写下这些诗句的是阿尔及利亚现代诗坛的先驱穆罕默德·伊德。

穆罕默德·伊德（1904—1979）生于艾因贝达市。1918年随家迁入比斯克腊市。在《流星》、《评论家报》、《沙漠回声》、《改良》等报刊发表诗文，参加了文化思想启蒙、复兴运动。1954年阿尔及利亚武装起义爆发时，诗人因其反帝爱国言行被捕入狱，出狱后被遣回比斯克腊受管制，直至1962年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

穆罕默德·伊德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其诗受邵基、哈菲兹·易卜拉欣、穆特朗影响较大，被认为是现代阿尔及利亚新古典派诗歌的先驱之一。其抒情诗于1967年结集出版。此外，他还写有诗剧《比拉勒》，塑造了一个为了信仰不畏艰险、舍生忘死的英雄形象。他的诗作中还有一首长达426联句的长诗，记述了阿尔及利亚的重大历史事件。他在诗歌中倡导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企图唤醒人民跟上时代步伐，振兴祖国和民族；也热情讴歌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如在一首题为《解放军之声》的诗中，诗人写道：

我们解放大军是战斗的力量，
南征北战，好像猛虎雄狮一样。

.....

我们转动战磨，取得胜利，
严惩敌人，让他们把苦头尝。
我们要把殖民主义彻底埋葬，
让我们的人民挣断枷锁，求得解放。

穆罕默德·伊德被誉为阿尔及利亚的诗王。

在阿尔及利亚现代诗坛地位仅次于穆罕默德·伊德的是穆夫

迪·宰克里亚（1913 — ）。他在 1954 年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成立时，就参加了这一组织，从事反法爱国革命斗争，曾五次被捕入狱。他被誉为“阿尔及利亚革命诗人”。主要作品收在诗集《神圣的火焰》（1961）、《菩提树荫下》（1965）中。此外，还有诗集《出发》，反映了自 1935 年至 1954 年间的政治斗争；《痛苦的心》是一部情诗集；《童年习作》收集了诗人少年时代的作品。《神圣进军歌谣》则是一本用土语写的革命民歌、民谣集。其诗充满了革命激情，表达了在法国殖民主义统治下，阿尔及利亚人民的苦难和他们的斗争精神。如他 1955 年在狱中创作的《请作证》一诗，独立后被定为国歌，诗中写道：

重重灾难降临在祖国头顶，
纯洁的热血在心中奔涌，
耀眼的战旗迎着暴风，
飘扬在巍巍群山之中。
我们誓为生死存亡而斗争，
我们决心要让阿尔及利亚永生，
请作证！

我们是为真理而战的士兵，
我们誓为祖国独立而斗争，
我们的话语既然没有人听，
那就让火药来表达我们的心声，
我们让机关枪奏鸣，
我们决心要让阿尔及利亚永生，
请作证！

他的诗歌通俗易懂，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富有战斗性和鼓动性，常被谱成歌曲，广为传唱。

诗人萨利赫·海莱菲（1932 — ）也很著名。他生于盖拉拉市，曾受法国殖民当局迫害，流亡于突尼斯、开罗、大马士革等地。他被认为是革命的阿尔及利亚的喉舌，多次参加国际会议，曾于1960年获埃及文学艺术最高理事会颁发的诗歌奖。其代表作是诗集《神奇的阿特拉斯山》（1968）、《您是我的意中人》（1974）。早期作品严格遵循古典格律诗的形式，且喜欢用长律，后期作品富有创新精神，韵律富于变化。其诗集好像阿尔及利亚革命的史册，真实地记录了人民的苦难、敌人的暴行、革命者的英勇斗争，表达了人民的心声，反映了他们在斗争中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如诗人在一首诗中写道：

那些悲剧的发生，足以
在我们心里掀起一场风暴，
仇恨的风暴深藏在胸中，
一旦刮起，将把邪恶和恶棍扫掉。
昨日我们还只是要求国家自主，
相信吧，今日我们要把仇报……

阿尔及利亚现当代的著名诗人还有哈姆德·赖马丹（1906—1929）、伊姆提亚兹（1908 — ）、穆罕默德·沙伊希（1918 — ）、赖比欧·布沙麦（1916—1959）、萨阿达拉等。

由于诗歌一般简短明快，便于传诵，争取独立自由的诗歌往往又具有战斗性、鼓动性，故而在阿尔及利亚的现当代文学史上比较繁荣、发达。而阿拉伯文小说在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则如凤毛麟角，只是在独立后，特别是全面贯彻阿拉伯化政策后，才逐渐

发展起来。

阿尔及利亚现代阿拉伯文小说的先驱者艾哈迈德·里达·胡胡(1911—1956)生于西迪欧克巴市,曾长期侨居沙特阿拉伯,进修阿拉伯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回归祖国。早在沙特时,他就翻译过不少法国文学作品,为报刊写文章,并开始了小说创作。

里达·胡胡于1947年发表的《麦加的姑娘》是阿尔及利亚现代第一部阿拉伯语长篇小说。小说内容是描写一个希贾兹少女宰姬娅与表兄杰米勒青梅竹马,怀有纯真的感情。宰姬娅长大后却要戴上面纱,幽居闺阁,不能抛头露面。后来一个纨绔子弟前来求婚,为扫清障碍,他竟陷害杰米勒,使其入狱。结局是宰姬娅伤情而死,杰米勒也瘐死狱中。小说受埃及侯赛因·海卡尔的《宰娜布》、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的影响,有时还有些像埃及作家曼法鲁蒂的笔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小说出版后,曾受到一些宗教保守势力的攻击,但里达·胡胡对封建卫道士的指责进行了反击,对妇女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里达·胡胡同时也是现代阿尔及利亚短篇小说的先驱。他最早的一篇短篇小说《我梦想的姑娘》发表于1949年第四期的《北非》杂志上。以后又相继发表短篇小说集《哈基姆的驴子》(1953)、《有灵性的女人及其他》(1954)、《人的性格》(1954)等。在这些作品中,作家时而用幽默、诙谐的语言针砭时弊,讥讽丑类;时而又用白描、速写的手法描绘世态众生。

当代阿尔及利亚最著名的小说家是阿卜杜·哈米德·本·海杜卡和塔希尔·瓦塔尔。

阿卜杜·哈米德·本·海杜卡(1925—)生于塞蒂夫的一个书香门第。在独立前,他曾参与《阿尔及利亚青年》杂志和阿文版《圣战者报》的编辑工作,并在广播电台任《阿尔及利亚之声》节目的编导。国家独立后,他曾任阿尔及利亚广播电台台长、

广播电视制作委员会主任和国家电影局局长等职。

本·海杜卡的代表作是发表于1971年的长篇小说《南风》。小说通过一个女中学生娜菲莎由首都回到边远山乡度假期间的遭遇，反映出独立后的阿尔及利亚农村在变革时期新旧势力的斗争远没有结束。作家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真实地反映了革命后农村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小说出版后，不仅在国内和阿拉伯世界文坛引起轰动，且已通过多种语文的译本，享誉国外。

此外，本·海杜卡还写有长篇小说《昔日之终结》（1975）、《揭露》（1980）、《杰姬娅与达尔维什》（1983）。短篇小说集《七支火炬》、《作家》、《无头雕像》以及诗集、剧本等近20部。

塔希尔·瓦塔尔（1936— ）生于奥雷斯的一个农家，曾在突尼斯受过高等教育。他自5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写有短篇小说集《我心中升起的烟》（1962）、《打击》（1971）、《烈士们本星期回来》（1974），长篇小说《拉兹》（1974）、《地震》（1974）、《骡子的婚礼》（1978）、《动荡岁月的爱与死》（1980）、《宫殿与渔夫》（1980），剧本《在彼岸》（1959）、《逃亡者》（1974）等。

塔希尔·瓦塔尔的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拉兹》。作家自1958年就开始酝酿这部小说，动笔于1965年，完成于1972年，发表于1974年。故事主人公拉兹原是个私生子，从小打架斗殴、不务正业，受到人们的嫌弃；后与生身父亲、游击队长泽丹邂逅相遇，在其教育、引导下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混进敌营，对伪军进行瓦解、策反；被捕后，又经受住了敌人的严刑逼供，并设法组织难友越狱，参加了游击队，与敌人展开英勇顽强的斗争，从而从一个私生子、小流氓成长为革命英雄。小说具有相当的深度与广度。它不仅刻画了拉兹这位主人公的形象，而且生动地勾勒了正、反面人物的群像；不仅描写了反法爱国这一主要斗争，也反映了革命阵营内部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作品在现实

主义的基础上采用了大量新的现代表现手法：如时空交错、闪回、内心独白、意识流、梦幻、寓意象征等。《拉兹》发表后，受到多方赞誉。作品被认为是阿尔及利亚现当代文学和革命现实主义的高度典范；主人公则被列为阿拉伯现当代文学创作出的革命英雄画廊中一个难得的典型形象。

此外，当代用阿拉伯语创作的著名作家还有艾哈迈德·本·阿舒尔、阿拉尔·穆罕默德·阿里、阿卜杜·迈立克·穆尔塔德和女作家祖胡尔·瓦尼西等。

第十节 利比亚文学

自 1912 年起，利比亚沦为意大利的殖民地。但利比亚人民的反抗斗争从未停息过。著名的赛努西教团领导的群众斗争和欧麦尔·穆赫塔尔领导的游击队都曾使意大利占领军焦头烂额，表现了利比亚人民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捍卫民族独立的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军队占领了利比亚。大战后，一度由联合国对利比亚行使管辖权。1951 年，利比亚宣告独立，组成以伊德里斯一世为国王的王国。1969 年 9 月，以卡扎菲为首的一批青年军官推翻王室政权，建立了共和国。

诗歌是利比亚文学的主要形式。

从本世纪 20 年代起，利比亚诗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其特点是诗人在继承古典格律诗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以使诗歌成为他们的号角，在反对意大利法西斯侵略和殖民的战斗中，唤醒民众，号召人民起来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一阶段最著名的诗人是艾哈迈德·马赫达维（1898—1961）和艾哈迈德·沙里夫（1872—1959）。

艾哈迈德·马赫达维生于拜尔盖地区一名门世家。1910 年，

诗人随家迁往埃及，在亚历山大受教育，并初登诗坛。1920 年回国。曾因攻击意大利法西斯当局及其走狗，两度被迫流亡土耳其经商。他提倡诗歌革新，主张给诗歌注以新的生命，使形式为内容服务，而不应墨守成规，因循守旧。马赫达维有诗集传世。其诗多反映出诗人坚定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立场，表现了他对敌斗争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有些在国外写的诗则显示出诗人对祖国的忠诚与怀念。其代表作叙事诗《孤儿艾斯》深刻地揭露了意大利侵略者残暴的罪行，抒写了利比亚人民对敌人怀有的深仇大恨。马赫达维在诗中还常对那些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卖国贼进行猛烈的抨击和辛辣的讽刺，如他在一首描述一个甘当侵略者帮凶的宗教法官的丑恶嘴脸的诗中写道：

他战战兢兢几乎要给统治者跪下，
一半是欢迎，一半是尊敬。
即使他们让他允许糟践我们的妻女，
他也会俯首听命，马上答应。
他们通过他，亵渎我们的宗教，
桩桩罪行，他都是他们的帮凶……

艾哈迈德·沙里夫生于兹利坦。他青少年时代曾师从宗教学者学习语言、教法和其他宗教知识。曾在“伯尼·穆斯林清真寺”宣教、讲学，担任过宗教法官。后参加反意大利侵略军的武装斗争，曾被俘，后获释。1943 年始任最高宗教法院院长，直至退休、逝世。他擅长长律，常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反映利比亚人民的生活、理想和斗争。诗风古朴、凝练、雄健；结构严谨，并常嵌入格言、警句。诗多显露出诗人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自豪感，寓情深厚，充满哲理。他被誉为“诗坛长老”、“两地诗人”

(指的黎波里与拜尔盖两地区的诗人)，有时亦被称为“利比亚最大的诗人”。

利比亚现代诗坛著名的诗人还有苏莱曼·阿卜杜拉·巴鲁尼(1870—1941)、赛义德·艾哈迈德·迈斯欧迪(1869—1952)、穆罕默德·塔伊布·艾什海布(1909 —)、穆罕默德·穆尼尔·布尔欧绥(1911 —)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深谙古典传统诗歌的格律，又多亲身参加了反对侵略者、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诗中充溢强烈的爱国激情，表现出对敌人强烈的仇恨。他们的诗歌在对敌斗争中确实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诗人巴鲁尼就是一个著名的爱国志士，他曾发誓蓄发、留须，直至赶走意大利侵略者，并为此写下脍炙人口的名篇《一个战士的誓言》：

这胡须与头发
经历过可怕的战争：
炸弹如雨而下，
又似雷霆轰鸣。
他冲锋陷阵，无所畏惧，
策马在沙场上驰骋，
为的是把意大利鬼子
从家园里消灭干净！

在利比亚现当代诗坛最早尝试写自由体新诗的是易卜拉欣·乌斯塔·欧麦尔(1907—1950)。家贫、早孤使这位诗人备尝生活之艰辛。他曾在采石场做过工人，亦曾做过杂役、脚夫……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成材。他曾长期流亡国外，也曾参加过赛努西解放军。丰富的阅历和坎坷的道路使他的诗歌题材广泛，内涵深邃。其诗富于想象和哲理。他虽试写过自由体新诗，但大多数的诗歌还

是格律诗。

在自由体新诗方面成就最大的是当代利比亚最著名的诗人绥德基·阿卜杜·卡迪尔（1924— ）。他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深受西方文学和阿拉伯旅美派诗歌的影响，13岁起便开始诗歌创作。他积极参加各种民族爱国运动，反对意大利的侵略和其后英法对利比亚的分治，并在战后写诗要求英、美撤除在利比亚的军事基地，从利比亚国土上滚出去：

快点滚出去！
快滚！降下你的国旗！
穿上你的鞋子，迈动你的脚，
扛上你的棍子，抬起你的蹄子，
不许再玷污我的祖国大地，
还不快快滚出去！

绥德基是位多产的诗人，作品有诗集《我的梦之舟》、《理想与革命》、《呐喊》、《黎明的欢呼与雨》，还写有诗剧《枣椰树下的鲜血》。诗人格律诗与自由体诗兼长，亦写无韵的散文诗。内容方面也多彩多姿，有反映国家、民族重大政治事件的爱国诗篇，亦有揭露社会种种丑恶现象的叙事诗和抒情诗。其诗富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色彩。

利比亚当代诗坛年轻一代的著名诗人还有阿里·拉基（1934—1966）、阿里·菲扎尼、哈利德·扎格比、穆罕默德·沙尔塔米等。当代的利比亚诗歌内容、题材越来越丰富，除了爱国主义题材以外，还有不少作品反映新时代政治、社会发展的新面貌，出现的新问题。诗歌表现艺术手法也呈多元化的色彩：格律诗与自由体诗共存，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并举。

利比亚的小说与埃及、黎巴嫩等文化较发达的阿拉伯国家相比，起步较晚，发展较慢，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更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发展。

在本世纪 30 年代，瓦赫比·布里和艾哈迈德·拉西姆·盖德里等开始在欧麦尔·法赫里创办的《利比亚画刊》上发表或创作或翻译的小说，如《两种力量》（1935）、《继母》（1936）等。创作的小说多为宣扬惩恶扬善的伦理说教故事，艺术上远不够成熟，可认为是利比亚最早进行小说创作的尝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 年代，利比亚获得了不完全的独立，国内政治气氛较为宽松，新闻出版事业迅猛发展，各种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利比亚各地，为作家们发表作品提供了园地。一大批作家相继开始了小说创作的尝试。1957 年，利比亚小说的先驱阿卜杜·卡迪尔·艾布·胡鲁斯出版了利比亚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惆怅的心灵》，虽然作品在艺术处理方面颇多不足之处，却标志着利比亚小说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60 年代，石油的发现和开采，以及 1969 年的革命，给利比亚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带来活力和生机。文学获得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小说开始走向相对繁荣的局面。1976 年利比亚作家联盟成立，为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更多的青年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利比亚最著名的小说家是阿里·米斯拉提（1926 — ）和阿卜杜拉·古威里（1930 — ）。

阿里·米斯拉提生于的黎波里，毕业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曾任国民议会议员。1967—1969 年任利比亚文学艺术最高委员会主任；1984 年当选为利比亚文学家、作家和艺术家协会书记。自 1952 年发表一组乡情小说《告别与归来》后，米斯拉提陆续创作、发表了大量短篇小说，如短篇小说集《米尔

沙勒》(1962)、《破帆》(1963)、《一抔灰》(1964)、《太阳与筛子》(1977)等。除小说外,他还写有文论《利比亚文学概观》、《利比亚诗人易卜拉欣·乌斯塔·欧麦尔》、《论艾哈迈德·沙里夫》、《利比亚现代阿拉伯文学》等。他认为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作家,负有神圣的使命,把文学创作视为一种社会责任。其前期作品大胆揭露利比亚王国社会的腐败,抨击当局统治者的专横跋扈;后期作品则多反映利比亚当代社会的现实生活,积极表现作家内心的感受和体验。米斯拉提的小说内容广泛,富有时代精神,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幽默、诙谐,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由于在小说创作和在历史学、新闻学等方面的大量开拓性工作及所取得成就,他被誉为“利比亚文化界的泰斗”,在利比亚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阿卜杜拉·古威里于1955年毕业于开罗大学文学院。1956年开始进行小说创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他们的生活》、《大地上的节日》、《一块面包》、《橄榄油与椰枣》、《六十篇短篇小说》、《时机与狙击手》等;剧本《声音与回响》、《光明面》、《光线》、《为一种东西而受折磨》、《欧麦尔·穆赫塔尔》等;散文集《宣言的意义》、《致祖国的话语》等。古威里的作品多反映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他们的社会道德观念、理想和追求,讽刺陈规陋习,针砭时弊。其著名小说《预审》以幽默的笔调揭露了殖民当局残暴凶狠、草菅人命的罪行。古威里的作品文风平易,语言通俗,善于细节描写,人物对话和心理刻画也比较成功。其作品已被译成英、法、德、俄和中文等多种文字。

现当代利比亚比较重要的作家、作品还有艾哈迈德·易卜拉欣·费格海(1942—)及其短篇小说集《无水的海》(1965),哈利法·泰克伯利(1938—1966)及其短篇小说集《造反》(1966),尤素夫·谢里夫(1938—)及其短篇小说集《围墙》(1965)和

《赤脚》(1975), 卡米勒·哈桑·迈克胡尔(1945)的短篇小说集《我们城里的14件事》(1965)和《昨天被钉在十字架上》, 哈里法·侯赛因·穆斯塔法(1944—)的短篇小说集《在肉体上签字》(1975)和《太阳的眼睛》(1983), 易卜拉欣·库尼(1948—)的《一口血》(1983)和《圣鸟》(1986), 里亚德·阿里(1949—)的短篇小说集《炮灰》(1986)等。

现当代利比亚小说的主流是现实主义,但也有一些作家学习、借鉴西方文学和邻近的阿拉伯国家的文学,尝试着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时空交错等现代派的文学技巧进行创作,使利比亚文学越来越向世界文学靠拢,与其合流、同步。

第七章 非洲文学(下)

第一节 马格里布法语文学

1830、1881、1912年,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相继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法国殖民者竭力在当地推行法国的语言和文化,摧残当地的本土文化。在阿尔及利亚,人们一直使用了10几个世纪的阿拉伯语甚至曾一度被当作“外国语”。然而,无论什么也阻碍不了马格里布地区的人民表达他们的思想、感情,反映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抗争,于是法语便也成为他们表达的工具之一。法国殖民者本来打算从当地居民中培养一个维护殖民利益的“欧化”阶层,然而,事与愿违,反而促使产生了一批为祖国人民及其传统文化战斗的勇士。

本世纪20年代在马格里布地区出现了用法语进行创作的作

品。但作者大都是在马格里布居留或出生的法国人，如路易·贝特朗（1866—1941）、罗贝尔·朗多（1873—1950）等。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由土生土长的马格里布人创作的法语文学，充其量是法国海外文学的一部分。真正的马格里布法语文学在 20 年代也已经出现，却只是在法国人创作的夹缝中生存，所占的比重极小。第一部马格里布法语小说是阿尔及利亚作家哈吉·哈穆（1891—1955）于 1925 年发表的《卓赫拉，矿工之妻》。小说深刻地批判了殖民统治对社会风气所产生的不良作用。

初期在诗歌方面最著名的是阿尔及利亚的法语文学奠基人之一的让·昂鲁什（1906—1962）。诗人出生于卡比利亚山区。幼年移居突尼斯，后去巴黎。1944 年在阿尔及尔创办《方舟》杂志。在 1934 年发表的诗集《灰烬》和 1937 年发表的长诗集《隐蔽的星》中描写了阿尔及利亚人民贫困的生活，同时表达了自己流亡异乡揪心的苦痛和孤独感，是阿尔及利亚最重要的法语诗作。阿尔及利亚解放战争时期，他还写下了《阿尔及利亚的战斗》（1962）、《军歌诗稿》（1962）等著名的爱国诗篇。

40 年代后半期和 50 年代初期，随着马格里布地区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人民的独立和民主意识进一步提高，在马格里布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诗人和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作家们，对马格里布法语文学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一时期阿尔及利亚的法语作家有让·昂鲁什的妹妹马格丽特—塔奥·昂鲁什（1913—1976），以及穆鲁·费拉翁（1913—1962）、穆鲁·马默里（1917— ）、马莱克·乌阿里（1916— ）、穆罕默德·狄布（1920— ）等。

穆鲁·费拉翁原名阿伊特·沙邦，生于卡比利亚山区。因积极参加反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惨遭法国殖民主义恐怖分子的杀害。他于 1950 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的儿

子》，对传统生活进行详尽的描写，实际上是费拉翁童年与青年时代的传记性小说，享有阿尔及利亚法语文学新潮流中第一部长篇小说的盛誉。1953年发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土地与鲜血》。写一个侨民带法国妻子回到故乡卡比利亚后，把乡亲们组织起来生产，最后在开采山石时惨遭压死。《上坡路》（1957）是费拉翁的重要尝试，作品表面上描写了一个爱情悲剧故事，真正的目的却是如实地描绘人们在殖民统治下的悲惨生活。书名取自卡比利亚一句谚语：“生活的道路是一些上坡路。”在他死后发表的杰作《日记：1955—1962》（1962），以编年史的方式记录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年代（1954—1962）的恐怖状况与文化方面的不确定性，展示了真正的人道主义、沉静的勇气。费拉翁的长篇小说具有朴实自然、浅显易懂的风格，很受阿尔及利亚读者的欢迎。

穆鲁·马默里生于卡比利亚的陶里尔特一米豪。先后在阿尔及尔和巴黎求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对德国的战役。后在阿尔及尔大学教授文学，是阿尔及利亚作家协会负责人之一。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被遗忘的山丘》（1952）以30年代末40年代初荒僻的卡比利亚村庄为背景，描写了当地繁琐的礼仪和种族纷争，青年主人公只好离开山区另谋出路。作品以莫克兰尼·卡拉尔的日记形式展开，临近结束时日记中断，叙事者突然插入，讲述以后发生的事情。1955年，马默里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公正人睡着了》。小说表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尔及利亚人民民族意识的觉醒，控诉了殖民制度强加的不公正现象。

马格丽特—塔奥·昂鲁什则是阿尔及利亚的第一位法语女作家，著有小说《黑风信子》（1947）和自传体小说《铃鼓街》（1960），并整理、翻译了卡比利亚山区的民间故事《神奇的种子》（1966）。

马莱克·乌阿里的小说《磨盘中的麦粒》（1956）写一个家族

复仇的故事，以浪漫的笔调描绘殖民者到来以前阿尔及利亚人维护荣誉的风尚。

在阿尔及利亚文坛上享有盛誉的穆罕默德·狄布亦在这一时期以其《阿尔及利亚》三部曲——《大房子》（1952）、《火灾》（1954）和《织布机》（1957）崭露头角。他以现实主义手法描写了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反映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斗争。

摩洛哥的阿赫默德·塞夫里奥伊（1915— ）、德里斯·什拉伊比（1926— ）和突尼斯的阿尔贝·芒米（1920— ）也是这一时期马格里布重要的法语代表作家。塞夫里奥伊著有小说集《琥珀念珠》（1949）和小说《宝盒》（1954），以童话般迷人的色彩表达其浪漫的、爱国主义的情感。德里斯·什拉伊比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简单的过去》（1954）表现了作者对摩洛哥伊斯兰传统社会的憎恶与抵制，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因而引起激烈的争论。阿尔贝·芒米的自传体小说《呆若木鸡》以作家少年时在法国人办的中学里求学的经历为素材，描写一殖民地青年身处两种文化之间无所适从，最后不得不出走的故事，曾获迦太基奖和费内隆奖。芒米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另一部小说《阿迦尔》（1955）则写一个突尼斯人娶法国女子为妻，由于对同胞的看法发生分歧而和妻子决裂的故事，表现出一种深沉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

1954年11月，阿尔及利亚爆发了长达八年的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起义。1956年，摩洛哥和突尼斯获得独立。这些重大的事件成为马格里布文学的一个大分水岭，对马格里布的法语文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大量以民族解放斗争为题材的作品不断涌现。

在这种形势下，马格里布的小说创作迅速飞跃，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以阿尔及利亚的马莱克·哈达德（1927—1978）及其创作为例，他在战争时期短短几年间即发表了《最后的印象》

(1958)、《鲜花的码头不再回答》(1961)等四部长篇小说，以民族解放斗争为题材，揭示了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在革命时代的命运和作用。

从众多的作家中，穆罕默德·狄布很快脱颖而出，成为马格里布法语文学的巨擘。狄布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特莱姆森城。当过教师、会计、织毯工、记者等。从15岁左右即开始写诗，写故事。继三部曲发表之后，他又于1959年推出《非洲的夏天》，细致地考察了被战争撕裂的阿尔及利亚，歌颂了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革命精神。狄布的创作不仅在思想上越来越贴近人民，越来越把握住阿尔及利亚社会的脉搏，而且在创作手法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有意进行各种风格流派的文学实验。从他后来发表的小说《记住大海的人》(1962)、《哈贝尔》(1977)等可以看出，他显然受维吉尼亚·沃尔芙、福克纳和卡夫卡等创作手法的影响，受到立体派绘画、科幻小说和心理分析、超现实主义方法的启发。70年代他又回到现实主义道路，新三部曲《巴巴里地区的神》(1971)、《追猎的能手》(1973)等，描写独立之后阿尔及利亚社会的变革，反映战争之后人们生活方式或政治信仰上的冲突。

除穆罕默德·狄布和他的作品以外，马格里布还有其他一些作家也创作了比较优秀的作品。阿尔及利亚独立前就已初露锋芒的穆鲁·马默里于1965年发表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鸦片与大棒》，这是一幅描绘阿尔及利亚解放斗争的气势恢宏的画卷，表现了这次革命的伟大场景。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马默里不仅在艺术形式方面进行探索，也在《跨越》(1982)等小说中频繁地使用梦幻、书信与日记插入法等印象主义的手法，而且在思想上也越来越深刻。

卡泰布·亚辛(1929—)以其长篇杰作《娜吉玛》(1956)、四联剧《报复的循环》(1959)和小说《多角星》(1966)确立了

他在现当代马格里布文学史上的地位。《娜吉玛》通过微妙精细的描写，以辐射状的结构展示了女主人公娜吉玛和四个男子的复杂关系，把娜吉玛作为新生的阿尔及利亚民族的象征，表现了年轻一代对于旧世界的反抗。《报复的循环》由三出戏（悲剧《被围的尸体》、闹剧《智慧的粉末》、悲剧《祖先们越发无情》）和一首长诗《鹰鹫》组成，暗示着阿尔及利亚反抗斗争的深入发展。《多角星》摆脱了传统的现实主义叙述方法，以新颖的间断记述结构和多种叙事语态展现了阿尔及利亚殖民地时代以及独立后一段时期人民贫困和失业的情景，细节描写极为真实，有些画面含有讽喻的性质，隐晦地揭示了独立以后某些倾向的本质。

亨利·克雷亚（1933— ）的小说《嘉马尔》（1961）写一个混血儿参加游击队为解放而斗争。卡杜尔·穆罕萨吉（1933— ）的小说《灰烬的沉默》（1963）描绘阿尔及利亚人民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苦难生活和他们为争取独立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穆拉·布尔布纳（1938— ）的小说《布满荆棘的山谷》（1962）描写殖民统治的崩溃，《宣礼人》（1968）致力于探讨独立后阿尔及利亚的前途问题。

在摩洛哥，曾经引起争议的作家德里斯·什拉伊比依然不改初衷，相继发表了《继承过去》（1962）、《一位朋友将来看你》（1967）、《文明，我的母亲！》（1972）、《死在加拿大》（1975）等多部长篇小说，抨击封建习俗和西方式的文明，批判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种种陋习，提倡妇女解放，主张社会公正，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和爱情的追求。

新一代马格里布法语作家的代表、先锋派诗人穆罕默德·凯尔—埃迪纳（1941— ）在创作中常打破常规句法，使用新词和转借自阿拉伯语的词汇，以加强表现力。他运用现代派的手法写作的小说《阿加迪尔》（1967）、《我是尖酸刻薄的》（1970）等，因

其完全的叛逆精神而被评论家们称为“野性文学”。^①

早已蜚声突尼斯文坛的阿尔贝·芒米在这一时期又发表了《蝎子》(1969)和《荒原》(1977)等,还主持编辑了《马格里布法语作家选集》(1965),介绍了21位有代表性的马格里布法语作家的生平和作品。另一位突尼斯作家阿什米·巴库什(1917—)也在小说和戏剧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创作有自传体小说《我的信念常在》(1958)和历史小说《迦太基的贵妇人》(1961)以及讽刺剧《牛皮大王》(1959)等作品。

当代的马格里布法语文坛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女作家。除已提到的马格丽特·塔奥·昂鲁什以外,阿尔及利亚的阿西娅·杰巴尔(1936—)也颇为突出。她的头两部小说《渴望》(1957)和《不耐烦的人们》(1958)描写女性同封建习俗和传统势力所进行的斗争,表达她们对于自由、平等权利的强烈愿望;另外两部长篇小说《新世界的儿女》(1962)和《天真的云雀》(1967)在创作技巧上做了新的探索,描写了阿尔及利亚妇女在解放战争中觉醒和成长的过程。

诗创作,尤其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年代里,也相当繁荣。摩洛哥的穆罕默德·阿齐兹·拉巴比(1922—)、穆罕默德·凯尔—埃迪纳、阿布德拉蒂夫·拉阿比(1942—),阿尔及利亚的亨利·克雷亚、让·塞纳克(1926—1973)、巴希尔·哈吉·阿利(1920—),突尼斯的海蒂·布拉维(1932—)等诗人的创作,使马格里布的法语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穆罕默德·阿齐兹·拉巴比生于非斯,在巴黎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摩洛哥拉巴特大学文学院教授,阿拉伯马格里布作家协

^① 见《20世纪非洲文学》〔美〕克莱因主编,第146页,李永彩译,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

会主席，主编过《地平线》杂志，创作有诗集《希望之歌》（1952）、《苦难与光明》（1958）、《我的声音在寻找道路》（1968）等。其诗感情饱满，雄浑豪放，直抒胸臆。诗中充满了对人民苦难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对殖民主义者有力的鞭挞，同时也表现了摩洛哥人民在获得独立之后创建新生活的信念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凯尔·埃迪纳主要的成就在于小说创作，但作为先锋派诗人，他的诗集《蛛形的太阳》（1969）、《这个摩洛哥》（1975）和《野花的复苏》（1981）等在诗坛有很大的影响。文学杂志《气息》（1966—1971）创办人阿布德拉蒂夫·拉阿比著有诗集《铁树开花》（1974）、《野蛮的统治》（1976）。

阿尔及利亚诗人亨利·克雷亚发表的诗集有20余种，重要诗集有《首要的自由》（1957）、《革命和诗歌浑然一体》（1957）等，多描写革命战争，并著有剧本《大动荡》（1958）、《在河岸上》（1962）。让·塞纳克主办过文学杂志《太阳》和《平台》，代表诗集有《我国人民的晨曲》（1961）、《美的公民们》（1967），还编有《阿尔及利亚新诗选》（1971）。巴希尔·哈吉·阿利的作品有民歌体诗集《十二月十一日之歌》（1961）、《愿欢乐常在》（1970）和文艺论著《民族文化与革命》（1963）等。

突尼斯诗人海蒂·布拉维在美国、法国、加拿大出版法语诗集《颤抖》（1969）、《咏维苏威》（1976）、《不分边界》（1979）等，表现北美土著与北美人、加勒比海人和欧洲人的关系。

最后要提到的是，当代马格里布出现的一些年轻的法语诗人和作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

如阿尔及利亚的纳比尔·法雷斯着力描写他的国家争取独立和建设的过程，在小说创作技巧方面做了不少探索，如《雅希亚，没运气》（1970）、《一个西方旅客》（1971）、三部曲《发现新世界》、《油橄榄园》（1972）、《分心回忆录》（1974）以及《流亡与

不安》(1976)等都是如此。拉希·布吉德拉继《休妻》(1969)和《曝晒》(1972)两部引起争议的激进小说之后,调子稍有缓和,陆续写出小说《为一次典型侵略的理想地形图》(1975)、《顽固的蜗牛》(1977)、《获奖杯的》(1981)、《苦行》(1985)等。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

突尼斯的穆斯塔法·特毕利著有小说三部:《翻肠倒胃》(1975)、《声音静止》(1978)、《沙漠的光荣》(1982),主人公都是在异国的流亡者,失去了亲人,面临着心理危机,主题是“战胜忧伤”,为此作者采用单数第二人称等多种手法对主人公进行精心的刻画。阿布德瓦哈布·梅代布于1979年发表小说《吉祥物》,回忆童年和突尼斯城的生活,现实与梦幻交织,情节扑朔迷离,是一部用字造句十分讲究的作品。

摩洛哥的布德凯布尔·卡蒂比著有小说两部:《刺上花纹的记忆》(1971)、《血书》(1979),文笔抒情、庄严,具有象征意义。他不仅创作小说、诗歌、剧本、散文,也写关于马格里布文化问题的论文。塔希尔·本·加伦1987年的长篇小说《圣夜》出版后3个月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他不仅在小说方面创作颇丰,除《圣夜》外,还写有《沉默气氛笼罩下的人》(1971)、《哈鲁达》(1973)、《寂寞的隐居》(1977)、《疯子莫阿,聪明人莫阿》(1978)、《丹吉尔沉默之日》(1989)等,而且在诗歌方面也取得不小的成就,著有诗集《太阳的创伤》(1972)、《痣》(1975)、《扁桃树受伤死去》(1976)、《不为记忆所知》(1980),长诗《骆驼的话》(1974)等,被公认为是马格里布新文学倾向的优秀代表。这些年轻的诗人和作家有着坚实的基础和顽强的探索精神,在当代马格里布法语文坛颇有影响。

第二节 黑非洲法语文学

一般把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部分称为黑非洲。非洲这一古老的大陆自有其悠久的历史 and 璀璨的文化，民间口头文学亦由来已久。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瓜分非洲的结果，法国除马格里布以外，还占有西非和赤道非洲的大部分地区。殖民主义者对非洲人民在政治上残酷压迫，在经济上无情地掠夺和剥削，在文化上，则极力实施同化政策，强迫推行法语。这种同化政策刺激了使用欧洲语言的文学的产生。而黑非洲的法语文学也就在民族解放斗争的沃土上成长起来。

黑非洲法语文学涵盖以下一些国家和地区：塞内加尔、几内亚、马里、象牙海岸、布基纳法索（原名上沃尔特）、多哥、贝宁（原名达荷美）、尼日尔、乍得、加蓬、刚果、扎伊尔、喀麦隆、中非、卢旺达、布隆迪、毛里塔尼亚，以及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留尼汪和塞舌尔。

黑非洲传统民间口头文学的文字化，是法语文学的先声。从 1828 年法国人罗歇从沃洛夫语收集编译的《塞内加尔寓言集》出版以后，其他的许多非洲民间文学作品也相继译成法文出版，比较重要的有勒内·巴塞的《非洲民间故事集》（1903）、布莱兹·桑德拉（1887—1961）编选的《黑人文集》（1921）等。

1932 年，马提尼克大学生埃蒂安·莱罗等三人在巴黎创办了《正当防卫》杂志，宣示了一种黑人文学的诞生。而真正意义上的、由黑非洲人自己创作的法语文学，只是在《黑人大学生》杂志 1934 年在巴黎面世后才开始。该杂志创办者中有塞内加尔的桑戈尔（1906— ）、比拉戈·狄奥普（1906— ）、乌斯曼·索塞（1911—1973）。

黑非洲法语文学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在黑非洲的文学领域里，产生了同帝国主义的殖民同化政策针锋相对的、维护民族文化的运动，同时也由于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黑人文艺复兴”的启示，一场轰轰烈烈的“黑人性”运动在黑非洲广泛展开了。“黑人性”在文学中突出地表现为它代表整个被压迫的非洲黑人种族的利益，维护“黑皮肤”的尊严，反抗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以及对祖国、家园的挚爱。“黑人性”文学宣示了“非洲文化遗产的绝对价值”，在反抗殖民主义者的精神奴役和维护民族文化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即使在当前它对非洲的独立与团结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第二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黑非洲的民族民主斗争如火如荼，蓬勃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形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刺激了 50 年代非洲法语文学的繁荣。这一时期的黑非洲法语文学清醒地认识了掌握自身命运的重要和力量，对斗争充满热情与信心，用血与火控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暴行，忠实地记录黑非洲人民的斗争，生动地再现了人民的英勇形象。1947 年，阿辽纳·迪奥普（1910 — ）创办《非洲存在》杂志，为继续发展和繁荣“黑人性”文学提供了发表园地。

第三个阶段是 60 年代以后，在非洲法属殖民地各国宣布独立之后，法语文学渐渐失去反殖斗争这个强大的发展动力，和黑非洲的其他文学（如英语文学）相比较，战斗性和反抗性有所退化，但在整体上却更加扎实，更富内涵。不仅有对未来理想生活的憧憬，也有对现实社会腐朽现象的鞭挞；不仅有对非洲、对黑皮肤的吟咏，也有对世界风云的思索和对其他人民的关怀，特别是越来越注重对新与旧、传统与现代、民族文化与西方文明的冲突的

表现。在表现手法上，兼容并蓄，融会贯通，一方面继承非洲民间口头文学的优秀传统，另一方面，积极借鉴欧美现代派的一些技巧，如诗歌的多层次立体交叉结构、抽象观念与具体形象结合、以意象的串联表达细微的感受等。继“非洲存在出版社”之后，其他一些出版社在达喀尔、阿比让等地创建，使得非洲拥有了自己出版法语文学作品的条件。黑非洲的法语文学和其他非洲文学一样，越来越融入到世界文学的潮流里。

一、诗歌 黑非洲的法语诗歌具有其他非洲文学的共同特征。首先就是它浓郁的民族色彩，在表达思想感情、塑造形象和运用音韵方面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有些诗歌还要用典型的非洲乐器（如塔姆—塔姆鼓）伴奏。通过音乐它又同非洲舞蹈和戏剧艺术联系起来。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是它的“新奇”。黑非洲法语诗歌充满着奇特的喻示、奇特的哲理、奇特的形象和奇特的想象，构成奇妙的诗的意境。处处出奇，却又奇而不离，常赋予作品以新意，给人以新奇的美的感受。

在创作手法上，黑非洲法语诗歌中有的运用现实主义手法，但从大部分诗作中那瑰奇、诡谲的想象和强烈的感情以及传达内心感受的热望可以看出，法语诗歌是以浪漫主义作为其创作主流的。此外，有一部分非洲黑人法语诗人早期受到法国超现实主义派某些激进主张的吸引，把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看作他们可以用来反抗殖民主义的“武器”，写了一些所谓超现实主义的诗作。

黑非洲最著名的法语诗人是塞内加尔的桑戈尔。

桑戈尔（1906— ）出生于达喀尔南部若亚尔镇一商人之家。在达喀尔上中学。毕业后赴巴黎上大学，在巴黎大学取得教师资格和文学士学位。1935年后在法国当中学教师。1939年应征入伍参加对德作战。1945年当选为法国立宪议会议员。1960年起任塞内加尔总统，在位20年间政绩卓著。1980年底辞职，潜心创作。

桑戈尔在学生时代就开始写诗。一生中共创作有诗集《歌》(1945)、《黑色的祭品》(1948)、《埃塞俄比亚诗集》(1956)、《夜歌集》(1961)、《热带雨季的信札》(1972)和《主要的哀歌》(1979)等。他在30年代初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发起创办《黑人大学生》杂志,积极倡导“黑人性”运动,后又编辑出版《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向全世界读者介绍“黑皮肤”诗人的代表作,同时对“黑人性”进行了理论的阐述,主张从非洲传统生活的源泉中汲取灵感和主题,展示黑人的光荣历史和精神力量。所有这些为推动黑非洲法语文学乃至整个非洲文学都做出了十分可贵的贡献。

他的诗歌努力吸收古代民族文化的精华,以绚丽的浪漫色彩描绘非洲的风俗,歌颂民族传统,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并且构思巧妙,富于哲理,形象鲜明,节奏庄严,形成独特的风格,为“黑人性”文学树立了典范。在《黑色的妇女》(收入《阴影之歌》)一诗中,他强烈抒发了自己对非洲的热忱:

裸着身子的妇女,皮肤黝黑的妇女!
像熟透的饱满的果实,像醉人的黑色美酒,
你的双唇呀,使我的双唇神往;
透明的远方的草原,草原呀,
在东风热烈的抚爱下微微颤动。
雕刻精巧的板鼓,绷得紧紧的板鼓,
战士的手指敲得你达达响。
你的声音深邃而低沉——
你是崇高的爱情的歌声。

作为“黑人性”运动的代表诗人,桑戈尔反对种族压迫,怀

着黑人的自豪感,将着眼点更多地放在黑人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上。在著名长诗《致纽约》(收入《埃塞俄比亚诗集》)中,他赞美黑人创造性的纯朴生活,并真挚地提出了自己的理想,要让黑人的血流进纽约的血管,像生命的油一样,擦去它钢筋铁骨上的锈点,给那些没有生命、没有热气的街道注入新的活力。

除诗歌创作以外,桑戈尔还在他的文艺论集《自由一集:黑人性 and 人道主义》中集中地论述了“黑人性”文学的各个方面,把“黑人性”界定为“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他指出:“没有黑人性,没有黑人世界提供的价值,当代世界就会淡而无味,不成其为现在的模样,因为它会既无现代音乐又无现代艺术。”“黑人性”运动树立了“非洲现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这其中桑戈尔所发挥的作用显然是非常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法语诗人和作品还有象牙海岸诗人贝尔纳·达迪耶(1916—)和他的诗集《昂然挺立的非洲》(1950)、《时日的交替》(1956)、《五洲的人们》(1967);扎伊尔诗人洛科莱·博朗巴(1913—)及其诗集《埃桑佐,献给祖国的歌》(1955),卢蒙巴(1925—1961)的诗《让我们的人民赢得胜利》(1959);马达加斯加诗人雅克·拉贝马南雅拉(1913—)的长诗《祖国》(1948)、《朗巴》(1956)和《解毒剂》(1961),弗拉维安·拉奈沃(1914—)的诗集《影和风》(1947)、《我一贯的歌曲》(1955)和《返回老家》(1962);塞内加尔诗人大卫·狄奥普(1927—1960)的诗集《槌击集》(1956),比拉戈·狄奥普的诗集《诱饵和闪光》(1960);马里诗人马马杜·戈洛戈(1924—)的诗篇《我的心是座火山》、《非洲的风暴》;喀麦隆诗人埃邦雅·永多(1930—)的诗集《喀麦隆!喀麦隆!》(1960);几内亚歌手凯塔·福代巴(1921—)的《非洲诗集》(1950);中非诗人皮埃尔·邦博泰的长诗《给一位非洲英雄的挽歌》(1962);毛里求斯诗人

爱德华·莫尼克的抒情诗集《这些血鸟》（1954）、《怒潮》（1966）；刚果诗人马尔蒂亚尔·辛达（1930— ）及其诗集《第一首出发的歌》（1955），契卡雅·乌·塔姆西（1931— ）的诗集《历史概要》（1962，曾获1966年达喀尔世界黑人艺术节诗歌大奖）……等等。

这些诗歌或描述非洲的风土人情，歌颂非洲民族传统；或叙写黑人的苦难，人民生活的沉重；或揭露殖民主义侵略与统治，号召非洲人民团结起来，主宰自己的命运。总之，都充满着一种爱国的激情和民族自豪感。

二、小说 黑非洲法语小说以1960年为界，前期的作品多集中于对“黑人性”的表现和对殖民主义者的抨击。塞内加尔的桑贝内·乌斯曼（1923— ）是非洲人民向殖民主义提出控诉的代表作家。他出生于济金朔尔一个沃洛夫族渔民的家庭。先后当过渔夫、管子工、泥水匠等。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复员后回达喀尔，几年后又赴巴黎在一家汽车厂当技工，不久又到马赛当码头工，并从事工会工作。

乌斯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黑人码头工》发表于1956年，是根据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写成，具有自传性质。1957年，乌斯曼又发表了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祖国，我可爱的人民》，歌颂非洲青年知识分子献身于人民事业的崇高精神。其代表作《神的儿女》发表于1960年。小说描写铁路工人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以浓墨细笔着意刻画了人民群众中自觉的英雄人物，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工人阶级的成长过程，人物众多，场面壮阔，在非洲小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除乌斯曼以外，象牙海岸的诗人贝尔纳·达迪耶、喀麦隆的斐迪南·奥约诺（1929— ）和蒙戈·贝蒂（1932— ）也是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法语小说家。

贝尔纳·达迪耶在 1956 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克兰比埃》是他在小说方面的初次试笔。小说生动地描述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克兰比埃的民族意识形成的过程，触及到种族歧视问题。达迪耶另外两部小说《一个黑人在巴黎》（1959）和《纽约的老板》（1964）以黑人的眼光看待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尤其是后者，作家以锐利的笔触揭露美国的“文明”，对三 K 党迫害黑人的种种暴行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愤怒的抨击，有很强的批判性。

奥约诺的三部小说《家僮的一生》（1956）、《老黑人和奖章》（1956）和《欧洲的道路》（1960）都是以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为主题的。

蒙戈·贝蒂（原名亚历山大·比伊迪—阿瓦拉）1956 年发表的小说《可怜的蓬巴基督》讽刺、挖苦一个“虔诚的”白人传教士，指出他和殖民主义之间的联系。小说的面世，曾引起广泛的重视。

喀麦隆的另一位作家班雅曼·马蒂普（1932— ）亦曾于 1956 年发表一中篇小说《非洲，我们不了解你！》，表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非洲青年对殖民政策强烈的愤恨。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表现“黑人性”的小说。比较引人注目的有：几内亚作家卡马拉·莱拉·莱伊（1928—1980）的自传体小说《黑孩子》（1953），以回忆的方式描述非洲的风土人情，他的另一部小说《国王的目光》（1954），写一个穷困潦倒的白人在非洲被同化的过程，从另一个侧面歌颂了“黑人性”；刚果作家让·马隆加（1907—1985）于 1954 年发表《雅利安女人的心》（1954），叙述拥有一颗“雅利安女人的心”的少女索朗日因看到白人的穷凶极恶备感痛苦而自杀身亡的故事，同时也描写了女主人公的黑皮肤情人芒贝凯的高尚、正直。

1960 年，法属非洲国家基本上都获得了独立。除少数作家继

续创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小说之外，大部分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力图表现非洲国家独立后社会上出现的各种问题。

著名作家桑贝内·乌斯曼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1963年他发表小说《热风》，描写50年代末非洲国家进行公民投票的情景。1965年发表的《汇票》和《韦伊—西奥扎纳》在达喀尔1966年举行的艺术节上均获文学大奖。《汇票》揭示了非洲城市的道德堕落，《韦伊—西奥扎纳》则以一个受人尊敬的农村穆斯林首领与自己的女儿发生关系的乱伦行为为题材，揭露了传统生活方式的贫穷落后与单调乏味。1973年，乌斯曼出版了一部小说《哈拉》，对本国的暴发户和一夫多妻制等不良习俗进行猛烈的批判。作者看到了非洲社会的各种问题，看到了社会所发生的变化，看到了社会现实的阴暗面。在《汇票》一书中，作者曾借小说人物之口说道：“在我们国家里近来金钱取代了道德”。1981年，乌斯曼又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帝国最后一人》，这部情节在六天之内展开的作品无情地揭露了那些高高在上玩弄权术的政客的嘴脸。乌斯曼的作品反映了非洲社会现实，显示了非洲人民的革命精神，通过紧张动人的情节提出和解决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他写出了他所主张的“为活人和劳动者服务”的文学作品。

其他许多作家也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喀麦隆作家达尼耶尔·埃旺代的《总统万岁！》（1968）以杂文式的手笔对非洲的“好总统们”的沽名钓誉、道貌岸然和野心勃勃等丑恶品行揭露无遗。另一位喀麦隆作家梅杜·姆沃莫（1945— ）的小说《阿非利加巴阿村》（1968），对现代非洲城市生活中的腐败现象做了尖锐的批判。象牙海岸作家夏尔·诺康（1936— ）的叙事诗体小说《暴风》（1966），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与独裁者冲突的具有强大精神力量和魄力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形象。另一象牙海岸作家阿马杜·库鲁马的小说《独立的太阳》（1968）对比了传统社会和现实

生活的不同，对独立后一些人剥削自己的同胞表示不满。马里作家扬博·乌奥洛冈（1940 — ）的小说《暴力的责任》（1968），描绘一个虚构的非洲五国近 1000 年来持续受到的剥削和暴行。几内亚的阿辽纳·方图雷的小说《回归线》（1972），描述了一次政变，表达了作者消除政治混乱的愿望。蒙戈·贝蒂 1974 年发表了两部小说，其中《贝尔彼杜》写一个非洲妇女悲惨的遭遇，《牢记路本》写青年们决心以烈士为榜样，为民族解放事业继续奋斗。契卡雅·乌·塔姆西著有三部曲《蟑螂》（1980）、《美杜沙》（1982）和《尺蠖蛾》（1984），概括地描述了 19 世纪末以来刚果的历史……

三、故事 黑非洲用法语记录、编辑或翻译的和创作的故事有两类：一类是传奇故事，一类是民间故事。传奇故事的代表作是几内亚作家吉布里尔·塔姆西尔·尼亚奈（1932 — ）的《松迪亚塔》。作品以几内亚杰利巴科罗村的民间艺人马莫杜·库雅泰口述的形式，记述了 13 世纪初古代曼丁国（今马里、几内亚一带）凯塔王朝的继承人松迪亚塔英勇抗击侵略者，收复国土，创建盛极一时的马里帝国的故事。故事塑造了一位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民族英雄形象，颂扬了非洲人民光辉的历史传统。作品形象鲜明，结构完整，文笔活泼，语言隽永，兼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时代风味，已被译成多种文字，深受各国读者喜爱。

非洲传奇故事常缅怀历史上的非洲，颂扬它的光荣与伟大。1938 年，达荷美（贝宁）作家保尔·阿祖美（1890—1980）发表历史题材的传奇《朵吉西米》，以 19 世纪上半叶的达荷美王国为背景，讲述公主朵吉西米的恋爱悲剧。刚果作家让·马隆加（1907 — ）的《姆福穆·马·马佐诺的传说》（1954）写一个公主和马佐诺在奴隶们的支持下战胜敌人，建立一个公正的城邦。上沃尔特作家纳齐·博尼（1910 — ）的《古代的衰落》（1962）追溯上

沃尔特近 300 年的历史，赞美了古代的非洲文明，谴责了欧洲殖民者的侵略。

民间故事在非洲因主人公的不同而分成两大类：一类流行于内部草原，主人公多为兔子，称为“兔子系统”；另一类流行于沿海地带，主人公多为蜘蛛，称为“蜘蛛系统”。

“兔子系统”的代表作家是塞内加尔的比拉戈·狄奥普。以散文诗的形式写就的《阿马杜·库姆巴故事集》(1847)、《阿马杜·库姆巴新故事集》(1958)等，是作者从“格里奥”阿马杜·库姆巴那里搜集来的。主人公是狡猾的兔子娄克，其对手往往是贪婪却愚蠢的鬣狗布基。故事以不同的方式描写了非洲农村及传统村社的制度，写到智慧、善良和勤劳战胜暴力、邪恶和强横，狄奥普赞美非洲宗法制生活的一些方面，同时也嘲笑因循守旧的陋习。他把法语规范语和非洲人的民间口语绝妙地融为一体，以隐晦的方式将非洲的古老智慧与冷酷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相对照，通过十分细腻的、隐约可见的比拟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从而赋予作品以时代气息。

“蜘蛛系统”的代表作家是象牙海岸的贝尔纳·达迪耶。他整理出版的故事有《非洲的传说》(1953)和《黑色缠腰布》(1955)等。主人公是蜘蛛卡库·阿南泽，具有兔子娄克般的狡猾、机灵，但性喜恶作剧，常自食其果。达迪耶的故事还常夹杂想象的神灵和真实的人物。

此外，塞内加尔作家乌斯曼·索塞(1911—1973)于 1962 年出版的《黑非洲的故事和传说》，喀麦隆作家班雅曼·马蒂普的《在美丽的星空下》(1962)，乍得作家约瑟夫·布拉伊姆·塞得(1927—)的《在乍得的星空下》(1962)，加蓬作家安德烈·拉蓬达·瓦尔克(1871—1968)于 1967 年发表的《加蓬故事集》，毛里塔尼亚的库雷·图雷等作家的《从前在毛里塔尼亚》(1968)，尼

日尔作家布布·阿马（1906—1982）的《尼日尔的故事和传说》（三卷，1972）等，都有着十分浓郁的乡土气息。

四、戏剧 黑非洲的法语戏剧是在非洲传统的一些娱乐性民间戏剧活动如滑稽戏、闹剧、哑剧、歌剧、舞蹈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30年代，在“黑人性”运动的影响下，法语戏剧在塞内加尔的威廉—蓬蒂师范学校应运而生。一些来自法属西非各地的学生集体编写剧本并演出。他们演出自己的剧本，也演出欧洲的剧作，在现代舞台成就和非洲艺术传统相结合的基础上创作出有一定水平的民族戏剧。师范学校的学生们返回家乡时，同时把戏剧的种子带了回去。非洲的法语剧由此逐渐发展起来。在学生们演出的戏剧中，较突出的有表现传统生活的《达荷美的婚姻》（1934）、《格里奥的胜利》（1935），和后来表现破除迷信的阿蒙·达比的《女巫》（1957）等。

黑非洲的法语戏剧根据其内容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类：首先就是以反帝、反殖、热忱爱国为主题的戏剧。这类戏剧多以历史的形式出现，但不拘泥于历史。塞内加尔谢克·恩达奥（1940—）的观点代表了剧作家创作历史剧的动机：“历史剧不是历史问题的学位论文。我的目的是创作能鼓舞人民、引导人民向前的神话。”^① 这些创作历史剧的非洲作家之所以对本国历史题材感兴趣，主要并非历史本身的吸引，而是由于它与现代重大问题有密切的联系。

马里作家塞杜·巴迪昂的五幕剧《沙卡之死》（1961）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作者叙述了19世纪祖鲁族的领袖沙卡为祖国和人民而战，却为自私自利的将领们阴谋杀害的过程，把沙卡作为战斗

^① 谢克·恩达奥《阿尔布里的流亡》前言，转引自〔苏联〕尼基福罗娃《非洲现代文学》（上）中译本，第300页。

的非洲的象征，并强调了非洲各国人民在强有力的国家政权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必要性。

还有许多这方面的杰作。塞内加尔剧作家阿马杜·西塞·狄亚的《拉特·狄奥尔末日》(1965)，写塞纳加尔国王拉特·狄奥尔寻机奋勇袭击法国人，虽败犹荣。谢克·恩达奥的《阿尔布里的流亡》(1967)描述国王阿尔布里在法国入侵时流亡国外，联合他国力量，共同抗击侵略者的故事。象牙海岸贝尔纳·达迪耶的《刚果的贝雅特里齐》(1970)勾勒了欧洲早期进犯非洲时，女主人公贝雅特里齐因积极宣传反抗被活活烧死的悲壮事迹。几内亚作家尼亚奈的《西卡索》(1971)，试图通过国王巴·奔巴在城堡沦陷时自杀的悲剧，唤醒非洲人民的反抗意识。此外，尼亚奈的剧本《沙卡》(1971)，贝宁作家让·普利雅(1935—)的《鲨鱼王孔多》(1966，曾获黑非洲文学大奖)，象牙海岸作家夏尔·诺康的《阿布拉哈·波库，或一个伟大的非洲女人》(1970)，也是这方面很有分量的佳作。

第二类戏剧主要批判和讽刺一些不良的传统习俗，多以喜剧的形式出现。喀麦隆作家纪尧姆·奥约诺—姆比亚(1939—)发表于1960年的《三个求婚者——一个丈夫》是这类戏剧的代表作。主要剧情是，一对父母贪图彩礼，女儿将前两个求婚者的礼物转借给自己的心上人，终于同这个穷大学生结成良缘。剧本曾以多种语言在欧洲演出，获得成功。刚果作家居伊·芒加(1940—)的喜剧《神谕》(1969)，也写彩礼和妇女解放问题。他的另一剧作《科塔·姆巴拉的大锅》(1969)，则表现进步与落后之间的冲突。

第三类戏剧对现实社会特别是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以后出现的腐败现象进行抨击。重要的作品有贝尔纳·达迪耶的闹剧《托戈—格尼尼老爷》(1970)，揭露一个非洲官员同白人掮客相勾结终

致身败名裂的下场；夏尔·诺康的《恰柯的苦恼》（1968），表现了一些参加过反殖斗争的人上台后蜕化变质，图谋私利；刚果作家马克西姆·恩德贝卡（1944— ）的《总统》（1970），描写一个虚构的非洲国家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西尔万·邦巴（1934— ）的《杀死鳄鱼的人》（1973），则写正义战胜邪恶的题材；乍得作家马恩多埃·纳英杜巴（1948— ）的剧作《索韦托大学生》（1981），则进一步向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宣战。

黑非洲法语文学在越来越广阔的领域内深入细致地把握住新的社会现实，努力反映独立后新出现的事物，反映国内新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甚至深入到反对扩张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国际性题材等。这一切表明黑非洲法语文学正在向新的高度攀登，努力跻身于世界文学的行列之中。

第三节 黑非洲英语文学

在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不少国家在历史上曾遭受英国殖民主义统治，通用英语，并诞生了英语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国家纷纷独立，用民族语言写作的文学，和用过去殖民地时期宗主国语言写作的、反映非洲人民生活和斗争的文学都获得了蓬勃发展。黑非洲的英语文学，特别是西非和东非的英语文学，群星璀璨，为世界文学增添了光辉。

最早的黑非洲英语文学作品是加纳（当时叫黄金海岸）约·凯瑟利·海福德（1866—1930）的介于特写和小说之间的作品《解放的埃塞俄比亚》（1911）。作者是非洲民族运动的领导人物之一，作品反映了他的宗教观、他对政治和教育的理想。

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涌现出一批用英语抒写胸怀的诗人，其中著名的有加纳的阿马托（1913—1953）、戴·阿南

(1909 —)、布莱(1900 —),尼日利亚的奥萨吉贝(1911 —)等。阿马托 30 年代的一些作品反映非洲人民在殖民主义桎梏下的苦难,谴责殖民者和非洲傀儡国王,代表作有诗集《森林和海洋之间》(1950)和《黑人的衷肠》(1954)。戴·阿南歌颂非洲的古老文化,憧憬美好的未来,写有诗集《非洲的倔强的诗篇》(1946)、《非洲在说话》(1959)、《光荣的加纳》(1965)等。布莱和奥萨吉贝的诗歌表达了 40 和 50 年代西非进步知识分子的愿望。

从 50 年代末开始,黑非洲的英语文学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西非的尼日利亚文学和加纳文学,硕果累累。尼日利亚小说家钦·阿契贝(1930 —)的第一部小说《瓦解》(1958)描写英殖民主义入侵前后伊博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它为尼日利亚当代文学奠定了基础,是黑非洲英语小说中的名著。60 年代阿契贝接连写了小说《动荡》(1960)、《神箭》(1964)、《人民公仆》(1966),这三部作品和《瓦解》一起被称为“尼日利亚四部曲”。它再现了 19 世纪末至独立后作者家乡伊博族人民生活的巨大变迁,也是很多非洲民族一个世纪来的共同经历的典型写照。据 1988 年的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介绍,阿契贝在时隔 20 年后又发表了新作长篇小说《热带草原蚁山》(1987 或 1988),小说描写发生在一个假想的西非国家的故事,是“反映现代非洲社会生活的一部巨著”。另一位蜚声国际文坛的尼日利亚作家沃尔·索因卡是 1986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突出成就是在戏剧方面。主要作品有剧本《沼泽地居民》(1958)、《狮子和宝石》(1959)、《裘罗教士的磨难》(1960)、《森林之舞》(1960)、《孔其的收获》(1964)、《路》(1965)、《疯子们和专家们》(1971)、《死神和国王的马弁》(1975)、《巨头们》(1984)。西非其他重要的小说家有尼日利亚的埃克温西(1921 —)、阿卢科(1918 —)、图图奥拉

(1920 —)和加纳的阿尔马(1938 —)。埃克温西是一位多产作家,著有各种题材的长、中、短篇小说和儿童读物,尤其擅长刻画西非都市生活,代表作有描写拉各斯形形色色人物的小说《佳伽·娜娜》(1961),其他名作有《城里人》(1954)、《烧草的季节》(1962)、《美丽的羽毛》(1963)、《依斯卡》(1968)、《在和平生活里活下来》(1976)等。阿卢科是拉各斯的土木工程师,作品有以尼日利亚独立前的村民生活和独立后的社会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一夫一妻》(1959)、《一人一把砍刀》(1964)、《亲戚》(1966)、《尊贵的部长》(1970)和《尊敬的陛下》(1973)等。图图奥拉出身于贫苦的咖啡农,成名作是用不规范的英语以约鲁巴人说故事的口吻叙述的鬼怪故事《棕榈酒酒鬼的故事》(1952),其他作品有《我在鬼林中的生活》(1954)、《勇敢的非洲女猎人》(1958)、《远方城市的巫医》(1983)等。加纳小说家阿尔马在独立后开始创作的西非青年一代作家中最负盛名。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好的人尚未诞生》(1968),描写独立后加纳一个小公务员的苦闷,出版后引起国内外文艺界的广泛议论。他的才华获得一致的肯定,而他对独立后新社会阴暗面的无情揭露却遭到不少非洲作家的批评。他接着又写了长篇小说《碎片》(1970)、《为什么我们这样有福气》(1972)、《两千个季节》(1973)、《医生》(1978)等。

尼日利亚和加纳是西非英语文学最繁荣的国家。除上述作家外,其他知名作家,在尼日利亚有:埃·阿马迪(1934 —),代表作有写独立前尼日利亚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情妇》和《大池塘》;奥·恩泽克伍(1928 —),主要作品有写婚姻悲剧的长篇小说《害群之马》和刻画新型妇女形象的长篇小说《蜥蜴之舞》;约·穆诺内(1929 —),主要作品有写母子冲突的长篇小说《独子》,写新旧社会转变的长篇小说《奥比》以及长篇小说《奥班齐

的油商》、《少女们的花环》、《幸运的舞蹈家》；恩·恩温克沃（1936— ），代表作是以无忧无虑、蔑视封建习俗的青年但达为主人公的同名小说《但达》；弗·恩瓦帕（1931— ），主要作品有反映当代非洲妇女生活的长篇小说《艾福璐》和《伊杜》；奥·埃格布纳（1942），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反多妻主义之风》，短篇小说集《太阳的女儿们》，剧本《蚁山》。加纳的其他知名作家有：小说家、戏剧家和诗人艾·苏瑟兰（1924— ），曾创办加纳实验剧院，热心儿童文学和戏剧；剧作家和小说家阿·艾杜（1942— ），代表作有描写两代人矛盾的剧本《鬼的困境》和短篇小说集《这里没有甜蜜》；弗·塞洛尔梅（1927— ），代表作有自传性的长篇小说《小径》；卡·杜奥都（1937— ），代表作是长篇小说《浪荡少年》；阿·科纳杜（1932— ），作品大多反映农村的习俗和生活，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年华如锦》、《神谕》。

西非的塞拉利昂，也有几位著名的英语作家，如短篇小说家尼科尔（1924— ），小说家兼剧作家伊斯蒙（1930— ）和出生在冈比亚而定居于塞拉利昂的康汤（1925— ）；康汤的长篇小说《非洲人》（1960）是早期非洲文学中比较著名的作品。

在当代西非英语诗歌领域中，著名的诗人有尼日利亚的加·奥卡拉（1921— ）、克·奥基格博（1932—1967）、约·克拉克（1935— ）和索因卡，加纳的科·阿翁纳尔（1935— ）、冈比亚的伦里·彼得斯（1932— ）等。奥卡拉的代表作除诗集《渔人的祈祷》（1978）外，尚有针砭时弊的寓言体小说《声音》（1964）。《声音》虽用英语写作，但仍保留民族语言伊卓语说故事的特色，被认为是当代非洲的优秀作品。诗人克拉克写有代表作诗集《潮水中的芦苇》（1965），同时作为著名的剧作家，写有剧本《山羊之歌》、《假面》和《木筏》等。诗人阿翁纳尔除诗歌外，还著有小说《这个世界啊，我的兄弟……》（1971）。

东非的英语文学出现较晚。60年代初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创办的东非第一份文学、社会和政治的综合性英语杂志《过渡》促进了英语文学的发展。以后，乌干达的麦克勒利大学、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都创办了英语文学刊物。麦克勒利大学的文学刊物《笔尖》所发表的短篇小说和诗歌后来结集在伦敦出版，书名《来自东非》（1965），其中有些作者从此成为专业作家。当时《笔尖》的主编、肯尼亚大学生恩古吉（1938— ）如今已是当代东非英语文学的奠基人，也是当今东非最著名的英语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别哭，孩子》（1964）、《一河之隔》（1965）、《一粒麦种》（1967）、《血的花瓣》（1977）、《十字架上的恶魔》（1982）等。《别哭，孩子》和《一粒麦种》都以肯尼亚农村的民族独立运动为题材，《一河之隔》写独立前吉库尤族两敌对部落，一对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血的花瓣》和《十字架上的恶魔》都是独立后肯尼亚社会的写照，是对于不让独立的花朵真正见到天日的新殖民主义恶势力的控诉。和恩古吉同时代的马拉维作家鲁巴迪里和肯尼亚作家卡里亚拉如今都是东非著名的诗人。鲁巴迪里和戴维·柯克选编的《东非诗集》，收有50位诗人的作品，其中最著名的诗人有乌干达的庇代克（1931—1982）、利永（1938— ）、奥库利（1942— ）。庇代克是诗人、小说家，又是民间文学研究家和人类学家，成名作是用罗语写作出版、后来又经作者自己译成英语出版的长篇叙事诗《拉维诺之歌》。诗中女主人公以娓娓动听的独白规劝从国外留学回来、一切都欧化了的丈夫不要忘记民族的文化传统。长诗有“东非历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的美誉。

用英语写作的其他东非知名作家有：肯尼亚女作家格·奥戈特（1930— ），代表作为长篇小说《上帝许给的地方》（1966）和短篇小说集《没有雷声的地方》（1968）；肯尼亚作家基贝位（1940

—), 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灵验的灰》(1968) 和长篇小说《黑暗中的声音》(1970); 被认为很有前途的肯尼亚年轻一代的作家梅佳·姆旺吉(1948—), 在 70 年代连续发表小说《快点杀死我》、(1973)《喂狗的尸体》(1974)、《河道街》(1976)。《喂狗的尸体》写茅茅战士为自由和土地而英勇战斗, 获肯雅塔奖。马拉维作家列·卡耶拉(1940—), 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幽影》(1967)、《金伽拉》(1969); 马拉维作家卡钦格维(1926—), 著有长篇小说《不平凡的工作》(1966); 索马里作家努·法拉赫(1945—), 著有长篇小说《一根弯肋骨》(1970)、《赤裸的针》、《甜奶和酸奶》(1979)、《沙丁鱼》(1987)。

第四节 索因卡

沃尔·索因卡(1934—)是当代非洲最有才华的作家之一, 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非洲作家。他用英语写作, 在诗歌、小说、评论等方面都有建树, 但最突出的成就是在戏剧领域。瑞典文学院于 1986 年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时, 称赞他赋有广阔的文化视野, 创作了富有诗意的关于人生的戏剧。

索因卡系尼日利亚西部约鲁巴族人, 出生在约鲁巴族定居的城市阿贝奥库塔(阿贝奥库塔意思是“大石下的城市”)。这座横跨湍急的奥贡河、分布在遍地青灰色巨石的山坡上的古城, 被有声有色地描绘在他著名的童年回忆录《在阿凯的童年生活》中, 又间或出现在他的小说、诗歌里; 他在这里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他的父亲是当地英国圣公会教会小学的校长, 母亲是一个颇有社会地位的商业妇女, 也是基督徒, 外曾祖父是西非有名望的牧师。所以, 这是一个相当西方化的基督教徒家庭。索因卡全家连同男女仆人住在校园里的校长宅院里, 有大围墙和外面的世界隔开。由

于特殊的家庭环境，索因卡的童年生活不同于大多数非洲儿童，他不满三岁就抱起父亲书桌上的英文书偷偷地跟在他小姐姐后面去学校，居然破格得到幼儿班老师的允许开始了学校生活。他从小活泼、大胆，聪敏、好问。英语和约鲁巴语同是伴随着他成长的语言，基督教的圣经故事和约鲁巴族名目繁多的精灵鬼怪传说纷纭交错地涌入他天真烂漫的心灵，在那里萌生出五光十色的奇幻想象，孕育成为他日后“广阔的文化视野”和他独特的熔西方戏剧艺术和非洲传统艺术于一炉的戏剧风格。他精湛的英语语言艺术又使他在西方被推崇为“卓越的英语散文大师”，有些评论家甚至认为，他剧中人物风趣幽默的对话可以和莎士比亚媲美。

索因卡在阿贝奥库塔度过童年，11岁时离家到几十英里外的伊巴丹读中学，中学毕业后在拉各斯政府医药部门工作过一段时期，18岁考入伊巴丹大学。伊巴丹大学当时已是尼日利亚的最高学府。许多当代著名非洲作家，如小说家钦·阿契贝、诗人克·奥基格博、剧作家约·克拉克等都先后和索因卡同学。索因卡此时开始写诗。两年后转入英国利兹大学英文系。利兹大学的学生戏剧活动十分活跃，常常演出欧洲古典的和现代的戏剧，这诱发了他对戏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参加学生剧团，大量阅读古今戏剧作品。当时在利兹大学开世界戏剧课和易卜生的戏剧课的著名戏剧评论家和莎剧演员乔治·威尔逊曾给他很大影响。这一段大学生活为他以后走上戏剧道路打下了基础。索因卡毕业后来到伦敦，一度教书；1958年至1959年在伦敦皇家宫廷剧院开始了戏剧生涯，写剧本，审读剧本，担任导演并参加演出。他曾经在一个星期天的专场演出中用吉他伴奏演唱了自己写的、日后脍炙人口的讽刺诗《一次电话交谈》（嘲笑一位白人房东太太愚蠢的种族偏见），演出了他的第一部独幕喜剧《新发明》（讽刺南非政府种族歧视政策的荒谬可笑）。皇家宫廷剧院是50年代英国戏剧活动

的中心，而且1956年至1960年间，正值约·奥斯本^①、阿·威斯克^②、塞·贝克特等创一代新风的著名剧作家的代表作在皇家宫廷剧院首演时期，因此，索因卡得以开拓和丰富自己的视野。此时，他创作的剧本《沼泽地居民》（1958）、《狮子和宝石》（1959）相继在伦敦和伊巴丹上演。

1960年1月，索因卡回到祖国，在尼日利亚广泛旅行，研究西非民间文艺，为进一步把西方戏剧艺术和约鲁巴传统的音乐、舞蹈和戏剧结合起来，创作富于非洲乡土气息的用英语演出的西非现代剧奠定了基础。他在从事广播、电视、新闻和教学工作的青年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和培养演员，先后组建了业余演出的“1960年假面具”剧团和专业的“奥里森剧团”，在极其艰难的物质条件下使许多当时初露锋芒的著名黑非洲作家的新剧本，如塞拉利昂萨里夫·伊斯蒙的《亲爱的父亲和吃人的妖魔》、尼日利亚约翰·克拉克的《山羊之歌》、《木筏》等得以和非洲观众见面。由于剧团成员分别来自伊巴丹和拉各斯两地，索因卡和演员们不得不经常乘车往返于两地之间90英里异常险恶的山路上，许多次排练就是在颠簸得连心都要跳出来的汽车里完成的（这段经历和他以后创作剧本《路》不无关系）。在尼日利亚，索因卡被尊为“英语非洲现代剧之父”。

当然，索因卡之为索因卡，主要还在于他的创作，特别是他的剧本。继《沼泽地居民》、《狮子和宝石》之后，他一回国就为伊巴丹大学剧团写了讽刺喜剧《裘罗教士的磨难》（1960），为庆祝尼日利亚独立日演出写了《森林之舞》（1960，根据旧作《非洲森林之舞》改写）。后来瑞典学院院士拉·格伦斯坦教授在诺贝尔

^① ^② 奥斯本的剧作《愤怒的回顾》（1956）和威斯克的剧作《鸡汤加大麦》（1958）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愤怒的青年”的代表作。

奖授奖词中称之为非洲的《仲夏夜之梦》。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他的创作初期，观众为他的清新的风格，轻松愉快的幽默所吸引。在短短几年中，他一鸣惊人，成为非洲令人瞩目的剧作家。

从1960年直至1967年尼日利亚发生内战前这一时期，他的创作风格渐渐有了变化。他似乎在进行多方面的探索。这一时期的剧本有《强种》（1964）和《孔其的收获》（1964）。前者鞭笞以利己主义思想为根源的不人道的非洲迷信风俗，后者讽刺某些非洲国家的小独裁者（“孔其”在约鲁巴语中指专横跋扈的铁腕人物），主题思想均清晰可寻，风格亦朴素自然。但是在稍后的剧本《路》（1965）里，风格有了明显的变化。《路》的剧情荒诞，寓意隐晦。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阐释者》（意思是解释人生意义的人）也有类似的倾向，象征性和神秘色彩浓郁。《路》探索生死之谜，《阐释者》阐释人生的意义，可能是主题思想的哲理性影响了风格。

由于历史的原因绵延下来的尼日利亚民族纠纷在1967年爆发为内战。索因卡反对暴力和内战，被军政府逮捕入狱，直至战争结束。出狱后他发表了倾泻内心愤慨的《狱中诗抄》（1969）、《疯子们和专家们》（剧本，1971）、《人死了——狱中笔记》（1972）、《混乱岁月》（长篇小说，1973）。这些作品，包括《疯子们和专家们》、《混乱岁月》的片断，都是他在狱中酝酿，利用书籍的页间空隙记录下来写成的。它们的共同主题是：控诉恶梦般的经历，抗议暴力和强权。从1971年至1975年，由于对戈翁政府不满，他大部分时间在欧洲和加纳度过，直至1975年戈翁下台后才回国定居。

1975年回国后，索因卡针对国内尖锐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写了许多鼓动性很强的讽刺短剧，并组织伊费大学流动剧团，在拉各斯的热闹场所向市民演出。例如，讽刺政治投机家的《回家做

窝》、《狩猎大野兽》，抗议在大米进口和分配中的贪污行为的《失去控制的大米》，讽刺政府挥霍浪费、只供贪污者中饱私囊的徒劳无益的建设项目的系列剧《重点项目》等。除讽刺短剧外，索因卡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还有套用布莱希特《三分钱歌剧》的故事情节、抨击石油出口空前繁荣时期种种社会弊病的舞台剧《歌剧文尧西》(1977)，根据1982年为电台创作的讽刺算命先生的广播剧《安息吧，可尊敬的铁嘴博士》改写的舞台剧《未来学家安魂曲》(1983)和讽刺非洲独裁统治者的剧本《巨头们》(1984)。

索因卡的戏剧创作丰富多采，30年来，他的保留剧目有轻松的喜剧，幽默的闹剧，严肃的正剧，荒诞的哲理剧，充满象征、比喻和文字游戏的现代派讽刺剧，直截了当的宣传鼓动剧，以哑剧形式表演的时事讽刺短剧等。下面列举各阶段代表性的作品以见一斑。

索因卡的早期剧作大多是轻快、明朗的喜剧，旅居伦敦时写的《狮子和宝石》和回到尼日利亚后创作的第一个剧本《裘罗教士的磨难》都可以归入这一类。《狮子和宝石》表现本世纪初尼日利亚一个农村的生活：村里最漂亮、聪明的姑娘希迪像一颗宝石，有许多追求者；主要的角逐对手是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青年小学教师和村里精明世故、妻妾盈室的狡猾的老酋长。小学教师是一位满口摩登名词、连“月亮也是西方的圆”的新派人物，但他没钱，送不起彩礼。老酋长有实力，能呼风唤雨，他生财有道，居然想发行邮票，还吹嘘要把美女希迪的漂亮头像印到邮票上，希迪终于被诱上钩，抛弃了浅薄、迂酸的小学教师。剧本以希迪涂脂抹粉，在鼓乐声中嫁给酋长告终。全剧自始至终洋溢着轻松愉快的喜剧气氛，中间穿插载歌载舞的场面和非洲传统的以哑剧形式表演的戏中戏，主要人物的对话全部用朗朗上口的自由体诗句写作；字里行间透露出非洲人民的智慧和心态，至今被认为是索

因卡的早期杰作。《裘罗教士的磨难》据说是索因卡保留剧目中上演率最高的一出讽刺喜剧。剧中主人公裘罗教士是当代尼日利亚一个机灵透顶、专靠宗教迷信骗钱的江湖传教士。他熟谙人情世故，惯于鼓其如簧之舌，巧妙地迎合社会上各种人不同的心理进行诈骗。他的信徒中既有为生计所迫乞求上帝保佑的普通老百姓，也有利欲熏心，祈求上帝恩赐以期升官晋爵、当上部长的国会议员。剧本把各种人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是一幅妙趣横生的世态画。有人说《裘罗教士的磨难》是索因卡利用一个周末为伊巴丹大学剧团创作的，也许正因为是短时间内一气呵成，所以才显得如此短小精悍、自然成趣。

《路》（1965）和《疯子们和专家们》（1971）是索因卡成熟期的代表作，分别创作于尼日利亚内战前后。《路》写尼日利亚的道路凶险叵测，无数富有经验的司机都在路上丧生。剧中主人公、被称为“教授”的怪老头白天在汽车站摆摊为司机们伪造执照，黑夜踽踽在教堂墓地与鬼魂为伍。哪里发生车祸，他就急急忙忙带了放大镜前去勘察，想从血肉模糊的尸体和破纸碎片上寻找说明生死真谛的“启示”，有时还故意移动路标促成新的车祸。除了这个半疯的老头和另一个被他从一次车祸中营救下来的失去记忆的哑巴莫勒诺以外，其余出场人物都是 60 年代拉各斯现实生活中，特别是汽车场上常见的形形色色真实人物：司机（失业的、没有执照的、刚刚开车撞了人而惊魂未定的……）、售票员、流氓、待雇的保镖、打手、吃白食的、捞油水的警察……怪老头收养车祸的幸存者哑巴莫勒诺是因为莫拉诺是从死神的喉咙里重新吐出来的，最适合充当他寻找生死“启示”的桥梁。剧本以莫勒诺变成鬼魂出现，众人大乱，老头被流氓头子小东京刺死告终。老头临死嘱咐说：你们要像“路”一样掌握死亡之道。由于剧本的主题思想隐晦，评论界虽然公认它是索因卡成熟期的杰作，但对它的

分析则由于理解不同和对非洲现实生活的认识深浅有别而互异。有人认为，这不是一出“让人看懂的戏，而是让人感受的戏”。有人认为，它属于 20 世纪的荒诞派戏剧，是索因卡在荒诞派戏剧领域的重大成就。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仅仅这样说还不够，这样是低估了索因卡剧本的独创性和活力，《路》的主人公怪老头是按照今天人们所熟悉的 20 世纪存在主义者的方式在探索人生的意义，作者是用批判的眼光注视着走在“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指引不当、面临生死抉择的社会。尽管评论界众说纷纭，尽管主题思想难以捉摸，《路》还是以它特殊的形式反映了尼日利亚社会的现实。首先，尼日利亚是世界上车祸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剧本《路》写了“路”和“车祸”，写了许许多多起车祸和车祸中丧生的司机。不过，作者不是为写车祸而写车祸，他是借主人公怪老头荒诞不经的行径在感叹生与死的奥秘。在剧本中，作家把包藏祸心的路比做墙角里的蜘蛛，它整天匍伏着“伺机以待，只等那只苍蝇像个快活的傻瓜似的嗡嗡飞来”，自投罗网。按照约鲁巴人的信仰，人死了有鬼魂，鬼魂又会来投胎，轮回再生，这样周而复始，生就在死的边缘，死也就是生的“成熟”，所以《路》的主人公怪老头才一再要到车祸现场——生和死的边缘去找“启示”。其次，怪老头似疯非疯，真真假假，是一个怪诞的、象征性的人物，从他的过去和现在我们看到了尼日利亚的变革，而停车场上其他形形色色人物的一天生活却向我们展示了 60 年代尼日利亚社会的横剖面：天天与居心叵测的“路”打交道的失业的、没有失业的司机、售票员，抽大麻、为了活命而卖命的流氓、打手，雇用打手们的政客，有着猎犬那样的嗅觉、处处滋事生非、揩油沾光的警察……所以说，《路》是作者对人生、社会现实的感叹和思考。另一个剧本《疯子们和专家们》写父子俩经历了战争洗礼从前线回到家乡。儿子战前是外科医生，如今当了情报处长，从救

死扶伤的医生变成了盯梢、刑讯的“专家”，他派了四个从前线复员的残废人——一个癫疯病人，一个瞎子，一个瘸子，一个缺胳膊的——去监管被当作疯子关起来的自己的父亲。从对话中可知道，父亲曾在前线宣传过各种荒唐主张，如食人肉合法，人肉不食是浪费，他要这些“专家们”也尝尝人肉，因为“既然当兵的吃，当官儿的当然也该吃这种肉”，等等。整个剧情荒诞不经，不时夹杂一些影射时事的场面和议论。关于这个剧本，索因卡有一次在英国肯特大学讲课时曾谈到：他创作这个剧本是为了“除妖”，写成了这个剧本后，他觉得是出了气，是给了那些囚禁他的人以回击。当然，剧本所包含的思想远比他所概括的要深刻广泛。剧中四个残废人的种种表演自始至终是平民百姓对内战的控诉，而疯老人的种种荒诞主张其实是对内战的血淋淋的揭露。剧本着重刻画内战引起的人性沦亡，对暴力进行无情的鞭挞。需要指出的是，无论作者的鞭挞和揭示是多么锋利，却始终不失他独具的幽默风格。这既表现于劫后余生的四个残废人性格化的对话和剧中人物针砭时人时事的对话和独白，也表现于作者用以泄愤和揶揄的大量文字游戏。关于写成《路》和《疯子们和专家们》的创作成熟期的索因卡，尼日利亚评论家奥·奥贡巴有一段值得我们重视的分析，他说：“索因卡是一位认为自己有重要信息需要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的十分严肃的剧作家……他认为自己的社会奄奄一息，所以拉起了警报。”“在索因卡成熟期的剧本中的中心形象是‘路’，它联系过去和现在，通向未来，这未来是黑暗的，从现实出发来判断，这未来还可能是严峻而多灾多难的。索因卡成熟期的剧本中的典型社会就像一辆在西部尼日利亚狭窄的公路上行驶的卡车，这条崎岖颠簸的公路到处是急转弯、深坑、破桥，两旁都是深沟，问题是驾驶这辆卡车的司机在这生死关头是不是小心谨慎……”奥贡巴的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被称为索因卡的荒诞剧

的《路》和《疯子们和专家们》的荒诞剧情。

索因卡在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还创作了不少迅速反映时事的宣传鼓动短剧。它们形式活泼，常常配上音乐和歌曲，有时还揉入哑剧的成分。这些短剧有相当一部分只在拉各斯街上向群众演出后就算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没有出版，也没有和读者见面。作者的目的是对时局发言，向同胞们宣传鼓动。例如，《失去控制的大米》（1981）以最通俗的语言向街头的观众揭露和抗议大米进口和分配中的贪污、盘剥，剧终后演员们把上面标有“大米”字样的口袋堆到议会大厦门口，挥舞标语口号，然后散去。再如抨击政府挥霍浪费、徒劳无益的重点建设项目的系列剧《重点项目》之一：一开始只见一个工人在挖坑，来了一个游客，问他挖坑干什么，工人说不出所以然：“它就是一个坑，一个洞，一个项目……”等游客走了，工人转过身去，人们可以看到他衬衫背后写着“某某重点项目”字样。系列剧之二：观众看不见的一个工人从深坑里往外甩土，第二个工人上场，开始往里填土。两人组成有节奏的劳动场面，以同样的速度，一个往外甩土，一个往里填土。从第二个工人和游客的对话知道，那是 1981 年，原来是讽刺某某重点建设项目。这些短剧之间往往穿插用老百姓的俚语歌唱的具有针对性的讽刺歌曲。

索因卡说过：“我的始终不渝的信仰是人的自由。它像一股愤怒的、反叛的力量在我身体里汹涌，使我坚持不懈地同人类惯于奴役他人的莫名其妙的怪癖做坚决斗争。特别是在这里，非洲新社会里，坚持要这种自由的主张，往往被看成是某种奇怪的、有破坏性的霉菌……我深信，没有这种充分的自由，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屈辱的。虽然我知道光靠说话不能保证得到自由，可是我的创作还是越来越多地针对那些压迫人的皮靴——不管穿它的脚是什么肤色的——为个性自由而斗争。”这些话有助于我们追踪他

的创作倾向。索因卡在戏剧领域里硕果累累，技艺层出不穷，这一方面是得力于他“广阔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应该归功于他和非洲和尼日利亚社会生活的血肉联系以及他为自由所做的不疲倦的斗争和独立不羁的创新精神。有一位尼日利亚评论家称赞他是“拜伦式”的人物、“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并且断言“在他（索因卡）看来，这个转变中的社会需要一个救世主；如果需要，他会担当起这个角色，不惜任何牺牲为自由而斗争。”

第五节 纳丁·戈迪默

1923年，纳丁·戈迪默出生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斯普林斯镇。父亲是立陶宛的犹太移民，母亲是英国人。戈迪默先在特兰士瓦受教育，后来在约翰内斯堡的威特瓦特斯兰德大学就读。她未曾在南非以外长期居住，但在非洲、欧洲和北美有过广泛的旅游，而且许多次以演讲者的身份出现在国外，尤其是美国。

戈迪默从小就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九岁开始写作，15岁即在报刊发表作品。早在50年代，她就在文艺界确立了自己的作家地位。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毒蛇的柔和声音》（1952）、《六英尺土地》（1956）、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1953）和《陌生人的世界》（1956），被称为“真正的作家”，是“从文学界闪出的一颗最明亮的慧星”。

南非是少数白人统治的国家。1948年，国民党上台。从此种族隔离和种族压迫日益法律化和制度化。黑人和有色人更处于无权地位，不时地起来抗争。白人中的有识之士对社会状况也愤愤不平，或同情或支持黑人的正义斗争。戈迪默则站在激进的人道主义立场，揭露南非社会的丑恶行为，表达南非人民要求自由与和平的愿望。她从生活于其中、并在其中进行斗争的社会中选取

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创作文学作品。她的主要主题（如果不仅仅如此的话），长期以来是以她确切地称之为“种族政治”所造成的人类关系扭曲作为基础。

《说谎的日子》就是写的被“种族政治”所扭曲了的人际关系。一对不同肤色的青年谈恋爱，由于反动当局强化种族隔离制度而告吹。《陌生人的世界》写出了白人居住区的奢华、自私、与世隔绝和黑人棚户区的彻底贫困。两方面天壤之别，形成互不了解的“陌生人的世界”。在艺术方面，小说充满许多插曲，塑造了几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典型形象，而且语言简洁，活泼生动。

1963年，戈迪默发表长篇小说《恋爱时节》，进一步说明人类关系的扭曲在于社会制度。这个畸形的社会禁止不同肤色集团的成员之间的恋爱和结婚，所以书中一对不同肤色青年的恋爱到头来成了一桩伤心事。

如果说上述小说侧重儿女情长和人伦道德，那么《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1966）开始更加关注重大的政治题材。1960年，南非当局制造沙佩维尔惨案，警察向和平示威者开枪，打死67人，打伤186人，并且禁止泛非大会和非洲人国民大会活动。《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则对此做出反应。戈迪默揭示欧洲人同欧洲之间的鸿沟，指出白人要逐渐认识他们个人同历史不同的现实，准备同非洲认同。这是跟当时许多白人作家不同的，因为后者小说中有种倾向：白人以欧洲人自居，直接接受宗主国的自由价值观念。

在《尊贵的客人》（1971）中，戈迪默把场景移至南非之外，但保持了浓厚的政治兴趣，成功地表现了新独立国家赞比亚的现实。作者认真探索了非洲白人的身份，指出他们是非洲人，不是宗主国的欧洲人。

1974年，戈迪默出版长篇小说《自然资源保护论者》，背景是南非。描写了一个非英国裔非荷兰裔的南非白人实业家梅林的垮

台。梅林是个抱有世界主义的商业大亨，花钱买地，建立一个非洲农庄，到头来还是不能如愿以偿。虽然他可以“拥有”，但决不是主人。作者再次抨击白人把自己看成南非统治者的种种观念。这部作品更加充分地发挥了戈迪默的艺术功力。她采用了密集的错综复杂的象征体系和以重叠与倒叙构成的复杂的叙事结构。

戈迪默在 70 年代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伯格的女儿》(1979)。这是她对 1976 年索韦托流血事件做出的反应。伯格博士是白人革命者，共产党人，因企图推翻资本主义国家制度而被捕，死在狱中。女儿罗莎·伯格本来可以利用祖宗遗留的特权在欧洲享受欢乐和自由，但是她还是回到南非，用她的理疗技术帮助医治索韦托事件中受伤的人，最后不经审讯被关进了监狱。戈迪默在这里消除了同宗主国联系的神话。伯格的女儿是属于非洲的，她要在非洲生活，在非洲斗争，甚至在非洲受苦和坐牢。作品反映了南非残酷而剧烈的种族斗争，有觉悟的白人已经同黑人团结在一起，为消灭种族主义的共同目标而斗争。这部作品在艺术上也颇有独到之处，主要情节几乎全部在女主人公的内心活动中展开，时而回忆，时而又叙写现实，让读者看到女主人公的成长。语言颇具特色：清新秀美中凝聚着淡泊隽永，而且充满浓厚的散文诗的灵气。作者匠心独运，不直接刻画人物的感情，心态反而跃然纸上，催人泪下，感人至深。

80 年代，变革之风在世界激荡。南非种族政权受到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抵制和制裁，南非黑人的斗争也日甚一日。戈迪默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性作家，意识到南非正处于大变动的前夜。她把长篇小说《朱利的人》(1981)置于想象中的南非全面内战的背景下一个新旧政权之交的真空之中，以便审视在这种情况下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所造成的后果。正如卷首引语所说的那样：“旧的正在死亡，新的却无法降生，在这样一个政权真空中出现多种多

样病态的症状。”《朱利的人》所写的就是“多种多样病态的症状”。白人斯迈尔斯一家在南非全面内战时被黑人男仆朱利带回偏僻的家乡躲藏。现实改变了他们同朱利的关系，他们失去权威和社会地位使他们不得不像当地黑人村民一样生活，斯迈尔斯仍然相信黑人应该统治他们的国家，孩子也适应了当地生活，但妻子就是不适应。戈迪默写得细致透彻，善于把人物的思想同人物的语言融为一体。她把故事情节同意识流和观点的转换结合起来，更赋予小说以感染力，使之成为一部公认的杰作，赢得广大读者。同时，小说也证明一条真理：白人一旦失去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特权，便无种族优越可言。

1987年，戈迪默又出版一本长篇小说《大自然的运动》。它不再是在南非社会框架内寻求自我，而是放眼整个非洲，在主题与艺术方面另辟蹊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希来拉的白人女性，从小离开南非，到过罗得西亚、东非、加纳、伦敦、东欧、美国，尔后回到非洲，嫁给一个后来成为国家元首和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黑人将军。在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后，她回到南非。当她丈夫、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主持南非新秩序宣布仪式时，希来拉就站在身边，“她是白人妇女，但今天穿着非洲礼服”。书中刻意描述希来拉的丈夫“是社会主义者”，他的国家“实行混合经济”，“他的人民相当富裕，没有严重的‘危机’威胁这个政权的稳定，油田、矿产和银行国有化，土地重新分配，有合作农庄，但农业，由于从别处的灾难中吸取教训，没有实行集体化……小店主碰也没碰，黎巴嫩人还是被看成信息灵通的金融老手，只要店铺后面的外币交易还在合理的范围内，最好别去管它”。当然“还有监狱”。由此不难看出，戈迪默为种族隔离制废除后的南非提出了可供学习的样板，换句话说，戈迪默构想了南非未来的发展蓝图。南非是非洲的南非，不是欧洲的南非；南非是全体南非人的南非，不

是少数白人专有的南非。就艺术而言，它是一部 20 世纪流浪汉小说，主人公似无定所，到处插手政治，但她确实热爱南非。全书分 20 个部分，分别加上小标题，这是戈迪默以前作品未曾有过的现象。整个作品“优美、深刻……把道德的政治的力量裹进巧妙编织的插曲和明白晓畅的散文之中，戈迪默还把政治事件渗透进个人的痛苦之中，而这里描述的痛苦……又引起共鸣。”《大自然的运动》确是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巨制。

1990 年，戈迪默出版长篇小说《我儿子的故事》。这是一部深刻探讨一个南非有色人革命者家庭感情世界的作品。它不仅表现了作者对南非现实新的思考 and 认识，而且显示作者在创作题材上的新开拓。

戈迪默的确是一位长篇小说大师，她熟练地掌握这种艺术形式，揭露南非种族政权的丑恶行径，表现南非人民的痛苦和希望，觉醒和忧患……这些作品是史诗性作品，发出了时代的声音，留下了社会发展的烙印。

戈迪默不仅以长篇小说著称于世，而且是写作短篇小说的能手。除了《毒蛇的柔和声音》和《六英尺土地》之外，她还发表了《弗拉迪的足迹》（1960）、《不是为了出版》（1965）、《利文斯通的伙伴》（1975）、《故事选集》（1975）、《肯定是某个星期一》（1976）、《战士的拥抱》（1980）、《那儿有什么事》（1984）和《跳跃》（1991）。这些短篇小说集的基本主题和长篇小说的主题相近。她的写作技巧足以同契诃夫和莫泊桑的写作技巧相媲美。从基本方面说，结构紧凑、语言精练，表现客观，具有讽刺性。

此外，戈迪默还出版过故事《面对面》（1949）、文学评论集《黑人解释者》（1973）和《基本姿态》（1988）以及同他人合编的《今日南非创作》，足以证明她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是南非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用戈迪默自己的话说，她的人生有两个角色：“一个是作家的角色，另一个是为南非自由而奋斗的角色。”她不仅支持一些黑人作家的文学活动，而且一直为非洲人国民大会感到骄傲。在1988年，在非洲人国民大会被禁止、被政府当成头号敌人的时候，戈迪默临危不惧、挺身而出，为被判处“叛国罪”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辩护，她告诉法庭：“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是暴力组织，我在这里生活了65年，我非常清楚长久以来黑人一直避免暴力。我们白人对暴力负责。”因此，反动当局骂她是“叛徒”，并且在1953年、1966年和1978年先后三次把她的书列为禁书。但是，她却受到南非广大人民的爱戴和各国文坛的注目。从1961年以来，她在英国、美国、意大利、德国、法国和南非多次获得文学奖。

1991年10月3日，曾经获得六次提名的戈迪默，终于取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成为继尼日利亚作家沃尔·索因卡（1986）和埃及作家纳吉布·迈哈福兹（1988）之后第三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非洲人。正像瑞典皇家科学院所说的那样：“她的文学作品在以深刻的洞见透视历史进程的过程中，帮助实现这一进程。”“通过她恢弘的史诗般的作品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

第六节 黑非洲葡萄牙语文学

非洲葡萄牙语文学是指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几个以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的非洲国家的文学的总称。这些国家自15世纪末遭受欧洲列强入侵到20世纪70年代相继独立，经历了长达400余年的殖民统治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的阻碍，文化教育及文学的发展十分缓慢。可以说，直到19世纪中叶，这些国家的文学表现形式主要还是以各部族方言为主的口头文学。真正由非洲人用葡萄牙语创

作的、具有非洲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在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出现，至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逐步发展成为非洲葡萄牙语文学。

非洲葡萄牙语文学受葡萄牙文学的影响较深，一些长期在这些国家生活的葡萄牙作家和诗人也参与了当地的文学活动，但就像巴西文学独立于葡萄牙文学一样，非洲葡萄牙语文学在表现形式和题材内容等各方面都有非洲各国民族自己的特色，形成了独立的文学体系。这些国家，因为有着相同的历史背景，其文学发展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各自的地理条件和经济发展不尽相同，在文学发展的程度上又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1944 年，这些国家在里斯本学习的一批进步学生成立了一个学生组织——“帝国学生之家”，并发起组织出版了《安哥拉诗集》、《莫桑比克诗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诗集》以及其他小型诗集和故事集，把非洲葡萄牙语文学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阶段。这个组织因从事进步的文化活动，自成立之日起就受到当时葡萄牙反动当局的多方刁难，并终于 1965 年被葡萄牙秘密警察封闭。

在上述几个葡语国家中，安哥拉文学是发展较早的一个。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由安哥拉人用葡萄牙语创作的最早的文学作品是若泽·达·西尔瓦·马亚弗雷于 1849 年在罗安达出版的诗集《我的灵魂的自发性——献给非洲的女性》。作者是个混血儿，出生在安哥拉的本格拉省，生卒年月不详，这是一本以歌颂爱情、怀念家园和赞美祖国大好河山为主题的抒情诗集。

阿尔弗雷多·特罗尼（1845—1904）的《恩加·姆图莉：罗安达景观》（1882）是安哥拉最早的一部小说，它描写了一个非洲妇女受尽凌辱的一生，展现了 19 世纪下半叶罗安达的社会画面。

若阿金·狄亚斯·科尔德罗·达·马塔（1857—1894）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和诗人，他曾经提出“创造我们自己的文学”的口号，主张在安哥拉复兴非洲文化，提高非洲语言的地位。

他为唤起非洲人的民族觉悟做了巨大的努力。他坚信，被殖民主义统治的所破坏的非洲人的尊严一定能够恢复。因此，他被誉为安哥拉文学的“精神之父”。他的主要作品有：《安哥拉故事——四篇》、诗集《梦呓》、《安哥拉年表》等。

1948年，在罗安达成立的“安哥拉青年知识分子运动”提出了“让我们来发现安哥拉”的口号。1950年该组织在罗安达出版了《安哥拉新诗人诗集》；翌年，又创办了《信使——安哥拉人之声》杂志。这本杂志虽然只出版了四期（实际上只出了两期，因为后三期为合订本），但它的创刊仍然被认为是“安哥拉新文化的起点”，对整个非洲葡萄牙语文学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个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维里亚托·达·克鲁兹（1928—1973）、阿戈什蒂纽·内图（1922—1978）和安东尼奥·扎辛托（1924— ）等。

维里亚托·达·克鲁兹是安哥拉著名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曾经是亚非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主要作品有《诗集》（1961）。他的诗语言朴实，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1973年诗人在北京病逝。

阿戈什蒂纽·内图是安哥拉著名政治家、诗人，安哥拉独立后曾任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曾出版过多部诗集。他的诗富有战斗精神，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解放。他的部分作品曾被译成中文。1978年在苏联病逝。

安东尼奥·扎辛托，笔名奥兰杜·塔沃拉，是安哥拉著名社会活动家、诗人，安哥拉独立后，曾任安哥拉作家协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曾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过许多作品，1961年出版了他的《诗集》。他的诗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道出了人民的心声。

出生在莫桑比克，在安哥拉长大的卡斯特罗·索罗梅尼奥（1910—1968）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和记者。他的作品大体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作品虽然表现出某些人道主义精神，但基

本上未脱离传统的殖民文学的格调。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有：剧本《纳拉》（1939）、小说及故事集《悲伤的夜晚》（1939）、《没有路的人》（1942）、《疾风及其他故事》（1943）、《卡兰加》（1945）等。这些作品大多取材于安哥拉的部落社会生活，带有浓郁的神话和传奇色彩。索罗梅尼奥曾在一家钻石公司当过收购员，走遍了安哥拉的城市和乡村，这不仅使他深刻了解安哥拉人民的现实生活及风土人情，而且也使他目睹了安哥拉人民同殖民主义者之间的各种冲突，对他的后期作品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自己曾经说过：“自从在我的小说里有了新的社会现实，它们的矛盾便呈现在我的面前。这自然而然地使我必须采取一种新的技巧，一种新的文学风格。新现实主义应该是一条新路。”他的后期代表作有：《死亡的土地》（1949）、《转折》（1957）、《黑土地的故事》（1960）以及他死后出版的《创伤》（1970）。《死亡的土地》、《转折》和《创伤》构成三部曲。在这些作品里，他大胆地揭露了殖民主义统治的残暴行为，公开表明了他的反殖民主义的立场。为此，他曾受到葡萄牙反动当局的迫害。作家于1968年在巴西病逝。他的作品，特别是后期作品，使他在国内外赢得了崇高的声誉，被认为是“安哥拉小说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已在许多国家翻译出版。

罗安迪尼奥·维埃拉（1936— ）以他的小说集《罗安达》震动非洲文坛和葡萄牙文坛。该书曾获得安奇拉文学奖和葡萄牙作家协会颁发的文学奖。该书由于对葡萄牙当局在殖民地的统治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致使葡萄牙作家协会受到牵连，一度被当局勒令停止活动。罗安迪尼奥·维埃拉也由于参加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的活动被葡萄牙反动当局关押达11年之久。他的其他作品还有：《城市与童年》（1957）、《多明戈斯·沙维尔正传》（1961）、《古老的故事》（1974）、《我们马库卢苏人》（1974）、《新的生活》（1975）、《马康东巴》（1978）、《若奥·文西奥：他的爱情故事》

(1979)等。安哥拉独立后他曾任安哥拉作家协会执行委员会秘书长。

曼努埃尔·多斯·桑托斯·利马(1935—)的小说《自由的种子》(1965)和《泪水与风》(1976)直言不讳地揭露了葡萄牙独裁政府在非洲推行的殖民主义政策,大胆地抨击了殖民主义战争。作者曾经担任过非洲进步学生组织“帝国学生之家”的领导人,并参加了1957年在巴黎举行的黑人作家、艺术家国际代表大会和1962年在开罗举行的亚非作家代表大会。

奥斯卡尔·本托·里巴斯(1909—1961),安哥拉小说家和诗人,青年时期不幸双目失明,但靠着顽强的毅力和兄弟、朋友们的帮助继续从事文学创作。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浮云》(1927)、《赎罪》(1929)、《花与刺》(1948)、《旺加》(1951)、《故乡的回声》(1952)、传统文学三卷集《米索索》(1961、1962、1964)、杂文集《安哥拉习俗》(1964)、故事集《灾难》(1978)等。他的许多作品都取材于安哥拉民间文学,主要描写基姆崩杜民族的生活,因此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同安哥拉相比,莫桑比克的葡萄牙语文学发展较为缓慢。路易·德·诺罗尼亚(1909—1943)的《十四行诗集》(1943)是在诗人去世后才出版的。这是莫桑比克的早期文学作品之一。他的诗以描写莫桑比克人民的苦难生活为内容,对殖民统治下的人民的不幸遭遇表示了深刻的同情。女诗人诺埃米娅·德·索乌莎的诗集《我想认识你,非洲》抒发了作者对祖国和人民的感情。另一位女诗人若泽·克拉维里尼娅(1922—)60年代曾因参加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政治活动而被捕入狱。她的主要作品有:《不眠之夜》、《奴隶之歌》、《赤古堡》(1964)等。在作品中,她以传统的民间文学的手法和激昂的情感,抨击殖民主义统治,歌颂美丽的祖国,对在苦难中挣扎的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

奥尔兰多·门德斯（1925 — ），莫桑比克诗人和小说家。1940 年因出版诗集《旅程》一书而蜚声文坛，被誉为“莫桑比克现代诗歌的开拓者”。其他主要作品还有：诗集《气候》（1959）、《第七天之后》（1963）、《因此，我写信给你们》（1964）等。1965 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关税》，描写了殖民者入侵非洲后给当地人民带来的种种灾难并引起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社会冲突。1975 年莫桑比克独立后又出版了他的文集《浮起的国家》，汇集了他的部分诗作、短篇小说和剧本。

路易斯·贝尔纳多·洪瓦纳（1942 — ），莫桑比克小说家和诗人，学生时期酷爱文学，18 岁即开始文学生涯。当过记者，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大量诗作和短篇小说，1964 年因发表短篇小说集《我们打死癞皮狗》一书而闻名。该书对殖民主义统治者在非洲的劣迹进行了无情揭露，赞扬了当地人民对殖民主义压迫的反抗精神。他的作品已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出版。

马塞利诺·多斯·桑托斯（1929 — ），莫桑比克诗人和政治活动家，曾以许多笔名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评论文章。1955 年发表了著名长诗《桑甘纳》，号召非洲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他的主要作品还有：《怀念祖国》、《祖国——母亲》、《我们在这儿诞生和成长》、《献给我的祖国》等。作者在作品中以民歌的形式和通俗的语言，描述了非洲人民在殖民主义压迫下民不聊生的生活情景，反映了他们渴望独立和自由的愿望和呼声。作家曾任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副主席、政府部长等职。

维吉利奥·希德·费朗（1947 — ）的中篇小说《北方》（1975）是一部描写莫桑比克解放斗争的小说。它描述了殖民主义军队中士兵的厌战情绪并赞扬了解放区游击队和民众的鱼水之情。

在佛得角，早期的葡萄牙语文学著作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

叶。若泽·埃瓦里斯托·德·阿尔梅达的小说《奴隶》(1856)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之一。作者生平不详,但该书所描写的故事是以19世纪上半叶的圣地亚哥岛为背景。书中披露了当时殖民主义在该岛上的黑暗统治,描述了当地居民的悲惨生活和他们为摆脱被奴役的屈辱地位而进行的种种尝试。

1936年佛得角的第一份文学刊物《光明》杂志在明德卢岛问世,它标志着佛得角葡萄牙语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本杂志于1960年停刊,虽然只出了九期,但它对佛得角乃至整个非洲葡萄牙语文学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是不容低估的。

该杂志的创办人之一、诗人若尔热·巴尔博扎(1902—1971)主张非洲的诗歌应当抛弃传统的以欧洲人为中心的格调,着重表现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他在《群岛》(1935)、《环境》(1941)、《一位岛上居民的日记》(1956)等诗集中真实地反映了佛得角人民的艰难处境:干旱、饥饿、逃亡以及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的诗抒情而优美。1955年诗人曾获得“卡米罗·帕萨尼亚”文学奖。

曼努埃尔·多斯·桑托斯·罗佩斯(1907—)也是《光明》杂志的创始人之一,是杰出的诗人和小说家。他出生在佛得角的一个名叫圣安唐的小岛上,毕业于葡萄牙科英布拉商业学校。曾两度获得以葡萄牙16世纪探险家和作家费尔南·门德斯·平托命名的文学奖。他的主要作品有:小说《暴雨》(1956)、故事集《海湾鸡啼》(1959)、小说《东风劲吹》(1960)、诗集《克里奥罗及其他》(1964)等。他的作品被认为是佛得角农村现实生活的写照:人们无可奈何地忍受着干旱的折磨,眼巴巴地盼望着喜雨的降临。

《光明》杂志的另一位创始人、作家巴尔塔扎尔·罗佩斯·达·席尔瓦(1907—)在刊物上发表诗作时使用笔名奥斯瓦尔

多·阿尔坎塔拉。他当过律师和中学校长，曾因多次为无依无靠的平民百姓辩护而深受当地人民的爱戴。1947年发表长篇小说《赤吉莛》而使他成为佛得角现实主义小说的先驱。这部小说对岛上居民的生活做了真实的描述，深受读者喜爱。

小说家恩里格·特舍拉·德·索萨（1919— ）是一位医生，中学时期就爱好文学并开始文学创作。197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搏风斗浪》收集了1936年以来他在报刊上发表过的作品。1978年发表了长篇小说《不平静的小岛》。由于职业的关系他同下层民众有着广泛的接触，对他们的痛苦有着深透的了解。所以他的作品都是以岛上居民的生活为内容，描述他们在干旱和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的情况。

由于历史的原因，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几内亚—比绍的文化教育比较落后，因此，文学的发展也较为迟缓。

诗人卡埃坦诺·达·科斯塔·阿雷格莱（1864—1890）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文学的先驱。因不幸早逝，他的遗作直到1916年才由他的朋友们整理出版了一本诗集。这是一部抒情诗集，感情真实，语言质朴。

诗人及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科·若泽·滕莱罗（1921—1963）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现代文学的代表。大学时期就开始现实主义文学创作。诗集《圣名岛》（1942）是他的成名作。1967年作者逝世四年之后出版了《滕莱罗诗集》。诗人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宣传“黑人尊严”和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他用诗的形式为使非洲人民摆脱奴役地位而呐喊。

玛莉娅·曼努埃尔·玛加丽达（1925— ）是出生在普林西比岛的女诗人，1962年因参与进步活动被葡萄牙秘密警察逮捕，曾在国内外许多刊物上发表过诗作。1957年她的诗集《寂静的天空》出版。她的诗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希望。

作家维亚那·德·阿尔梅达（1903 — ）的《玛亚·保松》（1937）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作家后期还发表过一些有关殖民化的评论。

几内亚一比绍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瓦斯科·卡布拉尔（1926 — ）学生时期就是非洲进步学生组织“帝国学生之家”的积极分子，并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他的诗集《战斗是我的春天》一书出版，其中收集了作者在1951年至1974年间发表的作品。他的诗豪迈奔放，富有战斗精神。他在几内亚一比绍独立后曾任几内亚一比绍作家、艺术家协会主席。

诗人安东尼奥·巴蒂康·费雷拉（1939 — ）是几内亚一比绍一位酋长的儿子。学生时期一直在国外度过，后毕业于瑞士日内瓦医学院。曾用法语和葡萄牙语在报刊上发表过许多诗作并被收集在多种诗歌选集中。他创作的主要诗篇有：《祖国》、《源泉》、《海洋》、《快乐的心》等。他的诗感情真实，充满了对家乡的爱。

非洲葡萄牙语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体系在这些国家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期间得到了较大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些国家相继独立，各国都陆续健全了本国的文化机构。这些国家的葡萄牙语文学事业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七节 斯瓦希里语文学

斯瓦希里语主要分布于非洲东部的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马拉维、布隆迪等国。这些国家由于长期遭受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所以文学创作遭到严重的破坏，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和优秀作品大都在20世纪60年代，即国家相继取得独立之后才不断涌现出来。尽管如此，在取得民族独立之前，也曾先后涌现出一些

杰出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如坦桑尼亚诗人纳西尔（约 1720—1810），他的长篇叙事诗《李容古之诗》的手稿现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内。肯尼亚诗人摩雅卡（1776—1840）的诗选集由南非的威特沃特斯兰大学出版社于 1940 年出版。肯尼亚女诗人姆旺娜（1810—1860）的古体杂诗《姆旺娜·库波纳》著称于整个东非，这种文学体裁在斯瓦希里语文学中一直流传至今。尤为杰出的是坦桑尼亚诗人、小说家、学者沙班·罗伯特（1909—1962），他一生写了 20 多部作品，包括小说、诗歌、传说、寓言、神话、散文等。1936 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纪实小说《我的青少年时代》，获东非文学竞赛一等奖、玛尔格丽特文学奖和工程学士奖。其代表作是寓言小说《想象国》（1946）和《可信国》（1951）。主要作品还有诗集《非洲人的歌声》（1959）、《真正的爱》（1959）、《沙班诗集》（1959）、《非洲的钻石》（1961）、小说《阿迪利兄弟》（1951）。沙班·罗伯特去世后，相继发表的作品还有诗集《正义的教诲》（1966），小说《农夫乌图波拉》（1968）、《众生平等之日》（1968）、自传体小说《我的一生及五十年以后》（1966）等。他的一些作品被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的大中小学列为选读范文，电台也经常广播他的作品，人们称誉他是东非的莎士比亚，当代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奠基人。

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斯瓦希里语文学在东非发挥了作为解放斗争武器的作用。在创作题材上，他们主要反映日益觉醒的人民和不断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在艺术形式上，他们既反对照搬现成的西方模式，也不要因袭陈旧的传统文学形式，而是进行新的探索，以便在文学领域里更好地反映东非的民族现实。这期间，大批作家、诗人不顾个人安危，投身于火热的解放斗争中。如马拉维诗人、小说家鲁巴迪里（1930 — ），积极参加反殖民主义斗争，于 1959 年被捕入狱。出狱后于 1964 年

任独立后马拉维驻美国和联合国的首任大使。60年代后期退出政界，从事文学创作和教育工作。主要作品有诗歌《过渡》（1967）、《黑人歌手》（1967）、小说《没有身价的新娘》（1967）和剧本《参加茶会》（1965）等。1970年与他人合作收集整理出版了诗选《东非诗歌》，旨在把大批东非作家作品更广泛地介绍给读者。坦桑尼亚诗人萨达尼（1926— ），是坦噶尼喀非洲民族联盟（坦桑尼亚前大陆执政党）14位创始人之一，多年从事政治活动，领导人民群众与英国殖民主义者进行坚决的斗争。国家独立以后，先后担任县、地区专员和坦盟书记，1978年起主要从事诗歌创作。代表作有诗集《独立的召唤》、《萨达尼诗集》、《斯瓦希里诗歌的证明》、《公正的文学》等。这些诗集讴歌了被压迫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的英勇精神，揭露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者的丑恶嘴脸，再现了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告诫人们要珍惜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胜利成果，团结一致建设新国家。

东非国家相继独立以后，文学创作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文坛上人才辈出，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不断问世。与此同时，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队伍日益形成与壮大。他们认为，文学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的工具，既可以表达邪恶，又可以表达良善。它还可以帮助人们用分析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同样，某一阶级则可利用它来愚弄欺骗民众，企图使他们不能正确地看待世界，从精神上失去反抗压迫的能力，以维护其本阶级的利益。任何一位作家无疑是为社会服务的，要么唤醒民众，要么蒙骗民众，两者必居其一。在这一文学思想指导下，斯瓦希里语文坛涌现出的主要代表人物和作品有：

坦桑尼亚侦探小说作家阿布杜拉（1925— ），1960年出版第一部中篇侦探小说《古灵魂》，受到读者们的欢迎。接着，他的系列侦探小说《基宁吉深穴》（1968）、《人生》（1973）、《世上无

奇不有》(1973)、《零之谜》(1974)等相继问世。在这些作品中,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位类似福尔摩斯的传奇人物——沉着、多智、果断的侦探姆萨先生的形象。阿布杜拉被誉为“东非的柯南道尔”,为发展和繁荣斯瓦希里语文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开创了非洲侦探小说的创作道路。

坦桑尼亚作家基姆皮拉(1933—)整理和改编的民间故事《善与恶》于1966年获文学作品创作比赛一等奖,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对这部作品给予很高的评价。这部作品后被列为中学及大学文学及语言专业的必读作品之一。

坦桑尼亚作家穆罕默德(1943—)的第一部小说《渴》于1970年在东非出版社举办的斯瓦希里语文学创作竞赛中获胜,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亲自授予他一等奖。另一部小说《吉祥之星》于1976年获肯尼亚肯雅塔文学奖。

坦桑尼亚作家卡塔拉姆布拉(1942—)的中篇侦探小说《匿名电话》发表于1962年,被东非文学界评为优秀作品,并被列为坦桑尼亚、肯尼亚的中学选读课本,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斯瓦希里语习作范文。他的作品以推理侦探小说为主,是融合东西方文学艺术的一种尝试。

肯尼亚诗人、小说家姆皮蒂(1931—)的诗歌经常在欧洲的一些期刊和《非洲现代诗歌》上发表。作品有自传《缪东加和他的故事》(1954),诗集《自然和信念的诗歌》(1969)等。姆皮蒂为阿卡姆巴部族大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肯尼亚小说家姆旺吉(1948—)的小说《快点杀死我》(1973)描写了肯尼亚独立后所面临的社会问题,获1974年肯雅塔文学奖。

纵观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发展过程,它仍处在年轻的阶段,一方面由于东非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者的奴役,独立后恢复经济

的时间较短，印刷业不够发达，许多值得出版的作品因受财力的限制而不能出版；另一方面为数不少的作家还缺乏文学理论的引导，因为文学评论队伍仍较年轻。这些因素毫无疑问阻碍了斯瓦希里语文学的快速发展。

目前在斯瓦希里语文学界出现了三大论点，或称三大流派，即非洲性文学、真实性文学和普遍性文学。

非洲性文学以 T·S·Y·森戈为代表，他们主张根据非洲的实际情况形成自己的文学理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建立起来。森戈曾指出：“我们生活在非洲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因此，依照这个实际情况决定我们的文学理论……这有助于我们今后的自身解放，从肉体上、精神上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同时有助于解决诸如饥饿、疾病、贫穷和愚昧等社会问题。”

真实性文学以凯泽拉哈比为代表。其主要观点表现为：一、描写社会、地理和文化等方面；二、揭露社会各种问题；三、描写社会各阶层和经济方面的各种矛盾；四、无情地批判和攻击各阶层犯有错误的人；五、密切注视统治集团。凯泽拉哈比的作品多以现实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为素材，向人们揭示出即使在取得政治独立的国家里，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某些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弊病，重要的是如何正确对待它，克服它。他的这些创作思想均反映在其多部作品中，如《混乱人世》（1973）、《白痴》（1974）、《灼痛》（1974）、《蛇皮》（1979）等。

普遍性文学以 A·阿布达拉为代表。他认为文学应该纵观人类社会的任何地方，应该帮助被奴役的阶级和贫苦大众，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与不合理的现象做斗争。他呼吁组成一支文学大军去引导民众取得自身的彻底解放。阿布达拉的这种思想体现在其著名长诗《痛苦的呻吟》（1973）中。这部长诗触及了肯尼亚社会的根本问题，对东非目前的社会状态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认

为“需要来场大的浪潮，把一切污泥浊水冲掉。”同时，他对东非地区流行的婚姻不能自主进行了无情的鞭鞑，指出一位 14 岁的妙龄少女被强迫嫁给一位 50 多岁的衰朽老头这种买卖婚姻制度必须改变。

除以上三种论点外，越来越多的作家呼吁文学作品的创作应集中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妇女解放题材。他们认为妇女的地位在社会上仍然享受不到跟男子同等的权利，男子成了压迫者，妇女则成了被压迫者，应当引起严重注意。认为对妇女行割礼仪式是一种陋习，对妇女的生理危害极大，消除这一陋习是妇女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独立问题题材。他们认为独立不光是用旗帜来表示，它应是一场革命。挂起独立的旗帜只是表面现象，作家们应该对独立后的社会做一番调查分析，从而做出切合实际的判断。他们引用了萨莫拉·马切尔 1975 年说过的一段话：“假如说一面新国旗，一首新国歌比什么都好，那么，独立决不是为了挂起一面新国旗，奏起一首新国歌。独立意味着要执行民意。”三是农村生活题材。他们认为独立后的广大农村确实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现在农村仍然存在愚昧、疾病和贫穷等许多问题。因此，许多人讨厌农村，逃往城市，向往城市有宽阔的柏油马路、耀眼的霓虹灯、解渴的冰镇饮料和美味的烤肉等美好的环境与丰富的物质生活。面对这种情况，文学作品不能用过多的篇幅去描绘农村那个别的美好情景，更不能去欺骗民众，而应激励人民奋发向上，同落后的现象做斗争。四是宗教信仰题材。少数人认为有铲除的必要，因为当今社会不存在上帝，要说有上帝，那就是金钱，金钱可以支配一切。多数人认为这是个大问题，要采取慎重、严肃的态度，如果弄得不好，将会造成人与人、集团与集团的对立和分裂，必然会出现紊乱的局面。

以上种种观点，尽管提法各有差异，但其核心仍然是文学应

该描绘社会的现状，宣传正确的思想；通过作品为民众开阔眼界，暴露社会阴暗面，与那些丑恶现象做斗争；要呼唤民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要听信“这是上帝的安排”的愚蠢说教。同时，文学作品必须生动有趣，脍炙人口，以博得读者的喜爱；要写得通俗易懂，使社会上各阶层的人都能看得懂，从中吸取正确的政治营养。因此，思想性和艺术性是并重的，缺一不可。为了民众从精神上、物质上的解放，要求有一种文艺理论，这就是有一种为民众而创作的文艺理论。

第八节 豪萨语文学

豪萨语是非洲使用人口最多，运用范围最广的三大语言之一，也是黑非洲少数语言文字历史较悠久的重要语言之一。

和大多数黑非洲的语言文学一样，豪萨语文学的发展也是和豪萨语言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豪萨语言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因此，豪萨语文学的发展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阿贾米文字时期；、拉丁化后的时期。

一、阿贾米文字时期：阿贾米文字是一种以阿拉伯字母的形式书写的豪萨语。它是公元13世纪左右由一些阿拉伯商人及伊斯兰传教士辗转传入的。由于传教士们开始时是用诗歌形式向人们宣传伊斯兰教的，所以豪萨语第一批书面形式的文学作品便是诗歌。有些当时的诗歌直到现在还为人们所熟知。其中比较有名的有《古尔达比》、《伊希里尼亚》和《佐富杜》。

此后，一些已经伊斯兰化的豪萨诗人便开始自己创作类似的诗歌。他们中较有成就的有阿卜杜拉欣·苏加和瓦里·丹·马里纳。可惜他们的诗作大多失传。

17世纪，阿贾米文字已被广大豪萨人所接受，成为豪萨语的

正式书写形式。除了宣传伊斯兰教的宗教人士外，一些职业乐师和颂词歌唱者也开始创作诗歌。当时著名诗人瓦里·丹·马萨尼的名作《巴达尔战争之歌》最为脍炙人口。和他同时代的诗人还有扎里亚城的西多·丹·阿卜杜拉乌夫和瓜里城的穆哈马杜。

19 世纪初，豪萨地区发生了由富拉尼族人教长谢胡·奥斯曼·丹·福迪奥领导的伊斯兰“圣战”。为了和豪萨族传统酋长进行斗争，奥斯曼和他的学生们便创作了大量豪萨语诗歌，一方面宣传伊斯兰教，一方面揭露豪萨族酋长们的残酷压迫和剥削。经过几年的斗争，终于 1804 年在西苏丹建立了强大的奥斯曼帝国。受奥斯曼的影响，他的兄弟，他的女儿也写了大量的诗作。奥斯曼的诗作十分丰富，其代表作为《以真主的名义》、《布道之歌》、《人的需要》、《必然、必定》和《回忆伊桑·夸拉之死》。

从奥斯曼帝国的建立直到英国殖民主义者入侵尼日利亚为止，是豪萨语文学中宗教诗歌创作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豪萨语文学的形式可以说只有诗歌这一种，而且内容几乎全部与宗教有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豪萨地区从蒙昧时期进入伊斯兰文化统治后，人民的生活、思想都受到宗教的严格束缚。

丰富的豪萨语口头文学如史话、民间故事、童话、传说等虽然一直在民间流传，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都还没有形成书面的作品。

二、拉丁化后的时期：1903 年，英国殖民主义者完全占领尼日利亚，随即建立了殖民政权。1905 年，在尼日利亚北方城市索科托开办了第一所现代学校。由两个德国人巴什博士和斯考恩博士首创的豪萨语拉丁化便逐渐拉开序幕。1911 年，英国殖民官员弗朗克·埃德加根据豪萨人的口头文学发表了第一本用拉丁字母书写的豪萨语著作：《豪萨故事集》。

1920 年，为了发展豪萨语书籍的出版事业，成立了一个名为

“翻译局”的机构。这个机构成立后不久，便于 1924 年翻译出版了第一批豪萨语著作，其中著名的有从阿拉伯文翻译过来的《一千零一夜》。此外，还有由无名氏撰写的《豪萨人和他们邻居的故事》和《过去和现在的故事》。前者是一本介绍各豪萨城邦国以及它们之间互相争战的历史。后者则是一本介绍豪萨人的各种手工业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的书，其中还有一些民间故事。

1933 年，已经改名为“文学社”的原翻译局组织了一次规模颇大的豪萨文创作比赛。比赛结果，六个作者的作品获奖，并很快得以付印出版。这六个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是：一、阿希巴卡尔·伊芒的《圣水》；二、贝洛·卡戛拉的《甘多基》；三、塔菲达和伊斯特博士的《不要对抗天意》；四、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的《谢胡·奥马尔》，五、穆哈马德·瓜尔佐的《问询者的眼睛》；六、阿汗马杜·印戛瓦的《大力士伊利亚》。

这些著作虽然是豪萨语历史上第一批小说，但其写作技巧和语言水准都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这些作品的作者后来都成了尼日利亚独立后的社会精英。《谢胡·奥马尔》一书的作者阿布巴卡尔·塔法瓦·巴勒瓦后来成了独立后的尼日利亚联邦政府第一任总理，《圣水》的作者现在成了公认的豪萨语文学的奠基人。

就文学价值而言，阿布巴卡尔·伊芒的中篇小说《圣水》（又译《活命水》）堪称佼佼者。这是一部消遣文学的代表作。其中有许多神话成分和有名的民间故事情节。小说描写主人公阿里哈杰·伊芒为了找到一种圣水，给他主子的儿子治病而周游世界。他每到一地便想方设法诈骗钱财，冒名顶替，阿谀奉承，结果不仅得到了圣水，而且成了富翁。

中篇小说《谢胡·奥马尔》的特点是小说从一开始便使读者进入旧尼日利亚酋长国的统治生活的气氛中。读完作品以后，读者可以对旧尼日利亚北方酋长国的社会生活、酋长统治时期社会

各阶层的关系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作者巴勒瓦是尼日利亚杰出的政治家，他熟悉自己国家的历史背景，其写作风格基本上是采取平铺直叙的方法。整个叙述语调平稳、严肃，只不过有一些过分的夹叙夹议。

1937年，《圣水》的作者阿布巴卡尔·伊芒又发表了三卷集新作《语言即财富》。这一小说不论从语言水平和写作技巧方面都比他的成名之作《圣水》更高一筹。小说包罗了取自世界文学和民间创作的各种故事情节。作者成功地用豪萨地区的社会背景和“天方夜谭”式的结构，把故事串联在一起，使作品别有情趣。

1945年，专门出版豪萨语书籍的“真理”出版公司成立，这对于豪萨语文学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在其后陆续出版的大量豪萨语书籍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阿卜巴卡尔和伊斯特合著的《真主的力量》，阿卜杜尔卡迪尔·马格马著的《马格马上尉》，里曼著的《我们的时代》，马阿佐·哈德贾著的《诗歌集》，努胡·巴马利写的《巴拉和巴比亚》和《蒙戈·派克，尼日尔河的钥匙》。值得一提的一本豪萨语文学剧本是由作家阿卜巴卡·蒂纳乌写的《马拉发的故事》。以上这些书籍，有的是科学普及读物，有的是小说，有的是诗歌，有的是游记或剧本。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豪萨语的书籍，不论是纯实用性文体还是纯文学性的小说或诗歌，都很难截然在它们中间划出一条界线，因为任何一本豪萨语的科学启蒙小册子都有某种文学性，同时，任何一本纯文学性的著作也都有某些实用文体。剧本《马拉发的故事》就是一例，剧情非常简单：农民马拉发及其家人，因不懂卫生，患了严重的皮肤病，医院给他药物，并派了一名卫生指导员到他们村里去，给没有文化的农民讲解个人卫生规则及其他卫生知识。后来健康带来了富足，马拉发购买了牛车、马、自行车、缝纫机等等，全家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这个剧本虽然缺乏现代戏剧的曲折情节和戏剧性，但

却真实生动地表现了一个豪萨农民的保守和多疑。它不能在现代的西方剧场取得什么剧场效果，但却可以博得像马拉发一样生活的豪萨农民们会心的笑声。

努胡·巴马利的中篇小说《巴拉和巴比亚》写的是卫生教育题材。小说描写一个模范家庭：卫生指导员巴拉和他的妻子巴比亚以及他们的小儿子穆萨。巴拉从卫生学校毕业后便携家定居于偏僻的朋如库市。该市居民对产生疾病的原因和治病方法一无所知。巴拉便身体力行，说服教育了保守的居民，并教会他们如何遵守卫生规则。最后，他竟说服了当局，同意按照卫生的要求重建朋如库市。

这篇小说和剧本《马拉发的故事》虽然体裁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在说教性的叙述中都穿插着描写没有文化的豪萨人对生活中新事物的天真可笑反应，使本来平淡的情节平添了许多乡土气息与情趣。

1953年，成立了北方地区文学社，简称“诺拉”（NORLA）。它为豪萨语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重大贡献。它不仅负责出版豪萨语书籍，而且还在尼日利亚北方各地出版豪萨语报纸。在此后出版的文学作品中，阿卜巴卡尔的《性格是人的第二天性》、阿米努·卡诺著的《运动胜于静止》、和蒙塔盖·古马希著的《梦的故事》比较有名。此外，唐柯·赞戈著的惊险小说《夜贩子》也受到读者的好评。

50年代末，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内战，使得大多数作家都不能安心创作。同时，原来负责出版豪萨语文学书籍的北方文学社关闭，“真理”出版公司也因为缺少经费只能与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合作，从而成为一个纯商业性的出版公司。在这一时期，“真理”出版公司只再版了几本比较有销路的旧作，如：贾比卢·阿卜杜拉希的中篇小说《人皆好善》、乌马罗·唐波的《慧星》、穆

哈马杜·萨达的《长舌妇》和阿达木·丹戈戈的《遮羞布》等。难得的几本新作几乎都是诗歌，其中值得特别介绍的有尼日利亚第二共和国总统谢胡·沙加里写的《尼日利亚之歌》和阿尔哈杰·穆地·西比京写的《新诗集》。

沙加里的长诗《尼日利亚之歌》是一部介绍尼日利亚历史、地理知识的格律诗，全诗共分六大部分，总共 500 长句。历史方面的知识占全诗的六分之一。该诗虽然是知识性诗歌，但是由于作者作诗技巧娴熟，爱国主义激情充沛，所以读来仍然趣味盎然，毫无冗长累赘、枯燥乏味之感。

尼日利亚内战结束和取得独立以后，“真理”出版公司被联邦卡杜纳州政府赎买。州政府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决定在小学教授豪萨语，而且决定在一些大学里也开设民族语言文学系。这一决定又使豪萨语出版事业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机会。

1980 年，尼日利亚联邦政府传统文化部组织了一次全国范围的民族语言创作比赛。包括豪萨语、伊博语和约鲁巴语在内的数百名作家的作品参加了比赛。在这次比赛中，有七部豪萨语小说获奖。其中获得一等奖的小说是苏莱曼·易卜拉欣的《毒根》，获二等奖的是穆萨·穆哈默德·贝洛的《路边的柳条牵万人》，获三等奖的是巴多雷·嘎嘎雷的《乐极生悲》。获得一等奖的《毒根》的作者苏莱曼·易卜拉欣是近年来涌现出来的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中的佼佼者。除了《毒根》外，他还发表过其他著作，如《寓言 200 则》和《豪萨语谚语》等。

获奖的其他小说分别是：穆尼尔·穆哈曼德的《选择你的》、哈地·阿卜杜拉欣·阿尔岗吉的《爱情胜于金钱》、贝洛·萨义德的《爱情的沃土》和穆哈曼德·耶呼扎·贝洛的《动脑筋的神话故事》。

和传统的豪萨语文学作品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些获奖小说无

一不是反映当代豪萨社会现实生活的。小说的写作技巧明显地受到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影响，故事情节比较复杂。

在此期间出版的类似小说还有丹·富拉尼的《玩世不恭的傻瓜》、苏莱曼·易卜拉欣的《心中的财富》等。

豪萨语拉丁化以后阿贾米文字仍然存在。这种双重文字的并存现象产生了两种文字的豪萨语文学作品的并存。这在诗歌的创作中尤为多见。因为大多数老诗人都只能用阿贾米文字创作，而新一代诗人却更喜欢用拉丁字母。

从文学的大众化和传统上说，诗歌是豪萨语文学的主要形式。因为豪萨人社会上存在着许多颂词歌唱者，他们经常性的口头创作使普通豪萨人都有欣赏诗歌的习惯。因此，豪萨语拉丁化后，诗歌创作仍然比小说、散文和戏剧的创作更为繁荣。

豪萨语拉丁化后实现诗歌创作革命的是前扎里亚酋长阿利尤·丹·西地。是他首先在 50 年代写出了第一首豪萨语的现代诗：《那士姆埃米尔扎克扎克》。这是一首描写尼日利亚铁路修到卡诺时人们欢庆通车盛况的诗歌。这一新主题的出现改变了从内容到形式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老诗歌的面貌，开创了豪萨新诗歌创作的新时期。他此后创作的《塔克米西》，挖苦了在他背后为非作歹，搞阴谋诡计的他的部下，进一步使豪萨诗歌成为反映现实生活乃至进行政治斗争的武器。在他的带动下，其他诗人也纷纷仿效，创作了不少现代诗。扎里亚的盲诗人哈杰·阿利尤·纳蒙吉创作的《自行车之歌》和宣传讲卫生的《肮脏歌》便是充满时代气息的作品。除他们以外，在创作现代诗方面较为著名的作品还有瓦杰雷法官的《卡诺之歌》和《道拉之歌》，乌马罗·广杜的《鲍纳斯之歌》，卡诺前酋长阿卜杜拉希·巴耶鲁创作的《向你全家致敬》，萨阿杜·宗古尔的《欢迎军人之歌》。这位萨阿杜·宗古尔又是豪萨语政治诗歌的创导者，他的政治诗《共和国还是封建王国？》是尼

日利亚独立前诗人发表政见的第一篇豪萨语诗作。和他同时代的政治诗人还有穆地·西比京和穆阿佐·哈得贾，他们的作品《北区只能是共和国》和《神奇的卡诺》都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尼日利亚独立前尖锐复杂的党派斗争使政治诗歌的创作进入全盛时期。尤索夫·甘多创作的《真主给予我们自由》和岗波·哈瓦贾的《萨瓦巴党党员之歌》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诗歌充分反映了当时存在于尼日利亚北方人民大会党与萨瓦党之间的尖锐矛盾。同时，对政治领导人的颂歌也纷纷出现，并且在继承豪萨人颂诗的独特形式“基拉利”方面有所创新。

当尼日利亚于1960年获得独立时，政治诗歌的创作达到了顶峰，这些诗歌的内容与风格早就没有了传统诗歌的任何影子。纳伊比·苏来马努·瓦里的《欢迎独立之歌》便是这类诗歌的典型：

在天空成行飞行的鸟儿，
在盘旋，在欢笑，
在无拘无束地展翅飞翔，
在纵情地欢乐。

鸟儿啊！你能停下来回答我吗？
今天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
一切的一切都变了样。
世界充满了阳光，
盛装下，她变得那么漂亮，
处处在闪闪发光，
我见到的一切都在欢笑，
太阳也穿上了绿色的衣裳……

政治诗歌的创作从此一发而不可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不断有新作问世。尤索夫·比吉的《内战之歌》、哈杰娅·耶尔·谢胡的《联邦政府军人赞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历时数年的内战情况。内战期间,尼日利亚北方各州有关方面还组织过一次诗歌比赛,目的便是鼓励正在前线作战的将士。许多新老作家参加了这次比赛。《联邦政府军人赞歌》就是这次比赛中的佳作。另外,老作家哈杰·阿甘鲁·阿利尤的作品《天意不可违》也受到很高的赞誉。内战结束以后,政治诗便和宗教诗、通俗诗、即兴诗和豪萨人特有的吊唁诗平行发展。比较有成就的作家有哈杰·阿甘鲁·阿利尤。他的作品很多,而且直到现在还在不断创作。他的作品题材广泛,有呼吁取消卖淫现象的,有鼓吹发展民族语言的,也有关于加强教育和扫盲的。政府决定进行大选了,他就写大选,政府号召农民使用化肥,他就创作宣传化肥的诗作。由于他的诗特别讲究韵律,在非洲鼓点的伴奏下朗读具有明显的娱乐功能,所以他成为目前最受推崇的豪萨语诗人。他的代表作有:《拉各斯之歌》,《令人气恼的豪萨语》、《法萨哈·阿甘利亚》等。阿尔哈杰·加尔巴和穆地·西比京也是比较有名的应时诗人。

豪萨语现代文学尽管历史不长,又受到宗教和其他条件的限制,但是它作为黑非洲少数有较长文字语言历史的文学,自有它独特的魅力。黑非洲丰富的口头文学是它发展的坚实基础,非洲人民多彩的社会生活是它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源泉。

附录

作家作品索引

作家索引

一画

一然 437
一零 1192

二画

二叶亭四迷 822, 831, 836, 846, 850, 852
十返舍一九 735
十一谷义三郎 1119
丁尼生 1344
丁克仁 790
丁若鏞 738, 739, 781, 782, 784
丁家瑞 1261
八莫丁昂 1223, 1224
八莫纽内 1225
儿岛喜久雄 878
乃丕 1214, 1215

三画

三岛由纪夫 1137, 1138, 1141, 1142
三摩答刺笈多 174
于沫我 1262
大卫 133, 134, 136
大仲马 822, 823, 947, 950, 1019
大杉荣 1106
大冈升平 1137, 1138, 1140, 1141
大艾阿沙 257, 259
大伴旅人 401—403
大伴家持 405
大津皇子 399
大卫·狄奥普 1542
大久保典夫 1137
大江健三郎 1102, 1144
大纳言源隆国 421
大毛拉·锡布利·诺曼尼 965
万迪达德 120

万幸法师 443, 460, 461
万赛·蓬占 1200
上林晓 1131
上田秋成 735
山室静 1136
山上忆良 168, 386, 397, 399, 401, 402, 404, 405
山本有三 887, 889, 891—893, 1130
山田顺子 1130
山部赤人 397, 401, 406
山崎宗鉴 732, 762
千锦 787
千胜世 1175
千叶龟雄 1119, 1120
川端康成 1087, 1092, 1119, 1121, 1124—1126, 1129, 1132, 1141, 1145—1153
义净 98, 106, 156, 160, 175, 200
久米正雄 887, 889, 890, 892, 893
久野丰彦 1126
久迪林德拉纳特·泰戈尔 985
凡尔纳 825
门钦 596
小田实 1102
小仲马 1521
小波那 82
小杉天外 851
小岛信夫 1142, 1143
小林秀雄 1125
小牧近江 1104, 1105
小栗风叶 851
小野小町 410
小熊秀雄 1113
小艾赫泰勒（原名白沙赖·胡里） 1391, 1392
小田切秀雄 1134, 1136
小林多喜二 1085, 1112—1117
马鸣 64, 97—100, 166, 205, 212
马安礼 510

马克思 1081, 1084, 1087, 1093, 1094,
 1109, 1110, 1136, 1138, 1166, 1220
 马克斯 1412
 马苏里 1256, 1260
 马利克 951
 马拉麦 1250
 马复初 510
 马涅托 11
 马尔奎斯 1250
 马可·波罗 488
 马达维亚 1008, 1009
 马利亚诺 1252
 马哈格维 968, 1273
 马康东巴 1572
 马龙·阿布德 1357, 1394, 1395, 1444
 马龙·奈卡什 1022, 1045
 马丽亚·阿敏 1239
 马拉·鲁斯里 1235
 马斯·马尔戈 1231
 马马杜·戈洛戈 1542
 马阿佐·哈德贾 1586
 马拉特尔·瓦苏 605
 马莱克·乌阿里 1530, 1531
 马莱克·哈达德 1532
 马莫杜·库雅泰 1546
 马特沃·耿德利 615
 马雅可夫斯基 1381
 马尔蒂亚尔·辛达 1543
 马哈西拉·维拉冯 657, 1198
 马恩埃·纳芙杜巴 1550
 马丁·魏克拉玛辛诃 1272, 1339—
 1343
 马克西姆·恩德贝卡 1550
 马赖马莱阿迪格尔 1270
 马格丽特—塔奥·昂鲁什 1530, 1531,
 1535
 马塞利诺·多斯·桑托斯 1574
 马达普·普拉萨德·吉米勒 1351

四画

比莫宁 952
 比鲁尼 171, 183, 375, 376, 380
 比弗·差良 1207
 比哈利拉尔 575

比生特·普彻 699
 比贾亚·马拉 1351
 比·恩·桑托斯 1254
 比尔拉兹·曼拉 1306, 1307
 比拉戈·狄奥普 1538, 1547
 比莫尔·米特罗 1282
 比鲁纳特·辛格 1300
 比亚达萨·西利塞那 968, 1272, 1339
 比哈里拉尔·恰格尔沃尔迪 963
 比什维什瓦尔·普拉萨德·柯伊拉腊
 1346, 1349
 切廷·阿尔汤 1389
 扎提 558
 扎马赫舍里 1442
 扎尔多什特 116, 118
 扎玛尔扎德 1376
 扎卡里亚·塔米尔 1414
 元鸿 1192, 1193, 1195, 1196
 元天锡 393
 天智天皇 397
 开高健 1102, 1144
 井上靖 1135
 井伏鱒二 1127, 1134
 井原西鹤 734, 759, 760, 765, 766, 768,
 769, 772, 774, 775
 木健作 1132
 木下利玄 878
 木下尚江 837
 瓦拉 1008
 瓦杰雷 1589
 瓦兹尔 1330
 瓦基黑 619
 瓦塞尔 563
 瓦吉萨拉 626
 瓦拉托尔 1271
 瓦尼达桑 1308
 瓦鲁瓦尔 235—240
 瓦哈卜·阿利 1258
 瓦赫比·布里 1527
 瓦耶比顶加那 682
 瓦里·丹·马里纳 1583
 瓦里·丹·马萨尼 1584
 瓦·魏·苏·埃亚尔 967
 瓦斯科·卡布拉尔 1577
 瓦西里斯·米海里迪斯 1356

王里 1263
王顶 211
王维 167, 170, 459
王君实 1260
王实甫 490
王衍孔 196
王哲武 196
王润华 1263, 1264
王维克 196
车尔尼雪夫斯基 343
丰岛与志雄 887
韦玄得 1195
韦达意 1225
韦格斯 935, 937
友梅 1197
太宗(陈太宗) 639
太宰治 1131, 1132, 1134
太安万侣 383
尤松 1253
尤素夫 1327
尤素夫·甘多 1590
尤素夫·比吉 1591
尤素夫·哈勒 1393
尤素福·西巴伊 1459, 1471, 1472
尤素夫·艾苏布 1393
尤素福·沙鲁尼 1472
尤素福·岱姆赖 1432
尤素福·谢里夫 1528
尤素福·焦海尔 1472
尤素福·盖伊德 1459
尤素福·伊德里斯 1459, 1470, 1471
尤素夫·阿特尔冈 1389
尤素夫·本·易司马仪 515
尤努斯·埃姆莱 505, 506, 556, 557
尤诺斯·赛伊德 1263
戈麦尔·H 937, 938, 1306
戈因德布朗 616
戈巴尔·哈尔达尔 1280, 1281
厄梅尔 561
厄梅尔·赛斐丁 1358, 1378
中臣宅安 406
中村正直 820, 834
中村光夫 869
中河与一 1119
中野重治 869, 1109, 1112, 1113, 1131,

1136
中村真一郎 1137, 1138
内菲 505, 559
内扎米 165, 170, 284, 342, 355—358,
360, 361, 364, 365, 495, 504, 580,
1295
内西米 557
内田鲁庙 838
内扎姆·莫尔克 345, 379
内吉普·法泽尔·克沙屈来克 1385
贝迪尔 1298
贝哈基 345
贝尼特兹 1249
贝亚纳尔 107
贝特尼克 562
贝洛·卡夏拉 1585
贝洛·萨义德 1588
贝尔纳·达迪耶 1461, 1542—1544,
1547, 1549
贝基尔·耶尔德兹 1389
贝隆高西迦纳尔 111
贝纳丹·德·圣皮埃尔 1055
仁宗(陈仁宗) 639
什布里·曼拉特 1354, 1390
今东光 1119
介南德尔·古马尔 1269, 1289
仑特拉 1243
仓田百三 885
毛拉·阿塞杜拉·瓦基黑(见瓦基黑)
毛拉维·萨利·穆罕默德 1361
长与善郎 878, 886
长谷川辰之助(见二叶亭四迷)
片冈铁兵 1119
乌斯曼 596
乌姆巴 1256
乌帕帝沙 625
乌马罗·广杜 1589
乌马罗·唐波 1587
乌斯曼·阿旺(笔名东革·华兰)
1256—1259
乌斯曼·索塞 1538, 1547
乌姆鲁勒·盖斯 170, 251, 256—258,
276, 516
乌迈伊勒·哈比比(笔名艾布·赛拉姆)
1358, 1427, 1428

乌达玛·米拉玛尼 1198
 乌勒法·伊德丽碧 1414
 乌鲁迪·甘纳纳尔 110
 乌杜伊·达唐·宋达尼 1241, 1242
 乌斯马尔·伊斯马义 1238
 乌鲁迪芒·甘纳纳尔 111
 乌里·茨维·格林贝尔格 1356, 1453
 丹羽文雄 1132, 1134, 1135
 丹·富拉尼 1589
 丹羽纯一郎 834
 丹隆拉差努帕 675, 956, 959
 月天 215
 月官 105
 月宫 100, 205
 文恺 1263
 方荣雄 1175
 方济各 699
 为时 409
 为赖 409
 邓陈琨 636, 644
 双双 1259
 以赛亚 141, 142
 尹兴吉 1176
 尹基鼎 1154, 1156
 尹善道 737, 787—789
 巴珍 617
 巴基 505, 558
 巴尔基 1330
 巴哈尔 819, 830, 1024, 1027—1029,
 1355, 1367, 1372
 巴努卢 83
 巴拉蒂(全名苏比拉马尼亚·巴拉蒂)
 818, 829, 967, 1007, 1010, 1011
 巴斯瓦 587
 巴鲁迪 1020, 1056, 1057, 1063, 1065
 巴尔扎克 816, 1343, 1399
 巴尔莫里 1250
 巴哈·扎因 1258
 巴巴·胡塔克 563
 巴巴·伯德姆纳吉 966
 巴达查里雅 1322
 巴拉蒂达桑 1308
 巴基·萨迪基 1326
 巴德塔亚扎 634, 682
 巴多雷·嘎嘎雷 1588

巴拉克里斯南 1264
 巴勒姆·苏尔坦 561
 巴赫迪尔·赛坎 1243
 巴尔格利生·珀德 1006
 巴希尔·哈吉·阿利 1535, 1536
 巴拉克拉玛巴忽 628
 巴雅席德·安沙利 505, 563, 564
 巴尔克里希南·沙姆 1272, 1346, 1347
 巴拉克拉玛·班迪德 626
 巴巴塔希尔·欧坦克扬 367
 巴利底玛尔·格莱尼亚尔 1009
 巴德路丁·穆罕默德·奥菲 576
 巴尔塔扎尔·罗佩斯·达·席尔瓦(笔
 名奥斯瓦尔多·阿尔坎塔拉)
 1575

五画

艾扎维 1354, 1440
 艾齐兹 1329
 艾耶尔·V. V. S 1008, 1009, 1011
 艾吕雅 1505
 艾略特 1505
 艾鲁西 1018
 艾杜尼斯 1355, 1393
 艾·苏瑟兰 1553
 艾斯马伊 515
 艾赫泰勒 252, 278, 280
 艾·赫密德 1329
 艾·马达维亚 967
 艾布·马迪 1354, 1404, 1405, 1504
 艾布·辛奈 1458
 艾布·沙笛 1458, 1466
 艾布·奈加 1472
 艾布·菲达 512
 艾布·沙拉姆 1445
 艾布·米哈坚 277
 艾布·舍伯凯 1394
 艾布·努瓦斯 164, 168, 170, 286,
 288—292
 艾布·泰马姆 168, 292, 293, 1408
 艾布·阿塔希叶 164, 168, 286, 290,
 291
 艾布·阿拉·麦阿里(见麦阿里)
 艾布·赫利勒·格巴尼 1022, 1045,

1046

艾布·伯克尔·哈利德 1498, 1499
艾布·候赛因·杰扎尔 507
艾布·阿慕尔·本·阿拉 254
艾布·伯克尔·花拉子密 314
艾布·赛夫·穆盖赖布·布尔欧绥 1066
艾布·欧斯曼·阿慕鲁·本·伯哈尔 299
艾布·穆罕默德·卡西姆·本·阿里 317
艾布·塔希尔·穆罕默德·萨拉戈斯蒂 318
艾布·法拉吉·伊斯法哈尼 358
艾温·谭布 1263, 1264
艾敏·雷哈尼 1402, 1403, 1405, 1407, 1440
艾敏·奈赫赖 1393
艾米尔·克鲁 562
艾迈勒·冬古勒 1568
艾阿马·图德里 325
艾弗兹·萨依尔 1306
艾勒延·戴位尼 1357, 1412
艾德蒙·萨布里·拉祖格 1421
艾迪布·奈哈维 1413
艾迪布·伊斯哈格 1021, 1043
艾迪布·穆兹希尔 1393
艾尔达尔·厄兹 1389
艾什勒特·勒赫曼尼 1307
艾哈迈德·邵基 364
艾哈迈德·欧岱 1432
艾哈迈德·白拉格 1437
艾哈迈德·苏维德 1396
艾哈迈德·希贾齐 1458, 1468
艾哈迈德·舍雷西 319
艾哈迈德·沙里夫 1523, 1524
艾哈迈德·哈利法 1444, 1445
艾哈迈德·贾比尔 1446
艾哈迈德·塞拉维 1069
艾哈迈德·马赫达维 1523, 1524
艾哈迈德·阿德瓦尼 1444
艾哈迈德·赖厄马尼 1513
艾哈迈德·穆哈莱姆 1465
艾哈迈德·里达·胡胡 1521
艾哈迈德·本·阿舒尔 1523

艾哈迈德·拉西姆·盖德里 1527
艾哈迈德·马达维·迈加蒂 1505
艾哈迈德·苏莱曼·艾哈迈德 1410, 1411
艾哈迈德·本·阿卜杜·瓦哈卜 301
艾哈迈德·法里斯·希德雅格（见希德雅格）
艾哈迈德·易卜拉欣·费格海 1528
艾赫迈德·沙赫 566
艾赫迈德·纳迪姆·卡斯密 1270
艾蒂利威尔·萨拉特江德拉 1927
古杜本 596
古斯·本·沙伊戴 262, 265
古马尔·沃亚斯 573
古拉姆·阿巴斯 1328 1330
古鲁卢高弥 625
古马尔·瓦尔米基 615
古尔·帕查·乌尔法特 1356, 1361
古拉扎德·阿伯拉沃 966
古鲁·普拉萨德·麦纳里 1351
古纳达萨·阿莫拉塞格拉 1343
古拉姆·阿赫默德·马哈朱尔 967
平野谦 1136, 1137
平林初之辅 1105
正宗白鸟 853, 1133
正亲町公和 878
末广铁肠 827, 835
本伯 573
本多秋五 1136
世主 233
世旅 1191, 1192
世阿弥 733, 748, 752
甘瓦 83
甘地 1268, 1308, 1309, 1443
甘班 90
甘班亨 614
甘纳达桑 1308
东湖 1191
东海散士 827, 835
布莱 1460, 1551
布哈里 272
布洛山 1249, 1250
布莱希特 1559
布里兰特斯 1254
布布·阿马 1548

1596

布赫图里 292—294, 1408
 布尔汗努丁 617
 布杜·威查雅 1243
 布杜迈·毕顿 1270
 布莱兹·桑德拉 1538
 布达纳·南布迪利 606
 布纳姆·南布迪利 615
 布尔汗努丁·姜纳姆 617
 布特鲁斯·布斯塔尼 1042, 1043
 布德凯布尔·卡蒂比 1537
 石蓝 1192
 石川淳 1131, 1132, 1134
 石川达三 1132, 1134, 1135
 石坂洋次郎 1132, 1134
 石原慎太郎 1102, 1144
 左拉 851, 853, 1343
 龙胆寺雄 1126
 北村透谷 836, 853
 叶芝 987
 叶纬雄 1263, 1264
 叶山嘉树 1106—1108
 叶夫图申科 1505
 叶海亚·哈基 1470
 叶海亚·耶赫里夫 1429
 叶海亚·塔希尔·阿卜杜拉 1472
 卢蒙巴 1542
 卢前 196
 卢梭 1035, 1399
 占梯·敦沙万 1200
 卡劳 1249
 卡诺 1250, 1251
 卡尔基 1271, 1308
 卡夫卡 1439, 1533
 卡西姆 1235
 卡法蒂 345
 卡古桑特 627
 卡里亚拉 1460, 1554
 卡钦格维 1460, 1555
 卡·杜奥都 1553
 卡拉·德百塔 1258
 卡西姆·艾敏 20, 1020, 1052, 1060, 1473
 卡拉贾奥朗 561
 卡泰布·亚辛 1459, 1533
 卡塔拉姆布拉 1580
 卡拉姆·哈密迪 1259
 卡蒂佳·哈西姆 1258
 卡玛利亚·阿旺 1203
 卡杜尔·穆罕萨吉 1534
 卡西姆·阿赫马佳 1258
 卡马拉·莱拉·莱伊 1544
 卡斯帕尔·阿·德·贝伦 699
 卡米勒·哈桑·迈克胡尔 1529
 卡斯特罗·索罗梅尼奥 1571
 卡伊古苏兹·阿卜达尔 561
 卡埃坦诺·达·科斯塔·阿雷格莱 1576
 田流 1262
 田山花袋(原名绿弥) 775, 852, 853, 856, 857
 田边福麻吕 406
 田村泰次郎 1134
 申在孝 804, 807
 申采浩 842
 史可扬 1264
 矢野龙溪 827, 835
 代罗兹奥 1315, 1316
 尔敏·巴奈 1236—1239
 白尔才 215
 白居易 163, 168, 169, 387, 419
 白雅帖 1355, 1417, 1418
 白拉杜尼 1355, 1434
 白迪阿·哈吉 1413
 白兰德·海岱里 1417
 白戴维·杰拜勒(原名穆罕默德·艾哈迈德) 1354, 1408
 白布尔·胡莱伊夫 1515
 白什尔·易卜拉希 1517
 白沙尔·本·布尔德 286—290, 1442
 包蒂斯塔 1253
 让·马隆加 1544, 1545
 让·昂鲁什 1530, 1459
 让·普利雅 1549
 让·塞纳克 1459, 1535, 1536
 玄奘 156, 174, 175, 178, 222
 兰开 1195
 兰波 1505
 兰太康丁 685, 686
 永井荷风 839, 851, 888, 1130, 1133
 永井龙男 1125

闪姆赛丁·萨米 1036
 加尼姆 1354
 加耶西(默利格·穆罕默德·加耶西)
 590, 591, 595, 596
 加藤弘之 820, 834
 加藤周一 1137
 加·奥卡拉 1460, 1553
 加尼觉玛玛礼 1224
 加齐·古塞伊比 1355, 1445
 加西亚·洛尔卡 1505
 加法尔, 马吉德 1513
 圣勇 220
 圣德太子 383
 丝拉希 1237
 弗里德 595
 弗·恩瓦帕 1553
 弗·塞洛尔梅 1553
 弗兰西斯·G 937
 弗洛伊德 1080, 1146, 1282
 弗洛勒斯 1253
 佛罗伦蒂诺 1253
 弗朗茨·博普 83
 弗兰克·埃德加 1584
 弗拉维安·拉奈沃 1542
 弗朗西斯·麦拉什 1043, 1047
 弗兰西斯科·巴尔塔萨尔 910, 911
 弗朗西斯科·若泽·滕莱罗 1576
 皮埃尔·邦博泰 1542
 皮姆尼迪·迪瓦里 1350
 皮尔·苏尔坦·阿卜达尔 561
 尼采 1080, 1399, 1406
 尼亚奈 1549
 尼科尔 1553
 尼萨尔 1329
 尼玛·尤师奇 1356, 1369, 1372, 1373
 尼巴那·达殷 1331
 尼阿麦·卡赞 1404
 尼辛·伊齐基尔 1319
 尼扎尔·格巴尼 1355, 1409, 1411
 尼扎尔·赛里姆 1421
 尼系姆·阿龙尼 1456
 尼扎姆丁·阿瓦利亚 581
 尼扎尔·穆艾伊德·阿兹姆 1413
 司马迁 11, 424, 1140
 司马温 1232

司各特 843, 947, 1319
 司马贞 423

六画

地婆迦罗 175
 朴仁老 737, 790, 791
 朴世永 1159
 朴齐家 781, 782
 朴英熙 1154
 朴泰洵 1174
 朴趾源 738, 739, 781, 802, 803
 朴景利 1176
 朴寅亮 434
 朴渊禧 1171, 1176
 权近 778
 权焕 1159
 权鞬 801
 吉再 393
 吉冬 703
 吉尔卡 966
 吉佐和子 1144
 吉行淳之介 1142
 吉迦夜共昙曜 90
 吉瑟里·摩奴·甘古 84
 吉婆那兰陀·达斯 1336
 吉里希金德尔·考什 963
 吉里·阿卜杜·拉赫曼 1496
 吉布里尔·塔姆西尔·尼亚奈 1546
 考琪·贝依 559
 西松 1253, 1254
 西尔瓦 1344
 西巴拉 494, 635, 667, 669
 西迪基 1328
 西山宗因(本名丰一) 764, 766
 西巫拉帕(格古腊·柿巴立) 1209,
 1211, 1213—1219
 西威桑姆 475
 西泽一风 775
 西尔丁·邦巴 1550
 西利·西伐利 1343
 西托尔·西杜莫朗 1243
 西拉·沙塔巴纳瓦 1213, 1214
 西多·丹·阿卜杜拉乌夫 1584
 西达姆巴拉·普拉瓦尔 968

- 西·维·达摩达拉姆·比莱 968
 亚里斯多德 299, 305, 1474
 亚墨斯达法 1401
 亚力山大·得罗 946
 亚沙尔·凯马尔 1359, 1387
 亚历山大·胡里·贝古加利 1424
 列·卡耶拉 1460, 1555
 列维通达拉 685
 列蒂班蒂达吴貌基 951, 952, 954
 有岛武郎 839, 878, 879, 884—886
 有岛壬生马 878
 达尔约 1237
 达尔德 597, 621
 达登庚 1237
 达雷尔 1429
 达·僧格 1179
 达贡达耶 1223, 1225
 达磨丁那 626
 达磨舍那 626
 达摩波罗 1267
 达磨揭蒂 626
 达达尔奥卢 561, 562
 达·纳楚克道尔基 1178, 1180, 1182, 1183
 达杜·德雅尔 589
 达里姆·侯赛因 1336
 达梯尔·阿里夏班纳 1236, 1237
 达尼耶尔·埃旺代 1545
 达拉辛格尔·班纳吉 1269, 1280, 1281
 达罗科纳特·贡戈巴泰 981
 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 963
 迈宛（原名诺永·维色军） 956, 959
 迈克·强 1260
 迈吉德·图比亚 1472
 迈赫迪·伊萨·沙格尔 1421
 迈瓦希布·凯亚里 1412
 迈阿鲁夫·艾纳乌特 1411
 迈哈穆德·艾哈迈德·赛义德 1357, 1419
 迈哈穆德·台木尔 518, 1459, 1469
 迈哈穆德·白戴维 1472
 迈哈穆德·盖巴杜 1020, 1065
 迈哈穆德·迈斯阿迪 1514
 迈哈穆德·达尔维什 1355, 1430
 迈哈穆德·塔希尔·拉辛 1458, 1469
 迈哈穆德·塔希尔·哈基 1062
 迈提里谢峇·古伯德 964, 1269
 迈克尔·默图苏德·德特 963, 977, 982—984
 成侃 776
 成浩 1163
 托马斯·曼 988
 托尔斯泰 816, 824, 880, 881, 885, 1211, 1343, 1423
 托玛斯·彬彬 699
 扬博·乌奥洛冈 1546
 毕贾穆尔蒂 1308
 当辟拉 682
 贞门 764
 师子贤 220
 团如奎 1191
 因梯央 657
 因陀罗黛维 475
 曲亭马琴 735
 竹田出云 755
 廷坡 1253, 1254
 乔叟 172, 298
 乔玛民 1202
 乔东达 657
 乔哈里 714
 乔·敖伊道布 1179
 乔治·戈岱斯 440
 乔治·萨利姆 1414
 乔·拉哈姆苏伦 1179
 朱熹 18
 朱绪 1261
 朱文 1194, 1197
 朱文安 641, 642
 朱慕特尔 466
 朱拜黛·白希尔 1513
 伍萨迈·阿卜杜·拉赫曼 1442
 伏尔泰 947, 1399, 1474
 伐南 1263
 伐摩那 230, 231
 伐致呵利 162, 168, 170, 199—201
 伦格那特 614
 伦里·彼得斯 1460, 1553
 伊新 11
 伊斯蒙 1553
 伊斯特 1585, 1586

伊藤整 1096, 1127, 1128
伊德鲁斯 1238
伊·克鲁兹 1254
伊阿蒂玛德 324
伊姆提亚兹 1520
伊斯法罕尼 167
伊兰迦拉特尼 1343
伊万·希马杜邦 1243
伊本·西拿(又称阿维森纳) 161, 298, 380
伊本·哈尼 321
伊本·宰敦 164, 321, 322, 324, 326
伊本·马立克 512
伊本·瓦尔迪 502, 510—512
伊本·巴迪斯 1516
伊本·古泰伯 167
伊本·古兹曼 325
伊本·白图泰 503, 540, 541
伊本·阿米德 312, 502
伊本·努巴台 502, 510, 513
伊本·迪尔汗 1354, 1446
伊本·图菲勒 167, 326, 327
伊本·舍伊汗 1445
伊本·法里德 303, 310, 311
伊本·哈兹姆 170, 326
伊本·祖赫尔 325
伊本·格利哈 313
伊本·海法捷 170, 323, 324, 326
伊本·舒海德 167, 313, 326
伊本·赫里康 502
伊本·赫勒敦 502, 503
伊本·穆阿忒 512
伊本·穆格法 166, 274, 296—298, 299, 305, 377, 1061
伊本·达尼亚勒 503
伊本·杜赖伊德 315
伊本·阿卜迪·拉比 167, 326
伊本·盖斯·鲁盖亚特 278
伊萨·奥贝德 1469
伊萨·哈吉·穆罕默德 1255
伊萨·易卜拉欣·纳欧里 1431, 1432
伊萨·本·希沙姆 315, 1062
伊拉沙·阿曼达恭 1211, 1212
伊米丽·娜蒂尔拉 1137
伊拉治·密尔扎 1156, 1369—1371

伊泽特·梅利黑 1023, 1040
伊兹丁·穆纳赛赖 1432
伊姆兰·本·希坦 278
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 1459, 1472
伊希沃尔·钱德尔·古普特 963
伊希沃尔·金德尔·维德亚萨格尔 827
伊茨哈克·兰姆丹 1356, 1453
伊勒亚斯·法尔哈特 1354, 1404
伊勒亚斯·艾布·舍伯凯 1355, 1392
伊斯玛仪·米尔迪 973
伊斯玛特·丘格泰依 1304
伊斯哈格·穆萨·侯赛伊尼 1357, 1424
伊斯梅尔·法赫德 1359, 1448, 1449
伊斯梅尔·本·卡西姆 290
伊卜拉辛姆·贝克 1026
伊绍尔琼德罗·比代沙戈尔 977
华奎因 1253, 1254
华兹华斯 1494
后白河法皇 389
舟桥圣一 1125, 1127
伞沱 1191
朵露·德特 1271, 1316
朵伽比亚尔 106
多迈索 1209—1211
刘思 1260
刘鏰 166
刘仁心 1263
刘仲庐 1191
齐亚·帕夏 1022, 1035
齐亚·哥卡尔帕 1023, 1041
齐亚乌丁·巴尔尼 581
庄野润三 1142, 1144
江南 1197
江马修 1113
宇野浩二 1130
安东 662
安主 215, 232, 233
安璲 777
安塔拉 256, 514—518
安纳德 1268, 1271, 1319, 1320
安国善 841, 898, 904
安承学 1164
安部公房 1137, 1138, 1142

安东尼奥·卢纳 912
安冈章太郎 1142, 1143
安穆瓦纳尔 107
安东尼奥·扎辛托（笔名奥兰杜·塔沃拉） 1461, 1571
安德烈·巴斯铁拉斯 1356
安德列斯·波尼法秀（笔名阿加皮托·巴拱巴扬） 830, 913, 916, 918
安德烈·拉蓬达·瓦尔克 1547
安东尼奥·巴蒂康·费雷拉 1577
并木宗辅 761
关汉卿 490
关新艺 1263
米拉巴伊 606
米赫里·赫通 558
米尔扎·达格 1293
米尔扎·阿迪布 1270
米尔扎·鲁斯瓦 966, 975
米尔扎·迦利布 965, 968—971, 1299
米沙尔·马鲁夫 1398
米尔扎·格利吉·贝格 967
米吉尔·艾辛·巴拉修斯 313
米尔扎·穆罕默德·勒菲·苏达 621
许筠 737, 795
那罗衍 218
那信囊 682
那纳克 589
那加山貌基辛 1224
那格金德尔 614, 615
阮攸（字素如，号清轩） 646, 648, 650, 652, 654
阮劝 944
阮屿 636, 644
阮诠（韩诠） 636, 645
阮案 644
阮董 1197
阮凯 1194
阮麇（号柳斋） 636, 642
阮士固 645
阮公欢 1192—1194
阮文俸 1196
阮廷炤 646, 647, 942—944, 1197
阮光碧 941
阮伯学 946
阮克次 1196

阮忠彦 641
阮尚贤 825, 945
阮秉谦 644, 645
阮庭诗 1196
阮春温 825, 941
阮嘉韶 646
阮辉似 646
阮辉想 1196
观阿弥 733
欢增 231—233
牟罗利 211, 212
牟达塔玛·甘妮娅尔 109
孙昌涉 1171
孙达拉姆·比莱 967
约·克拉克 1460, 1553, 1556
约·奥斯本 1557
约·穆诺内 1552
约翰·克拉克 1557
约韩·德·西尔瓦 1344
约曼·班基·迪斯纳 1237
约·凯瑟利·海福德 1460, 1550
约瑟夫·布拉伊姆·塞得 1547
约瑟夫·哈依姆·布林耐尔 1454
纪德 1474
纪伯伦 1021, 1048, 1354, 1357, 1397—1405, 1407, 1412, 1494
纪海音 761
纪优婆吒 229
纪尧姆·奥约诺—姆比亚 1549

七画

玛斯 1263
玛亨德 627, 1344
玛妙格礼 685
玛纳·詹永 1211, 1212
玛来·初按尼（笔名麦阿依·列明） 1211, 1212, 1216
玛育罗帕德 626
玛尼克·班纳济 1269, 1280, 1281
玛吉塔比·米诺维 346
玛德丁·卡台伯 345
玛苏德·萨德·苏莱曼 576
玛莉娅·曼努埃尔·玛加丽达 1576
麦阿里 164, 166, 168, 303, 306, 309,

312, 313, 511, 1405, 1435, 1438,
1442, 1473
麦赫迪 286
麦卡里赫 1355, 1435, 1436
麦格里齐 502
麦斯欧迭 521
麦因·白西苏 1430
麦赫迈德·埃明 1023, 1041
麦拉里·西里格尔 1234
麦赫迈德·拉乌夫 1039
麦赫迈德·阿基夫 1040
戒日王 174, 175, 205, 206
远藤周作 1142, 1144
坂上郎女 401
坂口安吾 1134
坂田藤十郎 755
坎马·彭贡 1198
坎连·奔舍那 1200, 1201
杜边 1261
杜红 1261, 1263
杜甫 163, 168, 333, 387, 435
杜德·M·N 90
杜莫尔 1253
杜尔迦沃尔 615
杜格拉姆 589
杜勒西达斯 90, 492—494, 607, 608,
610, 611, 613—615
杜里斯·苏丹·萨迪 1235
杜杰德·埃修德钦 573, 606, 616
村山知义 1112, 1113
杨众生 1236
杨罗柏 1264
丽拉 1340
丽拉·阿希朗 1397
丽拉·芭阿莱贝姬 1397
克里木·达德 563
克里斯·玛斯 1256
克·奥基格博 1460, 1553, 1556
克里山·钱达尔 1270, 1300—1304
克里斯托巴尔 1253, 1254
克·帕勒派卡尔 1271
克亚鲁丁·哈代姆 1364, 1365, 1356
克里希那弥湿罗 211, 212
克达尔曼·比亚迪特 1349
克拉拉·阿库斯迪亚 1242

贡温 1225
贡萨雷斯 1254
志费尼 504
志贺直哉 839, 878, 879, 882—884,
886, 895, 1113, 1121, 1130, 1131,
1133
花田清辉 1137
芥川龙之介 423, 424, 840, 887, 888,
892—896, 1128, 1129
苏多 79
苏达 621
苏亨 1205
苏里 1264
苏怀 1194, 1196, 1197
苏曼 1235
苏万吞 1200, 1201
苏利特 1250
苏美尔 10, 51
苏般度 220, 221, 226
苏尔达斯 492—494, 597, 598, 600,
604, 605
苏达尔基 1243
苏吉娅苇 1424
苏克坦卡尔 79
苏恩·索林 1207
苏来第·西班 1263
苏莱曼·马克 505, 563
苏莱曼·伊萨 1409, 1411
苏莱曼·费迪 1419
苏莱曼·谢迪 1448, 1449
苏莱曼·切莱比 505, 558
苏莱曼·沙里米 1445
苏莱曼·胡莱菲 1448, 1449
苏莱曼·布斯塔尼 1019
苏莱曼·易卜拉欣 1588, 1589
苏莱曼·阿卜杜拉·巴鲁尼 1525
苏莱曼·宾·穆罕默德·努尔 930
苏尔坦·韦莱德 505, 557
苏阿德·萨巴赫 1355, 1443
苏海勒·伊德里斯 1358, 1396
苏努欧拉·易卜拉欣 1472
苏米德拉南德·本德 1270, 1291
苏卜希·艾布·乌奈伊迈 1411
苏里娅·阿卜杜·法塔赫 1432
苏尔耶冈德·德利巴提·尼拉腊

- 1270, 1291
 劳伦斯 1343
 劳加通当木 682
 劳伦斯·达雷尔 1422
 李达 776
 李仁 1174
 李过 1261, 1262
 李白 163, 167, 168, 387, 435
 李岩 736
 李虎 1985
 李浩 1153
 李荇 776
 李觉 459
 李顿 825
 李珥 786
 李滉 786
 李詹 793
 李箱 1174
 李穀 793
 李人植 820, 841, 842, 898
 李子平 1263, 1264
 李之衡 779
 李书九 781
 李文求 1176
 李仁老 392, 437
 李太宗(名佛玛) 442, 443, 460
 李太祖(名公蕴) 164, 443, 460, 461
 李民歲 780
 李北鸣 1156
 李齐贤 392, 434, 436, 437
 李西浪 1260
 李汝琳 1261, 1262
 李成桂 775
 李赤晚 1085
 李赤晓 1153
 李里可 1261
 李范宣 1173
 李海朝 841, 898, 901
 李炯才 1262
 李相和 1154—1156
 李奎报 163, 168, 391, 392, 434—436, 775, 793
 李浩哲 1173
 李清照 163, 170
 李商隐 170
 李添丁 1207
 李益相 1154
 李锦福 934—936
 李舜臣 779, 781, 786, 787, 795
 李箕永 1085, 1099, 1154, 1156, 1157, 1161—1163, 1165, 1166
 李德一 787
 李德懋 781
 严复 819
 严兴燮 1156
 忒利马哈 278
 肖伯纳 1483
 别林斯基 835, 845
 别尔捷尔斯 365
 别·雅沃胡朗 1179
 别里钱德·米特罗 977, 981
 吴天 1260
 吴达 686
 吴拉 1224
 吴都 685
 吴腊 952
 吴觉之女 685
 吴桑 687
 吴萨 687
 吴友谦 219
 吴有权 1173
 吴永寿 1171
 吴必素 1192, 1193, 1194
 吴邦雅 495, 634, 684, 689—695
 吴承恩 490
 吴宝星 1262, 1264
 吴波莱 947
 吴波稼 952
 吴时志 644
 吴金吴 634, 686, 694
 吴炳亮 935, 936
 吴格拉 682
 吴铎藩 1176
 吴登佩敏 1221, 1222, 1224
 吴奥巴达 634
 吴康僧会 90
 岗波·哈瓦贾 1590
 岑参 170
 迪库·金 292
 迪纳本图·米特拉 963, 977, 978, 982

迪瓦格尔·伯勒迦希 616
迪奥多西斯·比尔利德斯 1356
园池公致 878
里曼 1586
里见淳 886, 878, 1133
里希汀 1366
里达·胡胡 1521
里村欣三 1107
里亚德·阿里 1529
利永 1460, 1554
利法伊·阿宾 1239, 1240, 1242
秀昌 944
秀肥 1196
何塞·帕尔马 914
何塞·黎萨尔 818, 830, 909, 912, 913,
916—923, 1250
何塞·潘干尼班 912
佐格 965
佐基 694, 1220
佐多稻子 1112, 1131, 1136
佐佐木茂索 1119
佐佐木基一 1136
但丁 138, 313, 343, 490, 1399
伯德姆 574
伯尼格尔 615
伯佐尔格·阿拉维 1359, 1372, 1376,
1377
邱忒伟 1260
近松门左卫门 734, 754—757, 759—
761
谷崎润一郎 839, 888, 1130, 1131,
1133, 1141
希提 320
希里·希里 1272
希德雅格 818, 1021, 1042
希布里·纳玛尼 972, 976
希利达罗陀婆 204
希拉勒·本·白德尔 1445
鸠摩罗什 83, 178
鸠摩罗达萨 245
狄尔泰 1080
狄更斯 816, 1274
狄·斯灵 1207
饭尾宗祇 732
邹子孟 1260

岛本健作 1132
岛村抱月 843
岛尾敏雄 1136—1138
岛崎藤村 831, 836, 851, 853—856,
1130, 1131, 1137
亨利·克雷亚 1534—1536
亨利·菲尔丁 490
辛弃疾 163
辛相雄 1176
辛格尔 616
库江 675
库迈伊特 278
库雷·图雷 1547
库赛伊尔 278
库雷特·扈丽 1414
库马拉沙米·普拉瓦尔 968
庇代克 1460, 1554
怀青 650
闵杜 1328, 1330
沙比 1509—1511
沙米 1354
沙班 1355, 1441
沙希提 559
沙朗卡 1253
沙揭罗南丁 229
沙罗达多那耶 229
沙米·凯亚里 1411
沙布·翟里夫（原名穆罕默德·本·苏
莱曼） 502, 510
沙班·罗伯特 1578
沙赫·密朗基 595
沙龙·阿勒哈依姆 1450
沙克特·阿里 1333
沙菲提·齐亚 1039
沙赫布·考尔 606
沙基尔·加比尔 1421
沙基尔·海斯巴克 1420
沙格尔·卡西米 1446
沙格尔·舍比卜 1442, 1354
沙比尔·法勒侯特 1410
沙比特·本·贾比尔 261
沙菲莱·杰米勒·哈菲兹 1421
沙希布·本·阿巴德 314
沙鲁姆·达尔维什 1420
沙德里·埃尔泰姆 1385

沙希杜拉·凯瑟 1333
 沙姆苏尔·拉赫曼 1336
 沙赫贝丁·苏列曼 1040
 沙姆斯丁·大不里士 372
 沙赫布尔汗努丁·江楠 595
 沃尔·索因卡 1092, 1460, 1462, 1551, 1555, 1556, 1569
 沃哈伯·帕勒 967
 沃勒帕提婆 204
 沈光世 738, 780
 沈佺期 459
 宋影 1085, 1153, 1156, 1159
 宋囊 1099
 宋绍德 220
 宋顺溢 1156
 宋基元 1176
 宋西·德沙坎布 1198
 社尼·绍瓦蓬 1213, 1214
 良甘 684
 张籍 459
 张一倩 1260
 张文成 391, 791
 张龙鹤 1171, 1173
 张汉超 640
 张金燕 1260
 张志渊 842
 张振文 935, 936
 尾崎一雄 1125, 1131
 尾崎红叶 837, 856
 陆机 166
 陆游 168
 阿·艾杜 1553
 阿·西尔瓦 1273, 1339
 阿·威斯克 1557
 阿·科纳杜 1553
 阿·萨玛德·赛义德 1257
 阿卜·姆耶迪 376
 阿卜·阿里·巴尔赫 376
 阿布·萨玛 1256
 阿布·法尔考·鲁尼 576
 阿布·哈森·阿里·胡考维利 577
 阿里·贝依 1036
 阿里·达师堤 552
 阿里·迈克 1498, 1499
 阿里·拉基 1526
 阿里·俊迪 1465
 阿里·杜阿吉 1513, 1514
 阿里·加里姆 1465
 阿里·海勒吉 1411
 阿里·菲扎尼 1526
 阿里·米斯拉提 1527
 阿里·埃克雷姆 1038
 阿里·穆巴拉克 1018
 阿里·阿巴斯·侯赛尼 1300
 阿里·迈哈穆德·塔哈 1466
 阿里·穆罕默德·阿布笃 1437
 阿里·赛勒达尔·贾弗里 1270
 阿明 1258
 阿曼 1235
 阿塔·艾敏 1054
 阿蒙·达比 1548
 阿朗·阿赫马特 930
 阿露·德特 1271
 阿卜迪 561
 阿马托 1550, 1551
 阿瓦德 1355, 1441, 1442
 阿扎尔 1330
 阿尤布 1420
 阿巴斯 1270
 阿巴德 1253
 阿比德 1307
 阿卡德 1458, 1465, 1466
 阿卢科 1460, 1551, 1552
 阿尔马 1460, 1552
 阿尔芳 1253
 阿里夫 1355, 1368, 1370
 阿迪布 1330
 阿舍克 561
 阿拉卜 1442
 阿拉夫 300
 阿契贝 1551
 阿贵拉 1249
 阿基兰 1271, 1308, 1310—1315
 阿诺德 343
 阿塔尔 368—372
 阿赫森 1327
 阿摩卢 170, 199, 201
 阿摩司 129
 阿卜杜·哈米德 252, 274, 311, 312
 阿卜杜·厄尼·贾米勒 1049

阿卜杜·巴吉·欧麦里 1048
阿卜杜·哈格·法迪勒 1420
阿卜杜·迈里克·努里 1421
阿卜杜·卡迪尔·哈桑 1502, 1503
阿卜杜·卡迪尔·本·谢赫 1516
阿卜杜·卡迪尔·杰扎伊里 1020,
1065
阿卜杜·卡迪尔·艾布·胡鲁斯 1527
阿卜杜·哈克·哈密德 1306
阿卜杜·库杜斯·安萨里 1447
阿卜杜·麦吉德·本·加伦 1459,
1505—1507
阿卜杜·凯里姆·艾拉布 1507
阿卜杜·凯里姆·卡赖米(笔名艾布·
赛勒玛) 1426, 1430
阿卜杜·凯里姆·塔巴勒 1505
阿卜杜·凯里姆·本·沙比特 1504
阿卜杜·拉赫曼·哈密西 1459, 1470,
1471
阿卜杜·拉赫曼·法西 1505
阿卜杜·拉赫曼·舒克里 1458, 1465
阿卜杜·拉赫曼·凯瓦基布 1021,
1043
阿卜杜·拉赫曼·谢尔卡维 1459,
1470
阿卜杜·哈基姆·卡赛姆 1472
阿卜杜·赛拉姆·欧杰里 1414
阿卜杜·赛拉姆·哈希姆·哈菲兹
1447
阿卜杜·穆哈辛·卡济米 1416
阿卜杜·迈立克·穆尔塔德 1523
阿卜杜·阿齐兹·迈斯欧迪 1066
阿卜杜·阿齐兹·赛阿里比 1021,
1068, 1440
阿卜杜·拉扎格·谢赫阿里 1421
阿卜杜·拉希姆·迈哈穆德 1426
阿卜杜·哈密德·本·海杜卡 1459,
1521, 1522
阿卜杜·盖法尔·艾赫赖斯 1048,
1049
阿米尔·哈姆扎 1236, 1237
阿米尔·吉尔伯阿 1356, 1453
阿米尔·基卡乌斯 380
阿密尔·霍斯陆 495, 569, 576, 577—
581

阿密尔·哈森·塞考兹(号纳尊穆丁
笔名哈森) 580, 581
阿尔贝·芒米 1532, 1535
阿马杜·库姆巴 1547
阿马杜·库鲁马 1545
阿马杜·西塞·狄亚 1549
阿马托·戴·阿南 1460
阿巴斯·阿卡德 1470
阿比德·本·艾卜赖斯 257
阿布笃·欧斯曼 1436
阿马尔·哈姆扎 1238
阿布勒·哈斯 1332
阿伦纳·瓦蒂 1258
阿米努·卡诺 1587
阿克兹·内辛 1388
阿里夫·哈杰 1446
阿拉勒·法西 1502, 1503
阿舍克·帕夏 505, 557
阿摩斯·奥兹 1456
阿西娅·杰巴尔 1535
阿达木·丹戈戈 1588
阿舍克·加利卜 561
阿辽纳·迪奥普 1539
阿蒂拉·伊尔汉 1389
阿赫森·法鲁克 1329
阿什米·巴库什 1535
阿尼姆·戴巴厄 1421
阿卡姆·韦斯比 1242
阿齐兹·阿巴扎 1465
阿育普·罗西迪 1243
阿利尤·丹·西地 1589
阿拉比·迈哈穆德 1438
阿南达·拉迦卡鲁那 1273, 1344
阿哈容·阿波菲尔德 1456
阿迪勒·艾布·舍奈布 1412
阿慕鲁·本·库勒苏姆 256
阿伊卜·塔阿迈·法尔曼 1358, 1421
阿拉尔·穆罕默德·阿里 1523
阿麦德·杰夫代特, 帕夏 1037
阿德南·厄兹雅尔钦奈尔 1389
阿卜杜拉·西迪 1255
阿卜杜拉·卡嫩 1502
阿卜杜拉·古威里 1527, 1528
阿卜杜拉·卡台尔 565
阿卜杜拉·本·阿里 1445

- 阿卜杜拉·扎伊德 1354
 阿卜杜拉·拉吉阿 1505
 阿卜杜拉·侯赛因 1258
 阿卜杜拉·欧赖维 1507
 阿卜杜拉·阿卜杜, 拉赫曼 1494
 阿卜杜拉·宾·阿朴杜尔·拉赫曼 930
 阿卜杜拉·宾·阿卜杜卡迪·门希 923—930, 932
 阿卜杜勒·拉赫曼 505, 565
 阿卜杜勒·乌夫·贝纳沃 1356, 1362—1364
 阿卜杜勒·卡赛姆·拉胡蒂 1029, 1031
 阿卜杜勒·加法尔·乔德里 1331, 1333, 1334
 阿卜达尔·穆萨 561
 阿卜杜尔·卡贾伊 1255
 阿卜杜尔·慕伊斯 1233, 1234
 阿卜杜尔·赫里姆·萨勒尔 965, 974
 阿巴迪拉 1252
 阿什法克 1328
 阿布杜拉 1579, 1580
 阿布达拉·A 1581
 阿尔查尼 563
 阿米哈依 1456
 阿克巴尔 1299
 阿部知二 1125, 1127, 1128
 阿斯哈尔 1239
 阿斯勒姆 1328, 1329
 阿基拉尔 1251
 阿斯鲁尔·萨尼 1239, 1240
 阿卜巴卡·蒂纳乌 1586
 阿尔哈杰·穆他·西比京 1588
 阿汗马杜·印戛瓦 1585
 阿里席尔·纳瓦依 364
 阿达莱特·阿加奥卢 1389
 阿伯拉罕·B·耶胡舒阿 1456
 阿伯拉罕·史龙斯基 1356, 1453
 阿鲁本格·那瓦拉尔 968
 阿尔塔夫·侯赛因·哈利 965, 972, 976
 阿拉乌汀·阿勒·阿查德 1332
 阿赫迪亚·卡尔达·米哈扎 1241
 阿拉法特·穆罕默德·阿卜杜拉 1497, 1498
 阿戈什蒂纽·内图 1461, 1571
 阿里雅基牟尼·朋 662
 阿尔弗雷多·特罗尼 1570
 阿密多揭提 220
 阿洪德扎德 1023, 1026
 阿富查里汗 565
 阿南迈古纳 1242
 阿卜巴卡尔 1586, 1587
 阿勒盖亚万那 630
 阿什拉夫尔丁 1024, 1032
 阿卡丹庚拉披帕 1209, 1215
 阿明尼赫特一世 24, 25
 阿蒙霍特普四世(后改名“埃赫那顿”) 35
 阿赫马德·达鲁 1255
 阿赫迈德·藏 1361
 阿赫迈特·帕夏 558
 阿赫麦特·拉希姆 1039, 1040
 阿希巴卡尔·伊芒 1585, 1586
 阿卜杜拉希·巴耶鲁 1589
 阿卜杜拉欣·苏加 1583
 阿赫梅特·谢克麦特 1039
 阿赫麦德·维斐克·帕夏 1037
 阿赫麦德·法基赫 557
 阿赫麦德·哈特米德 1037
 阿赫默德·塞夫里奥伊 1532
 阿赫默德·阿巴斯 1300
 阿布巴卡尔·塔法瓦·西勒瓦 1585
 阿布德瓦哈布·梅代布 1537
 阿布德拉蒂夫·拉阿比 1535, 1536
 阿兹尔巴德·梅赫拉斯帕 120
 阿卜杜尔迪尔·马格马 1586
 陈青 1192
 陈子昂 349
 陈圣宗 639, 640
 陈光启 640, 645
 陈光朝 641
 陈吉川 934
 陈国峻 640
 陈国盛 1262
 陈清娘 934
 陈修才 1236
 陈基安 1260
 陈俊凯 1191

陈辉燎 1193
 陀斯妥耶夫斯基 1217
 妙仁 460
 妙丹（即妙丹丁） 1223
 妙当姐 1222
 妙瓦底敏纪吴萨 686
 邵基 284, 518, 618, 1020, 1045, 1050,
 1057, 1059, 1061, 1458, 1518
 努冈 1205
 努尔 1258, 1260, 1264
 努迎 1225
 努拉尼 1331
 努·哈奇 1205
 努埃曼 1021, 1048, 1354, 1357, 1398,
 1402—1405, 1407
 努鲁丁 595, 714
 努·法拉赫 1555, 1460
 努胡·巴马利 1586, 1587
 努耳曼·盖沙忒里 1047
 努尔·苏丹·伊斯坎达 1235, 1238
 纳比 559
 纳内 1224
 纳训 523
 纳扎姆 300
 纳西尔 1578
 纳沃伊 284
 纳迪姆 560, 1330
 纳希菲 560
 纳拉扬 1319—1322
 纳依利 559
 纳·凯马尔 1035
 纳齐·博尼 1546
 纳基拉尔 109, 110
 纳姆代沃 587
 纳丁·戈迪默 1092, 1460, 1461,
 1564—1569
 纳达塔纳尔 109
 纳布塔纳尔 110
 纳狄普特拉 1264
 纳比尔·法雷斯 1536
 纳西布·阿雷达 1404
 纳米克·凯马尔 820
 纳吉娅·沙米尔 1516
 纳迪姆·卡斯密 1326, 1327
 纳拉提巴攀蓬 956, 959

纳绥夫·雅齐吉 1018, 1042, 1044,
 1020
 纳斯列丁·霍加 491, 495, 496, 506,
 560
 纳默克·凯马尔 1022, 1035
 纳赛尔·卡兹密 1326
 纳赛尔·霍斯陆 346, 379
 纳比扎代·纳泽姆 1036
 纳比额·祖卜雅尼 257, 259
 纳尔默德·巽格尔 966
 纳吉布·迈哈福兹 1092, 1439, 1461,
 1470, 1471, 1486—1488, 1490—
 1492, 1499, 1569
 纳拉扬·贡戈巴泰 1282
 纳泽姆·希克梅特 1355, 1379—1384
 纳兹尔·艾赫默德 965, 973, 974
 纳兹鲁尔·伊斯拉姆 1269, 1280
 纳伊比·苏来马努·瓦里 1590

八画

青海 1197
 青野季吉 1106, 1107
 武玉潘 1197
 武辉心 1196
 武重奉 1193, 1195
 武田泰淳 1137, 1138, 1140
 武者小路实笃 839, 878—881, 886, 888
 坪内逍遥（原名坪内雄藏） 821, 835—
 837, 842—846, 848, 849
 林也 1263
 林方 1263
 林根 1204, 1205
 林悌 428, 737, 777, 794
 林纾 824
 林椿 793
 林晨 1261
 林天寿 1262
 林勇尼 1223, 1224
 林勇德伦 1223
 松伊 787
 松岗让 887, 893
 松永贞德 763, 764
 松尾芭蕉（原名藤七郎） 766—768
 耶明 702, 1233, 1234

耶利米 129, 134
 耶吞林 1222
 耶谢巴尔 1269, 1288
 耶胡达·阿米哈依 1356, 1453
 耶沙迪布拉父子 705
 直木三十五 1129
 若尔热·巴尔博扎 1575
 若泽·克拉维里尼娅 1573
 若泽·达·西尔瓦·马亚弗雷 831, 1570
 若泽·埃瓦里斯托·德·阿尔梅达 1575
 若阿金·狄亚斯·科尔德罗·达·马塔 1570
 苗秀 1261, 1262
 苗依 1205
 英德 1197
 范伍老 640
 范廷琥 644
 范维逊 946
 茅盾 1211
 幸德秋水 839, 866
 杰尼 1223
 杰宗 1205
 杰利斯 1328
 杰尔吉·宰丹 1021, 1047, 1357, 1411
 杰马勒·黑塔尼 1459, 1472
 杰马勒·哈姆迪 1513
 杰米尔·苏莱曼 1023, 1040
 杰纳普·谢哈贝丁 1038
 杰卜拉伊勒·德拉勒 819, 1020, 1044
 杰耶辛格尔·伯勒萨德 1270, 1290
 杰布拉·易卜拉欣·杰布拉 1427, 1429
 雨果 816, 823, 824, 1019, 1035, 1211, 1343
 郁达夫 1084
 奈维 558
 奈沙希比 1423
 奈加蒂·君戈 1389
 奈赫赖·祖莱格 1423
 奈夫扎特·于斯吞 1389
 拓哥 1260
 拉尔·R 1319
 拉辛 823, 1019, 1043, 1045, 1055, 1474
 拉亚 1249, 1253
 拉马丁 519, 1035, 1392
 拉什德 1327
 拉瓦尼 563
 拉尔沙 11
 拉伯雷 490
 拉希赫 560
 拉封丹 298, 1019, 1055
 拉胡蒂 1024
 拉提菲 559
 拉诺特 1253
 拉·旺干 1179
 拉尔·苔德 588
 拉贾·拉沃 1271, 1319, 1322
 拉查·阿里 930
 拉那斯迦勒 631
 拉戈·狄奥普 1542
 拉希·布吉德拉 1537
 拉·格·纳拉扬 1271
 拉迪夫·默希丁 1258
 拉·贝杰伯鲁阿 1271
 拉贾姆·埃维尔 967, 1008
 拉祖格·法赖志 1417
 拉姆·莫罕·拉伊 819, 962, 977, 984
 拉菲尔·帕尔马 916
 拉塔纳特·拉耶 966
 拉杰谢克尔·苏里 574
 拉贾戈帕拉查利 84
 拉贾姆·克里什南 1308
 拉姆·斯尔斯沃迪 573
 拉塔格利生·达斯 1006
 拉金德尔·辛格·贝迪 1305
 拉希德·赛里姆·胡里 1398
 拉胡尔·桑格里德亚因 1269
 拉姆金德尔·伯德那亚格 575
 拉姆纳拉扬·德尔格尔登 963
 拉克希米·普拉萨德·德瓦科达 1272, 1346—1348
 拉姆舍德尔·皮迦吉·贡吉格尔 966
 披耶阿努曼拉察屯 956, 959
 欧菲 331, 496
 欧阳修 165
 欧菲·布哈里 381
 欧达兰泰亚尔 107
 欧兰波吉亚尔 107

欧麦尔·本·阿里 310
 欧麦尔·艾布·雷沙 1355, 1408
 欧麦尔·穆赫塔尔 1523, 1528
 欧麦尔·本·艾比·赖比阿 170, 252, 281, 1446
 欧麦尔·赛伊迪·盖里比 1512, 1513
 欧玛尔·海亚姆(又译莪默·伽亚谟) 165, 168, 345—353, 355, 380, 552—555, 1446
 欧斯曼·杰拉勒 1055
 欧尔沃·本·沃尔德 261, 262
 欧巴岱·本·马·赛马 325
 欧盖勒·本·阿蒂叶 318
 叔本华 1080
 卓别尔 1242
 尚法拉 261
 帕切维 559
 帕纳莱 669
 帕德德沃 606
 帕耶立泰 666
 帕昭达信 670
 帕勒德斯 1250
 帕蒙固告(六世王) 956—958
 帕斯格尔 614
 帕·马利亚诺 916
 帕瓦尼·比丘 1346, 1347
 帕多里·休斯 565
 帕拉维达那 246
 帕尊拉宗告(五世王) 956
 帕訖拉巴色(笔名纳卡巴提) 956, 959, 960
 帕娜尔·奎尔 1389
 帕伊·维勒·辛赫 967
 帕玛哈拉察库 667, 669
 帕尔温·埃提萨米 1356, 1369, 1371, 1372
 帕什琼德罗·穆科巴泰 1280
 帕波拉玛努七切诺洛 669, 674
 帕努帕格德·阿加里亚 967
 帕吉尔·莫汉·塞纳伯迪 966
 帕勒登杜·赫利谢金德尔 818, 829, 964, 999—1007
 旺·尹湛纳希 1176, 1177
 明氏茅坤 650
 凯西 1328

凯瑟琳·林 1262
 凯尔·埃迪纳 1536
 凯泽拉哈比 1581
 凯塔·福代巴 1542
 凯里尔·安哇尔 1238—1240
 凯耳卜·本·祖海尔 275, 276
 凯莱姆·穆勒哈姆 1394
 岸田国土 1119
 岩野泡鸣 853
 易梵 1262
 易卜生 816, 889, 1483
 易卜拉欣·库尼 1529
 易卜拉欣·纳吉 1458, 1466, 1467, 1504
 易卜拉欣·图甘 1354, 1425, 1426, 1430
 易卜拉欣·马齐尼 1405, 1458, 1470
 易卜拉欣·雅齐吉 1020, 1044
 易卜拉欣·锡纳西 823
 易卜拉欣·艾斯库比 1440
 易卜拉欣·欧赖伊德 1355, 1444, 1445
 易卜拉欣·本·穆罕默德 1354, 1444
 易卜拉欣·塔巴塔巴伊 1048
 易卜拉欣·乌斯塔·欧麦尔 1525
 易司马仪·萨布里 1057
 昂林 1223
 罗歇 1538
 罗托尔 1250
 罗贯中 490, 671
 罗慕洛 1254
 罗摩月 229
 罗沙里奥 1252
 罗陀波罗 244
 罗姆·拉尔 1306
 罗曼·罗兰 988, 990
 罗贝尔·朗多 1530
 罗·詹他平帕 1213
 罗西汉·安哇尔 1238
 罗摩克里希纳 963
 罗安迪尼奥·维埃拉 1572
 罗梅什·琼德尔·杜德 84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818, 823, 829, 864, 879, 984—999, 1085, 1086, 1092, 1269, 1273—1275, 1280, 1316, 1335, 1336

迪华格拉 475
迪尔托·阿迪·苏尔约 1233
迪健德拉纳特·泰戈尔 985
国木田独步 853
图薇拉 1254
图图奥拉 1460, 1551, 1552
和业 395
和拓哥 1260
和泉式部 410
和烈·托玛斯 1260
季洛杜 1485
季羨林 89, 91, 196
佩纳 1252
佩里兹·Y·L 1450
佩德罗·布卡内格 696
佩德罗·阿·帕特尔诺 912
依本·胡萨姆 618
岳阳 1261
卑谬纳瓦德 682
彼特拉克 490
舍人亲王 384
舍哈泰·奥贝德 1469
舍基卜·贾比里 1357, 1411
舍菲格·杰卜里 1354, 1407
舍费格·马鲁夫 1354, 1398, 1404
金净 778
金笠 781
金万重 737, 796—798
金天泽 738, 789
金仁谦 791
金永八 1153
金弘道 736
金廷汉 1175
金后稷 428
金尚宪 738, 779
金时习 736, 776, 777, 793
金寿长 738, 789
金克木 196
金声翰 1171
金宗直 778
金宗瑞 784, 785
金承钰 1174
金国泰 1176
金炳渊 739
金喜俊 1164

金昌述 1159
金春泽 796
金复镇 1154, 1156
金教济 820, 841, 898
金黄元 434
金富轼 437
金德龄 780, 787
金子洋文 1104
金蕴门纪 684, 947
金伯特·苏里 574
金德·伯勒达伊 574
朋谷 1255, 1256
服部土芳 767
周粲 1261, 1263
周世鹏 786
周维介 1263
周颖南 1262
庞格马南 938
底巴伦 951
浅田一鸟 761
浅源六郎 1125, 1126
法显 156, 159, 173
法基 1442
法西赫 1329
法扎尔 1328
法拉比 350
法拉兹 1327
法罗西 541
法郎士 1211
法蒂玛 1329
法尔亨达 1330
法捷耶夫 1412
法尔玛尔兹 378
法拉兹达格 252, 278—280
法赫·阿里 1025
法齐·马鲁夫 1354, 1404
法尔哈·安东 1046, 1047, 1357
法德娃·图甘 1430
法迪勒·海勒夫 1448
法罗西·耶兹迪 1369
法特希·阿尼姆 1472
法里斯·祖尔祖乐 1413
法赫米·穆达里斯 1021
法赫里·盖阿瓦尔 1432
法赫德·阿斯凯尔 1355, 1443

法赫德·杜瓦伊雷 1448
 法赫路丁·尼扎密 617
 法拉鲁克·艾哈默德 1336
 法基尔·巴依库尔特 1388
 法尔罕·拉希德法尔罕 1448
 法泽尔·胡斯努·达拉尔贾 1385
 河瑾灿 1171, 1172
 河竹默阿弥 735
 泅泽马琴 844, 845
 波那 174, 175, 215, 220, 222, 223, 226
 波你尼 10, 64
 波妮发秀 1253
 波德莱尔 1392, 1505
 波颠阁利 64
 波罗迦罗摩巴忽二世 495
 泽耶丁卡耶 684
 泽·沙达维廷 1217
 泽因努尔·阿别丁·玛拉卡依 1023, 1026
 郑澈 736, 790, 791
 郑璜 1207
 郑汉淑 1171
 郑知常 434
 郑梦周 393
 郑袭明 434
 定法师 429
 空海 387
 空路 460
 弥尔顿 138, 343
 居伊·芒加 1549
 屈原 17, 20, 435, 736
 姆旺吉 1580
 姆旺娜 1578
 姆皮蒂 1580
 姆阿里姆·纳吉 560
 姆沙法格·卡泽米 1358, 1374
 姆尼达萨·古玛拉冬格 1273
 迦朗 1248
 迦扎里 1258
 迦雅斯 1306
 迦比拉尔 107, 111
 迦尔河那 197, 199
 迦梨陀婆 83, 84, 89, 100, 103, 162, 166, 170, 174, 187, 188—192, 194—

197, 199, 205—207, 210, 244—246, 469, 492, 495, 616, 628, 629
 迦旃延那 64
 迦摩拉·达斯 1319
 迦希拉姆达斯 573
 迦法尔·伊卜拉欣 1258
 绍迪纳特·帕杜里 1282
 孟浩然 170
 孟思诚 786
 孟古迪·马鲁达纳尔 110

九画

帮·卡 1205
 契诃夫 889, 1211, 1343, 1471, 1568
 契·洛道伊丹巴 1179, 1180
 契卡雅·乌·塔姆西 1543, 1546
 柯斯达斯·蒙迪斯 1356
 柏尔森 1080
 柳永 163
 柳北岸 1263, 1264
 柳得恭 781
 柳宗元 165, 459
 柳宗熙 1159
 柳梦寅 780
 柿本人麻吕 386, 397, 399—401, 406
 胡志明 1087, 1195
 胡春香 646
 胡表正 946
 胡法纳 1252
 胡什哈尔汗 505, 564, 565, 567
 胡布·彻什蒂 617
 胡马雍·艾哈默德 1332
 勃·仁亲 1178, 1179
 南子 1263
 南达 1225
 南高 1194, 1196, 1197
 南怡 785
 南永鲁 798
 南孝温 778
 南布迪利 605
 南比亚尔 575
 南德达斯 606
 荒正人 1136, 1137
 荒木田守武 732

- 茹科夫斯基 343
查希姆·乌汀 1269, 1335
查尔斯·威尔金斯 83
赵戒 1261
赵浚 777
赵在三 804
赵世熙 1175
赵明熙 1154, 1155, 1157, 1158, 1162
威廉·琼斯 195
威廉·洪堡 84
威廉·希莱克 1399
持统天皇 399
哈尔 1027
哈利 1299
哈桑 561
哈芙莎 324
哈菲兹(沙姆斯丁·穆罕默德·哈菲兹)
491, 504, 543—545, 547, 550—
555, 578, 1298
哈蒂嘉 1328
哈卡尼 559
哈雅里 558
哈里里 167, 314, 317—319
哈恩纳 912
哈希姆 597
哈姆卡 1237
哈米杜丁 318
哈维拉纳 1253
哈吉·哈穆 1530
哈纳·米纳 1358, 1412, 1413
哈黛·萨曼 1414
哈桑·布海里 1425
哈桑·尼阿迈 1446
哈伦·赖世德 288, 515
哈森·艾斯克利 1300
哈佳·密尔·达尔德 623
哈佳·班达纳瓦兹 617
哈伦·阿米努拉锡 1255, 1260
哈吉·巴依拉姆·维列 561
哈地·阿卜杜拉欣·阿尔岗吉 1588
哈伦·哈希姆·拉希德 1430
哈杰·阿甘鲁·阿利尤 1591
哈杰·阿利尤·纳蒙吉 1589
哈桑·卡米勒·赛莱菲 1466
哈桑·阿卜杜拉·古莱希 1254, 1441
哈默·皮尔杰斯塔勒 518
哈加吉·本·尤素夫 274
哈雷斯·本·希里宰 256
哈萨尼·本·沙比特 275
哈里德·齐亚 1022, 1038, 1039
哈西布·凯亚里 1412
哈丽黛·埃迪普 1378, 1538
哈里法·瓦格彦 1444
哈马德·拉维叶 254
哈利德·扎格比 1526
哈利德·法拉志 1354, 1442
哈利德·海勒夫 1448
哈姆迪·切莱比 558
哈姆德·赖马丹 1520
哈姆扎·凡苏里 714, 1257
哈菲兹·易卜拉欣 1020, 1045, 1050,
1057, 1058, 1458, 1463—1465, 1518
哈利姆·巴尔卡特 1396
哈利法·泰克伯利 1528
哈米德·达曼胡尔 1447
哈杰娅·耶尔·谢胡 1591
哈姆宰·迈利克·坦白勒 1495
哈依姆·那合曼·比亚雷克 1356,
1451—1453
哈里法·侯赛因·穆斯塔法 1529
哈伊达尔·希里 1048
昭披耶帕康 637
毗耶婆 64, 75, 85
毗显奴·代 1280
毗首那他 233
毗舍佉达多 205, 207
蚁垤 64, 85, 89, 464, 608, 613—616,
671
思托 1206
拜伦 816, 1011
科尔奥卢 561
科·阿翁纳尔 1460, 1553
狭野上娘子 406
钟嵘 166
钟祺 1264
钦松 685
钦·阿契贝 1460, 1551, 1556
保觉 460
保定江 1197
保尔·阿祖美 1546

保鲁斯·赛拉迈 1393
俄桑·佩派本 1200
信敏王后 685
信比雅得卡 684
信乌达玛觉 681
信南达梅达 684
信达丹玛林加耶 682
信摩诃拉塔达拉 495, 634, 681
信摩诃蒂拉温达 634, 681
侯赛因 1328
侯赛因·加希特 1039
侯赛因·拉米 1039
侯斯尼·法里兹 1425
侯赛因·西拉志 1354
侯赛因·加希特 1039
侯赛因·苏阿特 1038
侯赛因·海卡尔 1021, 1521
顺吞蒲 637, 672—674
段氏点 644
段南奎 1260
泉镜花 836
胜天 170, 199, 202, 203, 604, 605
胜财 228
施拉诺 1250
施耐庵 490
施穆艾尔·约瑟夫·阿格农 1454
闻一多 355
洪保苏 1263
洪淳学 791
洛佩兹 1249
洛佩·桑托斯 1251
洛科莱·博朗巴 1542
济慈 1494
首陀罗迦 64, 100, 102, 103, 105, 205
前黎大行 459
前田河广一郎 1107
兹里奥娜·卡卡尔 563
觉主 215
觉昂 1223
室利诃奢 197, 199
宫本显治 1112, 1118
宫本百合子 1112, 1131, 1135
姜希孟 778
姜公辅 164, 443, 458
祖白里 1354, 1433, 1434, 1437

祖海尔 251, 256—259, 276, 516
祖·努·阿尤布 1357, 1419
祖胡尔·瓦尼西 1523
费兹 1270
费纳隆 1055
费慈吉拉德 346
费尔南·门德斯 1575
费尔南多·巴贡班塔 699
费尔南多·玛·格雷罗 915
费兹·阿赫默德·汗·费兹 1323—
1326
姚柴 1261
贺兰宁 1263
绝海中津 733
骆宾王 459

十画

班达里 343
班宋·班泽信 1214
班雅曼·马蒂普 1544
班达哈罗·哈拉哈普 1242
麦支（原名阮金成） 1193, 1196
秦观 170
泰伊布·宰鲁格 1498, 1499
泰里克·哈密尔顿 518
泰夫费克·菲克雷特 1022, 1037
埃师基 1356
埃什努那 11
埃尔·哈金 1239
埃克温西 1460, 1551, 1552
埃格那特 615
埃·阿马迪 1552
埃邦雅·永多 1542
埃蒂安·莱罗 1538
埃·德·桑托斯 916
埃弗利亚·切莱比 559
埃布齐亚·泰夫菲克 1036
埃斯莱夫奥卢·鲁米 561
格林 298
格比尔 493, 582, 583, 586, 587, 589
格亚斯 1273, 1344
格雷洛 1253
格里菲斯·R·T·H 90
格姆·腾尼 617

格·莫·孟希 1271
格·奥戈特 1460, 1554
格利迪瓦斯 614
格谢沃达斯 615
格桑·卡纳法尼 1427, 1358
格尔姆·布伦德汗·斯维切格拉尔
597
桃西朱拉叻(本名娘诺帕玛) 667
根万萨 1205
索因卡 1088, 1553, 1557—1564
索里敦 1250
索·博音尼木 1177
索·古拉玛洛赫 1211, 1212, 1215
壶井荣 1136
壶井繁治 1113
莱辛 490, 533
莱比德 257
莱伊拉·本·玛米 1516
莱克纳特·鲍特雅尔 968, 1271, 1346
莱加依扎代·埃克莱姆 1037
莱加依扎代·马哈穆特·埃克莱姆
1036
莫里哀 490, 823, 1019, 1022, 1055
莫拉维(又译鲁米) 371—374, 493,
506, 552, 557, 1296, 1298, 1299
莫泊桑 1063, 1568
莫玛利 377
莫挺之 640
莫莲诺 1253, 1254
莫奴吉·博苏 1282
莫迪拉姆·帕德 967
莫亨达尔·纳特 1300
莫赫达尔·卢比斯 1241
荷马 822
萩原朔太郎 1128
莎士比亚 343, 490, 694, 823, 957,
1010, 1019, 1556
莎尔未·曼扎 1258
莎丽娜·侯赛因 1334
莎莉法·阿拉威雅 929
恭多迦 232, 233
聂鲁达 1383
聂非尔列胡 24
贾米 284, 364, 495, 504, 506, 552,
1024, 1295

贾岛 459
贾利斯 1330
贾希兹 166, 167, 253, 274, 296, 299—
302, 1061, 1428
贾拉尔 563
贾衍多 212
贾菲利 1328
贾密勒 1329
贾弗利 1307
贾亚甘丹 1308
贾瓦希里 1354, 1416
贾亚迪拉格 1343
贾玛尔扎德 1357, 1373
贾密鲁丁·阿里 1327
贾比卢·阿卜杜拉希 1587
唐柯, 赞戈 1587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 423, 831,
838, 839, 854, 858—869, 877, 887,
893
夏尔·诺康 1545, 1549, 1550
夏恩揭达罗 204
夏赫格福尔 597
夏赫·穆罕默德 574
夏嫩·阿赫玛德 1258
原玉 1196
顿丁敏纪 684
哲米勒 170, 252, 282, 283
哲利尔 252, 278—280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1440
鸭长明 731
恩纳 38
恩古吉 1460
恩格斯 126, 156, 1220
恩·恩温克沃 1553
恩吉·阿明 716
恩蒲·甘瓦 444, 466—468
恩蒲·塞达 444, 468
恩蒲·巴努鲁 444, 468, 469
恩蒲·达尔玛查 444, 469
恩维尔·艾兹姆 1306
恩维尔·塞佳德 1330
恩·蒲·丹杜拉尔 702
恩里格·特舍拉·德·索萨 1576
圆通 460
圆照 460

特尔默达斯 588
特尔尼特尔·戈伊拉腊 1272
钱稻孙 774
钱迪达斯 605
钱抗 1260
息影庵 793
徐廷仁 1174
徐居正 776
徐基源 1171
殷迪扎尔 1328—1330
殷吉姆·钱德拉·查特吉 818, 829,
963, 976—981, 1319
翁格利亚 1253
翁萨拉本·依 661
翁塞·西沙纳·西山 1200
爱德华·莫尼克 1543
奚若 523
卿喜 460
留素 1205
郭永秀 1263
郭沫若 349, 355, 1084, 1087, 1092,
1196, 1260
郭宝昆 1264
郭德怀 1235, 1236
高适 170
高斯 1316
高尔基 1154, 1161, 1211, 1218, 1219,
1341, 1412, 1439
高乃依 1045
高见顺 1131
高兆基 434
高市黑人 397, 399, 401
高桥和巳 1102
高桥虫麻吕 401, 405
高雷西奥 90
高·素朗卡娘 1211, 1213
高萨特巴蒂·高 661
高沃腾拉姆·马持沃拉姆·德里巴提
966
席勒 196, 490
唐内瑞 1225
海涅 816
海卡尔 819, 1063
海亚姆（参见欧玛尔·海亚姆）
海·索帕 1207

海鲁丁 1019, 1068
海德尔 1328
海佳·姆旺吉 1460
海蒂·布拉维 1535, 1536
海利勒·哈维 1393
海利勒·台基丁 1394
海利勒·迈尔达姆 1407
海德尔·奈卜沃 1396
海鲁丁·齐里克利 1354, 1407
海勒凡·本·穆斯比赫 1446
海姆金德尔·本多巴拉雅耶 963
海姆金德尔·伯鲁阿 966
流川 1263
兼好法师 731
家持 405, 406
家平译计七 1106
宰哈维 1020, 1052—1354, 1415, 1416
宰德·穆什基 1436
宰德·本·萨比特 266
诺·摩·梭 956, 959, 960
诺尔丁·哈山 1259
诺埃朱娅·德·索乌莎 1573
谈莹 1263
朗哥瓦希多 705
陶邦坎 657
陶菲格·法亚德 1429, 1430
陶菲格·哈基姆 1479—1485, 1458,
1470
陶菲格·阿瓦德 1394, 1395, 1357
陶菲格·齐亚德 1355, 1431
陶菲格·伯克里 1061
娘·K·P 934
桑戈尔 1461, 1538, 1540—1542
桑海尔 1207
桑托沃哈·莫克 664
桑贝内·乌斯曼 1461, 1543, 1545
桑班达·牟达里亚尔 1009, 1010
桑格拉达斯·斯瓦米格尔 1009
绥德基·阿卜杜·卡迪尔 1526

十一画

埴谷雄高 1136, 1138—1140
堀辰雄 1096, 1125, 1127, 1128
堀田善卫 1138, 1141

梅贵 685
梅里美 1043
梅希里 558
梅帕特 1206
梅·齐雅黛 1397
梅特林克 1485
梅崎春生 1137, 1138, 1140
梅杜·姆沃莫 1545
梅佳·姆旺吉 1555
梅里赫·杰夫代特 1355, 1385
梶井基次郎 1135
勒帮 1474
勒什达 1329
勒兹密 1327
勒契米希 573
勒内·巴塞 1538
勒维达斯 588
勒赫曼尼 1330
勒苏尔·米尔 967
勒登·纳特·萨尔夏尔 965, 974
菲尔多西 119, 334—337, 340, 342—
344, 356, 357, 380, 576, 712, 1025
菊池宽 887—893, 1118
菩陀勒拉 675
菅原道真 387
萧三 1196
萨巴 1025
萨迪 491, 533—543, 504, 552, 578,
581, 1295, 1298
萨特 1080
萨比特 559
萨达尼 1579
萨利姆 1327, 1330
萨纳伊 368, 369
萨努西 1233, 1234, 1236, 1238
萨克雷 1274
萨登森 1331
萨阿达拉 1520
萨里赫·戴汉 1437
萨巴哈丁·阿里 1386, 1387
萨加德·查希尔 1268, 1319
萨里夫·伊斯蒙 1557
萨利赫·焦戴特 1466
萨利赫·海莱菲 1520
萨阿杜·宗古尔 1589

萨迪格·雷兹基 1069
萨拉特江德拉 1344, 1345
萨莫拉·马切尔 1582
萨罗季妮·奈都 1271, 1316—1318
萨乌格特·奥斯曼 1331
萨伊曼·德·西尔瓦 1339
萨里赫里·苏威西 1069
萨迪克·赫达亚特 546, 1358, 1374—
1376
萨哈罗姆·侯赛因 1259
萨尔达尔·查耶乌汀 1333
萨兰德·普拉卡什 1306
萨米帕夏扎代·谢扎依 1036
萨拉哈·阿卜杜·沙布尔 284, 1458,
1468
萨拉特·钱德拉·查特吉 1269,
1273—1280, 1319
萨姆苏汀·阿布勒·卡拉姆 1333
萨伊特·法伊克·阿巴瑟亚纳克 1387
夏迪·法迪勒 312
黄云 1164
夏迪·法迪勒 312
黄道 1192
黄玉伯 946
黄叔麟 1262
黄孟文 1262, 1264
黄真伊 785
黄哲英 1175, 1176
黄强盛 934
黄遵宪 819
曹丕 20
曹雪芹 490
基埃 1225
基贝位 1554
基贝拉 1460
基姆皮拉 1580
基德雷塌 684
基哈提·阿马迪 1258
梦尼尔 1327
盛达觉都 685
雪莱 1011, 1049
探马提贝 635, 667, 670
啸崖 1260
野间宏 1137—1139
野口米次郎 997

崔护 654
崔莹 434
崔滋 437
崔济愚 840
崔南善 842
崔致远(字孤云或海云) 163, 168,
390—392, 429, 431, 432, 436, 775
崔曙海 1154, 1156, 1162, 1085
曼苏尔 299
曼摩吒 233
曼法鲁蒂 823, 824, 1019, 1020, 1055,
1056, 1060, 1061, 1412, 1521
曼摩特·纳特·杜德 84
曼德勒·莫哈尔·斯发里姆 1450
曼努埃尔·多斯·桑托斯·利马 1573
曼努埃尔·多斯·桑托斯·罗佩斯
1575
敏昂 1223, 1224
敏瑞 1222
敏新 1223
敏友威 1225
敏杜温(吴温) 1220
敏纪摩河西都 684
笛福 29, 327, 490
笛卡尔 1474
悉达希 220
鱼无迹 777
康汤 1553
康塞普祥 1250
鹿地亘 1110
惟规 409
清少纳言 410
盖什沃苏德 966
盖勒盖山迪 502
盖玛尔·克莱妮 1414
盖斯·本·穆劳瓦哈 169, 282, 283
盖斯·本·迈克舒赫 277
密尔·哈森 621, 623, 624
密克耶亲王 947
密尔扎·塔吉汗 1025
密尔扎·玛利库姆汗 1023, 1026
密尔(原名密尔·穆罕默德·特基)
621, 622, 624
密尔扎·阿卜杜勒·卜赛姆 1023,
1025

密尔扎·穆罕默德·穆基密 618
密尔扎·穆罕默德·塔吉·巴哈尔
1028
梁铖 1263
梁启超 820
婆罗多 166, 227, 228, 232
婆罗维 83, 162, 197, 198
婆摩诃 229, 230
婆吒·那罗延 83, 205, 210, 211
婉拉黛 321, 322, 324, 1046
维西 559
维尼 1392
维伽 490
维门那 588
维利亚 1249, 1250, 1253, 1254
维昂亨 1200, 1201
维尔刚木拉 627
维韦卡南达 963
维迪亚迦罗 204
维德亚伯迪 604
维摩勒·苏利 89, 90
维尼娅·沃尔芙 1533
维达迦摩·迈特勒 630
维吉利奥·希德·费朗 1574
维亚那·德·阿尔梅达 1577
维里亚托·达·克鲁兹 1461, 1571
维普迪·普尚·班纳吉 1280, 1281
维底耶阁格拉瓦尔迪 625
维雷夏林格姆·甘杜古利 966

十二画

琪·布拉塔·库贴 956, 960
琼杜·梅农 966
提鲁瓦鲁瓦尔 235
博科波 1249
塔尔基 1361
塔吉基 165, 333—336
塔拉法 256
塔努赛 1200, 1201
塔图恩 1205
塔菲达 1585
塔哈·哈吉里 1067
塔哈·侯赛因 268, 1458, 1470, 1473—
1476, 1478, 1479, 1506,

- 塔赫·纳米特 1040
 塔克·希尔·哈桑 1496
 塔希尔·本·加伦 1459, 1537
 塔希尔·瓦塔尔 1521, 1522
 塔希尔·哈达德 1509, 1510
 塔阿巴塔·舍拉 261
 塔依卜·萨利赫 1439, 1499, 1500
 塔赫辛·纳希特 1039
 塔里普·阿帕阿依登 1388
 塔尔里塔尔·柯伊拉腊 1346
 椎名麟三 1137—1139
 韩延 1205
 韩萌 1261
 韩愈 156, 165, 392, 792
 韩雪野 1154, 1156, 1158, 1161, 1165, 1167, 1170
 韩猜合 1207
 韩觉洙 1175
 斯瓦希里 1579
 斯雷洛奇 1207
 斯里·拉胡拉 495, 628, 629
 斯雷托玛利阁 662, 663
 彭西 912
 蒂腊拉·哈赛姆 1334
 惠特曼 885
 森代·T. S. Y 1581
 森达耶 573
 森有礼 821
 森鸥外 836, 838, 839, 843, 858, 869—877
 森纳那亚克 1343
 超日王 174
 雄巴·曲旺扎巴 90
 提加尼·尤素夫·白希尔 1495
 雅格 1216
 雅曼·马蒂普 1547
 雅古布·赛鲁夫 1021
 雅古布·赛努耳 1022, 823
 雅希亚·凯末尔 1040, 1023
 雅库柏·卡德里 1358, 1378, 1040
 雅德哈玛拉皮瓦 475
 雅克·拉贝马南雅拉 1542
 紫式部 166, 389, 394, 408—411, 414, 419
 斐迪南·奥约诺 1543, 1544
 辉瑾 1191
 辉通 1191
 喀秋莎 1263
 跋底 464
 跋娑 64, 89, 100—103, 105, 191, 205
 黑格尔 256
 黑岛传治 1106—1109
 焦菊隐 196
 焦戴·赛哈尔 1472
 策·达木丁苏伦 1178, 1182
 奥波 1207
 奥库利 1554, 1460
 奥萨吉贝 1460, 1551
 奥·奥贡巴 1562
 奥尔汗·韦利 1355, 1385
 奥·恩泽克伍 1552
 奥·埃格布纳 1553
 奥斯曼·沙欣 1389
 奥尔汗·凯马尔 1388
 奥尔兰多·门德斯 1574
 奥罗宾多·高斯 1316, 1317
 奥克塔伊·里法特 1355, 1385
 奥科伊库马尔·多托 977
 奥斯卡尔·本托·里巴斯 1573
 舒明天皇 397, 398
 舒克里·艾鲁西 1053, 1054
 鲁希 559
 鲁迅 743, 746, 1086, 1087, 1092, 1211
 鲁达基 165, 168, 331—333, 345, 347, 377, 378
 鲁迈赫 1442, 1355
 鲁拜伊 1358, 1422
 鲁特菲 1473
 鲁萨菲 1020, 1049, 1051, 1052, 1354, 1415, 1416
 鲁塞尔 90
 鲁基娅 1242
 鲁巴迪里 1460, 1554, 1578
 鲁·巴达尔契 1179
 鲁特菲·赛伊德 1061
 鲁斯丹·埃劳迪 1232
 鲁特菲·加法尔·艾曼 1436
 敦·纳姆达克 1180
 敦·斯里·拉囊 718
 敦·策伯格米德 1178

慨兴 1192
湘浦夫人 1191
湿婆斯瓦明 197, 198
涅扎提 505, 558
涅·泰姆 1204
曾华丁 1260
曾贵明 1264
曾野绫子 1144
普生 574
普希金 1423
普尔卡什 1330
普拉班扎 702
普尔巴扎拉 464
普杜迈毕丹（原名维鲁达萨拉姆）
1308—1310
普列姆昌德 1085, 1211, 1268, 1269,
1275, 1282—1289, 1300, 1319
普塔可萨占 657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1241—
1246
富歇 90
富祖里 495, 505, 284, 558
富米·冯维希 1198
道宣 174
道·沃·婆宛那坡（又名天宛） 956,
960
谢希 558
谢清 1263
谢灵运 163, 170
谢克·恩达奥 1548, 1549
谢胡·沙加里 1588
谢胡·奥斯曼·丹·福迪奥 1584
谢特·谢赫 930
谢赫·米提 563
谢赫·伊萨 1445
谢赫·梅里 505
谢赫·加利卜 560
谢赫·沙里米 1354, 1445
谢德·谢赫 1254
谢里夫·赖迪 273
谢里夫·穆尔太迪 273
谢吉布·艾尔斯兰 1354, 1390
谢利特尔·巴特格 964
谢哈布丁·艾鲁西 1021, 1053, 1054
谢哈布丁·努韦里 502

谢哈布丁·达曼胡里 507
谢利尼瓦斯·达斯 1006
谢依回伊斯兰姆·亚黑雅 559
强首 390
登巴拉姆 1011
登·普尔布道文基 1179, 1180

十三画

瑞林容（即加尼觉吴漆貌） 1221
瑞洞比昂 1222
瑞当迪哈都 686
楼陀罗吒 229
赖世德丁 504
赖比欧·布沙麦 1520
赖希德·纳绥里 1417
赖沙德·艾布·沙维尔 1429
赖希德·赛里姆·胡利 1354, 1404
蓝玉 1262
蓬觉 1222
蒲绥尔 506
蒲绥里 491, 493, 502, 508—510
蓉子（原名李赛蓉） 1262
蒙戈·贝蒂（原名亚历山大·比伊迪—
阿瓦拉） 1543, 1544, 1546
蒙塔盖·古马希 1587
雷耶斯 1251
雷沙特·努里 1358, 1378, 1379
雷沙特·埃尼斯 1386
雷法阿·塔赫塔维 820, 1019, 1055
频雅达拉 682
路易·贝特朗 1530
路易·德·诺罗尼亚 1573
路易斯·贝尔纳多·洪瓦纳 1574
锡纳西 1022, 1035
詹姆斯拉觉 823, 907, 949
新护 228, 231, 232
新罗真德 429
廓巴尔·普拉萨德·里玛尔 1350
满觉大师（真名李长） 461, 443, 460
塞达 83
塞亚卜 1355, 1417
塞耶巴 951
塞耶佩 688, 694, 947, 948
塞·贝克特 1557

塞那一世 628
塞万提斯 490, 533
塞夫里奥伊 1532
塞杜·巴迪昂 1548
塞伊门·德·西尔瓦 968, 1272
塞西略·阿波斯托尔 915
福克纳 1422, 1429, 1439, 1533
福楼拜 1121
福田恒存 1137
福泽谕吉 820, 821, 834
福阿德·萨伊卜 1357, 1412
福阿德·泰克里利 1421
福阿德·艾弗拉姆·布斯塔尼 1393

十四画

樋口·叶 836
赫苏斯（笔名胡声·巴图特） 1251
赫佳布 1328
赫密什 1330
赫密德 1328
赫·贝德斯 1424
赫迈扎尼 167, 313—319, 1061, 1062
赫利奥特 964
赫尔南德斯 1254, 1252
赫姆金德尔 574
赫林德罗纳特 1319
赫利勒·贝德斯 1357, 1423
赫利勒·雅齐吉 1022
赫利勒·赛卡吉尼 1423
赫利勒·赛瓦希里 1432
赫利勒·本·艾哈迈德 171
赫梅特·谢克麦特 1039
赫利·纳拉扬·阿伯代 966
赫利戴利·吉塔尔 1346, 1347
赫利戴利·章德拉·普拉坦 1348
歌德 84, 490, 543, 555, 1296
嘉纳基拉曼 1308
蔡居新 934
裴功澄 1193
嘎迪·法迪尔 502
僧伽陀婆 220
僧·额尔德尼 1180
貌廷 1222
貌山达 951

貌巴丁 951
貌加辛 951
貌尼温 1223
貌拉廷 951
貌波意 951
廖有方 443, 459
遮尔河纳 204
赛义德·阿格勒 1393
赛义德·纳菲西 346, 1371
赛义德·维赫比 560
赛义德·瓦里乌拉 1333
赛义德·郝拉尼亚 1412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 965, 976
赛义德·萨姆苏尔·哈克 1333
赛义德·艾哈迈德·迈斯欧迪 1525
赛义德·阿什拉斐尔丁·哈兹文尼 1032

赛伊拉尼 561, 562
赛米拉·阿扎姆 1429
赛米哈·卡西姆 1430
赛伊夫·赖哈比 1445
赛雅德·哈姆扎 557
赛拉迈·奥贝德 1413
赛勒玛·萨伊格 1397
赛福丁·伊拉尼 1424, 1429
赛福丁·侯拉尼 1357
赛斐尤丁·希里 502, 510, 512, 513
赛米莱·哈西盖吉 1447
赛里姆·奈卡什 1045
赛里姆·布斯塔尼 1021, 1046
赛勒玛·海德拉·杰尤西 1430
谭云山 1260
缪塞 1392

十五画

慧立 174
慧超 157, 429
横光利一 1119, 1121—1124, 1129, 1132
撒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 1356, 1451—1453
鹤屋南北 735
稻垣足穗 1119
黎文休 642

黎文献 1193
 黎圣宗 643, 645
 黎有卓 644
 黎贵惇 636, 644—646
 黎萨尔 (见何塞·黎萨尔)
 德月 229
 德欧 935
 德特 1316
 德永直 1085, 1116, 1131, 1136
 德胡达 830, 1024, 1032, 1033, 1376
 德川家康 732
 德田秋声 1130
 德米蒂洛 1254
 德亚拉姆 607
 德沃德特 575
 德钦妙丹 1223
 德班貌瓦 (吴盛丁) 1220
 德富芦花 837
 德尔皮拉尔 912
 德钦哥都迈 818, 952, 953, 1219, 1221, 1225, 1226, 1229
 德·米雅格玛尔 1180
 德勒伯德拉姆 966
 德里斯·什拉伊比 1459, 1534, 1532
 德亚拉姆·吉杜默尔 967
 摩西 127, 128, 1490
 摩伽 83, 197, 198
 摩由罗 175, 199, 202
 摩诃瑞 1221
 摩雅卡 1578
 摩诃那摩 243
 摩罗本德 494, 573
 摩西·门德尔松 1450
 摩诃迦旃延那 93
 摩西·斯密兰斯基 1454
 潘四 1197
 潘辉注 644
 潘文治 942
 潘廷逢 825, 941
 潘周桢 944, 945
 潘佩珠 820, 944, 945
 潘加尼班 1256
 潘迪达纳德萨·夏斯特里 1008
 潘迪特·勃利孜·纳拉扬·恰克巴斯特 965

侨提利耶 78
 额田王 397, 398
 额·奥云 1179

十六画以上

霍尔 440
 薛聪 428
 薄伽丘 172, 298, 343, 490, 533
 薄婆菩提 89, 205, 207—210
 默格尔布·迦尔瓦里 967
 默哈德维·沃尔马夫人 1270
 穆敏 965
 穆夫蒂 1329, 1330
 穆吉德 1327
 穆特朗 1044, 1354, 1390, 1391, 1465, 1466, 1518
 穆赫森 1327
 穆太奈比 164, 168, 303—306, 321, 1042, 1065, 1405
 穆哈马杜 1584
 穆依因努丁 1330
 穆格德希沃尔 573
 穆·阿·马特维 1459
 穆地·西比亲 1590, 1591
 穆拉·布尔布纳 1534
 穆鲁·马默里 1530, 1531, 1533
 穆尼·乔德里 1334
 穆鲁·费拉翁 (原名阿特·沙邦) 1459, 1530, 1531
 穆萨·穆哈默德·贝洛 1588
 穆阿佐·哈得贾 1590
 穆塔阿·萨弗迪 1414
 穆斯特·扎曼杜 564
 穆夫迪·宰克里亚 1518
 穆拉克·欧盖伊里 1446
 穆尼尔·穆哈曼德 1588
 穆斯林·本·瓦立德 292
 穆尔克·拉吉·安纳德 (见安纳德)
 穆艾尔·约瑟夫·阿格农 1092, 1358
 穆吉尔丁·本·台米姆 506
 穆法德尔·丹比 254
 穆阿威叶·努尔 1498
 穆阿里姆·纳吉 1037
 穆哈马杜·萨达 1587

- 穆哈伊丁·法里斯 1458
 穆哈马德·瓜尔佐 1585
 穆巴拉克·赖比耳 1507
 穆哈曼德·耶呼扎·贝洛 1588
 穆罕默德·本·胡杰 1069
 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 1021, 1067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逊尼 1066
 穆罕默德·本·苏莱曼 (见沙布·翟里夫)
 穆罕默德·瓦利 619, 620
 穆罕默德·伊德 1518
 穆罕默德·狄布 1459, 1530, 1532, 1533
 穆罕默德·夏赫 967
 穆罕默德·艾布·辛奈 1468
 穆罕默德·伊本·穆沙 161
 穆罕默德·哈吉·沙勤 1258
 穆罕默德·礼查·埃师基 1369, 1370
 穆罕默德·伊宰·戴鲁宰 1424
 穆罕默德·里达·舍比比 1416
 穆罕默德·古利·古杜布·沙赫 618
 穆罕默德·阿里·易卜拉欣·鲁格曼 1436
 穆罕默德·凯尔—埃迪纳 1534, 1535
 穆罕默德·尤素夫 930
 穆罕默德·比兹姆 1354, 1407, 1408
 穆罕默德·台木尔 1021, 1063, 1469, 1470
 穆罕默德·迈纳舒 1069
 穆罕默德·迈穆尼 1505
 穆罕默德·阿布笃 820, 826, 1020, 1060, 1061, 1473
 穆罕默德·阿舍里 1498
 穆罕默德·沙伊希 1520
 穆罕默德·法伊兹 1355, 1443
 穆罕默德·法里德 518
 穆罕默德·法图里 1496
 穆罕默德·奈加尔 1411
 穆罕默德·哈莱维 1504
 穆罕默德·萨巴厄 1504
 穆罕默德·谢拉菲 1436
 穆罕默德·赛努西 1068
 穆罕默德·阿卜杜·瓦利 1438, 1439
 穆罕默德·伊兹丁·塔兹 1508
 穆罕默德·阿拉勒·法西 1502
 穆罕默德·欧麦尔·班纳 1494
 穆罕默德·尤素福·盖伊德 1472
 穆罕默德·白希尔·赛弗尔 1068
 穆罕默德·阿卜杜·穆瓦里 1359
 穆罕默德·阿齐兹·拉巴比 1459, 1535
 穆罕默德·阿齐兹·哈巴比 1507
 穆罕默德·阿鲁西·马特维 1515
 穆罕默德·侯赛因·阿扎德 965, 976
 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巴西 1494
 穆罕默德·赛义德·侯布比 1049
 穆罕默德·阿卜杜·哈里姆·阿卜杜拉 1471, 1472
 穆罕默德·拉沙德·哈姆扎维 1515
 穆罕默德·塔伊布·艾什海布 1525
 穆罕默德·穆尼尔·布尔欧绥 1525
 穆罕默德·沙兹里·哈兹纳达尔 1020, 1066, 1509
 穆罕默德·马尔祖基 1516
 穆罕默德·伊布拉欣 930
 穆罕默德·伊克巴尔 1291—1299
 穆罕默德·沙尔塔米 1526
 穆罕默德·米格达德 1069
 穆罕默德·苏莱玛尼 1020, 1067
 穆罕默德·海姆舍里 1466
 穆罕默德·宰福扎夫 1507
 穆罕默德·穆韦利希 826, 1021, 1062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迈哈朱布 1495, 1498
 穆罕默德·易卜拉欣·达克鲁卜 1396
 穆斯塔法·阿艾 1590, 1066
 穆斯塔法·卡米勒 930, 1020
 穆斯塔法·法里斯 1516
 穆斯塔法·特毕利 1537
 穆斯塔法·胡莱伊夫 1512
 穆斯塔法·曼法鲁蒂 (见曼法鲁蒂)
 穆斯塔法·本·宰克里 1020, 1066
 穆斯塔法·穆罕默德 377
 穆斯塔法·瓦赫比·坦勒 1426, 1427, 1354
 穆斯塔法·哈比布·白哈里 1513
 穆阿台米德·本·阿巴德 321, 322, 323
 穆瑙瓦尔·赛马迪赫 1513
 檀丁 166, 215, 220, 224—226, 230,

628

藏原惟人 1085, 1110, 1111

戴维·柯克 1554

戴·阿南 1550, 1551

魏尔兰 1505

魏达纳雅姆·比莱 1007

糜文开 196

藤森成吉 1112

藤原俊成 744

藤原定家 730

藤原道纲母 411

瞿佑 644, 737, 793

作品索引

一画

《一天》 1281, 1349

《一千夜》 521

《一口血》 1529

《一百夜》 857

《一叶舟》 853

《一杯灰》 1528

《一侍女》 1260

《一桶钢》 1261

《一辈子》 1213

《一个士兵》 857

《一个女人》 885

《一个文人》 1478

《一个心愿》 1293

《一个穷人》 1349

《一夫一妻》 1552

《一四〇〇》 1259

《一只手臂》 1149, 1150

《一块面包》 1528

《一时之间》 1419

《一串露珠》 1505

《一夜之欢》 1374

《一河之隔》 1554

《一粒麦种》 1554

《一缕青丝》 1344

《一个女囚徒》 1447

《一个吉朗人》 1376

《一千个故事》 521

《一千零一夜》 29, 167, 172, 299, 491, 495, 496, 503, 506, 513, 514, 517, 519—533, 657, 698, 712, 824, 826, 949, 955, 956, 1022, 1045, 1478, 1484, 1486, 1585, 1586

《一小片天空》 1389

《一百个故事》 877

《一周有七天》 1472

《一根空骨头》 1420

《一根弯肋骨》 1555

《一人一把砍刀》 1552

《一个女人的信》 993

《一个西方旅客》 1536

《一个青年的梦》 880

《一片汪洋景色》 1263

《一次电话交谈》 1556

《一条路无数弯》 1351

《一颗心的故事》 1495

《一九三一年十月》 1356

《一个人，其姐之死》 882

《一个日本女间谍》 1260

《一个战士的誓言》 1525

《一个傻瓜的一生》 895

《一个情人的自白》 1320

《一个黑人在巴黎》 1544

《一条肮脏的床单》 1306

《一个工人的回忆录》 1437

《一个伪作家的生涯》 1135

《一个被枪杀的士兵》 857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 1131

《一匹马和两头山羊》 1322

《一位朋友将来看你》 1534

《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 1374

《一位岛上居民的日记》 1575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 1114

《一个印度王公的私生活》 1320

《一读三叹·当今书生气质》 843, 845

《乙支文德传》 391, 842

二画

- 《二姐》 1280
 《二度梅》 646
 《二分硬币》 1108
 《二百一十天》 863
 《二十四只眼睛》 1136
 《二十一都怀古诗》 781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828
 《十色》 179, 228, 229
 《十戒》 635
 《十日谈》 172, 298, 533
 《十本生》 627
 《十训抄》 731
 《十王子传》 166, 220, 224—226
 《十卷长诗》 112
 《十卷长歌》 109
 《十奢王缘》 90
 《十二月仪典》 956
 《十三个苦难》 1252
 《十王颂诗集》 108
 《十本生故事》 660
 《十四行诗集》 1445, 1573
 《十四的月亮》 970
 《十首王伏诛》 464
 《十月革命颂歌》 1190
 《十二部古灵旦诗》 930
 《十个大臣的故事》 960
 《十字架上的恶魔》 1554
 《十诫孤魂国语文》 645
 《十二月十一日之歌》 1536
 《丁侍者传》 793
 《七月七》 1339
 《七斩疏》 641
 《七卷诗》(又称《七宝座》) 364, 504
 《七美人》 357
 《七粒星》 936
 《七道门》 1507
 《七十春秋》 1402
 《七个夏天》 1320
 《七支火炬》 1522
 《七百首诗集》 575
 《八犬传》(全名《南总理见八犬传》) 845
 《八本生》 627
 《八仙国》 580
 《八年制》 1131
 《八章书》(又称《波你尼经》) 10, 64
 《八卷诗集》 107, 108, 112
 《八道地理志》 736
 《八大灵塔梵赞》(又译《八大灵塔名号经》) 175
 《八百三十五行》 1382
 《人生》 1579
 《人间》 1412
 《人质》 1258, 1397
 《人格》 988
 《人类》 1412
 《人魔》 1216
 《人世间》 1243, 1246
 《人材策》 782
 《人子耶稣》 1400
 《人生寓言》 220
 《人生景象》 1424
 《人民公仆》 1460, 1551
 《人间天堂》 1349
 《人间天堂》 975
 《人间田地》 1175
 《人间课堂》 1163
 《人的性格》 1521
 《人的需要》 1584
 《人类万岁》 881
 《人皆好善》 1587
 《人人有饭吃》 1185
 《人生的转折》 1301
 《人民的意志》(印度国歌) 987
 《人类史纲要》 512
 《人类的馨香》 504
 《人行道与墙壁》 1508
 《人间动物园抄》 1171, 1172
 《人类史纲要续编》 512
 《儿童》 1316
 《儿童团》 1170
 《儿童集》 992
 《儿子的心》 1158
 《九月》 1039
 《九章》 495, 681
 《九歌》 17
 《九云梦》 394, 737, 796—798, 803
 《九顶峰》 1263

《九重天》 580
 《九章诗》 634
 《九月的鸟》 1397
 《九龙的传说》 441, 446
 《九号游击队》 1222
 《刀刃》 1175
 《力士参孙》 138
 《力量之歌》 1011
 《又一天》 1281
 《又一年》 1021, 1048, 1402
 《又是一场梦》 1307

三画

《三吏》 168
 《三别》 168
 《三国》(泰译本) 956
 《三国》 670—672
 《三四郎》 864, 865, 873
 《三册子》 767
 《三百咏》 168, 170, 199—201
 《三更月》 643
 《三界经》 635, 666
 《三剑客》(今译《三个火枪手》) 923, 947, 1019
 《三座山》 1181, 1182
 《三童歌》 139
 《三藏经》 460
 《三个龙蛋》 441, 445
 《三个男人》 1210
 《三个流氓》 1303
 《三田文学》 873
 《三国史记》 172, 394, 426, 437
 《三国遗事》 391, 394, 437
 《三国演义》 494, 637, 671, 672, 795, 808, 825, 935
 《三宝绘词》 422
 《三经义疏》 383
 《三种爱情》 1414
 《三顿饱餐》 1314, 1315
 《三朝记事》 959
 《三十个卢比》 1349
 《三万元奖金》 1263
 《三分钱歌剧》 1559
 《三河汇合处》 1349

《三好妇女娘玛》 1202
 《三人向命运吼叫》 1239
 《三个苹果的故事》 526
 《三十二个木偶的故事》 217
 《三个求婚者——一个丈夫》 1549
 《三少女受丹冷侨生拐骗记》 934
 《干渴的小鸟》 1306
 《士师说》 128
 《士师记》 128
 《土地》 1165, 1176, 1470
 《土与血》 1328
 《土佐日记》 388
 《土生马来人》 929
 《土地与鲜血》 1459, 1531
 《土耳其的故事》 1384
 《土地啊, 赛勒玛!》 1438
 《土著人伊利甘特与矮黑人阿曼地》 911
 《下邳侯革华传》 793
 《大车》 1386
 《大史》 162, 242, 243, 682
 《大姐》 1294
 《大战》 631
 《大海》 1250
 《大港》 1261
 《大镜》 421, 730, 731
 《大疏》 64
 《大世赋》 635, 667, 956
 《大礼集》 299
 《大动荡》 1536
 《大地塘》 1552
 《大同江》 1170
 《大伊瑙》 709
 《大拘捕》 1389
 《大房子》 1459, 1532
 《大神话》 968
 《大梵天》 1343
 《大雄传》 89, 207—209
 《大地之父》 1351
 《大地之子》 1197
 《大地之歌》 1421
 《大津顺吉》 882
 《大般若经》 421
 《大菩提史》 625
 《大越史记》 172, 642

- 《大汉山王子》 1255
《大地在觉醒》 1328
《大地的神祇》 1400
《大地受难者》 1479
《大庄严论经》 83
《大阪独吟集》 765
《大阿里贝克》 1464
《大经师昔历》 760
《大炮与爱情》 1263
《大故事花簇》 215, 216
《大故事诗摄》 215
《大唐西域记》 174, 222
《大鹏往世书》 180
《大力士伊利亚》 1585
《大王伯勒达伯》 1006
《大地上的节日》 1528
《大自然的运动》 1567, 1568
《大盗希佐纳传》 938
《大导寺信辅的半生》 895
《大诗人巴拉蒂诗集》 101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174
《丈夫》 1280
《万叶集》 163, 383, 386, 395—401, 405—408, 732, 749
《万景台》 1170
《万象街头》 1200
《万卡之子》 1311, 1312
《万迪达德》 120
《万国之子》 1243, 1246, 1247
《万福寺栲蒲记》 793
《兀鹰》 1374
《与幼小者》 886
《与我相会》 1324
《与犹堂全书》 738, 782
《与穆太奈比在一起》 1476
《上供》 1351
《上海》 1123
《上帝》 1349
《上坡路》 1459, 1531
《上梁文》 794
《上京纪事》 644
《上帝也会死》 1263
《上座尼伽他》 92—94
《上座僧伽他》 92—94
《上尉的女儿》 1423
《上帝许给地方》 1554
《山村》 1168
《山雨》 1202
《山泉》 1053
《山音》 1149
《山村夜》 787
《山林人》 1281
《山和风》 1386
《山海经》 19
《山中新曲》(包括《朝雾谣》,《夏雨谣》,《夜深谣》,《饥岁叹》,《五友歌》) 788
《山村姑娘》 1330
《山区姑娘》 1273
《山区旅行》 974
《山地之歌》 111
《山羊之歌》 1553, 1557
《山谷回声》 111
《山椒大夫》 875, 876
《山鲁佐德》 1483
《山精水精》 442
《山中续新曲》 788
《山村的月亮》 1273
《山区开平原花》 1224
《山鲁佐德之梦》 1478
《千代》 1145
《千鹤》 1148
《千行诗》 512
《千夜之夜》 1491
《千手大悲歌》 428
《千曲川素描》 854
《千篇故事集》 241—244
《乞丐》 1491
《川端康成全集》 1145
《义经记》 731, 740
《义与信》 1022
《义士萨玛克》 377—379, 496
《夕阳》 1379
《广寒楼记》 804
《广场的孤独》 1141
《亡灵书》 15, 17, 25, 38—42, 1486
《门》 864—866
《已故的资产阶级世界》 1565
《已经得到的东西的丧失》 214
《弓》 1306

- 《也门地区》 1403
《也门智慧》 1436, 1437
《女人》 936
《女人》 1311, 1312
《女人》 1349
《女巫》 1548
《女盗》 1193, 1195
《女主人》 1347
《女英雄》 984
《女朋友》 1343
《女教师》 1339
《女院死去》 743
《女人与玫瑰》 1508
《女人的一生》 891
《女杀油地狱》 759
《女婿的寓所》 982
《女人劝喻诗抄》 930
《女牧驼人的信》 1180
《女主人之歌二十二咏》 591
《小径》 1553
《小说》(刊) 1515, 1498
《小部》 627
《小气鬼》 1045
《小白船》 1264
《小礼集》 299
《小地毯》 1304
《小老汉》 1343
《小伊瑙》 709
《小经集》 994
《小宝石》 951
《小泥车》 64, 102, 103, 104, 105
《小教训》 742
《小钻石》 951
《小歌鸟》 1379
《小小人生》 1499
《小尼迦耶》 92
《小岛前方》 1257
《小偷与狗》 1491
《小婆罗多》 211
《小说总论》 836, 846
《小说神髓》 821, 835, 842—846
《小阿维斯塔》 120
《小法护本生》 96
《小资产阶级》 1499
《小偷的情人》 1271, 1308
《小莲花本生》 690
《小街的渔夫》 1429
《小罗摩衍那》 211
《小人物的尊严》 1274
《小学徒的神仙》 883
《小说中的小说》 343
《飞砂集》 645
《飞鸟诗与构幻诗》 934
《习道书》 752
《马群》 1422
《马拉特》 717
《马赛曲》 1055
《马比尼传》 916
《马加比传》 139
《马尼戈地》(刊) 1309
《马拉塔斯》 697
《马诺卡拉》 1010
《马蒂凡南》 1008
《马六甲法典》 715
《马尔科帕夏》(刊) 1386
《马古达瓦蒂》 1308
《马吐马尔蒂》 596
《马杜赖之歌》 109, 110
《马玛特船长》 1263
《马格马上尉》 1586
《马鸣菩萨传》 97
《马辰的战火》 716
《马来由本纪》 638, 713, 718—721, 930
《马里卜抒怀》 1435
《马可·波罗游记》(又名《东方见闻录》)
488, 489
《马伊尔要结婚》 1263
《马拉发的故事》 1586, 1587
《马纳维查耶姆》 1010
《马格里布地区》 1403
《马杰农与蕾莉》 364
《马格里布使命》 1507
《马诺马尼亚姆》 967
《马来亚丛林英雄》 1256
《马鲁夫先生的苦难》 1421
《马格里布法语作家选集》 1535
《马拉克·阿齐兹与维尔基娜》 974
《马来由和布吉斯王族世系》 714
《马格里布诸国史记探赜索隐》 1069
《乡事》 1194

《乡谈录》 1395
 《乡乐杂咏》 432
 《乡村社会》 1275, 1276
 《乡村姑娘》 1250
 《乡村教师》 856, 857
 《乡村教师》 1206
 《乡村幽灵》 1394
 《乡民与雇工》(亦译《能说会道的农夫的故事》) 28
 《乡村检察官手记》 1480—1482, 1458, 1470

四画

《比拉勒》 1518
 《比达莎莉》 698
 《比拉达巴·牟达里亚尔传奇》 1007, 1008
 《切月记》 711
 《切尔朗妈》 1310
 《切尔赫那梅》 557
 《支柱》 1328
 《艺术成果》(刊) 1042, 1043
 《艺术, 历史, 人》 1137
 《艺术运动上的统一战线》 1105
 《艺术上的国际主义与世界主义》 1105
 《云》 1306
 《云使》 84, 170, 186—189, 196, 246, 492, 495, 629
 《云登哥哥》 1182
 《元甫》 1157, 1162, 1163, 1167
 《无欲》 1342
 《无羁》 1503
 《无名指》 1270, 1291
 《无头佛》 1306
 《无产者》 1338
 《无夫而孕》 646
 《无月之夜》 1333
 《无头雕像》 1522
 《无神论者》 1241
 《无价的罗摩》 212
 《无我的奥秘》 1295
 《无肠公子传》 793
 《无益的爱情》 1255
 《无声的敌人》 1260

《无稽之谈》 1033
 《无名作家的日记》 890
 《无产阶级艺术宣言》 1167
 《无依靠的印度教徒》 1007
 《天问》 17
 《天鹅》(刊) 1283
 《天平集》(刊) 960
 《天柱神》 440, 445
 《天亮前》 1330
 《天灯集》 994
 《天鹅使》 189
 《天下平原》 1223
 《天平之薨》 1135
 《天真的人》 880
 《天使号角》(刊) 1024, 1032, 1033
 《天方诗经》 493, 502, 510
 《天方夜谭》(即《一千零一夜》)
 《天水的海》 1528
 《天路历程》 948
 《天堂之路》 634, 682
 《天譬喻经》 218, 219
 《天南余暇集》 643
 《天真的云雀》 1535
 《天使与魔鬼》 1418
 《天鹅信使诗》 629, 630
 《天堂在人间》 1242
 《天意不可违》 1591
 《天空原是蓝的》 1449
 《专制的女性》 1044
 《开头》 1424
 《开辟》 1164
 《开端章》 267
 《开蒙集》 930
 《开辟演义》 955
 《井》 1306
 《井邑词》 392, 426
 《不是恨》 1224
 《不育者》 1021, 1048, 1402
 《不分边界》 1536
 《不思而行》 214
 《不然的话》 1263
 《不许犯我》(又译《社会毒瘤》) 818
 《不谙世事》 880
 《不眠之夜》 1513, 1573
 《不朽的西通》 1200, 1201

- 《不屈服的人》 992
《不安的银行》 1485
《不平凡的工作》 1555
《不平静的小岛》 1576
《不要对抗天意》 1585
《不真实的事实》 1269, 1289
《不耐烦的人们》 1535
《不为记忆所知》 1537
《不仅是征服者》 1253
《不是为了出版》 1568
《不可接触的贱民》 1319, 1320
《不同天空的星星》 1452
《不惜一切夺回爱》 886
《不同的田地, 不同的蚱蜢》 1255
《木筏》 1553, 1557
《木兰辞》 169
《木娜和马丹》 1272, 1348
《木贡达和英蒂拉》 1347
《木星与金星相会》 578
《瓦解》 1460, 1551
《瓦达哈》 1046
《瓦格瓦格的悲剧》 1433, 1437
《瓦德·哈米德的枣椰树》 1500
《王书》(又译《列王记》) 113, 119, 121, 165, 167, 170, 334—337, 339—345, 355, 357, 376, 377, 380, 576, 712
《王河》 199, 208
《王妹》 682
《王族》 1050
《王冠》 299
《王座前》 1491
《王嫡传》 645
《王位与寺院》 819, 1044
《王中之王的业绩》 1025
《五月》 1261
《五村》 1269, 1281
《五夜》 100, 101
《五三人》 1376
《五大神》 1288
《五勺酒》 1136
《五伦歌》 786
《五友歌》 788
《五卷书》 166, 213—216, 218, 226, 297, 342, 355, 442, 495, 528, 565, 635, 657, 1205
《五卷诗》 165, 356, 364, 365
《五美缘》 935
《五篇集》 970
《五兄弟墓》 1260
《五月诗刊》(刊) 1263
《五种声音》 1421
《五夜婆罗多》 101
《五十二张牌》 1303
《五运历年记》 17
《五月的暖气》 1159
《五十个本生故事》 668
《五十本生故事》(又译《佛本生故事五十则》或《般若本生故事》) 660
《五百本生故事》 660
《五十年忌歌念佛》 760
《五百五十本生故事》 627
《五百五十佛本生故事》 634, 684
《牙山白岩洞》 781
《车迷》 1036
《韦伊—西奥扎纳》 1545
《友情》 881
《犬筑波集》 762, 763
《太后》 682
《太阳》 1121, 1122
《太阳》(刊) 1536
《太平记》 731, 740, 747
《太平词》 737, 791
《太平颂》 429
《太平广记》 166
《太宗御集》 639
《太平卖歌者》 648
《太阳与筛子》 1528
《太阳的眼睛》 1529
《太阳的创伤》 1537
《太阳神百咏》 202
《太阳的女儿们》 1553
《戈丹》 1285, 1286
《戈拉》 818, 964, 987, 993
《戈尔沙斯布故事》 376
《尤素福和佐列哈》 504, 557, 1295
《历史》 1170
《历程》 1402
《历代志》 128
《历屋物语》 760
《历史概要》 1543

- 《历朝宪章类志》 644
《厄运》 1259
《巨头们》 1551, 1559
《巨人之歌》 1511
《少女的心》 1205
《少年通讯》(刊) 1215
《少年波果儿的故事》 660, 661
《少女的爱情》 1362
《少女们的花环》 1553
《少女艾米娜与她的母亲》 1047
《中央公论》(刊) 875, 876
《中国之行》 1347, 1348
《中尉的表》 1414
《中流砥柱》 1388
《中央学术杂志》(刊) 846
《中国小说史略》 743
《内战之歌》 1591
《冈比西斯》 1464
《冈赫尔德传》 574
《冈伽摩拉本生》 690
《贝尔彼杜》 1546
《贝达沙丽》 715, 1232
《贝哈基史》 381
《贝鲁特磨房》 1357, 1395
《贝特尼克诗集》 562
《贝尔纳多·卡尔标传奇》 910
《贝纳尔齐为什么要自杀》 1383
《见闻小录》 644
《见菟原处女墓歌》 405
《日子》 1458, 1470, 1476—1478, 1506
《日本纪》(即《日本书纪》) 172, 383, 384, 394, 401, 409, 411
《日夜谈》 1491
《日日夜夜》(刊) 1324
《日东壮游歌》 791
《日本永代藏》 769, 772
《日本灵异记》 390, 422
《日本文学之美》 1150
《日记: 1955—1962》 1531
《仁爱集》 559
《仁爱道院》(又译《博爱新村》) 1283, 1284
《仁慈老人》 1300
《什么锅煮什么菜》 1373
《化身黑天》 606
《化身罗摩的生平》 616
《仇敌》 1146
《仇恨的消失》 1288
《刈麦词》 776
《从唇到心》 1379
《从那时候起》 1193
《从驾还京师》 640
《从星星到星星》 1259
《从奴隶到帝王》 938
《从红堡到郁金香地》 1330
《从麦坦岛到蒂拉德》 1251
《从乌兰巴托到柏林》 1181
《从伏尔加河到恒河》(中译本《印度史话》) 1269
《从前在毛里塔尼亚》 1547
《从东方来的人与苏联》 1380
《从辫子的困厄中解脱出来》 934
《气息》 1397, 1536
《气候》 1574
《今世》(刊) 1193
《今昔物语》 424, 746, 893
《今昔物语集》 389, 420—425, 731, 749
《今日南非创作》 1568
《介轩诗集》 641
《公仆》 1224
《公墓》 1335
《公海》 1040
《公休日》 1171
《公正的文学》 1579
《公主在等待》 1468
《公主的珠宝》 1395
《公正人睡着了》 1531
《公寓的女人与我》 1126
《分心回忆录》 1536
《父归》 889
《父亲》 1121
《父与子》 1253, 1402
《父子之间》 1343
《父母和我》 868
《父亲的心》 1205
《父亲的死》 892
《父母的名誉》 1252
《壬辰录》 494, 737, 794, 795
《手推车》 895
《手提箱》 1376

- 《手足兄弟》 1179
- 《手、土地与水》 1357, 1419, 1420
- 《毛衣》 1395
- 《毛颖传》 392, 793
- 《毛拉古尔邦阿里的心事》 1373
- 《午睡的姑娘》 646
- 《牛大吼》 432, 433
- 《牛皮大王》 1535
- 《牛肉店闲谈》 834
- 《牛奶厂的女工》 1113
- 《牛奶店的兄弟》 888
- 《长岩》 432
- 《长街》 1396
- 《长生草》 1388
- 《长生殿》 595
- 《长舌妇》 1588
- 《长恨梦》 1176
- 《长恨歌》 169, 419
- 《长梦悠悠》 1262
- 《长生不老药》 1507
- 《长恨的玉钗》 1260
- 《长夜的呼喊》 1429
- 《反杜林论》 126
- 《反多妻主义之风》 1553
- 《爪哇岛的出现》 441
- 《乌第伯伯》 1257
- 《乌古斯史诗》 555
- 《乌木马的故事》 532
- 《乌尔都语精粹》 970
- 《乌尔纳姆法典》 10
- 《乌姆拉奥·江·阿达》 966, 975
- 《乌尔都语诗人评传》 624
- 《乌达与达拉的歌舞剧》 1259
- 《乌鸦和猫头鹰从事于和平与战争等等》
214
- 《勿杀飞蝶》 1259
- 《勿加西河畔》 1244
- 《丹贝拉》 1241
- 《丹凤眼》 1312
- 《丹沙微的少女》 1062
- 《丹杜·邦格拉兰》 702
- 《丹吉尔沉默之日》 1537
- 《丹戎布德里的驼子》 1259
- 《月顶》 978
- 《月光》 1339
- 《月行》 1176
- 《月使》 189
- 《月蚀》 441
- 《月亮》 441
- 《月绢》 1340
- 《月娥》 1344
- 《月光下》 1311
- 《月亮树》 1417
- 《月下佳人》 901
- 《月中老人》 441, 447
- 《月明之夜》 1250
- 《月亮与围墙》 1358, 1422
- 《风暴的蓓蕾》 1304
- 《风雪》 1129
- 《风使》 189
- 《风涛》 1135
- 《风谣》 427
- 《风土记》 383, 385
- 《风之手》 1324
- 《风起了》 1128
- 《风媒花》 1140
- 《风中青草》 1086
- 《风雨人生》 1192
- 《风姿花传》 748
- 《风度翩翩》 1334
- 《风雨三条石》 1261
- 《风雨牛车火》 1261
- 《风雅和歌集》 730
- 《风中摇曳的芦苇》 1134
- 《订婚》 1310
- 《认识国情之正途》 1019, 1068
- 《忆父》 1973
- 《忆纳比尔》 1445
- 《六天》 1396
- 《六首诗》 1316
- 《六牙本生》 692
- 《六度集经》 90, 96
- 《六英尺土地》 1564, 1568
- 《六亩八分地》 966
- 《六彩牙象王》 691
- 《六天的六重奏》 1428
- 《六行诗—伊斯兰的兴衰》 972
- 《六十篇短篇小说》 1528
- 《文艺》 1171
- 《文明》(刊) 519

《文学》(刊) 1125, 1396
 《文学》 987
 《文选》(即中国的《昭明文选》) 387, 419
 《文镜》 179, 233
 《文赋》 166
 《文学士》 1321
 《文学界》(刊) 836, 853, 855
 《文心雕龙》 166
 《文正草子》 733
 《文艺女神》 1311
 《文艺都市》(刊) 1125, 1127
 《文艺春秋》(刊) 892, 1118
 《文艺时代》(刊) 1106, 1118—1124, 1129
 《文艺战线》(刊) 1104, 1106—1110, 1112, 1118
 《文苑精华》 331
 《文苑观止》 502
 《文学之波》 597
 《文学艺术》 1481
 《文学研究》(刊) 1248
 《文学探讨》 1362
 《文学论》 859
 《文学道路》 996
 《文华秀丽集》 163, 387
 《文明的危机》 996
 《文明的奥秘》 1288
 《文明论概略》 821
 《文学与批评》 1476
 《文镜秘府论》 387
 《文艺复兴丛书》 1129
 《文学与批评集》 1465
 《文明, 我的母亲》 1534
 《文艺运动与劳动运动》 1105
 《文艺批评的一种发展类型》 1107
 《方舟》(刊) 1530
 《方丈记》 731
 《火》 1269
 《火山》 1314
 《火河》 1328
 《火鸟》 1316
 《火灾》 1459, 1532
 《火柴》 1307
 《火浪》 1261

《火炬》(刊) 1248
 《火炬书》 591
 《火车上》 1021
 《火神往世书》 179
 《火焰中的宣礼塔》 1516
 《为什么》 1311, 1394
 《为了自由》 1516
 《为了国旗》 916
 《为了糊口》 1314, 1315
 《为了结婚》 1419
 《为党工作的人》 1115
 《为了我们的工人》 912
 《为了祈祷与革命》 1417
 《为一种东西而受折磨》 1528
 《为华裔妇女进步歌唱》 934
 《为什么蛤蟆叫就会下雨》 442, 448
 《为什么我们这样有福气》 1552
 《为一次典型侵略的理想地形图》 1537
 《斗牛》 1135
 《斗争》(刊) 1437
 《斗篷颂》 276, 493, 502, 509, 510
 《心》 866, 868
 《心声》 1400
 《心品》 92
 《心病》 1272, 1347
 《心声集》 1424
 《心爱的人》 1250
 《心灵的花》 1347
 《心灵赞歌》 1347
 《心中的财富》 1589
 《心灵的寓意》 581
 《心爱的人死了》 1507
 《心灵的鞭子》 967
 《心灵空虚的姑娘》 1329
 《心悬在铁丝网上》 1414
 《心中的谷地沉睡了》 1303
 《心中的十二个伤痕》 910
 《心光, 白伞, 荔枝山上的伦多》 1207
 《劝学》 821
 《劝告国民书》 945
 《双女坟》 430, 431
 《双行诗集》 608
 《以斯拉(上)》 139
 《以斯拉(下)》 139
 《以诺书》 141, 142

《以西结书》 129
 《以后的事》 864, 865
 《以斯拉记》 128, 129
 《以斯帖记》 130, 137, 138
 《以赛亚书》 129, 141
 《以斯帖补篇》 139
 《以诺秘闻录》 142
 《以利亚启示录》 141
 《以真主的名义》 1584
 《以赛亚升天记》 141, 142
 《以赛亚殉教记》 142
 《孔方传》 793
 《孔雀使》 189
 《孔雀注》 1226, 1227, 1229
 《孔雀公主》 441
 《孔其的收获》 1551, 1558
 《孔雀的青春》 1334
 《孔雀信使诗》 629
 《孔菊与潘菊》 807
 《孔红娘夫人传》 938
 《孔雀女金环重圆记》 196
 《幻影》 503
 《幻想集》 992
 《尺蠖蛾》 1546
 《尹河郑三门聚录》续集 801
 《巴东玛》 690
 《巴勃亭》 686
 《巴录书》 139
 《巴士拉篇》 315
 《巴比伦塔》 1420
 《巴林之歌》 1445
 《巴拉拉敦》 701
 《巴利诗歌集》 108
 《巴拉蒂文集》 1012
 《巴录启示录》 141
 《巴格达监狱》 1051
 《巴朗·本丁传》 717
 《巴雅席德传》 1365
 《巴黎求索录》 1069
 《巴赫迪尔传》 717
 《巴赛列王传》 638, 713, 719
 《巴尔底班之梦》 1309
 《巴克赛占格龙》 1207
 《巴拉和巴比亚》 1586, 1587
 《巴巴里地区的神》 1533

《巴达尔战争之歌》 1584
 《巴勒斯坦的婚礼》 1413
 《巴赫堤亚尔故事》 377, 378
 《巴黎茶花女遗事》(今译《茶花女》)
 824
 《巴拉蒂短篇小说集》 1012
 《巴德玛瓦蒂的故事》 967, 1008
 《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团结》 1442
 《巴索拉银匠哈桑的故事》 530
 《巴德尔·穆尼尔与贝纳兹尔的爱情故
 事》 623
 《水》 1377
 《水牛》 1196, 1348
 《水坝》 1514
 《水月》 1149
 《水浒》 637, 674
 《水镜》 731
 《水仙花》 1347
 《水咒赋》 667
 《水宫歌》 807
 《水浒传》 825, 935
 《水和太阳》 1351
 《水晶幻想》 1129, 1146
 《水与天之间》 1448
 《水中的坟墓》 1508
 《水手的故事》 1358, 1414
 《水手的妻子》 1333
 《母爱》 1218, 1219, 1270, 1371, 1412
 《母亲回忆录》 1357, 1424
 《母亲的初恋》 1149
 《母鸡回忆录》 1357
 《母亲升了第三阶》 1258
 《书记》 426
 《书评》(刊) 1551
 《书信集》 315, 317
 《书经衍义》 644

五画

《打击》 1522
 《打洞》 1307
 《打谷场》 1402
 《艾凡赫》 947
 《艾尼斯》 1047
 《艾斯玛》 1046

- 《艾福璐》 1553
 《艾勒娃》 1392
 《艾斯玛伊》 1423
 《艾卜·沙比尔》 1413
 《艾扎维诗集》 1440
 《艾佛罗斯先生》 1379
 《艾赫特里夫人》 975
 《艾布·胡赖伊赖传说》 1514
 《节日的歌》 1263
 《节日的景象》 1349
 《节日的孤儿》 1051
 《平凡》 847, 848
 《平台》(刊) 1536
 《平吴大诰》 636, 642
 《平民史诗》 1491
 《平家物语》 420, 425, 494, 731, 739—
 747, 749
 《平凡的姑娘》 1300
 《正义》 1291
 《正义派》 881
 《正月泪》 1182, 1183
 《正字篇》 106
 《正当防卫》(刊) 1538
 《正义的教诲》 1578
 《正午的太阳》 970
 《玉娇梨》 648
 《玉楼梦》 798—800
 《玉簪记》 648
 《玉井莲赋》 641
 《玉丹春传》 801
 《玉堂文集》 941
 《玉堂诗集》 825, 941
 《玉叶和歌集》 730
 《示儿》 1446
 《示弟子》 461
 《古兰》 585
 《古都》 1149
 《古意》 431
 《古兰经》(又译《可兰经》) 153, 166—
 168, 249, 251, 252, 264—275, 288,
 293, 298, 308, 330, 331, 369, 491,
 509, 529, 543, 545, 550, 558, 585,
 711, 712, 1443, 1473, 1483, 1486
 《古苏姆》 1287
 《古灵魂》 1579
 《古事记》 383, 384, 394, 401, 749
 《古歌集》 395
 《古镜记》 165, 172
 《古代文学》 987
 《古风七首》 436
 《古尔达比》 1583
 《古地拉诗》 628, 629, 1343
 《古希腊箴言》 234
 《古戴世系》 714
 《古今和歌集》 164, 387, 396, 399, 419
 《古代的衰落》 1546
 《古老的故事》 1572
 《古地拉本生》 629
 《古拉尔箴言》 162, 234, 235, 239—
 241
 《古莱氏少女》 1047
 《古代民间故事》 959
 《古兰经的精神》 1068
 《古西格尔故事集》 1009
 《古莱氏族的主公》 1411
 《古杜布与穆什塔利》 619
 《去, 去当兵》 1260
 《去伊斯坦布尔旅途记游》 1053
 《未来篇》 965
 《未婚夫》 1480
 《未来往世书》 179
 《未凋谢的茉莉》 1310
 《未摘的椰枣》 1515
 《未来学家安魂曲》 1559
 《本周》(刊) 1448
 《本生经》 441, 627, 629
 《本生诗》 628
 《本生蔓》 218—220
 《本日休诊》 1134
 《本生故事》 243, 244, 438
 《本朝丽藻》 409
 《本伯罗摩衍那》 614, 615
 《世系图》 1254
 《世喜记》 105
 《世界和谐》 989
 《世说新语》 165
 《世道百咏》 168, 200
 《世欲之路》 1210
 《世界的声音》 1402
 《世界征服者》 504

《世间胸算用》 769, 774
 《世上无奇不有》 1579
 《世界上的无价之宝》 1287
 《甘美》(刊) 1283
 《甘露》 625
 《甘达录》 705
 《甘多基》 1585
 《甘露街》 1459, 1488, 1489
 《甘班罗摩衍那》 90, 614, 616
 《东方》(刊) 1046, 1193
 《东方》 916
 《东北》 1214, 1215
 《东汉》 672
 《东方志》 618
 《东明王》 391
 《东家叹》 776
 《东风劲吹》 1575
 《东方信息》 1296
 《乐学轨范》 736
 《东来的鸟》 1458, 1481, 1482
 《东非诗歌》 1579
 《东非诗集》 1554
 《东南亚史》 440
 《东明王篇》 435
 《东姆与狄欧》 664
 《东俱知安行》 1115
 《东国舆地胜览》 736
 《东海道徒步旅行记》 735
 《东方各民族应该做什么》 1296, 1297
 《布兰》(即《往世书》) 585
 《布利达》 681
 《布梭诺》 1233
 《布道之歌》 1584
 《布利达本生》 684
 《布杜达死了》 1515
 《布洛拉的故事》 1244
 《布斯巴·威拉查传》 717
 《布满荆棘的山谷》 1534
 《布满星辰的夜空》 973
 《布拉干民间故事集》 912
 《布尔什维主义的降生》 1403
 《石中先生行状记》 1134
 《龙篇》 622
 《龙山吏》 782, 783
 《龙喜记》 175, 205, 206

《龙宫赴宴录》 793, 794
 《可信国》 1578
 《可笑记》 734
 《可爱的人》 1264
 《可爱的大地》 1271
 《可怜的蓬巴基督》 1544
 《可爱的罗什, 可爱的罗摩》 90
 《旧约》(即《旧约圣经》) 13, 15—19, 122, 124, 126—128, 130, 133, 134, 138—140, 142, 151, 267, 270, 308, 711, 1451
 《旧主人》 854
 《旧唐书》 208
 《旧创复发》 1389
 《旧约·创世记》 124
 《旧约·列王记(下)》 142
 《旧约·但以理书》 140
 《旧时代的儿子》 1182
 《旧唐书·音乐志》 163
 《归乡》 1168
 《归来》 1467
 《归来者》 1394
 《归来亭》 778
 《归来之后》 867
 《北风》(刊) 1024, 1032
 《北方》 1574
 《北极》 1347
 《北非》(刊) 1451
 《北京》 1325
 《北学议》 781
 《北方评论》(刊) 1301
 《北行杂录》 649
 《北条霞亭》 877
 《北极星与木星》 619
 《北区只能是共和国》 1590
 《北京——难忘的城市》 1212, 1212
 《叶盘集》 994
 《叶齐德·本·穆阿威叶》 1411
 《叹息》 1256
 《占星诗》 565
 《占塔卡》 657
 《占芭西顿》 657, 658
 《占芭花之歌》 1198
 《占领尤巴城》 29
 《卡维》 672

- 《卡扎基》 1288
《卡尔基》(刊) 1308
《卡兰加》 1572
《卡拉吉》 657
《卡希纳特》 1274, 1280
《卡拉瓦蒂》 1009
《卡迪伦传》 1232
《卡诺之歌》 1589
《卡托卡查传》 470
《卡拉比比克》 1036
《卡林与哈桑》 1394
《卡努尼挽歌》 558
《卡贾伊文集》 1255
《卡里莱和笛木乃》 166, 172, 215, 253, 297—299, 320, 333, 377, 378, 517, 826, 1486
《卡布斯教诲录》 379—381
《卡尔纳克咖啡馆》 1491
《卡里莱与笛木乃传》 716
《卡拉阿赫迈特史诗》 1388
《号角》 916
《号角》 966
《兄妹》 1170
《只是命运》 1263
《另一面》 1421
《出发》 1519
《出征》 682
《出神》 1316
《出走记》 1154, 1155
《出征人》 1221
《出生以来》 1340
《出世景清》 755
《出埃及记》 127
《出类拔萃》 580
《出云风土记》 385
《出生的烦恼》 886
《出色的丑闻》 1133
《出卖往事的人》 1504
《出自我的笔下》 1430
《出家人与其弟子》 886
《出自贝勒吉斯的土地》 1434
《目睹集》 1064
《田家》 778
《田流剧作集》 1263
《田边福麻吕歌集》 395
《申命记》 127
《申遗腹传》 800
《电光》(刊) 1337
《四论》 379—381
《四章》 996
《四十讲》 315
《四个人》 994
《四家诗》 781
《四书说约》 641
《四行诗集》 165, 168
《四库全书》 429
《四行诗四百首》 234
《四十六岁的日记》 1145
《囚牢》 1327
《囚徒》 576, 1373
《史记》 11, 172, 409, 419, 422, 747
《史集》(亦称《合赞编年史》) 504
《史记·刺客列传》 423
《史记索隐》 423
《付法藏因缘传》 97
《代农夫吟》 434
《代博达斯》 1276, 1279
《仙赐传》 166, 220, 221, 227
《仙女红袋》 391, 792
《他》 1221
《他人的脸》 1142
《他的囚犯》 1250
《他的故土》 1249
《他人的客厅》 1307
《他们的生活》 1528
《他不是咱们的》 1263
《他加禄文学简史》 916
《他加禄的古代文化》 913
《他们为历史留下了什么》 1468
《印度》 183
《印度考》 171
《印蒂拉》 978, 980
《印度之行》 1366
《印度之声》 964, 1270
《印度之歌》 964
《印度母亲》 964, 1004
《印度教徒》 964
《印度惨状》 818, 964, 1003
《印度人之歌》 1293
《印度的芬芳》 970

《印度的哀叹》 972
 《印度的胜利》 964
 《印尼——神话与现实》 1262
 《印度古代歌谣和传说》 1316
 《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
 440
 《印度尼西亚啊，我的祖国》 1233
 《饥饿》 1166
 《饥饿》 1314, 1315
 《饥饿》 1323
 《饥饿》 1396
 《饥民诗》 739, 782
 《饥民催眠曲》 1416
 《饥饿和杀戮》 1154, 1155
 《饥饿的土地》 1330
 《令人讨厌的年龄》 1134
 《令人恼怒的豪萨语》 1591
 《尔辽温丁和神灯》(又名《神灯记》)
 524
 《冬青》 1205
 《冬至月》 785
 《冬日寓舍》 1129
 《冬季的风》 1507
 《冬天的月亮》 1330
 《失败》 1301, 1302
 《失乐园》 138
 《失去的戒指》 196
 《失望的一蒂》 1287
 《失败者的胜利》 1213
 《失去做人的资格》 1134
 《失去控制的大米》 1559, 1563
 《生》 856, 857
 《生活》 1362
 《生经》 96
 《生辰集》 994
 《生的意志》 1511
 《生命之水》 976, 1376
 《生命之冠》 889
 《生命之歌》 1366, 1511
 《生命中期》 580
 《生命演习》 1174
 《生活之魂》 1327
 《生活的墙》 1389
 《生活之艰难》 1327
 《生活的风暴》 1200

《生活的戏剧》 1209, 1210
 《生活的战争》 1211, 1216, 1217
 《生活的道路》 1200
 《生活像风筝》 1346
 《生活在真理之中》 1491
 《生活在海上的人们》 1108
 《生活在战争中的人们》 1264
 《白云》 1260
 《白鸟》 1253, 1414
 《白花》 1303
 《白沟》 436
 《白昼》(刊) 1395
 《白荷》 1250
 《白桦》(刊) 878—880
 《白痴》 1135, 1581
 《白云台》 782
 《白头巾》 1412
 《白皮鞋》 1499
 《白杜尔》 1046
 《白云小说》 392
 《白云诗集》 644
 《白氏文集》 409, 419
 《白色人种》 1142, 1144
 《白鸽飞翔》 1258
 《白藤江赋》 640
 《白云照春赋》 164
 《白云庵诗集》 645
 《白沙瓦快车》 1303
 《白夜柔吠陀》 70
 《白猿孙恪传》 645
 《白云照春海赋》 458
 《包公案》 825
 《包龙图公案》(泰译) 955
 《处女》 1305, 1395
 《处容歌》 428
 《处女作作祟》 1145
 《乐园报》(刊) 1043
 《乐极生悲》 1588
 《乐章五篇》 606
 《乐学轨范》 392
 《乐园里的蛇》 1392
 《乐天的悲观主义者赛义德·艾比·奈
 哈斯失踪奇案》 1359
 《讨论小说》 902
 《讨厌的客人》 1479

《让剑说》 1431
 《让我们的人民赢得胜利》 1542
 《训导》 685
 《训诫篇》 80, 81
 《记事》 776
 《记住我, 非洲》 1496
 《记住大海的人》 1533
 《汇票》 1545
 《汉书》 172, 419
 《汉阳歌》 791
 《汉志的赠礼》 1297
 《汉谟拉比法典》 11
 《汉城一九四六年冬》 1174
 《立场》(刊) 1393
 《玄怪录》 165
 《玄鹤山房》 895
 《主桅》 1358, 1414
 《主要的哀歌》 1541
 《主知性文学论》 1128
 《主要的哀悼者》 1254
 《主人与奴隶的对话》 45
 《兰卡母亲》 1273, 1344
 《兰嘎双贺》 90
 《兰嘎西贺》 90
 《兰甘亨碑文》 635, 666
 《写在条约发表时》 1415
 《永远的序章》 1139
 《永恒的证据》 617
 《永恒的故事》 1404
 《永恒的夏娃》 518
 《必达萨那》 1435
 《必然, 必定》 1584
 《头脑中的影子》 1422
 《半月集》 1338
 《半斤小麦》 1288
 《半岛少女》(刊) 1436, 1437
 《半沙鄢之歌》 912
 《半个小时的神》 1304
 《半夜里来的电报》 1382
 《加姬》 959
 《加冕》 27
 《加尼觉》(刊) 1222
 《加蓬故事集》 1547
 《对话》 45
 《对话》(刊) 1500

《对祖国的爱》 913, 916
 《对施拉漂老人的审判》 1253
 《对一个未来的新娘的忠告》 910
 《奴隶》 1575
 《奴隶之歌》 1573
 《纠缠》 996
 《台阶》 1040
 《台记》 385
 《圣水》(又译《活命水》) 1585, 1586
 《圣鸟》 1529
 《圣训》 168, 252, 272, 273, 288, 293, 558
 《圣经》 25, 151, 248, 264, 265, 267, 298, 1455
 《圣夜》 1459, 1537
 《圣洁》 1303
 《圣训经》 711
 《圣名岛》 1576
 《圣战者》 1328
 《圣家族》 1128
 《圣光普照》 580
 《圣战纪实》 564
 《圣女法蒂玛》 1411
 《圣女的奥秘》 1283
 《圣洁的牺牲》 1256
 《圣诞老人的愤怒》 1505, 1506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诗集》 1570
 《矛盾》 1040
 《民村》 1162, 1163
 《民数记》 127
 《民神》 1269
 《民间文学》 987
 《民族之歌》 1272
 《民族导师》(刊) 1069
 《民众的行列》 1159
 《民族主义者》(刊) 1207
 《民族文化与革命》 1536
 《弗拉迪的足迹》 1568
 《弗栗特伏诛记》 963
 《弗罗兰特和萝拉》 910, 911
 《皮匠杰杜利》 1291
 《皮格马利翁》 1484
 《发心集》 731
 《发大水之后》 1155
 《发光的沼泽》 1449

《发光的符号》 1249
 《发现新世界》 1536
 《尼拉》 1304
 《尼希米记》 128, 129
 《尼罗河颂》 37
 《尼勒德维》 1004
 《尼沙布尔篇》 316
 《尼奢陀王传》 199
 《尼日利亚之歌》 1588
 《尼罗河上的絮语》 1491
 《尼迪斯萨斯特拉》 704
 《尼罗河谷大事记》 1059
 《尼日尔的故事和传说》 1548
 《尼扎姆沙赫的得胜篇》 618
 《司阁》 313
 《司谷女神》 442
 《边沿集》 994
 《边界的故事》 1197
 《边界外的一家》 1432
 《母虎本生》 219
 《母亲的梦》 1350

六画

《动动》 433
 《动荡》 1460
 《动荡》 1551
 《动物书》 166, 300
 《动荡的岁月》 1180
 《动荡岁月的爱与死》 1522
 《动员姐妹们闹革命》 1190
 《动脑筋的神话故事》 1588
 《来远城歌》 426
 《来自东非》 1554
 《来世的干粮》 1402
 《来自祖国的嗟叹》 1397
 《来自何处，去向何处》 1051
 《来自库龙加克的尤素夫》 1386
 《来自饥饿和爱情的诞生地》 1242
 《地震》 1522
 《地王颂》 574, 1006
 《地动说》 1173
 《地平线》(刊) 1536
 《地狱图》 894
 《地下随笔》 1239

《地辜恩仇记》 1236
 《地主与掳客》(又名《土地经纪人》)
 1424
 《地狱的革命》 1415
 《地狱和火炉》 1196
 《〈地狱之花〉跋》 851
 《地藏教由来》 889
 《地狱中的礼拜》 1433
 《地平线上的太阳》 1140
 《地中海酒馆巡礼》 1514
 《地藏菩萨灵验集》 422
 《朴渊》 436
 《朴永镐》 1163
 《朴老师》 1162
 《朴堤上》 391
 《朴石之死》 1154, 1155
 《朴赫居世》 391
 《朴氏夫人传》 794, 795
 《朴堤上的故事》 428
 《机械》 1123, 1129
 《机械奴》 1389
 《机械都市》 1175
 《机器的葬礼》 1412
 《芒果林寺碑文》 666
 《芝甘邦的玫瑰》 1235
 《芴茗》 659
 《吉祥物》 1537
 《吉祥之星》 1580
 《吉檀迦利》 964, 987, 993, 1316
 《吉尔伽美什》 15, 19, 50—52, 54, 58,
 124
 《吉德拉沃利》 596
 《吉祥罗摩传》 90
 《吉尼·贝拉卡特》 1472
 《吉隆坡的巨商》 1256
 《吉隆坡的茉莉花》 1255
 《吉德尔勒卡公主》 591
 《吉尔伽美什和阿伽》 2
 《寺庙》 1274
 《寺庙灯火明》 1915
 《寺庙：爱的朝圣》 1318
 《老人》 882
 《老子》 419
 《老年》 893
 《老人行》 776

- 《老牛叹》 776
《老嫗娘》 1287
《老师和我》 868
《老处女歌》 792
《老翁化狗》 391,792
《老板与雇工》 1371
《老爷和群氓》 1053
《老师和遗书》 868
《老鼠的故事》 1162
《老骑士之梦》 1468
《老妇人和母牛》 1320
《老黑人和奖章》 1544
《老鸚鵡的羽毛》 983
《老虎为何吃孩子》 1348
《考生的手记》 892
《西奈》 1200
《西京》 782
《西卡索》 1549
《西游记》 91,494,637,825,935,955
《西瓦吉王》 574
《西东合集》 1296
《西达拉姆》 978
《西奈峡谷》 1325
《西服上衣》 1342
《西京杂绝》 781
《西京别曲》 433
《西江寒食》 778
《西洋情况》 821
《西鲍民王》 959
《西国立志篇》 821
《西北的故事》 1197
《西格利亚诗》 246
《西汉通俗演义》 637
《西蒂·努儿巴雅》 1235
《霍斯陆与西琳》 364,580
《西瓦吉五十二首》 574
《西瓦迦米的誓言》 1309
《西洋旅途见闻记》 834
《西利·西伐利短篇小说集》 1343
《亚什特》 119
《亚齐传》 713
《亚斯纳》 116,118
《亚述法典》 11
《亚历山大传》 504
《亚洲觉醒了》 1307
《亚历山大故事》 356,1295
《亚历山大四部曲》 1422,1429
《亚历山大的宝鉴》 580
《亚洲上空的风暴》 1239
《亚比斯谷地的黄昏》 1426
《再次集》 994,996
《再见惠兰的时候》 1262
《耳语》 1330
《共和》(刊) 1395
《共产主义》 1338
《共和国还是封建王国?》 1589
《列宁》 1294
《列国》 672
《列王记》(上,下) 128,1025
《列宁传》 1221
《列国志》 935
《压在石下的手》 1324
《有些人》 1420
《有名的死尸》 1351
《有儿女的寡妇》 1287
《有双脐的女人》 1253
《有一种东西叫思念》 1438
《有灵性的女人及其他》 1521
《灰烬》 1459,1530
《灰色的月亮》 1133
《灰烬的沉默》 1534
《在风口》 1402
《在中午》 1505
《在乡下》 1499
《在城崎》 883
《在桃源》 881
《在彼岸》 1522
《在飞毯上》 1404
《在火车上》 1063,1469
《在外地主》 1115,1116
《在幻想中》 1039
《在海中心》 1358,1454
《在河岸上》 1536
《在流放地》 1414
《在新筛中》 1402
《在陆桥上》 1175
《在东方旁边》 1251
《在世人面前》 1297
《在真主面前》 1297
《在先知面前》 1297

- 《在阿尔泰山》 1104,1179
《在那天晚上》 1166
《在雾的后面》 1447
《在马六甲海峡》 1261
《在埃米尔时代》 1393
《在肉体上签字》 1529
《在避雨的地方》 1314
《在陆内塔广场》 1250
《在清真寺讲道》 560
《在黎明的路上》 1434
《在乍得的星空下》 1547
《在伊斯兰教面前》 1297
《在我面前的表演》 1326
《在肥沃的土地上》 1388
《在委任与独立之间》 1415
《在春天的草地上》 1158
《在爱情的圣殿里》 1444
《在沙龙的角落里》 1039
《在沉重的河流中》 1139
《在灾难的海洋里》 1421
《在美丽的星空下》 1547
《在阿凯的童年生活》 1555
《在瓦西蒂的坟墓上》 1213
《在大马士革的宫殿里》 1141
《在和平生活里活下来》 1552
《在杰路姆河上的小舟中》 1303
《在阿特拉斯山下的战斗》 1506
《在黑暗道路上被消灭的我》 1324, 1325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222
《达郎》 672
《达兰甘》 696,698
《达玛万德》 1367
《达杜之诗》 589
《达沙阔尔》 1375
《达拉布故事》 377
《达荷美的婚姻》 1548
《达姆彭的红心》 1208
《达希玛娘姨的故事》 937
《迈哈穆德王》 1046
《迈尼西庄园轶闻录》 1472
《成人之路》 1505
《成方圆书》 300,301
《成吉思汗》 1307
《成语诗集》 234
《百咏》 201
《百里挑一》 1210
《百鸟朝凤》 371,372
《百年树人》 1263
《百科全书》 42,1043
《百道梵书》 60,192
《百譬喻经》 198,218,219
《死刑》 1394
《死灵》 1139
《死擒》 1211,1212
《死胡同》 1040
《死人的书》 (见《亡灵书》)
《死亡的土地》 1572
《死亡的贸易》 997
《死在加拿大》 1534
《死神的故事》 527
《死亡线上的挣扎》 1196
《死神和国王的马弁》 1551
《夹竹桃》 1397
《托戈—格尼尼老爷》 1549
《扬帆》 1237
《轨道回转》 1175
《过渡》 1579
《过渡》(刊) 1554
《过渡期》 1158,1167
《过了春分时节》 866,867
《过去和现在的故事》 1585
《至花道》 748
《至死相爱》 1047
《至治癸亥四月二十日发京师》 436
《贞鼠》 645
《尘劳》 867
《尘嚣》 1239
《尖石、被剥夺者和绝望者》 1239
《当当虫》 885
《当代商队》 1329
《当代秘密宝库》 1296
《当田野苏醒的时候》 1302,1304
《当纺车停转的时候》 1385
《当代阿拉伯诗坛巡礼》 1445
《光》 1270
《光明》(刊) 1575
《光亮》(刊) 1046
《光辉》 1347
《光辉》 967

- 《光线》 1528
《光与暗》 1402
《光明面》 1528
《光和影》 1274
《光源氏》 411
《光线集》 1512
《光明之城》 1324
《光芒和日出》 1251
《光荣的加纳》 1551
《光明与风暴》 1411
《光源氏物语》 411
《吸鸦片者》 966
《帆与风》 1358,1413
《刚与柔集》 991
《刚果的贝雅特里齐》 1549
《岁月流逝》 1447
《吊桥与总统方案》 1246
《早春》 1499
《早晨》 1412
《早晨的面孔》 1320
《早稻田文学》(刊) 843
《同人》(刊) 1216
《同人们在一起》 1412
《因陀莱卡》 966
《因陀罗史》 656
《因梯央教子》 635,657
《因陀罗天廷》 466
《因陀罗耆的伏诛》 963,984
《因陀罗·布特拉传》 717
《因陀罗·邦沙万传》 717
《因此,我写信给你们》 1574
《因达拉帕拉特和苏来曼》 698
《团结破裂》 960
《回忆》 1201,1250,1444
《回顾》 1289
《回答》 1219
《回复》 691
《回归线》 1546
《回忆之路》 1310
《回忆故乡》 912
《回家做窝》 1558
《回来吧,非洲!》 1324,1325
《回到九五年》 1038
《回巴格达归途揽胜》 1053
《回忆伊桑·夸拉之死》 1584
《曲折》 1516
《曲线》 1305
《曲语生命论》 232
《曲调与回响》 504
《虫食松》 782
《肉闪》 1173
《竹笛》 1250
《竹林中》 895
《竹夫人传》 793
《竹取物语》 166,388,419
《竹筒美女》 391,792
《竹泽先生这个人》 886
《先知》 1400,1401
《先锋》 1419
《先驱》 1400,1401
《先知园》 1400,1401
《先知传》 711
《先知归天记》 711
《先知修发记》 711
《先哲科尔库特的故事》 555,556
《乔达摩佛》 1347
《年轻的人》 1132
《年华如锦》 1553
《年轻的苦行僧》 1346
《年轻的寡妇们》 1173
《年轻的女苦行者》 982
《朱利的人》 1566,1567
《朱蒙说话》 428
《传奇》 517,518
《传道书》 130
《传奇漫录》 636,644
《伟大的故事》 215,216
《伟大的出发》 1272
《伟大的般度族传》 494
《伟大中国里的尼泊尔文化》 1348
《伟人社会中的新梦境》 1448
《休妻》 1537
《休沙瓦》 656
《休达的贞女》 1505
《伏在爱人的胸前哭泣》 1429
《优哩婆湿》 83,186,191,192,195,1010
《优胜劣败》 1237
《优异诗篇》 628,630
《优素福先知传》 711

- 《仲儿》 100
《仲夏夜之梦》 1558
《伤疤史》 1412
《伤兵医院》 1260
《伦敦游记》 684
《伦格拉勒·本多巴拉雅耶》 963
《伪经》 19,124,126,138,139,
141—143
《伪装者》 1254
《伪爱国者》 1253
《伪装人物》 1130
《伊杜》 1553
《伊璫》 496,637,638,670,672,679,
686,709,956
《伊豆舞女》 1124,1125,1147,1148
《伊利亚特》 519,822,1019
《伊势物语》 419,733,749
《伊泽兰轩》 877
《伊索寓言》 824,948
《伊朗之星》(刊) 1374
《伊朗妇女》 1372
《伊璫堪禅》 709
《伊拉克腹地》 1403
《伊希里尼亚》 1583
《伊浦味箴言》 24
《伊斯兰宝库》 564
《伊赫桑太太》 1469
《伊斯兰的兴衰》 965
《伊斯兰的崛起》 1294
《伊诺克·阿登》 1344
《伊本·努瓦格特》 973
《伊斯坎达尔传》 711,712,719
《伊斯马·耶丁传》 717
《伊斯坦布尔姑娘》 1379
《伊斯坦布尔的规谏》 559
《伊斯兰教百科全书》 557
《伊本·白图泰游记》 503
《伊本·法国玛游记》 1491
《伊本·沙持与纳季德》 1403
《伊本·赫勒顿的社会哲学》 1474
《伊萨本·希沙姆叙事录》 1021,1062
《伊历13世纪学者评传》 1054
《伊斯兰宗教思想重建》 1292
《伊卜拉辛姆·贝克旅行记》 1023,
1026,1027
《华山女》 156
《华容道》 808
《华山仙界录》 801
《华阳国志·南中志》 447
《延辛》 1388
《延喜式》 385
《延乌朗细乌女》 391
《自然》 1495
《自由钟》 841,898,901,902
《自由颂》 1344
《自我品》 92
《自由真言》 1273
《自由之歌》 1013,1015
《自由诗集》 1504
《自由周报》(刊) 1248
《自由的七月》 1050
《自由的早晨》 1324
《自由的国家》 1252
《自由的信息》 1362
《自由的种子》 1573
《自由的渴望》 1012
《自由的激情》 1231
《自行车之歌》 1589
《自我的秘密》 1295
《自居的东园》 1336
《自由人与奴隶》 1420
《自由人的珍品》 504
《自由女神赞歌》 1013
《自然和信念的诗歌》 1580
《自然资源保护论者》 1565
《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 1107
《自己的竹笛自己的歌》 1351
《自由一集:黑入性和人道主义》 1542
《血》 1328
《血鸟》 1497
《血线》 1270
《血谷》 1506
《血书》 1171,1172,1537
《血与烟》 1507
《血之泪》 841,898,900
《血的花瓣》 1554
《血腥的土地》 1388
《血染的衬衫》 1471
《血红的埃米尔》 1357,1395
《血染的十月之花》 1414

《向导》 1321
《向前看》 1214, 1218
《向人世问好》 1420
《向往与鉴赏》 1512
《向命运挑战》 1318
《向祖国致敬》 1012
《向你全家致敬》 1589
《向新世界致敬》 1270
《行列歌》 1400
《后典》 138
《后篇》 88, 464, 465, 610, 702
《后来的事》 864, 866
《后罗摩传》 89, 207, 209, 210
《后会有期》 1213, 1218
《后汉书·哀牢传》 447
《舟路说》 392
《创伤》 1572
《创世记》 125, 127
《创造者》 1253
《创伤和伤痕》 1250
《全唐诗》 163
《全意识》 619
《全越诗录》 644
《会苏曲》 426
《合适论》 233
《众王冠》 638, 715
《众生平等之日》 1578
《众经要素金藏论》 422
《杀妻》 1261
《杀死淫妇》 1358, 1378
《杀死鳄鱼的人》 1550
《爷爷教育孙孙》 635
《杂宝藏经》 90
《朵吉西米》 1546
《朵伽比亚姆》 106, 107, 112
《名人》 1149
《名史》 682
《名人传》 563
《名人列传》 502
《多比传》 139
《多角星》 1533, 1534
《多甚古村》 1127
《多灾多难》 1234
《多情佛心》 886
《多福公主》 983

《多景楼雪夜》 436
《多明戈斯·沙维正传》 1572
《负知草》 1136
《负軛氏的誓言》 100, 101, 105
《争斗时代》 1340
《争论与批评》 1476
《旭日东升》 930
《旭日冉冉》 1224
《刘忠烈传》 800
《刘李两门录》 801
《齐德拉》 998
《齐诺比亚》 1046
《妄想》 877
《交易》 1480, 1485
《衣饰》 1264
《庄子》 419
《庄书》 322, 326
《忏悔》 910
《忏悔录》 1403
《忏悔前的玛丽娅》 1047
《问》 990
《问询者的眼睛》 1585
《闯入者》 1142
《灯火与荷花》 1329
《冲击》 1196
《次经》 19, 124, 126, 138, 139, 143
《冰壁》 1135
《冰冷的炉灶》 1347
《汗·哈里市场》 1488
《江河》 1422
《江南女》 430
《江岸村》 1165
《江河集》 992
《江汪拉书信》 959
《江湖四时歌》 786
《江城子·七夕冒雨到九店》 436
《池塘与荷花》 1329
《宇宙旅行》 1175
《宇津保物语》 388, 419
《宇治拾遗物语》 731
《宇治大纳言物语》 421
《宇治大纳言隆国物语》 421
《安塔拉》 1046
《安民歌》 428
《安歌传奇》 698

《安州怀古》 777
 《安塔拉传奇》 167, 496, 503, 506,
 513—519, 826
 《安哥拉年表》 1571
 《安哥拉诗集》 1570
 《安哥拉习俗》 1573
 《安德罗玛克》 1045, 1474
 《安娜·卡列尼娜》 1423
 《安哥拉诗人诗集》 1571
 《安塔拉和游牧文明》 519
 《安哥拉故事——四篇》 1571
 《安息吧, 可尊敬的铁嘴博士》 1559
 《字母表诗》 591
 《并非无望》 1134
 《并非风吹草动》 1259
 《关雎》 457
 《关税》 1574
 《关东别曲》 736, 790
 《关于阶级文学》 1167
 《关于艺术的感想》 1112
 《关新艺独幕剧集》 1263
 《兴旺》 682
 《兴夫传》 738, 804, 806, 807
 《兴夫与乐夫》 806
 《兴津弥五右卫门的遗书》 875
 《米粒》 1252
 《米娜》 968, 1339
 《米索索》 1573
 《米尔达德》 1402
 《米尔沙勒》 1527
 《米拉玛尔公寓》 1491
 《米南加保法典》 715
 《许生传》 738, 802
 《论语》 272, 393, 422, 869
 《论元旦》 347
 《论心灵》 327
 《论毒药》 375
 《论政治领袖》 1324
 《论文化与文学》 1507
 《论艾哈迈德·沙里夫》 1528
 《论贾希利叶时期的诗歌》 1474
 《论也门现代诗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1435
 《军歌诗稿》 1530
 《军中词命集》 642

《农夫》 683, 1351
 《农民》 964, 1270, 1470
 《农民之歌》 1338
 《农家姑娘》 967
 《农夫郑道令》 1162
 《农民的女儿》 1264
 《农民的灾难》 1053
 《农夫乌图波拉》 1578
 《那罗传》 78, 79, 84, 199
 《那罗传》(泰译) 956, 957
 《那信囊》 954
 《那种人》 1219
 《那儿有什么事》 1568
 《那罗陀往世书》 179
 《那特薄伽梵》 606
 《那哥达·慕达传》 717
 《那纳克祖师之声》 589
 《那士姆埃米尔扎克扎克》 1589
 《异乡》 1196
 《异乡流浪者的故事》 557
 《寻找生活》 1307
 《尽善尽美》 580
 《阮国之败》 667, 668
 《阵痛》 1421
 《阳光下的人们》 1358, 1427
 《阶级》 1205
 《阶级对立和阶级文学》 1167
 《阴影》(刊) 1274
 《阴暗的愉悦》 1143
 《收获集》 992
 《收买选票》 1251
 《妇女篇》 78
 《妇女杂志》 1001
 《妇女的解放》 1013
 《她的敌人》 1209, 1210
 《她是莎尔玛?》 1254
 《她的一对眼睛》 1359, 1377
 《妈妈的牺牲》 1208
 《妈妈, 我想嫁人》 646
 《好奇心》 1007
 《好色一代男》 769, 770
 《好色一代女》 769, 770
 《好色五人女》 760, 769, 771
 《好人物之夫妇》 883
 《戏剧学》 1010

《戏作三昧》 894
 《戏剧故事》 1474
 《观察家》 1304
 《观音氏敬》 646
 《欢喜经》 635, 670
 《欢迎独立之歌》 1590
 《欢迎军人之歌》 1589
 《欢庆妇女解放》 1015
 《牟鲁迦神导引之歌》 109
 《孙达丽》 1008, 1009
 《孙逸仙传》 912
 《孙子教祖父》 657
 《红花》 1131
 《红运》 1195
 《红尘》 1258
 《红焰》 1155
 《红楼梦》 801, 802
 《红龙新闻》(刊) 1221
 《红龙杂志》(刊) 1221
 《红夹竹桃》 964, 996
 《红色的虹》 1263
 《红颜身世》 1193
 《红色的天空》 1273
 《红色的蚕茧》 1142
 《红堡的黄昏》 1307
 《红冬青榭的根》 1396
 《红宝石眼神马》 634, 683
 《约伯》 1402
 《约伯记》 130, 137
 《约拿书》 130
 《约书亚记》 128
 《约翰诗集》 1173
 《纪伯论传》 1402
 《纪录汇编》 700
 《纪念艾布·阿拉》 1473
 《纪剿徐海本末》 650

七画

《玛豪》 686
 《玛尼梅》 1273
 《玛纳梅》 1344
 《玛亚·保松》 1577
 《玛卡梅集》 167, 313—320, 1062
 《玛尼披才》 672

《玛河索德》 635, 656
 《玛兹达格》 299
 《玛娜哈意》 683
 《玛卡梅故事》 496
 《玛妮梅格莱》 234
 《玛拿西祷词》 139
 《玛尼克—玛雅》 705
 《玛卡梅体故事》 1486
 《麦》(刊) 878
 《麦田》 1175
 《麦加的姑娘》 1521
 《麦吉农与莱伊丽》 580
 《戒女词》 792
 《戒日王传》 82, 174, 215, 222
 《进军》 1287
 《远归》 1421
 《远征》 1272
 《远离帐篷》 1330
 《远不止十六年》 1413
 《远方城市的巫医》 1552
 《远过莫斯科和华盛顿》 1402
 《运货船主》 683
 《运动胜于静止》 1587
 《攻克安达卢西亚》 1047
 《坏伙伴》 1142, 1143
 《坎特伯雷故事集》 172, 298
 《坎坷旅途中的面影》 1422
 《坟墓》 1349
 《杜娑》 683
 《杜鹃》(刊) 860, 862
 《杜鹃使》 189
 《杜鹃之歌》 1012, 1015
 《杜鹃信使诗》 629
 《杜温那达玛本生》 684
 《村女》 1291
 《村庄》 1320
 《村妇》 1270
 《村店》 1256
 《村之家》 1131
 《村野小景》 687
 《村里的人们》 1170
 《杉树的悬诗》 1404
 《克兰比埃》 1544
 《克尔达查雅》 1234
 《克乐发姑娘》 956, 959

- 《克赛姆·苏丹》 1040
《克什米尔之美》 964
《克什米尔妇女》 967
《克拉因氏之病》 1175
《克什米尔的故事》 1301
《克里奥罗及其他》 1575
《克娄巴特拉之死》 1464
《克韵颂圣修辞诗》 512
《克里什诺康托的遗嘱》 978, 980
《克拉拉·韦尔特瑙女士的故事》 936
《志飘》 1196
《声音》 1553
《声音静止》 1537
《声誉事件》 1471
《声音与回响》 1528
《芸台类语》 644
《芙蓉相思曲》 801
《花史》 428, 793, 794
《花园》 1273, 1344
《花圃》 996
《花镜》 748
《花蕾》 1351
《花王戒》 428
《花与刺》 1573
《花之血》 901
《花园报》(刊) 1043
《花担子》 1192
《花笺传》 646, 648
《花的火焰》 1270, 1326
《花花公子》 975
《花是红的》 1303
《花柳春话》 825, 834
《花园的思想》 1122
《花的圆舞曲》 1149
《花脸回忆录》 1402
《苍氓》 1132
《苍蝇》 1121, 1122, 1330
《芬芳的花环》 1335
《芳华》 646
《芳香》 1270, 1291
《芳娘》 1260
《芳菲》 1332
《芦溪集》 791
《芦溪歌》 791
《芭蕉七部集》 766
《苏里冯》 657
《苏里娅》 1469
《苏拉拉》 1497
《苏帕特》 1204
《苏尔诗海》 494, 598, 599, 605
《苏尔诗选》 597, 598
《苏拉巴蒂》 1234
《苏撒拿传》 140
《苏罗珍娜》 1348
《苏公奉使传》 645
《苏里王朝史》 563
《苏美尔王表》 11, 51
《苏美尔法典》 11
《苏菲长老传》 552
《苏联的崛起》 1341
《苏丹短篇小说》 1499
《苏阿德离去了》 276
《苏帕德拉祖母》 1347
《苏库纳孙达丽》 1008
《苏伐刺蒲迷的形成》 441
《苏米拉娘姨的故事》 936
《苏拉巴蒂之子罗伯特》 1234
《苏赫拉布与鲁斯坦姆》 343
《苏丹思想运动该往何处去?》 1495
《劳役》 1168
《劳利路》 1322
《劳动者之歌》 1327
《走》 1343
《走出集中营》 1336
《赤脚》 1529
《赤古堡》 1573
《赤吉葛》 1576
《赤壁歌》 804, 808
《赤西蛎太》 883
《赤裸的针》 1555
《赤壁大战》 808
《赤道上的呐喊》 1260
《孝经》 419
《李允九传》 800
《李朝实录》 736
《李生窥墙传》 793
《李忠武公传》 842
《李容古之诗》 1578
《李舜臣实记》 842
《李国李相国集》 434

- 《吾妻问答》 732
 《巫婆之女》 1414
 《巫山一段云词·松都八景》 436
 《两岸》 1201
 《两兄弟》 1288
 《两亩地》 992
 《两种爱》 1324
 《两姐妹》 996
 《两海集》 1018, 1042
 《两班传》 738, 802
 《两个作家》 1184
 《两个朋友》 1009
 《两个肉体》 1139
 《两个庭院》 1136
 《两个疯子》 1420
 《两个葬礼》 1362
 《两叶一芽》 1310, 1320
 《两行乳水》 1196
 《两种力量》 1527
 《两种声音》 1324
 《两座坟墓》 1287
 《两千个季节》 1552
 《两国的土地》 1436
 《两个妻子之间》 1516
 《两兄弟的故事》 29
 《两情人的故事》 1391
 《两个铜板发家》 936
 《更胜一筹》 693
 《更科纪行》 766
 《更多的给予》 992
 《还有什么剩给你们》 1428
 《忒修斯》 1474
 《忒拜之战》 1488
 《忒勒马科斯历险记》 1055
 《来的是三个人》 1382
 《来自太阳的歉意》 1396
 《来自非洲的情人》 1496
 《来自生活的十个故事》 1394
 《批评与改革》 1476
 《找寻瓦利德·本·迈斯欧德》 1429
 《折断的翅膀》 1021, 1048, 1318, 1400
 《抢劫》 1389
 《抑斋诗集》 642
 《抗战的微笑》 1195, 1196
 《把菲律宾出卖给日本》 1252
 《报复》 1343
 《报复的循环》 1533, 1534
 《报恩奇遇录》 801
 《拟人传记》 792
 《抒情歌》 1147
 《连锁》 1258
 《臣民书》 1296
 《医生》 1179, 1152
 《医典》 161
 《医疗所》 1281
 《医方类聚》 736
 《求子》 1315
 《求死》 1389
 《步枪》 1143
 《坚强的寡妇》 1205
 《吠陀》 115, 585, 660
 《吠陀神—因陀罗》 444
 《呐喊》 1526
 《吟游诗人》 1316
 《吧达威马来语》 936
 《吼声》 1253
 《时代》(刊) 1193, 1283
 《时代之子》 965
 《时代之声》 1270, 1291
 《时令之环》(《六季杂咏》) 170, 186, 1346
 《时代终结》 1340
 《时间之鸟》 1271, 1318
 《时日的交替》 1542
 《时代的聲音》 1468
 《时代的笑料》 621
 《时机与狙击手》 1528
 《旷野呼叫》 1236
 《财神桥》 1303
 《别妻歌》 400
 《别哭, 孩子》 1554
 《别了, 阿帕梅亚!》 1411
 《吴龙传》《即德钦哥都迈传》 1221
 《吴哥行》 959
 《吴波瓦大臣洒水祝祷志》 691
 《呆若木鸡》 1532
 《足迹》 1246, 1457
 《旱》 776
 《男子汉》 1209, 1216
 《男色大鉴》 769

《男人的坟墓》 1047
《国史》 426
《国王、王后和仆人》 1282
《围墙》 1528
《园地》(刊) 1043, 1045, 1046
《牡丹屏》 901
《针、玻璃和雾》 1146
《利论》 78, 226
《利未记》 127
《利世书》 630, 631
《利比亚画刊》(刊) 1527
《利文斯通的伙伴》 1568
《利比亚文学概观》 1528
《利比特伊斯达法典》 11
《利比亚现代阿拉伯文学》 1528
《利昂兄如何携妻而归》 1249
《利比亚诗人易卜拉欣·乌斯塔·欧麦尔》 1528
《私人秘书》 1325
《每天晚上都来的人》 1159
《告疾示众》 462
《告别与归来》 1527
《秀子姑娘》 1261
《我》 1238, 1347
《我的家》 622
《我的歌》 1159, 1432
《我何曾》 785
《我是猫》 831, 859, 860, 862, 863, 873
《我活着》 1397
《我也不知》 881
《我与月亮》 1505
《我的大学》 1161
《我的土地》 1211, 1212
《我的村庄》 1300
《我的初恋》 1324
《我的青春》 967
《我的茅屋》 1251
《我的祖国》 1425
《我的祖国》 1181, 1182
《我的祖国》 1256
《我的祖国》 915
《我的影子》 1351
《我的幽居》 921
《我的邻居》 1513

《我要等待》 1303
《我生于何方》 1180
《我们不会死》 1471
《我们这些人》 1324
《我们的母亲》 1012
《我们的时代》 1586
《我们的祖国》 1012
《我住的地方》 1263
《我告诉你们》 1468
《我的梦之舟》 1526
《我是幸福的》 1436
《我就是世界》 1252
《我一贯的歌曲》 1542
《我的父亲的笑声》 1250
《我你他的故事》 1269, 1289
《我儿子的故事》 1568
《我们的老百姓》 960
《我们埋葬过去》 1507
《我的一分天地》 1516
《我的人类兄弟》 1432
《我的七爱之歌》 698
《我的东京地图》 1136
《我的白发母亲》 1178
《我告别了希望》 1447
《我的信念常在》 1535
《我的写诗经验》 1418
《我们应做什么》 881
《我们是野蛮人》 1303, 1304
《我热爱的土地》 1507
《我梦想的姑娘》 1521
《我偷走的夏天》 1174
《我最后的告别》 916, 918, 921
《我心中升起的烟》 1522
《我们心中的魔鬼》 1386
《我们区都在咯血》 1412
《我们马库卢苏人》 1572
《我们明天不会死》 1397
《我们打死癞皮狗》 1574
《我们的当代文学》 1476
《我们街区的故事》 1491
《我们燃烧的手指》 1358, 1397
《我在美丽的日本》 1150
《我国人民的晨曲》 1459
《我的心, 我的旅客》 1325
《我的心是座火山》 1542

- 《我的青少年时代》 1578
《我国人民的晨曲》 1536
《我是尖酸刻薄的》 1534
《我是怎样自杀的》 1388
《我想认识你，非洲》 1573
《我在鬼林中的生活》 1552
《我的布什塔格大叔》 1505
《我的同胞们的群像》 1382
《我的灵魂的自发性》 831
《我们城里的 14 件事》 1529
《我们街区的孩子们》 1459, 1490, 1491
《我铁窗里的十字架》 1325
《我的声音晨寻找道路》 1536
《我的兄弟，我的刽子手》 1254
《我们在这儿诞生和成长》 1574
《我的一生及五十年以后》 1578
《我们的主公穆罕默德生平》 1068
《我们要为祖国的永存而死》 1503
《我们的妇女在教法与社会中》 1509
《我的灵魂的自发性——献给非洲的女性》 1570
《何罪之有》 1207
《佐富杜》 1583
《但达》 1553
《但是》 1328
《但以理书》 130
《但以理补篇》 140
《作家》 1224, 1522
《作诗见志》 780
《作家易卜拉欣》 1458, 1470
《伯因妮之子》 1309
《伯格的女儿》 1566
《伯勒达伯和森沃伦》 1006
《佣人》 1351
《你的目光》 1447
《你们这些诗人》 1403
《你们都抢光吧》 1159
《你是共产党人》 1437
《你将往何处去》 1324
《住宅》 1329
《住吉物语》 730
《佛牙史》 626
《佛陀传》 438
《佛国记》 173
《佛塔史》 626
《佛歌集》 977
《佛所行赞》 64, 97, 98, 245
《佛经注疏》 241, 243
《佛德庄严》 630
《佛本生义记》 94
《佛本主义释》 94
《佛本生故事》(又译《本生经》或《佛本生经》) 18, 92, 94—96, 166, 194, 213, 214, 218, 442, 492, 495, 656, 1224, 1343
《佛本生经注》 634
《佛本生经疏》 634
《佛本生故事五十则》(又译《五十本生故事》或《般若本生故事》) 633
《兵士之家》 1373
《近臣书》 299
《近郊区》 1269
《近代文学》(刊) 1136—1139
《近代生活》(刊) 1125
《彷徨者》 1400, 1401
《返回老家》 1542
《余烬》 1258
《含着水的星》 1176
《含泪的芭希玛》 1414
《谷底》 1403
《希望》 1007
《希莫普》(又称《荷兰公司军队与华人之战》) 716
《希望之林》 1256
《希望之歌》 1459, 1536
《希尼拉沃德》 696
《希·米斯金传》(《穷老汉传》) 717
《希贾兹游记》 1069
《希望的早晨》 972
《希望的春天》 1396
《希望的种子》 1257
《希望的喜悦》 972
《希腊诗剧选》 1474
《希拉勒人传奇》 503
《希蒂·阿克巴丽》 934, 936
《希，藹东·德丽玛》 715
《希贾兹的黑姑娘》 1447
《希堤查兰·斯瑞斯特》 1351
《鸠摩罗出世》 186, 189, 245, 469
《狂人》 1400, 1401

- 《狂风》 1327
《狂人呓语》 1488
《犹滴传》 139—141
《饭店之花》 1241
《龟往世书》 180
《迎春夜话》 1262
《岛史》 162, 242
《岛夷志略》 700
《弃妇们》 1454
《辛哈元帅》 1269
《辛格尔罗摩衍那》 616
《辛伯达航海旅行的故事》 522, 530—532
《客人传》 166, 300
《忘恩负义》 1046
《应旨论农政疏》 782
《序诗》 358
《这个艺妓》 1252
《这个村社》 1253
《这些血鸟》 1543
《这个摩洛哥》 1536
《这片土地属于谁》 1213, 1214
《这里没有甜蜜》 1553
《这个家是我的世界》(又名《私生子》) 1257
《这个世界啊, 我的兄弟》 1553
《怀风藻》 163, 383, 386
《怀念集》 992
《怀念祖国》 1574
《忧思》 1362
《忧心忡忡》 1007
《忧伤之子》 1248
《忧伤的土地》 1413
《快艇》 1261
《快乐的心》 1577
《快点杀死我》 1555, 1580
《快乐的萨海拉》 595, 617
《闲吟集》 733
《闲山岛月明夜》 786, 787
《灼痛》 1581
《沙卡》 1549
《沙高》 1212
《沙丁鱼》 1555
《沙中女》 1142
《沙与沫》 1400, 1401
《沙石集》 731
《沙米娅》 1046
《沙里花》 432, 433
《沙卡之死》 1548
《沙恭达罗》(全译名:《凭表记认出沙恭达罗》) 83, 84, 166, 186, 191—196, 210, 595, 628, 1006, 1010
《沙恭达罗》(泰译) 956, 957
《沙恭达罗》(尼泊尔) 1348
《沙班诗集》 1578
《沙漠回声》(刊) 1518
《沙伦塔夫人》 1287
《沙恭达罗传》 83, 194
《沙漠的光荣》 1537
《沙米特的故事》 1208
《沙姆园地中的热恋》 1046
《沙姆征战中的热恋》 1046
《沙姆斯丁·大不里士集》 372
《汽车司机孙姆》 1206
《沧海桑田》 1262
《没关系》 1250
《没有受伤》 1252
《没有路的人》 1572
《没有太阳的街》 1116, 1136
《没有见到黎明》 1253
《没有追逐姑娘》 692
《没有亚当的夏娃》 1469
《没有穷人的世界》 1343
《没有身价的新娘》 1579
《没有旗帜的战斗》 1445
《没有雷声的地方》 1554
《没有骑士的战斗》 1445
《沉淀》 1053
《沉船》 964, 992
《沉思集》 1232
《沉默与雨》 1396
《沉痾自哀文》 403
《沉默的赞颂》 972
《沉默气氛笼罩下的人》 1537
《沈清传》 738, 804—806
《沈狱送秋日感怀》 738, 779
《宋珍菊花》 648
《牢记路本》 1546
《灾难》 1419, 1573
《穷人》 1217

- 《穷困》 1348
《穷人的儿子》 1459, 1530
《穷苦的孩子尼三》 1207
《证词》 1497
《诃利世系》 470, 599
《评论家报》 1517, 1518
《诉怨》 1324
《词源篇》 106
《词语的吸引力》 1007
《社会毒瘤》(又译《不许犯我》) 818, 916—920
《社会舞台》 1484
《补闲集》 437
《补鞋匠马尔鲁夫》 524
《初始篇》 465
《初次搏动》 1257
《初春的风》 1113
《罕世瓔珞》 167, 326
《良言书》 630
《张吉山》 1176
《改口》 1038
《灵验的灰》 1555
《灵魂归来》 1458, 1470, 1480, 1481
《灵魂的烙印》 1261
《忌名说》 392
《局长舅舅》 1342
《君子》(刊) 1216
《君子社》 1212
《君王歌》 786
《君王篇》 315
《君法统一论》 947
《阿也歌》 432, 433
《阿尤希》 1179
《阿伊达》 1046
《阿林姆》 698
《阿育王》 963
《阿波罗》(刊) 1466
《阿迦尔》 1532
《阿夫桑内》 1373
《阿比曼尤》 1008
《阿末之死》 885
《阿尼律陀》 494, 635, 669
《阿加迪尔》 1534
《阿里巴巴》 1480
《阿里古荣》(原名《呼德呼德》) 696
《阿里师傅》 1507
《阿陆哥传》 1197
《阿拉姆丁》 1018
《阿姆比亚》 705
《阿旺元帅》 1260
《阿南迪城》 1328
《阿部家族》 875
《阿逾陀篇》 86, 609
《阿敏和我》 1197
《阿维斯塔》 13, 15, 17, 18, 115—120
《阿摩司书》 129
《阿卜杜拉传》 926—928
《阿扎德传奇》 965
《阿巴西诗集》 1494
《阿尔及利亚》 1532
《阿达婆吠陀》(即《阿达婆吠陀本集》) 14, 59, 61, 62, 65, 70—72
《阿迪利兄弟》 1578
《阿拉伯沿海》 1403
《阿拉伯时代》 975
《阿周那凯旋》 702
《阿周那出行》 466
《阿陶的故事》 440, 445
《阿难陀寺院》 818, 963, 978, 979
《阿铁的故事》 1113
《阿富汗之歌》 1365
《阿摩卢百咏》 201
《阿卜杜尔·慕绿》 715, 934
《阿凡提巽陀利》 224, 225
《阿扎德的故事》(亦译《阿扎德传奇》) 974
《阿尔图基亚特》 512
《阿卡拉的情影》 1207
《阿周那的姻缘》 83, 162, 444, 462, 466, 468
《阿拉伯列王志》 1403
《阿拉伯人勒韵》 262
《阿姆里叶之战》 293
《阿哇尔与米拉》 1241
《阿勒沃的故事》 664
《阿南德维卡旦》 1308
《阿夏与清十郎》 771
《阿巴迪拉短诗集》 1252
《阿尔布里的流亡》 1549
《阿尔及利亚之声》 1251

《阿尔及利亚青年》(刊) 1521
 《阿吉布与艾里布》 503
 《阿米尔·哈姆扎传》 711, 712
 《阿里普尔的艾黎》 1329
 《阿拉伯人在巴黎》 1069
 《阿非利加巴阿村》 1545
 《阿萨姆罗摩衍那》 615
 《阿尔及利亚新诗选》 1536
 《阿尔及利亚的战斗》 1530
 《阿拉伯风土人情志》 1019, 1054
 《阿拉伯的诗歌想象》 1512
 《阿卜达尔与米施蕾娜》 911
 《阿卜杜拉·卡台尔诗集》 565
 《阿马杜·库姆巴故事集》 1547
 《阿卜杜·拉赫曼·纳绥尔》 1047
 《阿尔曼佐与罗莎莉娜》 911
 《阿克巴尔·阿拉哈巴迪》 973
 《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 522, 524
 《阿迪尔沙赫的待客志》 618
 《阿卜杜·阿齐兹国王史续》 1443
 《阿卜杜拉赴吉达航游记》 928
 《阿凡提巽陀利小说精华》 224
 《阿马杜·库姆巴新故事集》 1547
 《阿克巴尔·阿拉哈巴迪诗选》 973
 《阿周那与尼哇达卡哇查战斗》 466
 《阿布·穆法黑尔·奥斯曼·穆赫塔利》
 576
 《阿拉伯现代文学的诗歌及其问题》
 1445
 《阿卜杜拉从新加坡至克兰丹航游记》
 928
 《阿卜杜·阿齐兹国王传中的最佳故事》
 1443
 《阿布拉哈·波库, 或一个伟大的非洲女
 人》 1549
 《阿拉伯、波斯、柏柏尔人及其同代当局
 的历史殷鉴与原委》 503
 《妓女》 1211
 《妙容传》 175, 205
 《妙语串》 204
 《妙齐提碑》(亦称《亚扎古曼碑》) 471
 《妙法庄严》 626
 《妙法宝脉》 626
 《妙法宝藏》 626
 《妙语联珠》 630

《妙语宝库》 204
 《妙语珠串》 204
 《妙语悦耳甘露》 204, 205
 《妒火中烧》 1045
 《驴夫和教士》 1403
 《驱魔剑》 898, 901
 《纯洁的花朵》 1328
 《纳拉》 1572
 《纳迪黛》 1039
 《纳季德史》 1054
 《纳里曼故事》 377
 《纳苏赫的忏悔》 973
 《纳季德近代史》 1403
 《纳卡拉克达卡玛》(《国运昌盛颂》)
 702
 《纳泽姆·希克梅特》(刊) 1383
 《纳普艺术家的新任务》 1112
 《纳斯列丁·霍加的故事》 496
 《纸牌王国》 996
 《纽约的老板》 1544

八画

《玩月会盟宴》 801
 《环境》 1575
 《玩世不恭的傻瓜》 1589
 《现代篇》 965
 《现代文学》 987
 《现实的明证》 595
 《现代的野性》 1173
 《玫瑰祭》 1447
 《玫瑰的传说》 956—958
 《青山》 785
 《青年》 873, 875, 1218
 《青山里》 785
 《青耶子》 1273
 《青春期》 1168, 1170
 《青山翠谷》 1181
 《青史演义》 1177
 《青丘永言》 737, 789, 790
 《青年与死》 893
 《青庄馆集》 781
 《青灯黄卷》 1262
 《青春之歌》 1434
 《青年小伙子》 1007

- 《青年近卫军》 1412
 《青年悔心曲》 801
 《青春的脚步》 1250
 《青春的赠礼》 580
 《青年土耳其党人》 1040
 《青年人剪掉辫子的好处》 934
 《表》 1123
 《表里不一》 966
 《奉教人之死》 894
 《奉旨廉察到积城村舍作》 739, 782
 《武恶》 752
 《坦诚》(刊) 1395
 《坦荡的心灵》 1470
 《林通》 657
 《林擒》 1168
 《林语集》 994
 《林花郑延》 801
 《林氏三代录》 801
 《林伽往世书》 179
 《林给的故事》 495, 633, 660, 662, 664
 《林金花的忧郁》 1145
 《松》 787
 《松江集》 790
 《松江歌辞》 790
 《松南杂识》 804
 《松迪亚塔》 1546
 《杭·杜亚传》 497, 718, 720, 722, 723, 725, 727, 638
 《枕草子》 389, 731
 《耶利米书》 129
 《耶利米书信》 139
 《耶利米哀歌》 130, 134
 《耶路撒冷》(刊) 1423
 《取乐》 1342
 《刺与火》 1256
 《刺上花纹的记忆》 1537
 《画像》 1262, 1280
 《画中女》 1271, 1311—1313
 《画中情思》 1211, 1216, 1217
 《画与歌集》 991
 《画家的爱情》 1303
 《直至最后一滴血》 1413
 《直葛尔·哇囊巴蒂传》 717
 《卖水郎》 495, 690
 《卖淫妇》 1108
 《卖灰翁》 645
 《卖水的小孩》 1311
 《卖玫瑰茄菜人貌迈》 950, 952
 《茉莉花》 912, 916, 1250
 《茉莉花香》 1515
 《茉莉和青春》 207—210
 《苦力》 1206, 1319
 《苦行》 1537
 《苦花》 1260
 《苦泉》 1499
 《苦桑》 1459, 1515
 《苦命人》 1343
 《苦雨叹》 776
 《苦难树》 1478
 《苦恋者》 503
 《苦海无边》 1306
 《苦难与光明》 1459, 1536
 《苦难的深渊》 1310
 《苦行僧之曲》 1496
 《苦难的三座山》 1182
 《若不是人……》 1506
 《若奥·文西奥：他的爱情故事》 1572
 《英烈传》(泰译本) 955
 《英语教师》 1321
 《英雄革命与绞架》 1496
 《英国佬的殖民政策》 1415
 《范畴篇》 299
 《范公菊花》 646, 648
 《范的犯罪》 882
 《范载玉花》 646
 《苔德之语》 588
 《茅屋》 1496
 《茅屋与宫殿》 1053
 《昔日之终结》 1521
 《幸福品》 93
 《幸福者》 881
 《幸福院》 588
 《幸福之火》 1314
 《幸福的婚姻》 968, 1272, 1339
 《幸运的奴隶》 1251
 《杰拉勒·哈立德》 1357, 1419
 《杰伯列尔的羽翼》 1294
 《杰姬娅与达尔维什》 1522
 《枣椰树与邻居》 1358, 1421
 《枣椰树下的鲜血》 1526

- 《其妹》 881
《述怀》 640
《述实集》 565
《雨》 1191
《雨季》 185, 972
《雨之歌》 1417
《雨月物语》 735
《雨中随笔》 644
《雨中的爱情》 1491
《事故》 1303
《矿区》 1196
《奇》 1183, 1379
《奇遇》 1036
《奇谈录》 1400
《奇贝珍珠》 1047
《拔出长剑》 785
《拖拉机和谷物女神》 1320
《拍卖行》 1303
《抵押》 1351
《拉兹》 1522, 1523
《拉霍》 441
《拉丁区》 1358, 1397
《拉玛坚》 90, 492, 494, 635, 637, 670, 679
《拉姆昂》 696
《拉车的马》 1437
《拉吉凡提》 1320
《拉吉辛赫》 978, 979
《拉达兰妮》 978
《拉杜婆奴》 1488
《拉特娜传》 1233
《拉阁提叻》 637, 670, 671
《拉德兰岱》 674
《拉各斯之歌》 1591
《拉玛坚溯源》 957
《拉辛剧作集》 1474
《拉维诺之歌》 1554
《拉特纳瓦丽》 1010
《拉吉摩罕之妻》 978
《拉刺的七王子》 910
《拉赫曼巴巴诗集》 566
《拉特·狄奥尔末日》 1549
《招帖》 1307
《招魂文》(即《十类众生祭文》) 649, 945
《招牌画工》 1321
《招魂节一景》 1145
《披沙拣金记巴黎》 820, 1019, 1059
《转化》 1316
《转折》 1572
《转化及其他》 1316
《转换期的人们》 1115
《轮回的解脱》 1341
《欧洲的道路》 1544
《欧麦尔·穆赫塔尔的起义》 1497
《欧麦里叶院中斑鸠声声》 1021, 1054
《到地下去》 1158
《到网走去》 882
《到远方去学习》 1181
《妻》 856, 857
《妻, 安息吧》 1136
《妻子的忠告》 967
《妻子的位置》 1136
《肯尼亚的来客》 1259
《肯定是某个星期一》 1568
《齿轮》(1927) 895
《卓赫拉, 矿工之妻》 1530
《虎叱》 803
《虎耳譬喻》 219
《非洲》 995
《非洲人》 1553
《非洲之歌》 1496, 1497
《非洲存在》(刊) 1539
《非洲诗集》 1542
《非洲在说话》 1551
《非洲的风暴》 1542
《非洲的传说》 1547
《非洲的夏天》 1533
《非洲的钻石》 1578
《非洲人的歌声》 1578
《非洲民间故事集》 1538
《非洲现代诗歌》 1580
《非洲的倔强的诗篇》 1551
《非洲, 我们不了解你!》 1544
《尚书》 172
《尚·波玛传》 717
《味海》 233
《呼声》 1386
《咏冬》 664
《咏河》 323

《咏扇诗》 507
 《咏鹅诗》 459
 《咏金刚山》 778
 《咏维苏威》 1536
 《咏富士之歌》 402
 《咏胜鹿真间娘子歌》 405
 《咖咙注》 1226
 《岭南歌》 791
 《岭南摭经》 642
 《帕罗》 959
 《帕玛莱》 636, 670
 《帕罗蒂》(刊) 1274
 《帕罗赋》 667, 668, 956
 《帕乌本德基》 1271
 《帕拉帕拉姆》 495, 656
 《帕丽切赫尔》 1358
 《帕阿派玛尼》 637, 672, 673, 960
 《帕奎箴言诗》 666
 《帕努帕格德传》 967
 《帕德默尼故事》 963
 《帕德玛河上的船夫》 1269, 1281
 《旺加》 1573
 《明天》 1376
 《明暗》 869
 《明德记》 731
 《明六杂志》(刊) 821, 834
 《明农初稿》 781
 《明朗的天》 1303, 1304
 《“明眼”瞎子》 959
 《明天又怎样》 1351
 《明天的太阳》 1261
 《明日的城市》 1434
 《明亮的角落》 1513
 《明行正义录》 801
 《明珠宝月聘》 801
 《明天属于我们》 1270
 《明天就是世界末日》 560
 《凯撒与克比拉》 1328
 《岸边的小提琴》 1303
 《忠告》 972
 《忠告集》 565
 《忠言逆耳》 1441
 《忠诚的大地》 1326
 《忠诚的报答》 913
 《忠诚的摹本》 1325

《忠直卿行状记》 890
 《昆迪曼》 914
 《昆仑纪事》 1193
 《昆昌与昆平》 637, 667, 672, 674, 675, 677—679, 956
 《易梵的独白》 1262
 《易卜拉欣诗集》 1425
 《易卜拉欣博士》 1357, 1419
 《昂昆·基, 东格尔》 715
 《昂然挺立的非洲》 1542
 《罗摩》 685, 686
 《罗久妮》 978
 《罗生门》 424, 892
 《罗安达》 1572
 《罗黑妮》 1340
 《罗摩传》 614
 《罗兰之歌》 519
 《罗怙世系》 89, 186, 190, 244, 616
 《罗奋贵传》 936
 《罗阇提烈》 637, 638, 671
 《罗曼蒂克》 1384
 《罗摩之光》 615
 《罗摩延书》 83, 90
 《罗摩故事》 90
 《罗摩衍那》 15, 19, 63, 64, 74, 75, 82, 84, 85, 87—91, 100, 183, 196, 209—212, 244, 444, 463—465, 492, 494, 495, 573, 585, 607—615, 629, 633, 635, 639, 656, 685, 698, 702
 《罗摩的光荣》 90
 《罗波那的胜利》 616
 《罗欣娜的故事》 938
 《罗阇提烈要史》 682
 《罗摩衍那占布》 615
 《罗摩衍那颂赞》 90
 《罗摩衍那的故事》 91
 《罗米欧与朱丽叶》 165, 355, 668
 《罗蜜欧与朱丽叶》(泰译本) 957
 《罗摩功行之湖》(又译《罗摩功行录》) 90, 494, 607—616
 《咒语》 1287
 《典论·论文》 20
 《迪迪旺沙之子》 1256
 《国旗》 915
 《国民之友》(刊) 871

《国体新论》 821
 《国音诗集》 645
 《国家主义》 988
 《国闻周报》(刊) 196
 《国王的目光》 1544
 《国王的武将》 1235
 《国姓爷合战》 756
 《国诗庄严论》 628
 《国语的哭泣》 1344
 《国王阿齐兹与弗吉尼亚》 965
 《国王山鲁亚尔及其兄弟的故事》 527
 《图们江》 1165, 1166
 《图格鲁克志》 580
 《果园》 504, 533—538, 542, 543, 1295
 《牧女》 984
 《牧童》 782
 《牧歌》 1149
 《牧夫人》 843
 《牧童歌》 170, 202—204, 604
 《牧人的梦》 1404
 《牧羊童乃当》 1178
 《牧人遇见女神的故事》 30
 《和解》 883
 《和平篇》 80
 《和平鸽》 1179
 《和泉式部日记》 388
 《知恩》 391
 《知心话》 914
 《知识库》(刊) 986
 《知识海》 963
 《知恩传》 806
 《知识宝库》 1022, 1037
 《委任政府》 1415
 《委任的画皮》 1415
 《佳人奇遇》 827, 835
 《佳姬王后》 663
 《佳伽·娜娜》 1552
 《佳苏瓦王公台碑》 473
 《侍酒歌》 1295
 《供养史》 245, 626
 《使者瓶首》 100, 101
 《使历史倒退的作家》 1222
 《侏儒的话》 895
 《侏儒与巨人》 1395
 《侏儒往世书》 180

《侨民》(刊) 987
 《佩恰蒙固》 670
 《依斯卡》 1552
 《依拉丝佳的复活》 1388
 《征妇吟曲》 636, 644, 646
 《征服安达卢斯》 975
 《往世书》 167, 585, 629, 1344
 《往事篇》 965
 《往事已矣》 1402
 《往五天竺国传》 157, 429
 《彼岸》 1327, 1449
 《彼勒与大龙》 139, 140
 《爬棕榈树的人》 683
 《所见行》 648
 《所多玛》 1426
 《所罗门智训》 139
 《所罗门诗篇》 141
 《乳房》 1131
 《贪污》 1241, 1245, 1284
 《贪婪》 1357, 1411
 《贫病交迫》 1051
 《贫穷的人们》 1162, 1163
 《贫穷问答歌》 403
 《贫穷的寄宿生》 1389
 《贫困与革命之旅》 1418
 《命运之箭》 559
 《命运女神》 963
 《命运的戏弄》 1488
 《命运的奴隶》 1251
 《舍利史》 626
 《舍利弗》 99
 《念经和跳跃》 912
 《金市》 1061
 《金花》 1312
 《金诗》 256
 《金钱》 1195
 《金链》 504
 《金箭》 1207
 《金藤》 981, 982
 《金瓶梅》 802
 《金帆船》 992
 《金庚信》 391
 《金伽拉》 1555
 《金阁寺》 1142
 《金链集》 293

《金云翘传》(亦名《断肠新声》) 490,
637, 646—655, 944
《金兰姐妹》(又名《一个少女的自述》)
1262
《金色的叶》 1251
《金现感虎》 391
《金宫要览》 684
《金钱夺妻》 1233
《金融专家》 1321
《金鳌新话》 737, 793, 794
《金色的门槛》 1271, 1317
《金刚山二绝》 436
《金德拉沃蒂》 1005
《金床上的沉思》 1320
《受欺者》 1045
《受伤的喘息》 1505
《受难的两代》 1172
《受歧视的姑娘》 1178
《受伤期间的沉思》 1468
《狐狸和大海》 46
《狗》 1324
《狗注》 1226, 1228
《狗群》 1258
《饱经风霜的旅客》 1329
《朋友》 867
《朋友的分裂》 214
《朋友的获得》 214
《肮脏歌》 1589
《服务院》 1283, 1284
《兔子传》 804, 807
《兔鳖歌》 807
《兔子本生》 219, 441
《兔生员传》 807
《兔鳖山水录》 807
《鱼龙传》 807
《鱼往世书》 180
《昏与晨》 1425
《昏睡的觉醒》(泰译本) 955, 957
《周易》 742
《周生传》 801
《周易·坤卦》 742
《周易·泰卦》 742
《周文王之子周观德传》 935
《放歌》 1260
《放弃福原》 742

《放浪时代》 1126
《京报·文学周刊》 196
《夜行》 1468
《夜壶》 1172
《夜客》 1358, 1454
《夜歌》 1411
《夜袋》 1159
《夜箫》 1259
《夜莺》 1409, 1443
《夜与星》 1414
《夜行者》 1468
《夜贩子》 1587
《夜歌集》 1541
《夜的情人》 1417
《夜柔吠陀》(即《夜柔吠陀本集》) 14,
59, 61, 65, 70
《夜间无咳嗽》 1396
《夜里的警戒》 1253
《夜晚的脚步》 1327
《夜莺的寂寞》 1409
《夜盲者的曙光》 502
《变成女人后的回忆》 1388
《盲妓》 1417
《盲泉》 1358, 1375
《庚·丹布罕》 715
《庚·阿洛与庚·德德丝》 702, 1234
《性格是人的第二天性》 1587
《怪人》 1305
《怪物》 1263
《炒面本生》 628
《法经》 11
《法鉴》 220
《法句注》 626
《法句经》 92, 93, 637, 682
《法华经》 421, 424
《法蒂娜》 1046
《法聚论》 635
《法华验记》 422
《法苑珠林》 422
《法兰西游记》 684
《法庭上的笑话》 1069
《法蒂玛的故事》 1447
《法尔哈德与西琳》 364, 597
《法里雅格谈天录》 819, 1021, 1042
《法萨哈·阿甘利亚》 1591

《法丽达·哈努姆传》 1254, 1255
 《河童》 896
 《河道街》 1555
 《河流之子》 1252
 《河水缓流》 1257
 《河城正气歌》 942
 《河城失守歌》 942
 《泪谷》 1447
 《泪珠》 1447
 《泪与笑》 1400
 《泪与情》 1516
 《泪水与风》 1573
 《油彩偶像》 1330
 《油橄榄园》 1536
 《泡沫记》 871
 《注定要死的王子》 29
 《泥坑》 1168
 《泥土味》 1386
 《沼泽》 1358, 1413
 《沼泽地居民》 1460, 1551, 1557
 《波涛》 891
 《波之谷》 1417
 《波池吏》 782
 《波涛声》 1271
 《波摩传》 89
 《波斯雅歌》 1296
 《波尼发秀传》 916
 《波斯诸王传》 299
 《波斯习俗与文化》 299
 《泽巴》 1358
 《泽秋人》 1221
 《治民要术》 379, 381
 《郑瓜亭曲》 393
 《单相思》(即《阿霞》) 848
 《宝雨》 682
 《宝镜》 686
 《宝盒》 1532
 《宝石环》 1365
 《宝史纲》 565
 《宝座故事》 166, 213, 217
 《宝贵的教训》 1006
 《宝座故事三十二则》 217
 《审判》 1414
 《官场现形记》 828
 《空华集》 733

《空中楼阁》 1303
 《学府之夏》(刊) 1248
 《学习中的斗争》 1207
 《学问, 宗教与金钱》(又称《三城》)
 1047
 《卷烟》 685
 《试炼时代》 1260
 《诗人》 1281
 《诗刊》(刊) 1393
 《诗品》 166
 《诗光》 179, 233
 《诗选》 1362
 《诗经》 15—18, 163, 386, 395, 419,
 422, 443, 457, 510
 《诗林》 1351
 《诗集》 315, 317
 《诗海》 1347
 《诗探》 211
 《诗篇》 130, 133, 134
 《诗镜》 166, 179, 215, 224, 230, 628
 《诗大序》 17
 《诗歌集》 1586
 《诗·现实》(刊) 1127
 《诗人评传》 622
 《诗与人民》 1430
 《诗与现实》(刊) 1127
 《诗与诗人》 167
 《诗与诗论》(刊) 1125
 《诗之甘露》(刊) 1001
 《诗庄严论》 179, 229
 《诗庄严经》 230
 《诗的主题》 1324
 《诗情画意》 1502
 《诗歌风格》 1445
 《诗歌旨趣》 293
 《诗歌导言》 976
 《诗歌集成》 167, 358
 《诗人的婚礼》 1022, 1035
 《诗之产生与发展》 1509
 《诗歌的活力及其发展》 1065
 《祈祷》 681
 《居地和古迹的鉴戒》 502
 《陋巷里》 1261
 《陋巷词》 791
 《陌路人》 1358, 1378

《陌生人的世界》 1564, 1565
 《降服》 1216
 《姐姐》 1159
 《姐妹俩》 1201
 《姐弟》 1121
 《妮奈》 912
 《妮摩拉》 1285
 《妮娜和妮宁》 1252
 《该隐的后裔》 885
 《始与终》 1488, 1489
 《姆指哥儿》 442, 448
 《姆莱比也》 1039
 《姆耶迪王书》 376
 《姆旺娜·库波纳》 1578
 《姆福穆·马·马佐诺的传说》 1546
 《驾洛国》 391
 《迦马耶尼》 1270, 1290
 《迦丹波利》 82, 166, 215, 220, 222—
 224, 226, 227
 《迦尔纳出任》 100, 101
 《迦利布诗选》 969
 《迦萨尼姑娘》 1047
 《迦尔纳婆罗多》 101
 《迦布罗曼阁利》 211
 《迦利布诗全集》 970
 《迦利布散文全集》 970
 《迦太基的贵妇人》 1535
 《参加茶会》 1579
 《参加葬礼的名人》 1145
 《孤儿》 1507
 《孤女》 1205
 《孤石》 429
 《孤芳》 1327
 《孤独》 1324
 《孤儿艾斯》 1524
 《孤儿的泪》 1372
 《孤儿寡母》 1051
 《孤儿血泪》 715
 《孤独的英雄》 1172
 《孤独呀孤独》 1306
 《驶过暗空的神车》 1336
 《驼队的铃声》 1293, 1294
 《驼峰上行走的祖国》 1336
 《细雪》 1133
 《细嫩的手》 1485

《织布机》 1459, 1532
 《终结集》 994
 《终生不笑的故事》 529
 《绎史》 17
 《经外经》 138
 《经国集》 163, 387
 《经典大观》 212
 《经国美谈》 827, 835
 《经律异相》 422
 《孟子》 869
 《孟加拉之镜》 978
 《孟加拉美女》 963
 《孟加拉游记》 684
 《孟加拉国的呐喊》 1331
 《孟凯亚尔·卡罗西的爱情》 1009

九画

《珍珠瑰宝》(《贤哲轶闻》) 299
 《珍宝河志》 691
 《珍德尔巴丹与穆赫西尔的故事》 618
 《玻璃》 1146
 《玻璃屋》 1246
 《玻玛之死》 444, 468—470
 《毒树》 963, 978, 980
 《毒根》 1588
 《毒笛》 1269, 1337
 《毒蛇的柔和声音》 1564, 1568
 《春》 855
 《春》 1163
 《春》 1490
 《春山》 787
 《春水》 1193
 《春园》 504
 《春季》 186
 《春秋》 11
 《春善》 1156, 1157
 《春妙》 1191, 1192
 《春与秋》 1411
 《春琴抄》 1130
 《春香传》 738, 804, 805
 《春游歌》 792
 《春香诗集》 646
 《春天的游乐》 575
 《春天乘着马车来》 1122

《春天也会来到被夺去的田野吗?》

1155

《帮帮忙吧》 1219

《项链》(泰译) 959

《项羽与刘邦》 886

《项链湾的传说》 1281

《城墙》 1389

《城里人》 1552

《城市之光》(刊) 1448

《城市与童年》 1572

《城市的骚动》 621

《城里的塔楼》 1508

《城中离别之歌》 111

《城市不会陷落》 1413

《城市的记忆力》 1422

《枯萎的花》 1205

《柯巴洛昆杜拉》 978

《柯摩拉康托的日记》 978, 981

《栋梁》 960

《相会》 1324, 1402

《相思果》 1237

《柵草子》(刊) 870, 871

《栢翁稗说》 437

《柿本人麻吕歌集》 395

《枷锁》 1237

《政事篇》 236, 237

《政治周刊》 1498

《故乡》 1157, 1163, 1164

《故事集》 992, 1358, 1373, 1374

《故事海》 166, 206, 213, 215, 216

《故事源》 167

《故旧可忘》 1131

《故事大全》 576

《故事选集》 1568

《故事总集》 496

《故都人谈史》 675

《故乡的回声》 1573

《胡子》 1349

《胡玛》 1358

《胡什哈尔·哈塔克诗集》 564

《封神榜》 672

《荆轲传》 424

《荆棘的道路》 1431

《勃舜马梯莱辛碑》 473

《南风》 1459, 1522

《南枝集》 825, 945

《南中杂吟》 649

《南方云火》 1145

《南方来信》 1197

《南柯太守传》 165

《南炎浮州志》 793, 794

《南海寄归内法传》 98, 106, 175, 200

《南总里见八犬传》 735

《南赡部洲主人春歌》 574

《草香》 1168

《草棚竹榻》 1194

《草原的新娘》 1399, 1400, 1048

《茶花女》 1521

《荒原》 1535

《荒原野花》 967

《荒年消逝》 1328

《药》 1505

《荣誉》(刊) 1283

《荣华物语》 389

《荣誉与广告》 1315

《革命》 1270, 1300, 1430, 1496

《革命之歌》 1190

《革命烈士》 915

《革命的火花》 1244

《革命的诗歌》 1433

《革命传统故事》 1200

《革命和诗歌浑然一体》 1536

《查第格》 1474

《查仑·阿琅》 702

《某日的大石内藏助》 894

《要命的大会》 1006

《要折断我的笔吗?》 1348

《要塞司令的女儿》 978, 979

《要祖国,还是要西里斯特莱》 1035

《赴伦敦日记》 947

《赴法国日记》 947

《赵雄传》 800

《柬埔寨之光》(刊) 1204

《残夜行》 1262

《残酷的生活》 1421

《残留的影像》 1358, 1413

《耍蛇女郎》 1335

《威思传》 966

《威尼斯商人》 1010

《威尼斯商人》(泰译) 957

《面包》 1357, 1395
 《面影》 847, 848
 《面影》 870
 《面对面》 1568
 《面面相觑》 1329
 《面目与故事》 1395
 《面临挑战的文化与思想》 1507
 《持明本生》 206
 《持斧罗摩》 79
 《拾穗谣》 776
 《按吠陀杀生不算杀生》 964, 1002
 《珍宝》(刊, 后改名为《当代珍宝》)
 1423
 《珍珠集》 1043
 《珍珠夫人》 891
 《珍贵礼物》 930
 《指环印》(剧名全译是《指环印和罗刹》,
 《凭指环印捉住罗刹》) 207
 《指导篇》 595
 《指名道姓》 1508
 《指路人黑哲尔》 1294
 《轲登姆·拉奥与帕登姆》 617
 《轶闻集锦》 381
 《轻松眼镜》 1131
 《鸦片战争》 1113
 《鸦片与大棒》 1533
 《欧外渎史是谁》 872
 《战旗》 1111, 1112, 1114, 1117
 《战斗篇》(《罗摩功行之湖》中称《楞伽
 篇》) 87, 610, 615
 《战士的心》 956—958
 《战胜自己》 992
 《战士的拥抱》 1568
 《战友与月亮》 1507
 《战争与和平》 800
 《战神焚烧武器》 1432
 《战斗是我的春天》 1577
 《战争、爱情与监狱》 1224
 《战争受难者的悲哀》 1133
 《战斗的阿尔及利亚》 1442
 《点滴渴望》 1445
 《背景》 1330
 《背井离乡》 1507
 《背阴的村落》 1132
 《背叛的结局》 1394

《尝春曲》 790
 《哑吧女舞蹈演员》 1262
 《咱们的母亲》 1221
 《响导》 1271
 《哈拉》 1545
 《哈莉玛》 1515
 《哈贝尔》 1533
 《哈鲁达》 1537
 《哈努曼》 671
 《哈只老爷》 1358, 1376
 《哈拉沃蒂》 575
 《哈巴谷书》 129
 《哈利诗集》 972
 《哈利德传》 1403
 《哈姆雷特》 1010
 《哈迪姆·代》 948
 《哈伦·赖世德》 1046
 《哈桑·杰伯勒》 1413
 《哈菲兹诗集》 552
 《哈菲兹与邵基》 1476
 《哈拉志的悲剧》 1468
 《哈斯拉威查雅》 703
 《哈基姆的驴子》 1451
 《哈加克·本·优素福》 1047
 《哈桑·阿吉朱尔·哈克》 1332
 《哈伊·本·耶格赞的故事》 167, 326,
 327, 496
 《峡民》 777
 《昨天被钉在十字架上》 1529
 《昭和文学史》 1137
 《毗罗吒篇》 465
 《毗湿摩篇》 81, 465
 《毗湿奴往世书》 179, 599, 671
 《毗湿奴大神和印度》 1006
 《毗输安怛罗王子本生故事》 660
 《毗湿奴教派八十四位诗人轶事》 597,
 599
 《虹》 1379, 1411
 《虾多盐也多》 1255
 《蚁山》 1553
 《勋业诗四百首》 108
 《显微镜》 898, 902
 《星》(刊) 1222
 《星座》 886
 《星山别曲》 790

- 《星相家的日子》 1322
《星期三谈话灵》 1476
《星星月亮在何方》 1264
《昂星》(刊) 873, 874
《贵族》 1210, 1211
《思想》(刊) 1412, 1515
《思子歌》 405
《思宫街》 1459, 1488, 1489
《思美人曲》 736, 790
《思想拾遗》 1330
《思想领袖》 1474
《思想的舞台》 1424
《幽会》 848
《幽影》 1555
《幽灵的故事》 30
《拜物》 1402
《拜娜姑娘》 937
《拜巴尔斯传奇》 503, 519
《拜尔哥·赖伊勒》 1515
《拜昆特的遗嘱》 1280
《种子与网》 1306
《种种形象》 1420
《种植园事件》 1256
《秋》 895, 1490
《秋夜雨中》 430
《秋风感别曲》 792
《科塔·姆巴拉的大锅》 1549
《矩奢本生》 627
《矩奢本生故事》 628
《钦敏基》 951, 952
《复兴》(刊) 1493, 1495, 1510
《复仇》(泰译) 959
《复乐园》 138
《复仇的记录》 1165
《香火》 1179
《香积寺》 646
《香艾草油》 692
《香料诗篇》 1231
《竿粥》 894
《笈之小文》 766
《选择你的》 1588
《适得其反》 992
《重负》 1274
《重逢》 1149
《重光心史》 820
《重返战场》 1431
《重返海法》 1427
《重点项目》 1559, 1563
《重读古诗》 1468
《重右卫门的末日》 856
《便西拉智训》 139
《修行》 681
《修饰》 1347
《修行诗》 634
《修行吟》(亦称《长特韵诗》) 310
《修身养性》 930
《修辞坦途》 273
《修辞与阐释》 167
《修辞达意书》 300, 301
《修道士之女》 912
《保元物语》 731, 740
《保尔和薇吉妮》 1055
《促织》 436
《俄国文学》 1111
《俄国书简》 988, 996
《俘虏记》 1141
《信使》 871, 1301
《信使—安哥拉人之声》(刊) 1571
《信赛》(又名《桑信赛》) 657
《信士的念珠》 504
《信德巴德故事》 377
《信守不渝的赫利谢金德尔》 1002
《俊宽》 886
《皈法》 625, 626
《皈佛》 625, 626
《皈僧》 625, 626
《皇后》 1011
《皇黎一统志》 644
《皇叔的故事》 663
《皇冠宝石诗》 495, 628
《追捕》 1244
《追猎的能手》 1533
《追赶太阳》 1242
《鬼之声》 898, 901
《鬼的困境》 1533
《待在一旁》 1324
《须大拏》 625
《须大拏本生》 627
《剑与船》 1422
《剑与镰》 1320

- 《狭衣物语》 389
 《狮子和宝石》 1460, 1551, 1557, 1559
 《独子》 1552
 《独立的太阳》 1545
 《独立的召唤》 1579
 《独白剧四篇》 105, 212
 《独立进行曲》(土耳其国歌) 1039
 《独立后再祝福》 1222
 《独立战争小说集》 1332
 《狩猎大野兽》 1559
 《狱中花》 901
 《狱中日记》 1087, 1195
 《狱中诗抄》 1324, 1558
 《狱中随笔》 1376
 《狱中某黄昏》 1324
 《怨歌》 428, 792
 《逃亡》 1314
 《逃亡者》 1522
 《逃离黑暗的人》 1421
 《哀歌》 134
 《哀绝阳》 783
 《哀世间难住歌》 405
 《帝王志》 576
 《帝王纪》 335
 《帝王传》 376
 《帝国的黄昏》 1325
 《帝纳塔耶鲁》 1008
 《帝国最后一人》 1545
 《帝国震灾号外》 1106
 《亲戚》 1552
 《亲爱的父亲和吃人的妖魔》 1557
 《孪生子》 1447
 《庭院》 1328
 《疯狂》 1231
 《疯人院》 1328
 《疯狂的一页》 1146
 《疯老头的婚事》 982
 《疯子们和专家们》 1460, 1551, 1558, 1560—1563
 《疯子玛特勒拉之子》 1255
 《疯子莫阿, 聪明人莫阿》 1537
 《恰柯的苦恼》 1550
 《闻胡种入江东城》 435
 《闻达旦(鞑靼)入江南》 435
 《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 435
 《闺阁外面》 1403
 《炽烈的芳香》 1505
 《炮灰》 1529
 《洁白》 1273, 1344
 《洪水》 1167, 1168
 《洪水来了》 1314, 1315
 《洪吉童传》 737, 794—796
 《洪桂月传》 800
 《洪德国音诗集》 645
 《洞中人》 1483
 《洞房的新感想》 1259
 《洗衣机》 1330
 《活着的死尸》 1351
 《活着还是死了》 992
 《活祭布坊少女文》 649
 《洛神》 998
 《洛东江》 1157, 1158
 《洋大人注》 818, 1225, 1226
 《洋房与茅屋》 1258
 《津村教授》 889
 《将来》(刊) 1194
 《将门记》 731
 《叛国者》 1269
 《叛教者》 1379
 《叛逆者》 1269, 1337
 《叛逆的灵魂》 1399, 1400, 1048
 《叛逆者之家》 1221
 《剃刀》 882
 《前卫》 1110
 《前仆后继》 1256
 《首插石楠》 391, 792
 《首要的自由》 1536
 《总统》 1550
 《总统万岁!》 1545
 《觉醒》 1249
 《觉醒》 1276
 《觉醒》(刊) 1283
 《觉醒者》 1282
 《觉月升起》 212
 《觉醒吧! 泰国》 957
 《宣礼人》 1534
 《宣言的意义》 1528
 《室利·罗摩传》 494, 717
 《室建陀往世书》 179
 《宫间街》 1459, 1488, 1489

《宫廷秘史》 1231
 《宫怨吟曲》 646, 648
 《宫殿与渔夫》 1522
 《客》 1262
 《客人》 1347
 《客地》 1175
 《客死异乡》 1438
 《突尼斯女巫》 1069
 《突尼斯诗歌集成》 1069
 《突尼斯及其望族史》 1068
 《突尼斯工人与工会运动的诞生》 1509
 《窃贼与法官》 1372
 《穿灰大衣的圣玛利亚》 1386
 《姿姬路清十郎物语》 760
 《美》 967
 《美女》 967
 《美娘》 79
 《美人灯》 1312
 《美与爱》 560
 《美言集》(刊) 960
 《美杜沙》 1546
 《美妙篇》 87, 610
 《美国学校》 1142, 1143
 《美难陀传》 64, 97, 98
 《美满姻缘》 1234
 《美的公民们》 1536
 《美丽的羽毛》 1552
 《美丽的村庄》 1128
 《美妮和龙儿》 1158
 《美的存在与发现》 1150
 《美好的人尚未诞生》 1552
 《姜山集》 781
 《类聚歌林》 395
 《送别歌》 698
 《迷途的孩子》 1320
 《迷惘的少女》 1334
 《逆流》 1195
 《逆来顺受的苏西拉》 1351
 《语言即财富》 1586
 《语法分析妙语》 317
 《误发弹》 1173
 《诱饵和闪光》 1542
 《说岳全传》 674
 《说话的心灵》 1447
 《说谎的日子》 1564, 1565

《祖国》 1233, 1425, 1510, 1542, 1577
 《祖国颂》 1430
 《祖国之友》 1011
 《祖国之歌》 818, 964, 1011, 1270
 《祖国旅馆》 1389
 《祖国——母亲》 1574
 《祖国的人们》 1468
 《祖国的呼声》 1256
 《祖国的黎明》 965
 《祖父教孙子》 657
 《祖国站起来了》 1196
 《祖先们越发无情》 1534
 《祖国，我可爱的人民》 1543
 《神书》 240
 《神曲》 138, 313
 《神谕》 1549, 1553
 《神箭》 1460, 1551
 《神之光》(刊) 1215
 《神之歌》 81
 《神灯记》 524, 532
 《神宝石》 930
 《神童传》 100, 101
 《神也有错》 1175
 《神的儿女》 1543
 《神圣的火焰》 1519
 《神圣的号召》 1379
 《神奇的卡诺》 1590
 《神奇的种子》 1531
 《神皇正统记》 731
 《神鸡信使诗》 629
 《神鸽信使诗》 629
 《神圣进军歌谣》 1519
 《神灵罗摩衍那》 608, 609, 615, 616
 《神秘主义者之歌》 1403
 《神奇的阿特拉斯山》 1520
 《扁桃树受伤死去》 1537
 《既然尊敬的是皮袄，那就请皮袄吃吧》
 560
 《费萨尔一世》 1403
 《费洛兹王朝史》 581
 《费尔哈特和希附》 1384
 《费尔敦·贝依和拉科姆·阿凡提》
 1037
 《屋上的狂人》 889
 《屏谣》 670, 672

《昼夜之间》 1484
 《咫尺天空》 1252
 《娜吉玛》 1459, 1533, 1534
 《娜基拉》 1271
 《娜迪娅》 1248
 《娜格的命运》 1205
 《娜丝勒·艾拉伊》 1389
 《娜齐克·梅拉伊卡》 1355, 1416
 《贺拉斯》 1045
 《贺崔元帅茂宣破镇浦倭船》 777
 《怒潮》 1543
 《怒吼吧, 新加坡》 1261
 《勇敢的非洲女猎人》 1552
 《孩子底梦》 1261
 《结合》 1349
 《结髻记》 83, 210, 211
 《结巴学院》 1143
 《结论是造反》 1250
 《给一位非洲英雄的挽歌》 1542
 《给在朝鲜阵亡的第一个美国兵的信》
 1303
 《骆龙君传》 441, 446
 《骆驼的话》 1537

十画

《珠山玫瑰》 1204
 《珠岛之诗》 1445
 《艳情百咏》 170, 200, 201
 《珠池》 1061
 《班鸠》 298
 《班乃纪年》 697
 《班基故事》 638, 705—708
 《班达尔·沙赫》 1500
 《班鸠的项圈》 170
 《班基·斯米朗传》 717
 《班基·固达·斯米朗传》 706, 717
 《班查尔与哇灵因城记》 714
 《顽固的蜗牛》 1537
 《耕犁》 1338
 《耕者之歌》 1190
 《素心》 946
 《素芭》 992
 《泰缅战争》 959
 《泰米尔圣经》 240

《泰米尔吠陀》 240
 《泰戈尔作品集》 999
 《埃及》(刊) 1043
 《埃努玛·埃立什》(又名《七块创世泥板》) 47—49
 《埃塞俄比亚诗集》 1541
 《埃及国土上的故事》 1472
 《埃桑佐, 献给祖国的歌》 1542
 《桂堂诗集》 644
 《桂苑笔耕集》 429
 《桐一叶》 842
 《桥头交战》 743
 《桥的两岸》 1264
 《格言集》 291
 《格宋欧寺碑》 474
 《格利诗歌集》 108
 《格龙苏皮密特》 661
 《格里姆的一击》 1295
 《格兰村大火记》 929
 《格里奥的胜利》 1548
 《桃园》(刊) 878
 《桃西朱拉叻经》 666
 《根》 1263
 《根子》 1175
 《根特浦尔》 1271, 1322
 《耽津农歌》 782
 《耽津村谣》 782
 《耽津渔歌》 782
 《都弥》 391
 《都之花》 849
 《都市点描派》 1126
 《真言》 240
 《真相》 1264
 《真事》 1349
 《真理》 27
 《真言集》 584
 《真主的爱》 563
 《真正的人》 1086
 《真正的爱》 1578
 《真空地带》 1139
 《真实一路》 891
 《真理之园》 369
 《真境花园》(即《蔷薇园》) 541
 《真正的曙光》 1494
 《真主的力量》 1586

- 《真主的大地》 1328
 《真主的光辉》 972
 《真理的丛林》 1042, 1043
 《真与伪的故事》 30
 《真那翁的故事》 660, 662
 《真正的革命战士》 1222
 《真主给予我们自由》 1590
 《索昆唐的故事》 663
 《索韦托大学生》 1550
 《索昆唐王子的故事》 661
 《索赫尼和马赫瓦尔》 597
 《莱陶碑》 474
 《莱伊拉的情痴》 364, 1046
 《莱伊拉与她的情痴》 1468
 《莲花礼物》 105
 《莲花公主》 983
 《莲花公主传》(又译《伯德马沃德》)
 591, 593, 595
 《莲花往世书》 179
 《莫希妮》 963
 《莫敲门》 1329
 《莫胡亚集》 994
 《莫哈玛娅》 992
 《莫桑比克诗集》 1570
 《莫名其妙的绳索》 1448
 《荷马史诗》 15
 《荷鲁斯与赛特》 27
 《获奖杯的》 1537
 《莎莉娜》 1257
 《莎昆姐萝》 199
 《莎维德丽》 957, 1317
 《莎维德丽传》 78, 79, 84
 《莎士比亚剧作集》 1474
 《盐碱地》 1197
 《哥儿》 860, 862, 863, 867
 《哥哥的秘密信》 1161, 1162
 《聂非尔列胡箴言》 24
 《恐怖的德黑兰》 1358, 1374
 《晋书·孙楚传》 858
 《恶心》 1173
 《恶梦》 1328
 《恶之花》 1392
 《栗色骏马》 1179
 《贾维德书》 1296
 《贾瓦希里诗集》 1416
 《贾耶默迪·贡沃莉》 1271
 《贾希利时期阿拉伯人的习俗》 1054
 《赶驮人》 683
 《起航》 992
 《起义者》(又译《贪婪的统治者》) 818,
 915—920
 《殉难的突尼斯》 1068
 《破产》 1515
 《破戒》 831, 851, 852, 854—856
 《破帆》 1528
 《破闲集》 392, 437
 《烈女》 1287
 《烈士颂》 1253
 《烈士的土地》 1444
 《烈女春香守节歌》 803
 《烈士们本星期回来》 1522
 《夏草》 853
 《夏季》 1006
 《夏景》 640
 《夏日对酒》 783
 《夏威夷之梦》 1323
 《夏恩揭达罗妙语集》 204
 《原来学生》 1260
 《振奋》 966
 《捉弄人的命运》 1411
 《检柴女本生》 199
 《捡自法国田野的一束》 1316
 《致祖国》 1441
 《致纽约》 1542
 《致英国佬》 1464
 《致民族英雄》 915
 《致伊朗少女》 1030
 《致志士仁人》 1297
 《致波尼法秀》 1250
 《致中国人民书》 997
 《致伊朗女学生》 1324
 《致祖国的话语》 1528
 《致华族男女青年》 1257
 《致塔兰塔·巴布的信》 1383
 《挚友》 1205
 《热风》 1545, 1471
 《热河日记》 738
 《热爱祖国》 972
 《热带草原蚁山》 1551
 《热带雨季的信札》 1541

- 《哲人传》 345
- 《哲利尔与艾赫泰勒对驳诗集》 293
- 《匿名电话》 1580
- 《柴哈拉》 1036
- 《监牢与囚犯》 1224
- 《哺乳的寡母》 1051
- 《唢呐兵》 994
- 《啊！人！》 1402
- 《啊，夜色》 1373
- 《贼首》 1010
- 《蚊子与梧桐》 371
- 《蚊子和大象》 46
- 《罢工》 1251
- 《罢课注》 1226
- 《罢课学生》 1221
- 《恩仇的彼处》 890
- 《恩加·姆图莉：罗安达景观》 1570
- 《哭笑不得》 1394
- 《哭笑之间》 1320
- 《圆通集》 460
- 《特明吉的故事》 664
- 《牺牲》 997, 1421
- 《牺牲的代价》 1447
- 《牺牲的胎儿》 1391
- 《铁窗》 1324
- 《铁鹰》 1323
- 《铁蝴蝶》 1264
- 《铁地铜天》 1388
- 《铁锤大叔》 1426
- 《铁树开花》 1536
- 《铁匠铺的惨案》 1388
- 《铃鼓街》 1531
- 《秘宝之库》 356
- 《秘密福库》 563
- 《秘密与爱情》 916
- 《秘密组织一道路社》 1275
- 《敌人的手》 1254
- 《笔尖》(刊) 1554
- 《笑到群马经过时》 1497
- 《造反》 1528
- 《造纸工厂村》 1162, 1163, 1157, 1167
- 《借债》 992
- 《倒霉的人们》 1241
- 《俳谐连歌抄》 762
- 《倡导者》 929
- 《俾拉拉马法典》 11
- 《徒然草》 731
- 《般度五十传》 717
- 《般加里罗摩衍那》 614
- 《颂歌》 605
- 《豺狼》 782
- 《爱情》 1201
- 《爱欲》 881
- 《爱老挝》 1198
- 《爱欲篇》 238
- 《爱的火焰》 622
- 《爱的花园》 606
- 《爱的启示》 1294
- 《爱的流露》 1234
- 《爱的时代》 1491
- 《爱的海洋》 622
- 《爱的激情》 622
- 《爱国主义》 966
- 《爱国歌集》 992
- 《爱神遭焚》 162, 444, 468, 469
- 《爱国妇人传》 842
- 《爱情与同情》 1253
- 《爱情与国家》 1222
- 《爱情的圣殿》 1425
- 《爱情的沃土》 1588
- 《爱情的新生》 1207
- 《爱达雷耶梵书》 61
- 《爱情胜于金钱》 1588
- 《爱情诗四百首》 108
- 《爱情与浪漫传奇》 1250
- 《爱情路上的花朵》 1496
- 《拿破仑与顽癣》 1122
- 《狸奴行》 782
- 《狼》 1170
- 《留记》 172, 390, 426
- 《留学生》(刊) 1448
- 《旅宿》 863
- 《旅程》 1574
- 《旅愁》 1124
- 《旅行者》 1297
- 《旅宿之花》 745
- 《旅游札记》 559
- 《旅游志异》 1053, 1054
- 《旅途列国奇观录》 503
- 《旅游东方的回忆、印象、思想与风光》

- 《高原》 1149
《高濂舟》 875, 876
《高贵门第》 963
《高凉纪事》 1196
《高山九曲歌》 786
《高尚的人品》 975
《高架上的男人》 1448
《高桥虫麻吕歌集》 395
《高棉王与龙公主》 441
《高棉遗产柏威夏》 1207
《高市皇子尊城上殡宫歌时作》 400
《离乡》 1173
《离骚》 736
《离去之后》 1159
《离别西潘顿》 1200, 1201
《离乡背井的鸟儿》 1388
《恋爱时节》 1565
《恋之山源五兵卫物语》 760
《病榻集》 994
《疾风》 863
《疾病与治疗》 987
《疾风及其他故事》 1572
《疲兵行》 777
《悟道诗集》 460
《怪吝人》 1045
《烧草的季节》 1552
《烛》 1444
《烟囱与天花板》 1176
《凌云集》 163, 386
《凋谢的花朵》 1417
《涛声》 1308, 1309
《酒歌》 547, 549
《酒颂》(亦称《姆韵诗》) 310
《涟漪》 1258
《消逝了的色彩》 1373
《海》 1146
《海洋》 1577
《海鸥》 1173
《海达麦》 1448
《海岸线》 1260
《海南史》 782
《海鲁丁》(刊) 1069
《海上风暴》 1197
《海东歌谣》 738, 789, 790
《海与毒药》 1144
《海市蜃楼》 895, 1340
《海外血书》 820, 945
《海边景色》 1143
《海湾之声》(刊) 1448
《海湾鸡啼》 1575
《海水的滋味》 1269
《海上的勇者》 889
《海员回忆录》 1443
《海神的传说》 30
《海上生活者新闻》 1114
《海公小红袍全传》 825, 935
《海法与希拉志·赖伊里》 1069
《涂炭》 1195
《浮云》 831, 836, 846—850, 852, 871, 1573
《浮沉》 1133
《浮萍》(即《罗亭》) 848
《浮士德》 196
《浮动地狱》 1261
《浮起的国家》 1574
《流星》(刊) 1301, 1517, 1518
《流亡者》 1430
《流民叹》 777
《〈流行歌〉序》 851
《流浪者》 1270
《流亡诗抄》 1418
《流亡与不安》 1536
《流浪者之歌》 1234
《流浪者之歌》 921
《浪潮》 1256
《浪荡少年》 1553
《浸透泪水的往事》 1447
《涩江抽斋》 877
《朔风》 784
《益世嘉言》(直译为《有益的教训》) 218
《害群之马》 1552
《宽恕》 1330
《宽仁集》 565
《宽恕书》 166, 312, 313, 1438
《宽厚的心》 1320
《家》 1490
《家》 855
《家徽》 1124, 1132

《家乡巨变》 1340
 《家乡消息》 1412
 《家庭与世界》 993
 《家僮的一生》 1544
 《家计贵在精心》 774
 《宴请》 1288
 《宾杜之子》 1280
 《宰羊》 100, 102
 《宰娜布》 1021, 1063, 1521
 《宰因的婚礼》 1499
 《宰哈维四行诗集》 1053
 《宰阿法拉尼区案件》 1472
 《娑摩奈奢》 220
 《娑摩吠陀》(即《娑摩吠陀本集》) 14,
 59, 61, 65, 70, 103
 《请作证》 1519
 《请给我一朵花》 1332
 《诸镇之母》 1044
 《诺·摩·梭故事》 959
 《读陶潜诗》 435
 《谁人问津》 966
 《谁记得那些日子》 1414
 《谁之咎》 1261
 《谈诗论文》 1476
 《谈林十百韵》 765
 《谈文学与文学家》 1507
 《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 1341
 《朗巴》 1542
 《冥报记》 422
 《被子》 1305
 《被损害者》 1429
 《被谪北塞》 787
 《被俘的女人》 1316
 《被俘的英雄》 992
 《被围的尸体》 1534
 《被遗忘的人》 1384
 《被遗忘的信》 1420
 《被焚毁之家》 1275—1277
 《被骗的孤儿》 1051
 《被丑化的女神》 1397
 《被困着的一群》 1257
 《被摧残的人们》 1244
 《被禁止的爱情》 1038
 《被遗忘的山丘》 1531
 《被囚禁的尼鲁敦》 1271

《被姑娘迷住的和尚》 646
 《朗卡·拉咸》 703
 《扇子》 646
 《弱者的命运》 1419
 《剧相宝库》 229
 《陵墓幽魂》 1333
 《陶宏》 657
 《陶山十二曲》 786
 《娘子军》 1259
 《娘丹黛》 495, 635, 657
 《娘登温》 657
 《恕罪集》 326
 《难题》 1288
 《难上一千倍》 1431
 《难解的问题》 1448
 《难道这就叫文明》 983
 《预审》 1528
 《预言的故事》 30
 《能作书》 748
 《能够悲痛的时候》 1121
 《能说会道的农夫的故事》(《乡民与雇
 工》) 18
 《桑通》 672
 《桑甘纳》 1574
 《桑沧偶录》 644
 《桑波特先生》 1321
 《通往山顶的路》 1412
 《通向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道路》 1112
 《骏马与折剑》 1496
 《继母》 1527
 《继承人》 1357, 1424
 《继承过去》 1534

十一画

《理发匠工会》 1320
 《理想与革命》 1526
 《理智的勒斯康》 606
 《琉璃宫史》 684
 《彗星歌》 427
 《梅夫利德》 558
 《梅达格胡同》 1488, 1489
 《梅花的雄蕊》 1146
 《检疫处》 1305
 《梭兰达卡》 703

- 《梭打梭玛》 702
《聊天》 1007
《聊斋志异》(即《聊斋》) 636, 936
《赦税诏》 460
《教士》 1496
《教师》(刊) 1255
《教化诗》 493
《教育精神》 1474
《勒维达斯之歌》 588
《菲律宾》 914, 916
《菲德拉》 1045
《菲律宾史》 913
《菲律宾之魂》 913, 1252
《菲律宾在心中》 1250
《菲律宾名人传》 912
《菲律宾起义者》 1249
《菲人通俗故事选》 1248
《菲律宾人的聚会》 912
《菲律宾教育杂志》 1248
《菲律宾民族进行曲》 914
《菲律宾的最后申诉》 912
《菲律宾的爱情故事》 1249
《菲律宾艺术家的自画像》 1253
《菜穗子》 1128
《菟玖波集》 732
《菩提史》 626
《菩提树荫下》 1519
《菩萨本生鬘论》 96, 220
《菩萨蛮·舟中夜泊》 436
《菩萨譬喻如意藤》 206
《管家文草》 387
《萨拉》 1466, 1470
《萨朗宝》 1121
《萨摩歌》 760
《萨那大火》 1436
《萨拉丁王》 1047
《萨姆故事》 377
《萨姆塔寇》 667, 669, 956
《萨达尼诗集》 1579
《萨帝·斯罗沙娜》 1009
《萨尔夏尔的酒杯》 974
《萨尔索蒂·伐德拉》 966
《萨迪亚和卡丽会面》 1346
《萨瓦巴党党员之歌》 1590
《萤草》 892
《黄昏》 1168—1170, 1324
《黄狗》 1328
《黄蜂》 1139
《黄土地》 1499
《黄四传》 936
《黄鸟歌》 392, 429
《黄玫瑰》 1328
《黄金城》 959, 1310
《黄金女神》 1323
《黄金草原》 521
《黄狗的悲鸣》 1175
《基本姿态》 1568
《基督教义》 699
《基督的启示》 1402
《基宁吉深穴》 1579
《基度山伯爵》 823, 947, 950
《基度山伯爵》(印尼文译本) 935
《基恰格之死》 1271
《梦》 1404, 1505
《梦幻》 622
《梦呓》 1571
《梦境》 559
《梦见仙赐》 101
《梦的故事》 1587
《梦中的眼睛》 1422
《梦幻的道路》 1403
《梦幻必然消逝》 1248
《梵天往世书》 179
《梵卵往世书》 180
《梵转往世书》 179
《夏梅录太子和白都伦公主的故事》
530
《盛妆》 1123
《瓠木》 432
《雪国》 1132, 1147—1149
《雪中梅》 827, 835
《推销员和女传教士》 1162
《探臆得珠》 317
《探马提贝摇船曲》 667, 670
《探尾正治的手记》 1139
《据说……》 1469
《掘墓人》 1417
《救亡》 1308
《救星》 1379
《离骚》 17

《离欲百咏》 200, 201
 《堂弟》 1498
 《堂·吉诃德》 533, 1455
 《堂·吉诃德》(乌尔都语译本) 974
 《啄木》 777
 《唯灵论》 623
 《帷幔后面》 1305
 《赈济剧院》 1259
 《晚年》 1132
 《晚望》 435
 《晚灯集》 994
 《眼泪》 1290
 《眼睛》 1007
 《眼中沙》(亦译《小沙子》) 992
 《眼睑细语》 1402
 《眼中的海法》 1425
 《眼睛被蒙起来的人》 1389
 《蛇》 1330
 《蛇皮》 1581
 《蛇伞》 1326
 《蛇线》 1397
 《蛇与海》 1508
 《蛇和绳》 1271, 1322
 《蛇的复仇》 1388
 《蛇岛的秘密》 1342
 《野火》 1141
 《野鸟》 1252
 《野花》 986
 《野敖》 957
 《野望》(刊) 878
 《野林之月》 1339
 《野花的复苏》 1536
 《野蛮的统治》 1536
 《野猪往世书》 179
 《野人和阿周那》 83, 197
 《野兽, 野兽, 野兽》 1047
 《鄂巴》 1222
 《鄂奥》 1224
 《崑崙监狱》 1193
 《崩溃》 1256
 《崩溃感觉》 1139
 《崔都统传》 842
 《晨歌集》 991
 《晨光微笑》 1425
 《曼布老之夜》 912

《曼德勒颂志》(即《胜阿瑜陀耶志》或
 《胜清迈志》) 691
 《曼盖亚尔格拉西的爱情》 967
 《悬吊》 1259
 《悬诗》 164, 251, 257—260, 276, 514,
 517
 《悬崖》 1263
 《患难之交》 1315
 《婴孩笑了》 1315
 《婴儿和黑天》 606
 《逻摩衍拿书》 90
 《银世界》 898
 《银行的倒闭》 1288
 《银色的伤痕》 1303
 《银江劳动家族的生计费》 1175
 《秽德先生传》 803
 《移家怨》 776
 《移居北方的季节》 1459, 1500
 《甜瓜》 970
 《甜蜜》 1007
 《甜奶和酸奶》 1555
 《敏湾寺碑》 473
 《笨伯》 1300
 《笼中之鸟》 1224, 1364
 《笼子里的鹦鹉》 968, 1272, 1346
 《笛子》 1241
 《笛旺》 1465
 《笛子的嘲讽》 1469
 《笠金村歌集》 395
 《第二天》 1281
 《第二营》 1200, 1201
 《第三人》 1328
 《第一块石》 1300
 《第二青春》 1137
 《第一个错误》 1210
 《第一丝霞光》 1327
 《第七天之后》 1574
 《第一首出发的歌》 1543
 《第一本普什图语书》 1361
 《第三个隐者的命运》 881
 《第一个老人和羚羊的故事》 532
 《第三个老人和骡子的故事》 532
 《第二个老人和猎犬的故事》 532
 《第二次死亡前的第一支歌》 1336
 《梨俱吠陀》(即《梨俱吠陀本集》) 13—

15, 17, 18, 59—63, 65, 68—73, 103,
175, 180, 192, 449, 698

《做妾的命运》 646

《傀儡戏的故事》 1281

《停转的机器》 1159

《偏激与改良》 1403

《假传》 792

《假面》 1553

《假面具》 1254

《假面舞会》 912

《假面的告白》 1141

《假名垣鲁文》 833

《悠悠北风之歌》 110

《您是我的意中人》 1520

《徙都诏》 164, 460

《徘徊》 1176

《徘徊的幻影》 1445

《船》 1429

《船夫》 683

《舵》 1448

《盘古神话》 441

《盘旋的乌鸦群》 1109

《领空》 1197

《斜阳》 1134

《彩云》 1234

《彩票》 1288

《彩凤感别曲》 800, 801

《彩虹何时架当空》 1176

《悉多林居》 964

《悉多落难记》 244, 245

《猎枪》 1135

《猎虎行》 782

《猎人笔记》(日译本) 848

《猫头鹰之歌》 716

《猫和莎士比亚》 1322

《脚镯记》 234, 235

《脚上燎泡》 1329

《脚下白花环》 1300

《脸上的红月亮》 1139

《脱逃》 1329

《象外象》 1263

《祭品》 1272

《祭奠》 1243

《祭品集》 992

《祭亡妹歌》 427

《祭司和狮子》 46

《逸经》 138

《旋风》 1322

《商队》(刊) 1322

《商人和魔鬼的故事》 532

《章节书》 167, 312

《章节之钥》 313

《望飞》 1207

《望加锡之战》 716

《康复集》 994

《麻疯病》 1132

《麻喏巴歇的黄昏》 1234

《情人》 1429

《情光》 229

《情妇》 1552

《情欲篇》 239

《情人远行》 964

《情刃戮心》 1215

《情味乐章》 575

《情侣登宵》 617

《情意乐章》 575

《情死天网岛》 757, 759

《情人的爱情与思念故事》 1021, 1067

《惜别》 1236

《惜别歌》 792

《悼节死之妓》 779

《惆怅的灵魂》 1404

《惆怅的心灵》 1527

《惊梦记》 100, 101, 191

《惊奇的年代》 1456

《阁那跋摩七世》 1205

《阐释者》 1558

《清轩诗集》 649

《清香战役》 1196

《清江使者传》 793

《清兵卫与葫芦》 882

《清晨的羽毛》 1318

《清澈的塔米尔河》 1180

《鸿庞传》 446

《混乱人世》 1581

《混乱岁月》 1558

《混浊的头脑》 882

《渔父》 776

《渔村海女》 1246

《渔峰诗集》 941

《渔人的祈祷》 1553
 《渔父四时词》 788
 《渔翁的故事》 525, 529
 《渔樵医术问答》 943
 《渔夫和哈里发的故事》(又名《渔夫哈里发和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的故事》) 526
 《深沟》 1358, 1397
 《深夜》 1491
 《深夜的酒宴》 1139
 《粗腿肚》 1402
 《断股》 100, 101
 《断绝》 1192
 《断树的枝杈》 1508
 《剪灯新话》 644, 737, 793
 《盖乔》 657
 《盖世书》 630, 1205
 《寂静》 1343
 《寂寞》 1163
 《寂寞之歌》 1237
 《寂寞的隐居》 1537
 《寂静的天空》 1576
 《宿凤山东村》 780
 《盗贼》 1338
 《盗火者自传》 1418
 《梁尘秘抄》 389, 421
 《梁山伯与祝英台》 935
 《婆娑》 1158
 《婆罗多》 75, 79
 《婆罗他书》 83
 《婆罗门之女》 1275, 1276, 1279
 《婆罗多社会》 1014, 1015
 《婆苏提婆游记》 220
 《婆罗多大战记》 83, 444, 468
 《婆罗多歌之国》 1012
 《谏猎文》 428
 《谐书》 322, 326
 《祸患》 1403
 《弹唱诗人导引长歌》 110
 《弹唱诗人导引短歌》 109
 《隋唐演义》 674
 《隋唐演义》(泰译) 955
 《隅田川》 749
 《隐蔽的星》 1459, 1530
 《堕落论》 1134

《婚礼》 1273, 1351
 《婚宴》 1389
 《婉拉雅的爱》 1213
 《骑士之父》 518
 《骑虎的人》 1323
 《驿耳霜蹄》 434
 《绪论》 503
 《续日本纪》 385
 《续齐谐记》 165
 《续思美人曲》 790
 《绳索》 1449
 《绳索蛇》 1310
 《维杰·辛赫》 967
 《维查耶姆》 1008
 《维斯佩拉德》 120
 《维德亚伯迪诗集》 604
 《绿夜》 1379
 《绿箭》 1412
 《绿色的山峰》 1396
 《巢》 1422

十二画

《琥珀念珠》 1532
 《琼基拉的托钵僧及其他》 1315
 《替身物语》 389
 《班鸠的项圈》 326, 327
 《琵琶行》 169
 《琵琶和仙赐》 105
 《博托德修道士》 912
 《塔》 1168, 1170
 《塔玛拉》 1394
 《塔纳赫》 13
 《塔克米西》 1589
 《塔哈·侯赛因全集》 1476
 《塔里格·本·齐雅德》 1411
 《楮生传》 392, 793
 《棉花》 1330
 《棉被》 852, 855—857
 《棕榈酒酒鬼的故事》 1522
 《联邦政府军人赞歌》 1591
 《散文选》 1362
 《散花歌》 428
 《敬礼佛陀的人》 997
 《朝廷沉》 738, 780

- 《朝鲜之光》 1167
 《期待暴风雨的心》 1155
 《斯里甘特》 1275, 1276
 《斯西和布奴》 597
 《斯瓦米和伙伴》 1321
 《斯吐利·帕德春歌》 574
 《斯瓦希里诗歌的证明》 1579
 《葬后是什么》 1051
 《蒂波尼歌罗》 1238
 《蒂鲁古拉尔》 234
 《蒂罗德玛仙女出世》 984
 《落叶》 1379
 《落梅集》 853
 《落窪物语》 388, 394
 《喜马拉雅》 1346
 《喜马拉雅山》 1293
 《森林篇》 87, 466, 609
 《森林之歌》 110
 《森约基达择婿》 1005
 《森林和海洋之间》 1551
 《越北》 1196
 《越狱》 1193
 《越南诗》 1197
 《越南亡国史》 820, 945
 《越南国史考》 945
 《越南诗选集》 1197
 《越南文化提纲》 1087
 《越南文学史略稿》 646
 《越南民间故事宝库》 1197
 《越南民歌民谣俗语》 1197
 《硬板纸皇帝万岁》 1126
 《雁》 873—875
 《揭露》 1522
 《搜神记》 165
 《搅动》 1306
 《雅歌》 18, 130—132, 1123
 《雅加达的故事》 1242, 1245
 《雅典人的制度》 1474
 《雅希亚, 没运气》 1536
 《雅利安女人的心》 1544
 《雅利安摩诃婆罗多》 494
 《紫文》 411
 《紫史》 411
 《紫物语》 411
 《紫式部日记》 388, 410
 《紫罗兰的愁绪》 1418
 《悲歌》 667, 669
 《悲与喜》 1239
 《悲其遇》 1260
 《悲哀世代》 1328
 《悲惨世界》 1019
 《悲伤的夜晚》 1572
 《掌故趣谈》 1069
 《喇嘛师父的眼泪》 1182
 《喂, 醒醒》 1264
 《喂狗的尸体》 1555
 《喂, 爬上树的人》 1485
 《嗟叹集》 1424
 《喧哗与骚动》 1422, 1429
 《喀布尔》(刊) 1297
 《喀布尔杂志》 1361, 1362, 1365
 《喀麦隆! 喀麦隆!》 1542
 《帽坊青年托辞》 649
 《赌徒》 1045
 《赎罪》 1573
 《蛛形的太阳》 1536
 《践约》 1031, 1032
 《跛脚少年》 1395
 《最大幸福》(刊) 1066
 《最后一天》 1402
 《最后之春》 1404
 《最后的话》 591
 《最后的印象》 1532
 《最后一首诗》 996
 《最后的果实》 970
 《最后的道路》 1193, 1194
 《最后的疑问》 1275
 《最后一批鸟儿》 1387
 《最冷酷的君王》 1456
 《最廉价的夜晚》 1471
 《黑带》 1432
 《黑狼》 1253
 《黑天传》 470
 《黑天颂》 605
 《黑牛集》 994
 《黑公主》 983
 《黑孩子》 1544
 《黑眼睛》 1040
 《黑蜂歌》 606
 《黑人文集》 1538

- 《黑人兄弟》 1113
《黑人歌手》 1579
《黑天之歌》 605, 1012, 1015
《黑天出使》 100, 101
《黑风信子》 1531
《黑蜂之歌》 604
《黑人大学生》(刊) 1538, 1541
《黑人的衷肠》 1551
《黑人码头工》 1543
《黑人解释者》 1568
《黑天本事诗》 605
《黑天的胜利》 605
《黑水洋彼岸》 1320
《黑奴吁天录》(今译(汤姆叔叔的小屋))
824
《黑色的太阳》 1330
《黑色的妇女》 1541
《黑色的祭品》 1541
《黑色的缠腰布》 1547
《黑夜柔吠陀》 70
《黑暗的力量》 1320
《黑暗的政治》 1178
《黑暗的图画》 1139
《黑暗的城邑》 1005
《黑土地的故事》 1572
《黑天耳中甘露》 606
《黑天要去放牛》 601
《黑公主诅咒》 1012
《黑暗中的一片》 1433
《黑暗中的声音》 1555
《黑天不愿去放牛》 602
《黑暗无声的城市》 1382
《黑天到森林去放牛》 602
《黑非洲的故事和传说》 1547
《黑人和马尔加什法语新诗选》 1541
《遇贼歌》 428
《遗嘱》 1038
《遗忘的产生》 1514
《锁链》 1512
《锅死掉啦》 560
《短诗五百首》 108
《短诗四百首》 108
《剩余人》 1172
《等待》 1324
《等待圣雄》 1321
《筑前国志贺白水浪歌十首》 405
《筛》 1402
《智者品》 92
《智者纳旦》 533
《智慧的粉末》 1534
《焦山》 436
《奥比》 1552
《奥秘》 1404
《奥义书》 988
《奥州小道》 766
《奥德的黄昏》 1329
《奥帕吉的天堂》 1280
《奥班齐的油商》 1522
《奥奴波玛的爱情》 1274
《奥奴拉格·绍蒂和波列斯》 1280
《粤甸幽灵集》 642
《街头女郎与大家闺秀》 1047
《御花苑》 638, 714
《释补》 64
《释迦方志》 174
《番红花》 1300
《猴注》 1226
《猴国篇》 87, 609
《腊玛延那》 91
《鲂鱼的死》 1387
《禽兽》 1149
《禽兽会议录》 841, 898, 904
《鲁拜集》 165, 349, 355, 1052, 1445
《鲁巴瓦蒂》 1009
《鲁祖米亚特》 168, 306—309
《鲁滨孙全传》 825
《鲁滨孙漂流记》 29, 327, 824, 949
《鲁滨孙漂流记》(马来文译本) 929
《鲁斯坦姆故事》 377
《敦煌》 1135
《童心》 1351
《童年》 1218, 1459, 1506
《童话》 298
《童谣》 1430
《童年篇》 86, 609
《童年习作》 1519
《童护的伏诛》 83, 198
《蛮花惨果》 1260
《痣》 1537
《痛骂》 688

- 《痛苦之声》 1293
《痛苦的心》 1519
《痛苦的一课》 1469
《痛苦的呻吟》 1581
《痛苦的呼喊》 1394
《痛苦的运河》 1303
《痛苦的画卷》 1293
《湿婆神》 1270
《湿婆往世书》（《风神往世书》） 179
《温阿蒙游记》 30
《温姆·哈希姆灯》 1470
《渴》 1580
《渴望》 1535
《渴望的心》 1420
《渴求的一代》 1507
《渭城佳句》 944
《渡口集》 992
《游记》 379
《游行》 1306
《游仙窟》 391, 792
《游击队员》 1222
《游击队之家》 1245
《游泳池旁小景》 1142, 1144
《游入我网中的刺鱼》 1176
《游吟诗人导引之歌》 109
《曾我物语》 731
《曾根崎鸳鸯殉情》 757, 759
《尊敬的先生》 1491
《尊敬的陛下》 1552
《尊贵的客人》 1565
《尊贵的部长》 1552
《奠基礼》 1351
《普贤》 1131
《普什巴瓦丽》 1010
《普什图之歌》 1362
《普什图文学史》 1366
《普什图民间故事》 1366
《普什图民族风情》 1365
《普罗米修尔·辛格》 1328
《普塔霍特普箴言》 25
《善施》 100, 102, 103
《善与恶》 1580
《善行录》 564
《善心恶心》 886
《善良的人们》 1507
《善良的阿尔古布》 1516
《寒食村舍》 778
《富岳百景》 1131
《富贵人家的骄纵之子》 981
《寓兴》 431
《寓言》 298
《寓言诗》 1055
《寓言 200 则》 1588
《寓言故事集》 1205
《窝浪拉里》 1261
《窝尼睦和昏迷少女的故事》 529
《窗上的阴影》 1421
《粪礼记》 1175
《道杜》 1322
《道草》 869
《道路》 1320, 1437, 1491
《道化之华》 1132
《道拉之歌》 1589
《道路之歌》 1281
《道路只有一条》 1170
《道莱与哈密德》 1500
《道路是迂回的》 1303
《道德败坏的人》 1275, 1276, 1278
《谢氏南征记》 737, 796, 797, 807
《谢胡·奥马尔》 1585
《谢绝一切会面》 1160
《谢赫·马尔丹传》 717
《谦恭书》 608
《谦虚者伟大》 1251
《谦逊的发现》 577
《雇工的儿子》 1388
《遍野横尸》 1257
《焰群》（刊） 1153
《强种》 1558
《强调集体意识的文学》 1162
《粥》 424
《巽达吉冬》 703
《遐想》 955
《鹈鸟声声》 1478
《登幽州台歌》 349
《登卡都之女碑》 472
《骗子》 1045
《骗子传》 220
《缅甸北部》 1224
《缅甸百科全书》 1223

《缘》 856, 857

十三画

《瑞卑梭》 951—954
《瑞西建国志》 842
《塌落的苍穹》 1336
《楞伽妮丝传》 705
《槌击集》 1542
《楼兰》 1135
《献身之地》 1308
《献给我的祖国》 1574
《献给印度教庙会》 986
《献给菲律宾青年》 917
《献给密尔提勒的歌》 1316
《勤必有福》 1484
《蓝灯》 1358, 1412, 1413
《蓝与黑》 1038
《蓝布袍》 1180
《蓝宝石》 1330
《蓝色门帘》 1334
《蓝色的山脉》 1134
《蓝色的岩洞》 1237
《蓝靛园之镜》 963, 978, 982
《蓝马莫阿的新嫁娘》(日译《春风情话》)
843
《墓》 1036, 1335
《墓志铭》 1385
《墓中少女》 1257, 1259
《蓓蕾》 1330, 1506
《蒲甘碑铭文学》 633
《蒙古秘史》 1177
《蒙面大盗》 1207
《蒙娜丽沙和萧》 1383
《蒙戈: 派克, 尼日尔河的钥匙》 1586
《想象国》 1578
《想象的魔力》 1301
《碎片》 1552
《碎物》 1505
《鹤鹑本生》 96
《鹤鹑与秋天》 1491
《感伤集》 914
《感母词》 792
《感情装饰》 1126, 1146
《感谢安拉》 1328

《雷公》 753
《雷给尼散文集》(亦译《雷哈尼亚特》)
1403
《零之谜》 1580
《零下的纳季兰》 1429
《雾》 1037, 1270
《雾律纪行》 1174
《雾锁南洋》 1264
《摄庄严论》 229
《博动》 1270
《博风斗浪》 1576
《搬谷人的歌谣》 31
《摇船曲》 670, 672
《摇钱树》 1314
《裘罗教士的磨难》 1460, 1551, 1557,
1559, 1560
《虞美人草》 863
《嘎玛尼》 960
《暗香》 1263
《暗室》 1321
《暗与光》 1397
《暗夜行路》 883, 1131
《睡魔》 1330
《睡美人》 1149, 1150
《跨越》 1533
《路》 1179
《路》 1402
《路》 1460, 1551, 1557, 1558, 1560—
1563
《路人》 866, 867
《路得记》 130, 135, 136
《路漫漫》 1241
《路傍之石》 891, 1130
《路边的葡萄》 1402
《路边的柳条牵万人》 1588
《跳跃》 1568
《跳越矮墙》 1499
《跳不出后巷的女人》 1262
《跟踪》 1307
《罪孽》 1471
《罪恶品》 92
《罪恶的眼镜》 1350
《罪恶的尾巴政府》 1415
《蜀道》 436
《愚者品》 92

- 《遣隋将宇文文》 429
《矮子射向上空的小球》 1175
《雉岳山》 819, 820, 840, 841, 897—901
《错误的选择》 1235
《错误的教育》 1234
《锚》 1358, 1413
《锡亚克王》 716
《锡克教徒与英国人交战的传说》 967
《锦绣原野》 1269, 1335
《辞职》 1289
《简单的过去》 1459, 1532
《傻子》 1287
《傻瓜艾布·哈桑》 1045
《像他那样生活》 1197
《像鳝鱼那样油滑》 912
《毁灭之歌》 1338
《毁灭的日子》 1389
《鼠光》 1163
《鼠狱说》 737, 793, 794
《微思集》 992
《微笑之余》 1264
《微弱的声音》 1448
《遥拜队长》 1127, 1134
《遥远的港口》 1358, 1414
《解放》 1013
《解毒剂》 1542
《解释篇》 299
《解放少女》 820, 1061
《解放的堡垒》 966
《解放军之声》 1518
《解放的埃塞俄比亚》 1460, 1550
《鲍纳斯之歌》 1589
《韵文》 1053
《韵光》 179, 231, 233
《韵律》 1325
《韵光注》 231
《新》(刊) 1395
《新人》 1234
《新力》 1308
《新月》(刊) 1047, 1476
《新叶》 1291, 1326
《新生》 855, 856
《新兵》 966
《新伤》 1432
《新约》 139, 308
《新贵》 1262
《新春》(刊) 1029
《新闻》(刊) 1193
《新集》 426
《新娘》 1444
《新疆》 1325
《新女娃》(刊) 820, 1061, 1480
《新文学》(刊) 1222
《新开罗》(原名《新恩图曼》) 1488, 1489, 1499
《新生活》 1202
《新生集》 994
《新发明》 1556
《新作家》 1231, 1236, 1237
《新诗集》 1588
《新思潮》(刊) 887, 893
《新垦地》 1261
《新唐诗》 633
《新的女性》 1013
《新的生活》 1572
《新的长城》 1383
《新的洪流》 1312
《新的痛苦》 1300
《新的道路》 1219
《新诗宣言》 1319
《新俄罗斯》 1014
《新闻园地》 1042
《新湿婆庙》 1293
《新缅甸史》 684
《新日本文学》(刊) 1135
《新加坡之子》 1262
《新旧约全书》 138
《新时之花》 1252
《新任理事长》 1160
《新耶路撒冷》 1047
《新罗殊异传》 172, 391, 792, 793
《新娘的华盖》 1358, 1454, 1455
《新娘的明镜》 965, 973
《新感觉派辩》 1146
《新古今和歌集》 730
《新加坡大火记》 929
《新加坡屋顶下》 1261
《新世界的儿女》 1535
《新增犬筑波集》 763

《新撰菟玖波集》 732
 《新心理主义文学》 1128
 《新加坡，你在何方》 1264
 《新感觉派的诞生》 1119
 《新编五代史平话》 746
 《新加坡河，母亲的河》 1263
 《新太阳照在旧土地上》 1207
 《新进作家的新倾向解说》 1124, 1146
 《煤矿村》 1170
 《满足》 1347
 《满途荆棘》 1258
 《源氏》 411
 《源语》 411
 《源泉》 1577
 《源义朝》 857
 《源氏物语》 166, 173, 389, 394, 408—
 420, 730, 733, 749, 769, 1131, 1133,
 1149, 1151
 《源五兵卫》 771
 《源平盛衰记》 740
 《溪流残水》 1445
 《溺婴》 889, 890
 《慈善家》 1302
 《慈善家—罪人》 1211, 1212
 《塞尔柱诗歌》 505, 557
 《塞亚卜诗集》 1417
 《塞内加尔寓言集》 1538
 《寝园》 1123
 《群神》(或译《民神》) 1281
 《群岛》 1575
 《群狮瀑布》 1505
 《嫁不出的女儿》 1275, 1276, 1280
 《缤纷》(刊) 1332
 《缤纷集》 992

十四画

《静物》 1144
 《静静的罗列》 1122
 《碧蹄店》 781
 《碧蹄馆》 781
 《赘内》 1132
 《墙根》 1448
 《墙—S 卡尔曼氏的犯罪》 1142
 《榴莲树》 1260

《赫梯法典》 11
 《赫尔和朗卡》 597
 《赫米尔王颂》 574
 《赫哲尔的故事》(又名《迪瓦尔·拉尼与
 赫哲尔·汗》) 579
 《赫柴尔·艾夫萨乃》(今译《一千个故
 事》) 521, 522
 《赫利谢金德尔之光》(刊) 原名《赫利谢
 金德尔》 1001
 《酷热与蜃景》 1445
 《歌》 1541
 《歌集》 608
 《歌女的心》 1469
 《歌商楼集》 781
 《歌剧文尧西》 1559
 《歌唱自由之伟大》 1013
 《嘉马尔》 1534
 《嘉尔曼》 1443
 《嘉咏集》 108
 《蔷薇园》 504, 533—536, 538, 540,
 541, 565, 1023, 1026, 1295
 《蔷薇红莲传》 394, 807
 《暮年》 332, 333
 《暮歌集》 991
 《慕竹旨郎歌》 428
 《蔑视法庭》 1325
 《蔡雅杰》 672
 《蓼云仙传》 646, 647, 943
 《遭难水手的故事》 29
 《愿往生歌》 428
 《愿欢乐常在》 1536
 《摔跤》 1158, 1159, 1167
 《誓死捍卫伊洛瓦底》 1225
 《裴裨将传》 807, 808
 《蜻蛉日记》 388, 411, 419
 《蜥蜴之舞》 1552
 《骷髅》 1384
 《管见录》 1061
 《舞女》 835, 836, 870, 872, 1133
 《舞台》(又译《战场》) 1284
 《舞会》 894
 《舞论》(又译《剧论》) 20, 99, 103,
 105, 166, 179, 227—229
 《舞论注》 228, 231, 232
 《舞姬》 1149

《舞镜》 229
 《舞女的断臂》 1212
 《舞者导引之歌》 111
 《僧拔松行》 782
 《僧诃巴忽》 1273
 《僧诃罗语注疏》 242
 《鼻子》 423, 893, 894
 《貌达诺》 951
 《貌敏觉》 951
 《貌柔质刚》 1239
 《貌巴丹玛丹梅》 951
 《貌迎貌玛梅玛》 823, 949, 950, 954
 《貌妙廷与玛梅友》 951
 《貌巴瑞与玛拉梅》 951
 《貌佩新与玛梅丁》 951
 《貌璎花和玛红素馨》 951
 《鲜花怒放》 1260
 《鲜花的码头不再回答》 1533
 《旗插长白山》 785
 《彰善倡义录》 797
 《豪绅》 1402
 《豪萨故事集》 1584
 《豪萨语谚语》 1588
 《豪萨人和他们邻居的故事》 1585
 《瘦子麦麦德》 1359, 1387, 1388
 《遮羞布》 1588
 《熄灯》 1193, 1194
 《漂海歌》 791
 《漂泊的梦幻》 1327
 《漂泊在叶木纳河上》 966
 《漩涡》 1261, 1347
 《精粹》 1053
 《精品集》 996
 《精英荟萃》 576
 《精选之余》 580
 《精灵与魔鬼》 167, 313, 326
 《精义罗摩衍那》 615
 《赛勒玛》 1046
 《赛努西的故事》 25, 28
 《赛拉曼与艾布萨勒》 504
 《赛福·本·齐叶金传奇》 503, 519
 《赛福·木鲁克和白第阿·杰马勒的故事》 520
 《寡妇的祈祷》 972
 《蜜桔》 895

《蜜蜂使》 189
 《褐色姑娘对我说》 1409
 《隧道本生》 627
 《嫩叶》 1291
 《嫩菜集》 853
 《翠耳坠》 682
 《翠湖颂》 474
 《熊姨的友情》 1373
 《骡子的婚礼》 1522
 《缪东加和他的故事》 1580

十五画

《璎珞传》 175, 205
 《慧星》 1376, 1587
 《麹醇传》 793
 《麹先生传》 392, 793
 《增镜》 731
 《横负歌》 804
 《横断西伯利亚》 1113
 《樱岛》 1140
 《橄榄枝》 1330
 《橄榄油与椰枣》 1528
 《椴木》 457
 《聪明的鹦鹉传》 717
 《醉鬼传》 212
 《醉游浮碧楼记》 793
 《飘飘的面纱》 1469
 《飘泊人重返海上》 1396
 《蕉坚稿》 733
 《趣味河》 626
 《趣事河》 244
 《趣闻雅诗鉴赏》 1446
 《震撼高棉的革命》 1205
 《播种人》 1104—1106
 《播种杂记》 1106
 《播州平原》 1135
 《撒母耳记》 128
 《撰集百缘经》 219
 《嘻嘻嘻》 1183
 《嘱咐》 953
 《蝶蛹》 915
 《蝶魂梦仙》 1192
 《蝴蝶夫人》 956
 《蝎子》 1535

《蝎子农场》 1389
 《蝮蛇的后裔》 1140
 《影子》 1347
 《影和风》 1542
 《暴风》 1400, 1545
 《暴雨》 1575
 《暴风雨》 1328
 《暴君集》 1391
 《暴力团记》 1113
 《暴风骤雨》 1193, 1195
 《暴力的责任》 1546
 《墨丛》(刊) 1293
 《墨册谣》 432
 《墨拉比火山下的红岩》 1243
 《暹罗王驾临吧达威》 933
 《题材篇》 106
 《题路旁松》 778
 《题长安逆旅》 436
 《题伽倻山读书堂》 432
 《题黄御史梅雪轩》 642
 《箴言》 25, 130
 《黎明》(刊) 1244, 1251
 《黎明前》 1131
 《黎明的鸟》 1397
 《黎明的梦》 1503
 《黎明之前》 1264
 《黎萨尔传》 916
 《黎萨尔诗集》 918
 《黎巴嫩腹地》 1403
 《黎萨尔杂文集》 918
 《黎萨尔散文集》 918
 《黎萨尔通信集》 918
 《黎明的欢呼与雨》 1526
 《黎萨尔政治与历史论文集》 918
 《黎萨尔注释的莫尔加所著〈菲律宾群岛的成就〉》 918
 《僵尸鬼故事》 166, 213, 216
 《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 216
 《德行篇》 235, 236
 《德钦注》 1226, 1229
 《德瓦贡班》 686
 《德耶瑞蒂》 682
 《德胡达大词典》 355
 《德亚拉姆甘露集》 607
 《德国法西斯主义与种族论》 1383

《滕莱罗诗集》 1576
 《摩黑什》 1280
 《摩奴法论》 11, 62
 《摩登女郎》 1046
 《摩登和尚》 1221
 《摩克多塔拉》 996, 997
 《摩西升天记》 141
 《摩诃婆罗多》 15, 19, 20, 63, 64, 74—79, 82—85, 88—90, 100, 101, 180, 183, 194, 197—199, 210, 211, 213, 444, 463—468, 494, 573, 585, 599, 638, 660, 698, 1317
 《摩尼克猪本生》 95
 《摩希尼的音乐》 1323
 《摩诃绍特的故事》 660
 《摩尔古迪镇的日子》 1322
 《摩罗维迦和火友王》 186, 191, 195, 206
 《摩根德耶往世书》 179
 《摩尔古迪镇的食人者》 1321
 《憧憬》 1166
 《潮骚》 1142
 《潮汐之间》 1397
 《潮水中的芦苇》 1553
 《潘陈》 646, 648
 《潘佩珠年表》 945
 《潘巢南先生国文诗集》 945
 《鲨鱼王孔多》 1549
 《遵命》 1330
 《慰灵歌》 1147
 《履金途赴巴黎》 1069

十六画

《醒世故事》 1419
 《醒来, 阿拉伯人!》 1044
 《霍乱》 1417
 《霍里洛姬》 1280
 《霍斯陆与西琳》 169
 《霍斯陆与西琳》 357, 358, 580
 《霍加和铁木儿打猎遇雨》 560
 《蕾莉与马杰农》 165, 170, 355, 357, 358, 364, 495, 504
 《薯童》 391
 《薯童谣》 427

《薛氏》 391
 《薄伽论》 200
 《薄伽梵歌》 81—84
 《薄伽梵往世书》 101, 179, 183—185, 494, 573, 598, 599, 604—607
 《燕之脚》 806
 《燕行歌》 791, 792
 《燕子呢喃》 1346
 《燕雀信使诗》 495, 629
 《赠云门智光上人》 432
 《鸚鵡》 1288
 《鸚鵡使》 189
 《鸚鵡故事》 166, 213, 217
 《鸚鵡信使诗》 629
 《鸚鵡故事七十则》 217
 《默利加沃蒂》 596
 《镜子》 1491
 《镜子里的人们》 1389
 《穆杜·米娜志》 1008
 《穆艾叶德报》 1061
 《穆里纳莉妮》 978, 979
 《穆斯林之歌》 1294
 《穆台瓦里大叔》 1469
 《穆罕默德之灵光》 711
 《穆尔希德与费特娜》 1047
 《穆罕默德·哈乃菲亚传》 711, 712
 《穆罕默德·伊布拉欣航游记》 930
 《赞酒歌》 402
 《赞普婆郎歌》 428
 《赞毗尼多流支禅师》 461
 《篝火》 883
 《篱笆与庄稼》 1314
 《雕像》 89, 100, 101, 211
 《雕刻家的地狱》 1310
 《鲑鱼》 1127
 《鲶鱼和蛤蟆》 645
 《邂逅》(即《三次会面》) 848
 《磨坊》 1386
 《磨难》 1358, 1378
 《磨面人》 1180
 《磨盘牛的麦粒》 1531
 《懒太郎》 733
 《懒汉园》 1379
 《燃烧的琴弦》 1269
 《燃烧的琵琶》 1337

《燧火集》 306, 307, 309
 《激情诗集》(一译《坚贞诗集》) 293
 《糖果商》 1321
 《禧年书》 141

十七画

《檄将士文》 640
 《檀君》 391
 《鞠躬尽瘁》 1328
 《霞村一家》 1176
 《擦皮鞋的孩子》 1504
 《曙光》 1179, 1493, 1495, 1497, 1498
 《瞬息集》 992
 《蟑螂》 1546
 《厨宾宁成功记》 198
 《魏志倭人传》 1121
 《魏克拉玛辛诃短篇小说选》 1342
 《黛碧·乔图拉妮》 978, 979
 《朦胧的早晨》 1328
 《鳄鱼的眼泪》 1252
 《襄阳途中》 780
 《溼东绮谭》 1130
 《骤雨》 1142

十八画

《藤十郎的恋情》 990
 《翻身》 1330
 《翻肠倒胃》 1537
 《鹰》 1409
 《鹰鹫》 1534
 《鹰之歌》 565
 《癞蛤蟆告玉皇大帝》 442, 448

十九画

《蘑菇》 1291
 《警惕》 1207, 1449
 《曝晒》 1537
 《蟹工船》 1114
 《颤抖》 1536
 《爆炸》 1330, 1351
 《鳖主簿传》 807

二十画以上

《黥墨》 1358, 1422
《鬓上雪》 898, 901
《灌顶》 89, 100, 101
《灌顶卷》 741
《魔鬼》 1214, 1215
《魔鬼传》 1466
《魔鬼篇》 313
《魔鬼世界》 1010

《魔鬼的舞蹈》 1329
《魔法的粉笔》 1142
《魔法师的故事》 30
《譬喻经》 166
《嫫嫫叹》 434
《镶金牙的美人米达》 1245
《露珠》 1329
《露骨的描写》 856
《癫痫病人的符咒》 1050

(本索引按笔画为序, 只供读者参考之用, 不作严格意义上的检索标准)

后 记

在季羨林同志的主持下，经过几年的努力，这部《东方文学史》终于完成了。这时好像有些话要向读者交代一下。

这部《东方文学史》包括的地域是亚洲和非洲。由于我们对非洲文学的了解，确切地说是北非以外的非洲其他地区文学的了解不如亚洲，所以非洲文学反映不充分。随着我们掌握资料的不断丰富和扩大，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在以后再版或出增订版时再加以补充。另外，就亚洲来说，中亚新独立的几个国家的文学来不及纳入我们的编写计划，所以也只好等以后弥补这个不足了。这里还要说明的是，这是一部外国文学史，所以没有包括中国的文学，但读者可以看出，我们尽可能地从宏观上对中国文学做了对比性的概括。

面对亚非两大洲从古到今几千年的文学遗产，需要划分几个时期来加以叙述和归纳。我们根据几个文学发展得比较早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and 文学发展情况，也参照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大体上划分了五个时期，即上古（一三四世纪）、中古（三四世纪—十三世纪前后）、近古（十三世纪前后—十九世纪中叶）、近代（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世纪初）和现当代（二十世纪初至今）。这种划分法不完全相同于一般政治社会史的划分，是否科学，还有待检验。这五个时期中，近代时间比较短，只有半个多世纪。文学是这样，政治社会史也是这样。东方的近代不同于西方的近代，东方的近代一般都是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觉

醒的早期，其近代特色的文化和文学来不及充分发展就进入了现代社会，因此，真正典型的近代作家或近代文学现象一般是不多的。一些近代作家或文学现象同时也是近古作家或近古延续下来的文学现象，或者同时也是现代作家或延续到现代的文学现象。以印度为例：迦利布（1797—1869）的创作跨近古和近代两个时期，即既有近古的特色，又有近代特色，然而还是以近古的特色为主。泰戈尔（1861—1941）的创作跨近代和现代两个时期，也有两个时期的特色，但以现代的特色为主。般吉姆（1838—1894）和帕勒登杜（1850—1885）则是典型的近代作家，其创作特色代表了印度近代民族觉醒早期的特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对文学综合性的概括总是不很准确的。比如封建社会，其产生、兴起、发展、没落不是同步的，有的国家或地区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了，可是另外一些国家或地区正在充分发展甚至才开始兴起，这不同阶段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不同的，所以只能从宏观上进行不很精确的分析和概括。

东方文学在上古时代，由于当时文化交流比较少，所以主要体现各自的差异性。其后，随着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扩大，特别是几个文化圈形成以后，随着几种宗教和类似宗教的意识形态向周边的传播，一些国家和地区接受、吸收、融合了这些文化及其文学，甚至加以改造和创新，成了自己的文化和文学的一部分。当然，各个国家和地区还有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传统，所以仍然保留了自己的特色。这种交流和传播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有利于文化和文学的发展的。这种交流到近代和现代更加速进行，不过主要不是东方范围彼此之间，而是转到东方和西方之间了。我们对这一现象力求从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加以综合和比较，以便能理

出一个清楚的脉络来，不过是否真正体现了这个意图，也有待检验。

文学在历史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古代广义的文学包括了在今天看来不属于文学范畴的一些东西，比如宗教经典的阐释，碑铭的记事，非文艺理论的理论著作，辩论词和演说词，宫廷诏书文件等等，为了尊重各国的传统文学遗产，也都加以介绍了。当然从近代起，一般都只承认狭义的文学，即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几大类了。这方面借用中国的情况可以说明：中国古代的文和文学的定义都不很科学，主要只承认诗和文，而这个“文”既包括了文学性的散文，也包括了说理性的论文，这说理性的论文实际上属社会科学的范畴，而戏剧和小说很晚才被承认。古代的文学家写的“文”，一部分属文学，一部分不属文学。东方各国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

参加编写这部文学史的人很多，除了北京大学东方学系的同志外，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日本研究所、亚太研究所的同志，还有北京外国语学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外文出版社等单位的同志，共40余人。这是因为亚非两大洲国家很多，语言也比较复杂，甚至一个国家就有多种语言。不说，往往还有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的差别。由于约请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同志参加编写，这样编写的队伍就扩大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除了个别的章节无法找到掌握第一手材料的执笔者外，一般没有使用第二手材料，尽量避免了借用第二手材料容易出现的含糊、准确性差等缺点。不过，由此也产生了另一种缺陷，即行文和风格上的差异和不统一。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和吸收了近年来一些学者在研究东方文学或东方国别文学中所取得的成果，引用了某些资料，恕未一一标明或列出。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编委中潘金生、姚秉彦、卢蔚秋等同志做了很多工作，为本书的编写作出了很大贡献。

李铮和徐淑燕同志为本书整理了作家作品索引，在这里一并向他们表示谢意。

我们还要感谢吉林教育出版社，他们在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仍然出版了这部书，他们重视学术的精神是令人感动的。责任编辑张岩峰同志为了这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工作，特向他表示谢意。

本书肯定存在着很多缺点和不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刘安武

1993年9月15日于北京大学

本书执笔者及分工

(以所写内容出现的先后为序)

季羨林：序言。

黄宝生：第一编第一章第一、二、三节，第四章第一、二、三、四、五、六节，第二编第二章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节，第五编第四章第七节。

仲跻昆：第一编第二章第一、二、三、四节，第二编第一章第一、二、三节，第三章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节，第三编第二章第一、二、三节，第四编第五章第一、四、五、六、七节，第五编第五章第一、五、六、七、八、九、十、十一节，第六章第一(和林丰民合写)、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节(和林丰民合写)。

孙承熙：第一编第三章第一、二、三节，第六章第一、二、三节，第三编第二章第四节。

张锡麟：第一编第四章第七节，第二编第二章第九节，第四编第四章第六节，第五编第四章第六节。

张鸿年：第一编第五章第一、二节，第二编第四章第一、二、三、四、五、六节，第三编第二章第五、六节，第四编第五章第二节，第五编第五章第三节。

邓殿臣：第二编第二章第十节，第三编第三章第八节，第五编第四章第十节。

潘金生：第二编第五章第一节前部分、第二、三节，第三编第五章第一节前部分，第四编第一章第一、二、三节。

韦旭升：第二编第五章第一节后部分，第三编第五章第九、十节。

申 非：第二编第五章第四节，第三编第五章第二、三、

四、五、六节。

何镇华：第二编第五章第五节，第三编第五章第一节后部分、第七、八节，第五编第二章第一节中间部分、第八、九节。

李 谋：第二编第六章第一、六节，第三编第四章第八、九节，第五编第一章第一、二、三节。

姚秉彦：第二编第六章第二节，第三编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编第三章第七节，第五编第三章第六节。

梁立基：第二编第六章第三、五节，第三编第四章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节，第四编第三章第一、四、五节，第五编第三章第一、七、八节。

卢蔚秋：第二编第六章第四节，第三编第四章第二、三节。

刘安武：第三编第一章第一、二、三节，第三章第一、三、四、五、六节，后记。

徐 玫：第三编第二章第七节，第四编第五章第三节，第五编第五章第四节。

董振邦：第三编第二章第八节，第五编第五章第二节。

李宗华：第三编第三章第二、七节，第四编第四章第一节，第五编第四章第五、八节。

张良民：第三编第四章第四节，第五编第三章第三节。

邓淑碧：第三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五编第三章第四节。

栾文华：第二编第四章第六、七节。

凌 彰：第三编第四章第十节，第四编第三章第二、三节，第五编第三章第九、十、十一节。

于荣胜：第四编第二章第一节前部分、第六、七节，第五编第二章第一节前部分、第二、三、四、五节。

朴忠禄：第四编第二章第一节后部分、第八节，第五编第二章第七节。

李 强：第四编第二章第二、三、四、五节。

赵玉兰：第四编第三章第六节，第五编第三章第二节。
裴晓睿：第四编第三章第八节，第五编第三章第五节。
刘曙雄：第四编第四章第二节，第五编第四章第四节。
董友忱：第四编第四章第三、四节，第五编第四章第二节。
唐仁虎：第四编第四章第五节，第五编第四章第一、三节。
史习成：第五编第二章第一节后部分、第十节。
叶渭渠：第五编第二章第六节。
白开元：第五编第四章第九节。
鲁正华：第五编第四章第十一节。
张 平：第五编第五章第十二节。
林丰民：第五编第六章第一、十节(和仲跻昆合写)，第五编
第七章第一、二节(和金志平合写)。
金志平：第五编第七章第一、二节(和林丰民合写)。
邵殿生：第五编第七章第三、四节。
李永彩：第五编第七章第五节。
王全礼：第五编第七章第六节。
黄炯相：第五编第七章第七节。
王正龙：第五编第七章第八节。

1109
91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东方文学史 (下卷)

作者 = 季羨林主编

页数 = 2 7 6 2

S S 号 = 1 2 1 6 4 0 4 0

出版日期 = 1 9 9 5 . 1 2

封面	
书名	
目录	
第一编	上古文学（一三四世纪）
第一章	上古文学概述
	第一节 上古东方社会历史
	第二节 上古东方文化
	第三节 上古东方文学
第二章	埃及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神话和故事
	第三节 诗歌
	第四节 《亡灵书》
第三章	巴比伦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神话传说
	第三节 《吉尔伽美什》
第四章	印度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吠陀文学
	第三节 《摩诃婆罗多》
	第四节 《罗摩衍那》
	第五节 佛教文学
	第六节 早期古典梵语戏剧
	第七节 南印度泰米尔语桑伽姆文学
第五章	波斯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阿维斯塔》
第六章	希伯来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旧约》
	第三节 《次经》和《伪经》
第二编	中古文学（三四世纪—十三世纪前后）
第一章	中古文学概述
	第一节 中古东方社会历史
	第二节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形成，东方三大文化的发展和传播
	第三节 中古东方文学
第二章	印度和斯里兰卡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往世书
	第三节 迦梨陀娑
	第四节 古典梵语诗歌
	第五节 古典梵语戏剧
	第六节 故事文学
	第七节 古典梵语小说

	第八节	梵语文学理论
	第九节	《古拉尔箴言》和泰米尔语伦理文学
	第十节	西格利亚诗和斯里兰卡文学
第三章		阿拉伯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伊斯兰教前的阿拉伯文学
	第三节	《古兰经》、《圣训》与伊斯兰初期的散文
	第四节	伊斯兰初期的阿拉伯诗歌
	第五节	阿拔斯朝前期的诗歌
	第六节	阿拔斯朝前期的散文
	第七节	阿拔斯朝后期的诗歌
	第八节	阿拔斯朝后期散文与“玛卡梅”
	第九节	安达卢西亚文学
第四章		波斯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菲尔多西的《王书》
	第三节	欧玛尔·海亚姆
	第四节	内扎米
	第五节	苏菲文学
	第六节	散文
第五章		东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万叶集》
	第三节	《源氏物语》
	第四节	《今昔物语集》与说话文学
	第五节	朝鲜国语诗歌和汉文文学
第六章		东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神话与民间故事
	第三节	早期诗歌——民歌民谣
	第四节	越南汉语文学
	第五节	古爪哇语文学和《阿周那的姻缘》
	第六节	缅甸与柬埔寨的碑铭文学
第三编		近古文学（十三世纪前后—十九世纪中叶）
第一章		近古文学概述
	第一节	近古东方社会历史
	第二节	东方三大文化圈的文化交流与西方文化的传播
	第三节	近古东方文学
第二章		西亚北非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阿拉伯诗歌
	第三节	《安塔拉传奇》
	第四节	《一千零一夜》
	第五节	萨迪
	第六节	哈菲兹

	第七节	土耳其文学
	第八节	阿富汗文学
第三章		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阿密尔·霍斯陆与早期印度波斯语文学
	第三节	格比尔和修士诗人
	第四节	加耶西和长篇爱情叙事诗
	第五节	苏尔达斯和以黑天故事为题材的诗人
	第六节	杜勒西达斯和以罗摩故事为题材的诗人
	第七节	乌尔都语文学
	第八节	斯里兰卡佛教文学
第四章		东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越南文学
	第三节	《金云翘传》
	第四节	老挝文学
	第五节	柬埔寨文学
	第六节	泰国文学
	第七节	《昆昌与昆平》
	第八节	缅甸文学
	第九节	吴邦雅
	第十节	菲律宾文学
	第十一节	爪哇语文学和班基故事
	第十二节	马来文学
	第十三节	《马来由本纪》
	第十四节	《杭·杜亚传》
第五章		东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平家物语》
	第三节	世阿弥与谣曲
	第四节	近松门左卫门与“净琉璃”
	第五节	松尾巴蕉与俳谐
	第六节	井原西鹤与浮世草子
	第七节	朝鲜汉文诗歌
	第八节	朝鲜国语诗歌
	第九节	文人创作的小说
	第十节	说唱脚本小说
第四编		近代文学（十九世纪中叶—二十世纪初）
第一章		近代文学概述
	第一节	近代东方社会历史
	第二节	近代东方文化
	第三节	近代东方文学
第二章		东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坪内逍遥与二叶亭四迷

	第三节	自然主义文学
	第四节	夏目漱石
	第五节	森鸥外
	第六节	白桦派
	第七节	新思潮派
	第八节	朝鲜的“新小说”
第三章		东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菲律宾文学
	第三节	黎萨尔
	第四节	马来文学和阿卜杜拉
	第五节	印度尼西亚文学
	第六节	越南文学
	第七节	缅甸文学
	第八节	泰国文学
第四章		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迦利布和乌尔都语文学
	第三节	般吉姆和孟加拉语文学
	第四节	泰戈尔
	第五节	帕勒登杜和印地语文学
	第六节	巴拉蒂和泰米尔语文学
第五章		西亚北非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伊朗文学
	第三节	土耳其文学
	第四节	黎巴嫩和叙利亚文学
	第五节	伊拉克文学
	第六节	埃及文学
	第七节	马格里布文学
第五编		现当代文学（二十世纪初至今）
第一章		现当代文学概述
	第一节	现当代东方社会历史
	第二节	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东方文化
	第三节	世界文学体系中的东方文学
第二章		东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日本无产阶级文学
	第三节	新感觉派
	第四节	艺术派文学与“文艺复兴”
	第五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文学
	第六节	川端康成
	第七节	朝鲜的新倾向派和卡普文学
	第八节	李箕永和韩雪野
	第九节	韩国文学

第三章	第十节	蒙古文学和达·纳楚克道尔基
	东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越南文学
	第三节	老挝文学
	第四节	柬埔寨文学
	第五节	泰国文学和西巫拉帕
	第六节	缅甸文学和德钦哥都迈
	第七节	印度尼西亚独立前的文学
	第八节	印度尼西亚独立后的文学和普拉姆迪亚
	第九节	菲律宾文学
第四章	第十节	马来西亚文学
	第十一节	新加坡文学
	南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萨拉特和孟加拉语文学
	第三节	普列姆昌德和印地语文学
	第四节	伊克巴尔
	第五节	克里山·钱达尔和乌尔都语文学
	第六节	泰米尔语文学
	第七节	印度英语文学
	第八节	巴基斯坦文学
第五章	第九节	孟加拉国文学
	第十节	魏克拉玛辛诃和斯里兰卡文学
	第十一节	尼泊尔文学
	西亚文学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阿富汗文学
	第三节	伊朗文学
	第四节	希克梅特和土耳其文学
	第五节	黎巴嫩文学
	第六节	纪伯伦和旅美派文学
	第七节	叙利亚文学
第六章	第八节	伊拉克文学
	第九节	约旦、巴勒斯坦文学
	第十节	也门文学
	第十一节	阿拉伯海湾国家文学
	第十二节	希伯来语文学
	非洲文学（上）	
	第一节	社会文化背景和文学
	第二节	埃及文学
	第三节	塔哈·侯赛因
	第四节	陶菲格·哈基姆
	第五节	纳吉布·迈哈福兹
	第六节	苏丹文学

	第七节	摩洛哥阿拉伯语文学
	第八节	突尼斯阿拉伯语文学
	第九节	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语文学
	第十节	利比亚文学
第七章	非洲文学（下）	
	第一节	马格里布法语文学
	第二节	黑非洲法语文学
	第三节	黑非洲英语文学
	第四节	索因卡
	第五节	纳丁·戈迪默
	第六节	黑非洲葡萄牙语文学
	第七节	斯瓦希里语文学
	第八节	豪萨语文学
附录	作家作品索引	
后记		